自由或死亡

卡赞扎基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希腊〕尼·卡赞扎基

自由或死亡

王振基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La Liberté ou La Mort

据 Héléne Kozantzaki et Liberté Plon, 1956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自由或死亡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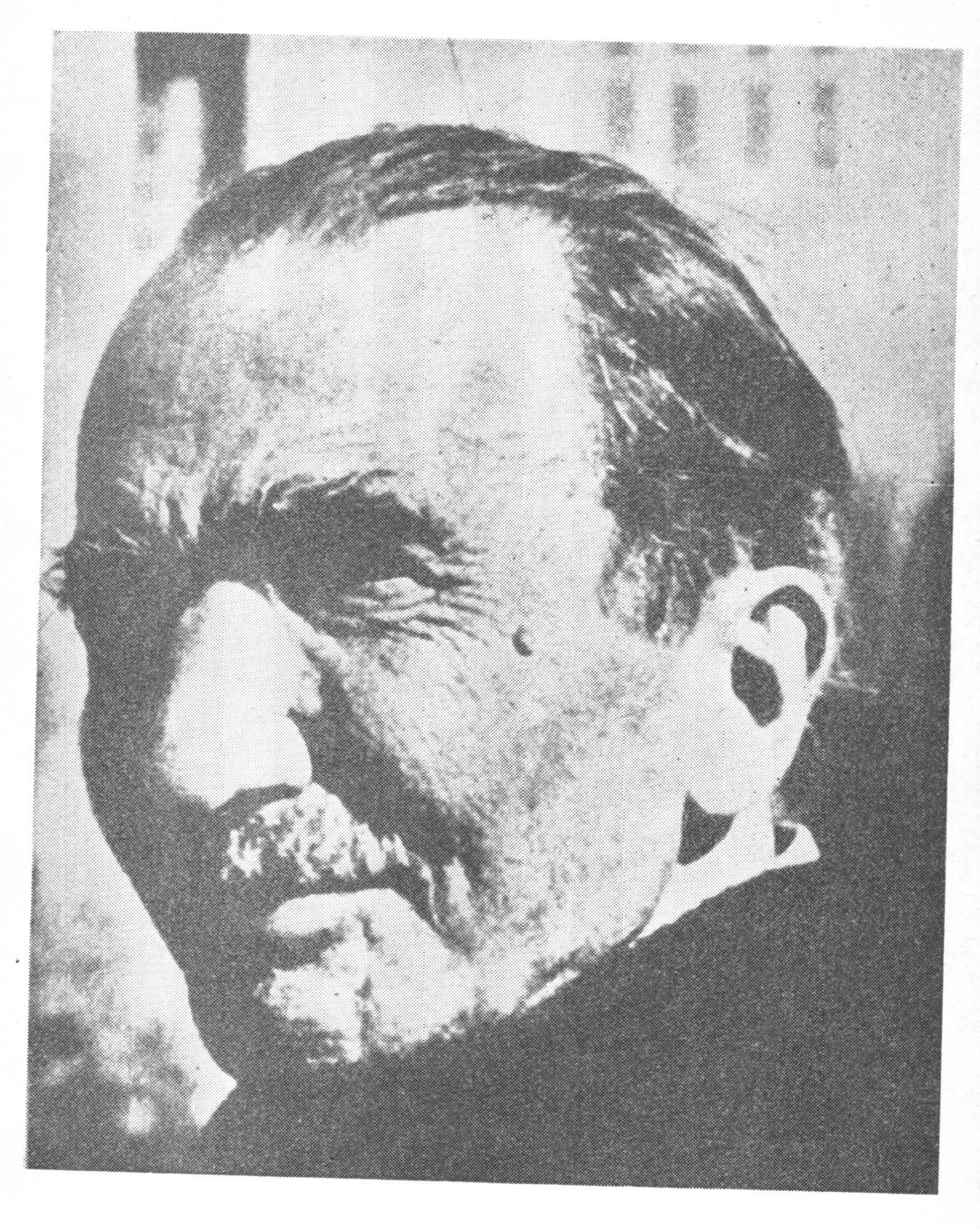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40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1}{4}$　插页 6

1982年8月北京第1版　193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8,000

书号 10208·105　定价 1.70 元



作 者 像

前　言

"当我写一本书时，我觉得自己好象是一条蚕。理性思维不起主要作用；我不写提纲，它在我不知不觉中形成；我不必为了给书中人物寻找情节而担忧；每天清晨开始工作时，我并不知道要写什么，但我不担心，因为我无意识地感觉到，一切都已在胸中完成，我只需让它出来。我的肺腑已变成了克里特（比如对写《自由或死亡》来说），而我只需作茧，也就是说把小说写下去……我感觉到由蚕到从事创作的人贯穿着一条神秘的法则，我发现作茧和创作小说是完全一样的……"

这话是谁说的？是诗人、小说家尼科斯·卡赞扎基，《自由或死亡》这部克里特传奇故事的作者。作为一个小说家，正如所有的伟大小说家一样，他以切身经历过的现实为创作的依据，绝不根据精神分析、伪哲学或其他推理去虚构一些想象中的英雄人物。在卡赞扎基这个克里特的儿子，生而为奴隶的人的作品中，一切都是真实的，他把自由置于人类的一切向往之上。"自由，上帝并没有把它赐给我们，而它却从一国飞到另一国，到人们呼唤它并为留住它而斗争的地方……"尼科斯·卡赞扎基，他和你们伟大的鲁迅一样，敢于用白话文写作，而蔑视博学的权贵和思想僵化的文人的雷霆。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尼科斯·卡赞扎基遭受到中国式的不幸，却认为"他生活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时

代”，他感觉到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

“我感到今天我们苦闷的心灵向往着一些比美更为迫切的东西。以往，在相对平衡的时代，还可以通过美使精神与物质的问题得到一个答案——即使是暂时的答案。而今天，甚至一些最根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得到符合时代要求的答案，例如自由、道德、正义的问题，和平、以战争反对战争、反对饥饿和贫困、反对酗酒、淫乱的问题。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美可以等待。

“人类正处在一个严重时刻。这不仅涉及到拯救文化，而且涉及到地球本身的存亡问题。因为，今天的人，从道德方面来说，还没有从大猩猩那里摆脱出来，却过早地发现了原子分裂。目前，巨大的毁灭力量被掌握在不称职的人的手中。大猩猩时时刻刻都可以纵火，把人类大厦化为灰烬。心灵与智力之间的差距变得太大了……”

尼科斯·卡赞扎基结束他的表白时说：

“作家应该敲起警钟。因为他具有地震仪般的敏感，觉察到地震临近。因此，世界所给我的形象不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不管情愿与否，我致力于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生命已被许诺出去，我和它一起许下了这个愿。

“由于这些，我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搞文学的人，也就是说为美服务的人……”

下面，当他谈到作品中的主人公，特别是《自由或死亡》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时，是这样描述的：

“……战士们并不悲伤，他们没有时间；是的，他们受着痛苦，他们感到剧痛，但并不苦恼，唯一的苦恼是不参加战斗……

“人最壮丽的时刻并不是获得幸福，而是为获得幸福而战

斗……

"他们（小说中主人公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私自利者或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好人、勇敢的人会变为懦夫、坏人；而懦夫、坏人也会有善良和勇敢的行动。善与恶相互渗透着，我的主人公不是一些制作出来的机器人，而是一些活人，为生活中的变化和诱惑所左右。他们随时会跌倒，随时又会重新站起来。在我的小说里，没有大功告成的胜利，而是一个继续的战斗……"

因此，卡赞扎基的主人公们不停留在获得的自由上：

"主人公所全力争取的最迫切的目标是自由；但一旦取得自由，斗争的目标又改变了；主人公这时懂得为什么他这样奋不顾身地去争取自由：从斗争一开始就有一个理想在他身上起着作用——创造一个由友爱联系起来的自由人之间的博爱；然而，这是一种刚强有力的爱，而不是多愁善感的爱。由战士组成的一个严肃的社会暂时歇下来，时刻准备着向随时可能以新的形式出现的罪恶进攻；因为这些主人公就是现实，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现实就是善与恶的无尽的泉源……"

以上便是尼科斯·卡赞扎基通过他的小说，特别是通过《自由或死亡》一书所要表达的主旨：反抗侵略者的斗争，对自己本身的斗争，为把人从战争解放出来以达到爱的胜利的最后斗争。

海伦·卡赞扎基

1981年12月3日于日内瓦

（前言中的摘录见《与巴黎法兰西无线广播电台皮埃尔·西泼里奥的谈话》）

目　次

第 一 章

米哈伊队长正在咬牙切齿，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那右边的犬齿露出唇外，在黑胡须间闪着亮光。坎迪亚的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野猪队长”，这对他说来倒是挺合适的。他在盛怒之下，瞪着一双阴沉的圆眼，他那粗壮的颈项，宽阔结实的身躯，加上那叛逆的犬齿，真的象只野猪，见到人就停下来，准备向前扑去。

他把手中的信揉成团，塞进他那很宽的绸腰带里。为了弄清其中的含义，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琢磨这封信。“他今年还是不回来。他那可怜的母亲和遭遇不幸的姐姐，又要孤零零地度过复活节了，因为据说他还一直在学习……！他还要学什么鬼，还要学到哪年哪月？他娶了个犹太女人，没有脸回克里特来，而又不肯承认……！我亲爱的科斯塔罗斯，你那宝贝儿子，他玷污了我们的血呀！唉，要是你活着的话！你给我抓住他的脚，把他象只装酒的皮囊似的，头朝下吊在房梁上！”

他站了起来，是个魁梧的汉子，头碰到铺子里的天花板。当他猛地站起来时，缠着他一头乱发的带穗头巾松开了。他抓住头巾，拧了一下，又把他的大头缠上，打了个紧紧的结。然后，他一个箭步蹿到门口，站在那里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

查里托斯是铺子里的学徒，在一盘绳缆后边缩成一团。这个外貌粗野的乡下孩子，皮肤黝黑，带着一副畏怯而又好奇的神

情。他斜着眼看了一下他身旁的东西：船帆、油布、一桶一桶的油漆的沥青、巨型锁链、船锚和航海用的各种其他物品。可是他是这么害怕，他的眼睛真正看见的只是他的老板；后者的身子填满了整个门框，怒气冲冲地朝着港口的方向望去。其实，这是他的叔叔，而他叫他“老板”。孩子在老板面前怕得发抖。“好象今晚还不够我烦的，”米哈伊队长咕哝着说，“那只狗①还要叫我到他那里去，他想打我什么主意？我还得为我侄子发愁哩！他母亲要我给他写信。我给他写了。该死的东西！”他朝左边望去，帆船、驳船和大海映入眼帘。码头上的嘈杂声远远地传来。商人、水手、船工、码头工人，在油桶和酒桶、一堆堆的角豆之间来来往往。他们高声叫喊，诅咒，装车，卸车，赶着在太阳下山城门关闭之前把活计干完。海潮在上涨，码头上散发着腐烂的香橼、角豆以及酒和油的气味。有两三个身穿五颜六色衣服的马耳他人站在堤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发出嘶哑的声音，向拖着满网鱼回来的一个大肚子渔民打招呼。

夕阳西下，这是三月的最后一天。北风凛冽，寒冷空气袭击整个坎迪亚。店主们搓着手，跺着脚，喝着鼠尾草茶或是朗姆酒取暖。远处的斯特鲁姆布拉山顶上还有雪。再远些，伊达山上风吹不到的凹处，积雪皑皑，宛如展开的一条白丝带。而天空星光闪烁，皎洁如镜。

米哈伊队长的眼睛盯着港口右边一座镶着带翅的石狮、壁垒坚实的城堡。坎迪亚四周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墙和威尼斯共和国时期基督徒建造的炮楼；威尼斯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都在这里流过血。爪子抓住福音书的大理石狮子、一些仍然留在

---

① 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蔑称。

塔楼石头缝里的土耳其人的斧子，令人回想起那一年秋天的一个血战的日子。当时，土耳其人多年围攻不下，而后终于夺取了这个城市。今天，在石头脱落的地方到处杂草丛生，生长着野无花果、荨麻、榅果藤。

米哈伊队长注视着大塔楼的下面。他的血液冲上太阳穴，叹了一口气。在这座塔楼的底层，海浪冲击的那堵墙后面，一代又一代的基督教徒战士，戴着镣铐在囚室中死去。“克里特人，尽管这么结实，也承担不起他那沉重的灵魂。不，不行……我埋怨上帝没有给我们克里特人一具钢铁铸造的躯体，使我们能够坚持抵抗，一百年，二百年，直到我们的岛获得解放。”

他想到他那跑到外国去、欧化了的侄子，又冒起火来。

“他学习，他这么说。他能学习什么鸟！这家伙到了还不又是象他叔叔小学教员‘狼屁’一个样！书呆子，眼镜夹在鼻梁上的假圣人！”

他啐了一口唾沫，唾沫差点啐进狄米特罗斯的小店，店主就在店里坐着。

“土耳其人的吞噬者，狂人米哈伊，你的家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而你从来没有在压迫者面前屈过膝！”

他那令人生畏的祖父，狂人米哈伊生龙活虎，整个人在他身上复活了。只要他还有儿子和孙子，这位光辉的祖先就仍然活着。

坎迪亚的老人们不时回忆起他这位祖父。他在岸边徘徊，把一只大手象帽舌似的放在眼睛上边，窥探他所谓的“莫斯科”船出现在水平线上。他歪戴着一顶大型土耳其帽，沿着坎迪亚的城墙走来走去，背靠着那被诅咒的塔楼，面对着土耳其人高唱《莫斯科之歌》。据说，他蓄着长头发、长胡须，一双高统靴总是

系在腰上，从不离开。他还穿一件黑衬衣，因为被奴役的克里特在居丧；礼拜天，望过弥撒，他就把他祖父的旧弓斜挎在身上，带上装得满满的箭囊外出漫游。“这才是男子汉哩！”，米哈伊队长皱着眉头咕哝着，“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不象我们的这些怯懦无能之辈！妇女们同他们比起来不但毫无逊色，甚至还要强些！咳！人类蜕化了，堕落到这步田地。”

往事又涌上心头。祖父的后面出现了米哈伊队长的祖母，骨瘦如柴，粗野，长着可怕的黑指甲。到了很老的时候，她离开住满儿孙的院落，走到她出生的村庄（在伊达山脚）上面的一个深岩洞，把自已隐藏起来。她在那里呆了二十年，没有动过。每天清早，嫁到附近的一个孙女给她送去一块大麦面包、一些橄榄和一壶酒。水呢，岩洞里有的是，要多少有多少。到复活节，为了敬奉耶稣，还给她送去两只红鸡蛋。老婆子长头发，长指甲，衣衫褴褛，脸色苍白，幽灵似的，每天早晨都在洞口出现。她把身子蜷作一团，眼睛注视着升起的太阳，长时间地挥动一双干瘦的手臂，好象是为太阳祝福，或者是指着它诅咒。而后，她又消失在深山里。就这样隐居了二十年。一个晴朗的早晨，人们没有看见她出来，事情很清楚，大家就去把村里的神甫找来，拿着火把进到岩洞里，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冷，缩成一团，在一个象棺材那么窄小的坑里，手里拿着十字架，头顶着膝盖。

米哈伊队长摇了摇头。他的目光离开了那座牢狱，死去的人们又重新潜沉在他的心底深处。

在对门的店里，狄米特罗斯先生肿着眼，盘着腿，坐在小沙发上打瞌睡。他手里拿着一把蝇甩儿懒洋洋地赶苍蝇，不叫它们落到摆在他周围的一包包豆蔻、丁香、乳香、肉桂和那些装在小瓶里的什么月桂树油、爱神木油上。他总是显得忧郁的样子，

无精打采。他一会搔痒，一会打呵欠，一会闭上眼睛养神。因为他没有睡着，他感觉到对门米哈伊队长在看他，他挥动蝇甩儿打招呼，可是他那位威严的邻居把头转开，于是狄米特罗斯又打起呵欠来。

米哈伊队长把一只大手插进缠了好几圈的腰带里，取出那封揉皱了的信，把它撕成碎片。

"一个小学教员似乎还不够玷污这个家族的，现在又来了一个！这是谁的儿子哪？是你的，科斯塔罗斯哥哥，就是你点燃了火药库，把阿尔卡狄的寺院，连同它的圣徒、耶稣、教士、基督徒以及土耳其人一起，统统炸光！"

万徒索斯，那出名的里拉琴手，披着件大袍子，匆匆忙忙朝港口走去。他从基萨莫那里给酒店订购一桶酒，准备去取货。可是，远远望见米哈伊队长，头上的头巾缠到眉端，他明白了，立刻转身。

"这个猛兽又在生闷气了。"他小声说，随即改换方向。

太阳终于落到斯特鲁姆布拉山的岩石边缘，街上满是阴影，清真寺的白色尖塔变成玫瑰色；在港口上，商人、手艺人、工人、船夫，甚至狗，从拂晓开始就呐喊，叫嚷，都感到十分疲倦了。世界平静下来。米哈伊队长从腰带里掏出烟盒，卷了一支烟，怒气慢慢消了。他抚摸着自己那黑得象墨一般的浓密胡须，终于微笑了，又露出他的犬齿。

"我的儿子，小特拉萨基，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了。"他低声说。"他会挽回我们的荣誉。他会比他的'狼屁'叔叔，比那个把我们的血和一个犹太女人的血混杂起来而不以为耻的冒牌学者哥哥，强得多。他将高高举起我们家族的火炬。"

他这样说着，生活骤然显得美妙起来，上帝是公道的。米哈

伊队长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一个土耳其人，穿着木鞋的小老头，脸上不长胡须，衣着干净，可是十分破旧，战战兢兢地走来，抬起头望着米哈伊队长。米哈伊看见他，略点了点头。

“你有什么事，阿里·阿嘎？”他用生硬的口吻问道。

这是他的邻居，他一看到他就讨厌。这个鼻涕虫，不男不女，让他恶心。他每个下午都和他的希腊女邻居一起织袜子，谈论的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儿。

“老板，”小老头说，“我从努里·贝① 那里来。他给你请安，他说劳你大驾今晚到他那儿去一趟。”

“行啦。他已经派他的黑奴给我送信来了。滚吧！”

“你可得一定去呀。”

“我叫你滚开！”

他忍受不了这种太监的声音。阿里·阿嘎不再说什么了，浑身颤抖，贴着墙走了。

“我到一个土耳其人那里，没有什么交道可打的。”米哈伊队长自言自语地说。“他到底想打我什么主意，这只狗？有事他来就是了。我不去！”

“查里托斯，回家去给我备马！”他喊道。

他忽然想要骑马兜圈子，散散心。什么祖父、祖母、侄子、努里·贝所有这些，出去转一趟以后就不再想了。

可是正当他伸手取钥匙锁店门的时候，从街头传来一阵爽朗悦耳的马嘶声。米哈伊队长熟悉这个声音，他转过身去。一匹近乎青铜色的枣栗马，身上发出亮光，冒着烟，神态庄严而高

① “贝”是旧时土耳其官长职称。

贵，朝他走来。一个土耳其孩子，赤着脚，小心翼翼地牵着缰绳，在坎迪亚街上遛它，并且已给它去掉鞍辔，好让它松快一下。马从嘴、前胸和腋下冒出热气，它肯定是刚刚跑了远路，可是马的昂扬激情还没有平静下来，它在抖动身躯，甩掉鬃上的汗水；它嘶鸣，不时用前蹄敲击人行道。

“这就是努里·贝的种马。当心，看呀，小伙子们！”锡罗斯人帕拉斯凯瓦斯的理发店里有人这样喊着。四、五个等着理发的人和一个还带着满脸肥皂沫的人拥出店门，停住脚步，张口结舌，伸着脖子，惊慕不已。

一个长着卷曲的山羊胡须的大个子说：“我发誓，要是有人问我：‘努里的马和他的娘子，你宁愿要哪一样？’要是有人对我说‘挑罢！’我就挑这匹马！”

“冒失鬼！”刚刚刮了胡子的染匠雅那罗斯插嘴说。这人长着直竖起的猫须，所以大家也叫他米斯提格里。“爱米奈·哈嫩恩是块精选的好肉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刚二十岁，这婊子。这岁数劲头正足……挑她罢，孽种，好让你裤裆里美一美！”

“我宁愿要马，我跟你说。我不能跟一个土耳其女人睡觉，把我玷污了。”山羊胡子坚持他的意见。

“伙计们，马不要，哈嫩恩也不要。”帕拉斯凯瓦斯轻声细语地说，他手里拿着剪子，也跑了出来。“马不要，哈嫩恩也不要，这些全都惹麻烦！”

山羊胡子转过身来：

“嘿，小伙计，活着就是麻烦！死了就没事了！你少跟我们克里特人瞎吹这些。要是有人认为你不怀好意，就把你活埋……”

可怜的锡罗斯人吓得发抖。他是个小个子，和气、天真，到

如今还在问自己怎么就会到克里特来给这些人刮胡子。每当一个克里特的山区居民出现在他的店门口，他都要惊一下，害怕地打量来人。从哪里开始呀？山里人多少个月不刮不洗，当然弄不清楚上次理发是多少时间以前的事哩。理发师抖动着毛巾，拿着剪刀，围着椅子转，座上的克里特人欣赏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姿容。这位惊人的顾客使他想到带领羊群的公羊，尤其是想到守护神圣米纳斯，帕拉斯凯瓦斯有一次在一张图片上看到过他，须发加在一起不知有多少公斤，恐怕十个理发匠也难以清理得了。

帕拉斯凯瓦斯的剪刀突然间变得很小了。这些猪毛，这堆吓人的毛发，从哪里下手？懦弱的锡罗斯人叹了口气，终于作出决定，一面呼吁上帝帮助，一面开始涂肥皂。

"活埋？"他倒退一步，急促地重复了这个词。"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活埋我呢？"

"因为我们对所有象你那样说话的人，你知道我们怎样叫他们吗？"

"请你说吧。"

"死人！"

锡罗斯人把一口唾沫艰难地咽了下去，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走进了店里。

斯提凡尼斯，这位被土耳其人炸沉的盖亚尔德号船长，正在这时瘸着腿走过。一八七八年革命时土耳其舰艇的一颗炮弹打到他的船上，炸碎了他的膝盖骨，从此他就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在港口区闲逛。他有两根拐棍，一根笔直象支蜡烛，克里特情况良好时，他就拿出这根拐棍来；另一根弯弯曲曲的满是节子，当形势不佳，空气里闻到火药味时，他就使用这根拐棍。这一天，他拄着这根奇形怪状的棍子。他听到谈话就停了下来。

“得啦，别吵了，小伙子们，事情总可以安排妥当的。”

“你说呢，斯提凡尼斯船长，你宁愿要哪一样？”

“骑上努里的马，咳！蠢货，把爱米奈·哈嫩恩放在马屁股上，就象圣乔治那个样。”

“我同意！我同意！”“我也同意，斯提凡尼斯船长！”不论理完发的还是没有理的全都大笑起来。“愿上帝也听到你的话！”

米哈伊队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他面前走过的那匹马，俊俏喜人，动颤着，象天鹅般竖起细长而灵活的脖子。这只英俊的动物看到对方，眼睛闪射出光辉，好象认识他似的，然后犹豫刹那便开始嘶鸣。

米哈伊队长朝它迈近了一步。他控制不住自己又再向前靠近。他渴望抚摸这匹马，试试它身上的温度，用手接过它口上的流涎。马童体会到他的意图，便停了下来。

米哈伊队长的手有力地抚摸那被汗水浸湿的宽大前胸——马胸前挂着一个绿松石制的项圈和一个牙雕新月。他继而狂热地抚摸马颈、马鼻、前额，把手插入潮湿的鬃鬣，又不知餍足地抚弄马背、臀部和冒着烟的腹部。

这个高傲而喜人的动物弯下脖子，享受着这爱抚。它把妩媚的眼睛转向抚摸它的人，看着他，用鼻子磨擦他的头，而后嘶鸣，把呼出的热气喷向他乌黑的头发。忽然间，它要弄起来，用它的唇边把米哈伊队长的包头巾摘了下来，叼得高高地在空中摇晃，不肯归还。它用调皮的神情打量它面前的那个蓄着黑胡子的人，于是那个人感到心都溶化了。米哈伊队长从来不曾以这样温柔的目光看过一个活着的人。他同它悄悄地说话。那个动物低下头，注意着，亲昵地磨擦他的肩膀。米哈伊队长来一个冷不防，伸手夺回头巾，随即把这被流涎湿透的头巾缠在头上。

然后他转过身来，向马童挥手，表示游戏结束，他可以走了。

“我去。”米哈伊队长对自己说，一面目送那匹马直到它到达码头的进口处。“我去！”

这是他突然间决定的。他回过身把店门锁上，然后朝努里·贝的房子走去。

然而，出其不意，看见他贪馋地抚弄马的斯提凡尼斯船长就站在他面前，拄着拐棍向他道晚安。斯提凡尼斯船长可不怕这个难对付的人物；他本人不也是个人物，一个出名的老水手吗？历次起义，一八五四年、一八六六年、一八七〇年，多少次他突破土耳其人的重围，把给养和弹药运送到被封锁的港口，帮助基督徒！当他的船遭到炮击而沉没，他不顾自己的膝盖受伤流血，游泳直到圣佩拉吉海湾，在浪涛中用牙叼着雅典委员会寄给梅萨拉首领，著名的柯拉卡斯船长的信。确实，自从那时起，他已精力衰竭而且破了产。他的衣服都磨破了，一直还拖曳着一双补过上千次的船长靴。他坚持不懈地跑到港口上来，欣赏别人的船只，尽管自己心里感到伤痛又有什么关系。他喜欢闻沥青的味道，听喊叫声、迎接客人时的话语、船锚扣住海底岩石的声音。他身体枯槁，衣着褴褛，囊空如洗，但他却精神矍铄。眺望着远方，犹如一座船头雕像。

他拄着拐棍，威严地站立在米哈伊队长面前，喊着问他：“我说，米哈伊队长，你听见理发店前那些人的说话了吗？要是叫你在努里的马和他老婆之间选择，你要哪一样？”

“我不喜欢那些猥亵的议论。”米哈伊队长说了这话，又转身朝他的铺子走去。

可是，老水手是不会放过他的，他装作没有听见，继续说：“据说努里从君士坦丁堡把她带回来的，好象她是彻尔加斯人，

长得美而有野性，属于吞噬男人的那个种族的女人。我的邻居，'美惠三女神'，通过她的黑人基督徒奶妈，知道努里·贝的百叶窗后面发生的一切。于是，上帝就让她们的舌头活跃起来，把消息传播开。"

"斯提凡尼斯船长，"米哈伊队长不耐烦地说，"我跟你说了，我不喜欢这些猥亵的东西。"

粗鲁的水手固执己见，不，他是不容许任何人打断他的话的。整个土耳其舰队都没有把他吓倒，那么眼前这个人也不会使他后退。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个人得全听下去。

"努里·贝是你的结义兄弟，米哈伊队长，不要忘记。你应该知道他家里发生的事，这是理所当然的。听说贝，这个令人生畏的猛兽，被驯服了，呆在她脚下，一连多少个钟头看着她的眼睛。在这时候，她把点燃着的烟卷贴在他脖子上，这使她开心。还听说，当她一想念家乡——帐篷、厩肥和奶的气味以及马嘶声——，她就心里烦闷，于是把瓷杯砸碎，香水打翻，打奶妈……"

米哈伊队长终于把钥匙取出来，象只守夜犬似的，闷声闷气地吼着，挥了一下手，让老水手闪开不要挡着门口。这老船长即使愿意也刹不住自己的舌头。当然最好是不跟这个未驯化的家伙争论起来，可是既然已经开始，就管不了那些。他鼓起勇气，尽可能快地把故事说完：

"听说那女人，她嫉妒努里的那匹马。那天夜晚，贝要把她搂在怀里，她拒绝。'首先，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她对他说。'无论你要什么都行，我的美人，一切都是属于你的。'贝回答。'那你把你的马牵到院子里，把所有灯笼都点上，好让我看得清楚，然后你当着我的面把它杀掉！'

“贝叹了一口气，低下头来，走进他的房间，上了双锁，把自己关起来。整整一夜，人们听见他在里面踱来踱去，唉声叹气。我跟你讲这些好叫你知道，听说他叫人来请你到他那里去，他想见你。你不用否认，这是阿里·阿嘎告诉我的。那么，你就一定要知道这一家人彼此间正在剑拔弩张呢。”

斯提凡尼斯搓了搓两只结满老茧的手，由于能把话说完，没有被吓回去而感到松快。

“我知道的都说了，米哈伊队长。是真是假……”

米哈伊队长猛地转过身朝着那沉没了船的船长说：

“你们这些水手，”他轻蔑地说，“从来不尊重别人的妻子。”说完就离开。

“你们这些地面上的头头，”斯提凡尼斯针锋相对地嘲笑说，“怎么会懂得？你们只能看见你们自己的鼻子尖。”然后，一瘸一拐，尽可能快地离开，好象突然间心里害怕起来。

米哈伊队长把前额上的头巾拉得很低，眼睛被穗子遮着了。他不愿意看见任何人，也不愿意被任何人看见。态度严肃，忧心忡忡，他走上通往土耳其人区的道路。

太阳终于下山了。军号响起来，土耳其守卫手持钥匙，关闭四个城门。直到第二天清晨，任何人都不能进城。整个夜晚，土耳其人和基督徒都被关在一起。

夜幕徐徐降落，笼罩全城。街上再见不到妇女。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灯，摆好桌子，准备用晚餐。规矩的男人赶忙着回家，而那些快活神仙就到酒馆里不慌不忙地喝酒。坎迪亚把肚子饿了的市民都聚集起来吃晚饭。

这是绰号“美惠三女神”的三个孪生姐妹，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站在她们门后的时间了。她们在门上钻了三个窟窿，把脸贴

上去，贪婪地观看来往行人，对他们品头论足。三个都是老处女，生下来，头发和眉毛全是白的，象兔子似的红眼睛，她们白天从来不出门，太阳光一照就眼花，总是不耐烦地等到傍晚，站到她们的窟窿那里去注视过路的人们。这几个长舌妇，什么也逃脱不了她们的眼睛。街上来往行人很多，而她们住的房子正坐落在土耳其区尽头和基督徒居民区相接的角上。她们什么都看得见，给每个人都起个外号，而且谁一有了外号就再也摆脱不掉。把米哈伊叫做“野猪队长”，还有他的弟弟小学教员叫做“狼屁”都是从她们那里来的。

她们整天在半明半暗中做饭，洗衣服，做针线活或其他家务事，心里无忧无虑。她们没有结婚，也就没有了做母亲的烦恼，上帝又赐给她们一个好兄弟，一个好心肠的人，开药房的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这个可怜的人，面色苍白，性格坚毅，沉默寡言，成天工作，准备粉剂和药膏，由于站多了，双脚肿胀。他也没有结婚，每天中午和晚上，都给他的姐姐们送去满满一网袋吃的东西。他年轻的时候，经常有人要给他提亲，一位漂亮的少女，一个美满的对象，一个殷实家庭的女儿，作为一个结婚的对象，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是很不错的。他的店就设在坎迪亚中心，在广场上。店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瓶子、花精、香皂，每天晚上，或黄昏的时候，小学教师和医生们就在他那里高谈阔论，议论人生的大问题。神态忧郁而面容憔悴的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默默地听着，用一双疲惫的小眼睛看着他们；不时点着他那秃脑袋，好象对每个人都表示：“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可是，他心里却在想着自己失去的一生。他本来是很想结婚的，这个可怜的人，但并不是为了要女人。愿上帝保佑他！不！只是为了要一个儿子，将来好把药店留给他……可是，怎么能丢掉他的

姐姐们呢？她们得先结婚，这是规矩……年复一年地过去，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的头发白了，牙齿坏了，背弯了，结实而红润的面颊枯干了。到这时，已经太晚了，他老了。他一辈子白白过去，他不停地咀嚼乳香树脂，就象沉醉在酒里似的，竭力把一切忘掉。于是这位药剂师就成天地嚼着。到晚上，一方面听着医生和教师谈论自由意志或灵魂的永恒，以及提出其它星球是否有人居住的问题；一方面在摇晃着他的秃脑袋，不停地对自己说："到如今，即使结婚，我也不会有儿子……不能有儿子……不能有儿子。"站在柜台前，手里拿着捣药的锤，嚼着树脂，他带着感到幻灭的神情，搅拌着研钵底的粉剂。

这天晚上，"美惠三女神"很早就站到她们的位置上去，心里有点惊慌。天气寒冷，她们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干瘦的手和腿冻得冰冷，可是她们只要嗅到一点异乎寻常的味道，就勇敢地站在那里等待。她们把小红眼睛贴在窗缝上，注视着努里·贝宅院的绿漆大门。

"睁开眼睛，"妹妹阿格莱说。"那里边准有什么事儿，别忘了奶妈前天跟我们说的！"

"贝今晚回去的时候，神色可不对头，"达雷雅补充说，"我是看见了的。他朝着大门踢了一脚，门开了以后就听见又哭又叫。准是又打听差的了！"

"挑选哪一样？马还是爱米奈？我可不情愿处在他的地位。"厄弗罗辛嘲笑说。

"美惠三女神"正在絮叨的时候，那条街忽然显得阴暗起来。她们惊了一下，然后定神望去。

"米哈伊队长！"她们悄悄地说，同时把眼睛对准三个窗缝。

前来的这个庞然大物，神情阴郁，蓄着乌黑的卷曲胡须，穿

着蓝布裤和发出亮光的皮靴，他威风凛凛而行动敏捷，头巾的穗子遮盖着双眉。他擦着墙走，手按在宽腰带上，挡着了插在腰间的一把黑柄刀。他擦过门时，转了一下身，好象感觉到有三双眼睛在黄昏中看他，他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三姐妹大吃一惊，全身抖颤。米哈伊庄严地徐步走过，在绿色大门前停下来。他向四周扫了一眼，静无一人，连只猫都没有。他迈过小街，一手把努里·贝的大门推开就进去了。

三姐妹叫了一声：

"我的上帝！"阿格莱说，一面在胸前划了个十字，"你们看见他是怎么进去的吗？就象个海盗……"

"贝究竟找米哈伊队长干什么呢？这里准有故事，我打赌是为了把马卖给他。"

"要不就是爱米奈……"于是"美惠三女神"又开始咯咯地咕哝起来……

米哈伊队长右脚迈进门去，用警惕的目光打量周围。他看见一个黑人在等着他。这是努里·贝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名骨瘦如柴的老奴。整天，甚至直到入夜，他都蹲在大门后面，一声不响，象只狗似的。他害怕瞌睡，因为他总是梦见主人打他。这时他忽然惊醒，眼里满是泪水，慢慢地朝大门走去，而后又在他的岗位上蹲下来缩成一团，等待天明。

他一看见米哈伊队长就要站起来，他身上的老骨头发出折裂的声音使他感到疼痛。米哈伊队长用指尖戳了一下他的肩膀，老头子又倒了下去，同时让出路来。

客人在大盆大盆的玫瑰和印度石竹中间慢步向前走。一棵柠檬树在左近开花，散发着香气；地上新浇了水，发出肥料和天竺葵的气味。花园尽头的阴暗处是老官邸所在，那里一只山鹑

还在笼子里啾鸣。从高处有灯光的百叶窗传出妇女们的笑声。

米哈伊队长低着头，厌恶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在这里干什么？到处是土耳其人的气味！”他在想。

他停住脚步，转过头望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只有那黑奴一个人见到他，还可以再出去。查里托斯这时候该把马备好了，他可以骑上马，跑过广场[1]直到三拱门，散散心去。可是他又感到这样做不光彩；“他们就要说我害怕，”他低声说，“走吧！前进，米哈伊队长！”

决定以后，他就快步向前走。正门是敞着的，门上悬挂着一盏点亮的红绿玻璃大灯。努里·贝被灯光照得身上一块红一块绿，站在门当中。他听见大门开开的声音，并听出客人的脚步，就走出来迎接他。胖胖的，宽肩膀，圆脸，黑色的丹凤眼，姿态风雅。染色的浓黑胡须在灯下映出蓝光。一种恬静的东方美，令人想起过去土耳其妇女在多彩的波斯挂毯上绣出的面如满月的狮子。他穿着蓝色裤子，系着肉红色的腰带，洁白的头巾缠着他那鬈曲的头发。腋下涂了麝香，散发出一头被春天激动起来的猛兽的气味。

他向前走了一步，伸出那只指头短粗而肥胖的手。

“原谅我，米哈伊队长，我把你请到这里来，可是不得不这样，你就会知道为什么。”

米哈伊队长沉下脸，一声不吭，随着贝走进男客厅。进门时有点犹豫，停了一刹那，警惕着。

他朝屋里瞄了一眼，空无一人。沙发前的一盏大灯点燃着，一个特大的铜火盆在烧着，热空气里散发着柠檬皮的味道。屋

---

① 坎迪亚的中央广场，今天在那里竖立着本书作者的半身雕像。

子的一角摆着一张圆桌，上面放着一个长颈瓷酒瓶、两个杯子和几盘小菜。

他们在小沙发上并肩坐下来。米哈伊队长靠近朝花园开的一扇窗子。努里·贝从腰带里掏出一个铁烟盒，烟盒上镶着一弯闪烁着珠光的新月。他打开盒子，递给客人。米哈伊队长卷了一支烟，努里·贝也照样卷了一支。他们吸了好久，没有说话。贝似乎感觉尴尬，而又不知从何和如何开口才不致触犯他的客人。他知道对方的暴躁性子，而今晚要对他说的事又是非同小可的。

"喝杯拉吉酒吧，米哈伊队长？"他终于说出这句话来，"这是用枸橼做的，知道你喜欢，特意给你预备的。"

"你要跟我说什么，努里·贝？"米哈伊队长一面说着，一面把手按在两只酒盅上，为了表示他不想喝。

贝咳嗽了一声，然后弯身把烟卷在火盆的灰里弄灭。他的脸红起来。

"我跟你直率地说罢，米哈伊队长，"他说，"你可别生气。"

他期待从这个沉默寡言的希腊人那里得到一句鼓励的话，但却徒然，对方不吭一声。贝站了起来，走到门口，解开衬衣领的扣子，又走回来坐下。突然间，他好象觉得鞋子挤脚，悄悄地脱下鞋子，把光着的脚掌放在地上，再朝他的同伴转过身来。他这时打定了主意。他抬起手捋了一下胡子，可是又立刻把手放下，害怕这位暴躁的队长对他的动作错会了意。

"你哥哥马努萨卡斯在嘲弄土耳其。"他叹息说，"三月二十五那天①，他又喝醉了，他把一头驴背进清真寺，说是为了让它祷

① 希腊独立纪念日。

告。我刚从村上回来。我所有的教友都慌了。你们的人已经拿起了武器，我害怕惹出大乱子。”

“我把话说在头里了，米哈伊队长，往后可别埋怨。我有责任事先告诉你，你也有责任听我说。你就照上帝对你的启示办罢。”

“喝吧，”米哈伊队长说。

贝把酒杯斟满，空气中散布着枸橼的香味。

“祝你健康，努里·贝，干杯！”

“干杯。”贝注视对方的眼睛，沉着地回答。

他们碰了杯。米哈伊队长站起来，把遮着前额的头巾穗子推开。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努里·贝？”他说，“就是为了这才把我找来的？”

“假如你相信上帝的话，”贝说，一面轻轻地抓住客人的腰带，“那么就不要走。这不过是一颗火星，可是它能把整个克里特燃烧起来，想法子告诉你哥哥不要把我们拖到污泥里。我们都是一个村子、一块土地上的。坐下来罢，一定要把事情谈妥。”

“我哥哥比我年纪大，六十岁了。”米哈伊队长说，“他有儿子、孙子，有他的主意。而且，他愿意干什么，他有自由，我不能干预。”

“你是一村之长，大家听你的。”

“语言，这是珍贵的东西，努里·贝，因此它不能轻易从我嘴里吐出来。”

贝控制着自己，咬着自己的嘴唇。他看着队长已经站起来，朝向门口，准备离开。“他是那个驯服不了的种族的人，这个异教徒！”他心里暗想，“这人不好对付，何况我们有家族的旧账要一

齐算：就是他哥哥科斯塔罗斯杀死我父亲的。那时我很年轻，我忍辱负重，等待成人，为父亲报仇。可是仇还没来得及报，他哥哥就在阿尔卡狄修道院爆炸那天死了。那时他儿子还在吃奶，杀婴儿不是好汉。因此我等他长大，可他一长上胡子就从我手指缝溜掉了。听说到法兰克人[①]的国家留学去了……谁知他什么时候才回来呢？我父亲的血在喊叫……”

他站起来，走到房门，停住了脚步。在他的胸膛里，怒火上升，可是还没有爆发又被压下去了。他转过身来。米哈伊队长蓬乱的胡须，在恬静的灯光下闪烁着亮光。听说，他发过誓，只要克里特一天不解放，胡须就留着不剃。努里·贝显示出充满嘲笑的目光，心想：“让他等吧，这个不信伊斯兰教的人。他的胡子可以长到膝盖，长到脚，可以插进地里生根，但克里特将得不到自由。我们是付出了鲜血作为代价的。至于坎迪亚！在它的威尼斯城墙脚下，我们战斗了二十五年……今天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里，也绝不能轻易放弃，它已成为我们身上的血和肉。”

他一面叹息着，一面想起他的父亲，想到所有在坎迪亚的城壕中死去的穆斯林。在他和米哈伊队长之间曾经血流成河。

“别象一头牛似的喘大气，努里·贝，”米哈伊队长说，一面把他推开以便朝门走去，“别难过。你要求我的事办不到。”

努里·贝是个坚强的汉子，他克制着胸中怒火。

“不能这样儿走啊，米哈伊队长！”他故意用柔和的声音说，“不要好象我们吵了架似的，生着气走啊。我要是冒犯了你，我收回我说的话；就当作我没有说，你也什么都没有听见。我们不

---

① 指欧洲人。

是朋友吗？我把你请来喝酒，吃点小菜，我刚从乡下带回来的山鹑。我原来想的是我们一块喝几盅，大家叙叙旧，米哈伊队长，回想起我们俩小的时候常在一块儿玩的日子。”

他切下一只山鹑腿递给米哈伊队长。

“不，我不吃，”他说，“今天是斋戒日。”

努里·贝做了一个表示遗憾的手势。

“我向真主发誓，如果我知道的话，”他说，“我就给你弄些黑鱼子酱来。”

他又斟上酒，举起杯：

“祝你健康，米哈伊队长，我很高兴你能接受邀请到我这里来喝杯拉吉酒。瞧，米哈伊队长，如果我对你不怀好意的话，我的血就象这样流出来。”

他说着就往地上倒了几滴酒。

米哈伊队长舒展了眉头，走近窗旁的长靠背椅坐下。

“我对你也没有不怀好意，努里·贝。那么就把我们的话多考虑考虑再说罢。这样好些。”

两人又重新沉默。贝感觉发热；他站起来，打开窗户。

他们听到花园外边小喷泉发出的嘶嘶水声，玫瑰和柠檬树的花香侵入室内。一阵笑声从女眷内室传来。两个人一直沉默。努里·贝竭力想恢复谈话；米哈伊队长一边听着喷泉和笑声，一边闻着花园里的香味，一股怒气又涌上心头。“欢笑、花香、酒宴，陪伴着土耳其人，给你准备的难道就是这些吗，克里特？”他心里想。他挥拳一击，砰的一声，窗子关上了。

“对不起，米哈伊队长，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就把窗户开了。”努里·贝带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说，然后又一次把酒盅斟满。

米哈伊队长转过身来，看着这个土耳其人。两人出生在同一个村镇，一个是所有肥沃土地的主人贝的儿子，而另一个是只有剩下来的一些石头的异教徒① 席发卡斯队长的孩子。

在那时候，基督徒没有骑马的权利。席发卡斯只有一头驴，当他遇到基督徒的刽子手汉尼雅里，也就是努里的父亲时，必须下驴，恭候主子走过。可是，有一天晚上，席发卡斯队长兴致特别高，不愿下驴。于是，汉尼雅里举起鞭子朝这个不知敬畏的脑袋抽下去，弄得他满头是血。老人一声没有吭，把仇恨吞了下去，暂时饮忍着。他自言自语说："基督不是阿尔巴尼亚人，他是东正教徒，总有一天要主持公道的！"大约一年后，一八六六年革命爆发，席发卡斯的长子科斯塔罗斯在坎迪亚城外，突然把那个残暴的贝捉住，弄到庞迪威桥拱下象宰羊般杀了。而今天，汉尼雅里的儿子住进这座坎迪亚的深宅大院，府邸周围是花园、喷泉和铁栏。在气候宜人的季节，他每天傍晚都骑着骏马，快速穿过希腊区，马蹄敲击着石铺路面，溅起一星星的火花。

米哈伊队长掏出他的烟盒，卷了一支烟，放在唇边抽着，鼻孔冒出烟来。他弄不清楚，对于坐在他旁边的这个土耳其人，他感觉到的是憎恨，是爱还是厌恶。长久以来他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而得不到解答。有时他们邂逅在坎迪亚的小巷，或是骑着马在城外的田野里不期而遇，看到努里那副和蔼的圆脸庞，就感觉着自己的心膨胀起来，再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想把他杀掉还是想象旧友重逢似的同他拥抱。

儿童时期，他们一起在农庄的场院上玩耍，赛跑，打架，可是结果总是言归于好。一天黄昏——他们这时已经成人——他们

① 指非伊斯兰教徒。

骑着马恰好在庞迪威桥下相遇。努里有一所别墅就离这里不远，只有一小时的路程。他们长时间地肩并肩前进而无言相对，两人神情阴郁，彼此都很不自在。当时，在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之间又发生了屠杀事件，克里特的火又燃烧起来了，异教徒举行了暴动。

他们沉默着行进。那有名的威尼斯围墙出现了，它被夕阳照得通红。"这条狗，"米哈伊队长思量着，"我看够了他在希腊区骑马游逛，戏弄妇女！"而努里·贝心里说："这个异教徒，我真够了。每当他喝醉了酒，就骑马出来，侮辱土耳其。去年，他不就抓住我的腰带，把我象只羊皮袋似的举起来扔上他铺子的屋顶？看热闹的人群越来越多，后来不得不弄来一张梯子让我下来。从此，这成了所有人的笑柄。"

努里·贝的面孔变成紫红色。他气得发疯，转过身来向米哈伊队长喊道：

"嘿，米哈伊队长。坎迪亚容不下我们两个人，要不就是你，要不就是我。我杀死你或是你杀死我。"

"听你的，亲爱的努里。你想叫我下来跟你干吗？"

努里·贝没有答复。他瞧着这个希腊人，这条好汉，对方的整个形象映入眼帘。"多么可敬爱的人呀，什么样的风度，多么英武！从来不多说一个字，从来不吹嘘，从来不同一个不如自己的人争吵，而且甚至是在死的面前也不屈服……有这样的一个敌人是幸福的。"

最后，他说道："不要着急，米哈伊队长，那就真正成为遗憾了……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无论是我的先知，还是你的基督，都不愿我们那样做。我相信，你是一名好汉，正象我一样。来罢，让我们把我们的血用另一种方式混合在一起。"

“另一种方式?”

“是的,让我们成为结义兄弟吧。”

米哈伊队长用马刺刺他的母马,走在前头。他的喉咙发紧。相当长的时间,他听到他脖子的大静脉跳动。而后,他才慢慢平静下来,脑子逐渐清醒。想到把他的血和这个天之骄子的血混合在一起,从此不能再杀死对方,他整个人感觉到一种奇异的情感,也许是一种喜悦,必须驱逐一遇到努里·贝就准备动刀的那种冲动。这个人虽说是土耳其人,却是坎迪亚的骄傲。在他身上找不出缺点,他正直、善良、慷慨、英俊,是一个完人么!他勒着母马的缰绳,停下来。努里·贝也用马刺刺他的马,赶上前去。

“走吧。”米哈伊队长没有转身,嘴里这样说。

两人沉默无言,直奔贝的别墅。进入院内,一个佣人出来把两匹马牵入马厩。贝拍了拍手,出来了一名女仆向他俯拜。

“杀一只公鸡,那只带冠子的大公鸡。”贝吩咐说,“拿陈酒,预备两个铺,放上绸子床单。我们今晚在这里吃饭、睡觉。去把门都关上!”

只有两个人,他们在院落中心的橄榄树下按照土耳其的习惯面对面坐下。这株空心老树仍然结果丰硕,此时正值百花盛开。太阳西落,新星孤芳自赏,在树叶中间游荡。

努里·贝站起身来,去把挂在公用饮水泉旁的铜杯子摘下来,然后又走回来坐下。这个饮水泉是汉尼雅里当年叫人建造的,过路行人到此饮水都会想到他的名字。

努里·贝一面取出刀子,一面说:“以先知和基督的名义。”

米哈伊队长把衬衣右边袖子卷起来,露出黝黑结实、肌肉发达的手臂。努里·贝弯下身子,用刀尖割开在肌肉间颤动着的一条大静脉,黑色的热血涌出来。努里·贝用铜杯子接着,直

到一指深，然后解下自己的头巾去包扎那受伤的手臂。

“该你啦，米哈伊队长。”他说。

“以基督和先知的名义。”米哈伊一面说着一面取出刀子，割破贝的嫩白而丰满的手臂，等到血流到相等的数量后，也用他的缠头巾把这只手臂紧紧地绑上。

他们把杯子放在两人中间，然后沉默无言，用他们的刀子慢慢地搅着血。天快黑透了，炊烟从别墅的烟囱升起，佣人们在地下室吃饭。两人用他们的头发把各自的刀子揩净再收回原处。

而后努里·贝拿起杯子，举得很高，发出祷告般的低沉、庄严的声音：

“祝你健康，米哈伊队长，我的结义弟兄！我以先知的名义发誓，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为了我复仇，有许多其他的希腊人；而为了你复仇，也有许多其他的土耳其人。”

他说完就把金属杯放到唇边，慢慢地，一小口一小口把混合的血喝下去。喝到一半时，拭了嘴，把杯子递给米哈伊队长。

后者双手捧杯，说道：

“我祝你健康，努里·贝，我的结义弟兄！我以基督的名义发誓，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我绝不伤害你。为了我复仇，有许多其他的土耳其人；而为了你复仇，也有许多其他的希腊人。”然后他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米哈伊队长打开窗户，把烟卷扔出去。它象一颗小红星落在一个栽着金盏花的盆子里，在刚浇了水的肥料中熄灭。

他站起来，脸色阴郁。贝有点着慌，忙站起来。

“米哈伊队长，”他说，“我不希望你带着生气的样子离开我

家。不要忘记，我们是兄弟呀，我们曾经把彼此的血混合在一起。”

“我没有忘记。而且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还没有死。”

在别墅的橄榄树下度过的那整个晚上，象闪电般穿过他的脑海，那顿晚餐和陈酒以及在绸床单上的酣睡。

他拿起瓷酒瓶给自己斟满杯，喝了；再斟一杯又喝了。他终于重新坐下来。

“你这里有个小丑吗？”他问道。“或者随便什么可笑的人物？把他叫来，让他跳一跳，打鼓，唱歌……我气闷。”

努里心中暗喜。米哈伊队长的怒火似乎消了些，看来会在拉吉酒中沉溺下去。

他忽然想要给他的结义弟兄送一份厚礼，做一件不寻常的，超乎一般友爱表示的动人的事，使这个永远皱着眉头的硬汉子比较听话，让他高兴高兴。他挖空心思，遍数家珍，想找出一件可以送给他兄弟的东西。箱子里的祖传珠宝，挂在墙上的镶银武器，柜子装满的绸缎，给他什么呢？突然间，他想起女眷内室，想到他那最贵重的珍宝，微笑起来。

他转身对他的客人说：“今天晚上，为了使你高兴，我要做一件任何土耳其人从来不会为任何人做的事，除了自己的兄弟。”

米哈伊队长看着他，但不吭一声。他又一次给自己的杯子斟上酒。努里站起来，走到通向女眷内室的小门，喊了一声：

“玛丽亚！”

一个老黑女人咔嗒咔嗒地走下楼梯，然后在门前出现。她人已枯萎，牙齿脱落，干瘪得象一颗角豆，脖子上挂着一个金质小十字架。

“告诉你的女主人，拿着她的曼陀林下来。”

黑女人愕然不知所措，睁开那双带眵目糊的眼睛，瞧着他。

“去吧！”努里挥着手大声说。

米哈伊队长把刚拿到唇边的杯子放下，转身对着努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他气忿地说。

“这是为了让你高兴高兴，兄弟，我相信你。”

“这高兴能持续多久！这是羞耻！你是个男子汉，这对你是羞耻。你妻子在生人前抛头露面，是羞耻，我抬起眼睛看她是羞耻。”

努里似乎犹豫了。

“我有信心。”他又说。他已经感到懊悔，但又不敢收回成命。

他站起来，在一张小沙发上放一个羽毛靠枕，在靠墙处又另放了一个，好让哈嫩恩坐得舒服些。米哈伊队长也站起来，把灯拈暗，室中映出柔和的微光。他从腰带里掏出一串黑珊瑚念珠，开始不耐烦地用力捏，眼睛看地。

从上面的房间传出妇女的声音，叫声，急促走路声，开门关门声；又听见喷泉的流水声，接着是长时间的沉寂。

米哈伊抬起头来，“她不来了，那只母狗！”他暗想，“这是个彻尔加斯人，凭她那野性子，是不肯听话的。更好。是什么鬼缠着我不走呀？我走啦！”

可是正当他要起身的时候，就听见楼梯上的响声。一阶梯一阶梯地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环镯相碰的清脆声。努里快步向前，打开矮门，把手心按胸，然后按嘴唇和前额，以示敬意。

“欢迎你，爱米奈·哈嫩恩，”他温柔地说，“进来，进来……”

在微光中出现一位少妇，顿时使全室生辉。她面如满月，与努里相似，身材苗条婀娜，大眼睛，眼角朝上吊，面颊、嘴唇、眉毛、睫毛都涂了脂粉和色彩，指甲和手心都用散沫花染过。她手里象抱小孩似地抱着个光灿夺目的小曼陀林。

一双纤瘦的脚穿着红色便鞋，缓缓向前迈进，她高傲地挺着脖子，看到窗边一个男人的身影，便故作姿态地惊叫了一声。

“别害臊，我的美人，”努里·贝说，一面扶着她的手臂，“这是我兄弟，我经常跟你提到他。这是米哈伊队长。今天晚上，我们心里觉得烦闷。来吧，就给我们做件好事，弹弹曼陀林和唱个你家乡的曲子，给我们解解闷。就是为了这个，我的美人，我们才请你来的。”

米哈伊队长耳朵听着，眼睛看地。他手里攥着念珠，他捏得那么紧，几乎把珠子捏碎。他过去听到很多有关这个彻尔加斯女人的事，她的野性子，有时在节日深夜唱歌，歌声穿过深宅内院的百叶窗，震动一片街坊邻里。

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都聚集在黑暗的街上听，而在窗栏后面，努里把手放在爱米奈的乳房上，好象托着个地球而自鸣得意。

一阵浓香向米哈伊队长袭来，说明哈嫩恩已走近那个贝已为她安排好的角落。她在他面前走过，向他凝视，从她眼睛里射出一道电光，这时他正好抬起眼睛看她，目光相遇，他立即掉头他顾，充满憎恨。

哈嫩恩在羽毛靠枕中间就坐，盘起腿。

“多么黑呀！”她娇声娇气地说。她希望人家看见她。

努里站起来，把灯火捻大。室中大放光明，把这彻尔加斯女人用散沫花染过的双颊、手和脚底照得发光。

米哈伊队长抬起头偷偷地看她。

他立即低下头，可是他手里的那串念珠已有两颗珠子碎成粉末。

“晚安，米哈伊队长。”哈嫩恩一面说着一面噏动着鼻孔。

对方从喉咙发出沙哑的声音：

“晚安，爱米奈·哈嫩恩。对不起。”

她开始笑起来。那边，在她的国度里，妇女和男人一齐打仗，不带面巾，跨在马上。可是她还没有成年便被她父亲卖给了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老巴夏，后来这个克里特的贝又去把她哄骗来了。因此，她没有时间同男人一起生活和从他们那里得到满足。

而如今，每当她见到一个男人，她的鼻孔就颤动，犹如一只饥饿的野兽。她成天坐在窗栏后边，盘着腿，打量过路的美男子，不论是土耳其人还是基督徒，这时欲望便充满胸膛。当她出门游逛，尽管是缠在白罩袍里，跟随着老黑奶妈，她还是愿意在坐满男人的露天咖啡馆前面走过去，下到港口和那些胆大妄为的挑夫、船夫在一起，到城门口混杂在来到坎迪亚的胡子没刮、衣服肮脏、发出汗臭的农民中间。

“以真主的名义，”有一天她对黑奶妈说，“我向你发誓，如果他们的气味不那么难闻，我还不屑于看他们哩！”

“谁啊，我的孩子？”

“那些男人。你呢，你年轻的时候是怎样做法的？”

“我，我信上帝，我的孩子。”老妇人叹息着说。

这天晚上，这个彻尔加斯女人的鼻孔又在米哈伊队长面前颤动了。

她默默地看着他。有多少次贝以钦佩的口吻谈论过他，这

个人现在就在她面前！有多少次听说到关于他的勇敢、酩酊大醉时所做所为，那强悍不驯的性子使得他不和女人交谈，甚至听不得人们谈论女人！而现在，她自己的丈夫把她带来了，她就面对着这个人。她那贪馋的鼻孔翕动起来，好象要把隔在他们中间的空气吸进胸膛。

“爱米奈，我的美人，”努里·贝说，“请你给我们唱一首你家乡的曲子，我们想把世界上的苦难都忘掉。我们是些凡人……怜悯我们吧。”

哈嫩恩发出山鹑的尖叫声，然后把曼陀林放在膝上，拨弄几根弦，调好粗犷的音色，再伸直颈项。

“你给我们唱什么呀，我的美人？”贝问道，显得高兴的样子。

“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曼陀林开始活跃起来。蓦地，她颈项向前微倾，送出女声，宛如从地底深处涌出清泉流水。接着，房屋抖颤，而后崩塌，米哈伊队长好象听到脑袋里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这就象一场战争，一次袭击，他的手心、喉咙、腰部都感觉到无比轻快。山低下来了，原野上满布土耳其军队，变成一片红色。米哈伊队长骑着贝的战马，猛向敌军冲去，跟随在他后面的是成千上万缠着黑头巾的克里特人。忽然前面空无一人，村庄焚烧，清真寺的尖塔被砍掉，象一棵柏树般倒下来；血在流，血海在高涨，直到马膝、马肚。他环顾左右，这已经不是克里特，不是坎迪亚的城墙，不是海，不是通常的房屋。他方才骑着贝的那匹马走进去的地方，不是清真寺而是圣索菲亚教堂。他下了马，划了十字，抬头仰望，注视着高耸云端的穹顶。圣米纳斯教堂的老执事，变成身高八十米，在敲钟。他把自己悬挂在钟锤上，随着钟的摆动，发出哀鸣和回响。

米哈伊队长双手紧按自己的太阳穴。忽然间，世界又停下来，克里特和坎迪亚、贵人的府邸又重新出现。贝手拿酒杯，一面叹息一面看着爱米奈……米哈伊队长的思绪又把翅膀收拢起来，回到它的牢房。彻尔加斯女人的声音停下来了。

大家久久沉默无语。最后，爱米奈动了动，抚摸着那还放在膝上的曼陀林说：

“这是一支老彻尔加斯曲子，是人们去打仗时骑在马上唱的。”

努里站起来，他的双膝微微有些颤抖，他走到他妻子前，举起杯子：

“祝你健康，爱米奈，”他说，“我听宣礼人说到先知喜爱的三件东西——愿上帝给他赐恩！——芬芳、女人和歌曲。这三样东西体现在你一人身上。愿真主赐你长寿，让你活到一千岁，甚至二千岁！”

他举杯一饮而尽，再用舌头咂摸一下，然后转身向米哈伊队长：

“喝，我的兄弟，也祝你健康！”他一边说一边给对方斟上酒。

可是米哈伊队长把两个指头插进盛满酒的杯子里，一声爆裂，玻璃杯劈成两半，拉吉酒洒了一桌子。

“够了！”他瞪着黑眼，发出忿怒的声音。

爱米奈惊叫了一声，她睁大眼睛，差点在沙发上站了起来，看着米哈伊队长。她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的手能有这样大的力气，她以一种挑衅的神态朝她丈夫转过身来：

“这你能行吗，你，努里·贝？”她喘着气问，“你能吗，你能吗？”

努里的脸色变得苍白。他的力气全都集中到右手的拳头上，做了个要把两个指头放进另一个杯子里的姿态，但却没有勇气，终于放弃了。身上出了一阵冷汗。自己感觉耻辱，以阴森而恶狠的目光射向米哈伊队长。“他又把我弄成笑柄，”心里想，“而且这一回是在妻子面前！”他捉着爱米奈的手，使劲摇晃。

“回你屋里去！”他向她喊道。

“你能吗？”对方又对他说，双颊通红，“你能吗？”

“回你屋里去！”贝再一次下命令，然后把曼陀林夺了过来，砸在墙上，变成碎片。

彻尔加斯女人轻蔑地一笑。

“砸碎一个曼陀林，你能行，努里！真的，你能行。”

她从长沙发站起身，在米哈伊队长面前轻轻擦过；她的衣服碰了一下这个男人的手。空气中又充满麝香的气味。米哈伊队长感觉手上发烧。

她嬉笑，挑逗，固执，围着努里转了一遭又一遭，用讥笑的目光看着他，然后忽然间走进楼梯口，不见了。

只剩下两个男人，面对面，在房间中央站着。贝拨弄小胡子，事实上气得直喘。米哈伊队长，一动也不动，咬着嘴唇，用阴森的目光看着贝。两人各自都把手放在露在腰带外边的刀柄上。

努里终于微微张开苦涩的双唇：

“米哈伊队长，你走吧。”他发出嘘嘘声。

“我什么时候想走才走，努里·贝，”对方答道，“拿那只杯子，给我酒喝。”

贝攥紧刀柄，他朝灯瞄了一眼，想把它扑灭；那么，他们就可以在黑暗中拚个你死我活，打败了的活该。在一刹那间，他掂量

了一下自己的想法，还是拿不定主意。

“拿那个杯子，给我酒喝。”米哈伊队长又沉着地重复一遍。

“若不然，我就不走。”

努里转过身子，朝桌前迈了一步。他双腿感觉沉重，他身上冒汗。酒瓶显得沉重，他手抖颤，倒进杯子的酒溢出来，溅到吃剩的野味上。

“喝罢。”他说，一面指着杯子。

“把杯子放到我手里。”米哈伊队长说。

贝暗中叫苦，拿起杯子放到米哈伊队长手中。

而后者神态严肃，阴郁：

“祝你健康，努里·贝，”他说，“我答应你的要求，请我哥哥以后不再侮辱土耳其。”

然后，他把舌尖浸到拉吉酒里，拿起黑巾把头缠上，就走了。

大灯向已黑暗的花园放射出红绿两色的光束。米哈伊队长徐步朝大门走去，没有回头。

夜已深；在坎迪亚，人们吃完晚饭，天气寒冷，感到困倦。窗户一扇一扇地关上了，这是晚祷和上床的时候。几个夜归人还在街上游荡，几个多情郎在他们意中人的窗下徘徊，从个别的低矮房舍传出窃窃私语的微声。

“美惠三女神”站在门后打冷颤。米哈伊队长还没有出来。入夜后，她们的兄弟回来了，象往常一样沉默寡言，无精打采。她们摆好餐桌，交谈了几句话：“明天烧什么呀？没有煤，没有油，煤油也没有了。阿利斯托特里斯得管啊。”她们一面叽叽喳喳说着，一面摆桌子。然后收拾餐具。她们煮晚上帮助消化的春白菊茶，穿上她们的长睡衣，祷告——可是她们心里一直想着那绿色大门。

米哈伊队长绕道回家。他这天晚上关在四堵墙当中实在憋得难受。他感觉心房膨胀，充满胸膛，甚至连他的躯体都放不下了。忽然间坎迪亚变得小了，容不下他。他走了很久。房屋、街道、人，都使他窒息。他跨着大步向前走，咬紧牙关，好象后面有人在追赶。他到了荒凉的大道。几盏煤油灯放出模糊的红光，照在路面上。市场那边，一家土耳其烤肉店、一家咖啡馆、两三家小酒店还开着门。有人喊他。他好象认出是波里辛吉斯队长的声音，就加快步伐躲开。他来到巴夏的大门，在装饰着威尼斯狮子的大理石水池前，抬头望见那棵人们诅咒的大梧桐树，再走近几步，看见没有人，就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

"愿上帝为你们的遗体降福！"他低声说。

世世代代多少基督教徒叛逆者被巴夏吊死在这棵树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事先准备好活结子的绞索就悬挂在这棵树的最粗壮的枝上。

"我以基督的名义发誓，终归有一天夜里，我将拿着斧子把你砍倒，你这被诅咒的梧桐！"他低声说，一面气忿地看着老树，就象面对着一个土耳其人。

他重新迈开步子，走进通向三拱门那个坎迪亚最大的广场的一条阴暗小巷。没有一个人影。他解开使他透不过气来的衬衣领子，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北面，大海在闪烁，发出呻吟般的声音。周围的山在空间勾划出蓝灰色的轮廓。星星在高空燃烧。他急促地走来走去，象匹马似的嘴里冒着白沫。他到了城堡周围的壕沟。面前，在一座孤独的小山上出现一些低矮的房舍。这是迈斯金尼亚麻风村。再过去，近海处又是另外一座小山——七斧山。二百多年前，土耳其人从这山后突然出现，朝坎迪亚蜂涌而来，征服了这个城市。他们的七把斧子一直插在土中。在海

面上，迪亚，这个荒岛象只乌龟，在朦胧雾气中漂浮。

他听见后边有妇女的声音和丝绸的沙沙作响。一个土族老人出现了，弯着腰，手里提着一盏灯。他后面是两个穿着黑罩袍的妇女，拿着伞，轻声谈笑。她们麝香的芳味渗入黑夜。

米哈伊队长吃一惊。

"所有的妖魔都在我后面跟踪。"他低声埋怨，随即转头向海，不看那些女人。"所有这些妖怪，他们绝不会把我弄到手！"

突然间，他加快步伐，回到自己家里。可是他什么人都不愿见。他的妻子和女儿远远地就听到他的步子。他咳嗽了一声，她们就躲起来了。他推了一下门，门就开了，但门后边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女人，没有孩子，没有狗。他单独一个！这样，他也许就能够做出决定。

他的妻子卡特利娜和他的女儿莉尼奥，坐在灯下等他。在她们背后，沿着墙，靠近朝院子开的窗户处，摆着一张窄沙发床，米哈伊队长习惯于坐在这里。这个地方，只有他一个人坐而不会有其他人坐的。即使主人不在，那里也总有一个沉重的影子，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女儿都不敢离得太近，她们会觉得碰到他的身体而使她们寒战，不得不后退。

这位母亲在织毛线，灯光斜照在她那光滑的栗色头发、月牙眉和结实的面颊上，使得她嘴角上的深痕和坚强的下巴颏更加明显。这位妇女身上既显露出一种特殊的温柔，又看出一种力量和顽强的性格。她年轻的时候身材苗条而匀称，真正是个当年战斗英雄的女儿。她的父亲特拉西伍洛·鲁瓦斯队长没有儿子，她就象个男孩般长大。后来，结了婚，就落在一头狮子的爪中。开头几年，她还不肯低头，可是以后慢慢就服贴了。谁能够同米哈伊队长较量呢？力量和顽强在她身上退却，而变得温柔

和顺。她一股劲不停地织毛线，冥想着。她看到自己一生象水般流逝……她不时抬头观看。在她周围，四壁的上方，排列着镶在黑框里的一八二一年革命的英雄肖像——这些人都是真正的猛虎。在中央，一个肖像前点燃一小盏银质的长明灯……。

卡特利娜太太摇了摇头，沉默无语。无论是跟随父亲还是跟随丈夫，她的生活都是在刀光剑影中度过。一八七〇年起义，她还没有结婚，为了保卫自己的村庄，防御土耳其人的侵袭，身揹子弹袋，手持步枪，同男人并肩战斗。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在一次暴动中，和其他儿童一起，利用一些僧侣从修道院拿来的旧书的纸张制作枪弹。卡特利娜太太很熟悉火药的味道，而且喜爱这种气味。米哈伊队长是个善良、正直的丈夫，她喜欢他。可是这种生活对一个女人说来是十分严峻的，她不时在暗地里哀怨。

她放下活计，又抬起头来。在沙发床上面挂着一大幅陈旧的石版画："萨姆逊被腓尼基人拖曳和嘲弄"。画面中央是一个高傲的巨人，手脚被绳、皮带和链条捆绑着；前后的人，面目狰狞，有的拉，有的推，还有的用刺棒戳，而且在讥笑。一个塔楼上开着一叶小铁窗，窗后是一个狡黠挑逗的女人，袒胸露臂，扬声大笑。这就是戴丽拉。

卡特利娜太太环视四周，好象初次看到室内的陈列，她叹息一番，而后又拿起活计，默不作声。

她的女儿——大约十五岁，长得壮实、匀称，倔强的宽下巴颊象母亲，一对浓眉象父亲——放下手里织着的花边，抬起头来，一面抚摸蜷伏在她脚上的一只样子不驯顺的大猫。

"你为什么叹息呀，妈妈？"她问道，"你想什么呀？"

"你想我会想什么，"母亲回答说，"想我的一生。想你，不幸

的孩子，落在一头狮子的爪子里。我想你的小妹妹，我不得不喂她药，好让她睡觉，不哭。她一哭，你父亲就气得发疯。他只容得了特拉萨基，因为象他。”

她抬头看屋顶，注意听着。

“他睡了，可怜的孩子，”她说，“他到底安静下来啦。”停了一会儿，又说：“真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你看见他生气时候的样子吗？他怎样皱眉。怎样跟伙伴打架，怎样用凶恶的眼睛看女人。”

莉尼奥没有答复。她怕她父亲，可是她爱他，佩服他。他所做所为都是对的，假如她是个男人，她也会象他一样做法。他只能容忍儿子在眼前；父亲回到家里，女儿们就应该躲起来。自从她十二岁那年，胸脯开始隆起，她父亲就不准她在他面前露面。她已经三年没有看见他了。只要他在家，她就呆在厨房或是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她从远处听出他的脚步声，就赶快躲起来。那只猫也听出主人的声音，耷拉着尾巴从她跟前跑掉。她觉得这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认为他父亲有道理。莉尼奥不能解释为什么，但是确信他父亲是对的。

卡特利娜太太想着同样的事情而没有说出来。她如果是男人的话，也会象他丈夫，象他父亲鲁瓦斯队长那样去做。他父亲有多少时候一直没有看她？她当时才二十岁，还是少女，忽然有一天，土耳其兵把老队长的房子包围起来，他奋勇杀敌，但终于寡不敌众而被俘。敌人把他弄到院子里，准备带到坎迪亚的巴夏那里去。正当这时，卡特利娜同她母亲跑出来看见了。她父亲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流着血。临走时，他举起手喊道：“永别了，妇女们，别为我发愁！给我做弥撒，我为自由而死，不要哭。卡特利娜，你结婚吧，生个男孩子，给他起名叫特拉西伍洛，跟我一样！”

土耳其兵把他带到坎迪亚，让他坐在巴夏的大门前，大梧桐树下，一个刮胡子匠用剃刀给他活剥了皮。后来，穆斯塔法·巴夏，那只狗，叫人用他的皮做了一个烟袋。

所有这些往事，这天晚上又在卡特利娜太太脑中重现。她毕竟和米哈伊队长一起度过了愉快的日子，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他为人诚实、严肃，对人体贴，他从来不看别的女人，不赌博，不吝啬，一年中只有两次喝得大醉，为了解解闷，这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平常的事。有的人比他糟糕得多。可是一年以来，卡特利娜太太的生活却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米哈伊队长对一年前这个时候出生的那个小女儿，连别人提起来都不愿意。“我不要看也不要听！她到哪里去找到了这双蓝眼睛？”他每天早晨走出房门到铺子里去的时候就这样喊。

在他的家族里除了这个婴儿外，没有人有蓝眼睛。真见鬼，哪里来的蓝眼睛呢？这就好象一件肮脏的东西进入家里，好象他们血液受到污染。对这点，米哈伊队长是不能认可的。

这位不幸的母亲把眼泪吞下去，沉默着。她能对她丈夫说什么呢？她耐心等待，在家庭的大圣像前祈祷。米哈伊大天使长着小金翅膀，佩带象火焰般的波浪形的剑，手抱一个在襁褓中抖颤着的新生儿……她向他哀求——他不是家庭的护卫者吗？——请他对她丈夫说说，在他夜间的梦里出现，责备他，叫他不要这么狠心。

白天，米哈伊队长呆在他的铺子里，他的伙计查里托斯给他送午饭。这时，这位母亲就让婴儿哭，抱在膝上哄她。可是，一到晚上她就给孩子吃安眠药，让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大家听到特拉萨基在楼上的房间里梦中喊叫。母亲笑了。

“这可怜的，”她说，“甚至睡觉也不安宁。他什么时候都在

梦想他在追击，打仗，他指挥军队，杀土耳其人……等他长大了，他现在梦想的事儿……我的上帝，克里特的苦难牺牲还远远没有完结……”

她们沉默下来。莉尼奥注视窗外的夜色。北风仍在呼啸；一扇百叶窗发出刺耳响声；从远处的一所房子传来一个年轻妇女晃动摇篮的单调声。莉尼奥合上眼睛。她听着摇篮曲，胸脯在抖颤。

“今晚，他回来迟了……”卡特利娜太太为改变思绪，过了一会儿说。

“好象努里叫人来请他去……他找他想干什么呢，这条狗？”

莉尼奥笑起来。

“父亲还要抓他的腰带把他扔到屋顶上！”她骄傲地说。

她母亲摇了摇头：

“是的，可是以后呢，对方为了报仇就要杀十个基督徒。这就没个完，我跟你说，克里特的灾难没有尽头！”

“只要父亲活着，我就不怕！”

“对于我自己的父亲，我也说同样的话。可是一个夜晚……”

她不作声了。小丑——这是猫的名字——在莉尼奥的膝上忽然跳起，朝门的方向竖起耳朵。母女两人注意听着。莉尼奥赶快拣起线、花边和小剪子。猫已经跑进厨房去了。

“他来了，”女孩子说。一声干嗽从门外传来。“到了……”

母亲站起来。

“我去热饭，”她说。“今晚上他不愿意见人，他故意咳嗽一声。”

门震动一下，开了。米哈伊队长进了门，慢慢地把门栓推上。他穿过院子，走进屋子，看看周围。没有人。他摘掉缠头

巾，脱去绣花坎肩；他全身湿透了。他在窗户旁边的沙发床上坐下。从腰带里掏出手绢擦额头、颈项和胸前的汗水，打开窗户通通气。

在厨房里，母女在烧火热饭。他听见了。仿佛有一瞬间还听见婴儿哭。正要冒火，再静听，没有声音。他卷了一支烟，用火绒打火机点着。可是嘴里发苦，把烟卷扔出窗外。

卡特利娜端着托盘进来，准备放在桌上。

“我不饿，拿走吧。”米哈伊队长说道，没有抬头。

他妻子没吭一声，又把托盘端走。整座房子没有一点声音。米哈伊队长站起来，穿上坎肩，缠上头巾，朝门走去。然后又停下来，有些犹豫。他朝四周看了一眼。墙上闪耀着革命英雄的肖像，他们携带着武器：弹药、手枪，他们的小胡子捻得象弦线似的，头发垂到肩上。

很长一段时间，米哈伊队长忘掉了自己。他景仰着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致敬。他不大了解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战功，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打过仗，他们是什么人——鲁梅利人，莫雷人，岛民，还是克里特人？他对这些细节都不大关心。对他说来，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所有这些人都为反对土耳其人而战斗，这就够了。其余的是学校教师的事。在其中的一幅肖像面前，如同在一个圣像面前一样，白天和夜里都点燃着一小盏长明灯。当有人问房主人这是为什么，他就干巴巴地答复说：“这是圣卡雷斯卡基斯。”然后，他就说别的事儿了。

卡雷斯卡基斯当年指挥他祖父狂人米哈伊参加的突击队。有一个夜晚，希腊人在雅典附近的法利龙挖壕固守，土耳其人在对面安营扎寨，狂人米哈伊喝得大醉。首领命令在第二天早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不准走出防御工事。基督教徒人数少而土

耳其人成千上万。可是，狂人米哈伊和几个克里特人喝醉了，在大醉中，冲出战壕向土耳其人进攻。在预定时刻之前，两个阵营就交锋了，卡雷斯卡基斯因此阵亡。

“这是我祖父的过错……是的，这是我祖父的过错……”米哈伊队长低声说，“真倒霉。我祖父也死了，后来其他所有的人都被杀。”

他走出房门到院子里。井台、石井栏上的葡萄藤，旁边的蓄水池和一盆一盆的花，所有这些都使他感到压抑。他进入小马厩，白母马在半明半暗中闪现亮光。它竖起耳朵，转过头来，看见主人，发出愉快的嘶声。米哈伊队长走到跟前，用他的大手抚摸牲口，慢慢揉弄她的脖子、肚子、臀部……这是一只既热情又亲昵的动物，随时都准备听从他的旨意。她从来没有使他失望，她总是跟随在他左右直到最后，就象他自己的身躯。

他把一只手，长时间地放进粗糙的灰色马鬣里。他感觉到牲口身上的热深深地钻进身体，和自己的热汇合，使人与兽合为一体。好象忽然间鬃鬣也从他那粗壮的颈项长了出来，使他的力气增加了十倍。他觉得能一下子跳越这房子的墙，跳过坎迪亚的城墙，一面嘶叫着，一面在富饶的原野上奔驰，冲向努里·贝的住所。

一股力量来自地里，来自母马温暖的身体，到达人的脚后跟，攀缘而上，到膝盖、大腿、腰部，充满胸膛，直到使他爆炸。这是从地下，从牲畜那里发出的一股狂暴力量。他跳了一跳，走出家门。

“查里托斯！”他叫喊。

他妻子走了出来。

“他睡觉了。”她说。

“把他叫起来!”

他卷了一支烟，站在那里等。他已不觉得嘴里有苦味。他注视从自己鼻孔冒出的浓烟，静静地等着。

查里托斯来了，还没有醒过来，揉着眼睛，散乱着头发，衣服邋邋遢遢，光着脚。

这是个十二岁上下的孩子，米哈伊的一个牧羊的哥哥，名叫范努利奥斯的儿子，是从乡村里来的。他父亲送他到坎迪亚，为的是让他上学，可是，米哈伊队长厌恶上学。他说：“有人想让我把你弄成一个公子哥，或是个教书的，你没有看见你叔叔‘狼屁’，落到什么地步，他所有的学生不全都拿他取笑吗？你会毁坏眼睛，倒霉的，你还得戴上眼镜。那么就呆在我铺子里吧，等你长大，有了心眼，我就给你本钱，让你干自己的营生。”他把这话也对范努利奥斯说了。对方答复说：“就照你的意思办吧，该打就打，这才能叫他长大成人哪！”

米哈伊队长抓住这孩子的脖子，摇晃他几下，使他醒过来。

“到水池那儿去洗洗。这就叫你醒过来了。洗完了就来，我需要你。”

查里托斯走到院子里，抽井水洗脸，再用指甲理了理头发，然后回到他叔叔那里。

“我醒过来了。”他说。

米哈伊队长把手放在孩子的肩膀上：

“你到你认识的五家去敲门。你拿块石头，你一直敲到他们开门。你明白了？”

“我明白。”

“去万徒索斯家、米斯提格里家、卡扬比斯家、贝托尔多家，还去屎蛋埃方丁住的清真寺。”

“屎蛋埃方丁？”

“就是屎蛋埃方丁。你跟他们说：我叔叔米哈伊队长向你们问好。明天是礼拜六……那就让他们礼拜天到我们家来，一清早就来。你明白了？”

“明白了。”

“好啦，走吧。”

他喊他妻子：

“杀三只母鸡，准备冷盘，揉面做面包和点心。布置一下地下室，放矮桌子、长凳子、酒杯。”

他妻子心想对他说：“这是封斋期，你不怕上帝吗？”可是她举起手，而没有把话说出来。她叹息着回到屋里。

“我们又要过节了，可怜的我呀！”她对站在洗碗槽前洗碗的莉尼奥说。“得杀三只母鸡，他说，还要布置地下室。”

楼梯响了。米哈伊队长上楼休息。

“是怎么回事啊？规定的六个月还没有完哪。”莉尼奥说。

可是在她胸膛里的心高兴得跳起来。她喜欢家里有生气，喜欢一些冷盘端过去，男人在地下室喝酒的热闹劲儿。

“他已经在生闷气了，鬼又缠着他了。”母亲低声说。

她划着十字说：“主呀，饶恕我，我刚才说了辱骂的话，可是我忍不住啦！他连封斋期都不遵守，他不怕上帝啦！”

莉尼奥低声说：“啊！我要是个男人的话，我就象他那样干。我也会找五、六个小丑，在心里烦闷的日子，把他们叫到地下室来，灌得他们酩酊大醉，让他们跳舞，唱歌，弹里拉琴。现在还是我自己要站稳脚跟。要是个男人，就是另一回事儿！”

第 二 章

这天夜里，坎迪亚空气沉闷，人们嗅到一股春天的潮气。子夜前，继刺肤的北风之后，吹来湿润的暖风，催促着树木生长。暖流来自北非，穿过利比亚，横扫梅萨拉平原，到达圣巴巴拉，又跨越城垣，穿堂入室，向人们身上扑来，惊扰人们的睡眠。一夜之间，阳春四月巧夺了克里特岛。

坎迪亚的巴夏，虽已干瘪老朽，却春心未泯。梦中醒来，他拍了拍手，招唤黑奴苏雷曼。

“老苏雷曼，把窗户打开，我气闷……真热呀！这是什么风？”他说。

“老爷，这是非洲刮来的。这风暖和，不伤人，您别害怕。我们克里特人把这叫黄瓜风，因为这风一来，黄瓜就长起来了。”

“黄瓜风！这可倒是实话，该死的。那么你把法图美丫头叫来，我想要她。给我拿一壶水来，还有我的扇子，好扇扇风……啊唷！这克里特把我闷死了。”

至于大主教，尽管是个蓄着长长的白胡须、谨小慎微的八十老人，这天晚上也热得发烧。他把被子掀开，下了床，走到主教室的窗口，倚着窗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万籁俱寂，所有的房舍都在阴影中沉睡。在主教府的院子里，一棵老柠檬树花朵盛开，到处芬芳馥郁。上空有万盏长明灯在上帝的神座前点燃……。大主教心中并非无所牵挂，这时却沉浸在星罗棋布的

天空下。顷刻间，他那魁梧的身躯仿佛高悬在深邃寂静的夜幕中，而后又回到地面，手扶窗台，恢复平静。他划了个十字，春风带来的邪气被驱散，他这时的身体又感觉轻松凉快，重新躺在床上，洁净无瑕，委身在天主的怀抱里。

米哈伊队长暴躁地把床单掀到一边，坐在垫褥上。这时子夜已过。他抓起放在身边的水壶，把壶口塞进嘴里，喝了几大口，好让自己清醒过来，把整夜折磨他的邪恶梦幻驱散。可是梦幻伸出触须，象个女人似的贴在他身上，不肯离开。他咕哝着说："这该死的觉，就是它给妖魔开的门。"

他跳起来，光着脚板下了楼梯，走到院子里，在井旁抽水。然后把头扎进水桶，以便扑灭那燃烧着他头颅的热火。可是他觉得嘴里总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他紧皱着眉头。回到楼上，又坐在垫褥上，打开小窗。室外漆黑。他静听着。坎迪亚在沉睡，听不到它呼吸的声音。一股奇怪的微风带着泥和水的气味，穿过葡萄枝叶，轻声作响。

米哈伊队长背靠墙，拿起烟来抽。他不愿让自己再堕入害人的睡眠中去……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他一面抽烟，一面望着圣像壁上的米哈伊大天使——肩挎箭囊的狂人米哈伊，是他这一支后裔的守护神。在他右边，祖先的一对银质手枪交叉放在圣像前闪闪发光；在他左边，悬挂着他结婚时用过的、洁白的蜡制橙花冠。从隔壁卡特利娜太太的卧室传来叹息的声音。屋顶上，有只老鼠发出一声尖叫，猫忽然悄悄地爬上楼梯。随后便是寂静无声，房子重新入睡。

米哈伊抽着烟，忿怒和羞辱还没有从他的前额消失。他通过小窗注视远方，心绪不宁地等待天明。

但晨曦迟迟未至。夜仍很深。狡黠的微风一直在吹。它走

屋寡舍，拂过"美惠三女神"的处女床。她们身穿白衬衣，三人并排，合着手，安详地睡着。阿格莱不时伸开她那双从未被人抚摸过的干枯手臂，在梦中咯咯地笑，好象有人胳肢她。不过很快又不动了，规规矩矩地睡去。宽敞的大卧室非常干净，放着三只大箱子，上面盖着绣花单子，里面装满她们的细软衣物。屋内有一股腐烂木瓜味。

这时子夜已过。米哈伊队长的弟弟"狼屁"坐在小桌前，肩上披着衣服，仿佛三月的风还在刮。他专心致志地读一本大书，以仰慕的心情研究革命历史。什么样的同类相残啊！掠夺！背叛！而同时又是什么样的战功，多么英勇，怎么样的酷爱自由，"狼屁"不时地取下眼镜，用布拭，埋怨镜片模糊不清。时光流逝，春风徐来。四月伊始，大主教和巴夏都心慌意乱，而"狼屁"却感觉寒冷，拭他的眼镜。

除了"狼屁"和"美惠三女神"外，所有的坎迪亚人都在这一夜的暖风中颤动。单独睡眠的妇女把床单撩开，她们感觉气闷！不知道什么东西使她们局促不安。在睡眠中，妻子伸出手臂去探寻丈夫，而加鲁法利娅在她那靠近港口的新粉刷的简陋小屋里更是如此。这是理所当然的。上星期天她才嫁给货郎卡扬比斯那个壮实的小伙子。特拉萨基是他们的证婚人。头几天，他们真是难舍难分。加鲁法利娅炽爱这一幸福，她现在的一双眼睛露出眷恋春情的憔悴目光。

这对她说来正是时候。她好象一朵人们忘掉浇灌就要枯萎的鲜花。可是，卡扬比斯受月老派遣，忽然来到；每逢星期六，全镇都为他的嘹亮歌声所倾倒。他不是坎迪亚人，生长在邻近的山里，但已离乡三年，而且再也不能回去。他父亲去世，给他哥哥和他留下一群羊。分财产时，两人争吵得面红耳赤。谁要头

羊呢？他们决定比武。可是一打起来，血液沸腾，彼此都忘记是一母所生，拔出刀子。而他，卡扬比斯把哥哥杀了。他丢下羊群和头羊，拚命逃走。来到坎迪亚，没有钱，没有工作，穿着牧人的斗篷，脚踏一双后跟磨坏的靴子，耳朵边夹着一根罗勒草，在酒店前卖唱。一天，米哈伊队长看见他，听了他唱的歌，很称心，把他叫过来说："象你这么个壮实小伙子，穿街走巷，当个卖唱的，不嫌害臊吗？来吧，我给你费用，想法弄个男子汉的营生。"于是给了他一些钱。卡扬比斯买了一头驴驹子，一些服饰用品——线轴、梳子、蜡烛、香皂、镜子，装满两只篓筐，然后遍走各村，用他那夜莺般的歌喉高声叫卖。作为报酬，米哈伊队长对他只要求一件事：大约六个月一次，每当派人去喊他，就得跑来，并且一直呆到什么时候米哈伊队长举起手，让他回去时为止。

一天早晨，在克鲁松纳镇上的喷泉旁边，他看到加鲁法利娅。一见就中意了。于是向村里人刨根问底——她的家庭是不是诚实忠厚？她的父亲是不是老成持重？而后向她求婚，娶了她。上礼拜天，特拉萨基在教堂里，站在一张凳上，给他们戴上橙树花冠，因为米哈依队长在克里特解放之前是不给任何人证婚或洗礼的。

这时，他们正在度蜜月，为期一周，关在他们的小房子里，门上了双锁。卡扬比斯有时起来喂他那头驴。加鲁法利娅有时起来给卡扬比斯做一盘好菜。然后他们回到床上，恢复战斗。基督神像斜着眼睛瞧他们，抬起右手，微笑着为他们祝福。只有这样，克里特的摇篮才装满婴儿，枪不断地从父亲手里传到儿子手里，并使克里特有一天……由于这个蜜月，终于得到解放。

和暖的春风吹过坎迪亚，越过城墙，来到迈斯金尼亚这个肮脏的村子——麻风村。在地下室里，一男一女，他们是新结婚

的，在地上互相狂热拥抱。男人的手指已被病腐蚀，淌着脓水。女人没有鼻子，已腐烂很久，而只不过几天前，就在结婚那天才掉下来的。这年轻的新娘沉迷于春情，发出哼哼声，脸上盖着一块白布。丈夫把她紧抱在怀里，竭尽努力使她生个儿子，好让麻风腐蚀世界。

在坎迪亚的另一边，正当麻风患者相互拥抱的时候，巴尔贝扬尼斯卷起袖子，满身汗水，手提灯笼，穿过小巷，趺趺撞撞地走回家去，嘴里埋怨着自己的命运。自从妻子去世以后，人们就不让他安安静静地享受世界上给他留下唯一的东西：睡眠。天刚亮，他就开始穿街走巷，给坎迪亚居民冬天送去滋补汤，让他们喝了暖和；夏天送去果子露，让他们解渴。等到他要上床休息，不是一个邻居，就是一个亲戚要生产，那么就要立刻跑去给她接生。因为巴尔贝扬尼斯也是助产士。他那可怜的父亲是钉马蹄铁的铁匠，同时也给母马、母驴接生并把手艺传授给他。而他却把这门技术应用到妇女身上。这天晚上，他给佩拉吉娅，他的侄女接生。这个活！受了三个钟头的罪，可是到底孩子生出来了，健壮、黑头发、棕色皮肤……而且是个男孩！

当他向前走着，自言自语抱怨自己命运的时候，巴尔贝扬尼斯听见有马在他后面奔跑。但这不是一般吃燕麦、嘶叫和制造粪便的马。巴尔贝扬尼斯从那仿佛马蹄铁垫了棉花似的轻软脚步和空气中散开的一种圣灵的香火味道，就认出来了。他明白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靠墙趴下，划个十字，等着。飘然前进的轻快步伐离近，香火味更浓了。

“公道的天呀！我祝您晚安，圣米纳斯！”他低声说。

他虔诚地抬起头看。在巷口，一位健壮的老人——坎迪亚

的守护神圣米纳斯出现了。他骑一匹套黄金鞍辔的马，一杆红色的矛扛在肩上，花白的卷曲短胡须，穿着带网眼的短裙，在黑夜中发光。他每个夜晚都出来巡逻。到了半夜，当全城已堕入睡乡时，他就悄悄地从神龛下来，沿着城墙走，穿过希腊区，一看到哪家的大门没有关，他就给关上；有哪个基督教徒病了，他就在那家亮着灯光的窗前停下，为病人康复祈祷。凡人的肉眼是看不见他的。只有狗能看见——它们一见到就摇尾巴。此外，全城中只有两个人能看见：一个是巴尔贝扬尼斯，一个是那个疯疯癫癫的可兰经师——屎蛋埃方丁。

圣米纳斯出巡后，在拂晓前回到神位。如果不是教堂执事穆尔祖弗洛斯第二天清晨去察看时发现马身上浸透汗水的话，没有人会猜想到每天夜里会有这样的事。

巴尔贝扬尼斯一面看着骑马人走远了，并在黑暗中消失，一面划了个十字。“我今晚又看见他了，这对我的生意是个好的预兆。”他低声说。

他胸前衣服里揣着一块葡萄汁饼，是佩拉吉娅家里给他作为报酬的。他拿出来，心满意足地咀嚼着。终于到达他的小房子门前，把提灯熄灭。

米哈伊队长吸着烟，思想不停地活动，仿佛一只蜜蜂嗡嗡作响。他巡视过去，一生中所喜爱的和蔑视的一切——自己的村庄、父亲、房子、人；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他从格拉布萨走到托普鲁修道院；从克里特的一端到另一端；从一个山峰跳跃到另一个山峰；从一次革命到又一次革命。可是他的思绪在任何一处都停不下来，总是围绕着一个女人的红嘴唇周围转，进到里边出不来。

米哈伊队长暴躁地站起来，以愤怒的目光注视他的守护

神——大天使，仿佛在命令他走下来，放弃那安逸的神位，管管下面的事。而后，他朝小窗子转过身去，仰望着黑暗的天空。“天快亮吧！天快亮吧！我要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他喊道。

他下楼，走到院子里，又把头扎进一桶水里，觉得好了些。然后在门口蹲下来，等待着。

努里·贝，他呢？整夜在他的套间里踱来踱去。他走到花园里，又回到房间，烟卷儿一根接一根，拉吉酒一杯连一杯，不时唉声叹气，眼睛望着女眷内室的窗户。那彻尔加斯女人锁上了房门，不让他接近。她对着钥匙孔喊：“我不要你！你可耻，我用不着你这样的人了！”

她也没有合上眼睛。光着上半身，双臂伸向希腊区，在黑暗中仿佛看见米哈伊队长的眉毛、胡须和强有力的手。

“她说得对，她说得对，这个女人。不久，我就会成了象埃方丁那样，每当这个异教徒把他叫去耍弄时，也把我叫去当小丑。”努里·贝悲伤地说着，忽然哭了出来。

清晨，黑奴发现他的主人象只狗似的蜷缩着身子，醉醺醺的睡在门口。脸上、胸前和裤子上都是呕吐出的食物和拉吉酒。

埃方丁在酣睡，嘴唇上露出幸福的微笑。他前一天就得到了通知，又要在米哈伊队长家里过节了。一个礼拜不用发愁。他将拚命地吃猪排、香肠，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一个礼拜不愁吃喝！见鬼去，什么神圣陛下，也让他死去！他合上眼睛，捋着他那几根黄须就睡着了。当努里·贝想到他的时候，埃方丁正在梦中：门开了，一只洗刷得干干净净的大肥猪，戴着一顶土耳其帽，进入房间。它脖子上象带护身符似的挂着一把大刀。它一见到埃方丁就直着身子坐起来，行了个礼，取下刀子，朝自己的咽喉捅去。接着就倒下来。埃方丁低着身去察看那头猪是不是

裹上了柠檬叶，是不是已烤到恰到好处，香气喷鼻。他发出一声欢叫就醒了，嘴里流着口水。

当大地上可怜的人们一时激动、一时平静下来，有的在受苦，有的在相互拥抱的时候，天穹在不知不觉中转动，星星改变位置，晨星升起在群峰之上，象只银铃在晃动。在米哈伊队长的院子里，公鸡睁开圆眼，向上空仰望，振动双翅，鼓起嗉子，开始啼鸣。对门的富农克拉索乔治斯家里，一匹塞浦路斯大驴在呼吸那带有牧场清新味道的空气，一头母驴把尾巴翘得高高的，开始叫起来。

坎迪亚苏醒了。从大街的一头到另一头，从伊多梅内喷泉到图卢班纳斯的面包房，米哈伊队长的整个区都活跃起来了。首先，马斯特拉帕斯太太解放了她那圣洁的男人——铃铛商人。她每天晚上都把他拴在床柱子上。她非常嫉妒，怀疑他又要偷偷地到厨房里去找阿梅津娜，那个乳房长得象母牛一样的胖女人。哦！她是很了解男人的！因此，她每天晚上都把他拴上，只有当她男人夜里要去解手把她叫醒时才解开绳子。可是，绳子一头还系着他的踝骨，另一头紧紧地攥在马斯特拉帕斯太太的手里，唯恐她的宝贝男人跑掉或在路上改变方向。

波里辛吉斯队长彻夜卧柳寻花，回到家里，倦意正浓，余香未散。狄米特罗斯先生在妻子佩内洛普太太身旁打呵欠。佩内洛普太太又是感到全身不自在，把被子全都掀到一边，一面低声埋怨。她已经四十五岁了，身上热一阵、冷一阵。要不是热得难受，就是冷得发抖。那天拂晓，她正在发烧。她跳下床来，以憎恨的目光打量着那呵欠连天的狄米特罗斯先生，走去把乳房贴在窗台上，凉爽一下。

东方发白，房屋四周，百鸟争鸣。下面，克拉索乔治斯家，笼

子里的乌鸫也开始歌唱。

“她有运气，那克拉索乔治斯的女人。”佩内洛普太太叹了口气，低声说，“她丈夫是个农民，精力充沛，他媳妇说啥没有不依的。”

她屏息静听，雷鸣般的鼾声从对面的房子里传来。克拉索乔治斯在睡觉，身子直挺挺地躺着，一身肥肉，衣服歪歪斜斜，鼓着肚子。胡子上带着酒和葱头味，呼吸有一股酒窖气味。躺在旁边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卡蒂妮扎，巴尔贝杨尼斯的女儿。她带着爱玩而又得到满足的神情，还在睡，嘴角上露出微笑。她咕咕地叫，梦着她订了婚，在一个花园里，情人一只手臂搂着她散步。这人可不是克拉索乔治斯那个大胖子，而是一个俊俏、风雅的青年人，蓄着翘起的浓密小胡子，乌黑的长头发，腰上挎着手枪，呼出的气息有肉桂的香味。正如她到卡特利娜太太家里去时，所爱慕的一幅画像上的那个年轻人一模一样，在那相框上写着：阿塔纳西奥斯·狄亚科斯。他搂着她的腰一起散步。这时，她沉湎在甜蜜的睡眠中，象一只鸽子似的咕咕叫……

结果捣蛋鬼搀和进来。克拉索乔治斯听见声音，勉强把眼睁开说：

“你怎么啦，娘儿们，这么早就舔嘴唇，咕咕地叫？你在吃蜜糖果仁饼哪？那就也让我吃点！”

一下子把她逗火了，她转过身去。

“给我滚开，我要睡觉，我困！”她说。

于是她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怎么也再找不到她的情人了。

乳白色的浓烟从图卢班纳斯的烤炉中升起。老面包师傅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忧郁、沉默。他埋头工作是为了忘记他的悲伤。可是怎么能够忘记呢？一个二十岁的独生子，金黄色头发

的俊俏小伙子，一直精心抚养，爱护备至。而三年前的一天，他身上开始肿胀，起了许多脓疱，枯瘦的手指上指甲脱落。现在，嘴唇也开始腐烂。可是父母都不肯把他送到麻风村去，他们不能与孩子分离，他们只有这么一个。于是就把他关在房间里，唯恐人家看见。图卢班纳斯又怎么能够睡得安稳和开口说话呢？他拚命地干，揉面，把面包放进炉子里，从炉中取出，走街穿巷，卖圆圈饼、菠菜千层饼，拚了老命干活为了能够忘记。可是，当他眼见自己的独子一天天地肢体分解，坏死的肉掉在被单上、房间的地板上时，又怎么能够忘掉这一切呢？

老图卢班纳斯拚命干活为了忘掉悲伤。有时，他抬起头来看见对面的窗户还亮着。他凄惨地摇摇头，低声说："可怜的法国女人，你痛苦，你也痛苦，不幸的女人！是的，人的心永远不会有安宁……"

确实，这个可怜的法国女人家里的灯火整夜没有熄灭。她咳嗽，吐痰，叹息。这是卡萨帕基斯医生的妻子，从巴黎把她带回来，让她移居到这个土耳其村子，从世界的一头到另一头。开始时，她只不过是叹息，后来才咳嗽，现在就往盆里吐血。人们说，医生已经不要她了，并且同女仆睡觉。那是个阿尔卡洛人，一匹真正的母马。初到的头几天，法国女人抱怨说："那在我们家门前经过的铁路呢？它在哪儿？这是在巴黎时你跟我说的！"这个粗鄙的无赖却笑着说："我们在坎迪亚就把驴叫做铁路！"

米哈伊队长站在院子中央，沉默无言，一动不动，等待着终于出现的太阳。在公鸡开始啼叫时，他把头抬起。天空开始发白。他跳进房子里，赶快穿上衣服，把宽腰带在身上缠了几圈，再把黑柄刀插进腰围。随后又拿起挂在圣像旁的小油瓶，给发出轻微爆裂声的长明灯添油，最后注视一下他的守护神米哈伊

大天使的像并对他说：

“我走啦，该说的话都说了。我走啦，把家托付给你了。”

他走到院里，打开街门，给母马上了鞍，骑上马，朝拉扎雷门走去。天亮了。土耳其卫队手里拿着钥匙，准备把四座城门打开。家家户户都还关着门，只有几个烟囱冒着烟。巴尔贝扬尼斯已经在街上叫卖他的滋补汤，又热又稠，还多加生姜，从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米哈伊队长用马刺刺他的母马，在基督教徒的绞架——大梧桐树前奔驰，绕广场一遭，到三拱门，停了一会儿，向四周看了看。群山微微变红。前面是莫威山，乱石堆砌。后面是伊达山，象个一头白发、道貌岸然的长者。右边是友希达斯山，活似一条僵硬了的龙仰面朝天。远处的海变成乳白色，中间露出轻微的蓝绿色痕迹。马耳他人的大拉网已抛到海里，网是黑色的，船帆红色。太阳在浪涛后面出现，环绕太阳的晕圈预兆热风的到来。母马转身望见太阳，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抖擞鬃鬣，开始嘶鸣以示敬意。军号响了。土耳其国旗在旗杆上升起，坎迪亚的城门吱吱嘎嘎地开了。从天刚亮就等待着的农民，争先恐后涌进城去，他们的骡子驮着木材、煤炭、酒囊、油桶、一筐一筐的蔬菜、水果，用铜罐盛着的蜂蜜。进入坎迪亚，需要穿过破开威尼斯城墙的那黑暗的城门洞，在那里回响着叫喊声、驴叫声、人和兽的踏步声。米哈伊队长在嘈杂的人群中辟开一条路走到田野，并沿着海岸朝莫威山和红土地的方向前进。他右边绿草如茵，左边是海。刚升起的太阳，照耀着母马的前胸，仿佛给它带上一面金色的护身符。

米哈伊队长把脸转向东方，一面划十字，一面低声说：“以基督和米哈伊大天使的名义！”

这时，坎迪亚沐浴在阳光之中。太阳首先照亮清真寺的尖

塔和圣米纳斯教堂蔚蓝色的穹顶，然后普照所有的屋顶和浸湿的大街小巷。少女们打开窗户让阳光进到屋里来。老年妇女走到院子里晒太阳。她们在胸前划十字，感谢上天赶走了三月——那个憎恨老年妇女、为上帝所诅咒的杀人凶手。现在，她们可以走到太阳下面取暖了。欢迎四月，圣乔治的月份的来临！

佩内洛普太太走到院子里，打了个响呵欠，伸懒腰把骨节拉得咯啦响。她已到了更年期，长着双下巴颏儿，臀部滚圆，吃得多，消化好。洗衣服，操持家务，让她丈夫狄米特罗斯吃饱喝足，还象对待马似的给他刷身，每天晚上都尽可能使他活跃些。她没有孩子，喜欢猫、金丝鸟和大自然。这天一清早，她就感觉着脊梁上一阵奇怪的抖颤，假如她不是人而长着一条尾巴的话，她就会象驴驹似的撅着尾巴叫起来，告诉所有的邻居不要睡懒觉，赶快起来享受享受阳光，她就会一面叫一面在草地上打滚。这是因为春天来到了！这天，房子太小了，已容不下佩内洛普太太。她赶快做好饭就派她的年轻女仆到对门队长夫人卡特利娜太太那里去说：

“我的女主人佩内洛普太太向你问好。她说，你要是同意的话，大家一块带着吃的到野外去。今天天气很好！”

可是队长夫人怎么能够离开家呢？明天一大清早，五个贪吃的人就来了，现在一定要把鸡做出来。一只白烧，一只肚子里用松子塞馅，还有带冠的那第三只做成冷盘。

“回你女主人话，我今天不行，请她原谅。她要愿意的话，请她下午带着活计到我们家来。所有的邻居和阿里·阿嘎都来。大家一块玩玩，叫她别害怕，米哈伊队长一整天都不在家。”

佩内洛普太太听到回话很不高兴，又叫那女孩子找其他邻居：马斯特拉帕斯太太、克拉索乔治斯太太和波里辛吉斯队长的

姐姐。可是，一个在等待曼诺里神甫来降福；一个患偏头痛加上头晕，第三个在为晚祷告做圣饼，她的腿肿得非常厉害，连一步路都走不了。

“都是些要死的人！”佩内洛普太太气愤地埋怨说。“睁开眼睛看看，你们长着眼睛还不是多余的呀！马鲁莉奥，你到医生的老婆玛赛拉那里去。尽管她是法国人，还是一个懂得什么是春天的人！”

她的名字叫玛赛尔，可是佩内洛普太太叫她玛赛拉。这个法国女人讲的蹩脚的希腊语使她觉得逗趣儿，而且她还总是讲一个叫做巴黎的比坎迪亚还大的城市，据她说，有一条大河穿过城里的街道。她说那里的女人跟男人一样到咖啡馆去，她们跟男人聊天也不害臊。当然，这些都是瞎扯的事儿，不过她这家伙讲得有鼻子有眼的。她说得自己也信以为真，还经常流出眼泪。可是有她那么一位丈夫，她尝到的是什么东西！呸！他竟然无耻地跟那阿尔卡洛婊子鬼混。可怜的玛赛拉，叫她来吧，我们一起走到圣伊兰，也让她散散心。”

可是那小丫头又低着头回来：

“她不能来。她说不能来。她咳嗽得一整夜没睡。改天再来，她说很对不起。”

佩内洛普太太简直气得发疯。她检阅了所有的邻居。她心想：“叫柯里瓦家里的？不，上帝保佑！她丈夫是个抬死人的。她呢，是个神经衰弱的人。她有幻觉，到了夜里，所有的死人都在面前排队。这是报应！她丈夫把尸首的衣服剥下来，让他们光着身子躺在潮湿的地里，这样就把他家里的衣橱装满了。死人当然生气罗……不，绝不能带柯里瓦家里的去。去请那大模大样的阿克洪都拉吗？‘大人阁下’肯屈尊就驾跟一个草药店主

的妻子佩内洛普太太出游吗？她父亲是君士坦丁堡的通译官，跟大主教打牌，现在死了。每年给她一袋子金币作为抚恤金。这是大主教给她寄来的。她吃鱼子酱用勺舀！让她用汤勺舀着吃去！让主教甚至巴夏到他家作客去！她年轻的时候，什么男人都看不上眼，这个挑剔的家伙。现在好啦，她只有在苦水里煎熬了，没人要的货。这对她是个报应！她的聋哑兄弟也是个报应！据说，子女给父母还债……听说有一次在君士坦丁堡，一个基督徒因为说是杀死一个土耳其人，被抓去吊死。他们的那个混蛋通译官爸爸知道真情：杀人的不是那个基督徒而是另外的人，一个贝。那么，只要他说出来，那个胆小鬼！可是他害怕，一声不吭。当然，他的独子生下来就是个哑巴！不，不能跟阿克洪都拉去，即便她愿意也不要她！

“要是叫万盖莉奥呢？这个人也不能来，她只顾得忙她的嫁妆。到复活节，她就嫁给小学教师‘狼屁’。她从哪儿找到这么个人，倒霉的。木瓜脑袋，半拉子人，戴夹鼻子眼镜！而且……她能爱他！唉！真是造孽……她那漂亮的兄弟，无用的家伙，戴着金表游荡，成天价寻欢作乐，把家产花光。”

佩内洛普太太真是受不了啦。她爬上葡萄树，摘下一把叶子，回到厨房去，用叶子把饭包上，把面包、橄榄、几个橙子、一小壶酒、一个酒精灯、咖啡、糖、餐具、餐巾放在篮子里，然后走出院子。

“跟我来，玛鲁莉奥，”她对那小女佣人说，“我们毕竟还是用不着她们！”

她把房子锁上，走出大门。她身体肥胖，走起路来，臀部活象最近运到克里特来的卡巴多斯母羊的大尾巴那样扭摆。她自己知道，也觉得难为情，这倒霉的，可是她毫无办法。“这和别的

事情一样，是上帝的旨意。”她为了安慰自己这样说。“幸亏我的腿还没肿到象波里辛格娃那样。感谢上帝，我还灵便，没有受身体肥胖的累赘，我比十个青年还强，十个小伙子也吓不倒我。人们叫我‘壮女人’，这个称呼不是个虚名！”

她不慌不忙，一扭一扭地穿过挤满了人的大街。街上有商人、手艺人、农民。喊叫、争吵！“这些坎迪亚人真够粗鲁的！”佩内洛普太太抿着嘴心里想。她是雷蒂姆诺人，并为此而感到庆幸。“加尼亚人就是会打仗，雷蒂姆诺人有文才，坎迪亚人光是喝酒。”每天晚上，一下了班，这些坎迪亚人就坐在酒馆里喝酒，拚命地吃鲭鱼干、烤羊肉串，完了是一股葡萄酒、拉吉酒和臭肉的气味。瞧瞧雷蒂姆诺那里的人是多么平静沉着，象王子般彬彬有礼。全坎迪亚只有她的狄米特罗斯与众不同，可是这个倒霉的家伙，总是睡不醒！不过，为了叫他灵活灵活，她夜里什么办法没有试过呀！可是全都是白费劲。唉！他要是个雷蒂姆诺人该多好！

她在叹息着。这时已走到大门。“他又该摇晃他那蝇甩儿了，”她心里想，“他就会干这个。”

然而，狄米特罗斯先生对他的蝇甩儿已摆弄腻了，正在翻阅一个大本子，上面用两种颜色的墨水登记——红墨水登记肉；紫墨水登记其他项目——他每天吃的饭菜。他专心致志地阅读菜馔的名称，在思想中一再品尝，嘴里直淌口水……他终于翻到最近几天的记录，他带着一种馋涎欲滴的神情，仿佛咀嚼似的慢慢地念：“一八八九年三月二十日：新鲜蚕豆、洋蓟和小葱头。多加油，成功。”“三月二十一日：烤西葫芦加蒜，图卢班纳斯这个笨蛋给烤糊了。”

一个小姑娘来到店门口说：

“狄米特罗斯先生，我女主人克里斯托伐基太太叫我来买五克的吉奥乳香做果酱用。”

可是狄米特罗斯·皮佐科洛斯先生懒得动弹，他把眼睛抬到那本子上边，然后注视放乳香的架子。

“你要的东西我有，我的孩子，我确实有，就是放得太高了！”他说的时候把声音尽可能放大拉长，以表明乳香在世界的另一头。

小姑娘走了。狄米特罗斯先生又回到对他那本子的研究中去。“三月二十五日，圣母领报瞻礼日，允许喝酒和吃鱼。白烧鳕鱼加柠檬汁，蕃茄汁鳕鱼加香芹，炸鳕鱼加蒜泥，凉拌黄瓜。鲜美可口。”

读腻了，又拿起他那蝇甩儿，叹息着。“我，有名的皮佐科洛斯队长的儿子，现在落到这般地步！我祖父用火攻船烧毁敌人的战舰。我父亲用步枪杀死大批土耳其人。而我呢，拿着蝇甩儿打苍蝇！呸！”他低声说。那憨厚而肌肉松弛的面孔苦笑了一下。由于对他父亲，这位伟大战士的回忆浮上脑海，他突然感觉到店太窄小，再也容纳不下他了。他伸开手臂摸左右两边的墙壁，仿佛参孙①似的想一拳把墙推倒，好叫世界开阔，不让狄米特罗斯·皮佐科洛斯先生闷死。

正当他要把墙推倒的时候，店黑暗了。一个象座高塔般的庞然大物——佩内洛普太太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一看见她，狄米特罗斯先生就把头低下来。“她还要打我什么主意？夜里她还不够？这婊子，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胃口？她屁股上仿佛烧着火。唉！这些该死的雷蒂姆诺人！”

---

① 圣经中人物，以身强力大著称。

“欢迎！”他喊了一声，随后就去看他的账本。

“你起来，老狄米特罗斯，”那女人喊道。“你起来，咱们到野外去，好叫你呼吸点儿新鲜空气。你得去，倒霉的，让你那懒骨头振作振作！你在这儿象只掉到坛子里的癞蛤蟆！你动弹动弹！我把我们的小厨房带着了，有一盘你爱吃的菜……”她低下头朝着他的耳朵说：“夹馅茄子加上了许多胡椒面……你就会尝到这滋味，尤其是在户外，在野地！”

狄米特罗斯先生一听就害怕了：

“不，我不去。”他喊道，一面坐在凳子上不动，“我不去。”

“来吧，我亲爱的狄米特罗斯，我求你，我让你安安静静的，不打搅您！”

可是狄米特罗斯先生使劲摇晃他那蝇甩儿，仿佛佩内洛普太太就是一只大苍蝇，得把她赶出店去。

“我不去。”他又喊道，“你没看见我今日有很多活要干吗？我算账，看看我们收支的情况。你自己去吧，我求你。”

“我们走吧，玛鲁莉奥！”佩内洛普太太一只手掐着小丫头的脖子说，“你既是我的邻居又是我的丈夫！我们到太阳地儿吃饭去。”于是她以蔑视的神态把她那颤动着的臀部转向她丈夫，然后朝回家的路走去。一面走，一面诅咒自己的命运：“我本来应该嫁一个强壮的大小伙子，能吃，能喝。一个真正的男人，能让我生上一打儿女！我应该在雷蒂姆诺生活，那里都是些高贵的老爷，而不是象这里似的跟这些坎迪亚驴在一起！”

她在路上自言自语，一肚子气。接着她开始肚子饿了。看着太阳升起，她的鼻孔在抽动，呼吸嫩绿青草的香气。她手放在玛鲁莉奥的脖子上，怒气冲冲地带着她走。孩子挎着食物篮子，喘吁吁的。路上掉了穿破鞋跟的拖鞋，她迅速地把鞋拾起来，放

在篮子里，夹馅茄子上面。

佩内洛普太太在圣米纳斯教堂前停下来，划了个十字，“圣米纳斯！”她低声说，“你知道我饿极了，帮帮忙吧！”

这时出现一阵喊叫和笑声，小巷里挤满了孩子，钟声刚刚响过，他们正朝学校跑去。佩内洛普太太的心在胸膛中颤抖，她停下来注视这群吵吵嚷嚷的儿童。她低声说：“唉！要是这群孩子都是我的该多好呀！即便不全都是狄米特罗斯的……我的上帝，饶恕我！”

她的眼睛忽然涌出泪水。她想到在街上、村里甚至在梦中遇见的一连串的男人。“上帝饶恕我！可是我想她还是对的，巴尔贝扬尼斯的老婆，那个荡妇……她跟谁没有生过孩子，那家伙！只有上帝知道我那邻居克拉索乔治斯的老婆，卡蒂妮扎是她跟谁养的！巴尔贝扬尼斯尽管疯疯癫癫，最后还是有所怀疑。他看见自己长了角①，摸到了，可是怎么办呢？有一天，他病得很厉害，把他老婆喊到床前对她说：‘嘿，娘儿们，以上帝的名义，跟我说实话，这些孩子都是我养的吗？’对方不言语。‘告诉我吧，娘儿们，你瞧，我快死啦，你怕什么呢？’‘可你要是不死呢？’那婊子答道。‘你要是不死呢？’”佩内洛普太太回想起这段故事就笑起来。她站到一旁，让孩子们走过，看见了她的邻居，队长太太的儿子特拉萨基。

“特拉萨基！特拉萨基！”她一面喊，一面从篮子里掏出一个橙子要给那孩子。

可是特拉萨基没有听见，他把手搭在两个小邻居的肩膀上，左边是安德里科斯·克拉索乔治斯，右边是曼诺里奥·马斯特

① 相当中国俚语“戴绿帽子”。

拉帕斯，三个人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他们不停地谈论前一天，他们在教室进门处撒上铅球，这时“狼屁”正转过身来，开始教他们一首准备在礼拜天野游时唱的歌《春天来到》。他们大声高唱。“狼屁”兴致勃勃，挥动着尺子说：“孩子们，我们出去，到院子里唱。我们下午经过三拱门时，就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他意气风发，走在前面。可是正当他健步迈出门槛时就踩在铅球上，滑倒在地，象只盛酒的皮囊。夹鼻眼镜掉在一旁，摔成碎片。

“你说他身上摔坏了没有？”安德里科斯耽心地问。“不，我想他没有。”

可是特拉萨基向他保证说：

“我跟你说，他摔断了肋骨，你没听见喀嚓一声吗？那就是他的肋骨。”

“他直叫‘哎唷’！”曼诺里奥高兴地搓着双手说。“他准把肋骨摔断了，他再也起不来了。他直喊：哎唷！哎唷！要他的眼镜。”

“这么一来，我们就不用去野游，可以干我们要干的事儿啦。说定了？”

“说定了！”另外两个小伙伴说。

一只狗从前面走过，他们拾起石头，追了上去。

从教堂附近的清真寺传来一阵喊叫和吵闹声。孩子们停了下来。

“哈米德·穆拉准在揍埃方丁哪。”特拉萨基说，“等会儿，咱瞧瞧热闹去。”

他们踮着脚尖够上那有铁栏杆的窗户，看见里面一个长满草的院子。院子中央是圣人墓，墓碑扎着彩色绸带。离坟墓不

远，有一个老妈妈，披头散发，赤脚，尖鼻子，一只手抓住她儿子的脖子，一只手摇晃着一根头上开叉的棍子吓唬他。

“你不怕真主？”她喊道。“你又到鲁米人①家里去吃猪肉，喝酒，把自己灌醉？我把你关起来，没救的东西。我揍死你，不准你再去！”

埃方丁挣扎着，想从他母亲手中挣脱出来。他大声嚎哭，尖声叫喊，仿佛有人要掐死他似的。

“不，你不能去，”老婆子说，一面揪着他摇晃。“你不能去！又要让自己出丑！你忘记了每回喝醉酒以后醒过来，你就懊悔，你就哭起来？你忘记了你把缠头巾扯下来，把牲口粪涂在你那光头上，你跑到大街上象头驴似的叫？……那些鲁米人往你身上扔柠檬皮，喊你埃方丁，屎蛋埃方丁？你就不尊敬这位圣人，你的祖先？”

她高声怒骂，指着扎满彩带的墓碑不停地发誓赌咒。

“白天夜里我都想着他！”埃方丁喊道，双手向天高举。

“母亲，我对你发誓，我白天夜里都想着他！”

“那你为什么犯罪？”

“你愿意我成为圣人，象我们的祖先似的吗？我要是不犯罪的话，怎么能成为圣人呢？我要是不干坏事，怎么会悔过？怎么会悔恨悲伤？怎么会祈求真主？怎么会露出我的秃头让所有人都看见？不会！那么，我又怎么会变成圣人呢？”

哈米德·穆拉哑口无言。她看看她儿子，又看看那圣人的坟墓，默然沉思。他，她那疯儿子，毕竟可能有道理。如果大家讲的古时的圣人，就说关于这个圣人吧，他祖先的事莫非都是事

---

① 土耳其人称基督教徒为鲁米人。

实？一个人一辈子干尽了坏事，而到了老朽昏聩的时候，不得不放弃酒肉和女人，于是成了圣哲。有朝一日，他登上圣卡特琳娜的尖塔，不愿意再下来了，不吃也不喝。他一味哭泣，痛心疾首，椎心泣血，呼吁真主。嚎叫七天七夜，忽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呼喊，震撼全城，于是乌鸦飞满天，真主怜悯他，为了使他不再受苦难，派遣这些鸟来把他吞噬……那么，这岂不是一条成为圣哲的最美妙的道路？哈米德·穆拉这时不知应该怎样做才对。是再敲打埃方丁呢，还是蹲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去晒太阳？她把头上开叉的木棍靠坟边放下，松开掐着儿子颈项的手，并做了一个表示轻蔑的动作。

"好啦，好啦，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吃，喝，或是死，然后再往你脑袋上抹牲口粪！"

她感到厌烦了，朝院子里的一个有太阳的角落慢慢走去。

"真可惜，"安德里科斯说，"她没有打他。"

"别着急，明天我父亲会治他，"特拉萨基说，并推了一下他的两个朋友。"明天太阳一下山就去呀，这该轮到我们了！我找你们去。你们带着弹弓，我带一根绳子。"

"我拿一根棍子。"安德里科斯说。

"我拿尖头的杆子。"曼诺里奥说。

"把米斯提格里的儿子尼古拉带去，他力气大。"

"可要是她父亲看见我们呢？"曼诺里奥说。

"那又怎么样！"特拉萨基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气说。"他能揍我们吗，那家伙？他不是克里特人，他是锡罗斯人。"

"可是我们扛得动她吗？她至少有一百公斤。还有，她要是喊起来呢？"

特拉萨基把眉头一皱说：

"听我说，安德里科斯，干这活儿得有胆量，你要是没有胆量，我就另外找人替你！"

"我吗？"安德里科斯听了这话很不自在，大声说，"要胆量，我的胆有山那么大！"

"明天看吧，"特拉萨基说着就快步向前走。"现在，住嘴！"他命令说。"特别是关于这件事不能吭声，倒霉的家伙。明天，我父亲请客，我自由啦，你们也想法子跑出来，就说你们去做晚祷，跟你们母亲要一个梅塔里基① 买蜡烛，我们去买花生吃。"

"还给她点。"曼诺里奥说。

"给她？"特拉萨基说，"我们吃。"

就在这时候，米哈伊队长把缠头巾放低到眼睛，步行走到莫威山脚。在他左边，海在沸腾，他右边耸立着那荒芜的硅石山。基督徒走到这山前都划个十字并对土耳其发出诅咒。因为在这个山的每个凹处，每个洞穴里，都可以挖掘出被杀害的基督徒的尸骨。米哈伊队长划了十字。十年前，就是在这些乱石间，他的哥哥克里斯托菲和两个儿子一起被杀害。几天后，人们跟踪乌鸦的方向，在一个山沟里发现了他们的尸体。这一具倒在那一具上面，舌头都被割掉。这事发生在特拉萨基洗礼的同一天。哥哥和侄儿都有点醉意，感到醺醺然，在回家的路上高唱《莫斯科之歌》。土耳其人埋伏下来，等他们一到就扑了上去，先割掉他们的舌头，然后把他们杀死。

"灾难深重的克里特啊！"米哈伊队长一面用马刺刺他的马，一面低声说。"你一直呻吟了多少代了，不幸的土地？而又有谁

① 货币名。

回答你的怨声？为了使奇迹出现，老天爷也需要恐吓一下。世界上的强权也是如此。那么就拿起武器吧，这才能使你得救！”他叹了一口气，含着泪水向前看去。他沿着海岸奔驰，又跨过平原和山峦。他鼻孔在翕动，克里特的土地上散发着百里香和鼠尾草的芬芳。

“她是多么美呀，这克里特，”他低声说，“她是这样美！我愿变成一只雄鹰，展翅凌空，俯瞰大地。确实，一只雄鹰在阳光灿烂的中午飞过上空，就能尽情观赏全岛美丽多姿的风光：她那被烈日晒黑的躯体；她那广阔的海滨；这边沙滩晶莹明亮；那边地形陡峭，层峦叠嶂。村庄、房舍、寺院、教堂，都呈现洁白的颜色，它们或屹立在深灰色的悬崖，或扎根在平原大地上。然而她的三座受难的城市：加尼亚、雷蒂姆诺和坎迪亚，连同它们的威尼斯城垣，却被土耳其人奴役。它们的教堂变成清真寺，老天爷他也会看到，是不是他多少代以来就把她遗忘，把她的肉体和灵魂都出卖给土耳其人？能不能办得到？不，连肉体带灵魂吗？办不到。因为克里特人抵抗，反叛，不接受在上帝的大印底下盖上他们的印记。这不公平！他们仰首向天高呼：这不公平！他们是好样的基督教徒。他们奋起战斗，推翻神强加的这种不可容忍的不公平。他们心里想‘老天爷也是一名战士呀，他一定在别的什么地方战斗，在别的星球上，反对另外一些土耳其人。我们把他喊来’。”

有的民族、有的人用祈祷和眼泪，有的用耐心和忍让，有的用辱骂向上帝呼吁。克里特人呼吁上帝则用枪射击。他们站到上帝的门口射击，好让他听得见。“造反啦！”苏丹首先听到连珠炮声就嚎叫起来，暴躁如雷，派遣巴夏、军队，运去尖桩刑具。欧洲人叫喊“蛮横无礼！”并放出他们的铁甲军舰冲向在欧亚非三

洲之间遇难的小船。可怜的希腊在恳求："忍耐点，要小心，不要把我投到血海里！"而克里特人反驳说："自由或死亡。"他们敲打上帝的门。

自从一八二六年革命叛乱以后，急躁和愤怒情绪不断上升。克里特遭受蔑视，忍受伤痛、不公平，她的心在流血。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使她丧失了理智。她向那用爪子抓着她的猛兽冲击，把自己的皮肉撕破，焚烧自己的村庄，拔掉她的橄榄树、葡萄园，把牺牲者的尸体从她那些干枯的山峦一直堆积到上帝的门口。而后，她满身是血，又戴上枷锁。一八六六年，她把阿尔卡狄修道院炸毁。一八七八年，暴动失败。她继续忍辱负重直到如今。一八八九年的初春，她的心又开始渗出血来。在乡村里，基督徒把帽歪戴作为独立的标记。他们的手在发痒。他们朝希腊、甚至更远，朝俄罗斯方面的水平线观测。祖先在他们身上复苏，激动；他们在自己的房屋和村庄里感觉气闷，睡不着觉。每个礼拜天，他们请小学教师、神甫或里拉琴手给他们讲述或演唱克里特的灾难，以激发他们的愤恨，促使他们采取决定。尤其是春天，温暖的土地恢复了生机，而这时克里特人胸中更是怒火欲焚。土耳其人知道这种情况。他们发布命令，派遣军队，准备镇压。

米哈伊队长再也无法忍受克里特的剧烈伤痛。他用马刺刺马肚，跨过莫威山，穿过红棕色土地带，到达环形海滨的细沙滩。他肚子饿了，在寡妇店前下马。女店家赶快迎上去。这是个风流寡妇，放荡不羁，体态妖娆，身上发出一股新鲜葱头和枯茗的气味。米哈伊队长把头转开，他不喜欢这种爱挑逗的妖媚的女人。他的眼睛先是看路，然后看海。

"什么风把你刮来的，米哈伊队长？"寡妇眼睛闪着狡黠的目

光向他喊叫，“你要是不守斋的话，我这儿有枯茗烤野兔，外加鲜洋葱。”

她弯下身拿凳子，米哈伊队长看到她那双毛茸茸的腿。

“你可以吃肉，”她一边说，一边向他送去挑逗的眼波。“病人或是出外的人只犯一半的罪。”

可是米哈伊队长生气了。他对这个女人，以及吃的东西都感到嗯心，尽管他饿着肚子。

“我什么都不要，”他说，“我不饿！”然后他跳上母马，奔驰而去。

他飞快地下了山岗，来到宁静喜人的平原，听到蜂群的嗡嗡声和燕子回到去年搭起的旧巢时的叫声。这是四月的第一天。克里特在春天柔和的太阳下发出明媚的光辉……，然而，米哈伊队长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疾速奔驰。他到哪里去？他从一清早就跑出来的目的何在？他追赶什么？什么在追赶他？一阵迷雾骤然笼罩在他的心头，使阳光普照的岸边黯然失色。大路仿佛是一条长河在奔流。远处的山峦象一缕烟云在飘动。两个老农民骑着骡子走过，把手贴在胸口向他致意：“米哈伊队长，祝你长寿！”可是他甚至没有看见他们，没有答话就过去了。他的灵魂这时跑到努里宅邸的周围。他在那里前后徘徊，估量围墙的高度，琢磨从哪里和怎样可以攀越……尔后，他脑子里的思想就混乱了。他不知道一旦越过围墙进到花园，该朝哪边走。

他前额上冒出汗珠。一只手插进腰围里去摸刀柄。“他说的对，那只狗。”他低声说，“我们两个当中有一个必须消灭。”

他紧握尖刀，想象着他跨越高墙，溜进花园，在众多的花盆当中，红绿玻璃大灯的灯影里，听见上边百叶窗后边的笑声。他开始淌汗，汗水流在额上、脖子上并沿着脊背往下流。刹那间，

他骤然意识到他到这里来是为了杀人的。他被魔鬼附身。这是个与通常任何鬼怪都不相同，从未见过，是闯进来的魔鬼。这家伙嬉笑，放荡，发出麝香气味，而且他的脸——哦！可耻！——是个女人的脸。

“你不感到羞耻吗，米哈伊队长？”他吼叫。

他看见他的祖先们掀开坟墓上的石板，不停地辱骂和诅咒。他转过身来捏紧拳头对他们说：“喂，老头子们！回地下去。我是活人，这里由我指挥，你们住嘴！”

他用缠头巾擦去额上的汗。远山恢复了原形，海岸在他脚下发出亮光，河流凝固了，又成了一条大路。这时他想起了他为什么从拉扎雷门走出城和他应该朝哪边走。按照他昨晚向贝许下的诺言——而他对此又是必须恪守的——他是要到圣让去看他的哥哥马努萨卡斯。

这是个布满花园的小村庄。离开他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家彼特罗凯法洛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很久以前，马努萨卡斯仿佛一粒种子，被命运的风吹到这里来。

他在这里扎下根，发展起来。而现在他象一棵橡树屹立在村子中央，吮吸大地的营养，生长出繁茂的枝叶：儿孙满堂。

一八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马努萨卡斯带着队伍追击土耳其人，来到圣让，发现一所布置整洁的房子，里面一个年轻妇女在痛哭，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她是新嫁娘，她的丈夫刚刚在门前被杀害。她责骂上帝：“不！他不公平，他不是基督徒，他爱土耳其人，绝对不错！”马努萨卡斯已有四十来岁，妻子死了两年。一见到这个孤零零的年轻女人不禁心神抖颤。他命令士兵在院子里休息吃饭。他蓄着长头发，象个野人，身上带着一股火药味，就这个样子走进屋里。年轻女人看

见他，真吓坏了。

“圣母!”她喊了一声就用围裙把脸盖上。于是，马努萨卡斯尽量使自己的面部表情变得柔和些，走到她跟前说：

“哭吧，美人，使劲哭，这能叫您好受些。当年我也是这样。我有过一个妻子，被土耳其人杀了，我大声嚎哭，把所有的泪水都哭干了，这样我就好受些。”

他在她身旁蹲下，看着她捶胸嚎哭。他自己的心发出来自欲望的颤抖。啊！要是能捉住她，把她搂在怀里！那短上衣滑下来露出胸脯，让眼泪去温暖它，让有味道的汗水去浸润它。马努萨卡斯对她发生了对任何女人从未有过的强烈欲望。他小心翼翼，轻轻地伸出一只手放在她肩上。

“现在够了，”他温柔地说，“够了。你不怕哭伤了眼睛，美人？你不可怜它们吗？大自然从来没有创造过这样的美呀！我走遍世界，我，出名的马努萨卡斯队长，跪在你面前。我并不是吹牛，可是从基桑纳到西塔，人们都知道我是谁。”

他害怕话说多了会吓着那寡妇，就沉默下来了。可是他还是抑制不住自己。他再靠近一些，弯下身子，用唱摇篮曲般的低沉声调讲述他自己的过去，他所受到的痛苦。这场革命留下了多少寡妇和孤儿，使人们流了多少眼泪。泪水成河，从克里特的这边到那边。应该想到这些才能安慰自己，这是克里特的命运！生为克里特人就要接受这个命运，不应该埋怨。

寡妇慢慢地抬起头来。听别人叙说灾难使她稍微减轻了一点自己的痛苦。她擦掉眼泪，揩了鼻涕，也说起话来。她述说她的丈夫是怎样被杀的。她指着房门上鲜红的血迹说，她不想把血迹刷掉，她要永远看着这血，那就可以想着死去的亲人……，哭她的亲人。

马努萨卡斯轻轻地、轻轻地抚摸她，她的肩，她的头发，她的膝盖，一面跟她说着话。

“你是对的，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对我的妻子，我也是这样的。他们杀她，因为她的丈夫，据说是个叛乱分子。报复！我的院子里满是血，可是雨季到来，把什么都冲洗掉。石头又变成白色……”

他向寡妇低下头去，叹息说：

“咳，你瞧，人的心就象这些石头，慢慢地血消失了，一切都忘记了。”

他觉察到这样的话使那女人听了有点恼火，他把带着火药味的军大衣脱下，披在她的肩上。

“天气冷，”他说，“你要着凉……”

她哆嗦了一下。她颤抖，感到羞辱，仿佛一个男人扑到她身上，她想把军大衣甩掉，可是又怕冒犯马努萨卡斯，就披着它蜷缩在里面。开始时，大衣发出一股男人的热气使她惊慌，而后，这股热气又使她不知所措。热气慢慢地从身上下来，从肩上到背上，到腰部……她想到她丈夫，他那最初的拥抱，他那双缓慢的、乞求的手抚摸着她的身体。那个初夜……她光着两肩，觉得冷。这时，她暖和过来，觉得舒服些。她听着在她身旁的男人的呼吸，对他产生一种平静而温柔的同情。她转过身来：

“我没有东西给你吃，”她说，“你刚打完仗回来，一定饿了，可是那些狗把什么都给我拿走了。”

“我什么都不想吃，我的好心人，”他回答道，“上帝不允许。当你还饿着，我怎么吃得下去呢？要不你等着和我们一起吃，要不——我以基督的名义发誓——我跟你一起挨饿。”

他把一些过头的话说漏了嘴，自己吃了一惊。他咳嗽一声，

一时不知所措，不知怎样挽回。

“向你道歉，要是我说话失礼了。我怎么向你解释呢？你是不会相信我的。”

他还在叹息，要卷一支烟吸，又放下了。他心慌意乱，觉得没有办法。寡妇抬起头来，她那一双长着长睫毛的眼睛还湿着，注视着他。她很想问他，可是又害怕。她愿意听他讲而又感到羞赧。

“我知道这种话是不该说的，”马努萨卡斯继续说，“可是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全部实情老老实实地向你说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把这事看作有什么恶意。要是我撒谎，那就请上帝立刻惩罚我！我一进到这里看见你在啼哭，我就觉得象一把尖刀插在我的心上。相信我吧，美丽的人儿，我这个人完蛋了。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美人！我有良好的意愿，你为什么生气呢？你为什么想走开呢？你看见了，我连碰都没碰你，只要求你听完我要对你说的话：你丈夫死了，我妻子也死了。我们两人在世界上都是孤单的。那么，来吧，我们在一起生活。”

少妇叫了一声，蜷缩到一个角落里。她全身发抖，牙齿打战。马努萨卡斯站起来朝门口走去，好让那寡妇平静下来。他看见战士们在吃饭，躺在院子里，他们的褡裢敞开着。远处是肥沃的田野，果实累累的橄榄树，转动缓慢的风车发出刺耳的声音。

“我就在这里安家了，”他低声说，主意定下来了，“这里土地好，能丰产，我喜欢它。那寡妇也好，也能丰产，能养漂亮的孩子。我喜欢她。我将在这里扎下根。我对着头上永恒的太阳发誓：我就在这里扎根。”

当他回到屋里的时候，年轻寡妇已把短上衣的钮子扣好，梳

过头发，咬了半天嘴唇好让它变得红些。那件军大衣一直披在肩上。

“马努萨卡斯队长!”她忸怩地说，“对不起，可是你的话是不合适的。即使是诚恳的话，也是犯大罪过。我丈夫的血在门口还热着呢。”

马努萨卡斯一面叹息，一面迈着大步在房间走来走去。

“可以给我一块面包和一口酒吗?”他终于说，以便改换话题。“还有，如果可以的话，好太太——因为我干这事儿很糟糕——给我的背心上缝一颗掉下来的钮扣……。”

寡妇默不作声。她被对方所感动，站起来去拿针线把针穿上。这时那男子汉跪在她面前。然后，她为了看得清楚些，擦了擦眼睛，就开始做活计。她一面缝，一面觉察到绣花背心里边的一颗心在激烈地跳动，跪着的马努萨卡斯发出急促的火热的男人气息。

她羞得面孔通红，赶快缝完，就站了起来，打开碗橱……

“我撒谎了，”她说，“土耳其人没有把东西全部拿走。”她抖开一块白桌布，铺在桌上，使得满室生辉。在隔壁的房间里，她升起火来，开始做饭……这时马努萨卡斯拿了一支烟卷，一张板凳，坐在房门口，俨然是一家之主。他注视着外边，但耳朵却谛听着里边发生的一切。他听到那女人敏捷地走来走去，捅炉子，取出餐具，摆碟子……这些声音使他感到无比幸福。他从来没有感觉过这样的亲切，同时也从来没有对饥饿有这样的忍耐性。因为他知道，他确信，这个惹人喜爱的年轻寡妇在为两个人准备饭食，并在几个月后，等到死人的尸体腐烂以后，将和他终身同桌共餐，同床共寝。

马努萨卡斯就这样娶了克里斯蒂娜，并在她的村子里落户。

这女人是个多产妇，孩子两个两个地生，马努萨卡斯的院子里很快就人丁兴旺起来。他的第一个孙子才出生不久。出生那天，他非常高兴，喝得酩酊大醉。拽着一头驴，跑了一个钟头，直到镇上的清真寺里，让驴在那里祈祷。

“他干得好啊，”米哈伊队长低声说，“我要是他的话，也这样干，而且也许更厉害些。可是我已经许下诺言，尽管他是我的兄长我也得说说他。我毕竟是一村之长啊。”

彼特罗凯法洛出现在远处山坡上。克里斯蒂娜的村落圣让在平原上树木集中的地方。他用马刺猛刺了一下马，马认识这村子，长嘶一声，飞奔而去。

马努萨卡斯家的院门敞开着。米哈伊队长低着头，没有下马一直走进去。

“马努萨卡斯哥！”他喊。

全家人都在屋里围着一张矮桌子吃饭。马努萨卡斯靠着墙，他旁边挂着一条鞭子。他妻子克里斯蒂娜坐在他对面，双腿交叉，显露出愉快和满意的心情。她胖了一些，乳房变平，但面孔红润，仍象一朵盛开的玫瑰。

马努萨卡斯听出他弟弟的声音，一跃而起，走到院子里来。

“欢迎，弟弟！”他一面说一面向对方伸出手去，“你来得正好，桌子刚刚摆上。下来吧。”

“我有事，”米哈伊队长说，“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说。”

“你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这要看。把门关上，我跟你说。”马努萨卡斯关上屋门，好不让孩子们听见，然后再向他弟弟走来。“听着，马努萨卡斯哥。”米哈伊队长说，“要是你不能喝酒就别喝！”

马努萨卡斯的脸立即沉了下来。

“你为什么说这话？”

“驴，老天爷造驴不是为了让它们骑在人背上的，是让人骑的。明白了？”

“明白。你那伙伴努里·贝恼火了，派你来指责我啊。那么你也恼火了吗？”

“不，你别把话题转了，你知道我的心。可是为了基督教徒的利益，这还不是造反的时候。”

马努萨卡斯气愤不过。

“那么你呢，当你喝醉了酒的时候，你唱《莫斯科之歌》，你跑进咖啡馆去，抓住那些‘贝’，你把他们扔上房顶，那时你想到基督徒没有？你干了这些事儿，还厚着脸皮到我这院里来教训我？”

他低下头，拾起一块石头又扔到地上。石头落地发出响声。然后他抓着母马的缰绳。

“你没说的了？我说得不对吗？你甭在我这里装小圣人！”

米哈伊队长沉默着。确实，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马努萨卡斯说的话是对的，当他喝醉了的时候，他也是什么都不管不顾的，无论是克里特还是基督徒，什么谨慎小心，见鬼去吧！他骑着马，驰骋田野，整个大地对他说来何等渺小，还不如一个核桃大。他恨不得用马蹄把它踩碎，过后就不再提了！

“你不答碴儿。”马努萨卡斯在短暂的沉默后，看见他弟弟皱着眉头，望着远处的山。说道，“你不答碴儿，可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知道你心里嘀咕什么。听从天意吧。你勇敢，你明白道理。听从天意吧，我再对你说一遍，这是克里特的命运。那么就让我把肝火发泄出来。到他们拜兰节的那天，我揹上一头骡子，到清真寺让它跟驴一起祈祷。然后让他们把我杀了，要是他们

愿意的话。”

“把你杀掉，我倒不在意，可是他要下手的是克里特呀。”

“你不用为克里特担心，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得到手。我们这些人，是的，可是克里特是永生的！”

他沉默一会儿，感到辛酸，叹息说：

“兄弟！”他随后说，“我对你说实话，我在这窟窿里感觉气闷。你觉察不到吗？平时我也不觉得，可是当我喝上酒，我脑子就清朗了，心就胀起来，就象你一样。不过，毕竟我不能跑到君士坦丁堡去杀苏丹，那么就让我在这儿发发疯吧，因为这叫我舒畅些。”

米哈伊拉着缰绳，让马朝院子的大门走去。

“我跟你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马努萨卡斯哥。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好好考虑考虑，然后你再照你认为对的办。可是不能忘记首先要想到克里特。我所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些了，再见。”

“来吧！下马，进来吃饭。用不着这么急，你就在这儿睡。我有一所宽敞的房子，感谢上帝。你来看看你侄儿们、克里斯蒂娜，还有我的第一个孙子。我给他起名叫乐夫特里①，用意是至少他总该有一天看到自由了。”

“替我向他们都问好，我忙着呢。”

“你不到上边走一趟去看看老父亲吗？”

“我没有功夫，我忙，我跟你说。明天一大清早我就有事，再见吧。”

“你这家伙真固执。只要你心里有什么事，天塌下来你也不管……好啦，去吧……”

---

① 来自希腊文“自由”一词。

米哈伊队长拉着缰绳，走出院门，向平原驰去。他心里感到高兴。马努萨卡斯对他说的话很得体，是个好样的，他顶了他。而如果米哈伊队长不厌恶表示温情的话，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向他哥哥张开双臂。

他向前飞奔，很快就到了坎迪亚，心在欢悦地跳动，因为又得到一次考验他家族的机会，他发现他和他们之间是息息相通的。

中午已过了很久，太阳开始下落。

邻居妇女听说米哈伊队长一整天不在家，就全都带着活计、纺锤或是该剥的菜集中到卡特利娜太太的院子里来。其中有佩内洛普太太、波里辛吉斯队长的姐姐、克拉索乔治斯的妻子卡蒂妮扎和马斯特拉帕斯太太。这天是星期六，她们都很高兴。这个礼拜就要结束，明天将是休息日，吃好的和无休止地闲聊天的日子。制订礼拜天是上帝的一个好主意。

"阿雷图萨，你知道最新消息吗?"卡蒂妮扎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问道。"昨天夜里又听到米斯提格里家里喊叫。准是他老婆打他，因为他改不了。"

"蓄着那么好看的小胡子真引人呀，"佩内洛普太太说，"唉！要是我的老伴狄米特罗斯也能蓄上这样的小胡子！涂上蜡，两头翘起来，一看上去就叫你发颤。"

"依我看，最好是把那小胡子给了他老婆，而他换上她的裙子。"那个每天夜里都把丈夫拴在床上的马斯特拉帕斯太太说。

克里桑蒂小姐笑起来。

"前天夜里，"她说，"他大声嚎叫把街坊全都惊醒了。我兄弟经过那里听见了。第二天问他：'狗日的，你干吗让老婆打呢?

拿你那大爪子把她揍瘪就完了。你这样就把我们男人的脸都丢尽了。你不害臊吗?'你猜他怎么回答?'我害臊,波里辛吉斯队长,我害臊。可是我喜欢这样!'"

众人轰堂大笑。莉尼奥端着一个托盘,送来咖啡、果酱和芝麻饼。这时,她们的邻居阿里·阿嘎在门口出现,披着莉尼奥给他的绿披肩,手里拿着一只没有织好的袜子和一套织针。面部光溜得连一根毛的影子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他穿一件缝满补丁的旧衬衣,可是白得发亮,就象他那双穿着木鞋的又瘦又小的脚一样。

卡特利娜太太很有礼貌的站起来。

"欢迎,阿里·阿嘎。请进来喝杯咖啡。"

"谢谢,我刚喝过。"他答道,并向每位客人行个礼。"我还吃了干点心呢,加上樱桃酱。非常感谢队长太太!"

"这有什么关系,阿里·阿嘎?多了总比不够强,陪我们吃点吧。"所有的女邻居都一齐大声说。她们既知道这老头儿的自尊心,又知道他贫苦。这个可怜的人一贫如洗,没有咖啡,没有点心,也没有果酱。而他谈的总是菜肴,口水流在下巴颏上。于是妇女们为了逗趣就挑起他那喜欢的话题:

"你今天预备什么好吃的,阿里·阿嘎?"卡蒂妮扎,这个爱寻开心的女人,朝她的女伴们使了个眼色,问道,"你是讲究饮食的,谁知道你还做了什么好吃的!"

阿里·阿嘎得意洋洋地笑了。他咽了一口唾沫,显出贪馋的样子说起来:"今天的小鸡嫩极了!买了希腊山茱萸果作配菜,而调味又是新发明的。把这些放进烤炉,烤成金黄色!……"他说啊说啊,口水直淌,然后又叹了口气。

妇女们忍住笑再问他,并责备他说:

“老是吃肉和汁，阿里·阿嘎？会损坏身体的。应该经常吃点儿蔬菜。肉太多，这不好。”

“今晚上我给你一盘熟生菜。”马斯特拉帕斯太太说，“你瞧吧，这能给你清清肠子。因为你的肠子里光是肉和香料，就象真正的香肠一样！”

“我呢，我给你点儿麦子面包，今天新烤的，”卡特利娜太太说，“你吃的白面包在胃里不好消化。”

“他连鱼籽酱都吃腻了，”佩内洛普太太突然说。“我给你一盘开花橄榄，有点儿涩，可非常开胃。你会以为这是新下来的。”

这个住到希腊区来的傲气小老头儿，就是靠着一些好心人的施舍生活。对妇女来说，这是每天下午的一项消遣，而当阿里·阿嘎的晚餐又一次有了着落的时候，她们无休止的闲谈就开始了。她们谈论着春季的庄稼；一些专门喜欢寻欢作乐的男人；马斯特拉帕斯的女人叹息；卡蒂妮扎埋怨她丈夫吃得太多和鼾声太响，闹得她睡不了觉……。

正在这时候，教堂执事穆尔祖弗洛斯，一个令人生畏的小人物，登上圣米纳斯教堂的钟楼，把一只手放在耳朵后边，倾听城里仿佛群蜂嗡响似的嘈杂声。他分辨得出货郎的叫卖声、打铁声、乞丐敲门求施舍的哀怨歌声、狗吠声、马嘶声、当晚在坎迪亚屠宰的山羊和绵羊的铃声……。

这些喧哗嘈杂的声音使穆尔祖弗洛斯冒起火来。

“别吵啦！现在该轮到我了！”他咆哮着，一面抓住悬在他上边的三口钟的绳子。“我忍受你们七十五年了，我受够了！”

穆尔祖弗洛斯不常开口。他有什么要说的，就通过他的三口钟表达。这三口钟就仿佛三张嘴，有三条能叫喊的舌头。他暗地给它们命名，而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秘密。当中最大的一口，

叫做圣米纳斯，以坎迪亚守护神的名字命名。右边的一口叫“自由”，左边的一口叫“死亡”。圣米纳斯的声音总是首先响起来，庄重、带着尚武精神；骤然间，“自由”也响了，发出调皮、欢快、清澈晶莹的声音；最后轮到“死亡”响了，缓慢迂回……这三种声音出自老执事的肺腑，出自克里特的肺腑，在基督教徒的屋顶上、土耳其人区和巴夏的府邸上空回响，显示出异教徒们的愤怒和愿望。

穆尔祖弗洛斯的那用白银和青铜铸成的灵魂，每逢节日就通过他这三种胜利的声音去鼓舞受奴役的人民，比如圣诞节、复活节、十一月十一日的圣米纳斯节，尤其是圣乔治节——希腊国王的节日。

穆尔祖弗洛斯通过他的丰富想象，看见圣乔治踏上克里特的土地，骑着一匹白马，穿着男式短裙、绣花上衣和带穗的鞋，挎着子弹袋和银手枪。象征自由的小公主骑在他马后。他每年四月二十三日就到坎迪亚来。穆尔祖弗洛斯吊在他的三口钟上，首先看见圣乔治离开港口，朝城里走来。这时，他欣喜若狂，拚命拉起“圣米纳斯”、“自由”和“死亡”的绳子，以示欢迎。

穆尔祖弗洛斯这时心情忧郁。七十五年前的四月一日，象今天似的这样的一天，他诞生了。光阴过得多么快呀！这天晚上，他忽然感到自己老了，这还是第一次。他想到自己看不到克里特的解放就要死去……这个喜庆日子到来时，将由另外一个人把这几口钟敲响罗？不，这个想法对穆尔祖弗洛斯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啊不！我即使是已经见鬼去了，这一天我还要回来，我的幽灵将附在钟上，让钟发出响亮的欢呼声。

他那起皱纹的坚毅前额冷汗淋漓。那一天他将是活着呢，还是已经死去？他双手颤抖，怀着一种忧伤的预感敲响暮钟。

人们还在米哈伊队长的院子里谈论张长李短，而阿里·阿嘎正要向他的基督徒女邻居们述说先知的看法，这时钟声响了。妇女们立刻停了下来，收拾起她们的活计，划十字，起身告别。

星期六晚上，家家户户都升火烧洗澡水；小女佣人们光着脚，带着兴奋的神情洗刷门槛，打扫卵石铺的院子或是浇灌印度石竹。年老的妇女们把吊在圣像前的香炉从钩上取下来，一面眯着眼睛喃喃地为死去的亲人祈祷，一面在房子里摇晃香炉。

曼诺里神甫走家串户为人们祈求降福。钟声刚响，他喘吁吁地回到家里。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从凌晨起便挨户撒圣水。每到一处就停下来喝一杯拉吉酒，把人家送给他吃的一碟子东西一下子倒进他的袋子。这时候，他跑得满头大汗，但却兴致勃勃。

“嘿，老婆子！”他拍着手喊。

神甫的妻子，乐滋滋的，一个身体肥胖、牙齿脱落的女人，拖着一双后跟已磨坏的旧鞋迎上前去。她过去想必是婀娜多姿的。当年，她脸上的一颗黑痣，象颗胡椒那么大，把神甫弄得晕头转向。现在，它已成了在一撮毛掩盖下的一个赘疣了。不过，她的眼睛还总是闪耀着调皮而贪馋的目光。她看到了那黑袍子上塞得鼓鼓囊囊的口袋。

“晚安，神甫，”她说，“你愿意我给你把东西掏出来吗？”

曼诺里神甫在院子中央停下来，抬起一双毛茸茸的手臂。

“给我掏出来，”他说，“去拿个脸盆。”

那女人拿来了一个大瓦盆，开始掏神甫的两个填不满的口袋——口袋从腰部一直到袍子下摆那么深。她把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食品掏出来，放在大瓦盆里：糖酥、肉丸子、醋渍小黄瓜、黄连木果仁、枣子、枇杷、花生、果仁糕或是加胡椒的奶酪饼……。

"听听！ 穆尔祖弗洛斯这个鬼附身的家伙，他把我耳朵弄聋了！ 快点，老婆子！"

瓦盆终于放得满满的了。

"我全都拿出来了，神甫！"那女人说着，贪婪地用双手把瓦盆捧起来。

神甫卸下了包袱，迈开大步到教堂里去执行他的神职。

克里桑蒂小姐回到家里，把一块漂亮的开司米披巾搭在她那肥胖的驼背上，然后把两小块祭神的面包、一小瓶酒和一小瓶油放在篮子里。当曼诺里神甫撩起袍子，快步走过的时候，她正在关门，准备踏着沉重的步子上教堂去。她年轻时身材苗条，但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变得臃肿，视力衰退，上唇、面颊和下巴颏儿出现了长长的茸毛。

"愿圣米纳斯保佑你，克里桑蒂小姐。"神甫向她打招呼，并向那只小篮子投去贪婪的目光。

可是克里桑蒂小姐，由于肥胖感到累赘，两腿肿胀沉重，关节疼痛，她却另有别的心事。"你看，圣米纳斯！"她喃喃自语，"每礼拜六我都给你送去祭神的面包、酒和油。那么，你也得答应我长时间以来向你提出的要求：死在我弟弟之前。他很慷慨，他肯为我举行点上节日彩灯的隆重葬礼花钱的……"

圣米纳斯教堂的管事不久前从君士坦丁堡买来了这批漂亮的彩灯。它们的银装饰光灿夺目，还有彩色玻璃和黑丝带。这批彩灯只有在举行高级葬礼时才拿出来用。可是克里桑蒂小姐没有经历过结婚，也没有享受过爱情，在世界上只要求一件事情：在她安葬时动用这些节日彩灯。年轻的时候，有很长时间她都在要求圣米纳斯给她送来一个貌美、爱家、在花钱上不计较的

好丈夫。后来，她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就向圣人祷告，乞求他帮助她弟弟波里辛吉斯队长，让他的生意兴隆。实际上，革命过去以后，她弟弟无所事事。他在加尼亚门开了一家铺子，向农民收购酒、油、葡萄干、枸橼、角豆，再把这些货物卖给批发商——他把他们叫做"大驴"——这样就给他的钱柜装满梅基迪埃和金路易①。"圣米纳斯，帮助我弟弟把生意做得兴旺，这对你有好处，如果你不愿意缺少祭神的面包、酒和油……总之，一位圣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而且也要保佑我们安安稳稳地有饭吃。对我们这些人，佳肴美馔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就好象有一个丈夫或是孩子似的。阿里·阿嘎可以说：'我不愿让自己长脂肪去喂蚯蚓……'他说这话的真正原因是他没有东西吃……"

她爬上山坡，朝圣米纳斯教堂走去，过了伊多梅内喷泉就停下脚步。"感谢上帝，我没有可埋怨的，"她喃喃地说，"还有不如我的呢……"

她心甘情愿把一生用在照料她那快活健壮的兄弟身上，给他缝洗衣服，收拾房间，做饭，并且不停地赞美他："多么英勇，多么高贵！"当然，他追求多了些，可是女人毕竟是为了男人才被创造出来的，不是么！她和波里辛吉斯队长是二为一体的，他们是孪生姐弟。不过，她还没到年纪就老了，已经发胖得太厉害，而她的兄弟仍然保持年轻和苗条的身材。但这是无关紧要的，特别是一切要以他为主。此外，这个姐姐也分享他的欢乐，同他一起大吃大喝，共同享受。而如果说她不幸还是要单独睡在她自己床上的话，那也就活该了。当她兄弟经过一夜狂欢作乐，到天亮时回到家里，她就高兴得跳起来，跑去给他脱靴子，烧洗脸水，煮一杯很浓的咖啡给他提神。她偷偷地使劲嗅那些女人留在他

① 梅基迪埃和金路易均为古土耳其币名。

头发和小胡子上的浓香。这个可怜的克里桑蒂小姐只有这样分享人间的爱情。

可是最近一个时期，她显得老多了。两腿肿胀得使她难受。华丽的彩灯运到了，她恳求圣米纳斯的只有一件事：死在她兄弟之前，并得到在安葬时点起彩灯的权利。她为了向圣人讨好，每逢礼拜六晚上都献上礼物。

克里桑蒂小姐自言自语，攀登教堂的石头路时跟左右的人打招呼，走得很慢。每到拐弯处就停下来，仿佛在参加一个盛大的送葬行列。

她兄弟波里辛吉斯队长在坎迪亚的另一端，听到钟声就漫不经心地在坎肩上划了个十字——好象弹曼陀林似的——他站起来把店门锁上。

他长得俊秀苗条，目光柔和迷人，穿着总是象个二十岁的青年，蓬松的裤子，绣花的坎肩，宽宽的绿围腰，白黄色皮靴——靴子从上到下开口，在里边系着红带，这样好在走路时露出小腿。这是无论基督徒或是土耳其人中爱漂亮的年轻人都穿的。他歪戴帽子，让穗子雅致地落在右肩上，迈着带弹性的步子，到最好的理发师帕拉斯凯瓦斯先生的店里去刮胡子。他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都是如此。在路上，他不时停下来，向店家打招呼，开个玩笑或是喝杯拉吉酒。然后又轻快地朝前走，帽子戴得越来越歪。他愉快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结实匀称，运转得象一部好机器，愉快地感觉到自己无忧无虑。有一天，他读到书里一段话，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怎么会立下这么多的战功？'有人问卡纳里①。这个英勇的纵火者回答说：'咳，小伙子们，我总是对自己

① 康斯坦丁·卡纳里(Constantin Kanaris)，1790—1877年希腊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

说：康斯坦丁，有一天你将终归死去！……’”

从此以后，波里辛吉斯队长就歪戴帽子，无论在战斗中或是在欢乐的时候都经常重复这句话："波里辛吉斯，你将终归死去！……"又继续前进。他在坟场那里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宽敞的墓穴，一个全部大理石结构的地下室。四周是圆柱，到处放着靠垫。当中一张小桌，壁橱里总是放着一满瓶拉吉酒和酒杯。他只要高兴就带着一篮子食物，找两三个朋友，把他们带到墓穴里来喝酒，谈论战争、女人和死亡。

波里辛吉斯队长朝前走，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夜晚柔媚而寂静，树叶纹丝不动，家家户户的院落里散发出四月的玫瑰花香。人行道上洒了大量的水，人们嗅到泥土的芬芳。片刻，帕拉斯凯瓦斯先生给波里辛吉斯涂上肥皂，刮脸，用香水洗头，使他变了样，年轻了二十年。随后，波里辛吉斯队长走进阴暗的小巷去看他的伙伴和女相好。

他叹息道："见鬼，要是真有上帝的话，这是显示奇迹的时候了！我正在精力旺盛时期，我现在需要的是出现奇迹。前几年我还太年轻，还没有足够的良知去评价女人、酒或是战争！往后，我精力衰退、牙齿损坏、腰部不中用时，就不能再享受生活的乐趣！那时，我将象寓言里的狐狸似的去看女人和安慰自己……我的小圣乔治，在所有的圣人当中，我相信只有你最了解我。我看见你在圣像里骑着白马，马屁股后边坐着个女人。我总是赞美你。圣乔治，你和我同名，帮助我吧。你放心，我也不会呆着无所作为的。"

他一面说，一面把帽子推到前额，迈步朝大路走去。

这是坎迪亚的两条主要大道之一。它从加尼亚西门开始到拉扎雷门止，那里有广场、广场上的三拱门、巴夏花园和树丛当

中的音乐亭——每逢礼拜五，土耳其正规军的军乐队到这里来奏乐。另一条大道与第一条相交叉，从新门开始，往南直达港口。在十字交叉处是广场，全城的中心。大路是靴店、玻璃器皿店、希腊咖啡馆、药店、杂货店集中的地方。店铺鳞次栉比。店主、工匠、徒工打趣闲谈，发出一阵阵喧闹的笑声。埃方丁、驼子、斜眼、跛子、智力上有缺陷的人经过这里就要倒霉。鞋匠们一起同时敲打鞋楦，徒工们吹口哨，一阵子烂柠檬、烂蕃茄猛砸到这些可怜人身上。

礼拜六，他们的欢乐真是无以复加了。这天傍晚，大路上声音嘈杂、熙熙攘攘。但晚祷告的钟声终于控制了一切。感谢上帝！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徒工和食品杂货店的小伙计解下他们的围裙，给他们那些在人行道上盥洗的老板们泼水。这些老板洗得干干净净，又把小胡子理光滑，坐在店前一面品尝喷香的咖啡，一面抽水烟筒。黑女人鲁舍纳很快出现了。她的黑皮肤发出亮光，简直象一座山，乳房垂到腹部，脖子上挂着用来装饰马的那种大颗蓝珠子串成的项圈。总是笑着，乐呵呵的，露出调皮的眼色，牙齿闪着亮光。她把一托盘的芝麻饼平稳地顶在头上。图卢班纳斯带着忧愁的面孔，默不作声，也从伊多梅内喷泉那边来了，一手托着一盘菠菜千层糕，一手托一盘圆圈香饼。大路已经不是一条通衢大道，而变成一座有钱人家的厅堂，向客人供应美味的食品。

波里辛吉斯队长停住脚步，以自豪的心情赞美这条希腊街。所有店铺都是顾客如云，见不到一个土耳其人来污染这里的空气。基督徒打趣、嬉笑，同时，钟声在鸣响。波里辛吉斯队长心想："这条街简直是个天堂，它只缺一面十字旗了。可是这一天总会到来的，当然这是因为有我们这些克里特人。"

然后，他向左右打招呼，移步朝理发店的方向走去。

斜影变得长了。穆安津[1]登上清真寺尖塔招唤信徒做晚祈祷，但在向空中发出喊叫之前，他犹豫片刻，整理缠在小白帽上的绿色头巾，朝下面环顾了一下。他喃喃自语："安拉！安拉！人即使尽可能多做善事，也不能赎回你赐给他纵览世界的一双眼睛。"

他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观赏喧闹而多彩的坎迪亚。白色的清真寺尖塔、花园、苦修派清真寺的穹形屋顶、真主的旗帜……，惊叹不已。

"这座神圣的城市，她什么都全了，一切，一切！人们所愿望的一切：漂亮的女人，俊美的男子，比如说，努里。当我看见他骑着他那漂亮的黑马在奔驰，我就觉得自己只有二十岁。还有一些青年人，皮肤又白又嫩，就象新鲜面包似的。而当他们在咖啡馆里唱出那些令人心醉的哀怨曲调时，人们真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赞美真主，在清真寺呢，还是在咖啡馆？真的，甚至她的臭味，我都喜欢！当我进入拉扎雷门，闻到骡粪的味道，我的心就感到说不出的愉快……。坎迪亚的这种味道，我嘛，你拿世界上所有香味来我都不换。这有点象我胳肢窝的狐臊似的，人家闻着恶心，可我就是喜欢！"

他深深地呼吸，用手兜着耳朵，骤然间迸发出他那充满热爱和哀切之情的声音。这声音清澈、柔和而有力，动人心魄，胜过穆尔祖弗洛斯钟声的美。它刺破天穹，直指太阳，象引吭高歌，呼唤真主。尔后，忽然又象只云雀，在坎迪亚降落。整个真主仿

① 在清真寺尖塔上报祈祷时间的人。

佛都贯注到这声音里而使之陶醉。

当穆安津在夸耀而内心却在嫉妒努里·贝俊美的时候，努里正带着阴郁的神情从他的别墅回来。他去那里本来希望得到休息，但他觉得挂在脸上的羞耻烧得他炽热如焚，于是解开领子，袒露胸脯。他气得发疯，他的马也不自在，不时踉跄失足。远处的海变成朱红色，尽管无风，仍浪花翻滚。努里·贝渡过尤非洛河。葡萄已长出嫩叶，扁桃树已发芽，无花果在散发香气。

他大声吼道："无论什么，无论什么，都不能叫我平静下来……海、树和太阳，都见鬼去！"

他还想着米哈伊队长，又看见他站在那里，把两个指头在一个杯子里叉开，仿佛又听到破裂声。他又看见爱米奈的眼睛，显示出惊愕和炽热的欲望。

他高声喊道："呸！大地张开口把我吞掉吧。我既然不是这块土地上最强的人，还活着做什么？我不愿过这样的一种生活！"

前天晚上的事又萦回脑际。多么令人沮丧，多么不象样的酩酊大醉！醉得象个死人倒卧在门槛上。周围杯盘狼藉。他这时想起来了，他睡着了。一声可怕的喊叫，仿佛野兽的哀鸣，撕碎了他的梦幻。谁在推他？到了第二天早晨，那黑人发现他并给他洗干净时，他的梦幻消失了，可是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上。

这时他路过土耳其坟场。竖立着的墓碑上刻有复杂的文字。碑顶涂着各种颜色，远看仿佛一群僵尸从土里走了出来，试图离开那里回到坎迪亚去。他的眼睛朝大海的方向望去，在那边的一个角落，他父亲的坟墓挺立在两棵柏树之间。他望见时，不由己地全身颤抖。碑顶似乎在动并向后退；这是鲜血吮食者

汉尼雅里在盛怒之下拒绝他的惯常姿态。一切都在努里·贝的周围旋转。他的马朝坟墓踉跄前进。惊恐万状的努里一手抓紧马鬣防止跌倒，一手牵住缰绳。高傲的战马站立在后蹄上，用前蹄踢蹬。这是它第一次如此踉跄。是个凶兆！

贝喊叫了一声，准备下马到他父亲坟前祷告，但十分害怕。忽然间，他脑子里一切都明朗了；他这时又看到前一天夜里梦幻中的情景：汉尼雅里站在他枕头旁，衣衫褴褛，满身泥土，赤着脚。而他过去是从来不屑于把脚放在地上的！他喊道："蠢才，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在你那倒霉的住处周围游荡了多少年？从一八六六年到如今就是二十三年了！而我本以为我的儿子，我的独子，会日日夜夜想着我，除了为我报仇外，不会有别的念头……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听到从你的窗户传出来的是欢笑、音乐和歌声。那么，我就完全被抛弃了。我带着羞辱在街坊、田野里徘徊。可是为什么要生养儿子呢，如果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报仇雪恨的话？而你竟然不知羞耻，把你的血和杀死我的凶手的兄弟的血混合在一起，并且让你妻子除去面纱，在他眼前抛头露面。不中用的东西！异教徒！"

这些咒骂使他气得发疯。他想喊道："我说，老头子，你甚至在坟墓里还要继续压迫我吗？我受够了！"这话在他嘴里翻腾，卡住他的喉咙。他用马刺刺马，在日落前穿过加尼亚门进入坎迪亚，朝希腊区奔去。

与此同时，米哈伊队长靠近了城的另一头——拉扎雷门。他努力使母马加快步伐，因为太阳已落到海里，再迟城门就要关闭。他认出远处的那些麻风患者在起身离开。他们在坎迪亚门前的尘土和牲畜粪当中躺了一整天，伸出他们的残肢乞讨施舍。

可是到日落时他们的一天就结束了。于是站起来，排成一路纵队，朝迈斯金尼亚村的路走去。这天晚上，领头走的是一对青年夫妇。他们前一天晚上才结婚，彼此那么热情地拥抱。现在，两人相伴而行，表情冷漠，加快着步伐。他们走路，默不作声。双颊已腐蚀，有的烂掉鼻子，有的没有耳朵。有几个是瞎子。另外有的似乎在大笑，由于没有嘴唇，露出两排牙齿。他们都显得急急忙忙的。人们会以为，他们听到“最后审判”号角的呼唤，匆忙从土里钻出来，抛弃掉一部分皮肉。

米哈伊队长把头转了过去，看见这些残废的患者使他感到恶心。他心里想：“唯有健康的人才有生活的权利。其他的人是毫不中用的！”

他用马刺刺母马，通过城门口。这时，守卫带着城门钥匙，朝日落的方向吹响号角，而土耳其国旗也从旗杆上降了下来。

第三章

这是一个暴风雨之夜。风雨到来之前，大自然呈现一种令人不安的静止状态。空气浓密，嫩叶在黑暗中凄惨地卷缩起来，一种沉重的威胁压抑着这个城市。

米哈伊队长没有睡好。坎迪亚的居民打开晒台上的窗户，解开睡衣上的钮扣，使呼吸畅快些。几个老婆子感到不祥之兆，坐在门前，但不敢开口，生怕透露出心里的想法。坎迪亚的那个可恶的女妖可能听见，并把她兴许还没有最后决定的事拿来执行？

她们为了让自己松口气，闲扯起来，尽可能说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总摆脱不开她们担心的事："你记得吗？……上一次，就是这个样……""住嘴，倒霉的……""你没有听见你脚下隆隆的响声吗？""住嘴！"

然后她们回到房间里，插上门闩，等候太阳出来，这是她们最后的安慰。

太阳披着一层紫铜色的薄雾，带着阴郁而羞涩的神态，终于出来了。清真寺的尖塔被映红，大海变成紫红色。穆尔祖弗洛斯敲响了他的三口钟。在希腊区，四边的门都敞开了。那些"一家之主"的当家人走出门来，盥洗得干干净净，穿上漂亮的衣服和上了浆的衬衣，丈夫和妻子走在中间，岳母稍靠后。打扮起来的孩子走在前面。小男孩手里拿着叠好的手帕。小女孩头发上

系着丝带结子。

他们去向坎迪亚的守护神、两鬓斑白的英俊骑士——圣米纳斯祷告和听大主教讲道。大主教这天还要亲自分圣饼。这是个礼拜天，不做买卖，商店不开门。穷凶极恶的商人撒旦本人也睡一整天觉。所以，大家就只有去听上帝的福音，这是免费的，不会亏掉什么。到第二天一清早，又该拿起尺子和秤杆。人们又重新讨价还价，在尔虞我诈中比高低。一个礼拜里，六天是魔鬼的，一天留给上帝。你们每人点燃一支蜡烛吧，那么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教堂仿佛星空般闪烁，散发着蜡和香的气味，挤满了的天使、圣贤和人在嗡嗡作响。教堂里容纳不下众多的善男信女。许多人只得站立在柱廊下和院子里。大主教，一个庞然大物，蓄着白胡须，身穿绣金神服，在他的宝座上，活象一头从天上降生的猛兽，被派遣下凡巡察和镇慑人间。

曼诺里神甫穿着金色袍子，朝圣像壁走去，嘴里嘟哝着当天的福音书。这时，卡扬比斯和他的妻子正要离开家门到教堂去。他们是上个礼拜天结婚的。而按照习俗，他们得穿上举行婚礼那天的服装，走到坎迪亚守护神圣米纳斯面前跪拜，并给他献上一个里边加上肉桂皮、乳香和糖做的大面包。

他们的小房子靠近码头，也就是犹太区开始的地方，在既受北风袭击、又遭海上咸风侵蚀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里。加鲁法利娅扶着她丈夫的手臂。两人自豪地慢步向前走，诚心诚意地向节日中的大自然致敬。啊！道路发出亮光，路旁的爱神木散发香气。石头开口笑，大地披上结婚的盛装，园圃篱笆上的荆棘开了白花……坎迪亚变得难以辨认。加鲁法利娅眼睛湿润，偷偷地抬头看她丈夫。“那些神甫讲的都是些什么？天堂，

这就是天堂，就在这里！上帝啊，我求你，不要赐给我什么别的天堂！”他们到了广场，转过拐角就是通向教堂的路了。卡扬比斯扭过头来看他的妻子，心中慌乱，一时无以自持。大地蓦然陷入混沌，只剩下他身旁的这个温暖的身体；她发出麝香的味道，穿着短小的衬衣、衬裙和裙子。衣服上有钮扣。颈上戴着项链。她那秀气的嘴使他感到一种绝妙的幸福……从前一天晚上起，他就感到有点凄惨，因为他必须答应米哈伊队长的邀请，整整一个星期不能拥抱他的妻子，光这一点就使他难以忍受。到了广场，他停住脚步。他毕竟是个斯伐基亚人，他管得着坎迪亚的守护神吗？管得着这个地方的习俗吗？这些和他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跑到教堂里去浪费时间而不留在家里？仁慈的上帝总是宽恕新婚夫妇的……他剩下的时间很少了，米哈伊队长这头狮子已经在他的地窖里等着了。卡扬比斯紧握一下妻子的手臂，眨了眨眼说：

“要不我们回到小房子里去，你说呢？”

一时欲望的激动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妻子脸红了，眼皮耷拉下来。

“听你的，我的卡扬比斯。”她垂下眼睛说。

他们转身往回走，仿佛有人在后面追赶似的，很快地又重新穿过广场，经过梧桐树，进入小巷，到了码头。卡扬比斯猛地打开了门，两人进去，上了门闩，一齐扑上床去。

米哈伊队长一大清早就下到地窖里，在那里等待。他右边，三桶酒放在两块厚木板上。他左边，放着两个坛子。一满坛子油，一满坛子小麦。在他头顶的房梁上，吊着一串串的无花果、石榴、木瓜和甜瓜，还有一只身上带绿纹的黄色金丝鸟。墙上挂

着的是一小捆一小捆沏汤茶用的莱乔栾那、鼠尾草、薄荷。地窖里有一股酒和木瓜味。过不多久，等到炖鸡、章鱼、香肠送上来的时候，气味就要变了。

米哈伊队长坐在一张高凳子上，他那沉重的头紧紧地缠在黑巾里，靠在墙上。眼睛注视对面的一扇小门，一动不动。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想，只是不停地用他的手，象把钳子似的，掰矮桌子边，把板子都弄翘了。

他的脑子在沉睡，象只被驯服的猛兽，瞎了眼睛。可是他的心在沸腾。生活对他来说是宽厚的，他什么都不缺。他精力充沛，婚姻美满，是一家之主，并且受众人敬重。他的儿子同他相似，因此，他对死没有什么顾虑。特拉萨基必然会接他的班。象他一样，孩子的脖子上也有一颗痣，长着又粗又浓的眉毛，深沉的小圆眼睛。那么，使他忧伤的是什么呢？自从一些时候以来，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他不笑，也不开玩笑，更不会说出讨人喜欢或是安慰人的话。确实，他一直就是忧郁、孤僻、沉默。

有一天，他的内弟，为人老实的裁缝曼诺拉基斯，来到家里和他们一起度过夜晚。那个倒霉的在谈话中笑了起来，米哈伊队长把目光向他扫射过去，弄得他全身不自在，结果走了。米哈伊队长随后转过身对着他儿子说：

"多么可耻！"他蔑视地说，"多么可耻，他笑！"

他有时心里想："等到克里特解放，我的心也会笑，它也会。到了克里特解放的时候，我会笑的"。没有多久前，他做了这样一个梦：克里特刚刚解放，钟声响起来。街道上布满了爱神木和月桂枝。一艘白色的战列舰在港口停泊。雅典王子走下码头并弯下身去吻克里特的土地。米哈伊队长站在码头上，拿着放在银托盘上的坎迪亚钥匙，准备交给王子。克里特终于自由了，但他

的心并未因此而感到轻松。“我是怎么啦?”他低声埋怨,“我疯了!”

他的血液冲向头部,眼睛红了,他的脑袋仿佛快要爆炸。克里特在他身上左右摇晃,正在沉没。这不是一个岛,而是一头怪兽,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姐姐戈耳贡在呜咽,用她的尾巴击水,引起风暴……米哈伊队长听到怪兽哀鸣,感到一阵伤痛,难以自持,而这时克里特遽然改变了面貌。一棵梧桐树在他身上生了根,长得枝繁叶茂,吮吸他的血液。树枝上悬挂着祖先的尸体——赤脚,伸长舌头,变成青色。一股狂风吹得整棵树左右摇摆……正当米哈伊队长张开双臂,向先人俯拜时,一切突然消失。他脑子空洞,只剩下一盏红绿玻璃灯,照耀着努里的脸,一瓶拉吉酒,一只烤山鹑,和在这些东西后面的,一张发出咯咯笑声的嘴和彻尔加斯女人的一双眉毛。

米哈伊队长从凳子上跳下来,一拳头打在墙上,震撼了整座房屋。然后,他又注视那扇小门。这回发脾气、诅咒是因为那些逗人开心的食客姗姗来迟。

正在这时候,食客们从坎迪亚的各个角落开始行动。早晨起来最早的小酒店老板万徒索斯,站在长明灯照耀着的葡萄圣母像前祷告,祈求他的守护神给予他勇气,因为他正要出发去参加一场伟大的战斗。他需要坚持八天,从这个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天,八个夜晚。假如他的守护神不帮忙的话,他就完蛋了。若干年前,他请修道士尼科丹给他画一幅圣母像,可是,不要那一般画家画的喂奶的母亲,而要他在梦中见到的形象:一个有点男性化的收割女人,厚嘴唇,头上缠着一条克里特妇女常用的白头巾,手里抱的不是婴儿,而是一大串葡萄。最初,修道士不肯接受。他说:“那不行,书上不是这样写的,不照那个样子画是造

罪。她手里抱的是圣婴基督，不是一串葡萄！”万徒索斯于是好话劝说，除笔资外还送一瓶拉吉酒和两公斤鳕鱼。修道士终于答应这个请求，在拿起画笔画葡萄圣母之前，划了许多十字。

这天，万徒索斯穿着短衬裤，站在圣像前祈祷说：“葡萄圣母，你保护酒店和店主，我向你告辞，我走了，我到米哈伊队长的地下室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别忘记我为了得到你，花了钱，送了鳕鱼和拉吉酒；别丢掉我不管呀！帮助我坚持下去，别把我灌醉，别叫我呕吐，把墙弄脏。还有，啊，圣母，启发启发米哈伊队长，那头驯服不了的猛兽，叫他早点解放我们。八天八夜，我的上帝，圣母，这太长了！”

他洗脸，穿衣服，把他的里拉琴从圣像壁上取下来，走出院子，向妻子玛鲁西奥和两个女儿告别，嘱咐她们隔一天就去看看他有没有发生什么事。他给她们留下一个礼拜花的钱，让他那最有学问的当小学教师的大女儿给他写一张纸条放在袋子里，看一看房子，仿佛要永别似的，再划了个十字，就走了。

他首先经过小酒店，把纸条粘在门上，纸条上写着：“店主因事外出”。然后，他松了一口气，朝米哈伊队长的房子走去。他迟到了。那个凶神不会说什么，可是他会皱眉，那也够瞧的。

当他在他哥哥，大批发商的门前走过时，他赶紧加快步伐。“只要让他看见，他就立刻猜到我要上哪儿去，那就有好看的了！让他见鬼去，蠢驴！”他心里这样想。他揉了揉那茄子颜色的大鼻子，大鼻子越来越往下垂，几乎到了嘴边。“见他的鬼去！”他还嘟囔着，“用不着他教训我应该怎么干！可是那天我也给了他一下子。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走错了路，东碰西撞，恰巧面对面地遇见我们这位老爷刚从他的‘王府’出来。他一见到我，就板起一张好看的面孔！‘曼诺里，’他对我说，‘你还没有喝够？

喝！喝！喝！’于是我紧靠墙站住，张开我的小嘴说：‘你这个批发商，你不喝，那就不喝，不喝，不喝！’这时有两三个走路的人经过都笑起来。那头驴，他就溜走了！”

万徒索斯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我本来可以当神甫，这是上帝的意愿，因为我出生那天就是个基督升天日。我父亲也是神甫，而我要是走上这条路的话，谁晓得，我还兴许当上主教哩。可是，进到学校里循规蹈矩，听从人家摆弄，这我怎么办得到！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学会弹一手好里拉琴，石头听见都跳起舞来。不管哪家办喜事、结婚或洗礼，都有我在场。我总是第一个到，而且来了就不走啦。就为这事‘美惠三女神’给我起绰号叫‘万徒索斯’。我慢慢学会喝酒，从此要是闻不到酒味就过不了日子，于是就开了一家小酒店，而且请人照我的意思画了一幅圣母像。这位圣母在全基督教世界里是独一无二的，她专听我召唤，只要我叫她就来，不管别人的闲事。她是我的，无论哪位蠢货要借我都不答应。去年波里辛吉斯那个无赖要叫我把她借给他照样画一幅。我把她借给你？我对他说：‘波里辛吉斯队长，你的牝马出借不出借？不借吗？那好，我的圣母也不出借。’”

他一心想着他的心事，漫不经心地走到伊多梅内喷泉，一头撞到米斯提格里和贝托尔多两人身上。他们两人气喘吁吁，也是往凶神的家走。这猛的一撞，差点儿把万徒索斯的里拉琴碰碎，贝托尔多的帽子也掉在地上。

“你干嘛这么忙着钻进老虎口里？”米斯提格里说，“呆会儿，先卷棵烟抽，好给咱壮壮胆。”

他们在水池的台阶上坐下，各人掏出自己的烟盒。米斯提格里坐在中间，一个庞然大物，已到了发胖的年纪，长着一双大脚，要是他跳起舞来，地都要震动。假如他没有这双脚的话，谁

都不会理睬他，因为谁都不愿意向一个挨老婆打的人问个好。他长着一副浓眉，蓄着竖起的密密的小胡子，活象一只猫。他亲切地瞧着贝托尔多，给他把掉下来的斗篷重新披在肩上，把毡帽戴在他长长的灰白头发上。贝托尔多是个穿着整洁的小老头，容易使人对他发生好感。面貌平庸和蔼，尖下巴颏儿，新刮的脸，两绺垂下来的鬓发涂上了香蜡。这是坎迪亚，而且兴许是全克里特既不怕上帝也不怕人，敢于把小胡子刮掉的第一人。只要克里特人认为他天生不长胡子，他们是不在意的。可是一旦他们知道他刮胡子，就冒火了。“那怎行？把事情都弄颠倒了，连男人女人都分不出来了！”有的人向他扔石头和柠檬皮，另一些人忽然不跟他打招呼了。

“我们这里不喜欢这种滑稽玩艺！”巴尔贝扬尼斯有一天摸着自己的小胡子冲他说，“克里特有两种人，没有第三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不男不女的人，我们不要！”

一个礼拜天，贝托尔多带着他的六弦琴，轻松愉快，喜气洋洋，走过三拱门。米斯提格里喝得醉醺醺的，跑过来一把抓住他，要当着众人脱他的裤子，说是为了瞧瞧他究竟是男是女。在场的人当中有几个正守斋，走上去干预。米斯提格里对自己的行为衷心悔恨，哭了起来，把贝托尔多热烈拥抱在怀里，小老头儿大叫：“你把我憋死了，放开我！”从此以后，他们就变成形影不离、难舍难分的朋友。

贝托尔多幸亏不是克里特人，他是赞特人，而且还是个伯爵！他自己也记不清怎么会来到坎迪亚，和这些野人在一起的。他的名字不叫贝托尔多，原来是曼赞维诺伯爵。但由于他一年四季都冷得发抖，出门总是裹在他那穿了多年变得发绿的大斗篷里，说话不同一般人，罗圈腿，爱开玩笑而又胆小，坎迪亚人给

他起了“贝托尔多”这个名字。

可是他的学生一年比一年少。为什么要弹六弦琴呢？坎迪亚驴的噪音唱不了桑特的小曲。但是贝托尔多在饥饿，他遍走咖啡店，以无比动人的魅力述说自己的生平：往日的荣华、公主贵妇、小夜曲和桑特的曼陀林演奏。他把六弦琴放在膝上，轻声歌唱一支古老的曲子。店家只得给他一杯咖啡、一块饼干或是一块糖油酥、一勺果酱。这位伯爵就这样医治了饥饿。有时，他请求让他把糖油酥用纸包上带走。他住在一位八十岁的女房东家里，这样的美食，如果自己一人独享，于心不安；尤其是那老人牙齿脱落，喜爱糖油酥。

有一天在特里雅隆尼的酒店里，米哈伊队长听到他讲的事迹和编造的故事，心想：“这人到我的地窖去很合适。”这天晚上，贝托尔多讲到桑特，这个“东方的花朵”，那里从未有过土耳其人的足迹。人们高唱希腊国歌。队长把他召唤过来说：

“听我说，贝托尔多先生，你是贵族，那么坎迪亚就有义务供养你。我每月给你一点儿津贴。可是注意一件事：每当我叫你到我的地窖来的时候，就必须来！”

“非常荣幸，老爷！”伯爵回答说并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是你卑贱的仆人，尊贵的米哈伊队长！”

米斯提格里象抱孩子似的把小老头裹在衣服里，老头儿发出愉快的叫声。

“鼓起勇气，贝托尔多！”万徒索斯说，“可怜的朋友，我们去迎接狂风暴雨吧！”

“别担心，万徒索斯先生，不管是风还是雨，我都做了准备。瞧！”贝托尔多说着，从胳肢窝底下拿出一小包衣服。

“里边放的是什么，贝托尔多先生？”万徒索斯一面摸那小包

袱，一面问道。

"替换的衣服。"衣着整洁的小老头红着脸说。

"好吧，行了！"米斯提格里说，同时把手里的烟头扔掉。"咱们歇够了，小伙子们，上迷宫去。开路，有上帝保佑！"

三人手挽手，贝托尔多在中间，朝米哈伊队长的房子走去。他们雄赳赳地向前行进，到了圣米纳斯教堂附近的圣凯瑟琳清真寺时，看见另一个被邀请的客人埃方丁。他正在费尽力气而过不了马路。

这是个中年人，蓄着一小撮参差不齐的黄胡子，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愣头愣脑的，一条宽大洁白的缠头巾在他头上缠了好几遭，这其实是他的一块裹尸布，总是随身携带，准备着到一定时候把自己裹起来，好进入天堂。过去，他到过麦加。自从经过那一段在酷暑、饥渴、肮脏和对真主热狂的日子，他就心神不定，充满火热的激情和恐惧。回到坎迪亚以后，他在安葬他一位祖先的清真寺里当了经师。他教一些土耳其儿童，他打他们，也挨他们的打，直到有一天，努里·贝的侄子布雷马基把他揍得头破血流，课从此就停了。

清真寺靠近圣米纳斯教堂，在一个宽阔的长方形院子里。院内绿草如茵，院子尽头有三间要坍塌的房屋，中间是圣人的坟墓。一口木头棺材前面竖立着一块大理石碑，碑顶上裹着绿绸，碑上的金字因风吹雨淋已褪了色。坟墓周围放着长椅和小凳，每逢礼拜五，善男信女们就围坐在这里。他们一面瞻仰圣人，一面闲谈，抽水烟筒，喝埃方丁的母亲——被妖人哈米德·穆拉给他们烧的咖啡。碑上缠的绿绸中间有个空洞。教徒们往里面投钱币，好让圣人保佑他们在现世和来生都吉利。正象基督教徒们似的，他们并没有什么奢望，要求的不过是无论在有生之年还是

来世都有好吃的、好女人，称心如意。如此而已。为了圣人替他们说好话，他们献上祭品。

每日清晨，太阳初升的时候，埃方丁就盘着腿坐在祖先墓旁。一大本可兰经放在膝上，上身前后摇晃，直到头昏目眩。然后，他用念经的声调朗诵圣诗和放声嚎叫。天冷的时候，他就跳起来，伸开双臂，把头低下来，象个苦行僧似的那样舞蹈，吹口哨，啐唾沫，就地踏步取暖。到了中午，饥饿折磨难忍，他就象疯子般从院子这一头跑步到另一头，除了缠头巾和一条用袋子布做的裤衩外，身上一丝不挂，象一头牛似的喘着大气。邻居们路过，从临街的小格子窗看见他。有的讥笑他，有的心疼地喊他："我的天，埃方丁，你怎么啦？你在干什么？"他还是没停下来，嘴里答复说："我在传送火焰，邻居。"

每当他从老妈妈那里溜掉跑到街上时，希腊孩子们就跟在后面，朝他扔石头。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想从这边的人行道走到那边，可是怎么也走不过去。他把马路看成一条河，打算冲过去，但一想到自己不会游泳，又退回来，一时激动，弄得两腿发软。米哈伊队长每次请人大吃大喝，总把埃方丁叫来，好让那些给他开心的人们当中有个土耳其人。埃方丁一直等待着有人来叫他，心里既充满着热切的希望而又是担心，老是计算着从上次查里托斯到清真寺找他以来又过了多少日子了，那次查里托斯小声对他说："我叔叔米哈伊队长问你好，请你到他地下室去……"

他一年到头都恨不得能吃上猪肉，能喝点酒，但真主不准许他喝酒吃猪肉。埃方丁甚至看不得女人。他看见女人就发抖。有一天，一个放荡女人故意戏弄他，他就躺在地上打滚，嘴里流着唾沫。他生活中只剩下一件欢乐的事，那就是每隔六个月到米哈伊队长那里去喝酒、吃猪肉，好把他的肚子填满半年。他说：

"米哈伊队长，吓唬吓唬我吧。把刀搁在我脖子上，向我喊：吃，吃猪肉，喝，喝酒。不然的话，我就宰你！强逼我，米哈伊队长，好叫这不算犯罪！"他于是乎尽量吃、喝，把真主禁止说的、在他嗓子里憋了六个月的骂人的坏话都说出来。他说出所有他知道的有关他邻居的事——他把圣米纳斯叫做他的邻居。他们之间只隔着一堵墙，他看到在深夜里这位圣人骑着马离开了教堂。这时，埃方丁吓得魂不附体，他躲进被子里。第二天早晨，他从他祖先的长明灯那里偷了油，偷偷地跑去把油倒到圣米纳斯的长明灯里。

两次八天，也就是说一年之中有十六天，埃方丁在米哈伊队长的地下室里吃、喝、骂街，象个普通人一样。他的神智完全正常。他不传送火焰了，并且可以穿过马路而无所畏惧。然而，这样的美好时光象闪电般过去。可怜的埃方丁一回到清真寺，又恢复了圣洁和苦难的生活。

这一夜，他心里高兴得不能入睡。天还没有亮，他就赤着脚走出院子，悄悄地打开大门，生怕他母亲醒来听见，然后溜了出去。他沿着圣米纳斯教堂的墙走，经过希腊学校，到圣凯瑟琳清真寺停下来。忽然出了一身冷汗。现在的问题是要走到对面的人行道才能抵达米哈伊队长那里。他伸出一只脚，又缩了回来，全身颤抖。这是一条街，在两边人行道之间，象一条深邃的急流，把树干、石块席卷而去……。

埃方丁紧靠着墙，拭去额头上的汗水，眼睛上下打量前面的一条冷冷清清的路。"怎么过路的人一个也没有呀？土耳其人或是基督教徒，那怕是犹太人，没有一个人来可怜可怜我？"

埃方丁等待着，喘吁吁的，伸出舌头。走过马路那边便是酒、猪肉、香肠。"鼓起勇气，伙计，鼓起勇气朝前一窜就过去了！"

他刚要起步，可是一看见街，又退回来，紧扶着墙。

在他上面的圣凯瑟琳清真寺的白色尖塔，映出灿烂的光辉。太阳照耀着各家的屋顶；远处，图卢班纳斯的烤炉烟囱在冒烟。对面的一家房子里，一只母鸡在咯咯叫着下蛋。从圣米纳斯教堂传来唱赞诗的柔美声音。

“见鬼！连一个到教堂去的基督徒来帮我一下的都没有？没有人打这儿过？世界上没有人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骤然间心慌起来，喊道：“喂！基督徒们，救人啊！”

对面的一道门开了，是一道富丽堂皇的大门，上面镶着一个大铜环。悭吝的货币兑换商查里劳斯·里翁达拉吉斯先生出现了。这是个臀部肥大的矮子，蓄着浓密的胡须，伸出毛茸茸的短手指头。他穿一双三层底的鞋，披着一件棕色大衣，手里拿着一根柄上镶银狮子头的拐杖。他原属威尼斯的一个名门旺族，后来成了希腊人。他祖先的旗帜和府邸都有狮的标志。

他正要去教堂，看见埃方丁就轻蔑地笑起来。他见到疯子、麻风患者、盲人、穷人，心里就高兴，这使他对自己身体上的缺陷感到一种安慰。

“埃方丁！”他喊道，“放开胆子，老家伙！跳！”

“看在上帝的面上，查里劳斯先生！”埃方丁喊着说，“做点好事，走过来吧！帮我一把，把我带过马路！我要到米哈伊队长那里去，可是我走不过去！”

一个长着厚嘴唇、小黑脸盘儿的年轻女佣人从大门里走出来。查里劳斯先生同她有暧昧关系，每天夜晚得踩着板凳爬到她床上。有一次，她看着他的动作不由得大笑起来，对他说：“老爷，你每天清早空着肚子吞一只新鲜生鸡蛋！试试看，上帝会帮助你！”正如海上遇难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似的，这个侏儒从此

每天吞一只生鸡蛋以增强体力。

“老爷，你忘了吃鸡蛋，这是母鸡刚下的。”那狡黠的女仆把鸡蛋放到他手心里。

查里劳斯·里翁达拉吉斯先生掏出小刀，在鸡蛋的一头捅了个洞，在另一头又捅了一下，低下他那肥胖的脖子，一口把鸡蛋吸了。

“帮帮忙吧，查里劳斯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埃方丁还在喊叫。

矮子又笑起来。

“你又去吃猪肉，倒霉的家伙。这是罪孽，别去啦！”

“那么你不信上帝吗？你？伸过手来，让我过去！”

“你去喝酒，这是个罪孽！”矮子接着说，一面要弄他的拐杖。

“就说是要见鬼去，我也要去！我只有这一样乐趣了。做做好事吧，把你的拐杖伸过来，查里劳斯先生。”

上帝对埃方丁是以慈悲为怀的。这时在街头上来了一个没有胡须的小老头。他穿着一双木鞋，拎着一筐野菜，准是从园圃来的。

埃方丁张开双臂。

“我亲爱的阿里·阿嘎！”他喊道，“我亲爱的阿里·阿嘎，你是好人，一个忠实的伊斯兰教徒，有一颗火热的心！帮助我走过去吧！”

二话没说，好心的小老头拉着他的手，小心翼翼地把他带过马路，老头儿转过头来准备说些什么，可又没说，用胳肢窝夹着筐子走了。“我跟他说什么呢？”心想，“真主是仁慈的，仁慈而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兴许把猪肉变成牛肉，把酒变成水，送进我们嘴里。他凭自己的意愿行事。吃吧，喝吧，该死的埃方丁。

其它的事真主会照顾的。"

当埃方丁喘着大气来到米哈伊队长家的时候，所有的客人全都在这头猛兽的洞穴里聚齐了。而查里托斯则在厨房与地下室之间跑来跑去，传送美味的食品。人们从外面就听到和嗅到地窖里的酒杯碰撞声和香肠的味道。埃方丁的鼻孔在噏动；他害怕自己昏倒，把身子靠在门柱上。这时，他听到先知的声音："你出卖你的灵魂，埃方丁·屎蛋（先知总是这样叫他），你为了吃一口猪肉就出卖灵魂吗？想一想麦加，那里的声音、沙漠、骆驼、香火和在我升天前在上面站着的那块黑石头……想一想你的祖先在尖塔上不吃不喝，呼喊七天七夜，召唤人们祈祷，连狗都受到震惊，跟着他叫起来。现在，你若是能看到他，他坐在有肉菜饭的岩洞里。在他面前流着一条乳汁河；双膝上，一边坐一个童女，一边坐一个童男，使他欢心。你属于一个圣人的家族，不能忘记！埃方丁·屎蛋，这一时刻，你在进入地狱，院门还在敞着，走吧！"

可怜的埃方丁听到先知的声音惊恐万状。他看看院门，又看看那散发出香肠味道的地窖门。当他琢磨着是留下来还是应该走的时候，卡特利娜太太正走到院子里来，看到他。

"埃方丁，你还站在那儿干嘛？"她说，"快下去吧，你要是不愿意惹麻烦的话。"

"冷盘都上了吗，卡特利娜太太？"

"上了，快去吧！"

"这是真主的意愿，"埃方丁小声说，"真主给我遣派来卡特利娜太太，我不能违背他的旨意，不然就是大罪。现在我不能跟他斗！安拉！安拉！我只求你在一件事上开恩：让我尽量犯罪，我这个可怜人，等到我死前半小时，我就忏悔！半小时还不够

吗？够了，够了。我求你的就是这个。”然后，他朝前一跳，推开小门，走了进去。

室内烟雾腾腾。米哈伊队长面部阴沉，双眉紧锁，坐在正对着门的一张高凳子上。他的鞭子挂在墙上，正在他头部的上方。两条长板凳上坐着四个客人，一边是万徒索斯和卡扬比斯，另一边是米斯提格里和贝托尔多。桌上菜肴冒着热气，色红似血的葡萄酒在杯中闪烁。

万徒索斯的里拉琴已放在膝上。他用一只耳朵靠近琴，一只手转动琴轴，调准琴音。贝托尔多裹在他的斗篷里，在米斯提格里的保护下，咀嚼不停，一面颤抖，一面感到幸福。卡扬比斯在吃喝，默不作声，一心想着妻子。

米哈伊队长不停地往杯里倒酒，不停地喝。他感觉不到丝毫乐趣。他厌恶酒，每当杯子碰到嘴唇时，他都做一种后退动作。可是他强迫自己把酒灌到胃肠里，好把藏在里面的妖魔冲洗掉。无论是女人还是战争，上帝都治服不了他们。他们就是怕酒。于是每当米哈伊队长觉得他们造他的反时，他就喝酒。这些妖魔发出激烈的嚎叫，象猛兽般咆哮。有的时候，下面活门一开，原始动物的形象就跑出来：老虎、狼、野猪，跟在后面的便是狄克特山岩洞里的毛茸茸的祖先。

最近一些时候以来，一个新的妖魔藏在他身里。这家伙不呼叫，样子也不吓人。恰恰相反，他快活。他的呼吸没有臭味而有麝香味。米哈伊队长感到害怕，这还是平生第一次，所以就给自己不停地斟酒，让自己不停地喝……

当埃方丁打开门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埃方丁呆楞楞地搓着手，想要朝前下一级台阶而又不敢迈步。他想说：“队长早安！”可是说不出来，只是结结巴巴地嘟囔着。

米哈伊队长朝他对面的凳子指了一下。

"坐下！"

"你想听点什么，米哈伊队长？"万徒索斯问道，他耳朵仍然贴着乐器。

米斯提格里站起来挪动长凳子以便空出一块地方。他的一双大脚已经象火烧似的不耐烦了。喝了酒，有的人要唱，有的人要开玩笑，另外一些人要哭或是昏昏欲睡。可是米斯提格里这个笨拙的大个子，一喝酒就想跳舞。他手舞足蹈而后又清醒起来，或者比较恰当地说，酒给他壮了胆，恨不能长上翅膀，战胜不可逾越的戒律，永久在音乐中旋舞。然而，这些是不可能的，米斯提格里又坐下来喝酒。

米哈伊队长一个一个地打量他的五个客人。无论是唱歌、跳舞还是里拉琴都不能消除他今天的沉重心情。他的目光转到埃方丁身上。

"老板！"埃方丁惊惶地喊道，"别让我出丑，说辱骂神灵的话呀。先吓唬我吧，叫我害怕，逼我吃喝，给我壮胆！"

可是，贝托尔多已经吃了，喝了，有了劲头，接上话碴儿："尊贵的米哈伊队长。"他用一种缓慢的歌唱旋律说道，"为了给你解闷，我想给你讲一个威尼斯的老故事好吗？我看过演这个故事的戏。打从那时以后，我的心再也安静不下来。多少次我一想起那位被屈杀的公主苔丝狄蒙娜①的遭遇，我就忘掉自己的悲伤！"

"谁？"米哈伊队长皱着眉问道。

"苔丝狄蒙娜，米哈伊队长，威尼斯的公主呀，你没听说过？

① 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的人物。

就是因为一个摩尔人爱上她，因为嫉妒把她杀了。他拿了一条手帕……”

米哈伊队长伸出手阻止对方说下去：

“贝托尔多，我不喜欢人们在我面前谈女人。”

贝托尔多缩了回去，威尼斯的故事梗塞在喉咙里。

万徒索斯举起里拉琴问道：“怎么样？”

“你爱弹什么就弹什么，我管你个鸟！”米哈伊队长昏沉沉地把头靠在墙上答道。

卡扬比斯喝干他那杯酒，擦了擦嘴唇。米斯提格里眼睛看着里拉琴，右腿已经抬起，就象鸟展翅那样轻快。

但他不得不停下来。房子摇晃，墙基破裂。贝托尔多紧紧扶着他身后面的酒桶以防跌倒。堆在大梁架上的木瓜、石榴、甜瓜四面滚动，碰到天花板，跳到桌上。

“地震！”万徒索斯一下子跳起来喊叫。米斯提格里把手朝门伸去。卡扬比斯一心想着赶紧跑到码头的那间小屋子里去找他的妻子加鲁法利娅。埃方丁摔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抽搐。

外面传来人们奔跑和妇女尖声喊叫的声音。

“看在上帝的面上！”米斯提格里呜咽地说，“把门打开，让我们出去吧！”

可是，米哈伊队长把挂在他头上方墙上的鞭子抓在手里，喊道：“你们不害臊吗？”

“害臊什么？”米斯提格里大胆反驳说，“这是地震，米哈伊队长，这又不是个人可以把他打倒的。”

正当这时候，地底下发出一阵沉闷的长时间的轰鸣，就象公牛的吼叫一般。整个坎迪亚震动了。圣米纳斯教堂的钟自动响起来。

“圣戴尼斯，可怜可怜我吧，我是曼赞维诺伯爵呀！”贝托尔多把头藏在斗篷里叫道。

米哈伊队长抽了一下鞭子。

“谁都不许动！”他喊道，“把埃方丁扶起来，让他靠在酒桶上！”

他推了一下贝托尔多，把他的斗篷弄到地上。

“贝托尔多，这是地震，没有什么。克里特是个活的东西，它会动；你们瞧着吧，有一天，它自己就会走去和希腊连成一片！”

他的脾气忽然变好了，话也多了。上次大地震毁掉半个村子，那时他还是个孩子。男男女女个个惊惶失措。他们喊叫，哭嚎，而后被埋没在倒塌的房子下面。只有他父亲席发卡斯队长沉着冷静、默不作声，用肩和手支撑着过梁和门框上的石头，让他的妻子、孩子、两头牛和灰母马出来。然后，他自己一个箭步蹿出去，墙就倒下来了。从那时起，米哈伊再也不害怕地震，并且认为一个勇敢的人是可以战胜它的。他给各人都斟满杯子，大家喝酒，情绪随着安定下来。

可是住在上面的女邻居们冲出院子，抱头嚎叫。阿克洪都拉那位高傲的老处女，也跑到街上，抓着她的聋哑兄弟的手臂，凑到其他妇女中间。她忘记了自己的高贵身份，同她们一起絮叨和喊叫。

地震发生的时候，大主教正在教堂里讲道。他开始谈论上帝，然后离开了主题，放弃了天国，回到克里特来。他站立在镶金的宝座边，他的深沉的声音在画着基督像的教堂、拱顶下回荡。基督徒一个个紧挨着，低下头，诚惶诚恐，好象真的听到上帝的声音从拱顶降下。

“孩子们，”老人说，“现在是封斋期，耶稣受难日快到了！大

家心里都应该感到惶恐，都应该想着流在十字架上的血。可是，上帝宽恕我们！我讲的是基督受难。我想的是克里特。”

他向拱顶高举双手，耶稣披着彩虹氅衣在那里窥视。

“主呀，要等到什么时候？”他高声问道。“有多少代人，有多少成千上万的人，向天高举双臂大声询问：‘主呀，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是石头，不是木头。我们有灵魂，你给予我们的灵魂。克里特的血要流到什么时候？整个海，从克里特岸边直到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都被血染红了！”

而正当老人眼望教堂拱顶，沉默片刻，仿佛在等待回答时，这时教堂震动，吊灯摇晃，钟自己响起来。

“地震！地震！”在众人中暴发出一阵喊叫。妇女们跌跌撞撞急忙离开她们的座位，所有善男信女都争先恐后涌向教堂大门。大主教吓得呆若木鸡，动弹不得。他还在瞪着大眼睛看耶稣。穆尔祖弗洛斯跑上去搂着他腰把他扶下讲坛，从一道旁门走进主教府的院子。

“大主教！”他说，同时亲切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大主教，别害怕，这是一场地震，这就要过去了。”

“上帝，饶恕我！”大主教泪水盈眶，小声说，“饶恕我！这是我的过错，我不讲你的苦难而讲克里特！”

这天，波里辛吉斯队长——这也许是他命中注定的——路过土耳其区。当基督教徒望弥撒的时候，他出来闲逛。脸刮得干干净净。头上洒了大量的香水。斜戴着一顶土耳其帽，他迈着轻快的步子，靴子吱吱作响，他感到无比幸福。他象一匹骠勇的骏马或是一头光泽夺目的公牛在翠绿的草原上徘徊。他的心肾、腹部和所有器官全都运转良好。每一器官各自执行其功能而又

相互协调——这一切可喜的总和就形成名叫波里辛吉斯的这个人物。“多么遗憾！”他低声说，“青春不能保持一千年。上帝是不是就这样慢慢地、阴险地解除我们的武装，以防止我们取代他的位置？他拔掉我们的牙齿，锁上我们的膝盖，折断我们的腰骨，让我们的鼻孔流鼻涕，嘴巴流涎。死，不，我不怕死。我发誓！我但愿一颗子弹打在头上死去，而这种缓慢的折磨……不！不！我不能忍受。”

他还没有说完后面的话，整个土耳其区就摇晃起来。门倒下来。妇女尖声叫嚷，她们穿着木底鞋踢嗒踢嗒地跑出院子。各种声响乱成一团。黑女人鲁舍纳那个庞然大物来到广场，叫了一声，手上的托盘掉了下来，芝麻饼都滚到驴粪蛋和尘土中去。

波里辛吉斯队长叉开双腿以便保持平衡。他用一只手扶着墙。地点在努里·贝的宅邸旁边——这似乎也是与命运有关。

“地震！”他低声说，同时脸上冒出薄薄的一层汗水。他对什么都可以进行战斗：疾病、战争、女人。可是怎样去同地震进行战斗呢？怎么可以看见它来临，从什么地方下手制服它？波里辛吉斯队长的脸变得苍白。他还听到女人的声音。他竖起耳朵，等待着。地是不是要张开大口把所有人都吞没？或者这仅仅是一时的颤动，不会发生严重的后果？看来整个坎迪亚都惊呆了，不知所措，在等待着。甚至狗，开始是狂吠，这时也夹着尾巴，竖起毛，伸长脖子等待着。空气中夹杂着黄色的尘埃，光线暗淡了，而后地下一阵奇特的轰响……房屋又一次摇晃，尖塔象一棵棵柏树似的在摆动。波里辛吉斯队长手扶着的那堵墙也裂开了。而从对面努里的房子里传来窗玻璃和杯盘被砸碎的声音。

忽然，绿色大门开了。爱米奈·哈橄恩，没有戴面纱，披头

散发，赤着脚，一面喊叫，一面冲出来，到了路中心就昏倒在地上。她那基督徒黑女仆跟在后面跑，手里拿着女主人的一双红色小拖鞋，在爱米奈身旁跪下，大声叫她。可是她躺在石头上，头歪在一边，脸白得象蜡一般。

这时，波里辛吉斯队长的眼睛里闪烁着惊喜的目光。

“爱米奈·哈嫩恩！”他低声说着，离开那堵墙走到近前。他的一副苍白的脸变成紫红色。多少时候以来，他渴望看到这个野性子的彻尔加斯女人。而如今，多亏这场地震，她呈现在他眼前，没有面纱，没有梳妆，光着脚，正如他所向往的。

他贪婪地低头看她。但那个黑女人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把他推开。

“这是努里·贝的哈嫩恩，”她用恐吓的口气说，“走开！”然后，她把女主人的颈巾抽出来给她盖脸。

“我要是不给她闻薰衣草香水，她就要死了，倒霉的家伙！”他从背心的小口袋里掏出一瓶香水，这是他为了走在路上随处飘香而经常带着的。

他打开瓶子，跪下来，把瓶口放在彻尔加斯女人的鼻孔下面。

现在地不动了。人们已听不见院子里的喊叫声，坎迪亚的心脏又在正常地跳动。狗也恢复了勇气，又开始吠起来。

彻尔加斯女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睁开眼睛，望见她上面的一个生人，惊叫一声，然后用双手捂着嘴。

“滚开！”黑女人说，“你要命的话就快滚。努里·贝就要来啦。”

可是，波里辛吉斯队长被爱米奈的眸子迷住，听不见黑女人的恐吓。那带着野性子和愤怒的一双大眼睛，在男人的急促呼

吸下面逐渐变得柔和起来。

彻尔加斯女人转过脸来问她的仆人：

“这个异教徒是谁？”

“美丽的太太，是波里辛吉斯队长，你的仆人！”波里辛吉斯答道，“留着这瓶子作为纪念吧。”

爱米奈把香水瓶朝他脸上扔去，她站起身来，眼睛又放射出凶焰……

“我走，别生气！”波里辛吉斯队长叹息着说，“别生气。”

彻尔加斯女人轻蔑地笑起来。

“你害怕了！”她说。

“我！怕谁？”

“怕努里·贝。”

“美丽的太太，世界上我怕的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假如你现在对我说要我死，我凭着作为一个男子的荣誉发誓，我就杀死我自己，以后再不会来到你跟前。”

可是，他立刻对他说出的话感到后悔，又想收回：

“假如有上帝在天之灵，我总有一天会得到你，爱米奈·哈嫩恩，”他以顽强的口吻说，“有一天我将得到你，即使世界要毁灭掉！”

这时，彻尔加斯女人认真地打量他，好象是在估计他的价值，在把他买下来之前掂量一下他的份量。于是，波里辛吉斯队长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右手放在绸腰带上。

“我的真主！”彻尔加斯女人把脖子上的透明纱巾不慌不忙地盖上自己的脸，终于说，“我的真主厌恶异教徒。”

“我的主！”对方答道，“我的主喜欢彻尔加斯女人，而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听见有人说话，转过身来。两个土耳其人从街头那边过来。大门开了，黑女人扶着爱米奈的腰，两人快步走进去。绿色大门砰地关上。

波里辛吉斯队长想离开，可是激动的情绪使他双腿动弹不得。

“我完蛋了……我完蛋了……”他低声说，“我好象从来没有吻过、从来没有拥抱过任何一个女人。我爱上了。”

他看看周围，感觉晕眩。一切似乎都变了样：街道、面貌……坎迪亚在他脚下飘动，象一块五颜六色的布幔，上面画着房屋、尖塔、城墙、波浪……。

他踉跄地在布幔上走，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自己的房子。刚进门，他姐姐就伸出双臂，把她整个抖颤着的肥胖身体扑到他身上，一面惊惶叫喊，渴望从他嘴里听到一句安慰的话。可是，他把她推开，把自己头上的土耳其帽扔到长沙发上。他感到气闷。

“别跟我捣乱！”他喊道。他走到院子里，摘了一朵金盏花，捏在手里揉搓。

克里桑蒂小姐一听到这句话就发出一声尖叫，然后把头往墙上撞。

“你这话是对我说的，乔治？对我说的？”她嚎叫道。“我一直为你牺牲！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为的是不让你孤零零一个人，为的是照顾你！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凭什么虐待我？你对我就一点怜悯心都没有？世界上我只有你一个人了，亲爱的乔治……”

她又重新用头撞墙，头发上流着血。透过她的眼泪和几绺褪色的头发，她偷偷地打量呆在院子里的弟弟，等待着他跑回房间里来把她抱在怀里，请求她原谅并对她说他爱她，世界上只有

她……

可是，她那兄弟一动不动，眼睛看外边。克里桑蒂小姐觉察到这样斗争无济于事，决定昏厥过去。她叫了一声就倒在门槛上，不醒人事了。

波里辛吉斯队长转过身来，厌烦地把她抬起来放到长沙发上，可是她仍不动弹。于是他走进厨房，取了一瓶醋回来，把醋洒在他姐姐的太阳穴上和鼻孔里……

醋流到她的脖子和胸部。克里桑蒂小姐受不了，睁开眼睛。她弟弟低头望着她，看来有点着急，于是她就高兴起来了。她伸出一双处女的手，拥抱弟弟。

“我亲爱的乔治！”她搂着他说。她又哭又笑，不肯把他放开。“你爱我吗，我亲爱的乔治？跟我说句亲热的话……”

他表情阴郁，动了动嘴唇说：

“你想喝杯咖啡吗？喝了就好了。”

克里桑蒂小姐猛地把短上衣的扣子解开。她觉得气闷。

“你不答复我的问题。”她喊道。“呵！我完了，完了……！”当她又想要昏过去的时候，她弟弟知道她的把戏就说：

“我爱你，克里桑蒂。起来吧。”

老处女立刻容光焕发。她把短上衣的纽子重新扣上，站了起来。她走来走去，轻快得象个少女。梳头，洗脸，洒香水，一面偷偷看她弟弟，简直是怎么看也看不够。

“哎！如果我不是他姐姐。”她心里想，“我会跟他养出多么漂亮的孩子呀！”她感到害臊，脸红起来。“我的上帝，饶恕我吧！”她低声说。随后，她往铜香炉里放进几小块木炭，一面在房子里焚香，一面划十字。

这时候，米哈伊队长家里的筵席进行得正热闹。下午，莉尼奥从地下室的气窗口看了一下她父亲的小丑们出的洋相。

米斯提格里的脚底板热得火烧一般，把靴子脱了。他如醉如狂，独自一人跳起舞来。有时他跳得太高，头碰到天花板，血流到耳朵和脖子里。但他仍旧纵情欢舞。埃方丁也不顾一切，摘掉缠头巾，露出发光的秃顶，身子靠在酒桶上。卡扬比斯转过身来，把洋蓟叶贴在他额头上。瓦锅底还剩下几只鸡蛋。万徒索斯为了逞强，把鸡蛋连皮吃下。因为使劲往下咽，连眼珠都鼓出来了。可怜的贝托尔多躲在坛子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叉开两条干瘪的腿，撩开斗篷，小心翼翼地把指头塞进嘴里，好让自己呕吐。他不时地转过身来向其他人鞠躬。

“对不起，尊贵的队长，对不起……”他用唱歌般的嗓音说。

莉尼奥看到这些家伙为了取悦于她父亲，竟会做出各种卑贱的怪样子而感到好笑。她再打量坐在地窖尽头的父亲，头靠在墙上，一言不发。两眼凝视前方。酒对他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不醉。他不欢乐也不说话。只是不时地翘起上唇，露出在乌黑胡须后面的几颗发亮光的牙齿。

莉尼奥笑了。她爱她父亲。她喜欢他强悍不驯的性格以及他那沉默寡言和高傲的表情。

她心里想：“我要是男人的话，我就跟他一样。我要是结婚的话，我就要跟象他这样的一个人结婚。”

太阳正在西落。克里特恢复了常态。坎迪亚忘却脚下裂开过的深渊，让温和的夕阳给自己铺盖上一层幸福的金黄颜色。

三拱门广场熙熙攘攘。阴雨过后，成群的蚂蚁出现在阳光下。男男女女出来散步。他们逃脱了一场大难。墓穴曾一度在

他们脚下开裂，而感谢上帝使它重新弥合，他们还全都活着。一家一家的人都走出来，相互脱帽行礼或握手言欢。一种不寻常的友爱之情在这个傍晚团结了所有的坎迪亚人。他们一面走路，一面亲切地相互注视，远眺大海，仿佛初次见到它。在广场中央的巴夏音乐亭那里，忍冬花开了，所有的坎迪亚人都停住脚步，沉浸在芬芳的花香中。

“这是什么？”

“忍冬！”

“上帝保佑！”

人们走得时间长了，感到疲倦，来到雷翁尼达斯·巴巴拉洛斯大咖啡店坐下。他们拍一拍手。紧束阔腰带，光着脚的侍者赶快跑过来，随即送上樱桃露或是汽水。有些孩子在卖花生、黄连木果仁、炒杏仁和茉莉花。黑女人鲁舍纳也来了，活象一匹亮晶晶的黑母马，脖子上挂着蓝珠子项圈，胸前耷拉着松弛的长方形乳房。她把地震时掉到驴马粪中的芝麻饼擦干净了，脸上笑嘻嘻的，一摇一摆地向前走。落日照得她的大白牙和调皮的眼睛闪闪发光……

坎迪亚人心想：“多么幸福呀！这简直是天堂！瞧，鲁舍纳送芝麻饼来啦。”

人们不断地从各处来到这里。三拱门披上了新装。刚落山的太阳留下了一片淡紫色的光辉，使人们的面貌变得柔和。

这天晚上，有哪个坎迪亚人不穿上节日服装来到三拱门呢？有哪个有点身份的坎迪亚女人不坐到雷翁尼达斯·巴巴拉洛斯店里来嚼花生，一面搧扇子，一面闲聊呢？“狼屁”和他的未婚妻万盖莉奥来了。克里桑蒂走在他们中间。她梳了头，涂了粉，显得挺年轻。她瞟了一眼万盖莉奥，高兴地笑了，心想：“我比她

强，比她美，我有吸引男人的地方。她呢，她只有皮和骨头，该倒霉的！'狼屁'从她那里是得不到满足的。我吗，我要丈夫做什么？我有兄弟，别的什么人我都不要。"

脸上有麻子的小学校长巴特罗斯慢慢走过。他引进一种新的教学法到坎迪亚来，用一根小细鞭把孩子们的耳朵抽出血。他女儿已经到了结婚年龄，可是不许她出家门一步。他听不得别人谈论女婿。"我家里不要这些猥亵的东西！"他说。他养的家禽里没有公鸡。母猫在房顶上叫，邻近的猫都来了。这时他暴跳如雷，爬上房顶，扔石子打猫。"该死的本性！"他嘟囔着，"就是这东西弄得社会伤风败俗。"

他走过三拱门没有停下步子。一双爱管闲事的眼睛在查看有哪个学生在这里散步。一旦发现，他的鞭子绝饶不了这孩子的耳朵。"狼屁"惶恐地向他脱帽敬礼。

医生和他的妻子玛塞尔也出来了。丈夫身体肥胖，神气十足，戴着从巴黎带回来的小礼帽和黑手套，手里拿着文明棍。妻子呢，这个可怜的女人，则以浓妆艳抹掩盖她的憔悴面容。妇女们看见她就做了个鬼脸，把头转到另一边去。"真是个化妆舞会！成了歌剧院的明星了！对这位医生倒合适。他怎么不娶个当地的女人呢？"

这年在坎迪亚栖息的两只白鹤，在三拱门附近的拜占庭式寺院的尖塔上筑巢。当医生和他的妻子经过的时候，这对白鹤正从莫威山那边的河里飞来。它们每天早晨都到那里去捕鱼。这是些神鸟，每年秋天，它们离开尖塔上的巢，向南飞去，飞到麦加朝圣。到了春天又飞回祖国。它们饱餐之后在三拱门上空泰然相伴翱翔，双脚收拢在白肚皮下。它们对地上愚蠢、喧闹、相互中伤的芸芸众生不屑一顾。

大海阴暗下来。迪亚岛看不见了。岸上起了微风，吹动妇女们的头发，于是她们收起手中的折扇。一队马耳他渔民拉着手风琴走过，他们戴着耳环，露出被太阳晒黑的毛茸茸的宽胸脯，放开嘶哑的喉咙边走边唱，对坎迪亚的女人无心顾盼，直奔码头。因为躺在排钩拖网和鱼筐中间的马耳他妇女在等待他们。

在黑暗中，年轻小伙子们壮起胆子，在女孩子身边擦过，一边走，一边贪婪地斜着眼看她们。一阵欲火烧红了他们的脸庞。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头顶蓝天，金星不停地闪烁。

正当坎迪亚的男男女女都聚集在三拱门广场的时候，米哈伊队长的儿子特拉萨基和他的小伙伴们朝苗圃走去。苗圃在坎迪亚的尽头，是个荒废的大园圃。里面到处是野无花果树，荆棘丛生。特拉萨基带着一条绳子围在腰上，曼诺里奥·马斯特拉帕斯拿着一根木棍。安德里科斯·克拉索乔治斯握着一条鞭子。米斯提格里带着一个哨子。

"她爸爸要来的话，"他说，"我吹哨子……你们就跑！"

"你说莎米会在她家门口吗？"安德里奥问道。

这个女孩子长得体形丰满，姿态娇媚，总喜欢笑。这群调皮孩子给她起个绰号叫"莎米"。

"每到礼拜天，她就系上丝带站在门口。"特拉萨基用肯定的语气说。"尼古拉，把哨子给我，什么时候该向她冲上去，我就发出信号。"他抓住尼古拉，把哨子拿了去。

"你拿绳子，"他说，"我是头，对不对？那么我拿哨子。出发！"

经过的房屋越来越简陋、零落。在这个偏僻的穷人区，土耳

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混杂居住。有的把咖啡豆放在大石臼里砸碎了出卖，有的是脚夫或卖苦力的普通工人。

当他们走到离苗圃不远的地方时，四个小伙伴放慢脚步，列成单行，贴着墙走。特拉萨基拿着哨子，走在前头。忽然间，他停了下来。莎米打扮得漂漂亮亮，金黄色头发上系着红丝带结子，面带笑容，漫不经心地咀嚼乳香树脂。特拉萨基转身低声向小伙伴们说：

"注意，她在那儿！大家一齐上！听我吹哨子，我第一个扑上去。现在没人，别错过好机会！"

他们又前进了一点。这时，莎米亭亭玉立，就在他们眼前。她正望着对面园子里的两只猫在嚎叫、争斗。四人紧靠墙壁，屏息观察。特拉萨基瞧了瞧街道上下，空无一人。于是把哨子放到唇边吹起来，同时自己向女孩子冲去。其他人都仿效他，一面象猫似的喊叫。特拉萨基紧抱她一只大腿，尼古拉抱另一只，安德里科斯抓脚，曼诺里奥用手捂她嘴以防止她喊叫。他们现在抓住她了，可是还不知道该怎么整治她。

"到园子里去！"特拉萨基发布命令说，"抓紧，别让她跑掉。走吧！"

他们非常吃力地朝倒塌的园门走去。走了几步就再也无力前进，于是让女孩子倒在草地上。四个人站在周围看着。她的红丝带结子开了，头发披落在肩上，连衣裙撩起，露出膝盖。由于激动，隆起的胸脯在透明的短上衣下面颤抖。开初，她很害怕，随后认出了这些绑架的人就抖动双脚，咯咯地笑起来。她躺在草地上，眯着眼睛，狡黠地打量他们。

"现在该怎么治她？"尼古拉好奇地看着莎米而没有主意。

"咱们吐唾沫啐她。"曼诺里奥建议说。

于是他们一起朝她啐唾沫。可是这还不能解气……他们停下来，不知怎么做才是。必须另想办法，可是干什么呢？

“揍她！”安德里科斯挥舞着手里的棍子说。

他们一起上来对付莎米，用棍子和绳子打她。尼古拉是个大个子，用脚踢她。女孩子这时害怕了，大声喊叫。

“咱们踩她！”特拉萨基提议说，“咱们踩她，她就不叫了。”

“还有我的棍子呢？”曼诺里奥举起那件刑具问道。

“等等看，”特拉萨基说，“咱们先踩她。”

四个人一起抓住她，轮流踩她脊背，踩她肚子，弄得她在草地上打滚。每当她试图起来逃走，他们就把她抓回来，推翻在地，又重新踩她。

他们冒着大汗。啐唾沫，打，踢，踩，都干累了。停下来，一时没了主意。他们本来以为把她抓住，打翻在地就行了。他们的这个绑架计划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而现在看见她躺在眼前，却没有丝毫愉快的感觉。他们以一种厌恶的心情低头看着她。

“咱们应该带把刀子来。”特拉萨基说，“把她攮了，看看她的血。这就是本来应该做的……”

“我咬她一下怎么样？”尼古拉问道，“我可以从她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对，咱们大家一起来！”特拉萨基高兴地喊道。

“不，大家轮流来！”曼诺里奥说。

“不，大家一起来！”特拉萨基坚持说。

女孩子真的害怕起来。她挣扎着要跑，大叫大喊。

“得先把她捆住。”安德里科斯说，“不然的话，她会跑掉！”

尼古拉解开绳子，曼诺里奥举起棍子，大家都准备好捆她。这时，从园子进口处传来一声尖声喊叫：

“流氓！”

他们转过身来。帕拉斯凯瓦斯赤着半个身子，站在倒塌的园门前，手里拿着一根扫帚棍子。前一天，他给那么多的坎迪亚人理发、刮胡须，弄得他精疲力尽，本想礼拜日足足睡一整天恢复疲劳。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坎迪亚这个鬼地方的剪子和剃刀再钝的了。这个锡罗斯人正在酣睡，骤然间被他女儿的喊叫声惊醒。他来不及穿衣服，只穿着裤衩就从床上跳起来，拿了扫帚棍，赶快跑到街上。

他举起手中武器，尽量高声大喊：“流氓！”可是他顿时又停下来。在四个孩子当中，他认出其中一个是米哈伊队长的儿子。“哎唷！我可要惹麻烦呀。”他想，“得当心，倒霉的帕拉斯凯瓦斯！”

于是他没有再往前走，只是挥动手中的棍子吓唬他们。

“咱们走吧。”特拉萨基对他的队伍说，“跟我走！”

他转过身来朝着帕拉斯凯瓦斯说：

“嘿，帕拉斯凯瓦斯先生，你躲开那门让我们过去，还有你把那扫帚棍扔掉。”

“好吧。”那锡罗斯人顺从地说。

“走，小伙子们！”特拉萨基说，然后吹哨子，“这是个锡罗斯人，甭害怕！”

这四名匪徒昂首阔步从帕拉斯凯瓦斯先生面前走过。

“下一次，”特拉萨基怒视着那站起来抖动衣裙的女孩子说，“下一次，带刀子！”

第 四 章

上帝对事物做了妥善安排。一个礼拜里，六天让人们去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第七天留给他自己，让人们休息娱乐，吃好的。这个礼拜一，生活又开始了。坎迪亚人昨天还是些穿着新衣服的虔诚教徒，今天就都忘记了地震，也忘记了上帝，一心扑到分两必争的苛刻交易中去。

太阳出来了。守卫们手持笨重的钥匙，打开三座城门。农民赶着驮货的骡子奔向坎迪亚。港口那边的门也开了，脚夫、船夫、商贩从那里进出。码头上又是一片喧哗，广场上的嘈杂声震耳欲聋，铁铺里的大锤已在猛烈地敲打，一名店伙声如洪钟，在街中心叫喊："伊斯麦里肉店新杀了牛犊，肉又鲜又嫩，请顾客们快来，莫错过机会。"

在大路上，一家家的鞋店都开了门。老板坐在高凳上，拿起削刀切皮子；师傅和徒弟们带着工具坐在外边的长板凳上。他们不断地注视着大街，盼望着有个傻子、瘸子或是身上有残缺的人走过，好捉弄他一下。这是他们的一种消遣。

斯提凡尼斯船长第一个出现，他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来了。他听说老友雅库米船长的帆船昨天晚上从士麦那来到，就去找这位老友听听有关希腊、国王以及克里特岛合并到希腊等问题的消息。

设立在士麦那的克里特委员会，日日夜夜想着克里特。它

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弹药，等待时机。克里特总有一天还要暴动。斯提凡尼斯船长一瘸一拐地同旧友重逢，相互拥抱，然后把他带到一家酒馆，向他打听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一个鞋匠发出信号。所有人都抬起头来，但立刻又低下头去，做个鬼脸，怎敢逗这只海狼呀。前天晚上，一个徒工因为看着他笑就挨了他一顿揍。"小流氓！"他喊道，"你讥笑我？你知道我怎么成了残废的？什么时候？为什么？臭小子，你去问问人，你就知道了！"他一说完，抡起棍子就打了过来。老板不但没有起来护这孩子，反而说："斯提凡尼斯船长，你说得好，你是克里特的米雅乌里斯[1]。揍吧！"

等到斯提凡尼斯船长朝码头方向走远了的时候，一个师傅说："我说孩子们，这第一块肉可有点儿硬呀！啃不动，还会崩了牙！"

这话音刚落，矮子查里劳斯先生出现了，拿着小手杖，蓄着翘起来的染黑了的小胡子，踏着三层底靴子。小伙子们把活计停下来看他，心里有点害怕，因为他不是个人，而是个介于人与魔鬼之间的一种东西，仿佛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这是个地下埋葬黄金，能够兴风作浪的妖怪。他那一双邪恶的眼睛，一旦盯着一个人，就会使这人变成灰白，象被毒蛇咬了似的消亡。据说，有一天，他路过阿克洪都拉的园子，他盯上了一棵花朵盛开的柠檬树，这树上的叶子突然蜷曲，而后枯萎。

鞋匠们低下头，默不作声，让他走过。

刚才那个师傅又开了口："我说，孩子们，今天开张可不吉利，没得开心的了！埃方丁到哪儿去了？还有巴尔贝扬尼斯呢？

---

[1] 希腊海军大将，在一八二二年至一八二七年的希腊独立战争中领导起义武装，英勇战斗。

他们都没影儿了？”

正在谈论时，一个人在远处出现。就是巴尔贝扬尼斯。

鞋匠们高兴得都站了起来看他。他长着个尖头，面貌丑陋，左手挽着一满筐子冰块，右手提着一把铜壶，用嘶哑的嗓音叫卖果子露。

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冲着他吼叫，做怪声，然后扔柠檬皮，再取笑他。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要问："告诉我，娘儿们，所有咱家的孩子都是跟我养的吗？跟我说实话吧，我快死了。"街对面人行道上的一个鞋匠就怪声怪气地回答："你要是不死呢，巴尔贝扬尼斯？"于是整条大街响起一阵笑声。一个师傅站了起来，他想要叫大家都听到他的话：

"听着，小伙子们，要是大家今天打算玩个新花样的话，等他走过这里，大家装作没有看见，不动弹。你们瞧着吧，这就把他弄得莫名其妙而紧张起来。那才有看头呢。大家同意吗？"

"同意！"

巴尔贝扬尼斯边走边喊，越来越近了，提心吊胆地左顾右盼，看两边的鞋店。他停下来张望：这是怎么一回事？主呀！谁都不抬头看他一眼？没有一个人开口戏弄他？他已到了这步田地？一只狗，一头驴，还是巴尔贝扬尼斯，都没有什么两样了？小伙子们，说话呀，我受不了啦！是我，巴尔贝扬尼斯。柠檬皮呢？一片沉默。各人都在干自己的活。有的钉鞋，有的缝鞋，有的给线过蜡，不吭一声。巴尔贝扬尼斯慌了。他揉揉眼睛，以为自己在做梦。他把铜壶和冰筐子放在人行道上。

"看在上帝的份上，小伙子们，跟我说句话吧。"他喊道，"你们真要把我弄疯了，我受不了啦，柠檬皮哪里去了？"

谁都没有抬起眼皮，一点人声都没有。巴尔贝扬尼斯哀求

说："可怜可怜我吧，小伙子们！我在这儿呢，你们看见我了吗？我还没有死！跟我说点儿什么好叫我放心吧！"

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谁都没有动弹一下。这时，巴尔贝扬尼斯真吓坏了。

"这里有魔法！"他小声说，"准是死神从这里走过！要么是鞋匠们死了，要么是我死了，我！"他抓起铜壶，提了筐子，跌跌撞撞地跑了。

这时，在鞋匠们当中爆发出一阵轰笑。老板们两手扠腰，从他们的高凳上跳下来。

"巴尔贝扬尼斯，前进！前进！"他们高声大喊。

整条大街都震动了。

大主教听到笑声，从床上起来。他得了感冒，一直躺着。穆尔祖弗洛斯给他拔火罐，用拉吉酒给他搓身。

"这是什么声音？"他竖起耳朵问。"象一阵暴雨。别是又一次地震吧？"

"主教，这准是那帮鞋匠又作弄不知那个倒霉的过路人了，"穆尔祖弗洛斯气愤地说，"他们应该感到羞耻！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来吧，主教……这些该死的家伙把我们的事儿扰乱了。"

大主教对他讲俄罗斯和基辅，他在那里当了多年的大修士，还讲那地方的雪、教堂的金屋顶和有许多圣贤的地下修道院。

"只要俄罗斯存在，你就无需害怕，穆尔祖弗洛斯，正教一定存在下去，并且进行统治。耶稣就是去俄罗斯避难的。有一天，我亲眼看见他。那是个冬天，黄昏的时候，他在雪地里走，身披牛皮，穿高统靴，戴着厚手套，挨户敲门。可是谁都不给他开门。我从窗户看见他，赶紧跑下楼梯给他开门……'主呵！'我嘴里

喊。他已经不见了。”

穆尔祖弗洛斯划了十字。

“我，我可从来没见过他。”他埋怨说。

“要是你到俄罗斯去，就会见到他。”大主教答道，然后转身向墙，打瞌睡。

巴夏这天早晨醒来，情绪不佳。三天来，他一直很不自在。突然间觉得自己老了。这是因为上礼拜六当他坐在三拱门的音乐亭，抽着长管烟斗时，他见到希腊听众中有一个鬓发如云、樱唇迷人的少妇，使他动了心。他转身向他的黑人马夫苏雷曼问道：

“那个穿红衣裳的希腊女人是谁？”

“你喜欢她吗，老爷？这不是个坎迪亚人，她是从克鲁松纳一个荒凉的村庄里来的。上礼拜天，她才嫁给货郎卡扬比斯。你知道那个优秀歌手，你已经听说过的。你就由她去吧！”

“她倒象个规矩的样子，那小娘儿们！”

“规矩，老爷，规矩。她丈夫是个斯法基亚人。”

“规矩，规矩。”巴夏摇晃着他的秃头说，“她规矩，是因为我老了。我完了！到一个人不能为所欲为，不能想杀谁杀谁，看中的女人得不到手，那么活着干什么？我还算个什么巴夏！见鬼去吧！想当年在别的希腊村庄里，我派我的刽子手到快要结婚的年轻人家里，送去用手帕包着的一只苹果和一颗子弹。苹果给女的，子弹给男的，让他们挑选。可是谁敢选子弹呢？他们挑选了苹果，于是就在当天晚上，新嫁娘来了，流着眼泪，但仍打扮得漂漂亮亮，还要挣扎一番，正如我所喜欢的那样，然后坐到我大腿上……。可是现在呢，我老了……”

外
6
五

他转过身来向黑人眨了眨眼说：

“你说怎样，苏雷曼？”

“老爷，你就当作没有看见她。今天我们在克里特，会惹麻烦的。别叹息，我把那亚美尼亚女人找来好不好？”

亚美尼亚女人玛卢西亚在坎迪亚是很出名的，人们甚至还给她编了一支歌。她丈夫是个亚美尼亚彪形大汉，在港口开一家小店，从早到晚在一个石臼旁砸咖啡。从他那里散发出的咖啡味，邻近街坊都闻到。由于长年累月不停地使用捣槌，他的右臂象大腿那么粗，一掌就能推倒一堵墙。玛卢西亚是个小个子，面貌平庸，臀部长得靠下而异常丰满。走起路来，两边摆动。她身上有一股雌兽发情期散发出的刺鼻味道。到了晚上，她把青年小伙子吸引到苗圃附近的家里来。玛卢西亚站在家门口，短上衣半敞着，面颊和上唇有茸茸的汗毛，毛上带着几滴汗珠，眯着眼睛，笑着脸，一动不动。入夜后，等她那精疲力尽的丈夫酣睡后，她就开始她的营生。亚美尼亚大汉在隔壁房间打鼾，她有意让门敞开，因为她喜欢在同一些陌生人——土耳其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拥抱的时候，感觉着丈夫在近旁而心慌意乱和颤抖。

每当巴夏心情忧郁，每当他受到大臣指责时，苏雷曼就去把玛卢西亚找来。

“我去把亚美尼亚女人找来，好吗？”苏雷曼再一次问道。

“我可不要女人！”巴夏厌恶地啐了一口唾沫咆哮说，“这些婊子们让我恶心。六十多年来，我光跟她们打交道。我叹息……只是因为我老了，而且土耳其也老了。我们都要完蛋了！她叫什么？”

“加鲁法利娅。”

“让她死去！今晚把卖果子露的巴尔贝扬尼斯叫来。我心情沉重，你知道，苏雷曼……也把埃方丁叫来，我需要开开心。”

他转了转长管烟斗，对着一块石头敲击，磕去烟灰。“强盛，衰落！”他轻轻地说，好不让黑人听见，“安拉饶恕，可是我看土耳其处境危险！”

“给我装上烟斗，苏雷曼，点上火，别说话！”

一个蓄着黑胡须的骑马人出现在眼前。他形如猛虎，头巾扎到眉端，扬鞭疾走，经拉扎雷门奔向田野。

“这个异教徒是谁？”巴夏一时激动，问道。“我看他有点过份逞强了。我什么地方见过他？”

黑人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骑马的人。那个人穿过城门，沿着城墙奔驰。

“你的脑袋晕到哪儿去了？”巴夏挥动着长管烟斗说。“我跟你说话。”

“这是谁？难道你不记得去年的事？你叫他到府里来，因为他把努里·贝扔上屋顶。他一声不吭，不给自己辩护。而且临走时，他抓住台阶栏杆，一下子拔了下来。”

“啊！我想起了，米哈伊队长！”巴夏说。他沉默片刻，若有所思，然后说：“听着，苏雷曼，你准备哪天同他打一场，在三拱门当着所有的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面，把他的肩膀按在地上。这么一来，我们就把他除掉了……你明白吗？”

黑人望着大海，眼白变成黄色，充满血丝。他没有答话。

巴夏抬了一下手，号声停了。他起身离去，又转过头来对他的黑奴说：

“你要是怕这个异教徒，黑小子，你得明白，咱们就完蛋了！”

随后，他不说话了，可是一连三天，他心里想的是那个穿红

衣裳的女人和土耳其。

一天清早，他骤然从梦中醒来，心绪惊慌不安。他方才做了一场恶梦：米哈伊队长和黑人苏雷曼，手持板斧，光着涂上油的身子，象两头猛兽在广场中央进行殊死搏斗。坎迪亚的所有居民都集合在他们周围。太阳照耀的一边站的是基督徒；对面背阴一边土耳其人在站着观看。谁都不言语。所有的人都脸色苍白，全神贯注在当前的惊险场面上。巴夏在红色帐篷里盘腿坐着，心象一片芦苇叶似的抖颤，仿佛听到自己心灵深处发出的喊叫："如果被米哈伊队长打败，那么就完了，土耳其完了。如果打败对方，那么也完了，基督教世界完了！"

两人浴血奋战，并发出呻吟般的声音。地让他们踩得下陷了，车辙被血染红。全城在颤抖。太阳西下，土耳其人和基督徒在阴暗中消失，而巴夏此时对两头猛兽已分辨不清。他们滚在地上，又爬起来，身子已被斧子砍成肉块……巴夏害怕起来。他低声说："安拉！安拉！这是一场梦！我要大叫一声，让自己醒过来。我不愿看到结局。"

他大叫一声就醒了。他心绪不宁地坐在絮羊毛的褥子上思索。他拍了一下手，苏雷曼来了。

"你给我把米哈伊队长找来！"他说。

他不清楚为什么要把这人找来。他心想："等他来了再瞧。他只要多说一句话，冒犯了我，我就作出决定。这里，巴夏是我！我不允许这个异教徒当我听音乐的时候，骑马从我面前走过！"

"米哈伊队长？"黑人挠着脑袋说。"可是……我刚听说，老爷，他跟客人下到他家的地下室，正在喝酒……"

"喝酒？这不是个理由！告诉他到这里来，不许拖延！"

黑人还不肯走，放低声音说：

"老爷，那么你是要让克里特血流成河？你接到君士坦丁堡的命令了吗？"

巴夏一时感觉发晕，双手捧着秃头。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他问道。

"因为如果他答复我说：我不来！那你拿他怎么办呢？你要是派兵去的话，那么，他就又把他们都揍了……他不跟别的人一样，尤其是喝了酒，那就是一场地震。你记得去年他喝醉了，要把港口那边的城门冲开？倘若你把他暗杀了，克里特就会起来造反！这事儿算了罢，老爷。"

"这事儿算了，因为他勇猛；那事儿算了，因为她规矩！那我还是个什么样儿的巴夏？"

他把利害得失掂量了很久，"如果这个岛上打起来，土耳其就要从它的亚洲部分派来新军队，运来大炮和刑具，任命新巴夏。接着，欧洲人就要掺和进来……他们也都是些该死的东西！这倒不要紧，我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去给我煮碗咖啡，多放奶油，给我烟斗装满了，黑家伙！"他最后说，一面气忿地揪自己的小胡子。

"那么米哈伊队长呢？"黑人问。

"让他见鬼去！"

当巴夏说他的时候，米哈伊队长正望着从地窖气窗口进入室内的阳光。他的头巾落在肩上，青铜色的前额被光线照得发亮。胡须和头发都闪烁着亮光。一双黑眼珠纹丝不动地盯着窗户。他整夜没有睡。他看、听、喝酒，有时感到噁心就吼叫一声，把它压下去。"我是怎么了？"他不断地重复说。"我灌到肚子里的酒白费了，这头进，那头出！"

他喝不醉，从来没有醉过，这使他心里感到骄傲。他不时站起来，在地下室稳步踱来踱去，然后又坐下。使他讨厌的是那些人，一喝了酒就摇摇晃晃，东倒西歪，说话结巴，嘴里不三不四或是哭哭啼啼。他转身向贝托尔多，突然问道：

"你刚才说的那女鬼是谁？叫什么名字？"

"苔丝狄蒙娜！队长，苔丝狄蒙娜！是位威尼斯公主，金黄头发的辫子在她头上绕三遭，仿佛一顶王后的冠冕。她脸上还长着一颗痣……"

是不是这种发式和脸上有没有痣，他心中毫无把握。不过，他喜欢对她作这样的描写。

"接着说吧！"

"总之，队长，这位娇弱的公主——人的灵魂是多么脆弱——她爱上一个长着一双海大的脚的高个子摩尔人。不过，说公道话，这是个勇猛的汉子。你猜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有一个夜晚，这老家伙向她述说自己一生的详细经过，公主对他的遭遇感动得这么厉害，哭着拥抱他，并且对他说：'别难过，我的摩尔人，我会给你安慰，我会给你脸上带来微笑！'"

贝托尔多停下来，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叹了口气。

"接着讲！"米哈伊队长又说。

"对不起，队长，我弄乱了。"贝托尔多说，一面挠他的尖头，尽量把事情回想起来。"发生了一些怪事。"他终于说，"他们已经不在威尼斯了。他们到塞浦路斯去了，结了婚。随后是一个带着金色军衔条纹的白人军官出场。后来，……我又忘了。对，有一条手帕……"

"一条手帕？你开始结巴了，贝托尔多。"

"不，不，我不结巴，尊贵的队长，一条手帕，真的一条手帕。

可是他准是中毒了，着魔了，我弄不清楚啦！这个摩尔人嫉妒得发疯了。然后，一个夜晚——唉！那个夜晚真叫我受不了！——他把手帕塞进苔丝狄蒙娜的嘴里，后来……"

他哭起来，掏出自己的小手帕拭眼睛和前额，然后大喊：

"后来他把她掐死了！"

四个醉鬼伸长脖子听着，这时一阵哄笑。米向伊队长生气了。"合上嘴！"他喊道，又转身向贝托尔多说：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我本来不应该向你提问题。"

他说完就把头沉重地靠在墙上，合上了眼睛。"他做得对，那个摩尔人。"心里想，"他做得很好。"

但是，他周围的食客们已经忘记了苔丝狄蒙娜的悲剧。

"别哭，亲爱的贝托尔多，"米斯提格里说，"这些都是故事，可我们是真正活着的。万徒索斯，弹里拉琴吧，我的脚发痒啦，我得跳舞！"

里拉琴也醉了，它带着铃铛，象个真的女人，象个新娘似的，在万徒索斯膝盖上跳动。而卡扬比斯则一面听一面叹息。他把醉醺醺的头部靠在手上，唱阿曼内①。

埃方丁的秃头上戴着用洋蓟叶编的一个圈，肚子里填满了酒和猪肉，随着歌声用手打拍子。他忽然跳起来，搂着米斯提格里的肩膀旋转。什么清规、圣灵都见鬼去！

"你改信基督教吧，埃方丁，"米斯提格里说，"当了基督教徒，你就可以骑在猪背上进天堂！"

"我不能啊，伙计们，"对方不快地答道，"我不能啊。我生为土耳其人，死为土耳其鬼。"

---

① 阿曼内(Amané)，一种在阿拉伯世界流行的音律单调的歌。

这些人吃鸡蛋，连蛋壳一齐吞下去。米哈伊队长于是一拳砸碎一只沙锅，把碎片分给大家。贝托尔多拿到他那一份时，害怕得发抖，趴在酒桶上。那些克里特人就把瓦片放在嘴里咀嚼，先嚼成小块，再嚼成泥，咽下去时放声哈哈大笑。贝托尔多坐在酒桶上睁大眼睛看着他们。

贝托尔多开始懂得了，一共有三种人：吃鸡蛋不连壳吃的；吃鸡蛋连壳吃的；吃鸡蛋连壳吃下去以后再把盛鸡蛋的沙锅吃下去的。后一种人叫做克里特人。

"哎呀呀！曼赞维诺伯爵，你到这里做什么啊？"他心里自问，眼睛盯着门。

拂晓，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有的躺在地上打鼾，有的趴在坛子上哼哼，或是想法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贝托尔多吐了以后感觉轻松了，就去打水洗净，再把自己卷在斗篷里，走到一个角落，象只湿了翅膀的鸟似的睡了。只有米哈伊队长的头伸得直挺挺的。他喝了酒就象没有喝一样的清醒，睁大眼睛从气窗口看着东方发白。

晨曦进入地窖，照亮了桌上的残羹剩饭、洒出来的酒和呕吐物。米哈伊队长转过头来看那五个东倒西歪的小丑，仿佛初次见到这种情景，对他们如此不中用感到愤怒。他竖起耳朵，听见外边他妻子在井旁打水，邻居的公鸡在啼鸣，以及人和家畜醒来时的嘈杂声。远处，大海浪涛呼啸。院中，牝马嘶鸣。这正是查里托斯照例给马送来一桶凉水和一袋燕麦的时候。嘶声高昂，清如泉水。米哈伊队长心中骤然感觉轻快。他低声说："我只有同马在一起时才能感到愉快。啊！克里特若是只居住着猛兽、狼和野猪的话……人真是不值得什么，都是些可笑的木偶！"

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弄得骨头咯哒响。接着，他对着伙

伴，每人踢了一脚，又给他们脸上浇了酒。

"起来！"他喊道，"起来干活！"

这筵席又继续进行一整天和一整夜。不时，食客当中有哪个人看来似乎失去了勇气，米哈伊队长就甩一下响鞭。查里托斯跑来跑去给他们上菜，埃方丁和贝托尔多彼此亲密无间，都觉得相见恨晚。

"我教你弹吉他！"贝托尔多说，"弹起琴来，你就可以忘掉烦恼，自己一个人过马路。"

"我啊，我教你传播火种，亲爱的贝托尔多。"

伯爵这时在克里特人中间已不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他甚至觉得亲热，恨不得吻他们。唯有米哈伊队长使他害怕。每当他想讲个笑话，总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卡住喉咙，使他讲不出一句话来。他转身对万徒索斯说：

"你知道吗，万徒索斯先生，我们不是人而是艺术家？"

"艺术家，那是什么呀？"

"可以说是类似天使，就是说不完全是天使，还差一点儿。好，你听我讲：先是动物——驴、骡，然后高一级的是人、艺术家，更高一级的是天使。我们呢，万徒索斯，我们是艺术家。"

"那又怎么样？"

"好了，那你死的时候别忘记带着你的里拉琴。我呢，我带着我的吉他。嗯，我说，咱们一块死吧，万徒索斯，我的亲爱的？你知道，天使们也弹里拉琴和吉他啊。那么，我们到了天堂的大门就给上帝的大乐队指挥演奏小夜曲。我唱小调，你唱晨曲，直到大乐队指挥出来打击响板，叫我们进去参加永生不灭的歌唱团。"

万徒索斯笑起来，说道：

“你说的是些什么呀，亲爱的贝托尔多？仿佛人没有手，没有指头，也能弹，弹里拉琴似的。你不是看见过手和指头埋在地下以后变成什么样子吗。”

“别说了，倒霉的家伙，你说得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伯爵说着就把自己紧紧地裹在斗篷里。“你说弹吉他的手也会那样？”

“所有的，所有的，我可怜的朋友！”

“那么，我们就喝吧，只要有手和喉咙！”米斯提格里一面说，一面给各人的杯子里斟上酒。“还有女人，万徒索斯？她们也都要被虫吃掉？”

“当然……也要……”

“即便她们象太阳那样明媚绚丽？”

“当然！你说呢，米哈伊队长？”

后者皱起眉头，表示不高兴的样子。

“你，万徒索斯，”他说，“用你的手说话。你呢，米斯提格里，用你的脚。你们没有舌头。”

“遵命，米哈伊队长。”

米斯提格里跳起来，他正求之不得。万徒索斯把里拉琴放在右膝上，卡扬比斯一只手托着腮，跳舞开始了。一天迅速流逝。在这地窖里的生活是紧凑的，地面上的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中午过去，太阳西沉，夜幕降临。在饭桌中央和酒桶上点起蜡烛。拂晓时分，食客们躺在地上，一个个精疲力尽，脸上呈现橘黄色。他们又把墙弄脏了，衣服被酒和油腻污染。他们的呼吸和头发发出臭味。

米哈伊队长神态严肃，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天刚亮，他就转过身子不再看他们了。他什么也不想。两天两夜以

来，他觉得仿佛掉入无底深渊。礼拜二拂晓，他睡了一刹那。仅仅这一刹那就足以让魔鬼来向他进行诱惑。起初，他似乎进入春天的云雾，进入由清凉的空气和露水形成的云雾中。闷热、酒和烦恼使他难以忍受。他乐于得到一种清新的快感。而这云雾慢慢地改变了形象，增加了浓度，化为人面。先出现两片女人的嘴唇，又闪烁着一双任性和讥笑的眼睛，最后看到一双染红脚底的小脚和一双雪白的手。嘴唇启动，发出银铃般的声音："米哈伊队长！米哈伊队长！……"

米哈伊队长突然醒来，把饭桌，连同杯盘、蜡烛和烟盒一起推翻在地。五个睡中人睁开眼睛，这时阳光已照亮地下室。他们一转身就看见米哈伊队长从墙钩上取下鞭子，朝他们走来。

"滚出去！滚出去！"他象着了魔似的喊叫。

他伸手开门。

"滚出去！"

卡扬比斯首先一个箭步蹿出小门，经过院子，跑出街门。这才是礼拜二，事情摆脱得够快的，加鲁法利娅准还在睡。他撒腿就跑，朝港口的方向飞奔。其他四人踉跄而行，鱼贯而出。在阳光下，他们面孔发青，双颊凹陷，满脸污垢。一个个半醒半醉。看看院子、井台、葡萄架、街门，不知朝哪里走才是。走在前头的是米斯提格里，哭丧着脸，衣服邋遢，胡子垂下来。他想把耷拉下来的腰带抓起来，可是抓不住。腰带拖在地上，差点儿把揹着里拉琴、走在后面的万徒索斯绊倒。再后面是埃方丁，他一手提着断了带子的麻布裤，一手向伙伴们挥动，想叫他们回来。

"别走，笨蛋！你们上哪儿去？米哈伊队长在开玩笑啊；他随时会把你叫回来的。你们算一算吧：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还有六天哩！"

不，不能这样就算了。刚吃到美餐就被遣散，这太不公道。罪恶，只有整个人沉溺进去，已感到餍足，觉得恶心，有点内疚时才能算数。罪恶该当是堆成山的猪肉让人尽情吞噬，成池的美酒让人在里面沉湎畅游，而不是主菜前的小冷盘！

他掐着手指头把日子算了又算："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差多少天！多么遗憾！不，米哈伊队长，不可能！别给我们来这么一手，把我叫回去吧！"

他仿佛听见有人叫他，觉得有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这准是米哈伊队长吧！他高兴地转过头看，谁知是贝托尔多。后者哭丧着脸，扯他的袖子。

米斯提格里已经走到街门，他的腰带还拖在后面。他觉得自己的手臂和腿都非常沉重，增加了体积，动作困难。

"我得找我老婆搓身，"他说，"伙计们，我们能这么快就溜掉，还算运气！"

"你上哪儿去，米斯提格里？你为什么把我甩下？等等我！"贝托尔多喊道。

"来吧，贝托尔多。"米斯提格里把乐师抱住。

小老头儿抓着他拖下来的腰带。

"我忘了拿我的包袱。"老头儿用恳求的语气说，"你让我回去拿吧。"

米斯提格里充耳不闻。马路上阳光普照，巴尔贝扬尼斯在叫卖果子露。农民赶着骡子喊叫："卖好柴火！"在图卢班纳斯的烤炉门前，满满两盘子芝麻饼在冒热气。

贝托尔多看到糕点就停住脚步。米斯提格里从衣服上的小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币，拿了一块点心。

"吃吧！"他对他的伙伴说，"我不想吃。"他想到麻风病人，心

中一阵恶心。

可是埃方丁，额上被洋蓟叶划破了，担心害怕他母亲责备，象个小偷似的一溜烟儿溜回清真寺。

万徒索斯揹着他的里拉琴，面色苍白，喘着气回到家里。他妻子和女儿跑上来扶他，让他躺在长沙发上。她们用从葡萄圣母像前那盏长明灯里取出的油给他搓身，看见他直打冷战，就把全家的毯子都拿来给他盖上。接着，隔壁的药茶妈妈又来给他拔火罐子。

这时候，米哈伊队长给他的母马上了鞍。把黑柄刀插在腰带里。他妻子走出院子，想恳求他怜悯怜悯自己的孩子，但一看到他的脸就又把话咽下去。米哈伊队长转过身来看她：

“你要干什么？”他用嘶哑的嗓音怒气冲冲地说。

“你喝杯咖啡吗？”他妻子说。

“我去咖啡店喝，回去吧！”他答道。

卡特利娜太太惶惑不安地回到厨房。莉尼奥已升起炉火，准备做早饭。

“他走了，”母亲说，“他给母马上了鞍，又要到土耳其区去。他是一头野兽，简直就是一头野兽，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莉尼奥笑起来。

“他又要骑着马进到土耳其咖啡店里！”她用钦佩的语气说。

母马已跨过大门。她们听见马蹄声。到了大街，马开始嘶叫。

“愿上帝保佑！”那位母亲划着十字低声说。

“你瞧见他们走的那个样儿吗，那些傻瓜？”莉尼奥笑着说，“我从窗户看见他们的。摇摇晃晃，一个跟着一个走。还发出尖叫声，脏得叫人噁心，象是从油桶里捞出来的耗子。爸爸他可不

醉。他象生气的样子，朝空中甩鞭子。你叹息什么呀，妈妈？你想要一个贝托尔多或者是万徒索斯那样的人做丈夫吗？说真的，你是很有运气的啊，妈妈。”

“一个理智的人，一个好家主，不一定就是个小丑。”

“当然啰。”莉尼奥抿着嘴说，“可是我就是不喜欢那些好家主，也不喜欢小丑。我喜欢队长们。”

波里辛吉斯队长在伊多梅内喷泉前走过。阿里·阿嘎揹着一只沉重的筐子跟在他后面走。他到侄女万盖莉奥家去，给她送结婚礼物。两天来，我们这位队长变了样。地震似乎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他整天在街上跑，不吃也不喝。他不时象只病牛似的叹气。他在城里来来回回地走，但总是朝着那绿大门的方向。他在那里停下来，估量围墙的高度，踮起脚尖，仿佛在做跳高前的准备动作，然后走开，转了个小圈又回来。

为了不使人注意——他害怕“美惠三女神”——他走进土耳其区的一家小五金店，买了金属盘子、盆、壶、平底杯、大口壶或是咖啡杯。开始，他还不知道买这些东西怎样处置。随后想到他侄女要结婚，就把它们放到一只大筐里，让小老头阿里·阿嘎揹着送到坐落在米哈伊队长的那个区的万盖莉奥家里。

当他经过伊多梅内喷泉时，正碰上米哈伊队长骑着马，头巾穗子垂到眼睛，手里拿着鞭子来到这里。

波里辛吉斯队长一时感到惊讶，停住了脚步。他知道，从礼拜天早晨开始，一个礼拜的时间，人们在米哈伊队长的地窖里大吃大喝。可今天才礼拜二……

莫非他把客人提前遣散了？他准是要进到虎口里去跟那些呆在土耳其咖啡馆里的官儿们过不去。波里辛吉斯队长摇了摇

头。他心里想，总有一天这人要为他的虎胆付出高昂代价。那时，坎迪亚的基督教徒将失去一根支柱。可是谁能驾驭这样的一个人呢？无论上帝还是魔鬼都不能。上帝对一个不怕死的人也要恐惧的！

米哈伊队长走近了。一看到波里辛吉斯队长，他就用马刺刺他的母马。他不愿意跟这个人说话，一想到这人的笑声、开的玩笑和寻欢作乐的生活就恼火。米哈伊队长对这种吹口哨、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唱歌的人十分厌恶。但每次克里特的动乱都使他们团结起来，每当基督教徒起来反抗土耳其人，他们就成为诚挚的朋友。因为他们两人都是队长，带领数以千计的人马。然而，战事一旦停止，他们就谁也不认识谁了。“他简直是一头野猪，”波里辛吉斯队长心里想，“我受不了这样的人”。而对方一看见他就赶快走开，避免同他说话。

波里辛吉斯队长看到他的战友面部表情严峻，感到惊愕，担心他在准备进行一着会使基督教徒们遭受严重后果的举动。于是鼓起勇气走上前去。

“这么早到哪儿去啊，米哈伊队长？”他张开双臂拦住前者的马说。

“走开，波里辛吉斯队长，马要把你撞倒！”米哈伊队长从眼睛里射出锐利的目光，咆哮着说。

但波里辛吉斯队长仍张开双臂，站在路中心不动。

“看在基督的面上，我的兄弟，”他说，“别浪费你的力量。你是基督教徒的一根支柱。克里特要依靠你。你的生命不能由你来决定，而由它来决定。克里特很快就需要你。”

米哈伊队长对这个人从来没有厌恶得象现在这么厉害。前一天晚上，米斯提格里跑出地窖，到院子里松快一会儿，听到克

拉索乔治斯太太叨唠关于波里辛吉斯队长在土耳其区新干的荒唐事。他一回到地窖就迫不及待地在米哈伊队长耳边把故事说了。对方尽管很想知道这件事，却装做漠不关心的样子，而事实上就象一把攮子扎在他心上。

这时，他按奈不住了。他身子向前，气得嘴唇发白。

“你管你的那些发情的女人去。我愿意到土耳其咖啡馆去干架，你管不着！”

波里辛吉斯队长脸红成紫色。他被刺中痛处，回答说：

“和平时期，我找女人；战时，我就杀土耳其的盲儿们。我把这样的人叫做男子汉。”

他转过头来对阿里·阿嘎说：

“你走你的。把筐子送到万盖莉奥家去！”他把小老头打发走了。

接着他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手按在母马热乎的前胸上。

“米哈伊队长，”他放低声音说，“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你跟我说，我干了什么了？我不喜欢你今天用这样的眼光看我。你把我看作一个土耳其人似的。”

“走开，我跟你说，马要把你撞倒！”米哈伊队长再一次咆哮着说，并把头扭过去。

“我干了什么了？”波里辛吉斯队长坚持问道，“为什么你把头转到那边去？”

“走开，马把你撞倒！”米哈伊队长又喊第三次。

“没有人能跟你谈得拢，甚至不知道怎么跟你打交道！”

“可我喜欢这个样，哈嫩恩队长！”米哈伊队长恼怒地吼叫，一面用马刺刺马肚。马直立起来，险些把波里辛吉斯队长撞翻在地。

“如果你不是基督教徒和革命战士的话，……”波里辛吉斯队长咬着胡子低声说，“我嘛，我知道怎么跟你打交道，发了疯的魔鬼！”

他啐了三口唾沫——仿佛这么一来就可以忘掉这次倒霉的相遇，而后朝他侄女家走去。

万盖莉奥坐在织机前织布。她在织最后的几块人字斜纹布，为了给她的丈夫做几条结实的裤子和给她自己做睡衣。她用一只神经质的手急忙穿梭子，时间紧迫，结婚的日子快到了。她好象看到一只又黑又脏的毛茸茸的野兽向她扑来，吓得她直打哆嗦，象刺猬似的蜷缩自己的身体。结婚对她说来就是这样一件令人厌恶的事。她把她的未婚夫看作是一个孱弱无能的人，戴着夹鼻眼镜，发出象教士般的软弱声音，做出令人恶心的彬彬有礼的模样。她生下来就为了嫁这么个瘦小的怪物吗？她这么多年来吃、喝、长胖就为了有朝一日变成他的妻子吗？他叔叔在她耳边一再叨唠：“嫁给他吧，答应吧，万盖莉奥。一个丈夫就象一床被子，他保护你使你温暖。”她恨不能一声长啸，撕破七重天，对着上帝喊道，“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她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是个美少年。身材俊俏，肩披斗篷，好斗，喜爱酒、女人和匕首，性情豪放，挥金如土一正象她弟弟狄亚芒底斯那样！每当她点燃圣像壁的长明灯时，她，不知多少次祈求照顾孤女的圣尼古拉和派遣情郎的圣凡努利里斯，请他们给她送来一个象她兄弟那样的丈夫！象她兄弟那样，而不象他叔叔，身体臃肿，叨唠没完；也不象米哈伊队长，一身火药味，走到哪里，所有的人，包括狗都吓得惊恐万状。她钟爱的人要象她兄弟，胸部宽阔而身体细长，坚实如壁垒而悠然挺立如翠柏。如果得不到这样的

丈夫，她宁愿永当处女，老死在她兄弟身边。他也不结婚，一个外来的妻子将会破坏他们的和美生活。他们两人将死去，被埋葬在一起。坟上长出两株翠柏。右边一株雄柏，巍然挺立；左边一株雌柏，枝繁叶茂。两树地下根部相连。

可是她叔叔波里辛吉斯队长无论如何一定要她嫁给米哈伊队长的弟弟"狼屁"。他说："这是一门好亲事，从此就有人照应你了！"因为狄亚芒底斯把父母遗留下来的橄榄园、葡萄园全都吃光了，现在只剩下他们住的这所可怜的房子是她唯一的嫁妆。如再过几个月的话，她的兄弟也要把它吃光、喝光，那时该怎么办呢？

"全都怪波里辛吉斯。"她织着布愤懑地说，"全是他搞的鬼，是他逼我答应的。上帝要是公道的话，一定惩罚他。上帝如果不公道的话，老处女的一声叹息就要象雷电般打到他身上，把他烧死……。"

波里辛吉斯队长推门进来了。他转身叫背着筐子在门外等候的阿里·阿嘎进去把东西放下。他扔给他一个银币，亲切地说："去吧，老阿里·阿嘎，买点儿好吃的去！"那土耳其人接到了钱，紧紧地攥在手心，仿佛害怕它象只鸟似的飞掉，然后弯身要去吻那只施予的手。这时波里辛吉斯队长笑着后退一步。

"我不是神甫也不是阿訇，阿里·阿嘎。行了，走吧，老头子！"

他走进院子，呆在角落里的狗站起来抽一下鼻子，认出了客人，又蹲下蜷缩成团。

波里辛吉斯队长通过敞开的门看到室内的织机，竖立在那里象一艘战舰，又象一只无言的家畜，有腿、有脚、有蹄子。

万蓋莉奥转过身来，看见她叔叔，极其勉强地对他笑了一

笑。但她的嘴唇、鼻子和下巴颏儿都显示着憎恨。她肤色发黄，沉默寡言，性情乖戾。一种内心的忧郁在折磨着她。几年来，她一直克服不了这种精神状态。她变得憔悴，胸部塌了下去。阿里·阿嘎拿着筐子，出现在波里辛吉斯队长身子后面。万盖莉奥明白了。

"你又为我破费了，乔治叔叔。"她说，一面以贪婪的目光往那只筐子里瞥了一眼。当她看见厨房用具时，她脸上似乎露出一刹那的光辉。

"一个人只结一次婚。"波里辛吉斯队长说，"不能做守财奴啊！"他这话说完就开始笑起来，希望使他侄女有所触动。"万盖莉奥，听说结婚是世界上最大的乐事。"

"听说，……"万盖莉奥说出这两个字后就不作声了。

波里辛吉斯队长坐在沙发上，脱下被汗水浸湿的土耳其帽，放在窗台上。万盖莉奥跪下来，把闪闪发光的铜器一件一件从筐里取出。房间里放满了托盘、大口壶、水壶……万盖莉奥看着这些东西，苍白的脸变得微红，热起来。

"谢谢，叔叔。"她勉强地说，"你对我象个父亲。上帝保佑你！"

"你这话说得很勉强，万盖莉奥。你要结婚了，可怜的孩子，而你却要哭出来。把眼睛抬起来，让我看看……好了，笑一笑，喊一声，让自己松快一下！快要出嫁的女孩子都一面织最后的几块布，一面唱歌，整幢房子响起她们的欢叫声音，象地震般撼动整个街坊。我觉得订了婚要这个样子才是。而你呢，却哭丧着脸，好象在织裹尸布。"

万盖莉奥突然站起来。她那个花天酒地的叔叔说的话使她恼火。她想到她的未婚夫，一个纸糊的人物，难道要为他唱歌？

她感到一阵苦楚。想说话，又收了回来。说什么呢？如今，一切都完了！如果是幸福的话，为什么喊叫？如果不幸福，谁都帮不了你的忙。那么就别作声了！

可是波里辛吉斯队长不能理解他侄女沉默中的悲伤。婚期将近，日期订在复活节。这是跟她把话谈清楚的时候了。他感到，自从他促使她订了婚的那天起，她就对他怒目而视。然而，为了让“狼屁”答应这门亲事，他真是花了大本钱的啊。直到最后，“狼屁”仍然不肯点头。于是，有一天波里辛吉斯队长从他的钱柜里拿出五卷金镑送给“狼屁”。

“教授，”他说，“收下这五百镑的妆奁吧，可是对无论是米哈伊队长、你的未婚妻还是我的姐姐都不能说。我给我侄女的陪嫁，我把它交给你。”

他就这样把“狼屁”说服了。而现在，他的这位侄女却感到厌恶，抿着嘴，仿佛别人强迫她吃苦药。大概是得给她找一位王子才称心。

万盖莉奥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的托盘上放着一杯咖啡、一杯清水和一勺樱桃酱。她把托盘放在她叔叔前面的一张椅子上。

“跟我说，万盖莉奥。”后者说，“狄亚芒底斯还没有回来啊？他又到外边过夜，这个酒鬼？”

“他年轻，”万盖莉奥傲慢地答道，“长得漂亮，就应该这样！”

“什么，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可就是他把你的产业吃光了，万盖莉奥。”

“他把我的产业吃光了？可是如果没有他在的话，我早已经死了！我活着干什么呀？叔叔，我明白跟你说，如果说我听了你的话，我接受了你强加在我身上的枷锁，这是因为即使结了婚，

我仍然不离开我兄弟。不然的话，就见鬼去……"

波里辛吉斯队长一口气喝下那杯水。他控制着他的心头怒火，为了按捺住自己的性子，防止自己伸出手去抓住万盖莉奥的头发把她提起来往墙上撞，他把果酱放在嘴里慢慢咀嚼。

"真不害臊！"他终于说，他的小胡子下面的嘴唇在抽搐。"他是你的兄弟，毕竟不是你的情人！让他也结婚去吧，成家立业，忘掉那些酒馆。"

万盖莉奥涨红了脸，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不愿意听人们说这样的事！"她喊道。

"你怎么了，万盖莉奥？"波里辛吉斯队长惊愕地说。"你爱他胜过了对你未来的丈夫？真不害臊！我为这事费了多少心血……！"

"你为了一块面包把我出卖了，乔治叔叔。"万盖莉奥咬紧牙关，狠狠地说出这句话来。

波里辛吉斯队长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毫不留情地大声咆哮：

"一块面包？你以为这是小事吗，我亲爱的公主？你总还算是幸运的！见鬼，你既不年轻，又不美，加上没有钱，拿什么招来个丈夫？你三十五岁啦，已经干得发皱，唇上还长上小胡子。你那混蛋兄弟把你的什么东西都弄走了，现在你一无所有。谁还要你啊，倒霉的？上帝把刀搁在'狼屁'的脖子上，他才答应的。"

万盖莉奥双手捂脸，绝望地轻声呜咽。波里辛吉斯心里感到一阵伤痛。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怎么办呢？怎么安慰这个可怜的女孩子？

他用手抚摸他侄女干枯的头发。

"得了，别哭了！万盖莉奥。有上帝的帮助，一切都会称心的……这是个好丈夫，他喜欢你。你瞧着吧，你的脸会胖起来，

变得红润，你又有了生气。接着，要是还生孩子……”

“呸，一些小‘狼屁’！”万盖莉奥气愤地拭去眼泪说。

“不只是一些小‘狼屁’。他们身上还有你的血，也许长得象你兄弟。”

万盖莉奥全身颤抖。一股热血冲上她那枯萎的胸部。

“别说了！”她震颤着说。

波里辛吉斯队长站起来，伸出手去想抚摸一下他的侄女，但又缩了回来。

“我们改日再谈吧，万盖莉奥，”他说，“我走了。我但愿碰不到你兄弟。我不想见他。”

他把土耳其帽戴在头上正准备走，忽然听见有人朝门上猛踢一脚，门开了。站在前面的正是万盖莉奥的弟弟狄亚芒底斯。他面部阴沉，昏头昏脑的，一边耳朵夹着一根干罗勒草，另一边夹着一根香烟。一件呢斗篷披在肩上。一见到他叔叔就皱起眉头，抿起嘴来。

“他又来做媒了，这家伙。滚他妈的蛋！”

他突然抬起手来把帽子按低，踉跄地穿过院子，进到屋里。他没看地下，差点儿被那一堆铜器绊倒，于是咒骂起来。

波里辛吉斯队长把头转了过去，他一见到这侄子就厌恶。他用有意伤人的口吻说：

“真正的男子汉喝酒，可是他们不醉，就象我似的。真正的男子汉找女人，可是不会出丑，就象我似的。”

狄亚芒底斯憎恨他叔叔，知道他的痛处所在，轻蔑地冷笑起来。他的舌头不听使唤，说话结结巴巴，但仍把话说出来了：

“真正的男子汉，”他答道，“喝酒，不醉。这话说得对……他们还不上床睡觉。他们骑上马，跑出去。可是不到土耳其女人

那里去，而到土耳其咖啡馆，土耳其的官儿们那里去。就象米哈伊队长似的！”

波里辛吉斯队长被刺中要害，他也觉得醉鬼的话有道理。

“住嘴！”他喊道，一面朝大门走去。“混蛋！你把你姐姐的嫁妆全都扔在酒馆里，在女人身上花光了！瞧你还戴着表和链子！至少你能看出个时辰！可是你连这一点儿都办不到，没用的东西！”

狄亚芒底斯嚎叫了一声，想跨过那堆盆盆罐罐，向他叔叔冲去，但他跌跌撞撞，一声巨响，摔倒在地上。

波里辛吉斯队长轻蔑地笑起来。“你可以为你的宝贝兄弟感到骄傲，万盖莉奥！”他一面走一面说。

“是的，我可以为我兄弟感到骄傲，直到我活到最后的一天，我的叔叔！”万盖莉奥回答说。

然后，她把倒在那些厨具当中的狄亚芒底斯慢慢扶起来，让他躺在沙发上，头部用靠枕垫上，温柔地抚摸他。

中午，特拉萨基从学校回到家里，样子非常激动。

“妈妈！”他说，一面把他姐姐给他织的红贝雷帽抛到空中，“爸爸的马在路上跑得火星直冒，我看见他在大道上走过去，所有的商人都出来看。有一个人说：‘他往土耳其区去。’而另一个人说：‘他从土耳其区回来。’我呢，我停下来，脱了帽子，向他敬礼。可是他呢，他没有看见我，你猜怎的？马路上满是火星，我跟你说！”

他母亲看到儿子对父亲这样钦佩感到心中惶惑，对他说：“帕拉斯凯瓦斯先生来告状了。听说那天你和你的伙伴绑架他的女儿……你不害臊？”

特拉萨基笑起来。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那孩子耸了一耸肩。

“这个，不为什么！今天还得把‘狼屁’也这么弄一下子呢。我们准备躲在课堂门后边，往他脖子上甩绳套。野马就是这样套的，这是他自己讲的。我们呢，是猎人。他呢，是马。”

他母亲不由叫了一声：

“调皮捣蛋！他对你们怎么了，他是个好人啊！你为什么要弄死他？”

“我们？我们也挺喜欢他。可我们为了好玩。我们不把他勒死，只不过是吓吓他，看看他会成个什么模样。”

他把晾衣服的绳子缠在身上。这时，他解下绳子，放回蓄水池旁原来的地方。他握紧拳头，皱起双眉，活象他父亲的样子。

“到了后来，伙伴们泄气了。显然我们人太多了，而且有不少胆小鬼。活该！下一回，我少带人，好好挑选，也许我单独一人干……。”

有人敲门，是阿里·阿嘎。

“我的天哪，队长太太！”他说，“埃方丁又疯了。他到希腊区来了，他朝这里走哪，快关上门，别给他开！”

这话没说完，埃方丁便喊叫着冲进院子里来了。卡特利娜太太一看见他就感到心酸，这个可怜的家伙已叫人认不出来了。眼睛哭红了，肿起来。衣服被撕破，露出里面的黄麻布裤衩。他摘掉缠头巾，他那涂满驴马粪的秃头上臭气熏天。他跪在院子中央，恸哭起来。

“我有罪，我有罪！”他喊道，“我吃了猪肉，喝了酒，辱骂了神。大家饶恕我吧，好叫神也饶恕我！队长太太，要是神问你的

话，你告诉他，是米哈伊队长逼着我吃肉喝酒的。"

他匍匐前进，朝她走来，吻她的手。

"可怜可怜我，队长太太！我出来把我的痛苦和羞耻告诉所有的人，从你这里开始。然后我到巴夏门前，再到土耳其区挨门去喊，让所有人都看见我的光头，知道我的耻辱，往我脸上啐唾沫。可是你首先得答应我，将来神问你的时候，告诉他是米哈伊队长强迫我吃肉喝酒的。"

特拉萨基瞧着他笑，他偷偷地又拿起那根晾衣服的绳子，准备一个活圈套。莉尼奥从厨房出来，看见埃方丁，也象她弟弟一样笑起来。卡特利娜太太感到自己的眼睛涌出泪水。

"起来，埃方丁。"她用温柔的声音说，"我答应你的要求，我将在神面前作证，我对他说我亲眼看见米哈伊队长强迫你吃肉喝酒……"

埃方丁的脸顿时开朗。

"谢谢，队长太太。现在，我请求你恩赐，朝我脸上啐口唾沫。"

"不行，我不愿意干这事，埃方丁。站起来，走吧，再见！"

"啐吧，要不我就不走。"他转过头来对阿里·阿嘎说，"接着就该你啐我，阿里·阿嘎，忠实的穆斯林人。往后就轮到所有的坎迪亚人。当我离开清真寺的时候，我的祖先从墓里走出来，朝我脸上啐了唾沫。啐吧，队长太太，啐吧，看在神的面上！"

队长太太转过身去。

"我不能这样，"她说，"走吧，再见。"

"那么，我不走。"埃方丁喊道，"你不啐我，我就不走。"

队长太太生气了。

"我喜欢干什么才干什么，而不是凭你喜欢什么我就干什

么，埃方丁！”她说完这话就走进了厨房。

“我整夜呆在这里，跪在石头上，我不走！”埃方丁喊，一面额头碰地。

他又恸哭，象只狗，在院子中央。

特拉萨基向姐姐作了个手势。姐姐会意，走到他那里来，站在埃方丁后面。正当埃方丁捶胸嚎叫时，特拉萨基朝厨房瞄了一眼后，就抛出活绳圈，绳圈恰好套在这土耳其人的脖子上。这时，莉尼奥攥着绳头，和她弟弟一起拽。

埃方丁叫了一声，仰身倒下。他脸变青，眼睛突了出来。他挣扎着要解脱绳索以免勒死，但害怕得他双手瘫软。

“我的天呀，孩子们，你们要把我勒死，我这个可怜的人！”埃方丁喊道。

队长太太听见叫声，赶快走出厨房。她从孩子们手里夺过绳子，解开绳结，把埃方丁往街门推了一下。

“走吧，倒霉的，走吧，看在神的面上！”她说，看着他走出大门，然后上了门栓。

特拉萨基和莉尼奥大笑起来。

“就是这样套马的，妈妈！”特拉萨基说。接着，他把绳子放回蓄水池旁挂绳子的一颗钉上。“我现在相信‘狼屁’准逃不掉了！”

米哈伊队长骑着他的马，鞭子夹在腋下，朝土耳其区奔驰。饮酒过量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神智清醒。他双膝紧紧夹着马肚，一股无穷的力量集中在他的手臂、拳头、手掌和手指上；它比酒的力量大得多，随时要爆炸。他不知道怎样使用它。

他驱马疾走，分辨不出路上行人，只觉得两旁房屋变得矮小，道路变得狭窄。“美惠三女神”听到马蹄声，跳了起来，赶忙

奔赴岗位。她们认出了米哈伊队长，但是阳光强烈，她们看不清他的面孔，因而不能从他脸上观察出他的意图。

"'野猪'怎么了，这中午的时候？"阿格莱说。"他醉了？"

"照我看，空气里有新玩艺儿，"达雷雅说。她嗅了嗅，仿佛要从风的味道里猜出什么东西来。"自从前天以来，波里辛吉斯队长，他在我们这一块地方转来转去做什么呢？地震那天我看见他了。他靠近努里·贝的房子的地方走过，恰好这时候爱米奈冲出来，装着昏倒。很难说这不是他们事先策划好的。他上去照顾她，我们的这位美男子……从那天起，这块地方就象蜜糖吸引蜜蜂似的，把他吸引着。他再也离不开了！而现在，又来了'野猪队长'……"

"那末，这条母狗准是散发出麝香味，让这两个男人都嗅到了。盯着那扇绿大门，姐妹们。"

"别说话了！"厄弗罗辛说，"听，努里的马在嘶叫！"

从土耳其官邸里传出，受到刺激的骏马向由此经过的牝马示意的强烈声音。

"这是爱米奈在嘶鸣！"达雷雅咯咯地笑着说。她话音顿时停止，仿佛突然噎着了，她的两个姐姐同时发出一声惊叫。发情的母马听到种马嘶鸣，前蹄升起，身体竖立，好象跳起舞来。

"这一下子，米哈伊队长要摔死了！"孪生姐妹齐声喊道。

米哈伊队长用他的一双铁膝紧夹马身，与猛兽合为一体，把它牢牢地驾驭着。然后，他用马刺刺了它一下。母马在凶猛的主人控制下低下头，继续前进。

"该死的婊子！"米哈伊队长一面嘟哝着，一面用手捶马头。

他奔向大海，任凭母马在城根一带驰骋。海风扑面，他让马放慢了步伐，平息胸中的悲愤，松弛一下情绪，然后在一个青草

茂密的山顶上停下，眺望蓝色的大海。浪潮汹涌澎湃，在阳光照耀下朝希腊的方向北去，他发出一声叹息：

"上帝啊，我怨恨的是你，是你而不是人！"他喃喃自语。

他用马刺刺母马，起身离去。每当他想到克里特，他就怨恨上帝。骂出粗野的话。他从不向上帝诉苦，非常倔强。他不乞求上帝任何恩赐，但要求他主持公道。

一小团蕴蓄着暴雨的乌云，在北面升起，逐渐扩张开来，笼罩了整个天空，使太阳变得暗淡无光。米哈伊队长抬头仰望。来自海上的一股潮湿的暖风，吹拂着他那忧虑重重的面孔。

"可是，我的上帝，我不能跟你斗，"他咬牙切齿地说。"那么，我就跟人斗！"

他用马刺刺母马，在大道上飞奔，基督教徒们都跑来观看。他到了加尼亚门，那里开设着华丽的土耳其咖啡馆，里面的常客都是些凶狠的阿嘎①。在历次革命期间，大会议就在这个咖啡馆里举行。土耳其人接到进行大屠杀的命令，刀叼在嘴上，就从这里出发。夏季黄昏时分，烈日余热消散，大地芬芳四起。咖啡馆的长凳上坐着最俊俏的土耳其青年，引吭高歌，抑扬起伏。冬季，花言巧语的说书人来到这里给大官们解闷。清真寺的穆安津经常来到这里观看这些俊美青年，欣赏歌唱，怡然自得。

这不是一座咖啡馆，这是穆罕默德的天堂。这里什么都不缺，有供水烟筒用的上等烟叶，有从花园徐徐吹来的清风。

中午过去，阿嘎们吃完午饭，在咖啡馆的席子上盘腿而坐。他们叫人送上水烟筒，眯缝着眼睛，似睡非睡，心满意足地大声呷咖啡。

---

① 土耳其军官。

他们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多少代人以前，他们的祖先已经把克里特分割了。他们得到的是肉、肥沃的葡萄园、橄榄园和田地。希腊人只得到剩下来的骨头。尽管基督教徒们有时起来反抗，而每当从小亚细亚派来的军队把他们镇压下去，一切又都恢复了秩序。女人都很漂亮，各人都可以掂量着自己的钱袋而尽情欢乐。土耳其男青年也长得俊俏，只需让他们吃饱喝足，就能使他们的皮肤长得白嫩。还有他们的穆罕默德！也是个快活神，一个好样的土耳其人。他和那些阿嘎们有同样的兴趣。他不强迫他们成为圣人，也不鼓励他们去受苦受难。他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小瓶香水，一面镜子和一只梳子。他不是个神，对穆斯林说来乐得如此！他是个人。而死对信徒们来说不是腐烂和恶臭，而是通向花朵永远盛开的巨大花园的一扇门。

努里·贝来了，象一头狮子那样雄健。新刮的脸上两撇涂了蜡的小黑胡子，闪烁着钢铁般的光泽。他面部阴郁，沉默不语，向左右鞠躬，独自步入咖啡馆内。走到尽头，在靠近柜台处坐下。

自从那天晚上，他的马在坟场失足跌倒，他父亲穿着破烂衣服，满身是血，走出坟墓以来，努里·贝就夜不成寐，日不思食，沉默寡言。他父亲的血呼喊报仇。凶手的儿子、兄弟、侄子全都活着，而且结婚、生儿育女，玩乐，变得蛮横无礼。他们中间的一个不是把一头驴弄进他镇上的清真寺里？对这样的耻辱，他的心究竟能忍耐到何时？他能忍心让父亲赤着双脚，在死人的王国里游荡到何时？他如果是个男子汉的话，这是下决断的时候了。

“给我拿水烟筒，侯赛因。”他对老板说，“不要让别人到我这边来。”

远处传来阵阵雷鸣。阿嘎们朝大门的方向望去。天空乌云密布。一道淡黄色的电光穿过低空。人们仿佛听到撕裂绸缎的声音。

“这是因为天气太热。”一个阿嘎说。

“要下雨了。”另一个说，“这对庄稼有好处。”

“对橄榄也好，还能叫巴旦杏树长得快。”第三个人一面说着，一面走到门口去看天。

他刚抬头就被吓得急忙退回去。米哈伊队长骑马来到咖啡馆门口。他低下身子，看见这些阿嘎们悠然自得，眯缝着眼睛抽水烟筒，就冒起火来。他戳了一下马刺，马抖动鬃鬣，直立起来，冲进咖啡馆里。这不是第一次了，它知道主人的奇怪想法。经过时，它撞翻了几张凳子，碰倒一张小桌，砸烂许多杯子。它最后走到柜台，——店家在那里的一堆炭火前摆弄咖啡壶——停了下来。

他一声吼叫。阿嘎们放下水烟筒，站了起来。最勇敢的慌忙把手伸进他们的红色腰带，准备掏出刀子。年老的伸出双臂喊道：

“出去，米哈伊队长，不要到我们这里来寻衅。”

可是对方不动声色，在空中甩了一个响鞭。

“你们滚出去！滚出去！”他喊道，“我要单独一个人在这里喝咖啡！”

穆安津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原来在过道里蹲着，这时跳了起来，双腿叉开。

“不行！米哈伊队长，这回你不能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大声喊道，“你今天不能象以往似的把我们当成傻瓜摆弄了！今天，你别打算从这里活着出去！你听见了吗？”

一个急躁的土耳其人怕老穆安津受到伤害，走了出来。他从腰带里掏出一把双刃的大匕首，朝骑马人扑去。这时，米哈伊队长弯身抓住他手腕一捏，这土耳其青年的胳膊动弹不得，松了手，武器落地。米哈伊队长拾起匕首插在马鞍上，又挥动他的鞭子。

“你们滚出去！滚出去！”他又发出怒吼，“出去！”

老人们不知所措，喊叫“安拉！安拉！”怎么办呢？赶快遣信使到巴夏那里请他派军队来，还是闭上眼睛，视而不见，以避免一次新的大屠杀。

努里·贝坐在那里没有动。他低下头，一面抽烟，一面斜着眼睛看。时而，一切都消失了，他只看见母马前胸上的汗水、马肚和米哈伊队长的一双黑靴子岿然挺立在咖啡馆的过道上。室外，沉重的大雨点开始降落。强烈的雷声震天价响，门上的玻璃随之颤动。穆安津喊道：

“以穆罕默德的名义，让我把他象条虫似的砸烂！”

两三个老人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开。

努里·贝的头再朝下低了一点。他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水烟筒。烟从他鼻孔冒出来。“是时候了，”他心里想道，“要不就现在，要不就从此罢休。我答应了我父亲，我得有个借口。有了。凶手的兄弟就在这里。是我父亲把他送来的。干吧，努里！”

他把自己的性子压下去，又激动起来，感到惊惶，又责备自己。必须做出决定：“来吧，起来，干！你害怕啦，兴许是？”他感觉拳头火热，仿佛在发烧。他抬起头来，正遇到米哈伊队长的目光。他放下水烟筒，带着倦意，慢慢地站起身来，朝前走去，抓住母马的缰绳。然后，他转身朝躲在柜台后面的店家说：

“侯赛因，给米哈伊队长热杯咖啡。今天我请客！”

他以权威的姿势挥手命令站在母马周围的年轻人走开。

“努里！”米哈伊队长说，“我单独一个人喝咖啡。屋里的人全都走！”

“你还是可以给我个面子吧，一点儿小小的面子，米哈伊队长？”努里尽量用缓和的口气说，“我不求你什么大事，只是别驳我这点儿意思！”

他的缠头巾松了，落在肩上；他抖动头巾时，空气中飘起一股麝香味。米哈伊队长顿时愤怒地抽搐鼻孔，他脖颈上的青筋也涨了起来。香气象一把尖刀似的插入他的肺腑，他一时心慌意乱——夜晚、拉吉酒、烤山鹑、穿过百叶窗传来的笑声、楼梯吱吱嘎嘎的声音。而后，一个躯体骤然出现在门框中央。它的每一动作都向世界散发出香气……还有这个努里……米哈伊队长皱起的双眉间闪烁亮光。他推开努里，刺了一下母马，险些把贝撞倒，走到咖啡馆中间。

“出去！出去！”他狂暴地喊叫，“全给我出去！”

努里·贝缠上头巾，他因用力咬嘴唇，已使唇边溢出血来。阿嘎们离开他们的沙发，围了上来。有两三人拔刀出鞘，在门后等候。几个胆小怕事的老头溜出门去走了。屋子里的人陆续在往外走。

努里感到羞辱。他用温和的语气对那些阿嘎们说：

“你们走吧！他喝醉了，不要理他。我留在这里。这回他不能为所欲为。这关系到我们的荣誉。”

阿嘎们没有动。赛林·阿嘎本来一直坐在那里，沉默不语，一面抽烟，一面看戏，这时站起来了。这是全土耳其最稳健的人，又是一个年高德重、生活美满的人。他是贵族后裔，富有，有教养，子孙满堂，至今仍保持着青年时代的英姿。

“你们走吧！”他平静地对那些阿嘎说，“这还不是把克里特投入血泊的时候。这个时候将会来到。我已看到这已经写在安拉的帐簿上！这个日子必将来到。这个希腊人要付出代价。我已看见他的头钉在巴夏的大门上。你们要忍耐，去吧！”

他走在阿嘎们的前面，慢步踏出门去。这时咖啡馆里已经空了。

米哈伊队长捻着小胡子，平静地看着努里微笑，他那叛逆的犬齿露了出来。刹那间，他心里感到喜悦。他转过身对慢慢出现在柜台后面的店家说：

“嘿！侯赛因，把咖啡壶放在炭火上，给我烧一杯不放糖的咖啡！”

第五章

暴雨终于来临。天空低沉，克里特仿佛升高了，几乎与天相接。道路变成河流，一切都浸沉在阴影里。闪电不时劈砍清真寺里耸立的尖塔。米哈伊队长经大道回家，他那不动声色的严峻面孔时明时暗。母马的宽阔白胸脯上淌着雨水。可是这场暴雨下了还不到半个小时，风很快从山上吹来，拨开云雾，蔚蓝的天空重新出现，柔和的阳光斜照着这座雨后的城市。铺路的卵石仿佛在笑；麻雀在屋顶上抖动被淋湿的羽毛；整个坎迪亚闪烁着亮光，它刚刚经过一番冲洗，又获得了新生。被雨打击的忍冬、茉乔栾那和罗勒重新散发馥郁的香气。

米哈伊队长伸手一推，院门开了。他妻子默不作声，接过母马的缰绳，他自己就走进房间把那柄土耳其人的匕首挂在圣像壁上的米哈伊大天使像前。他仍然怒火满腔，身上被汗和雨水湿透。卡特利娜太太给他送来干净衣服。他脱了衣服，躺在床上，合上眼睛，顿时平静地入睡了。

然而这天晚上，坎迪亚人、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很早就回到他们的家里。男人们轻声谈论；妇女们坐在一旁静听，叹息而沉默不语。可怜的克里特永远安定不了吗？是不是还一定要遭受屠杀，放弃家园逃走？那么带着他们的孩子、揉面缸，背着包袱往哪里走呢？基督徒中最理智的人，拥有生意或是葡萄园的人都在咒骂米哈伊队长喝醉酒后的荒唐行为。而一些勇士们一听

到使土耳其受到新的侮辱就感到欢欣鼓舞。

至于土耳其人方面，他们有的聚集在清真寺里，有的来到努力·贝的官邸。他们发誓、咒骂，要报仇。可是怎样报仇呢？穆安津激励大家的斗志，而其他比较审慎的老人则要大家平静下来。努里·贝坐在一个角落，忧心忡忡，沉默不语。最后，大家吵嚷，空喊杀敌，觉得喊累了，就指派了三名代表，准备第二天到巴夏那里慷慨陈辞，要求他对基督徒果敢行动。他是个巴夏还是块果仁点心？多久以来都没有把基督徒吊死或对他们使用刑具了？现在这些异教徒都在自鸣得意。过几天，米哈伊队长那个妖魔还会骑着马进到清真寺里，拿起鞭子把土耳其人赶走呢！巴夏必须动用绞索、刑具来告诫异教徒要安分守已。而他不这样做，却采用温和办法。他说他主张公平，这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和大主教玩跳棋，喝拉吉酒，吃千层糕，商量怎样把他们不喜欢的事情平息下去。

第二天大清早，三名代表朝巴夏官邸走去。强烈要求的呼喊在他们耳边余音未泯。走在中间的是穆安津，一个瘦子，眼球突出，象只公鸡。他右边是赛林·阿嘎，他左边是努里·贝，神情惶惑不安。他们一摇一摆地走着，毫无着急的样子，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对巴夏说什么，怎么说。赛林·阿嘎每年生产大量的橄榄油、小麦、巴旦杏仁、葡萄干，他要求的是和平。穆安津手捧古兰经，经书紧紧贴在身上，使他胸中怒火欲焚。努里·贝低着头，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怎样。昨天夜里，他父亲又在梦中出现，总是衣衫褴褛，满身泥泞。在消失前，他塞了一把刀在努里的枕头底下。努里一醒，掀起枕头拿刀，可是刀不见了。他感觉心碎，在想："老头子不信任我，又把刀拿走了。他准是怕我是个不肖之子！"

巴夏盘腿坐在大沙发椅上。他神态严肃，阴郁，在等候着。又出乱子啦！狗和猫要打架。异教徒们要求自由。让他们见鬼去！穆斯林非要杀基督徒不可。也叫他们见鬼去！奴役制不是很好吗，该死的异教徒们！异教徒不是很好吗，我的阿嘎们！他们在土地上耕作，做生意，纳人头税。为什么要把下金鸡蛋的母鸡杀掉呢？

黑人进来说：

"老爷，他们来了。"

"让他们进来吧！"巴夏象头公牛似的喘着气说。

他们鱼贯而入，行惯常的鞠躬礼，沉默不语，在长沙发上就坐。

"我听你们的。"巴夏显出疲倦的神态说。

穆安津第一个发言。他长着象狗一般的嘴脸，嘴角一直延伸到耳边，瘦骨嶙峋，四肢不称，两颊深陷，蓄着稀稀拉拉的几根黄胡须，一颗带毛的痣子，象只牛虻落在眉心，仿佛长着三只眼睛。他说个不停，越说越激烈，唾沫飞溅。他从胸口掏出古兰经，摇头晃脑地念起来。巴夏感觉很不自在，放下长管烟斗，他说：

"亲爱的何扎①，你把我弄得头都痛了。你说得简单点，好让我听懂你的意思。你知道，我是小亚细亚人，脑筋迟钝。一句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屠杀！"穆安津答道，这时他那颗痣子上的毛竖了起来。

巴夏叹了口气，然后转身问赛林·阿嘎："你的意思呢，赛林·阿嘎？你是不是也要来一次屠杀？"

"我吗，我要安定，巴夏大人，"老人答道，"不要屠杀，要安

---

① 土耳其的古兰经师称号。

定。这是个丰收年，三月下了不少雨，庄稼很壮实，橄榄树结满了果子，收成一定很好，可以生产大量的油，感谢上帝。要安定，巴夏大人。克里特是一头猛兽，不能刺激它，它会吃人！一个疯子跑进我们的咖啡馆里有什么关系？他喝醉了！我们把眼睛闭上就是了，这样对我们有利。如果是针锋相对的话，事情就弄得没完没了，不可收拾。仇恨是危险的，巴夏大人！把这个异教徒记在你的帐上，他的名字叫米哈伊，他的末日终归要到来。你是这里的巴夏，你手里有刀，你要杀多少人头就可以杀多少。”

他转身向穆安津说：

“这就是我的意见，何扎。假如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那么就请你原谅。你没有果木树，没有葡萄园，不懂得土地和人们的苦难。可是你问一问我，问一问树木和庄稼，他们愿意不愿意革命？不，他们不愿意！”

“我不去问树，不去问庄稼，也不去问人，”穆安津用手拍着古兰经，吼叫说，“我问安拉！”

正当他要翻开古兰经时，巴夏作了个制止他的手势，并打着哈欠说：“古兰经里总可以说出读经的人心里所想的东西。你想杀人吗？你翻开古兰经，里边就有说杀人的。若是赛林·阿嘎翻开古兰经，他就会找到真主讲的另外的一些话：安定、和平。好啦，够啦！”

他最后朝努里·贝转过身去，问道：

“你的意见呢，努里·贝？屠杀还是安定？古兰经是怎么对你说的？”

努里·贝的手放在他那只毛茸茸的大腿上来回搓了几下，思索着怎样回答，尽可能把时间拖一拖。他不想要和平。土耳其忍耐得太久了。自从没有再对希腊人进行镇压以来，他们过

着好日子，都吃胖了。可是努里·贝也不主张屠杀，他不喜欢流血斗争。他不象何扎那样，一念古兰经就火冒千丈……

“怎么样?”巴夏等得不耐烦，问道。“我给你提一个问题：你主张和平还是屠杀，努里·贝?”

“没有笔直的道路，巴夏大人，”努里·贝说，还想拖一拖时间。

“还是有的，年轻人，不过人们走偏了，迷了路。你找到这条路没有?”

“我想是找到了，巴夏大人。”

“我给你祝福！说吧，把我们带回正路上去。”

“既不是和平，也不是屠杀。让罪有应得的人付出代价！”

“米哈伊队长吗?”巴夏说，“你指的是他?”

“巴夏大人，让我说出我的想法吧。你是巴夏，假如你掺和到这里面去，整个克里特就要投入战斗，流血牺牲。让我独自一人把土耳其的火焰喷射出去。你将很快就会知道谁是这个罪有应得的人。”

“你准备把他杀掉?”

“我要把他杀掉，而又做到使任何人都不知道是谁杀的。请相信我。”

穆安津暴跳如雷，喊道：

“罪有应得的不是一个，而是上千个。全得用刑具把他们处死。这样才有和平。希腊人不懂得什么别的。如果你要他们安静下来，就砍掉他们的脑袋。”

赛林·阿嘎满脑子里想的是果木树和葡萄园。他也跳起来喊叫。可是穆安津声如洪钟，而又无法把道理说清。两人相互向对方扑去。努里·贝上前把他们拉开。巴夏呆在沙发上不动。

这些人把他弄得头晕。他们全都对，全都不对，他不想对这些事深加思考！他没有睡好觉，喝多了，吃多了，困得厉害。他急着把他们送走。他晃了晃脑袋好让自己醒过来，喊道：

“你们不害臊？你们忘了你们都是些头面人物？把手放下！努里·贝，你有道理，你的办法最明智。安拉给你什么启示，你就照办吧！你全权处理！”

赛林把落在地上的缠头巾拾起来，转身对努里·贝用恳求的语气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是得慢慢来，杀他要十分谨慎，不要刺激希腊人……要平静！”

“我吗，我改变不了主意！”穆安津咆哮说，“我要到清真寺去讲，把土耳其人都煽动起来！”

巴夏骤然动怒，挥起拳头喊道：

“何扎，在坎迪亚是我说了算。凭着穆罕默德的胡须的名义，我要象对疯狗似的把你的嘴用套子套上，那么你就说不了话啦！没有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我就不准许屠杀，你把这话好好记住！”

他站起来，作了苦脸，感觉腰痛。

“你们走吧，我有事。”他打着哈欠说，“努里·贝，照你说的办吧，可是得小心。得小心，孩子们，我们跟希腊人打交道呀！这些该死的东西！如果不是他们跟我们过不去，土耳其这时候就已经把全世界都吃掉了。”

他拍了拍手，黑人来了。

“送贝伊① 们出去！”他说。

① 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

正当这些土耳其人商议决策的时候，希腊人当中的三个重要人物朝大主教府走去。他们出来走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们仿佛三艘沉重的战舰，需要有巨型起重机，费很大力气和顺风才能开动。这就是哈吉扎瓦斯、艾里亚斯队长和绰号叫“金龟子”的老马弗卢迪斯。第一个是罗圈腿，面色苍白，口吃，蓄着一小撮被烟卷熏黄了的带尖的灰胡须。当年他原本被送到欧洲去学医，而他回来以后却如醉如痴地搞起考古学来。他花钱雇工人到荒芜的海滩和伊达山的岩洞里去发掘古物。他挖出一些大理石的手和脚、刻满古怪文字的石板和残破的陶器。他把这些东西全都运到大主教府，一间大屋子装满了还放不下，又摆到教堂的院子里。基督徒们都有意见。所有的这些妖怪都放浪形骸，赤身露体。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到教堂来望弥撒就会看见……人们曾经劝过老哈吉扎瓦斯不要把儿子送到欧洲去，因为回来后会精神失常。但谁的话他都不听。果不然，他儿子带着一把铁锹回到克里特来，挖呀，挖呀。据说他要找到一头金母猪和九头小猪。可怎能找得到呢？他把全部财产都花在雇用工人上了，现在他衣衫褴褛，穿着破鞋在街上逛荡，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不久肯定就要向行人扔石头。虽然如此，大主教却十分尊敬他，在教堂里留给他一个在宝座旁边的祷告席，到礼拜天总让他第一个接受圣饼。

每当风雨如晦，形势不佳，基督徒们就委派他到大主教那里或是巴夏那里去同他们谈话。一有军舰在港口靠岸，又是他去同欧洲人没完没了地扯谈。他滔滔不绝，但是谁都听不懂，不知道他是完全丧失掉理智还是在说一种外国话。

艾里亚斯队长，他也是一八二一年革命留下来的一位遗老。仿佛一座屹立在山头上的碉堡，没有门窗，枪眼毁坏，墙壁上有

许多裂缝都长满野草。他那粗短而几乎成了正方形的身体被子弹打得象个筛子。他的声音象雷鸣，十分吓人。从他那里说出一声早安都会叫你发抖。巴夏用叉子挖掉他的右眼，雅典民族委员会送给他一只玻璃眼，这是在克里特见到的第一只玻璃眼。他对于不喜欢的人就用这只眼去看。可是在庄严的时刻，他就把它取下来放在水杯里，只带着一只眼睛去见巴夏或是大主教，据他说是为了好让他们想起一八二一年革命。这一天，独眼龙到大主教那里去，走在其他两位显要人物中间，拄着一根粗粗的拐棍。

第一个人物，绰号"金龟子"的老马弗卢迪斯，是个吝啬、凶恶的高利贷者，一年到头省吃俭用，冬季节减衣服，为了积蓄金钱。他把欠他债的孤儿寡妇扫地出门。他收集金镑、葡萄园、房产、船只，而当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吃呢？"他答道："你叫我吃什么呢？我自己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一点也不能动！"十一年前的一天，正是一八七八年起义的时候，他手持一张印花票据来见大主教。他说：

"大主教，收下这张票据。我把我的财产献给坎迪亚。起义花费很大，需要钱。把我的一切都变卖了去买武器吧。"

大主教感动得热泪盈眶，说道：

"那么你呢，亲爱的马弗卢迪斯，你怎么生活呢？"

"你不必管我，大主教，我会去乞讨。"

大主教强迫他接受了一小笔每月津贴，可是他又吝啬起来，不吃不喝，不穿，放高利贷，弄得孤儿寡妇破产……这样他又积累了一笔新的财产。知道自己年事已高，一只脚已踏入坟墓，再次立下遗嘱，把财产留赠坎迪亚市议会。他尽管年迈，仍思维敏捷，因此，遇到艰难时刻，基督徒们总是推举他出来做他们的代

言人。

大主教在柔软的沙发上正襟危坐，等候来客。他面前摆着一张飞鸽展翅式的柏木台子，台上是一本银箔装订的福音书。上面高处悬挂着三幅大型版画：右边是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左边是沙皇，中间是圣索菲亚。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射进屋内，把窗子对面的墙壁染成蓝紫两色。这墙上挂满了活着的和已死去的高僧像。他们有的蓄着白胡须，有的蓄着黑胡须，头戴主教帽，身挂项链，衣着辉煌，手持权杖。有的显得谦逊、和善，留长头发仿佛一只没有剪毛的公羊；另外一些象猛兽，眼光锐利，大嘴巴，顽强的颈项，手中拿着狼牙棒似的狠狠地紧握权杖。中间挂着现在的大主教当年在基辅任修道院院长时，年富力强、雄姿英发的青年肖像。他的鼻孔宽阔，仿佛要把整个世界吸入肺腑。这个英俊少年生来本可成为明主、圣哲或是登徒子。但他却听从了基督甜言蜜语的诱导，慢慢离开了自身天赋的禀性而走上教会中的最高职位。

大主教看了一眼自己的画像，叹了一口气。他低声说：

“我老了，我象草一般枯萎。两手空空，迈过那可怕的门槛的时刻离得不远了。有多少个克里特的大主教，带着殉难的家伙：匕首、斧子、绳索、刑具来见最高审判者。而我将是两手空空！上帝啊，让我为你的光荣，为你的可怜的儿女克里特成仁吧。”

老执事穆尔祖弗洛斯进来行礼。他说：

“大主教，绅士们都来了，在外面等着。”

“请他们进来。准备大银盘子，好好接待他们。这些都是重要人物。”

穆尔祖弗洛斯还在门口等着。大主教惊奇地看着他说：

“你有什么事吗，穆尔祖弗洛斯？说吧。”

“你给我恕罪吗，大主教？”他一面鞠躬一面说，“你对我所做的事，给我恕罪吗？”

大主教笑了，他说：

“不要担心，穆尔祖弗洛斯。基督会宽恕你的，相信吧，他是仁慈的！”

“我犯了大罪……”

“他是宽大为怀的。行啦，去吧。”

三位绅士进了门，吻大主教的手，然后在沙发上就坐。接着他们取出念珠，等待老主教首先发言。

“已经是春天了，孩子们，”大主教望着窗外说，“多好的天气，多好的阳光！春天嘛！是圣乔治的月份！今年庄稼长势怎样，亲爱的马弗卢迪斯？”

“上帝保佑，长势很好。”马弗卢迪斯答道。

“庄稼很好，”艾里亚斯队长接着说，“就是人不好。我赞成英勇的行为，可是要值得。不然的话就是蠢动。”

“古人说……”哈吉扎瓦斯刚开口，艾里亚斯队长就不耐烦地伸出一只手来打断他的话。

“你把古人先放下，可怜的哈吉扎瓦斯，他们是死人。现在要谈的是活人。就在这时候，三个阿嘎到巴夏那里去开会。天知道他们暗中策划什么，这些狗。一定要警惕。大主教，你说呢？”

“我听说了关于米哈伊队长的新事迹。他这样英勇，多么可惜！酒将把他毁掉。”

“他将把我们所有的人毁掉，”艾里亚斯队长纠正说，“他将把我们所有的人毁掉，大主教。应该制止他胡闹了，不然的

话……”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造反啦！”哈吉扎瓦斯说，“在克里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它得天独厚，地下埋藏着大量的财宝：雕像、碑刻、王宫。造起反来怎么还能挖掘呢？所以必须……”

老“金龟子”满意地微笑着说：

“大主教，你要是允许的话。”

“你笑什么呀？”大主教说，“你是足智多谋的，为了基督教徒的利益费尽心思。”

“让我们少说话但说到点子上吧！”老马弗卢迪斯答道。

“你立刻起身，大主教，去找巴夏。这人头脑简单，爱好安逸。一个东方人嘛！他不喜欢罗嗦，你按照上帝将给予你的启示，把真话和假话都对他说了，让他平息下来，请他原谅我们，说米哈伊队长喝醉了，我们去教训他，以后不能再这样干。然后，送他一件礼物，比如说一个精美的烟盒，或是给他一大颗镶烟斗用的琥珀。大主教府里有的是这类宝贝，就是为了困难时候用的。奉承奉承他，这是条狗，扔给他一块骨头，让他啃去。这么一来，他就不叫啦。这时候，我们这位著名的战士去找米哈伊队长谈。还要请上帝帮忙。”

“你总是可以去敲一个聋子的门罗！”老队长摇晃着他那满是刀痕的头说，“他对谁说的话都不听，这是一堵墙。不过，我还是要跟他谈的。我老了，我参加过一八二一年的革命，那么，也许……无论如何，大主教，我相信你这位参谋的洞察力。你祈祷吧，拿着你的权杖到巴夏那里去。可是得快，要赶在伤口受到感染之前。”

托盘送上来了，上面放着咖啡、点心和果酱。绅士们沉默片刻。窗外柠檬花朵盛开，花香袭人。一只蜜蜂穿堂入室。在四

人头上绕了一遭，辨清不是开花的树木，径直飞去。

三位代表喝咖啡带着挺大的响声，然后啪啪啪咂起嘴来。大事已迅速安排就绪，各人对所应采取的步骤不难有了共同的认识，奶油咖啡和芝麻饼来得正是时候。哈吉扎瓦斯得到大主教许可，卷了一支烟，其他两人也随着他卷烟抽。他们眯缝着眼睛，烟雾腾空，朝高僧、沙皇和圣索菲亚的肖像扑去。

大主教伸手拉开一个抽屉。他说：

"孩子们，我给你们看一幅奇怪的画。你们看了不要有什么反感。你们认识我们的穆尔祖弗洛斯，是他画的。他敬畏上帝，可是他心地单纯。他看见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存在，而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戴上了眼罩，就象给拉水车的马戴上眼罩似的，好叫它一心拉水车不想别的。谁知道为什么上帝没有给思想单纯的人戴眼罩？"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件用白布裹着的东西。他揭开白布，把一幅画递给三位绅士。

艾里亚斯队长接过画来放在膝上，用他那只独眼注视它。"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他说，"这是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像，可是我认不清。"他低下头去。马弗卢迪斯看后叫了一声。

"上帝饶恕，"他说，"我的眼睛晃悠还是怎么的？……"

"妙极了！"哈吉扎瓦斯喊道。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放大镜好奇地仔细察看画像。"这个构思是了不起的！好啊，穆尔祖弗洛斯！这是真正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像！说真的，如果我是主教的话，我就把这幅画挂在教堂的祭坛上。"

大主教苦笑了一下，摇摇他那长得象狮子头般慈祥的脑袋。

这时老马弗卢迪斯说："但这受难的不是耶稣……我的天，

这是身上背着子弹带、挎着银手枪的一个妇女！”

“这就是克里特……这就是克里特……”大主教呜咽着说道，“十字架竖立在破碎的颅骨和白骨堆上。上面是天，乌云密布；远处，左边，闪电照亮了一座修道院。瞧瞧它的钟楼、风磨、穹顶，周围的防御炮塔。这是阿尔卡狄修道院。克里特被钉在十字架上，缠着黑头巾，让自己的血流到她儿女的遗骸上。两边站着两名队长，带着土耳其帽，一老一少……”

“从她嘴里出来了一条带子，上面写着一些东西，”老马弗卢迪斯说，“她在喊叫……”

“她喊什么？”艾里亚斯队长问道。他低头去看，但字认不出来。

哈吉扎瓦斯透过他的放大镜慢慢地念：

“ELi, eLi, Lamma sabacthani! ……”

“上帝啊，上帝啊，您为什么抛弃我？”大主教翻译出来说。

大家沉默了很长时间。他们都看着这幅新颖的苦像，不禁叹息。最后，老马弗卢迪斯说话了。

“可是，这不是有罪吗，大主教，把克里特放在耶稣的位置上？”他说。

“是的，是的……可是……”大主教答复道。

“可是什么？”

“可是这是值得的……”大主教低声说。

穆尔祖弗洛斯画得多么好啊！从她脸上看出多么深重的苦难！面颊消瘦，两只大黑眼睛淌着泪水。从她那受痛苦折磨的半张开的薄薄嘴唇上仿佛听到哀鸣。她赤着脚，上面满是血，发出光亮。在十字架前的地上放着一双乳白色的靴。

突然间，艾里亚斯队长猛地一下子，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

的，摘掉他头上的黑色土耳其帽，拿起画像，热情地吻它，而这时他那宽阔的胸脯激动地喘着气。马弗卢迪斯等待着，再也等不及了，他把画像从老战士手中夺了过来，把自己的脸贴上去，然后呜咽着亲它……哈吉扎瓦斯拭眼泪，走到小窗旁，观看外边开花的柠檬树。

大主教拿着画像，划十字。他一面吻克里特的沾满血的脚，一面低声说：

“我们为她的殉难跪拜……”

这时，大家都控制不住了，四人一起痛哭流涕。

大主教首先镇静下来，用白布把画像裹上，放回抽屉里，再集聚全身力量，站了起来。他说：

“现在，你们走吧。我给你们祝福。愿上帝给你们赐福……”

“首先要靠我们自己，大主教，”艾里亚斯队长说。“假如上帝没有看见人动作起来，他是不会帮忙的，得记住！”

“很对，很对，亲爱的艾里亚斯队长。我这就去找巴夏谈。愿上帝叫他好说话！”

他们吻了大主教白胖的手。艾里亚斯队长拿起放在门旁的拐棍，走到院子里，其他两位绅士跟在后边。而后看到大理石的手和脚，砍下来的头和刻满文字的石板，他摇了摇头。

“古物……”他气愤地咕哝，“古物！”

哈吉扎瓦斯弯下身去读刻在石头上的文字。

“走吧！”艾里亚斯队长对他的老伙伴说。“随他去！世界上有七十七种精神病……我去找来哈伊队长。你呢，你有土耳其朋友，比如说，赛林·阿嘎，快去跟他们谈谈。上帝啊，革命不能过早爆发啊。克里特犯的这种错误够多的了。行啦！”

巴尔贝扬尼斯在大主教府门口等着他们。他把篮子放在地

上，篮子里有包着的冰块和满满一铜壶蜜汁果子露。一有行人过来，他就叫喊："果子露，冰镇果子露，喝果子露！"人过去了，他又沉默下来等待。

这是个先天不足的小老头儿，矮个子，扁脑袋，两只灰色的圆眼睛总是滴溜溜地转，细长的脖子既肮脏又布满皱纹。他用假嗓子发出尖叫声，使走路的人听得刺耳。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基督教徒都把他看成是个疯子，因为他谁都不怕。他想什么就直说出来，他说粗话，不管耶稣，穆罕默德，还是苏丹全都咒骂。几年以前的一个复活节，他走在嗜杀成性的穆斯塔法·巴夏面前，送上冰镇果子露，突然失去理智，为在阿尔卡狄修道院被杀害的基督教徒痛哭，并且象火烧着屁股似的蹦跳起来。巴夏和官员们坐在凉亭里抽着烟观看这场戏，这时群众听到叫声也都围拢来看热闹。巴尔贝扬尼斯越来越发疯了。他从地上拾起一根小棍子作为马刀挥舞，慢慢朝巴夏走来，瞪着大眼睛恐吓他。骤然一声尖叫，接着唱起来："啊，我的马刀，闪烁的宝刀，你给我把土耳其人都杀掉……"

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一时目瞪口呆，他们等待巴夏的反应再定何去何从。瞬息间，巴夏大声欢笑并鼓起掌来。他看到这个糟老头儿拿着一根小棍儿恐吓土耳其人，感到滑稽无比！

"好啊，巴尔贝扬尼斯队长，"他喊道，"到这里来！"

为了效尤，阿嘎们也都大笑起来。而后，群众中随着发出一阵笑声。这时巴尔贝扬尼斯仍继续跳、唱、哭。

"行啦！"巴夏喊道，"我们都被消灭了，你把整个土耳其都扫光了。来，我跟你说，你有股子疯劲，我喜欢你。我送你一把真刀，我还给你胸前佩上一块大勋章：我们穆罕默德的象征——一只张开的手。现在，你听着。今后每年复活节的时候，你有权利

把剑佩在腰带上，勋章戴在胸前，在坎迪亚蹓跶，从加尼亚门到拉扎雷门，从新门到海港门，就象巴夏似的。在这一天里，你脑子里想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你可以爱怎么辱骂就怎么辱骂，爱怎么诅咒就怎么诅咒。你是疯子，你说的话不需要纳出口税。你好叫我开心一阵，该死的巴尔贝扬尼斯！多少年来我没有象今天这样笑过了。”

自从这一天起，巴尔贝扬尼斯的胆子更壮了，土耳其人把他看作是一个逗趣儿的消遣。他们由着他去，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从中取乐。这样，巴尔贝扬尼斯就成了坎迪亚唯一的自由人。每次要发生暴动，他总是第一个先知道。他跑到土耳其咖啡馆去转，说出基督徒们敢怒而不敢言的话。他夏天卖果子露，冬天卖大补汤，同时为所有的基督徒鸣不平。不时，他把话说得过了头，就会换到一记耳光，被柠檬皮或烂西红柿打中。可是，巴尔贝扬尼斯随即把脸拭净又喊起来。

自从前一天晚上开始他就嗅到火药味。他看见三位绅士，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一清早到大主教那里去，于是站在大门口等他们。一定得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复活节快到了，他又该挎上佩刀，把白铁做的徽章戴在胸前，替受压的“异教徒”们发泄一通心中闷气 。

当他看见两位长老出来，他一手提起放冰块的篮子，一手挽着铜壶，走上前去。

“早安，老爷们，”他说，“稍等一等，喝碗果子露解暑。今儿可热啊！”

“让我们安静安静，巴尔贝扬尼斯，”艾里亚斯队长说，“我们不喝果子露。”

“你别生气，艾里亚斯队长。首先，我不怕你。而且你知道

我是个疯子，不怕巴夏，不怕苏丹。你们都是慎重的人，做事诚惶诚恐。可是巴尔贝扬尼斯有刀和诏书……还有个没有思想的脑袋。他想什么都不怕说出来。”

“巴尔贝扬尼斯，”老“金龟子”放低声音说，“为了你好，少说一点，现在还不到时候。”

“那等到什么时候？”巴尔贝扬尼斯也放低了声音问，“我要知道。”

艾里亚斯队长挥动拐杖，巴尔贝扬尼斯赶快拿起东西跑掉。

大主教把系着一块多彩珐琅金牌的项链戴在脖子上，牌上一面是耶稣受难，另一面是耶稣复活。他取出一个老的银烟盒放在口袋里——这是件出自驰名的亚尼纳工匠之手的艺术品，友人亚尼纳大主教所赠，并拿起权杖，副祭跟随在后，徒步朝巴夏官邸走去。

这时候，巴夏躺在柔软的靠垫上睡着了。他梦见自己走进他家乡布尔萨的花园里，树木有的花朵盛开，有的硕果累累，头上树枝参差交错。巴夏一面走着一面抽着烟斗，以为进入了天堂，穆罕默德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小镜子、梳子和香水瓶掖在宽大的红腰带里，向他表示欢迎。

可是当他绕过花园一角，就看见一棵巨大的橄榄树，长得畸形，没有叶子，被雷击烧焦，歪歪扭扭。枝头上挂着奇怪的果实：步枪、子弹、匕首和黑头巾……“这是什么该死的橄榄树啊？它长武器，不长橄榄？”巴夏心里想着，惊叫了一声。正要转身回到花果满枝头的园子里，却发现园子不见了，只看到一片荒芜和峥岩峭壁，而且觉察到每块山石后面都藏着步枪或手枪。

巴夏顿时醒来，喊叫：“克里特！克里特！”

这时，黑人苏雷曼开门进来。他说：

"巴夏大人，希腊人的大巴夏来了。他正在上楼。"

"我做了一场恶梦，苏雷曼！"巴夏说，一面拭掉从两边太阳穴流下来的冷汗。

"你想回避这个大块头吗？"

巴夏想了一会儿。

"不，请他进来，苏雷曼。这些异教徒的头儿们会圆梦。他能给我说说我的梦是怎么一回事。让他进来！"

大主教进入室内，双方行礼。坎迪亚的两位最重要人物，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会面了。他们在这城里就仿佛两位国王，两个王国相接连。土耳其区和基督教区，十字和新月相交错。在两者之间，时而和睦相处，时而掀起轩然大波，彼此恨之入骨，不共戴天，火并厮杀。

他们两人在柔软的沙发上并肩而坐。巴夏抽他的长管烟斗，大主教取出念珠，一颗一颗地捋着，心中忖量话应从何说起。从敞开的窗户看到外边，左方是监狱，右方是那棵老梧桐树，稍近处是那出名的有大理石狮子的威尼斯喷水池。一阵温暖的和风吹过。

巴夏打了个呵欠，开始说：

"好天气又回来了，主教大人。安拉！时间过得多么快！真象轮子转似的。它转，我们也跟着它转。冬天来到，人们说：'真冻坏了！'这话还没有说完，太阳出来，人们又说：'好热呀！闷坏了！'于是就听到雷鸣，得把斗篷披上……你的宗教对这些神秘的事是怎么说的？"

可是等不到对方答复，巴夏受不了刚做过的梦对他的纠缠，接着说：

“你相信梦吗，你，主教大人？梦是哪里来的？谁会给我托梦？”

“有的从上帝那里来，另外有的从魔鬼那里来。”大主教答道。

“你能辨别得出来吗？哪些是上帝的，哪些是魔鬼的？”

“你准是做了一场梦，巴夏大人。从你眼皮上可以看得出来，我看到了。”

“是的，我做了一个梦，所以我问你信不信梦。”

“但愿它给你带来幸福，巴夏大人。你讲出来吧，看看是怎样一回事。”

“你能圆梦吗？”

“有的时候，受到上帝感召，我就可以解释。好吧？”

巴夏叹了一口气，然后就讲他的梦。他故意加以夸张，好吓唬吓唬这个异教徒教士。比如，他说他看见了割下来的人头挂在橄榄树枝上。

大主教低下他那狮子般的头沉思。他想从这个梦里找出他要同巴夏进行交谈的一个话头。

“这是从魔鬼那里来的梦吗？”巴夏焦虑地问。

“不是，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大主教答道，“不过，我不知应该怎么给你解释，巴夏大人。我怕你会生气。”

“我，生气？”巴夏说，“那你就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是永远不会生气的吗？他知道世界发生的一切都是注定的，任何人都不能加以丝毫更改。比如说，苏丹发下诏书要我的首级，我会感到悲伤，当然罗，我会感到悲伤，但我绝不会生气。这是注定的。对真主的决定我能改变一点什么吗？尽管说吧，别害怕，主教大人，可是别说谎话。我要知道全部真情实况！”

大主教想了很久，然后才说：

“你在梦中看见的花园，是人的心。你的心就是一个花园。夜里，它敞开，你走进去，在里面散步。你在梦中所看到的就是你为之而降生的，这对你说来是很自然的：在你成长的地方布尔萨，花朵盛开的树下安然散步。你的心就是一个花园。可是，你成为巴夏并派到克里特来任职也是注定的。”

巴夏叹了一口气。

“真了不起，主教大人，你所说的都是实情，正象你看到我的心一样。继续说吧！”

“这是很清楚的，巴夏大人，用不着再深究了。你看见的橄榄树挂满武器，这就是克里特。你走到被雷击的树下，你的脸色都变了。你的命运在这里开始转折……但可惜你醒了，往后的事你就不知道了。可能上帝写下了从这时起就按照你的判断自由行事。真是遗憾！”

“啊！照你这样说，主教大人，”愚蠢的东方人说道，“在这时候，土耳其人和基督徒都应该象兄弟般生活。希腊人劳动，土耳其人吃喝，全都过惬意的生活，各得其所。”

“这就取决于你罗！”大主教终于找到了他们谈话的机会。“你有权力使我们这个岛上人人和睦相处，上帝给你托梦为了告诉你这件事。上帝是经常通过梦说话的……”

“给我解释解释，主教大人，我不明白。”

“你应该听到了关于坎迪亚的土耳其人和基督徒之间事情激化了。好象是有一个人喝醉了，骑马闯进土耳其咖啡馆里。”

“你认为这是件小事吗？他侮辱了土耳其，那异教徒！”巴夏说这话时眼睛顿时闪烁着凶光。

“土耳其，一个如此强大的苏丹国，巴夏大人，并不是这么轻易就受到侮辱的！”大主教故意用柔和的声音说，“还是把那醉汉暂时放下。你不是要我讲你的梦吗？那么听我说。我想上帝这时候给我启示，我可以给你圆梦。不过，要是你不一定愿意听的话……”

“以安拉的名义！我当然愿意听……”巴夏用恳求的语气说，他一只手放在大主教的膝盖上，“我求你，讲吧。”

“七重天都开了，上帝降临，进入你的睡眠，巴夏大人，并且向你指出了一条应走的路。”

“什么路？”

“你所要走的路有两条：一条绿，一条红。我看得清清楚楚它们在你的梦中展开。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一条。”

“不，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条，”巴夏抗议说，“是真主为我选择的一条。”

“很可能上帝已经写下了由你自由选择，我跟你说。你可以选择红色的路，开始屠杀，把人吊死，火烧克里特。你也可以选择绿色的路，那么一切都会象是蜜和奶一样，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重新拥抱，全世界为你的名字祝福……选择吧！”

还没容巴夏思考，大主教从口袋里取出那珍贵的烟盒。

“你很有雅兴，巴夏大人。”他温柔地说，“你喜欢这种精美的东西。这是个亚尼纳烟盒，出自名匠之手，真是巧夺天工。一面刻着一只双头鹰，另一面是新月……恰好是你所喜爱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互相亲善。我早就想把这礼品送给你了。我了解你心中的意愿。祝你幸运！”

他说着就把银烟盒放到巴夏的手里。

“以安拉的名义！”一面赞赏这件礼物一面说，“你们希腊人，

你们是一个不朽的民族。你们无论用蜜还是用醋都可以捉到苍蝇……”

他弯下身，用他的粗大指头抚摸烟盒，低声说：

“唉！主教大人，你知道，这个亚尼纳烟盒引起我心里一桩甜蜜的回忆！我的第一个妻子，长得象奇拉·弗罗西妮[1]那样美——愿她在亡者的王国里安息——她也是亚尼纳人……”

他叹了一口气。

“真是奥秘，主教大人！死亡、生活、爱情，这些意味着什么？不过，你不懂得，你从未接触过女人！”

两人都沉默着。大主教手持念珠，临窗眺望，但见蔚蓝天空下老梧桐树枝叶微动。他终于开口了，回到一个积极的话题上。

“今年小麦长势真好呀，巴夏大人。”他说，眼睛朝广阔原野上的青绿庄稼望去。

巴夏中断了他对往日的情思，朝身旁边的大主教叹息着说：

“大麦也长得好呀，主教大人。”

大主教站起身来。巴夏也随着站起，伸出手去。

“祝你健康，主教大人，”他说，“我们都信天主，你和我。一切已有了妥善安排，我们各自分享克里特的一部分。你看着一边，我看着另一边。你约束基督教徒，我看管土耳其人！”

他沉默了一会儿。当他说出最后一句话时，觉得还有话要说。他咳嗽一声，挠了挠头，决定把话说出来：

“这几天里，你要是听到一起凶杀发生，就当作没有听见……”

“一起凶杀，巴夏大人？”大主教焦急不安地望着这个两眼朦

---

① 希腊伊皮鲁斯一个上层社会的妇女，以美貌和才智著称，于一八〇一年在阿里·巴夏命令下被抛入亚尼纳湖中溺死。

眺的土耳其老人。“一起凶杀？但愿不会发生！”

“啊！谁晓得！一个土耳其人喝醉了酒就可能去杀你的一名好汉。一切都有可能，疯子大有人在。而你，作为大主教就应该装作没有听见，我跟你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希腊人骑马闯进土耳其咖啡馆，嘲弄我们，我们不是闭上眼睛吗！你们也把眼睛闭上，主教大人，这样对你们有利。”

大主教感到很不自在，但他装作不懂。

“天主决定一切，”他说，“他管着苏丹和巴夏。”

“他也管着大主教，大人！”年老的东方人说，他那公山羊嘴唇狡黠地笑着。

两人没有进一步唇舌交锋就分手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四月中旬，树木有的花朵满枝头，有的硕果已开始结成。春天的阳光抚育着整个坎迪亚。城垣内，居民分成两个阵营。每个阵营有它自己的上帝，而神和人都在磨刀霍霍，准备相互厮杀。他们看不见平静而柔美的大海，象天芥菜开花般的朝阳，也注意不到夜晚的繁星。

米哈伊队长，阴郁寡言，在他的铺子里恢复了工作。饮酒作乐一星期竟没有减轻他心情的沉重，这还是第一次。反之，他比过去更不平静，更暴躁。他现在滴酒不进，每顿饭吃一块面包就离开饭桌。在家里，好几天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了。他不肯睡觉，坐在褥垫上抽烟，从房间的小窗注视着外边的黑夜。因为怕自己睡着又遭到梦幻的袭击，他继续把眼睛睁大。实际上，他只害怕唯一的一个梦，就是一个妖魔每天夜晚的纠缠，使他受到玷污……酒淹没不了这个妖魔！也冲洗不掉耻辱！“只有血……只有血……只有血！”米哈伊队长从窗户朝外看，这样想着。

努里·贝无法入睡，他也是这样。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实现他的诺言，为土耳其人洗掉所受的耻辱，为父报仇。他还想着他的妻子。自从米哈伊队长到他家里来过之后，爱米奈就再不让努里进入她的房间。“他侮辱了你！”她跺着脚倔强地对他说，“米哈伊队长侮辱了你，我也要侮辱你，正如一个有自尊心的彻尔加斯女人所应该做的！”

为了消遣一下，努里·贝到他的别墅去做一番安排。天气渐暖。他的夫人照每年惯例，不久将到这个有许多喷泉的花园来度过夏天。上帝是伟大的。这些花园和喷泉将会使爱米奈的心软下来而回到他身边。他叫人找来泥水匠，重新油漆门窗，在树木当中建造凉亭。又派人去买来斯米尔纳产的金丝鸟和亚历山大的小鹦鹉以取得爱米奈欢心。“即使她的心是石头的，”他心想，“也不能不有所感动。”

这时候，爱米奈在伸向大街安装了铁栏的阳台上，斜倚柔软的靠垫，喝着果子露，嚼着乳香，观看来往行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对她说来都一样，总之，全是男人。

“土耳其人，基督教徒，犹太人，中国人，这都没有关系，玛丽亚，”她对老奶母说，“世界上只有两类人，老的和年轻的，白胡子和黑胡子。我呢，我爱黑胡子。”

每天傍晚，太阳下山，街道逐渐阴暗下来的时候，一个希腊人头戴一顶雅致的土耳其帽，脚踏一双时髦的靴子，在街上走来走去，朝着安装铁栏的阳台投以热恋的目光。

“这个希腊人是谁？”爱米奈有一天问黑女人，“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梦里，也许……”

“就是地震的时候，你晕过去，他把你弄醒过来的，”奶母答道，“那就是有名的波里辛吉斯队长。”

“他长得不错呀，良心话。健壮，风雅，靴子嘎嘎的响。听，他在叹息，可怜的人。”

爱米奈笑逐颜开，嚼着乳香，喝着果子露，躲在百叶窗后面，心中情欲炽热如焚。她眯缝着眼笑。“我愿意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就把他叫到我床上来，要不然，我就随他象只狗似的在街上走来走去。我是个女人，不是吗？”

一个夜晚，路上空无一人。波里辛吉斯队长在安装铁栏的阳台前停下脚步。明月当空，忍冬和茉莉芬芳扑鼻，努里花园里的一只夜莺唱出恋人绝望的情曲。港口那边的大海也在哀鸣，它把胸臆化为激浪扑打在城垣上。

爱米奈无法入睡。她感觉发热，脱下睡衣，低头下望，看到月光下一个男人在喘息，身子靠在大门柱上。她一眼就认出是谁，不禁笑了出来。她转身唤醒那蹲在角落里睡着了的黑女人。

“这可怜的，”她说着噗的一声笑了，“来瞧瞧他。他好象晕过去了，我真想下去照顾他。他照顾我，在地震的时候！你说怎样，玛丽亚？努里不在家。”

“爱米奈，我的孩子，”她说，“这是大罪过！”

“对你来说，也许是这样，”那女人打断她的话说，“对你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可是我呢，我是穆斯林，我有另外的上帝和另外别的戒条。你呢，你可以吃猪肉不犯罪，但不能咬一个男人。对我们来说，恰恰相反。猪肉使人犯罪，而一个陌生男人却不会。去吧，去叫他上来。”

“爱米奈，我的孩子……”黑女人发出失望的叫声。

“先看看黑人在大门口睡着了没有。”

“他睡着了，”玛丽亚叹着气说，“他睡着了，我听见他打鼾。”

“狗拴好了吗？来吧，落汤鸡，别在那儿发抖，这没有什么！

上帝制造男人和女人就是为了这个……啊，看看这月亮！今晚多么柔和！茉莉喷香，夜莺失去了理智。去啊，我跟你说，去把他叫来。我经常想一个女人冬天可以保持贞操，可是到了夏天……我问你狗拴好了没有？”

“狗拴好了，太太，”玛丽亚答道，忍不住出声地哭了。

爱米奈低头看见波里辛吉斯队长站在那里，抬起头望着那有灯光的窗户。“努里叫我厌恶。米哈伊队长……那里去找呢？这个人也行啦！”她拿起小镜子和梳子，理了一下头发，往腋下抹了麝香，接着猛地推了一下她的奶母：

“去，我跟你说！”

黑女人双手抱头，跌跌撞撞地走下楼梯。爱米奈把剩下的麝香水洒在肚子和胸脯上。随后站起来，把灯移到门后边。“我要的是另外一个。”她小声说，“可是这个也是个野性子，很高傲。他不肯低头乞讨，他等待。他毕竟还不坏！”

她竖起耳朵静听。街门慢慢地开了，狗吠了一下。脚步声经过院子，进入男客厅，然后上楼梯……她倚在靠垫上，想把衬衣穿上，又改了主意，让月亮的光直接照射她那没有掩盖的乳房和腹部。靴子在走廊里咯吱咯吱响，空气中出现一股男人的味道，爱米奈的鼻孔开始翕动。她伸出舌头舔嘴唇，象条蛇似的，然后就不动弹了，等待着，合上半闭着的眼睛。

波里辛吉斯队长这时站在门槛上。爱米奈的眼睛穿过长长的睫毛打量他。而他，蓦地一阵头晕目眩，伸手抚按前额，心脏猛烈跳动。彻尔加斯女人在月光下移动了一下身体，伸开双臂，又靠后躺下。顿时，双方仿佛已有了默契，那男人扑向前去，把灯熄灭。

四月将尽。耶稣受难周到来，基督徒们人人战战兢兢。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克里特人这一年对耶稣所遭受的苦难体会得更加深刻了。在他们的心里，耶稣和克里特是混为一谈的。同样的痛苦，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土耳其人把克里特钉在十字架上。失眠、斋戒和神的苦难刺激得人们怒火填膺，同仇敌忾。

他们用凶恶的眼睛窥伺土耳其人，几乎按捺不住要杀掉几个犹太人，港口附近的马口铁器具商和货币兑换商。在耶稣受难周这些危险的晚上，他们早早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大门上了双锁。

气氛今年比已往任何时候都紧张，因为土耳其人对于米哈伊队长的侮辱一直还吃不消。夜晚，基督徒们在圣米纳斯教堂参加为耶稣受难祈祷的时候，他们在教堂前走过，一面辱骂一面唱穆斯林歌。基督徒们时刻在等待，阿嘎们将对谁，什么时候，在哪里下手。他们每天都期待着脓包破裂，但脓包只是隆起，在内部逐渐成熟。

这样，耶稣受难周的部分日子就在花朵的芬芳、不眠之夜和胆战心惊中度过。紫罗兰在家家户户的院子里盛开。受难日快到了，姑娘们正在把它们摘下来，同时也采集丁香和四月里晚期的玫瑰，供晚祷时献祭。太阳一落山，基督教徒们就关闭店铺回到家里，赶快吃掉他们的斋食——煮豆子、生菜和洋蓟，然后在院子里散步，竖起耳朵窥探动静。在寂静的夜晚，圣米纳斯教堂的钟声响了，柔和而凄凉。这时，基督教徒们在胸前划了十字，打开大门，走到狭窄的坎迪亚街上，惶惶不安，沉默不语，急于探听到当夜会发生什么意外，神又会遭受怎样的劫数。

受难周越是接近结束，克里特的人们就更加激动。到了受

难日前夕，大主教、神甫和副祭用哀怨而单调的声音，轮流诵读福音书，讲述犹大怎样出卖耶稣，当时撒拉逊人怎样嘲骂和鞭笞耶稣。于是信徒们都呜咽起来，他们要跟随耶稣，从凯亚发斯跑到皮拉特，从穆斯塔法·巴夏那里跑到苏丹那里去控诉。

他们极不耐烦地听了前几段福音，就象发疯似的一起向教堂的院子涌去。在那里放着一个用旧布和麦秆扎成的犹大。他们冲向稻草人，有人持刀，有人举起蜡烛，进行刺杀、火烧。这时，孩子们大声喊叫，在周围手舞足蹈。随后，他们仿佛出了一口气，又回到教堂里把福音听下去。

特拉萨基和其他孩子在燃烧着的叛徒周围又喊又跳。等到犹大已化为灰烬时，米哈伊队长的儿子把他的伙伴们召集在一起。他们事先都谋划好了，每人从自己的母亲那里偷一瓶煤油和一包破布来。他们拿着这些东西往犹太区跑去。特拉萨基领头，紧跟在后面的是他的同班同学莱维，是和希腊孩子逐渐交上朋友的一个小犹太，大家现在已经把他看作自己人了。每当他们要向犹太人恶作剧时，他总是第一个响应而且是最激动的。

房屋在黑暗中沉睡，街道寂静无人。孩子们在跑，有几个瓶子掉了塞子，煤油流出来，把他们经过的地方都弄得一股油味。这时，他们又听到海涛击打崖石的声音。浪涛汹涌，仿佛要把威尼斯墙冲垮。

他们走到离犹太区不远的地方。特拉萨基把孩子们都集合在他周围。他们一共七个人。小头头给大家发火柴，然后他们把打开的破布沾上煤油。三个人在右边的房子点火，另三个人在左边的房子点火。特拉萨基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把破布塞在门下边，如果看见窗户敞开就把点着的火团扔进房子里。

“那我呢？”他说着同时把自己的破布浸湿，“我到犹太教长

家里去放火。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是个好人，可怜的家伙！”

这里都是低矮的破旧房屋，有的是用泥和石头砌的，有的是用废铁桶堆成的。教长的房子稍大一点，有一个朝街的窗子和一个木头阳台。

这犹太教士是个正直的小老头，脸色苍白，有点驼背，一小撮红棕色的胡须里掺杂着白色，面孔两边各垂下一条小辫子，头上戴着一顶紫绒圆帽。他单独一人住在这所失修的陋室里。他妻子早亡，子女离散，一条狗死了，金丝雀飞了——他正要把它捉回来，而还没走到阳台的时候，一只猫跑来吃了这只鸟——耶和华（指上帝）成了他的唯一伴侣。他上楼下楼，不停地同耶和华对话。

这天晚上，老人睡不着觉。他点上灯，打开旧约全书，用轻微而单调的声音读着。他的民族有过这样的一个殉难者！有这样严峻的神！伟大的先知！而最后，玛丽亚的儿子登上戈尔戈达山，在那里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顽强的民族怎样对待这个遭遇呢？发出胜利的呼声，让无辜牺牲者的血流在自己的头上，流在自己的子女头上。至今多少个世纪以来，每年到了春天的这些日子，在所有的教堂里，人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犹太民族发泄仇恨。犹太教长抬起疲倦的眼睛，倚窗远眺，不禁叹息。“这时候，”他心想，“他们正在圣米纳斯教堂的院子里焚烧犹大……”他似乎听到孩子们在街上跑和喊叫的声音，但他的思绪过于集中，没有注意。他又回到圣经的阅读上。

七个孩子分配了街上两边的房子。他们把烧着的破布扔到墙上就赶快跑掉，心里又激动又害怕。由于没有燃料，火很快熄灭，只剩呛鼻子的煤油味。

特拉萨基转过头来，看不见一点火焰，只有烟了。他骂道：

“笨蛋，你们给我上吊去！你们连放火这点儿本领都没有。瞧瞧我是怎么干的！”

他站在犹太教长的房子门前，把所有的人都叫了来。

“你们还有煤油吗？”他问道，“都给我！”

曼诺里奥·马斯特拉帕斯和安德里科斯·克拉索乔治斯把他们各自剩下的半瓶煤油递给他。特拉萨基接过来就在门槛上倒煤油并把两块破布浸湿后塞在门下面。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点起火来。火焰上升，红蓝两色，立时烧到被虫蛀了的门梃上。他再把另一条破布浸在煤油里，点着后扔得高高的，抛进了敞开的窗户里。

“快跑！”莱维喊道，“我们到喷水池去洗洗，别让人家闻见煤油味。会被发现的。”

他们大笑着跑进黑暗的街巷里。

特拉萨基仍然留在那里，把火拨旺，一心要把这座犹太人的房子化为灰烬。“摆弄个稻草人就算烧犹太人，那真是可笑！”他心里想，“要想得到耶稣祝福，就要烧活的犹太人！”

他向前走了一步，把剩下的煤油浇在火焰上，可是这时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大声喊叫，同时老教长跑到小阳台上挥动双臂，一再喊“救火！救火！邻居们，快来人啊！”特拉萨基来不及闪开，就把身体贴在墙上。教长低头看见街门失火，惊惶万状，又是拍手，又是揪胡子，使劲叫“快来人！快来人！”

可是四周围的小房子都沉浸在一片黑暗里，所有的邻居都已进入梦乡，没有一个人出来。教长跌跌撞撞走下楼梯，拔去冒着火焰的门闩，冲到街上来。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不跑去敲邻居的门，而呆呆地看着火势烧得越来越旺。特拉萨基这时看见他实在可怜，便离开了这所房子，跑去挨户敲门，大声喊叫：“着

火啦！着火啦！”然后又回到教长这里来。

“爷爷，”他说，“我从教堂回来，听见有人喊叫。别哭啦，瞧，邻居们都来了！”

确实，一扇扇小门都开了，在月光下，犹太人出来了，穿着裤衩，戴着睡帽，一时受到惊吓，还带着懵懵懂懂没醒过来的样子。当看到教长的房子起火，他们就跑到井边汲水，赶快提着水桶把门上的火焰扑灭。随即上楼走进房间。教长跟在后面，跑去把圣经抱在怀里，又下到院子来，象个疯子似的。特拉萨基也同邻居们一起忙了一阵。他提水，往火焰上泼水。他汗流浃背，感到十分疲乏，但心里很愉快。最后，火熄灭了，邻居们回家了。特拉萨基握住教长的手说：

“爷爷，晚安。现在安心睡吧。火灭了！”

教长吻了孩子的头发。

“你父母亲可以为你骄傲！”他说，“你救了我。我可以送给你点什么呢？我穷，什么都没有。”他想了一会儿。

“等一等，我有一点东西。”他说。

在院子的一个角落，在一棵开着花的玫瑰上，一朵大白玫瑰花在月光下怒放。老人把它摘了下来，递给特拉萨基：

“拿着这朵玫瑰花吧。”他说，“好孩子，你今晚的勇敢行动有着和玫瑰一样的芬芳。”

第二天是星期五，耶稣受难日，从拂晓开始，钟声就响了，响得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凄凉。耶稣躺在教堂中央，教堂四门大开，让前来伏拜的信徒们出出进进。在死去的耶稣周围，摆满了紫罗兰、玫瑰花和柠檬花，十几个年轻妇女跪在那里望着他。她们擦着眼泪，心里悲伤，好象是在哭她们自己的儿子。这个好男儿是

坎迪亚的骄傲，土耳其人把他杀了！

巴尔贝扬尼斯，他也到教堂去了。他弯下身子，吻那沾染着血迹的耶稣的脚，抓了一把香末以备他自己生病时烧，然后呆呆地望着死者摇头说："该死的土耳其人！刽子手！"

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穆尔祖弗洛斯。教堂执事由于斋戒和熬夜变得十分虚弱。站在他周围的是狄米特罗斯·皮佐科洛斯、卡扬比斯、万徒索斯和理发师帕拉斯凯瓦斯。穆尔祖弗洛斯在讲，其他人注意倾听。

"昨天，"他说，"巴夏派他的黑人给大主教送去一只兔子作为礼物。大主教生气了，拒绝接收。'我不要他的礼物！'他大声说，并且叫黑人转告他的主人说：'我们守斋，犹太人杀了耶稣，我们现在是服丧期。'"

"他不应该拒绝收下兔子，"帕拉斯凯瓦斯说，"这样没有礼貌。"

"巴夏就不该送兔子去，"卡扬比斯说，"这本身就是无礼。那条狗，他难道不知道这是受难周吗！"

"这些都是瞎闹，"狄米特罗斯叹息说，"我们现在跟巴夏顶撞！这不是拿鸡蛋撞石头吗！"

万徒索斯想说话，可是让巴尔贝扬尼斯抢先了。

"伙计们，你们听说一个坏消息吗？"他擦着眼泪大声说。

"什么消息，巴尔贝扬尼斯？"

"他们把曼诺里队长杀了。"

"哪个曼诺里队长？"

"耶稣，伙计们，耶稣。土耳其人把他杀了！"巴尔贝扬尼斯答道，眼里泪水汪汪。

万徒索斯和卡扬比斯感到惊异，彼此面面相觑。可是也对，

耶稣不也是个队长吗，就象艾里亚斯队长、柯拉卡斯或是达斯卡罗扬尼斯队长似的。但也是为自由战斗，穿着靴子、鼓起来的灯笼裤，头上缠黑巾，和克里特人一样。

他们转过身来看见大主教小心翼翼地慢慢走下主教府的台阶，仿佛身上背着个十字架似的。他们给他把路让开。他的样子好象是恶狠狠的。苍白面孔上的肌肉和白胡须在颤抖！

"为什么他的样子这么凶？"帕拉斯凯瓦斯悄悄地问道。"平时他那么和善！象吃了什么药似的，他怎么了？"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万徒索斯说，"你不懂得这些吧？哦！我忘了你是锡罗斯人！"

大主教走过，主教帽盖着一块厚黑纱巾，进入教堂。这几天来，他确实变了样子。他的眼睛，平常那么平静，现在放射出火焰。也许是由于斋戒，熬夜，而尤其是为了耶稣的苦难，这是他每年都深切感受到的。他忍受不了大逆不道的事情。他看不得丑恶的行为，不能容忍无法无天的人压迫和杀害无辜。他不能忍心看着克里特头戴荆棘环，在土耳其人的桎梏下受难。

他走在礼拜五耶稣受难日的信徒游行行列前面，手持权杖，仿佛在挥舞一支长矛。"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什么时候？"他喃喃自语，一面用凶狠的目光打量两边枪口向下以示敬意的土耳其护送队伍。"啊，克里特！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你光荣地复苏？苦难旷日持久，岁月太长久了！"

歌唱队带着颤抖的鼻音唱着《坟墓哀歌》。妇女们呜咽，男人们手持点燃着的蜡烛，沉默不语。大主教用权杖敲击地面，一心想着克里特。"耶稣是一位神，他能够复活。可是克里特，只是土地和人……"

队伍穿过大路，到了十字路口和广场上都停下来，大主教举

起右手为东方、西方、北方和南方——坎迪亚的四门祝福。队伍来到三拱门，城市中的最大的广场。海洋似乎离得很远，在发出亮光。两个小岛在月光照耀下，面对迈斯金尼亚麻风院，暗淡的微光在空中闪烁。

麻风患者，他们也在为受难日进行夜晚的祭礼。他们的耶稣躺在用柠檬叶和桂树叶铺成的床上。这是过去一个活到一百岁的麻风修道士描绘制成的。他把耶稣画成一个象他似的麻风患者，手指和鼻子已被腐蚀，上唇也烂掉一半。当时的大主教生气了。他派了一个修道士去指责说：

"这是犯了大罪，该死的修道士，把耶稣做成这个样子。你不怕上帝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可是，尊敬的神甫，耶稣怎样才能表现他对人的爱呢？"修道士因为没有了嘴唇，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他如果不是也染上了病，怎么能表现他的爱呢？"

这天晚上，麻风患者抬着躺在柠檬叶和桂树叶上的这个受到病害的神游行。当他们走到三拱门看到对面来了一个健康人的队伍时，他们举起手中微小的火把向对方致意。

在整个复活节前的一周里，米哈伊队长一步也没有踏进教堂。他敬奉上帝，但厌恶神甫。因此，他总是等到教堂里没有穿袍子的教士，没有穿裙衫的妇女，没有穿灯笼裤的男人时，才走进去点燃他的蜡烛。不过，到耶稣升天节那天，尽管教堂里挤满了教士，不管怎样他还是进去领圣体。他划十字，张开嘴，接受耶稣的圣体和血，感觉到犹如一团火进入自己体内。这年的耶稣升天节，他平生第一次没有去领圣体。他一大清早骑上母马，驰骋田野，直到努里的别墅。到达后，犹豫片刻又转身朝海滨奔

去，以便松弛一下紧张的情绪。

“只要这妖魔伏在我身上。”他焦急不安地不时对自己说，“只要这妖魔还伏在我身上不走，我就不去领圣体！”

在全年里再没有比复活节前的星期六的这个黄昏拖延得更长的了。它慢步游荡，停下来，前进一步，后退两步，踟蹰不前。守斋的人们路过散发出面包香味的烤炉时险些昏厥。主妇们象着了迷似的忙于家务。炉火升起，宅院洗涤干净，期待家人归来。大家都在等候太阳西落，等待仁慈的深蓝色夜幕终于在这个城市降临，那时所有的人都为耶稣复活而欢呼。

克拉索乔治斯太太不时把一只手放在眉端观看太阳。

“该死的，就是今天它有办法停在那儿不动弹！”她低声埋怨。锅里烧着的母鸡和他儿子安德里科斯刚从面包房拿回来的千层糕散发出香味，使得她按捺不住了。

从复活节前的星期四起，佩内洛普太太就把鸡蛋染上颜色。她在厨房里主宰着一切，她用小羊肠子做了一锅复活节汤，指挥着狄米特罗斯先生端着铜盘子、铁盘子在烤炉和房子之间来回跑。

“快走，狄米特罗斯，”她说，“把劲头鼓起来，耶稣今儿晚上复活啦。这就是说，我今儿晚上要你，我的汉子！你听见没有？希望这些肉和奶油千层糕能对你起点儿作用！”

上帝最后还是听到了克拉索乔治斯太太的声音，太阳下山了，夜晚带着复活节的气氛在坎迪亚降临了。妇女们开始梳妆。万盖莉奥也穿上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好，坐在院子里等待她弟弟回来。他来不来陪她到教堂去呢？复活节晚上，他们俩单独上教堂去，这是最后一次了。明年，“狼屁”就要在这里啦。

子夜将近，空气温暖而芳香。基督教徒们都走出屋门站在

院子里。钟声快要响了，耶稣在棺材里开始动了。他已在那沉重的碑石下面站起来。基督教徒们踮着脚尖，竖起耳朵，在院子里或在窗口上等待着。

这天晚上，在全城里只有两个人是例外，他们没有想着神。在这个神圣的夜晚，其中一个怀里抱住一个彻尔加斯女人；另一个坐在垫褥上，在黑暗中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卷，冥冥中他仿佛是一头要咬人的恶犬，穿过狭窄的街道，跑到那绿色大门前狂吠。

一个在轻吻，一个在狂吠，而基督教徒们都集合在教堂的院子里，手持崭新的蜡烛，望着大主教。主教身穿复活节的袍子，打开银箔装钉的福音书，站在铺满桂枝的神台上，头顶上是一棵花朵盛开的柠檬树。夜风拂过人们幸福的面孔。大家都意识到这是个伟大的时刻。他们也意识到奇迹即将出现，仿佛夜晚的一只鸽子，平静而安稳地到来。这时神圣的火焰点亮了一根根蜡烛，所有的基督教徒和耶稣一起同时恢复了生命。队长们挥舞他们的银手枪，穆尔祖弗洛斯欢喜若狂，胜利地同时敲响他那三口钟："圣米纳斯"、"自由"和"死亡"。他向在土耳其人奴役下的城市宣告，"曼诺里队长"没有死，他不会死，克里特解放了！

复活节过后，大主教心情平静下来，他的愤懑也逐渐平复。一大清早，他就派他的副祭给巴夏送去一炉杏仁千层糕、一筐红鸡蛋和小圆圈饼。

坎迪亚在复活节的太阳下光辉闪烁，就象一个人，一个基督教徒似的，他从教堂回到家里，酒足饭饱后幸福地沐浴在阳光里，躺在波浪滚滚的大海的岸边。

巴尔贝扬尼斯，佩上刀，胸前戴上白铁做的勋章，在城里走来走去，这天他休息，不卖果子露。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都格格地笑着向他行礼。他就象个巴夏那样神气十足，向左右还礼。他

雇了个班加西人，脸上抹上烟子，乔装黑人，跟随在后。

查里劳斯，那个矮子，卷起小胡子，坐在车子上出门走访。他头戴别人给他从雅典捎来的一顶草帽，下巴颏儿顶在他那根狮头拐棍上，一双黑眼珠子恶狠狠地盯着来往行人，因为他对正常人是不能原谅的。

傍晚，基督教徒们都穿上节日服装，云集在三拱门广场。女孩子们头发上的丝带随风飘扬。北面，原来是平静的大海，现在起了风浪。南面，田野呈现一片绿色，山峦被落日染红，银白色的橄榄树闪烁着微光。上面，柔和、平静的淡紫色天空在护卫着坎迪亚人，他们晚饭之后，出来散步，消食。暮色徐徐降临，人的面孔在阴暗里逐渐朦胧。蓦地，新星高悬，象眨着欢乐的眼睛，仿佛耶稣在人们头上复活升天。

复活节后的星期二，波里辛吉斯队长，象个二十岁的青年那样俊俏，耳朵上夹着从爱米奈的花园里摘下来的一朵玫瑰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加尼亚门。多么大的变化！他变成这么年轻！几天来，他的小胡子、腋下、腹部都散发出一股麝香味！就在这天清早的时候，他姐姐看见他让阿里·阿嘎背着一满筐子酒和食物走过，就笑着问他："又是联欢会啊，我亲爱的乔治？"他答道："我的姐姐，你猜怎的，得及时行乐呀，死神对谁都不会饶过！"

离坎尼亚门不远，两个朋友在一棵欧楂树下等他。一个是斯提凡尼斯船长，拄着一根多结的拐棍；另一个是穿西欧服装的人，面色苍白，神情忧郁，蓄着一小撮金黄色胡须，蓝眼睛。

"你们好，伙计们！"波里辛吉斯队长一面说一面伸出手去。"斯提凡尼斯船长，耶稣复活了！伊多梅内大学者，我已经开始对你厌烦了。把你那些宝贝书放到一边去，出来走走，见见太

阳，你也赞美赞美它。你以为人生这场戏能做多久么？那么，动一动吧，笑一笑，耶稣复活！走吧！”

“斯提凡尼斯船长把你的一封信交给我了……”伊多梅内刚开始说。

“现在，开路，我跟你说，以后再瞧。耶稣复活了，伙计们！”

他们走在路上。中午快到了，他们离开城墙远了。右边是深蓝色的海，浪击浅岸，退去后重新再来，涛声更烈。左边景色宜人，一片青葱翠绿，清香扑鼻。一头新生的小驴驹儿躺在草地上，仰面朝天，张开嘴，仿佛在笑。波里辛吉斯队长停下脚步，突然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队长？”其他两人问他。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伙计们！我小时上学，有一天老师巴特罗普洛斯先生——愿他安息！——问我：‘你说，波里辛吉斯，什么是一头驴？’我就答复他说：‘一只活到一百岁的兔子，老师。’不对吗？说真的，你们瞧瞧，这不象一只活到了一百岁的兔子吗？”

他们笑着朝前走。斯提凡尼斯船长一瘸一拐，波里辛吉斯队长搀扶着伊多梅内，怕他摔跤。确实，这位知识分子不习惯在石头上走，他随时有失足的可能。

“鼓起勇气，库巴罗斯①！”波里辛吉斯对他说。

“怎么，库巴罗斯？”斯提凡尼斯问道。

“后天，我侄女结婚。新郎没有比伊多梅内先生更亲密的朋友了。他们坐在一起钻进书本里就象老鼠钻进干酪里似的，啃个没完……等吃你的喜酒啦，伊多梅内先生！”

---

① 东正教婚礼中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兼教父。

可是对方摇了摇头，没吭一声，脸上冒出冷汗。他原出身贵族，父亲是老庄园主，一个正直人，他在自己的房子前面建造了一个喷水池，好让过路行人在这里喝水，让左邻右舍来打水。他用他儿子的名字伊多梅内命名这个喷水池。此外，为了方便坎迪亚人经过时看钟点，他在房子临街的墙上开了个窗户，把家里的大钟放在那里。当他自己要看钟点的时候，就跑到街上去看。他为儿子请了许多位教师，每天早晨，一位天主教神甫来教外国语文，犹太教长来教希伯来文。"有朝一日，"庄园主对他的朋友说，"我这个儿子将解放克里特。说心里话，解放克里特所需要的不是枪而是知识。"

这老人死了，给他儿子灌满一脑子墨水和学问。感到惊奇的邻居们说，"他有七条舌头。"他们窥伺着这七条舌头什么时候从他嘴里吐出来。但是他不言语，让自己逐渐陷入一种奇怪的忧郁情绪中。他成天把自己关在破旧的房子里，捧着书本阅读，或是带着忧虑不安的神情拿着笔长时间地写作。他在大张纸上写满了小字，其中也有大写字母，然后折叠起来放在信封里，再用火漆封好，盖上他父亲的老印章——图案是戴盔的智慧女神手持长矛，看着一座坟墓。最后，他把老褓姆朵赞妮亚叫来，交给她信，送邮局发出。他在给沙皇的信里写下动人心弦的辞句，述说克里特的苦难，激励他以东正教的名义派来战舰，解放这个国家。他还为白种人、俄罗斯人，抄录了一些克里特民歌。他写信给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信中说："啊，法兰西，人权的母亲，由于你的大革命，开导并解放了新世界！你让克里特继续被奴役，这是你的耻辱！"他又写信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她派遣舰队。他知道这里的著名港口是罪恶的渊源，各大强国都对它垂涎，而为了使谁都得不到它，他们宁可让它留在苏丹的魔爪下。如果

没有这个港口，克里特早就回到它的母亲希腊的怀抱里了。

若干年前的一个三月二十五日，国庆节那天，伊多梅内先生戴上大礼帽走进教堂。这时副祭正诵读完当天的福音书走下讲坛，伊多梅内接着登上他的位置，张开双手，向着群众说："我的兄弟们，听我说！上帝给了我启示，我知道怎样解救我们的祖国！请每个人，男人、女人、孩子，都准备好，每人搬一块石头扔到苏达湾，把这个该死的港口填平，变成土地，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大国就不来争夺它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走吧，我的兄弟们，上路，划个十字，拾一块石头，跟我来！"

穆尔祖弗洛斯走上讲坛，亲切地拉他，把他领下来，送回家去。从这一天起，伊多梅内就沉浸在深深的忧郁里。他什么人都不愿意见，据他说是没有时间，因为他需要书写的信件越来越多。现在，他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写信，并且把地图附去，以便向他指明克里特的位置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并说明必须不惜以任何代价从土耳其手中把它夺取过来。他写道："啊，富兰克林和华盛顿的祖国！你在世界的另一端，耸立在岸边。克里特向你伸出被铁链锁住的双手，向你呼叫：救救我！"

伊多梅内的一生就在写信和等待答复中度过。他不时走下楼到院子里，问老朵赞妮亚有没有信。没有。于是他又上楼回到自己房间里，拿出空白纸，重新写起来。这样，他就既没有见任何人的愿望也没有时间。不过，每个星期六，黄昏的时候，他的同班老同学和唯一的朋友"狼屁"，总来看望他。门开了，"狼屁"弯着腰，两腿叉开，一面走进来一面拭他那副夹鼻眼镜。"他们又要吵起来啦！"朵赞妮亚不安地对自己说。她走去给他们准备咖啡和一盘子小圆圈饼。伊多梅内打开他父亲遗留下来的烟盒，两人面对面坐着，默不作声，慢吞吞地抽烟，各人都在考虑今

晚该讨论什么大问题。随后，伊多梅内翻开一本天文学，一本教义问答，又翻了翻修辞学，还有特里库皮斯的希腊革命史。在那时，他们对证明猿是人类祖先而使舆论哗然的一本英国新书很感兴趣。“狼屁”听着，不开口，接着两人讨论，进而达到火热程度。朵赞妮亚从钥匙孔朝里望，看看是否需要进去给他们排解。

因此，“狼屁”是星期六晚上的忠实客人。伊多梅内不时也让他的儿时朋友波里辛吉斯队长登上被虫蛀了的楼梯，进入他那满是灰尘、书、地图和版画的房间。他们是邻居。孩提时，他们总是在一道玩耍，直到这位可怜的小少爷被托付给天主教神甫和犹太教长去教养。当波里辛吉斯队长戴着土耳其帽，蓄着卷翘的小胡子进来时，满室生辉，大家欢笑起来。伊多梅内看着他的朋友，惊奇地发现他无忧无虑、兴致勃勃而又愚昧无知，这些特点集中于一人。

有时，波里辛吉斯队长使他下决心一同到三拱门去散散步，可是那里的人总是太多，他宁愿到海边去。这一天，风和日暖，正是复活节的初春天气，波里辛吉斯队长托斯提凡尼斯给伊多梅内带去一封短信，信上说：“伟大的好友伊多梅内：请大驾陪同著名的斯提凡尼斯船长前来。我们必须见面。这是绝对需要的，事关生死的问题。”

伊多梅内先生吓坏了，随着斯提凡尼斯走出来。

“生死问题？”他从欧楂树下走出来向他的朋友问道。

“别说话，你就会知道。”对方答复说。

他们沿着海滨的一条满布石子的小道走去。不久出现了四周有濠沟的辽阔围墙，黑色十字架和柏树高出墙头。伊多梅内先生一时惊惶，停住脚步。

“怎么？我们到坟场去？”他说。

"那么你说我们上哪儿去呢?"波里辛吉斯队长大笑说。"我们一生下来,不就是朝着坟场跑吗?"

他挽着伊多梅内的手说:

"别害怕,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柯里瓦是看坟场的,他皮肤晒得黝黑,没有帽子,斗鸡眼,正在等他们,一只手放在眼睛上端朝前观望。他身体瘦长而面部臃肿。他不信神也不信鬼。当了多年的掘墓人,对死人、死人的腐烂和臭味已习以为常。他对某些伟大的奥秘能有所预感,用他的斜眼看待人生的一切事物,既不尊重也不害怕,更不寄以希望。

一知道了有一具新穿戴的尸体,他就挖开坟,把新衣服剥下来拿走,即使衣服对他说来太窄或者太宽都没有多大关系。他也剥女尸、童尸,把衣服给他家里人穿。这对他已无所触动。尽管偷了这么许多东西,从来没有遇着过一个鬼魂向他申诉。反之,他的妻子却头脑简单,常看见鬼。她因此变得面黄肌瘦,得了肺结核。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他也得把她埋掉。一些时候以来,她吐痰带血,眼看着她消瘦,已经露出骨头了。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她能吃,而吃的光是祭死人的糖点心和圣饼。她穿的都是从死人那里来的,继承了所有的裹尸布……不过,她似乎见到了鬼,这个傻家伙,鬼在吸她的血。

柯里瓦用同样的微笑看待死人和活人。而这些活人却不喜欢他。有的人,因为他接触死人,对他明显地表示厌恶;另一些人一碰见他就躲开,因为他使他们想到死人。可是柯里瓦并不在乎这些。他说:"他们走不远。他们逃不掉。有一天,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总要落在我手里。"他有一个忠实的朋友,也是不怕死的,并且也懂得一些奥秘,这就是波里辛吉斯队长。这人慷

慨，花天酒地而好心肠，他只要高兴，就带来酒和食物，请柯里瓦和他到地下去。在那里，两人碰杯，喝个不停。

柯里瓦一看到波里辛吉斯队长带着朋友来到，他就张开双手。

“你们快点儿，”他喊道，“要是来了送葬的，我们的乐趣就全完了。万徒索斯已经带着他的里拉琴在下边了。”

“我们到哪儿去？”伊多梅内先生不敢迈门槛，又问道。

“我们去战胜死神，伊多梅内先生！”柯里瓦反驳说，“为什么总得听她的？该轮到我们啦，至少这一回！”

他们在一些木十字架和点燃起的小盏长明灯中间穿行，跨过坟墓，在长满一簇簇芬芳的春白菊的地上走。柯里瓦作为房子的主人，在前引路。突然，从一个坟里冒出一个人头。伊多梅内吓了一跳，不由一声惊叫。这时，柯里瓦笑着转过身来说：

“别害怕，伊多梅内先生，这是万徒索斯。”

万徒索斯已经喝醉了。他在坟墓里找到那只筐子，经过长时间地忍耐之后，还是先开始吃喝了。然后，他又走出来摘了一朵黄雏菊，夹在耳边，再去躺在坟墓里过道的石板上。他合上眼睛装作死人，他心想，这不过是个习惯问题。但他不时复苏大口喝下一盅，又死过去。直到他听出有人走路和说话的声音才起来。

柯里瓦停下来，把波里辛吉斯队长拉到一旁说：

“老板，我们这里不需要万徒索斯。会惹麻烦的，我事先跟你说。无论怎样说，在坟场听到声音毕竟是不寻常的事！”

“我到这里来就为的吃喝嘛！”

“吃喝是另一回事。要没有声音，可是这该死的里拉琴……”

“我的兴致很高，柯里瓦。”波里辛吉斯队长说，“我想听里拉

琴和它的铃铛，几天来我觉得世界太窄小了。”

掘墓人的斗鸡眼显露调皮的神情。他说：

“女人的事儿！瞧你的黑眼圈，波里辛吉斯队长。你不能说不是！”

这时，万徒索斯整个人已经走出坟墓，他耳朵上夹着他那朵黄色雏菊花。

“你好，老板！”他结结巴巴地说。“啊！如果我是死神的话！我就这样儿耳朵上戴着花迎接可怜的人们到我的王国里来。我在地下请他们喝酒，吃好东西，我不会象这个缺德的死神那样用蛆来招待他们。”

他朝斯提凡尼斯船长伸出手去，这时波里辛吉斯队长正扶着惊惶失措的伊多梅内走下墓穴。他要在这坟场里干什么？多么古怪的墓穴，里面摆满一桌子冷盘！浪费的这些时间，他本来可以用来给沙皇写信，信中语句滔滔不绝、充满激情，使沙皇感动到流泪，并终于决定给予答复……。

“来吧，动弹动弹，伊多梅内先生！”柯里瓦喊道，“我们要战胜死神！”

他们四个人一个挨一个地在石头台阶上坐下来。酒瓶子打开，食物摆出来，万徒索斯的手抓住琴弓，铃铛大声响起来。

柯里瓦弯身对万徒索斯说：

“轻着点，轻着点，瞧上帝的面上，万徒索斯！这里是坟场，不是酒馆。要是来个寡妇或是个死了儿子的妈妈……有你好看的！”

瘸子斯提凡尼斯可有事儿干了。他把各人的酒杯斟满，把烤鸡分给各人，举杯祝死亡者健康——不管是他的熟人还是他不认识的人，祝他那出名的走私犯父亲、卖鸡蛋和生菜的母亲，

和他那艘沉没的船“盖亚尔德”号的全体殉难海员的健康。他格格地笑着为全世界的健康干杯。最后，他还想起他那当面包师傅的侄子索马斯，去年在狂欢节中着凉后死去。那天他侄子站在一辆彩车上，上身脱得光光的，张开双臂，表示被钉在一块岩石上，正在吃一只开了胸膛的火鸡的肝……这是那傻瓜“狼屁”的过错。他要为星期日开斋演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古代的大英雄……可是那天奇冷！可怜的索马斯病倒，三天后就呜呼哀哉。

“伙计们，为演员索马斯的健康干杯！他是我的侄子。为我们的健康干杯！”

大家热烈碰杯。酒咕嘟咕嘟地往喉咙里灌。“我在哪儿哪？”伊多梅内惊惶失措，心里在纳闷儿。“我是不是被带进狮子窝里呀！”

开始时，他只用唇边抿一抿，可是他的舌头逐渐热起来，眼睛发出亮光，两颊变红。

“把嘴张开，赏我这点儿脸，伊多梅内先生，把嘴张大点儿，让我瞧瞧你是不是真的有七条舌头。”柯里瓦恳求他。

万徒索斯兴奋起来，狂热地拉动琴弓。柯里瓦着急了，抓住他的手臂。

“轻点儿，我的天！你要给我惹乱子。你难道不明白吗？这里是坟场，不是唱歌的咖啡馆！”

“散席的时候到了！咱们喝吧！”斯提凡尼斯说，一面给各人的杯子斟满酒。

这时，伊多梅内先生喝了很多。他想讨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转过身来向波里辛吉斯说：

“你说说，我亲爱的乔治，你信不信复活，信不信灵魂不死？”

可是波里辛吉斯队长在微光中眯缝着眼睛，内心无比欢乐

使他笑逐颜开，他根本没有听见。

“让他去吧，伊多梅内先生，”柯里瓦说，“他在七重天上呢，这时候！”

“我来答复你，教授，”万徒索斯急切地提出，“要了解这些奥秘就必须喝醉酒。你喝醉了吗？”

“我喝醉了。”

“那你听着。”

他拿起里拉琴，把它放在膝盖上。

“你看见这里拉琴吗？注意它的每一个部分。这是弦，盖子，琴身，柄，弦轴。这是弓和铃铛。”

“那怎样？”

“那是为了让你明白人的身体有腿，有胳膊，有肠子，有脑袋。”

他拿起弓，拉起琴来，开始时声音粗犷雄壮，然后调子变得忧郁进而热烈，最后一下子停下来。

“音乐，这是人的灵魂。”他说。

斯提凡尼斯船长向他靠近。他一面咀嚼一面听。柯里瓦摸着胡子笑。

“那怎样？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没有明白，伊多梅内先生，而你说你喝醉了？来吧，赏赏脸，再喝点儿。你思想就会活跃些啦。”

他斟满一杯酒，强迫伊多梅内喝下去。

“现在，你听着。要是我把里拉琴砸碎，它还会发出声音吗？哪里还会有音乐？没有里拉琴，哪里来的音乐？”

他瞧着伊多梅内呆呆地默不作声，柯里瓦格格地笑起来，瘸子斯提凡尼斯正用他的好牙齿啃一只鸡翅膀。

“没有里拉琴能不能奏出音乐?”他理直气壮地再一次问道，“有没有没腿、没胳膊、没肠子、没脑袋的灵魂？那么，你就别追究了！算了吧。”

柯里瓦插话说：

“里拉琴是谁拉的？这是我所要知道的。万徒索斯？谁掌握着弓？谁抚弄着我们，使我们心弦颤动？我在这里等你答复。你，伊多梅内先生。你是怎么想的？你有七条舌头，伸出一条来讲话呀。拉里拉琴的是谁？”

“上帝。”伊多梅内显得不高兴的样子，答复说。

“妙极了，我们的万徒索斯。”掘墓人朝外边猛地啐了一口唾沫。

当其他人谈论灵魂和永生不死的时候，波里辛吉斯队长却登上了七重天。“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太美妙了，这不会持久的，”他对自己说，“你知道吗？她在地球另一端为你而生，在未开化的人当中，吃马奶长大，而成为绝色佳人。她是为了使你快乐而来到坎迪亚，她在阳台旁边，躺在柔软的沙发上，笑、喊叫、咬……爱米奈！”波里辛吉斯队长在墓穴里微笑。他不时睁开眼睛，在想象中把彻尔加斯女人的结实身体抱在怀里……。

太阳西沉，食篮已空，各人快活异常。伊多梅内拍手唱歌。他用走了调的刺耳尖声唱他想起来的古老民歌。他把沙皇和国王以及他那些字迹满篇的纸张全都忘掉。他唱歌。

忽然，墓穴上面，从坟场传来喊叫和呜咽声。象是一个小女孩在喊：“爸爸！爸爸！”一面在坟中间跑着。柯里瓦竖起耳朵。

“这是我的女儿雷妮奥！”他说着就站了起来。他伸出头去，看见雷妮奥哭着跨过那些十字架。

“怎么啦，你哭成这样儿？”

“爸爸！爸爸！妈妈死了！”

“你说什么，我的天？说明白！”

“她死了，她死了！”小女孩子说。她趴在地上，用手揪自己的头发。

柯里瓦给自己斟满杯，一口喝下去，擦了擦胡子。随即走出去，拿起十字镐，刨起坑来。

“回去吧，我这就来！”他对女儿说。

第 六 章

分散在彼特罗凯法洛、圣让、克鲁松纳和红井四个村庄的米哈伊队长的家族成员，为了参加他们的小兄弟“狼屁”的婚礼，从天刚亮开始就朝坎迪亚进发。他们全得先到彼特罗凯法洛，那里是这个家族的摇篮，老席发卡斯队长的住处。整个队伍得由这位百岁老人领着进城。有的骑骡，有的骑马，马鞍上搭着花边毯子，驮着结婚礼物：烤羊羔、烤小猪、干奶酪、装满酒的羊皮袋、蜂蜜罐、一袋袋的葡萄干、一串串的无花果和巴旦杏仁。

老席发卡斯穿着一套漂亮的呢子服装，脚登一双黑皮靴，手拄一根带叉的长拐杖，头上缠着黑巾。他那高大的身影填满了整个门框。美髯散落在胸前，一双深陷的眼睛在浓眉下闪闪发光；仿佛老橄榄树枝那么干枯而关节粗大的胳膊，从白衬衣的宽袖口里伸出来。他向周围扫了一眼。整条路上满是他的儿子、孙子和重孙，他感到由衷的喜悦。

“欢迎，欢迎，孩子们！”他伸开两只胳膊，大声说，“你们就是长着鲜花和绿草的原野！”

从他繁衍出来的这个人群发出阵阵欢声笑语。

“你好，老头子！愿你的王国给你愉快和幸福！”

他的两个孙子把他的老母马牵了过去。一人拉着缰绳，另一人揪着马镫。他们又把马带到院子里的蓄水池旁，好让老人上马，可是老人笑着推开他们。

"你们认为我老了吗?"他说,"我不需要别人给我揪着马镫。"他抓住马鬃向上一跃就跨在牲口上了。

"祝你健康、愉快,老头子,我们祝愿你活一千岁!"大家又喊道。

"一千岁太多了,孩子们!"老人戴着头巾豪迈地说,"太多了!五百岁足够了!"

他生育了十一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个个都象狮子似的。只有最小的一个不中用,瘦小孱弱。天知道怎么会生出一个发育不全的家伙呢?

"将来让他干什么好呢?"他和妻子都在发愁,"当羊倌,这不行,他没有力气跑路。种田,他的腰板不硬,使不了犁。当水手也不行,他晕船。那怎么办?"

"他可以当教士。"老婆子心疼她这个小儿子,提议说。

"教士或是教师!咱村里已经有了一个教士,可是没有教师。就叫他去当教师吧。"

于是,他们就把孩子送到坎迪亚去上学,就这样,席发卡斯队长的儿子变成了教师"狼屁"。

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感到轻松了些。不过,说出这是他的儿子总觉得有点不光彩。可是,在他那宽敞的大院里还有十头猛兽,这使他感到骄傲。

他说:"当我的儿子们吃起饭来,整幢房子都摇晃。外乡来的人问'是地震吗?'这里的人答复他说,'不是,席发卡斯的儿子们在吃饭!'"

但死神来临,在门前停下脚步,注视这个宽阔的院子。他们太多了,太英勇了。死神要人,有的被他明目张胆地在战争中夺走,有的被他悄悄地从床上攫去。

不过，所剩下来的还足够给老爹添孙子、重孙子。但愿所有的人全都健康！老席发卡斯生下一百个，一百个儿孙又变成一千个，而后布满整个克里特。但死神和土耳其人要夺去多少呢？啊！总有麵种留下！他死可瞑目。

“感谢上帝，孩子们，”他举起手来说道，“走吧，咱们参加婚礼去！”

他走在浩浩荡荡的队伍前面。在他左右两边，稍靠后一步，是他的两个大儿子，都已经上了年纪，但仍精力旺盛。一个是马努萨卡斯，圣让的那强壮的庄稼人；一个是范努利奥斯，游击队头目，羊群的主人。

后者是个外貌粗野的牧人，身上散发着奶酪和公山羊的气味。他主宰着整座狄克特山。当他感到寂寞得难受时，就下山到平原上来，他跑到彼特罗凯法洛，给拴在那里橄榄树上的一头公牛解开绳索，同他角斗。这使他感到松快。世界上他只怕一个人，就是他老婆德斯皮娜，一个黄皮肤、蓝眼睛、胖墩墩的小个儿。若是有人用大拇指碰她一下，就能把她推倒。可是强悍的范努利奥斯一看见她就怕得发抖。当他下到村子里歇息几天，和他妻子同房的时候，他尽量在她面前显得温柔和顺。他嗜酒，这时不喝了；想说咒骂的话，也不说了。他还控制着自己不往墙上啐唾沫。可是，等到德斯皮娜去睡觉了，他就趴到窗子上，见到窗下一个走过来的人，就抓住他的颈子，把他提了上来，放在桌前的座位上，然后两人悄悄地喝酒，避免弄出声音。如果又有一个人走过，他还是如法炮制。他们碰杯时把手指放在杯里，免得惊醒德斯皮娜。等到酩酊大醉了，范努利奥斯又抓住来人的颈子，拎起来重新放回街上。而后再到已经给他生了七个儿女的妻子那里去。

大路上一片尘土飞扬，阳光变得昏暗。老席发卡斯不时回头，瞥一眼他的随行队伍。跟在马努萨卡斯和范努利奥斯后边走的还有其他男人。他们虽属同一家族，而面貌却都很不相同。已婚的儿子、尚未成婚的孙子，还有面颊上长出黄金色或红棕色茸毛的没有胡须的重孙子。走在最后面的是唠唠叨叨的妇女队伍。

他瞥了一眼又转过头朝坎迪亚望去，一言不发，也不笑，不对他的儿子们讲话。他踌躇满志，身体好，不再需要什么东西，也不需要什么人。若干时候以来，在他头脑里，语言枯竭了，假如心里有话，也只能对上帝说。

有些奇怪的问题确实在折磨他。席发卡斯想到死，是平生第一次。要去见上帝的日子接近了，老队长禁不住打寒战。他想象的上帝就象一座黑暗的山，上面有丰富的水源，这使他感觉口渴；那里有许多野兽，又使他感到害怕。记得革命起义时候的一个夜晚，他独自一人，在坎迪亚城外，走近莫威山，土耳其人在那里筑壕固守。他嘴里叼着钢刀，弯着身子，悄悄前进。他辨认出点燃的烟头在黑暗中晃动和武器互相碰撞的声音，听到对方的秘密交谈。而如今，他离死越近，越觉得上帝象那座山。

万盖莉奥从浴池回到家里，莉尼奥用伊多梅内送的象牙梳子给她梳头。她给万盖莉奥的面颊上涂上一点胭脂，以掩盖她的黄面皮；又在鼻子上抹粉，使它显得小些。新娘坐在镜子前面默不作声。佩内洛普和克拉索乔治斯两位太太带着愉快的情绪，而且有点陶醉的样子在新房里铺床，用香熏床并撒上柠檬花，一面还哼着应时的小调。

在楼下的厨房里，两位能干的主妇——卡特利娜太太和波

里辛吉斯的姐姐克里桑蒂小姐在准备婚宴。阿里·阿嘎跑来跑去搬弄从邻居们那里借来的大大小小的盘碟餐具。

狄亚芒底斯进来了，斗篷照时髦的样式披在肩上。他耷拉着脸，动了动嘴唇表示打招呼，用厚眼皮下面的一双凸出的眼睛打量了一下零乱的房子。他撅着嘴，使劲摆弄他的表链。所有这些，他瞧着都不对味。没有这个丈夫，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惬意。他何必搅和到他们这里来，这个穿燕尾服、带夹鼻眼镜的家伙？他迈着沉重、缓慢的脚步走上楼梯。克拉索乔治斯太太猜出他的心思。她朝他走去，低声说，“等一等，我的宝贝，你给我瞧瞧。”她知道他买那块表只是为了炫耀，他就不会看表。他的朋友们戏弄他，故意问：“狄亚芒底斯，什么钟点啦？”他生气了，拿出表来放在他们鼻子底下，对他们说：“你们瞎了，你们看不见吗？”克拉索乔治斯太太也让喝了的酒壮了胆子，走上前去，故作媚态，问道：

“狄亚芒底斯先生，什么时候了？”

“我的表停了，克拉索乔治斯太太，”后者气愤地答道，“它不走了。”

看见别人在给他姐姐梳妆打扮，他就咬自己的嘴唇，直到咬出血来。“这是给牺牲品打扮……”他心里想。然后，他又要下楼，可是万盖莉奥已感觉到她弟弟在看她。她转过身来，一见到他，眼泪就夺眶而出。

佩内洛普太太干预了。她说：

“给新娘子妆扮，男人不许到这里来。”

这个美男子从小胡子上拔了一根毛，把它扔在床上。他一面转身，一面说：“这给你们带来幸福！”

他带着沮丧的神情，喘着大气，走下楼去。

黄昏时分，人们听到马蹄声和嘶鸣声。小巷里挤满骑着马的人。老席发卡斯和随行队伍到了。各家的门全都大开着。男人的汗味、烤肉味和奶酪味道混合在一起侵入房舍。老祖宗把骨瘦如柴的万盖莉奥举起来拥吻。接着新家族的所有成员都向她涌来，汗水把她弄湿，散发出公山羊味和酒味的气息呛得她喘不过气。浓密的大胡子、小胡子把新娘的面颊扎得象火烧一般，几乎流出血来。她不得不回到楼上，重新抹上被蹭掉的脂粉。

大厅容不下这么多的客人，妇女们有的躲进里屋，有的跑到厨房里去把包扎着的各色礼品拆开。几个男人走到院子里，房子里回荡着他们的声音。

波里辛吉斯队长来回走着，向众多的客人打招呼。他说：“别这样喊，伙计们，别喊啦！这儿是城里，不是农村。”

马努萨卡斯回答说：“我们没有喊，队长。我们闲聊哪。”

“狼屁”和证婚人伊多梅内很快就摆脱了客人们的拥抱和致贺。他们盘腿坐在长沙发上闲谈。“狼屁”以赞美的口吻列举仍然在人民中间继续存在的古代婚姻习俗。希腊民族是永生的，他感到高兴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结婚，而是因为按照古代的习俗举行婚礼。伊多梅内也告诉他说，他给英国女王发出了最后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封信，是一封绝妙的信，预计马上就会接到回信，而且回信必然会带来好消息。“但愿你的婚姻给我们带来好运，”他激动地说，“愿克里特得到解放！”

米哈伊队长表情严肃，出现在门口。他摘下头巾前去吻他父亲的手，然后同他的兄弟们和分散在院子里的侄子们握手，而没有理睬波里辛吉斯队长，就回到房间里在长沙发上靠着老席发卡斯坐下来。后者转身对他儿子说：

“新娘子瘦了点，不是吗，米哈伊？”

“正好配上了这个新郎。”米哈伊队长反驳说。

老人摇了摇头，干笑了一下。

“物以类聚……”

对话到此就停下来了。大口袋神甫曼诺里、蓄着野猪小胡子的副祭和手提银香炉的穆尔祖弗洛斯来到了。宾客全都站起来。新娘刚又涂了脂粉，走下楼来。伊多梅内拉着新郎的手走上前去，穆尔祖弗洛斯把红炭放进香炉，唱圣诗开始了。万盖莉奥低下头。四周围注视着她的是体格健壮、须髭旺盛的一个未驯化的民族。这个身体瘦弱的女人就要进入他们的家族，她的血液将混合到他们的血液中去。这次交配会不会成功？他们都是牧人或是庄稼汉，很懂得这方面的问题，知道怎样选种交配才能使牲畜兴旺。妇女们会养鸡兔，看到这对新夫妇也十分担心。“新娘太瘦，胸脯平扁，不会有奶！”“你别担心，她会有的。你记得去年我那头母羊马弗罗卡吗？它简直是皮包骨头，连乳房都看不见，可是它怀孕了，生羔了，你不会相信吧，一次就能挤出一公升奶。”“可是她没有胯骨，孩子放在哪儿？”另一个说。而她的一个邻居接着说：“甭发愁，会长宽的。姑娘一出嫁，胯骨就长宽了。”

妇女们窃窃耳语，曼诺里神甫唱圣诗，仪式接近完了。当证婚人交换了花环，妇女们又一次涌向新郎新娘，祝愿他们白头到老，多添漂亮的孩子。接着，众人入坐，嘴巴活动起来，喉咙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后来，“狼屁”什么都记不得了。他只看到一片云雾，分辨不清人的面孔和声音。他父亲坐在长沙发上，一头烤乳猪放在他膝盖上，米哈伊队长坐在他右边，波里辛吉斯队长坐在他左边。随后，他妻子的弟弟狄亚芒底斯进来，对什么人都不

理。他把帽子戴到眼睛上，径直走进厨房，就开始喝酒和咒骂。这时，波里辛吉斯队长从长沙发上跳起来，去找他侄子，紧接着就听见喊叫、吵架、砸碎杯子的声音。

米哈伊队长在咬牙切齿。他怒不可遏地想要起来，又忍住了。他女儿莉尼奥端着一个托盘，走到他跟前，递上一杯鲜樱桃汁。他喝了下去，觉得平静了些。随即以温柔的目光打量着这女孩子，他那生气的脸孔变柔和了，他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女孩子，她是谁？她对他这么体贴！她猜到所有他需要的东西，一点没弄错：水、酒、冷盘、香烟，全都尽力设法满足他。他朝正在给客人们送上烤肉的妻子招呼了一下，然后向莉尼奥看了一眼，问道：

“这个好女孩子是谁？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她，可是在哪儿呢？”

卡特利娜太太叹了口气答道：

“是你女儿呀。”

米哈伊队长低下头，默不作声。

波里辛吉斯队长从厨房走出来，怒气冲冲。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他控制住自己，显得比较平静并做出微笑。他说：

“狄亚芒底斯喝醉了。请大家原谅。”

这回他坐到米哈伊队长旁边，好象有意表示亲近，让他不要计较他那流氓侄子的行为。“野猪”的鼻孔愤怒地翕动起来。他这位朋友散发出麝香味道，他躲开他。可是波里辛吉斯队长一定要把对方争取过来。他早觉察到若干时候以来米哈伊队长躲避他，为什么呢？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他喝了几盅，而且有点感情冲动，向他说出心里话。

“你为什么老躲着我，米哈伊队长？我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

事？”

“有些事情还是不明说好，波里辛吉斯……”

“我干了什么事，米哈伊队长？我想知道。”他又问。

“你闻着象土耳其人。”对方答道。

波里辛吉斯脸红了，说道，“你猜出什么事儿了？”

米哈伊队长突然用眼睛瞪着他，好象肺都气炸了，说不出话来。他猜到对方的心思，紧抓住莉尼奥搬来给他放腿的一把椅子，抓时使了那么大的劲，几乎把它弄碎。

“我猜到了。”他咬牙切齿地说。然后又说：

“你不害臊？跟一个土耳其女人！”

“她要改信基督教。”波里辛吉斯队长用肯定的语气说。

米哈伊队长跳了起来，整个房子震动。

“最好是你自己变成土耳其人！这就省我们的事儿啦。”他一面低声说着，一面走出去，到院子里呼吸新鲜空气。

天快亮了。庄稼人们还在吃喝。最快活的几个唱起曲子来。其中一个从背包里取出风笛吹奏。其他人在院子里跳克里特民间舞。新郎和新娘，沉默不语，神情忧郁，坐在长沙发边上，哪个都没有进入新房去躺到那撒满鲜花的床铺上去的要求。老席发卡斯眯缝着眼睛，他不睡，在听他的孙子、孙女唱歌和他们欢乐的笑声。仿佛一棵在喜雨浸润下的老梧桐，欣慰地感觉到水在沿着它的树根升起。

米哈伊队长用一双阴沉的眼睛招呼妻子。

“走吧。”

天亮了。太阳照耀着这个院落里啃过的骨头、隔日的面包和蓄着须发的沉睡的巨人。这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三。铺店开门

了。店主们穿上罩衫。橄榄树和田野，努里·贝的别墅和新油漆的窗户，都沐浴在阳光中。茉莉花开，四只黄脖鹦鹉——两只绿两只蓝——刚从亚历山大来到。此外，努里在易卜拉钦聘请了一位弹吉他的盲人，每星期五来给爱米奈·哈嫩恩弹唱。贝半个月没有回坎迪亚了。他象一只钟情的鸟，在整治巢穴，准备入夏以后，迎来他的爱妻。他离开她感到痛苦，前两天，他叫人去对她说，他再也忍受不了彼此分离，他要去看她。但后者借口说她怀了孕，不能见任何人。"房子锁闭了，只有哈米德·穆拉每天晚上来煎药，给我解除痛苦。你假如爱我的话，在生产以前就不要来。"

热恋自己的妻子而半个月来不能接近她——这样的折磨似乎还不够，前一天，巴夏还派他的黑奴苏雷曼来责怪他迟迟不履行诺言，拖得太久了。"仇未报，耻辱还没有洗掉，土耳其首领们都在抱怨。你准备怎样做，就尽快做吧。"

这时，他父亲经常在梦中出现。他已不同他交谈，只是赤着脚，穿着破烂衣服，迈着大步走过，连头都不回过来看他一眼。他一整夜都在那里走，总是把脸转过去。

这天早晨，杀害他父亲的凶手的全家人，在参加喜宴后的归途中，浩浩荡荡在他的别墅前经过。努里怒不可遏，猛地一下关上了门，上楼到自己的屋里去。他躲到百叶窗后边，看见那百岁老人神气十足，后面跟随着由他的子子孙孙组成的一个浩大队伍。

马努萨卡斯到了他的别墅前面时，停住马，取出银质手枪，对空射击。他高声喊道："祝你健康，努里·贝！"可是努里在百叶窗后边，咬住嘴唇，没有吭声。马努萨卡斯转身向众人说：

"这条狗，因为我把我的驴弄进清真寺里让它祈祷，他生我

气。后天拜兰节，我要不把我的母猪弄去，我就不叫马努萨卡斯。”

参加喜宴的宾客们发出一阵笑声，然后消失在尘土飞扬的烟雾中。

努里两眼充血，他走下楼来，斟满一大杯酒，走到大门前准备把酒喝了，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但他并没有在那里止步，别墅前的地被那些该死的骡马蹄子踩裂了。他朝前走，走到路当中，转身向着太阳，他的仇人们在烟尘滚滚中消失了。他把杯子倾斜，往地上浇了五六大口酒。他低声说：

“假如我不执行我现在做出的决定，我的血就象这酒似的流。”

他把头朝后一仰，大口喝起来，酒流到他的衣服上。他回到房里，从墙上取下手枪，装上子弹，打了两发。手枪机关都很灵，努里感到满意。他把双刃大匕首拔出鞘，在自己的手上试了试，仿佛剃刀那么锋利。整整一天，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走到街上，跟踪骡马经过的痕迹，又走回来，怒火万丈。夜幕降临，努里叫人杀了一只兔子，按照他的烹调口味做好。他饱餐之后，走去摘了一簇茉莉花，撒在枕上，就躺下睡了，一直睡到天明。多少时候以来这是第一次，这一夜，他父亲没有出现。

翌日清晨醒来，他感觉轻松，心情爽朗，吹起口哨。公鸡也醒了，站在院里的粪堆上、篱笆上鼓着嗓子啼鸣，向太阳致敬。天空金光闪耀，泉水在屋前发出汩汩声响。马从马厩出来，见到太阳也一时兴奋昂首嘶鸣。努里·贝的心也在嘶鸣，他也涌上前去向这个清新的早晨致敬。

他走到院子里，他的老狗卡松尼斯向他扑来，象只小狗般亲切地吠。努里走进马厩，抚弄马的颈项、脊背、肚子和腿，直到马

蹄。他叫一个仆人烧水，给马洗澡。他自己到蓄水池去提了一桶水来，又给马槽装满草料。然后回到房里，把老厨娘叫来为他准备携带的食物，并灌满一大瓶拉吉酒，可是得快，要赶在骄阳似火的中午之前，他必须立刻上路。

“老爷上坎迪亚去吗?”老厨娘问道，“你去接咱的女主人吧?”

他不答复，走进房间。染小胡子，把他最漂亮的衣服穿上，往头发和耳朵上喷麝香，把手枪和匕首插在腰带里，再回到院子里，走到大门前停住脚步。他真象太阳般光灿夺目。

一个土耳其老头子背着袋子走过。这就是穆斯塔法·巴巴。他采集草药，制作香膏，医治创伤。他甚至还会治黄疸、丹毒和忧郁症。他走遍希腊和土耳其村庄喊叫：“妙手医生，上等好药，长命百岁!”他根据病情从背包里取出枸橼、嚏根草、芸香、苦艾或是曼德拉草。他给人治病从来不索取任何报酬。他光靠面包和水生活。当他见到努里·贝就停下来，惊慌失措地看着他。

“你怎么了，穆斯塔法·巴巴，为什么用这样惊惶的神情看我?”努里·贝问道，一面抓住狗的颈背，免得它向老人窜去。

老人向努里行礼并用赞美的口吻答道：

“你今天这么漂亮，努里·贝，”停了一会又低声说，“太漂亮啦……”

努里·贝笑起来。

“不要笑，努里·贝，”老人说，“人有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就是罪孽。”

“太善良、太漂亮、太诚实也是罪孽吗?”

“是罪孽，努里·贝。”老人叹息着答道。

“那为什么呢?我不明白，穆斯塔法·巴巴。”

“我也不明白，我的孩子。可这是真主的戒律，不能忘掉。努里·贝！”老人用手按胸、嘴唇和前额。他说：“祝你健康，努里·贝。”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努里向他微笑，一面斜着眼看他。

“你想要些什么东西吗，穆斯塔法·巴巴？进来吧，进来吃早餐吧。”

“我不饿，努里·贝，对不起。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直说吧，穆斯塔法·巴巴。”

“我想跟你说点事，可是你会笑我。”

“你是一位圣洁的人，我不会笑你，说吧。”

“把你的脸弄脏一点，换上你平常穿的衣服和修补过的靴子。你要是好样的，就把银手枪放下，不要这么漂亮，努里·贝！”

“看在真主的份上，别笑啊，努里·贝！”他说完就弯着腰走去。

两个年轻的基督徒农村妇女骑着小驴经过，看见努里·贝在他的门前仰头大笑。她们惊慕他那俊美的容貌，向他投去炽热的目光，然后垂下眼睑，继续赶路。等到走远了些的时候，第一个少妇放开嗓门说：

“够多么漂亮啊，这条狗！”

另一少妇叹了一口气说：

“你皱着眉头会给他带来灾难，佩拉吉娅！”

“这条狗！他会变成一具漂亮的尸首！”对方低声说，然后就沉默下来。

努里·贝踌躇满志，回到房子里。他的骏马意气风发，在院子中央等待出发。老女仆正在把食物和拉吉酒系在马鞍上。努

里·贝环顾四周，新屋明亮生辉，橄榄、巴旦杏、石榴都已嫩果满枝头，无花果长出宽大的绿叶，忍冬树下四只鹦鹉在笼中相互亲吻。空气纹丝不动。

刹那间，努里·贝犹豫不决。他到哪里去？他为什么走，抛弃所有这些真主的恩赐？他的别墅是一座天堂，里边什么都不缺。过不久，他的妻子平静下来就要来到，这座院落里将回荡着她的清脆笑声。石榴一天天长大，无花果变得象蜜一样甜，鹦鹉生下象巴旦杏般大小的蛋，蛋里藏着黄、粉、绿色的小翅膀。

他叹息。老女仆看着她的主人。她当年把他抚育大。他在她怀里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她没有结婚，从未认识过一个男人而不觉得有任何遗憾。努里就是她的丈夫，她的独子，她的上帝。她从不向他提问。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妥贴的。他吩咐的一切都是对的。她以服从为乐，这是她唯一的乐事。但这天早晨，她却感到焦虑。

"你上哪去，主人？"她又一次问他。

努里·贝转过身子惊奇地说：

"你怎么啦，奶妈？为什么要问？"

他用脚尖踩马镫，一跃而坐上马鞍。老妪一只枯瘦的手按在马的光亮的前胸上。

"你上哪去，主人？"她再次用颤抖的声音咕哝着。

"把别墅照料好。"对方答道，并用马刺刺马。

"真主保佑你，我的孩子……"老奶母说，一面望着她的主人再次用马刺刺马，而后消失在银灰色枝叶的橄榄树丛中。

她心里一酸，喉咙哽住，可是又想让自己安心。

"啊！这个人，他是喝了永生水的，不会有什么危险！"她大声说，而后把大门锁闭。

复活节过后，马努萨卡斯立即去到他设在赛莱纳山坡上的牧场。天气已经暖和，剪羊毛应该开始了。这是山区的一个盛大节日，牧人们拿着大剪刀一面给山羊、绵羊剪毛，一面开着玩笑。他们把妇女也带到山上来，升火，烧水洗羊毛。这天，马努萨卡斯的儿子和牧童们把杀了的一只羊羔，连皮放进在羊圈附近挖的一个坑里，然后投入大量烧红的木炭，大家坐在坑周围等待地下的肉烧熟。

马努萨卡斯用双腿夹着一只公羊的大头，剪下一团团油腻而浓密的羊毛。他右边贴着肉皮剪得光光的二十来只羊；左边也有那么多等着剪毛的羊。他前面堆起剪下的羊毛，发出强烈的膻味。马努萨卡斯心情愉快，唱着歌。一阵凉爽的微风从山上吹来。这是个好年成，牲畜大量繁殖。在羊圈旁的一间石砌房子里，他的两个大儿子提奥多里斯和扬纳科斯用大铜盆做奶酪；在地窖里，制成的奶酪堆积成山。感谢上帝！在山下圣让那里，庄稼和葡萄今年全都丰收。母马新下了小马驹。

马努萨卡斯停下剪刀，看了看四周，又向山下原野望去。他低声说："大地真象一只兔子，她生产，生产，就是生产。牲畜生产，树木生产，女人也生产……。"

"嘿，克里斯蒂娜！给我一小盅拉吉酒好吗？"

他妻子在羊圈里捅火。她身体还很壮实，但已失去生育能力，她不断地埋怨上帝。她向上帝建议说，在七十岁以前，工厂不应该停止生产。所有的妇女都应该至少生两打子女——二十个儿子、四个女儿才心满意足。他们的第一个孙子出世那天，她感到一阵晕眩，仿佛瞌睡，想着要在胸前划个十字而后死去。她叹息：

"啊，上帝！你创造世界的那天，我要是在你身旁的话，我就会告诉你一些只有妇女才知道的秘密……。"

她听见丈夫喊她。

"好吧，马努萨卡斯，"她答道，"你还要点下酒菜吗？我这儿有炸羊腰子。"

"也拿来吧。"

正当他喝着酒在欣赏大地的时候，远处传来快马奔驰和碎石沿坡滚动的声音。

"他娘的！谁会骑着马上山？"马努萨卡斯一面嘴里嚼着东西，一面揣摩。他站起身子，从羊栏的石墙上面望去，把一只手放在眉端，但阳光太耀眼，他只看出一匹黑马在光线下闪耀，踩得碎石飞迸。

"我发誓！准是努里·贝那条狗！"他低声说着就跳到围墙的进口。"准是来找我的，没错！"

他又一步跳进羊圈，从墙上取下一个褡裢，这时他妻子还在捅火，他拿出一把大匕首塞进腰带里，然后从地上拾起一根青橡木柄的铲头牧棒，再转身回到羊栏进口处。

骑马人已走过了耸立在场地洼处的一棵枝叶繁茂的巨大橡树。他戴着白色缠头巾，携带的一双银质手枪在太阳下闪闪发光。马努萨卡斯这会已看清了努里的一副苍白的圆脸和他那染色的小胡子。

"他就是来找我的！"他又一次低声说。"尽管来吧，这条狗。"

"嘿，克里斯蒂娜！摆上桌子，来客人啦。"

"谁？"一个感到惊愕的女人声音问道。

"一个魔鬼！"马努萨卡斯答道，"摆上桌子，我跟你说。"

他走出大门，朝骑马人走去。努里·贝看见他，向他做了个手势，并提高嗓门用嘲弄的嘘声说：

“早安，马努萨卡斯队长！”

“你好，努里·贝队长！你这样衣冠楚楚到哪去啊？”

“到马努萨卡斯队长的羊圈去。你认识他吗？”努里·贝笑着回答说。他露出闪闪发光的牙齿，他那又白又嫩的双下巴抖颤着。

马努萨卡斯目光炯炯，但他克制着自己。

“谁没有听说过他那了不起的行为？”他做出笑的样子答复说，但只见他的上唇翘起，露出牙齿。“好象是前天，他背了一头驴到清真寺里，让它在那儿祈祷。”

“我从一个长舌妇那里也听说这事儿。我来就是为了看看那扛得起一头驴的不寻常的肩膀。”

“你看不着什么肩膀，努里·贝，你好好记住，马努萨卡斯从来不亮肩膀。”

“要是有人逼他这么干，他连屁股也得亮出来！”

努里·贝笑起来，并用鞭梢抽打马耳朵。骄傲的牲口狂怒，用后脚站起，朝马努萨卡斯扑来。

后者纹丝不动。他气得手嗦嗦发抖。他克制住自己，立稳脚跟，紧握双拳，但控制不了他的舌头：

“狗咬了我就得患狂犬病，努里·贝，”他用哽住的声音说，“别忘记。”

“我也是一头猛兽，马努萨卡斯，”土耳其人答道，“可是我不夸口，我不声张。”

“是么，”马努萨卡斯挥动手臂说，“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你要干嘛？”

努里·贝咬着小胡子，没有吭声。马努萨卡斯瞧着他，站在一块石头上，也不作声。可是他们的心都在胸膛里猛烈跳动。

最后，贝开口了。

"马努萨卡斯，"他慢腾腾地、一字一句地掂量着说，"马努萨卡斯，你让我们蒙受了极大的侮辱。这笔帐是要还的。"

"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让大债主来向我讨债吧。我还。"

"他就在这里。"

"你吗？"

"就是我！是你冒犯了的土耳其派我来的。是被你们家族杀害的我的父亲要求报仇。我有很多帐要跟你们一家人算，马努萨卡斯。只不过是前天，你兄弟还骑着马闯进土耳其咖啡店，把里面所有的阿嘎都赶了出去。坎迪亚在抗议，要求惩处。我不能惩罚米哈伊队长，因为他是我的结义兄弟。那我就来惩罚你啦。"

马努萨卡斯暗地里摸他那插在腰带里的匕首。

"咱们到远点儿去，"他说，"别让我老婆听见，我的儿子们也在奶酪房里。"

努里·贝下了马。他觉得他骑着马，而他的对手走路，这样不合适。他把缰绳缠在手腕上。

"走吧！"他说。

两人一起走去。马跟在他们后面，惶惑不安，发出嘶鸣。马蹄踩得地上碎石翻滚。

在荒无人烟的山上，红日高悬。马努萨卡斯的儿子和牧童们把坑挖开，取出烧得恰到好处的羊羔。他们在坑的周围，有的盘腿坐，有的趴着。他们的上下颌骨在工作，仿佛磨子似的研

磨。木酒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山上没有一点动静。绵羊解脱了身上的绒毛，趴在橡树绿荫下乘凉。牧犬躺在它们旁边的阴凉处，伸出舌头，用惊奇的目光望着被剪去绒毛的羊群。

"它们病了，"它在想，"它们长了疥癣。"

马努萨卡斯和努里·贝在枝叶茂密的橡树旁停下来。那里是空场上的一块洼地。他们看了一下大树周围的空场。

"这里不错，"两人说，"有足够的地方。"

努里·贝把马拴在低处，免得它看见这场戏。

在这时候，马努萨卡斯清除了场上堆积的石头和树枝。努里·贝回头看见了表示赞赏，他说：

"你干得好，这样，地方就宽敞了。"

"地方宽敞了，"马努萨卡斯也说，"要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场地上开联欢会，但也可以在这里来个生死搏斗。你觉得怎样，努里队长？"

"我宁愿生死搏斗，"对方冷静地答道，"是的，生死搏斗，马努萨卡斯，荣誉要求这样。"

"两样事都可以进行嘛！"马努萨卡斯说。

"我宁愿生死搏斗。"努里又冷静地重复说。

"随你愿意。"

他扎紧腰带，挽起袖子。努里把头巾缠紧，从宽腰带里掏出手枪，挂一支在树枝上。马努萨卡斯看见他的另一支手枪握在手里，就说道：

"那一支也挂起来吧。我喜欢你的手枪，等我杀死了你，我就留着它好作个纪念。"

努里·贝扳起手枪的扳机。马努萨卡斯站在他前面不动声

色。

“马努萨卡斯，”努里·贝说，“昨天，你和你们一家人从我别墅前面经过，你停下来，掏出手枪，对空射击，你向我挑战，喊道：‘祝你健康，努里·贝！’好，我接受你的挑战，马努萨卡斯。死神在我们两人中间挑选一个！”他说着就朝马努萨卡斯头顶上空放了一枪。

接着，努里踮着脚把还冒着烟的手枪挂在另一支手枪旁边。

两人面对面摆好架势，叉开双腿，两只脚在地上牢牢站稳，彼此瞪眼看着。他们互相殴斗的情绪没有激发起来，还在等待，尽量找一些粗野、伤人的字眼煽起对方的怒火，促使彼此相互厮杀。

“我朝你那穆罕默德的脸啐唾沫！”马努萨卡斯喷出一口唾液说道。

“我啐你那私生子耶稣的脸！”努里骂道。

他们互相辱骂对方的神，而没有达到把彼此都挑动起来的目的。于是，他们就骂圣母，骂割教，骂苏丹，骂希腊人。但怎么也不能使他们心头的愤恨上升到拚杀的火候。最后，马努萨卡斯冷笑着说：

“听说米哈伊队长抓住你的腰带，把你扔上了屋顶！我也想这么干！”

他在说话间猛地朝努里扑去，但后者一闪身，躲开了他的冲击。他后退一步，匕首出鞘，两人怒目相视。

“异教徒！”

“狗！”

努里举起匕首，向前冲来。马努萨卡斯立刻低下头去，匕首

没有刺中，努里用力过猛，险些跌倒。马努萨卡斯趁势用头猛撞努里的肚子，使他疼痛得差点昏厥。这时，努里咬紧牙关，集中力量，当马努萨卡斯还没有抬起头来的当儿，把匕首插进他的腰里。武器进得很深，割断了骨头。努里弯身拔出匕首，鲜血涌出，流满对方全身。他发出一声欢叫，然后贪馋地舔那刀子。他的嘴唇和小胡子都沾满了血。

马努萨卡斯摇摇晃晃，靠在树上。

“狗！你把我干掉了！”他咕哝着说。

“咱们清账了！”对方答道。

马努萨卡斯象一头狮子似的，踉踉跄跄地向他走来。他鼻孔嗡动，呼吸着鲜血的腥味。

“你过来……靠近点……”他低声说，自己觉得已没有力气，不能向敌人冲去了，“走近点……。”

努里听到这种低沉的恳求声，感到胜利的喜悦。他手持匕首，慢步走向前去。

“再来一刀，”他向前走着，用低沉的声音说，“异教徒，为了你们冒犯了土耳其，你和你兄弟米哈伊队长，朝你心上再来一刀！”

两人已离得很近。努里把刀对准对方的胸膛，突然一下子向马努萨卡斯扎去，可是对方又一次闪开了，努里的刀子深深地扎到橡树上。马努萨卡斯拚出全力，弯身把他的匕首插进努里的裤裆里。贝象水牛般吼叫起来，但他忍住剧痛，把匕首从马努萨卡斯无力的手中夺了过来。

“为了土耳其！”他一面喊着，一面把刀子插进对方的心脏。

马努萨卡斯倒在橡树下。霎时，他想到克里斯蒂娜、他的孩子们、羊圈、毛剪了一半的公羊。忽然，一层厚厚的云雾蒙住了

眼睛，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躺倒在血泊里。

努里在他旁边倒下，鲜血从裤裆里涌出，流到马努萨卡斯的头旁边，形成血洼。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穿过腹部，他双手捧着受伤的睾丸，在那里呻吟。他环顾四周，太阳下山，羊铃声在山上回荡，风刮起来了。

"安拉！安拉！帮助我走到我的马那里。"他哀叹着说，一面竭尽全力站起来。

他紧紧抱住树干，摘下他的一对手枪，放进腰带里。然后弯下身去捡起马努萨卡斯的铲头木棒，用它支撑身体，望着那垂死的人发出嘶哑的喘气声和抽搐。他想踢他一脚，可是他太疼了，只能满足于朝他啐了一口唾沫！"

"我发誓要做的事，已经做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可你也把我干掉了，异教徒！"

他把左手放在裤裆上，叹了一口气。

"你还不如朝我心上刺一刀，异教徒……"他低声说。

马努萨卡斯微微张开一只充血的迷蒙的眼睛。他嘴唇微动，仿佛要想说话，可是这样半张着就永远静止了。

努里用一只手兜着小腹，一只手拄着铲头木棒，一面叫疼，一面拖着步子艰难地走到拴马的那棵橡树旁。高傲的动物远远听到主人的呻吟，就转过身子来，看见他就摇晃脑袋，神态惊愕，眼白闪烁。

"嗳！只要我能上了马跑回去！"贝揣测着，"穆斯塔法·巴巴懂得草药，他会给我治好。"

他在走过的地方留下一条血迹，等走到马跟前，日已将落。他扑在马身上的时候，几乎全然失去知觉。马把脖子伸过去，用鼻子嗅它主人的颈项、头发、背部。它弄清情况以后，抬起头来，

对空一声长嘶，仿佛是求援的呼声。

努里试图踩上马镫，但他疼痛得几乎昏厥过去。他倒了下来，紧抱马腿。马转过头来看他，明白了。它弯下腿，跪在石头上等着。努里趴在马身上，搂住马脖子，再爬上马鞍。他咬紧牙关，免得疼得叫出声来。由于小腹受伤，不能叉开双腿，只得斜身坐在马背上。

“走吧，朋友，开路！”他低声说，“慢慢地走……”，然后，他抚摸爱马的脖子。

马为了避免跌跤，注视地面，为了躲开车辙和大石块，它迂回行进，在黄昏时分缓步下山。

血红的太阳在山顶后边慢慢消失。几个妇女上山迎接她们的丈夫。努里仰起头，咬紧牙关，在她们前面走过。可是血从马鞍、马肚下大滴大滴地流下来，在沿途的石头上留下痕迹。

天气温和。这时热气已退，轻风拂面，两三颗星星在空中高悬。在山脚的一座小房子里，一盏灯点燃着，传出一个母亲摇晃婴儿时唱着的一支非常柔美的歌曲。努里闭上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草丛中被凉风唤醒的小虫儿，发出银铃般的鸣声。他紧抓马鬃，任凭马引领行进。它上哪里去呢？马知道，努里信任它。

马到别墅大门前停下来。努里睁开眼睛，叫了一声。仆人们赶快跑来，把他扶下马。老奶母准备好楼下的长沙发，他们把他抬到那里躺下，床单和褥子立刻沾满了鲜血。努里做了个手势。

“穆斯塔法·巴巴，穆斯塔法·巴巴……”他低声说完，又倒在靠枕上。

当穆斯塔法·巴巴喘吁吁地跑来时，已经是黑夜了。他揹着装草药和药膏的褡裢进入别墅。他给贝脱掉衣服，仆人们拿来

灯和蜡烛，他弯下身子察看，不禁摇头。

努里又失去了知觉。老人取出玫瑰花精让他闻，并给他搓揉太阳穴。努里·贝睁开了眼睛。

"我能治好吗？"他用颤抖的声音问道，"我能治好吗？"

"你要听从安拉！"穆斯塔法·巴巴答道，"就是他才能给你治好。"

"没有任何别的人了吗？"努里惊恐万状地问，"人都没有办法了吗？你不能够吗？穆斯塔法·巴巴？"

"伤势十分严重，努里·贝！而且位置很不好。"

"使我难过的就是这一点，"努里叹息说，"我受伤的那被诅咒的时刻！"

"不要咒骂！"老人说，"这是安拉的意愿。"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贝叫苦不迭，惊惶失措地看着老人。

但老人没有回答，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天清早，当他看到努里打扮得象太阳般光灿夺目，站在大门前的时候，就预感到要出什么事了。

"不要说话，"他说，"不要说话。你要是想治好的话，就什么都不要问啦。"

仆人送来拉吉酒。老人用酒洗伤口，包扎上，血止住了。然后，他从一只袋子里取出一撮草药，吩咐老奶妈煎汤，让病人喝了睡觉。

他叫仆人们出去，又打开褡裢，取出一些小瓶子和药膏。这时老奶妈流着眼泪问道："穆斯塔法·巴巴，主人伤得厉害吗？能好吗？"

"也许……也许……"老人低声说，"可是他活着还有什么用

呢？"

"他活着还有什么用？你为什么这样说？穆斯塔法·巴巴？"

老人看了一看周围。

"他治好也不是个男人了。"他轻轻地说。

老奶妈惊叫了一声，双手掩住面孔。

第二天，太阳徐徐落山，米哈伊队长站在店铺门前，象往常一样，朝港口望去。那边的人们在忙着给船装货卸货。海水翻腾，变成红色。米哈伊队长视而不见。他近日来消瘦多了，他缄口无言，带着苦涩的表情。土耳其人路过时向他投去敌意的目光；他的大多数基督教徒朋友见了他就走到对面人行道上，以避免同他交谈。他们觉得有一种神秘力量包围着他，不敢接近他，仿佛看到一个死人或是魔鬼似的。

米哈伊队长把烟盒掏了出来。现在，他只有这倒霉的烟卷了，无论是酒还是骑马奔驰都无法减轻他的沉重心情。他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再吸一口，然后暴躁地啐了一口痰。烟把嘴弄得更苦了，他扔掉烟卷，用脚在地上踩。"你也见鬼去！"他低声说。当他正准备要回到店里去的时候，马努萨卡斯的长子提奥多里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他风尘仆仆，满头大汗。他在他叔叔面前停下，张着嘴，激动得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米哈伊队长抓住他的胳膊摇晃他。

"说话呀！"他俯身对他侄子说，心里立刻想到哥哥马努萨卡斯。

"叔叔……，爸爸被人杀了！"

"谁杀的？"

"努里。"

米哈伊队长猛一下放松了他侄子的胳膊，把一个指头放在牙齿间咬了一下。带咸味的热血流到嘴唇上。

"什么时候？在哪里？慢慢说！"

提奥多里斯缓过气来，一面哭，一面骂着述说怎么这天中午找到他父亲，脸朝下扑在大橡树下的血泊中。他挨了两刀，一刀插进腰部，一刀插入心脏。昨天黄昏时分，有两个妇女，哈吉乔治斯和她儿媳妇上山，碰见努里坐在马上，脸色苍白，筋疲力尽的样子。沿着他走过的小径，碎石上有血迹。

经过很长的时间，米哈伊队长呆在那里没有丝毫动静，一言不发。他眼睛看地，一直听到他侄子最后说完。他看见长在洼地上的一棵茂密的橡树，在树脚的血泊中躺着一具魁梧的尸体。他在这一幻景中沉湎良久，然后抬起头来。

"别作声啦！"他抓住侄子的肩膀说道，"你哭成这个样子，象个女人。城门还没有关，你出城还来得及，回村里去，告诉他们等着，先别埋，我来！"

当米哈伊队长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走进店里，把查里斯托打发走。他不愿意别人看见他。他抓起刚才坐过的那把椅子，一下子把它砸成碎片。随后，他倒在一卷缆绳上，双手抱住头。店铺消失了。坎迪亚不见了。只有一棵橡树在他前面矗立着，黑黑的，发着亮光，树身长满刺。他哥哥马努萨卡斯站在树旁，沿着他的身子流下来的不是血，而是酒，他一面拍着手，一面唱一首爱国歌曲。

米哈伊队长摇了摇头，站起来，当即做了决定。他把店关了，钥匙放进腰带里，为了避免碰见人，走进狭窄的小巷。他穿过希腊区，进入土耳其区。"美惠三女神"还没有站到她们的岗

位上。他在绿色大门前停下来，象鹰隼般打量那高高的围墙，注视那有厚厚的百叶窗遮挡的小阳台……但很快又觉得自己犯了罪似的，恼怒而厌恶地把头转过去。这天晚上，女人和百叶窗挡住的阳台同他有何相干？他想象着自己已变成鹰隼，紧紧抓住努里的头发，把爪子插进他的眼睛和脑袋。

他心里充满了一阵奇怪而无情的喜悦，他忽然精神上感到轻松、超脱。想着另外一个躯体，一个男人的躯体，他不叹息，没有麝香的气味而有男人的汗味。米哈伊队长走了。他回家去，眼睛里冒着火。

“马努萨卡斯，我的哥哥……，马努萨卡斯，我的哥哥！”他低声说。

夜幕降临，星星在天空闪烁，残月在天边升起。圣让那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上了栓，灯火相继熄灭，全村消失在黑暗中。唯独马努萨卡斯家灯火通明，大门半开，厅堂中央躺着家主的尸体。尸体用酒冲洗后，缠上了白布，放在一个长条支架上。他嘴唇上放着一个蜡制十字架，两手接触处放着基督受难像。两根大蜡烛点燃着，一根在死者脚下；一根在他头的前面。马努萨卡斯两眼无光，但仍睁着。他们本来可以趁尸体未冷给他把眼皮合上。从早晨开始，亲友鱼贯而入，络绎不绝；凄惨的钟声向人们宣告这场残暴的凶杀。附近村庄的基督教徒都来向马努萨卡斯告别，最后一次吻他。

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悲痛欲绝，捶胸嚎哭。邻近的孤儿寡妇、失去儿子的母亲全跑来了。她们见景生情，想起自己过去的悲痛，解开发髻，同孀妇一起恸哭。老父亲席发卡斯队长仿佛要上战场似的全副武装，带着他的一双古老手枪，白柄匕首，宽膛

喇叭火枪，从镇上走来。他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望着他儿子躺在长形支架上。而后走到跟前，攥住儿子的双手。

“什么都好，马努萨卡斯！”他说，“可是你太急了。这应该是轮到我的。去吧，一路平安，替我向那边的人问好吧。告诉他们我快来啦。”

话说完后，他就在门槛上席地而坐，长时间地望着他儿子。最后，他站起来，回村里去，默不作声，眼睛是干的。

哀号的声音逐渐平静下来。疲乏可以减轻人们的苦楚，安慰人们的心。晚餐的时间到了，亲友们一个个陆续离开，回家吃饭、就寝。他们都活着，第二天他们都要去工作。别人的痛苦总是别人的。当人们想到遭遇不幸的是邻居而不是自己，甚至还会感到一种安慰。

在马努萨卡斯的房子里，只剩下三个最忠实的亲友了：第一个是死者的兄弟、牧人范努利奥斯，第二个是斯特拉提斯，一个三十五岁的壮实小伙子，细长个儿，前额宽阔，蓄着卷曲的浓胡须，是个够交情的朋友，吉萨摩人。五年前到克鲁斯塔雷尼亚集市上来，受到命运的摆布。一个圣让的姑娘在那里跳舞，他们一见钟情，两人就结婚了。马努萨卡斯在教堂里给他们戴上花冠。九个月后，第一个孩子出生，又是马努萨卡斯给新生婴儿洗礼，当了教父。于是两家成了亲戚。第三个亲友是里拉琴手帕塔斯摩斯，一个朴实而好幻想的人物。他父亲让妻子生了九个儿子，到了生他这最后一个的时候，已然精力衰竭，孩子不十分正常。不过，他思想活跃，是上帝发怒的日子出生的孩子，到了乡村节日，为轮舞即兴编歌作曲，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不管什么题目，他都能编成押韵谐音的故事。他对每个人的缺点和欲望了如指掌。当他坐在轮舞圈子中央，把里拉琴放在膝上，还没有开口

唱，先用锐利的目光扫射众人的时候，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感到万分惊惶。他是个没有牵挂的单身汉。每逢节日、集市、结婚、洗礼，总是第一个先到，并得到最多的实惠。大家都争着请他到家里来做客，免得成为他编歌谣讽刺的对象。人们叫他帕塔斯摩斯·贝尔泽木，又叫他叉蹄队长。他前一天来到圣让，为的是参加斯特拉提斯第三个孩子的洗礼，可是在路上遇到死神经过。马努萨卡斯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人一起能把一桶酒喝干，把一只羊吃净。他喜欢马努萨卡斯，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损害他的事。前两天，他还把驴子进清真寺的故事编成歌谣，述说牲口跪下来，开始匍伏在地上祈祷，于是全村驴子对这一奇迹感到惊奇，都跑来找伊玛目①要求皈依伊斯兰教……他把情节按照他的想象编排，准备在圣让唱他的新作。他料想在洗礼时准能见到马努萨卡斯，后者一定喜欢听他的新唱词。可是现在……

他低头注视死者，叹了一口气。

"我们是些什么？"他低声说，"一个汽泡，慢慢膨胀，然后一下子炸了！爆炸了就见鬼去！我的意思是说上天堂……"他立刻纠正说。当朋友的尸体还暖着的时候，在他面前说刚才那话心里感到羞愧。

斯特拉提斯默不作声，低着头。他只是摇晃他的手帕，驱赶扑在马努萨卡斯的鼻孔和嘴唇上的苍蝇。范努利奥斯站起身子，抓住克里斯蒂娜的肩膀，把她扶起来。他又把其他啼哭的妇女一个一个地扶起来。

"行了！今天这就够了！你们去休息吧，可怜的妇女们。我

---

① 伊斯兰教教长。

们三个人留在这里守灵。"

妇女们又齐声哭起来，表示非留下来不可的样子。但牧人用大手一挥把她们集拢在一起，关到房子的另一边去。然后他走回来坐在死者的脚下。

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马努萨卡斯的三个亲密朋友一声不响地注视着遗体。但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别的事情。斯特拉提斯惦念着他的妻子和新买的一头骡子，这骡子性子野，常尥蹄子，有一天险些伤了他的一个孩子。帕塔斯摩斯在编一首新歌，这歌是凄惨的。故事情节有真有假。他讲马努萨卡斯怎样在一块场地上单独一人同七个土耳其人搏斗，杀掉六个，而第七个又怎样是个黑人，把匕首插进他的心脏。范努利奥斯肚子饿了。他想着挂在他哥哥地下室房顶上的猪肉香肠和放在一个角落里的那酒坛子。前一天，克里斯蒂娜烤的小麦面包还在烤炉盘子上飘香……。范努利奥斯嘴里不停地流出口水，而眼睛却看着他哥哥的尸体。他在琢磨怎样拐弯抹角提到香肠和拉吉酒。

子夜钟声终于响了。一阵轻风从北面吹来，拂过院中柠檬树的枝叶，使三个守灵人的额头感到凉爽。在沉寂中传出猫头鹰的叫声和左邻右舍的狗嗅到死人味道发出的吠声。

范努利奥斯肚子空了，感到饿。他想不出转弯抹角地提出香肠的办法，就直接了当地喊道：

"伙计们，你们说怎么样？我瞧见地下室里挂着好几长串香肠，还有一坛子拉吉酒。咱们为了他的灵魂得救，喝一盅怎样？"

"为什么不？"帕塔斯摩斯说，一面揉他那开始发出辘辘声的肚子。"只有死人才不喝呢！去，范努利奥斯，上帝给你降福，到地下室去！你说怎样，斯特拉提斯？"

"这不象话，"后者答道，"在死者面前！"

"一会儿就喝完啦，斯特拉提斯，得恢复恢复体力才能看守到明天早晨呀，老兄。我们喝酒也是为了他好嘛。去吧，亲爱的范努利奥斯，到地下室去。"

后者已经拿起摆在死者脚下的大蜡烛，迫不及待地走进地下室。然后带回来一串香肠、一坛子拉吉酒，还有三只水杯，挂在他那宽腰带上。

帕塔斯摩斯挽起袖子，切了两三段香肠，走到院子里，点起火来烤。一股香味在空气中飘散开来。

"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把门关上，范努利奥斯！别让那些女人知道！"帕塔斯摩斯说，手里拿来香喷喷的食物，放在柠檬叶子上。

这时候，范努利奥斯已经把杯子全都斟得满满的，又从食品贮藏室里取来一块圆形大面包。

他们用手攥着酒杯，互相碰指头，免得有声音。

"为了他的灵魂得救……"斯特拉提斯说。

"为我们的健康，伙计们！"帕塔斯摩斯说。

"把杯子都干掉。"范努利奥斯说，"酒坛子是半满着的，感谢上帝！马努萨卡斯，我的哥哥，一路顺风！"

他们一面喝酒，一面把香肠吃光。范努利奥斯取出他那牧羊人的刀子切面包，分给大家。

他们的食欲被刺激起来了，把剩下的香肠烤熟。范努利奥斯又到地下室去取干奶酪。他把酒坛子放在膝盖上斟酒喝。

"让咱们为寡妇干杯，"帕塔斯摩斯提议，"我可怜她。可怜的人，我要给她编一支轮舞曲。"

"祝她健康！"

他们喝了。

“还有为了米哈伊队长的健康，”斯特拉提斯说，“他将给他哥哥报仇。为了他的健康！”

“来吧，伙计们，为所有我们认识的人，不管活着的、还是死了的人的健康干杯！”范努利奥斯说。

他们轮流为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属和邻居的健康干杯。然后为克里特的伟大英雄：柯拉卡斯、哈滋米哈里斯、克里亚里斯、达斯卡罗扬尼斯……干杯。接着，他们为阿尔卡狄的健康饮三满杯。然后轮到一八二一年起义的英雄。柯洛柯特隆尼斯、卡拉伊斯卡吉斯、米雅乌里斯、奥迪西亚斯、安德鲁索斯……酒坛差不多空了。

“还为我们的古希腊的健康干杯。”受过初等教育的帕塔斯摩斯提议说。

“没劲！”范努利奥斯说。

“那么，咱唱唱吧……”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啦！”斯特拉提斯反对说，“那不象话。”

“轻轻地哼嘛。没有人听得见。瞧，就这样。”他低声唱起来，同时用手象拿着琴弓似的比划着，“你把什么都忘掉了，可是到天亮你可一定得记住。”

其他两人一起重复了最后一句歌词，“可是到天亮，你可一定得记住。”

“当我吻你的时候，你说，天黑了，该睡了！”

“这就是你给寡妇编的歌呀？你不害怕上帝吗？”斯特拉提斯说，同时用手按着他的嘴：“你难道不会唱一首圣诗吗？”

“你想听颂歌？行呀。”

他转身面朝死者，划了十字就唱起来：

“最后分离的时刻已来到……”

他没有唱完，其他二人就痛哭流涕，扑到死者身上，一面哭，一面拚命吻那尸体。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范努利奥斯趴在死人身上叫唤。

整个房子里都听到他们的呜咽声。一扇门半开，一个女人伸出她那蒙着头巾的头。帕塔斯摩斯一见就感到不耐烦，做手势把她打发走了。

他们哭够了，现在站在死者前面，望着他。哭泣对他们有好处。喝了拉吉酒，吃了香肠，加上叫喊一阵之后，他们又觉得全身是胆。范努利奥斯往自己手心啐了口唾沫。

“我说，伙计们，”他指着死人说，“咱们从他身上跳过去，怎样？”

“干嘛不？”斯特拉提斯和帕塔斯摩斯异口同声说。

他们把裤子向上提了提，掖在腰带里，免得绊脚。然后抓住支架，把死者抬到朝院子那扇门的前面，那里比较宽敞。

“我第一个跳！”范努利奥斯说，“我是他兄弟。”

他跑到街门那里，拍了拍手，跑着往上一跳。由于跳时使劲过猛，脑袋碰着了门楣；但他并没有什么感觉，直着身子落在大厅中央。

“我跳了！”他自豪地说，“该轮到你啦，斯特拉提斯。”

斯特拉提斯向前冲去，做了个扭体动作，他的细长身子就以低弧度越过障碍物，而后脚尖轻轻落地。

“该你啦，帕塔斯摩斯！”他说。

但帕塔斯摩斯骤然失去了勇气。他眼睛看着支架，“他们哪儿找来这么高的支架！”

“不，我不跳啦。”他颤抖着说。

“你不害臊吗？帕塔斯摩斯队长？”范努利奥斯严厉责备说，“你是克里特人不是？跳！”

“我跟你说我不跳。我是里拉琴手。”

“你难道不尊重死去的人？混蛋！这真是冒犯。这就是你对马努萨卡斯的友谊吗？上，跳，哪怕你死了也得跳！”

帕塔斯摩斯挠他的秃头，想起他对马努萨卡斯的深厚友谊，一时万分激动。

“好，我跳！”他连声喊着“嗨！嗨！”好给自己壮胆。

他抬起步子向死人冲去，可是到了他要起跳的时候，障碍物突然显得象房顶那么高，他的膝盖软了，闯在支架上，棺材倒了，尸首翻滚在地，帕塔斯摩斯扑在上面。

“你把我们的脸全丢了！”范努利奥斯说，“滚蛋！”然后踢了他一脚，把他赶到院子里去。

“来，斯特拉提斯，帮帮忙！”

他们把尸体抬起来，裹好尸布，重新放进棺材里，再把耶稣像放在死者的手里。

“这不要紧，老哥哥，你没摔疼，你死了。”范努利奥斯抚摸着马努萨卡斯的头发和胡须说。

他弯下腰来，拿起酒坛，把剩下的一点儿拉吉酒分着喝了。然后，三人又围着死者坐下来，瞧着他。但他们瞧着，瞧着，却合上了眼睛，头在胸前耷拉着，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前，米哈伊队长来到了马努萨卡斯的院子。他穿一件黑衬衣，缠着黑头巾，脚上的靴子也是黑的。他把哭哭啼啼朝他涌来的女人推开，进入大厅，弯下身去吻死者。然后，他站在那里长时间地看着哥哥的遗体。女邻居们双手抱住从田野

摘来的大捧大捧的罗勒、茉乔栾那、薄荷和珍珠菊，用来铺盖遗体。

米哈伊队长默不作声，看着他哥哥，而死者也用他那双睁着的眼睛看米哈伊队长。克里斯蒂娜、她的儿子和女儿、范努利奥斯、斯特拉提斯、帕塔斯摩斯和女邻居们，在棺材周围站成一个圈，打量着两兄弟似乎在交谈而又连嘴巴都没有张开过。

经过这一长时间的秘密交谈之后，米哈伊悲愤满腔。他走进厨房，再到后院，在马厩和牛棚里抚摸他哥哥的牲畜。而后他上楼到寝室里去看那宽阔的床、工具、圣像，从窗口眺望村里的房舍、在圣让中央的小教堂和在更远一些山脚下他父亲在那里生活的村镇。米哈伊队长把有关他哥哥的一切集拢起来，一件件事在脑海中重现。原属于他哥哥的东西，他都看过和抚摸过，并对它们表示敬意。他低声说：

“要有信心，马努萨卡斯……要有信心……”

神甫来到，大家准备起灵。妇女们跑上来，不愿让灵柩离开。克里斯蒂娜昏倒，失去了知觉。当人们给她洒橙花精使她苏醒过来的时候，伴随灵柩的行列跨过门槛，朝位于村口青翠坟场那边走去。

从彼特罗凯法洛和邻近村庄来了携带武器的男人和头戴黑纱的妇女，向圣让的被推倒了的支柱致最后的敬意。安葬那天，附近居住的土耳其人一个也没有出门。妇女们在哀叹，不知疲倦地赞颂死者。老席发卡斯拄着他那开叉的拐杖，跟儿子走在送殡行列的最前头，眼睛干着。死对他说来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他知道，向死神低头乞求是没有用的，人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处。死神不过是个被雇佣的奴仆，受天上的苏丹派遣来征收人头税。因此，他跟随着灵柩，缄默无言，也没有眼泪，用他的手杖

敲击沿途的石块。到了掘开的墓穴前，他停下了脚步。

神甫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念诵祭辞，接着张开双臂为灵柩祝福，仿佛在命令尸首解体，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变成泥土和水。

他抓起一把土，扔出去。人们把棺材下到坑里。所有的人都弯腰抓一把土，扔进坑里，就象大家扔出石块把死人赶走似的。

米哈伊队长朝前迈了一步，站在墓穴旁：

"一路平安，马努萨卡斯哥哥！"他用平静的声音说，眼睛干着，流不出泪水，"一路平安，听清楚我对你说的话！不要给我托梦，激起我的愤怒。我知道应该干什么，不用担心。不过，你得有耐心！"

骤然间，他的心碎了，用悲痛的声音说：

"永别了，马努萨卡斯！"

仪式还没有结束，他提前离开了坟场，回到死者的家里。他刚骑上马，他哥哥的大儿子提奥多里斯急忙跑来。

"我听你指挥，叔叔！"他抓住马缰绳说。

米哈伊队长低头看他。

"我的意思是说为我父亲报仇！"那孩子进一步说明。

"你多大了？"

"十七岁。"

"那你管你自己的事去！"

米哈伊队长用马刺刺马，朝通往坎迪亚的大路奔驰。

第 七 章

四月同耶稣受难周、人们的欢乐和惊骇一起过去了。在五月充足的阳光下，蔬菜、樱桃上市，麦穗成熟，早期的葡萄晶莹闪亮。

大热天来到了。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都不停地淌汗，给自己摇扇搧风。努里仍然在床榻上呻吟，马努萨卡斯躺在米哈伊队长的心上，使他朝思暮想。坎迪亚动荡不安。基督教徒中的头面人物在主教府集会，商讨有关希腊人的未来。一些贝们和古兰经师大白天相继来到巴夏官邸，讨论怎样毁灭基督教徒。坎迪亚处于灾难的边缘。

五月二十九日黎明，钟声响了，声音悲切。基督教徒们赶忙起床，他们不会忘记这一天对基督教世界的意义。在教堂中央放着一个大盘子，盘子上是一大块祭饼。左右两边竖立着两根缠了黑纱的大蜡烛。在覆盖祭饼的糖面上，用巴旦杏仁和肉桂皮拼成死者的名字；康斯坦丁·帕雷奥洛格①。

基督教徒们站在祭饼盘子的周围，听弥撒。坎迪亚的杰出人物听到晨钟的哀鸣都赶来了。三位耆绅是艾里亚斯队长、哈吉扎瓦斯和“金龟子”。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有波里辛吉斯队长、矮子查里劳斯、拙劣作家伊多梅内、斯提凡尼斯船长、卡萨帕基

---

① 拜占庭的最末一个皇帝。一四五三年在防卫君士坦丁堡反抗土耳其人的战斗中阵亡。

斯医生、药剂师阿利斯托特里斯。站在他们后边的小人物是：狄米特罗斯·皮佐科洛斯、克拉索乔治斯、马斯特拉帕斯、卡扬比斯、万徒索斯、米斯提格里、贝托尔多和理发师帕拉斯凯瓦斯。再靠后的是坎迪亚的老百姓。

米哈伊队长也来了。但他没有进到教堂里边。他穿着黑衬衣，内心悲伤，目光阴郁，站在前廊。从埋葬了他的哥哥那一天起，至今没有说过一句话。他的血在沸腾。他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要把努里那条狗弄到手，为被冤枉杀害的马努萨卡斯报仇。他再也不能把他看作结义兄弟了。血变成了水，连接他们的红线被割断了。不过，他听说努里受了重伤，在他的别墅里与死亡作斗争。他派阿里·阿嘎去侦察，向仆人们打听，以便了解更多的情况。努里是否躺着？伤势是否真的很重？同一天，阿里·阿嘎吐着舌头回来报告消息。

"是真的，队长。他的伤势很重，可怜的人。"

"在什么部位，你知道吗？"

"在睾丸上，队长！好象你哥哥还来得及把攮子插进他的两腿当中。穆斯塔法给他上了药膏，进行了包扎，但他一直疼，日夜哼哼。我从大门口就听到他叫疼的声音。"

米哈伊队长皱起眉头。只要努里病着，他就不能动他，一定要等他病好以后。那得等到何时？米哈伊队长心急如焚！

每个晚上他都想着此事。这天黎明，他一听见钟声就起床了。"上教堂去！"他对自己说，"听说'狼屁'准备做个演说。他还要给我们丢丑！"

他穿上衣服，心情很激动，朝通往教堂的路走去。因为他不愿意看见也不愿意向任何人打招呼，就把缠头巾的穗子拉到眼睛上。"这个书呆子，他能知道君士坦丁堡是怎么回事吗？什么

是英雄业绩和大屠杀？”

他靠在前廊的窗户上，看见教堂里放祭饼的大盘子、站在周围的人和在中央高处的大主教——他全身穿着黑衣服，帽子上缠了黑纱。教堂象一座拱形的墓穴。众人在灯火照耀下发出呜咽的声音，全都在思念一个伟大的死者。

哀声顿时停止，大主教转身招呼“狼屁”。米哈伊队长拭去额头上忽然淌出的汗水，睁大眼睛。他看着他弟弟走上主教座旁的祷告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沓纸。米哈伊队长心情紧张，他等待着。小学教师发言。开始时，他结结巴巴，咳嗽，颤抖，大家听不见。接着，他的声音逐渐扩大、激昂：君士坦丁堡的塔楼在听众面前耸起；圣索非亚凄厉而愤怒的钟声响彻四方。然后是致命的袭击……血流满沟壑，连小牛都可以在里边游泳。康斯坦丁帝血迹斑斑，四周香烟缭绕，出现在祭饼中央。

米哈伊队长拭去眼睛上意想不到会涌出的泪水，他望着弟弟。“狼屁”从哪里得来这股热情？这副眼镜、这条窄裤子和这个驼背怎么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灵性？当“狼屁”转过身来向圣母张开双臂喊道：“不要哭，圣母！不要哭！总有一天，我们一定把君士坦丁堡夺回来！”大主教伸出双臂，“狼屁”扑向前去，两人抱头痛哭，而所有的人涌到他们周围齐声呜咽。

小学教师靠在讲台上，拭他那副眼镜，然后转过身去看一看他妻子万盖莉奥有没有来听他演讲。可是，她不在。“狼屁”回到他的座位上。弥撒结束，米哈伊队长朝他走来。

“你没有给我们丢脸！”他说。

“狼屁”还处于他演说时的激昂情绪之中。土耳其人向他冲来，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他转过头去看他哥哥，刚才的话没有听见。

“你刚才说什么，米哈伊？”他问道。

“没有什么！”对方回答说。

他们两人一起走了几步路。小学教师疲乏了。慢慢地向回家的路上走去，但心里并不乐意。米哈伊队长悄悄地看他。自从他结婚那天以来，他瘦多了，背也驼得更厉害，还变成了罗圈腿。

“你日子过得怎么样？”米哈伊队长压低声音问道。

“狼屁”没有立刻回答。蓦地，君士坦丁堡消失，形象毁坏，圣洁的火焰也顿时熄灭。

等了一会，他说：“米哈伊，这不是人过的生活。”

“为什么？他们对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他们对我一声不吭，他们沉默。而只要我把脊梁转过去，他们就笑起来。”

“你是不是一家之主？你还有种吗？把他赶走？”

“要是我把他赶走的话，她也跟着走。”

两人默不作声，走到“狼屁”家门前，米哈伊队长停下来。

“他们两个人都在家吗？”他问道。

“是的，他们互不分离。他不到教堂去，于是她也就不去。你看这是什么生活，米哈伊？”

他的声音悲伤得发哑，引起米哈伊队长的恻隐之心。

“听我说，教授，我进去把他们俩全都赶走。”

“看在上帝的份上！”小学教师吓呆了，说，“可别这么干！再等一等，耐心点，我也这样，再看一看……。”

“还看什么？”

“再看看……”“狼屁”把头转过去又说。

他走到门前，抓起固定在门上的敲门锤。

"怎么？你没有钥匙？"米哈伊队长问道。

"没有，他们不给我。我得敲门，他们才给我开。"

米哈伊队长伸手就把门锤一下子拔掉，扔到街中心。

"我希望看到你明天就有把钥匙。"他说，并迈着有力的步子朝港口走去。

波里辛吉斯队长到他的铺子里来等他。纪念仪式一完就来了。可是要说的事情很复杂，波里辛吉斯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他不时猛地站起身来，走几步又回来，显出焦虑的神情。他叫查里托斯去给他买杯咖啡，点燃一支烟卷随即又把它弄灭。他反复琢磨怎样对米哈伊队长说，话从何处讲起才不致使对方发火。他喜爱米哈伊队长，尊敬他，不愿失去他的友谊。而且，他正一心要巩固他们的友谊。因此，决定今天来找他谈。他甚至还在帽子上缠上一块黑纱，以表示对亡友马努萨卡斯致哀。

"往家里跑一趟，查里托斯。你叔叔也许在那儿，告诉他……。"

后一句话还没说完，米哈伊队长就出现在门前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狼屁"热情洋溢的讲话，尤其是他弟弟连自己家门的钥匙都没有这件事，使他非常激动。他看到一个不速之客，面部表情变得冷漠，但还尽力掩盖着内心的不快。

"早安，波里辛吉斯队长！"他说。

"早安，米哈伊队长！"

米哈伊队长摘掉缠头巾，脱了绣花背心，坐下来，拿起桌上的一本帐簿，给自己搧风。他一声不吭。

"天真热！"波里辛吉斯队长先开口说，以便打破沉默。

对方不说话。他掏出烟盒卷了一支烟，慢吞吞地带着厌烦

的神情，好象总卷不完似的。波里辛吉斯队长扔掉烟头，咳嗽了一声，把椅子拉过来。

“米哈伊队长！”他说，“我想跟你谈谈。”

“说吧，我在听。”

“我恳求你，米哈伊队长，看在我们老交情的份上，耐心听我说。为了使你谅解，我得从头说起。”

“说吧，我在听。”对方重复道。

“我已经试着跟你提过，可是你立刻火冒三丈，没法说下去。现在不能不说了，请你耐心听一听，老兄。”

“我跟你说了，我在听。别噜苏，你要说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查里托斯，好孩子，快出去给我买烟丝和卷烟纸。”波里辛吉斯队长为了把那趴在缆绳垛上，支棱着耳朵听的孩子打发走，向他说道。

后者满心不情愿地爬下来去干这差使。

“我来是为的跟你说，米哈伊队长……”波里辛吉斯刚开口又停了下来。

“那就说吧！”

“爱米奈……”

米哈伊队长从椅子上跳起来，走到门口，朝港口方向望着。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无声的闪电穿过乌云。然后是烟雾，仿佛坎迪亚正在燃烧。他又回去坐下，眼光模糊，从他感觉发紧的喉咙发出粗暴的嘶哑声。

“我不听淫秽的言谈，波里辛吉斯队长，这你是知道的，我不喜欢这些。女人的勾当，是你的事，与我无关。你既然来到我的铺子，我不能把你赶走。不过，你得改换个话题。”

“我要跟你说的并不是什么淫秽的事，米哈伊队长，你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爱米奈要皈依基督教。”

米哈伊队长从桌子上拿起一颗带硬壳儿的巴旦杏仁，用手捏得粉碎。他喉咙象被卡着似的几乎说不出话来。

“你若是天主教徒，她就要信天主教。你若是犹太教徒，她就要信犹太教……你打算拿洗礼开玩笑吗？”

“她将成为基督教徒，我将要娶她。”波里辛吉斯队长压住心头怒火接着说。

“你要娶她？”米哈伊队长一下子把帐簿的封面扯下，随即撕成碎片。

“我祝你无限幸福！”他恶意地说，并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表示厌恶。

波里辛吉斯队长忽然感觉到头部发胀，帽子紧了，于是把它摘下来放在膝盖上用手攥着。他瞧着米哈伊队长，后者的脸上先是发青，然后变红，再变成紫色。他心想：“野猪，你可以伸出犄角来顶，可能气死，可是我不管你高兴不高兴，我要说的还是说，你得听着！”

米哈伊队长站起来，让客人知道是该走的时候了。但对方不动弹。

“米哈伊队长，我来请你当我们的证婚人。”

“我？”他抓着自己的胡子说，“我不能让我的胡子受耻辱，波里辛吉斯队长！让屎蛋埃方丁去当吧，他最合适啦！”

波里辛吉斯队长跳了起来，他已控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米哈伊队长最后的那句话过于伤人。他把帽子斜戴在头上，抓住他前面的一把椅子，使劲摇晃。

“你的话出边儿了，米哈伊队长，”他喊道，“你是男子汉，没

有意见，可我们也是男子汉。你打过仗，我们也打过仗。你骑着马进到土耳其人的咖啡馆，我也骑着马进到他们的房子里。你充当好汉，我也当过好汉。而你从来不笑，这并不意味着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如果说我笑的话，这也并不说明我就是个小丑。当我对你讲到一个我要娶的女人，你就该当表示尊敬。”

波里辛吉斯的话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一直还气得口冒白沫。

米哈伊队长冒着火，眼睛看着波里辛吉斯的眼睛，他听着。可是他越听，火气越下沉而不是上升。当波里辛吉斯队长带着惶恐的神情、恳求的目光，说话吞吞吐吐，称兄道弟，把椅子向他靠近，并且为了讨他喜欢，故意让他看见那顶缠上黑纱的帽子时，米哈伊队长真想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扔出去，喊他色鬼，土耳其人养的。而现在，他以男子汉的姿态，理直气壮地把话说出来，他过去对这位英勇战士的爱慕心情复苏了，旧时的记忆重新涌现在眼前。他看见他骑在马上冲向土耳其军队，从不回头……两人完全不相象，但他们彼此爱慕，并结下了友谊。“你呀，你要吼叫着解放克里特。我呢，我要唱着歌解放它。”有一天，波里辛吉斯大笑着对米哈伊队长说。但战事一结束，两人就分手了。米哈伊队长总是躲着他。不得已遇到时，就往往对他出言不逊。这回对方顶了他一下，又使他回忆起战争时期的往事，唤醒了他们之间的旧日友谊。他伸出手去，用两个指头抓住波里辛吉斯的绣花背心。

“波里辛吉斯队长，你勇敢，我知道。好啦，走吧，我不愿意责怪你。”

“我也不愿意，米哈伊队长，”对方说，“可是这些日子你逼人太甚。”

“行啦，走吧，”米哈伊队长重复说，一面轻轻地扯着对方的背心，把他引向大门。

“你赶我走，”波里辛吉斯队长不肯离开，说道，“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不然，我就不能走。”

“说吧，可得快说。”

“爱米奈叫我来，爱米奈她本人叫我来问你肯不肯当我们的证婚人。”

“爱米……”米哈伊队长刚说出两个音就停下来。这个名字使他厌恶。

这时，他一把抓住波里辛吉斯的背心。他的嗓音蓦地变得嘶哑了。

“够了，够了！我跟你说，不许你再多说一句话！”

两人这时站在铺子门口。

“上帝总有一天会让你感到懊悔，米哈伊队长。”波里辛吉斯说。他朝天上举起一只手，炽热的太阳照得他脸上闪着白光。

同一天晚上，坎迪亚人在上了闩的门后边吃饭的时候，一个胖胖的土耳其女人打着阳伞，迈着慢步，来到努里的绿色大门前。黑女人立刻开了门，让她进去。

“爱米奈大概还病着哪，”“美惠三女神”守在他们各自的窗窿后边说，“哈米德·穆拉来给她治病。”

可是，那个基督教徒黑女人高兴得一蹦一跳地朝来客迎上去。花园里连个人影都没有；看门的男人到别墅去了，在他主人的床边守候。房子里的红绿色的大灯也熄灭了。天色阴暗，满园花果散发着香气。黑女人在幸福中舞蹈，因为在神明启示下，她的女主人，爱米奈要成为基督教徒，有朝一日将进入天堂。如

果上帝大发慈悲，装作没有看见，让她一个黑女人也跨过那道金门的话，那么她就可以继续服侍她的女主人多少个世纪。

那土耳其女人摘去面纱，脱掉罩袍，就出现了一个波里辛吉斯队长。

“我的女主人在上面正焦急地盼着你哪，队长！她有事要跟你说，准叫你笑……”黑女人说。接着，她用一种惊奇的目光打量波里辛吉斯队长。他这天晚上情绪不好。要是往常，他一脱掉妇女的衣饰就又笑又跳，而且他总是带些东西来，一块丝头巾，一双绣花女拖鞋，一盒油酥或杏仁饼。而今天晚上，他是空手来的，板着脸，抿着嘴。

不象有些天，他一步跨三级地朝爱米奈奔来，而是缓慢地走上楼梯。麝香的气味给他开辟了一条路，直通向他情妇的小房间。爱米奈听出他的步子，她躺在沙发上，半裸体，对着朝园子开的窗子，新鲜空气就从那儿吹进来。她在等待。

这天晚上，她心神不定，偎倚在靠枕上焦躁不安。时而叹息，时而嘻笑。一个思想在折磨她：米哈伊队长，这头野猪，他会给个什么样的答复呢？而想到另一件事又使她笑起来。那就是努里·贝的不幸。穆斯塔法·巴巴这天早晨来到官邸，很悲痛地把话全对她说了。“他将变成不是男人啦！他还蓄着胡子。可是男人，不是啦，再也不是啦！他已成了残废，不幸的人。过去的努里要变成努里娜了。”

爱米奈再也按捺不住了，笑了出来。

“兴许时间长了，他的毛也没有啦，穆斯塔法·巴巴，”她说，“他的声音会变得象女人那样细。再过几年，还会长出乳房！”

“可能的，”老人看到爱米奈笑，一时愣住了，答道，“可能的，但他不会因此就变成女人。”

"可怜的努里·贝！这个勇敢的人……一个女人？土耳其的狮子！毕竟……"爱米奈说，"那么，他就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啦。他不能让女人怀孕生孩子罗，成了一头骡子！"说完又大声笑起来。

穆斯塔法·巴巴惊愕地望着她，拿起褡裢走去，经过花园时啐了三口唾沫祛邪。

波里辛吉斯队长这时来到她面前。

"欢迎，我的队长，我夜晚的星星，"爱米奈张开双臂，露出喷香而又微湿的腋下，说道，"欢迎，我的情人。今天晚上，我等得更不耐烦了。我有一件新闻，会叫你笑死。"

"我也有一件新闻。"波里辛吉斯说，一面在她身旁躺下。他搂着她，长时间地深深地闻她那袒露的胸脯。他感觉那微温的芳香身体在融化，在蒸发，在进入他自己的躯体。顿时，他忘掉了一切忧虑，整个世界消灭了。然而，波里辛吉斯太胖、太重，女人被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她使劲但温柔地拨开他的头。

"首先把你的新闻告诉我，"她说，"你刚才进来的时候皱着眉头。他拒绝了？"

男人把女人放开，烦恼的世界又出现了。

"他拒绝。"

"该死的！那为什么？他说什么了？"

"他什么都没说。他看起来吓人，撕碎了一本帐簿，抓住我的背心，把我赶出去。可是他也把我惹火了，我把话对他直说了，毫不客气地把他教训了一顿。"

"这不够！这不够！"爱米奈喊道，一面用她那散沫花染过的纤细的脚跺地板。"不行，波里辛吉斯，这不够，你得把他杀掉！"

波里辛吉斯队长打了个寒战。

“把他杀掉?”他说。

“是的，是的，你得把他杀掉，不然你就不是个男子汉。只有女人对侮辱才是口头上骂几句了事。男人就得用杀来答复。”

“把米哈伊队长杀掉?”

“他不是天神，又不是猛兽，有什么可怕的？你不害臊！”

她抓住身上的衬衣，发了疯似的把它从上边一撕到底。她胸脯挺起，在灯光下发出亮光。汗水从乳房中间淌下来。

“我要象这样把他撕碎，从头撕到底。”她低声说，接着嚎哭起来。

波里辛吉斯队长惊惶得不知所措，想去搂她，使她平静下来，但爱米奈挺直身子，把他推开。然后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不哭了，发出一阵尖锐的恶毒的笑声。她一时全身颤抖。

“波里辛吉斯，”她固执地说，一面用她的小拳头敲墙，“波里辛吉斯，自从那天我看见米哈伊队长用两个手指就把一只拉吉酒杯撑裂，我就对努里发生了厌恶，因为他做不到。当心别让我也厌恶你。把我搂在怀里的男人只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

“我不愿意！”

“你没本事！”

“我不愿意！”波里辛吉斯跺着脚重复说。他面孔表情凶狠，眼睛象把刀子似的插进爱米奈的眼睛。“我不愿意。”

女人看到他发火反而高兴起来。波里辛吉斯队长因为受了刺激而淌着汗的身体，发出一股呛人的气味。爱米奈的鼻孔开始嗡动。

“我的队长！”她说，“我的勇敢的人，你跺脚，生气，喊叫，就这个样儿我才爱你哪！”她朝他张开双臂。

对波里辛吉斯队长来说，整个世界在爱米奈的胸前沉没了。

男人起来的时候，两眼无光，头发湿透，呼吸短促，他仿佛是从黑暗的大海深渊中刚刚上来似的。

"我的心肝，我的丈夫，我的英雄……"平静下来的爱米奈软语绵绵，一面抚摸对方毛茸茸的大腿。

波里辛吉斯队长背靠墙躺着，眯着眼睛，凝视身旁的女人，心中感到幸福。他听到市区传来的声音：犬吠、月下情人的歌曲。他穿过睫毛看那在抚弄他的爱米奈。"只有女人！"他心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同她媲美！"

他心满意足，感到生为男子的幸运，因为爱米奈是女人，上帝给她制造了匀称的胸脯、嘴和腹部。他微笑着抚弄情妇肌肉结实而圆润的手臂。

"爱米奈，别着急，我们另外找一个证婚人，一个更强的人。不过，你得记住我教给你的关于宗教的事儿。神甫要问你，你得会答。"

"别担心，我亲爱的丈夫，"土耳其女人笑着说，"这些事儿，我一清二楚。你给我提问题吧，你瞧瞧怎么样？"

波里辛吉斯队长也笑了。

"那好吧，"他说，"我是曼诺里神甫，你是来洗礼的土耳其女人。得严肃，思想集中。我问，你答。"

"准备好了，我在听。可是让我亲亲你。要是亲亲你，心里就安稳些。"

"这没关系，亲吧。注意我问你的话：你信上帝吗？"

"我信上帝。我跪在他前面求他赐恩。"

"上帝是唯一的吗？"

"哎哟！这个，我可就糊涂啦！上帝是一个，又是三个。父、子和圣灵。父亲是个结实的白胡子老头，脚站在一层白云上。儿

子粉红脸庞，长得漂亮，雅致，蓄着黄色小胡子，象你似的，头发上还有一道沟。可是他不戴土耳其帽，手里拿着个球儿。”

“那不是球儿，爱米奈，我的孩子，是世界。”

“一回事儿。上面是一只鸽子飞来飞去。就是在天上欢蹦乱跳的鸽子。”

“那不是一只鸽子，爱米奈，我的孩子，我得跟你说多少次才行？那是圣灵。”

“我们家里，就管这叫鸽子。”

“好啦，我们接着来吧。”

“他们象是三个，可是又不是三个，他们是一个……我一点儿都不明白，波里辛吉斯，对不起。”

“说真的，我也不明白，我的爱米奈。不过，这没有关系。主要是信。你信吗？”

“我信。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那么就接着来吧。基督是谁？”

“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我已经说过他长得漂亮、雅致。他下到地上来牺牲自己，拯救大家。可是大家干了些什么？对他干了些什么？谁知道！确实知道的一点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复活，又登上天了……我说得对吗？”

“很对。你可以当大主教啦，我亲爱的爱米奈。给我挠挠腿，谢谢你……那么说，他复活了？”

“我已经说过了，你的脑袋跑哪去了？他复活又升天，就这样，不用绳子，也不用梯子，象个杂技演员。可是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波里辛吉斯。”

“什么事？跟我说吧，我给你解释。”

“他是个神，这不假。那么，他又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而

且死了？这只不过三天，你会跟我说。我可觉得这太长了。那么，在这三天里就没有神了。”

“有天父和圣灵。”

“不过你说他们是合为一体的。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三个一起死了。世界上三天没有上帝。你是怎么想的，你？”

波里辛吉斯队长用手抓头。

“真活见鬼，要是我明白怎样一回事的话，我的爱米奈。耐心点儿。我明天去问曼诺里神甫，再答复你。”

爱米奈又一次放声大笑。

“你还有别的要问我吗，波里辛吉斯神甫？”

波里辛吉斯队长的眼睛显得无精打采。

“我太累了，噢，今儿晚上。我晕头转向了。咱们把这些神甫的故事放到一边，上床躺躺怎样？我把灯灭了？”

“你不问问我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你呀？你忘记了？”

“你想，我怎么会想得起来呢，你那露着的胸脯真象曙光出现……”

爱米奈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然后在他耳边窃窃私语。

“我的天！”波里辛吉斯队长瞪着眼睛惊叫，“噢，不幸的人！”

他深切体会到努里的不幸。他听到爱米奈笑，心里感到伤痛。爱米奈从床上起来，熄了灯，但波里辛吉斯仍然坐着，背靠墙，注视着黑暗处。他注视着，想到世界上万物皆空。

参加纪念仪式以后，伊多梅内先生朝着通往他那破陋住所的路走去。他心不在焉，思想远远离开了坎迪亚，在另外的天空下面，到了另外的时代。在那边，欧亚两洲之间，在君士坦丁堡。五月的一个清晨，人们睡意正浓，君士坦丁堡陷落了。拂晓时

分，康斯坦丁骑着马在罗马门奋战。非基督徒把他包围了。他喊道："就没有一个基督教徒来取我的首级吗?"伊多梅内热泪纵横，在路上踉跄而行。他迷失了方向，走进崎岖小巷，到了港口，看见大海，又转回头来。

这天，他穿着黑衣服，帽子上挂了黑纱，胳膊上带着一块更宽的黑纱，以表示哀掉。当他到达家门时，已将近中午。他走进屋里，坐在桌前，把朵赞妮亚叫来，告诉她他什么都不吃，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我今天斋戒。"他对她说完就打发她走了。他拿起笔和一大张纸，叹了口气，用红墨水书写用大写字母拼成的文字。君士坦丁堡的国王们也是用红墨水书写的。康斯坦丁·帕雷奥洛格本人写信给英国女王维多利娅："亲爱的表亲维多利娅，四百三十六年前的今天我被杀害。我长眠地下，等待着上面世界的基督教君主为我报仇。亲爱的维多利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呀？到什么时候?"

伊多梅内先生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两行泪水滴到纸上，把红墨水冲淡。这封信不能给女王发出去了。他取出另一张纸，用一只手重新写，另一只手拿手帕拭眼睛，免得泪水再滴下来把纸弄脏。他不停地写，拭眼睛，肚子饿得厉害，但他勇敢地坚持下去。他在居丧，发誓一整天不吃、不喝、不吸烟。

快到掌灯的时候，他的朋友"狼屁"来看他。

小学教师也度过了一个不好受的日子。他的心都要碎了。和米哈伊队长分手后，他回到家里看见他妻子和内弟在院子里，正在边笑边喝早晨的牛奶咖啡和吃复活节剩下来的饼干。他祝他们早安，可是他们瞧着他不搭碴儿。他妻子本应站起来，送上第三杯咖啡，给他斟上点热的，好叫他恢复疲劳。可是她一动不动。弟弟看看姐姐，向她递眼色，接着两人笑起来。

"狼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这不是人过的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那天，他在教堂里发表豪迈的演说之后，自己觉得坚强起来了。康斯坦丁英勇奋战，他应当追随这个榜样。他不是个男子汉吗？他应该树立威望，把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赶出家门，使自己成为一家之主。"这房子是我的君士坦丁堡，"他低声说，"他，是非基督教徒，我是康斯坦丁。他围攻我的城池，想把它拿下来，但我要战斗。不，我不能让自己被杀死，我要把他杀掉！"

可是这最后几个字："我要把他杀掉"刚出口，他就害怕起来，看看周围有没有人听见。他到窗前往院子里看了一眼，万盖莉奥欠身对他兄弟讲话，然后两人噗嗤一下子笑了起来。这个"美男子"还困着。他穿件睡衣，袒胸，赤脚，眯缝着眼睛，打着哈欠。

"狼屁"眼睛立时变得一片模糊，离开窗口，不能再看下去了，整个身子扑到床上。"这不是人过的生活……"他叫苦不迭，咬自己的嘴唇，免得哭出来。但他又蓦地站起身来，攥紧拳头。他哥哥的话又回到耳边。"我还算个男人吗？"他发出低沉的叫喊，"我去收拾他们！"他说着就赶快起身，生怕自己回心转意，跑下楼梯，冲到院子里。

"你们有什么可笑的，"他大声说，下巴颏颤抖着，"别作声啦！"

他妻子转过身来，看见他，把一只手捂住嘴，免得笑出声来。她兄弟也转身斜着眼看，接着就打哈欠。

"那么说，教授，笑是禁止的？"他显出一种愣头愣脑的样子。

"你这冒牌的好汉，"小学教师说，"你没有权发言。我是这里的主人！"他跺一下脚，鼓起了勇气。"给我房子的钥匙。我是主人，钥匙是我管的！"

“瞧你说的什么话，教授！”狄亚芒底斯说。接着他就躺在那些椅子上，几乎占了整个院子。

他转过头来朝着他姐姐，用手指了指站在他后面脸色苍白的小学教师。

“给我瞧瞧这个。他象苍蝇似的把屁股伸进来，弄脏了一锅粥。”

万盖莉奥忍不住笑了出来，用一只手去捂嘴。

“你来的是哪股劲呀，不害臊的东西，”狼屁大声说。他火冒三丈，向他妻子冲去，想堵住她的嘴。

那弟弟以为他要打她，跳起来，离开了椅子。

“把爪子放下，教授，”他吼道，“要不，仔细你的皮！”

他瞪着仇恨的红眼睛，在“狼屁”头上挥舞拳头。小学教师缩了回去，被他内弟喷出的烟酒臭气几乎呛死。

“快走！”狄亚芒底斯一直舞着拳头吼叫，“快走，要不我把你砸成肉酱。瞧你这一家之主的长相，还要钥匙呢，快上吊去吧，夹鼻子眼镜，燕尾服，罗锅。你不走，我使通火棍把你赶出去。”

他抓住“狼屁”的衣领，使劲摇晃他，推着他往墙上撞了好几下。这时，万盖莉奥头发散开，用那结婚的梳子梳头。她一面给自己梳妆，一面看着，听着，笑着。她赞美她兄弟，喜欢他那露出来的毛茸茸的宽胸脯，威胁小学教师的有力的手臂，那象棵柏树般的身材。而看到他那矮小瘦弱的丈夫就厌恶。

“狼屁”逃脱了他内弟的手掌，朝大门跑去。但在开门之前，他又转过身来。

“这不是人过的生活，”他说，一面看他妻子，“这不是人过的生活，一定要结束。”

“确实是要结束！”狄亚芒底斯象头牛似的喘着大气，喊道，

“你早晨、中午、晚上在这里碍事，我真叫够了。这房子容不下我们两个人。”他转过身来朝着他姐姐万盖莉奥说：“你挑选吧。”

“狼屁”屏住气，眼睛盯着他妻子，等待着。万盖莉奥用牙咬着一条绿丝带。她不急着答复，两手抓头发，用头巾扎上，晃了晃头。头发落在肩上、背上，一直垂到膝盖。

“我不跟我兄弟分开，”她说，“不管怎样！”

“那我呢？”狼屁说，心里还七上八下的。

万盖莉奥耸了耸肩。狄亚芒底斯冷笑，又躺到椅子上。

“她把你赶出去啦，倒霉的，”他说，“你还不明白？打行李吧，教授！”

他什么时候把大门打开？他怎么走到街上去？为什么坎迪亚的房子在他周围跳动？这是不是一次地震？一阵头发昏，狼屁什么都记不得了……他只知道自己在小巷里跑，两个小学生，特拉萨基和克拉索乔治斯的儿子在后面追他。

“他要从城墙上往下跳，”特拉萨基说，“来，咱们去看热闹。”

前一天晚上，他听见他母亲对米哈伊队长说：“你弟弟的家弄得挺糟糕，从这里都听到他喊叫，好象是别人打他。”这时米哈伊队长答道：“让他跳城墙自杀去！”

看到“狼屁”往港口的方向跑，特拉萨基就抓住他朋友的手，拉着他一起去追小学教师。“他要从城墙上跳下去。来，咱们看热闹去。”他再一次说。

“狼屁”看到海，心情就平静了些。他沿着城墙走到一块岩石上坐下来，一动不动，长时间地望着海面……两个孩子等得不耐烦了。“他今天不自杀了，”他们彼此面对面看着说，“咱们在这里白费功夫。”而且，已经到了中午，他们都饿了。

当“狼屁”离开岩石的时候，太阳已开始下山。怒火平息了，

泪水干了，心也安静下来了。他在这儿的整个时间里，面对大海，一动不动，默不作声，什么都不想。但在他胸膛和心脏里，沸腾的血液慢慢平静而做出了——他的血而不是思想做出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狼屁”还没有弄清楚，但他确信决定是做了。因此，当他离开岩石的时候，心里觉得平静了。“一切会有妥当的安排，”他低声说，“我是一家之主。”

他走进港口的小巷里，经过了犹太区、马耳他区而到了自己的那个区，走到伊多梅内的房子前面停了下来。他抬起头，看见他朋友的窗户有亮光。“他准又是给什么国王写信，”他心想，“真遗憾！我去跟他聊聊天，换换脑筋，也让他消遣一下，不好吗？”

他敲门。朵赞妮亚出来，见到他显得十分高兴。

“从今儿早晨起，他一口东西没吃。”她说，“我求你，看在证婚人的份上，想法劝他吃点东西……真是上帝派你来的呀！”

伊多梅内先生见到他也非常高兴。他的信写完了，正在封套上写地址和在封漆上盖印。第二天早晨，信就发往伦敦。

“有的人用枪去战斗，”他指着那封好的信封，自豪地对他的朋友说，“而我们俩和哈吉扎瓦斯，我们用智慧去战斗。我们一定可以解放克里特。”

小学教师摇了摇头。他不相信凭写信和收集古老的石头就能使克里特得到拯救。他又累又饿，神情忧郁，坐到旧沙发椅上。

“那么，我们呢？谁来拯救我们，伊多梅内？”他叹息着说。

“谁？克里特！我的亲爱的，克里特，当我们解放了它以后。这就是个人幸福的大道。没有其他的。在为拯救克里特而战斗的同时，我们在干什么呢，你跟我说？我们为拯救我们的灵魂而

战斗。”

但小学教师又摇头。他摘下被海上潮湿空气弄模糊了的眼镜，弯下身去拭。

伊多梅内仍固执己见。

“你不相信我的话吗？”他气得站了起来说，“你以为还有别的道路？此外，我奇怪为什么要跟你谈？你是个新结婚的，也就是说一个冲昏头脑的人。但是，等到这个晕头转向的时期过去以后，你就会同意我的意见了。个人幸福，只有对于象我们这样的人，它才存在。只有当我们为所有人的幸福而战斗时，我们才能够幸福。”

他沉默了，拿起烟盒卷了一支烟，但又想起这天他戴孝和斋戒。于是把烟盒放到一边。他感到这是为集体所做的个人牺牲，因而便在心灵深处得到一种安慰。

“对了，秘密就在这里，我亲爱的，”他说着，一面自豪地抬起他那过早秃了顶的头。“除了我以外，坎迪亚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也许还有哈吉扎瓦斯……你吗，你往后才能懂得。”

他又沉默不语，但他心里充满热情，甚至要溢出来。因为这天晚上时机适当，他就向他的朋友倾诉了他的全部秘密。多少年来，这个秘密一直藏在他心里，促使他工作。

“你想我为什么给国王们写信？”他喊道。“你想我为什么住在这所破旧的房子里，象个被活埋了的人在叫喊？是的，是的，我被活埋了。但这不是我，而是克里特。是克里特在喊叫。可是它没有嘴，我就是它的嘴。象你这样的怀疑论者，你要说，我喊叫是徒劳，没有人听我的！好吧，我答复你：一个声音是永远不会白白发出的。他们总会听到的。在有耳朵之前，就有声音。由于喊叫，喊叫多了，就产生了耳朵，我亲爱的！所有收到过我的

信的国王和世界上的大人物，总有一天会听见的。假如他们仍然听不见的话，上帝会听见的。上帝就是因此而存在的。你以为怎样？就是为了听到……你别笑，教授！是的，是的，我知道，人人都把我当作神经病患者，人们在我背后议论：'念书有什么用！'让他们说去吧！他们对上帝、克里特以及人的职责，一无所知。而在这时候，我却看到了，于是喊出来。有朝一日，上帝会听到我的声音。他从天上俯身下望，看见克里特，为让克里特长期受奴役而感到羞愧。他向我，我，伊多梅内请求原谅，圣米纳斯的钟仿佛复活节时那样响起来。基督教徒们涌到街上欢呼。大街小巷撒满爱神木的叶子和桂枝，男男女女奔向港口，去看年轻的希腊王子登岸。他们互相拥抱，欢呼：'克里特复活了！'真的，克里特复活了！"

他拭去盈眶的泪水，心里觉得比较轻松了。

小学教师想着别的事情。他这位朋友的热烈情感并没有使他温暖起来。

"可是我们，我们将变成地上的春黄菊。我可怜的伊多梅内，"他说，"我们看不到克里特复活了，我们将当着奴隶而死。"

伊多梅内微笑，以怜悯的目光看着他的朋友。

"那么说，你还是一点儿没有明白？而我呢，我不需要看见和摸到自由就可以感到自己有自由。甚至在奴隶的心里都有自由。在自由未到来的几个世纪以前，我就品尝到自由。我将作为自由人而死，因为我将为它战斗终生。"

"我不明白。"小学教师说。他心里想着他妻子、他那游手好闲的内弟和他们不肯给他的钥匙。

"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的，这是肯定的，"这位朋友说，"你还是纠缠在琐屑的烦恼里，而正是这些东西腐蚀人的灵魂。灵魂

是一头狮子，而琐屑的烦恼是一些跳蚤。狮子会把跳蚤摆脱掉！”他说着就笑起来，对他的比喻感到很满意。

朵赞妮亚出现在门口。伊多梅内背着她，没有看见。老妇人作了个吃饭的手势。小学教师求之不得，他整整一天没有东西进肚子了。

“空着肚子的熊不能跳舞？”他说，“你谈论的是大事，而我脑子里想着的是吃的。从今天早晨起，我就什么都没有吃，我写东西熬了一整夜没有睡。”

“我也是呀，我也什么都没有吃，”伊多梅内说，“这又有什么关系？食物也是跳蚤。”

“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这只跳蚤……”小学教师笑着说，“狮子也只能死去。”

伊多梅内拍了拍手，朵赞妮亚高兴地跑来。

“教授说他饿了，保姆！盘子里有什么全拿来吧。”

“好呀！”朵赞妮亚说着就跑了出去。

“我们一起吃，”小学教师说，“你若是让我一个人单独吃的话，我就不吃。禁食你能坚持，这没有问题，但要证明你在吃食物上也能坚持，因为我嘛！我认为禁食、节俭、苦行也全都是些跳蚤！”

两个朋友都笑了。由于搞文字游戏、笑和倾诉衷肠，他们的心情都轻松了。托盘送上来，上面放得满满的。朵赞妮亚满是皱纹的善良面孔焕发出喜悦的光彩。他们两人全都饿了。天差不多全黑了，一天已过去。伊多梅内觉得陪他的朋友“狼屁”吃一点东西并不是违背誓言。两人于是放开肚皮吃晚餐。房子里的酒桶还剩一些陈酒，他们把它喝了。

“为了我们的自由！”两个朋友饮酒，碰杯。

这时夜已深。小学教师一想到自己马上要回家里去就胆战心惊。

“你想什么哪?”他的朋友问他。但小学教师没有答复。

“你对你的新生活满意吗?跟一个女人一起容易相处吗?”

小学教师走到窗前。

“天晚了,我该走啦!”

从“狼屁”结婚和马努萨卡斯死到现在,四十天快过去了。在他那一片翠绿的村庄里,长子提奥多里斯不能忘记他叔叔米哈伊队长严重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把他看成是个娃娃,还不会耍刀子,杀土耳其人。“你多大了?”——“十七岁。”——“那你管你自己的事去!”十七岁,这对米哈伊说来太小了吗?提奥多里斯已经成人,他能用他那头黄牛卢骚驾的犁耕田;他能在篱笆后边和姑娘幽会;他也一定能向努里的侄子,彼特罗凯法洛的青年勇士侯赛因进攻,同他搏斗,把他抛在地上,一把刀子插进他的喉咙。

“你多大了?”——“十七岁。”——“那你管你自己的事去!”

“叔叔侮辱我。”这天他对母亲说。克里斯蒂娜全身穿戴都是黑色,到她丈夫坟前祷告。她趴在地上啼哭。明天就是四十天了……她每天都到坟上去,一面喊着马努萨卡斯,一面用指甲挠土。然后,她就全身趴下来开始哀号。

“你还太年轻,提奥多里斯,”母亲答道,“让你叔叔去干吧,他会给我们报仇的。”

“可是什么时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母亲?明天,父亲死了四十天,大家继续吃、喝、睡,没有想到他。你睡觉的时候没看见他吗?我可见到他了,他每天夜里都来责备我。”

他缠上头巾，朝山脚，阳光照耀下的希土两族杂居的村庄——彼特罗凯法洛望去。他身体晒得黑黝黝的，结实，可是挺脏。面颊上长出一层重重的汗毛，胸脯上也长满了毛。他在山上和他父亲的羊群一起生活，很少下山到村庄来。去年，他单独一个人生活感到厌烦，每逢星期日总是下山到教堂里去看女人。他的血液已开始沸腾。但自从他父亲被杀那天起，他就不回羊圈去了。他把牲口交给他弟弟康斯坦迪斯去看管。他穿上他父亲的靴子和绣花背心，缠上他的头巾，还拿了他的烟盒、手杖，沉默寡言，神情忧郁；他在大橡树、圣让和彼特罗凯法洛之间徘徊。

"我要走了，妈妈！"他说，然后拿了手杖站起来。

"上哪儿去，孩子？"

"彼特罗凯法洛，你不是要些石榴做明天的祭饼吗？我给你拿去，爷爷那里有。"

他父亲的刀子露在黑腰带外边，上面还沾满血迹。这是在发现马努萨卡斯死在大橡树下时，他从死者僵硬了的手中拔出来的。克里斯蒂娜想把它洗干净，提奥多里斯不肯。"妈妈，血不能用水洗，只能用血来洗！"他说，随即把刀子原封不动地插到腰带里。从此，这刀子跟他形影不离。夜里，他把它放在枕头下边。"孩子，你把刀子放到一边去吧。"他母亲对他说，"你老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你爸爸就总在梦里来折磨你……""我就是要他在梦里来折磨我，妈妈。"他划了个十字，又把刀子放在枕头下边。

他出发了，一面走，一面用棍子敲击石头。

"当心啊，提奥多里斯！"他母亲看见他迈着战士的步伐走下山时喊道，"当心，提奥多里斯！求神保佑你，我的孩子！"

可是这孩子已经不见了。一只野兔从灌木丛中跳出来，提

奥多里斯扔出棍子，一下子就把它打翻在地，然后抓住后腿，朝着一块石头把它的头撞碎。

“我把它当作礼物送给爷爷。”他自言自语说，“他可爱吃野味啦。他三十二只牙，一只没掉，嚼得可有劲哪。”

他手提野兔，边走边吹着欢乐的口哨。“这是个好预兆。”他心里想，“兔子是会带来好运的东西。我抓住侯赛因，把他脑袋砸碎，看来没有问题了。但他可不是一只野兔，首先得搏斗。他很壮实：那条狗！”

前一天晚上，他就到打谷场上找到了努里的侄子。

“侯赛因，后天就是你叔叔杀了我父亲的第四十天了。”

“让他进地狱去！”侯赛因当时冷笑着答道。

提奥多里斯气得发抖，脸都青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眼珠转悠什么，该死的异教徒？你找我干嘛？你没看见干着活吗？我正在扬麦子哪。”

“你要是个男子汉的话，就来跟我干一场。我要是不叫你脊梁贴地，我死的时候就是个土耳其人。”

“叫我脊梁贴地，混蛋？你打算什么时候？在哪儿？”

“就在我爸爸被杀的地方，大橡树下边。后天一大清早，好不叫别人瞧见。”

“使刀子？”

“对，使刀子！”

两人分手了。侯赛因又干起活来。提奥多里斯回到家里，蹲在门槛上，从腰带里掏出刀子准备磨。但他怕把血迹蹭掉，又放回原处。而后，他起来走到发现他父亲尸体的大橡树下，把背靠在树干上。

在村口上，有一个年轻姑娘到井台来打水，一看见提奥多里

斯，脸就变成紫红色。她本来要抓起水壶放到肩上，但看见了那男孩子，就停下来等他。这姑娘豆蔻年华，充满青春的活力，体态轻盈矫健，一双机灵的杏眼，两道弯弯的眉毛。她象是一只麋鹿听见林子后边的枪声，就直起脖子，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用鼻子去嗅周围的气息。

提奥多里斯远远看见她也脸红了。

“今天碰上的都是些好事儿。瞧，弗罗萨吉在那儿。”他小声说着，心扑腾扑腾地跳起来。

他朝四周打量了一下，没有人。别的姑娘都扛着水壶走远了。空场上，农民们在打谷，簸扬和堆垛。世界上只有弗罗萨吉一个人，她头上出现的太阳就仿佛给她戴上了一顶皇冠。

提奥多里斯在井前停下来，情绪激动得腿都软了。

“早安！”他颤抖着说，随即垂下眼睛。年轻姑娘的踝骨，露在木鞋外边，被阳光照得发亮。

她用调皮的目光大胆地看他。

“你提着野兔到哪儿去呀，提奥多里斯队长？”她说，“你现在打兔子啦？”

“我马上就打土耳其人啦，”男孩子答道，“打兔子，这是为的练习。”

两人目光相遇，仿佛利剑交锋。青年人心中惶惑，急忙把目光移开。

年轻姑娘把水壶盖子盖上，看了一下周围，没有一个人影。

“你不渴么，提奥多里斯？”她说。

“我渴，弗罗萨吉，我渴。可是谁会给我喝的呢，我这么个孤儿？”

少女眼睛看地，没有动。她的脖子和耳朵变成猩红色。

提奥多里斯放低声音：

“明天，我父亲就死了四十天了。”他说，“你到我家来，帮我妈妈做祭饼，村里别的姑娘也都来。”

“要是我妈愿意的话，我就来。”弗罗萨吉说。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就是她不同意，我也来，因为你请了我。只有这么一个提奥多里斯队长，不是么？我不能让他不高兴。”

她说完就笑了，在娇憨中表现出一片柔情。她的一双火热的眼睛盯着他。她经常整夜睡不着觉地想他。她情愿为他牺牲自己。而现在他就在她眼前，使她非常激动，恨不能投到他怀里，抓住他，把他弄痛！

提奥多里斯下巴颏儿顶在棍子上，眼瞧地。他想着明天要同侯赛因搏斗。

“告诉我，弗罗萨吉，我要是发生不幸，你会难过吗？”

“为什么，提奥多里斯？”姑娘惊恐起来，问道，“你想什么哪？”

“不要问我，弗罗萨吉。只答复我一个问题，要是我发生不幸，你会难过吗？”

姑娘再也忍不住了。

“我只有你，”她低声说，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世界上我只有你，提奥多里斯！”

“那么好啦，”男孩子高兴地抬起头来大声说，“你可以放心，弗罗萨吉，我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两个少女扛着水壶来了。弗罗萨吉赶快擦掉眼泪，把水壶放到肩上，做出朝别处看的样子，但她心里直扑腾，无法控制。提奥多里斯吹着口哨走了，他手里提着的死兔子前后晃荡。

第二天是星期日。马努萨卡斯的祭奠弥撒做过后，格雷戈

里神甫走到教堂前院。他旁边站着一个棕色脸庞的小羊倌，手捧盛祭饼的大盘子。祭饼上是一层厚厚的糖皮，撒满巴旦杏仁和石榴子，另外还有用桂皮拼成的马努萨卡斯的名字。

农民伸出手来，一个个从神甫面前走过，口中喃喃自语："我主，饶恕他的罪！"他们随即离去，鼻子插到手心，贪馋地吃起来，胡子上沾满了糖面和桂皮。

这四十天过得多快呀，大家都说，时间象飞似的，可真是！不，这不是时间过去，是我们变老了。然后就又是数叨马努萨卡斯的好处。乡村警察的母亲老卡特林妮奥，前一天夜里看见他在村里的街上游荡。连她的那条狗都吓坏了。它想吠，可是张开嘴吠不出声来，也闭不上了。

"可怜的马努萨卡斯！这是他的鬼魂，"一个老人划着十字说，"你说怎的，他正壮实的时候就被杀了，他还身强力壮，不愿意死呀。"

"他要报仇，"另一个人说，"米哈伊队长在干什么哪，这四十天？"

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村警柯柯里奥斯跑到院子里来。他吐着舌头，手拿号角，全身颤抖。神甫刚分完了祭饼，小羊倌跪在地上舔盘子。

神甫看见村警便迎上去，人群把他围了起来。

"嗨，柯柯里奥斯，沉住气，慢慢说！又是什么坏消息呀？愿上帝怜悯我们。"

"侯赛因，努里·贝的侄子发现被杀。"

"在哪儿？"

"大橡树下边。"

上帝知道是谁。彼特罗凯法洛乱起来了。家家户户都关上

了门，基督徒在准备好他们的枪。土耳其人把死人抬到清真寺里，向他行礼。他们也武装起来，朝天放枪，说是要把圣让烧毁。

“这不怪我们。”

“似乎凶手是圣让的，马努萨卡斯家里的人。他们准备拿提奥多里斯做牺牲。”

“必须有人去通知那寡妇，”神甫吩咐说，“叫提奥多里斯躲到山里去，快！”

但这时，提奥多里斯已经拿走了他父亲的步枪和两支银质手枪。他把搭裢装满弹药和食物，打开马努萨卡斯的柜子，取出藏在夹层里的一面希腊旗。他把旗子围在身上，心急得甚至来不及洗掉那沾满血的双手和胸脯就跑到山上去了。他先到羊圈，向他弟弟康斯坦迪斯嘱咐一番，叫他去告诉母亲行前不能向她告别，不用为他担心。他往搭裢里塞进一球干奶酪，就上路了，朝这个山区的最高峰塞莱纳攀登。他在那里认识一些牧羊人。他偷过几次他们的羊，他们也偷过他的羊，他们成了好朋友。“我躲到他们的羊圈里。”提奥多里斯决定，“假如土耳其人派兵追捕的话，我就向他们宣战。我组织一队人马，举起旗帜，高喊：‘团结万岁’！”

黄昏的时候，两名土耳其军官来到孀妇克里斯蒂娜的门前。他们敲门，没有人！再敲，他们敲得那样猛，整幢房子都震动了，但仍没有人出来开门。一个土耳其老头走过，他上山打柴。

“你们好，年轻的阿嘎们，”他说，“你们找提奥多里斯吧！鸟儿飞了，他溜到山里去了。”

“你别瞎说，老易卜拉欣。你亲眼看见没有？”

“我对穆罕默德发誓，我亲眼看见他了。他跑得象匹马，把

我吓坏了，我摔倒在地。可是当我抬起头来看的时候，早已无影无踪！”

阿嘎漫骂起来，往门上捅了两刀就走了。路上，他们在两村之间的沟壑里碰见卡特林妮奥，就是那个见到马努萨卡斯鬼魂的村警的老母亲。她装满了一小口袋田芥菜和野芦笋，正高高兴兴地往家走，准备给她儿子做晚饭。她想着家里有两只鸡蛋，可以用来做油炸芦笋。

两个阿嘎向她扑去，把她干掉。随后，他们用她采集的田芥菜拭刀，看着她躺在血泊里。

“没有斑鸠，就吃……”最年轻的一个嘲弄着笑起来。

邻近乡村骚动。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奋起。凶杀开始了。要不是在一条路上发现一个基督教徒被杀害，就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尸首被藏在他自己的园子里，或是投在一口井里。消息象火星般迸发，把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点燃起来。坎迪亚本身受到了影响。

一个中午，巴夏的黑奴苏雷曼喝醉了，其实不如说是阿嘎们把他灌醉了，然后把他放到希腊区。他们对他说：“苏雷曼，想法子把米哈伊队长逮着。你要是个好汉的话，就把他杀掉！”黑人把巴夏在拜兰节时送给他的一口大弯刀拔出来，吼叫着往希腊住宅区跑去。基督教徒们听见他嚎叫，把在街上玩耍的孩子叫回家，把大门闩上。

“黑人！黑人！”妇女们大声喊叫，把门紧紧锁上。中午时分，基督教徒们回家吃饭，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赶快跑开，见到附近的人家就敲门躲进去。

“可怜的克里特！鲜血又要流啦！”人们叹息道。有的人叹

气，另一些人心情激动，从他们藏身的地窖里钻出来，擦洗他们生了锈的武器。

黑人在伊多梅内水池前停下来。拉吉酒和中午的高温，使他热得汗流浃背。汗水沿着额头、脖子流到大腿。他弯身把头放到喷水口下边让自己清凉清凉。在给自己身上浇水时，他发出象牛般的叫声，吓得全区的人发抖。他叉开双腿，倾下身子，从双腿形成的三角形空隙，望见米哈伊队长的影子在路上走来。他拿起弯刀，大吼一声，向前冲去。

米哈伊队长看见他就停下脚步。刹那间想后退，但又觉得不光彩，就站着不动。他右边的一扇门开了，克拉索乔治斯太太，蓬乱着头发出来喊道：

"我的天呀，米哈伊队长，你站在那儿干嘛？快进来！"

可是对方取出一条宽大的手帕，把拳头裹上。

对面的门也活动了。佩内洛普太太站在门后边，伸直耳朵，她壮着胆子把门开了一条缝，露出鼻子和半张嘴。

"邻居！"她叫道，"邻居，快进来！"

黑人迈着大步打破了沉寂。这时，他已经离得不远了。队长的家门开了，卡特利娜太太跑出来。

"米哈伊，米哈伊队长，可怜可怜你的孩子们！"她喊着朝他跑去。

她看见黑人这个庞然大物站在她丈夫面前，露出发光的牙齿，面目狰狞，笑着转动眼睛。

"你完蛋啦，异教徒队长！"他朝米哈伊队长挥舞大弯刀。

队长太太正要跳到他丈夫面前，米哈伊已对准黑人的腹部猛击一拳。黑人象野兽般一声吼叫，随即倒下。身体瘫在地上堵住了整条街。米哈伊队长弯下身子，从那迟钝的手中取了弯

刀，跨过躺着的躯体，转身对他妻子说：

"你的事儿是呆在家里！回去吧。"

两人走进家门。男人在前，女人在后。队长太太取出一件干净衬衣，米哈伊队长身上穿着的那件已经浸透了汗水，他换了衣服，感到轻快。他看了看那把锋利的弯刀，小胡子下的嘴微笑了一下。

"老太婆，把这弯刀给特拉萨基。他可以使它削铅笔。"

同一天晚上，两个土耳其青年——穆安津的儿子打了老实人贝托尔多，把他的草帽捅破，还想拿走他的斗篷。贝托尔多大声喊叫，终于没有拿成。第二天清早，人们发现穆安津被捆绑在大梧桐树上，全身一丝不挂，被绳索勒得皮肤发青。只留下一把胡子，据说是留给他御寒的。另外，他们解下他的头巾给他堵上嘴，免得他喊叫。

人们发现他以后就给他解了绳子，揉搓，让他喝滚热的鼠尾草汤。他终于能说话了，述说有两个基督教徒，一个蓄着象猫须似的奇怪的小胡子，另一个是瘸子，半夜里把他劫走。他们先把他的衣服脱掉，再拿了施绞刑用的绳子把他捆在树上。他们还要剪他的胡子，但没有剪刀，就向他身上啐唾沫，然后朝港口的方向跑掉。

巴夏听到叙述，大惊失色，命令把坎迪亚所有的瘸子都抓起来，投入监牢。只有斯提凡尼斯船长找不到。然后他命令刽子手施行毒打，灌蓖麻油，强迫他们说话，但是所有的瘸子都很有骨气，死不开口。三天后，巴夏对于养活三十多人，还要供应蓖麻油，吃不消，把他们遣散了。

黑人苏雷曼戴上了镣铐。巴夏听到他那滑稽的败绩，大发

雷霆。

"混蛋！"他暴跳着吼叫，用鞭子打得苏雷曼皮开肉绽。"你这混蛋给我的巴夏管辖区丢人！"

巴夏还有的是话要说，但气得说不出来。嘴抽搐，象在吠，喷唾沫。最后，他把黑人关进一间牢房里，给他的脚戴上两个铁球，接着就不作声了。

两三天又过去了。从非洲吹来的风掀起炽热的尘沙。这尘沙钻进坎迪亚人的鼻孔、耳朵和嘴巴。坎迪亚在冒烟，象火烧似的。中午，躺在阴凉处的狗在喘气。人变得无精打采，透不过气来；有的人坐在店铺里，一动不动。摇晃草编的扇子或是喝冰冻果子露。巴尔贝扬尼斯神气活现，在炽热的街上奔走，卖他那多加冰块的果子露。这个小老头，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对他说来都无所畏惧。利欲之心使他夏天感觉凉爽，冬天觉得暖和。不管天暖天冷，他身上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夏天，他仍然穿着法兰绒；冬天，他不穿大氅。

菜园里，西瓜长得鼓鼓的，有的爆裂开。每日清晨，菜农运西瓜进城，在梧桐树前的广场和三拱门堆起来，到处堆积如山。除西瓜外，还有黄瓜、绿皮的甜瓜。早期的石榴和金黄色的葡萄也都熟了。早熟的甜酸无花果出现在市场上。大地不停地生产，水果商的经营都跟不上！土耳其和基督徒商贩在一堆堆的商品前声嘶力竭地叫卖，按重量称或按堆卖，尽可能把东西推销出去。多余下来的让穷人拿去。傍晚，如果还剩下蔬菜或是水果没有卖掉，商贩就拍一拍手，喊道："白给！白给，不要钱！"这时，挤在市场周围的老人和孩子一拥而上，把所有他们能拿走的东西一抢而光，满载而去。

太阳落山了，人们感到呼吸畅快些。天色渐暗。家庭主妇们把各自的院子里泼上几桶水，就走这家串那家。这个礼拜天，克拉索乔治斯太太给她儿子安德里科斯做生日，她们都聚集到这位太太家里来。安德里科斯就是同特拉萨基一起，组织绑架帕拉斯凯瓦斯的女儿莎米的那个男孩子。克拉索乔治斯太太为她的儿子感到自豪。这真是头野兽，一发脾气就砸盘子，打他们的佣人贾斯米娜。他母亲为他招待邻居，请她们吃自己做的果仁酥。她们一面满意地品尝着，一面说着祝愿安德里科斯长命和长大了当官。马斯特拉帕斯太太笑着加上一句："希望他把莎米娶了，给这院子添满克拉索乔治斯和小莎米。"

正当她们边吃果仁酥边开玩笑的时候，佩内洛普太太来到门口。她眼睛浮肿，脸色苍白，身上穿着一件在家里穿的打上补钉满是油污的连衣裙。未来之前，她就抽抽噎噎地哭了。大家都站起来让她进来坐下，克拉索乔治斯太太给她送去一杯樱桃露让她提提神。可是佩内洛普太太一边喝着，一边还是哭个不停。

"发生什么事啦，佩内洛普太太？"大家问她，"怎么哭呢？"

"狄米特罗斯……狄米特罗斯……"她喊叫，一面把最后的一口果子露喝了。

"我的天！他病了？"

"他走了。"

"他走了？走哪去？"

"他拿上雨伞就走了……。"

"哪儿？"

"又是进山了。"

"可是为什么？是怎么一回事呀，亲爱的佩内洛普太太？"

"哎！就是心里一股闷气……他拿了雨伞就走了……这不

是第一回了，他已经这样干过。上一回，他也是带着雨伞出走的。那是一八七八年革命时候的事儿了。”

“哎哟！可不是个好兆头！邻居们，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波里辛吉斯队长的姐姐克里桑蒂小姐大声说，同时用手掌拍膝盖。“革命要爆发啦，我敢发誓！”

“别这样说，魔鬼要听见的……。”

“我敢发誓！”克里桑蒂小姐又说了一遍，“狄米特罗斯嗅到革命，就象老鼠预感到地震一样。于是乎他就拿起他的雨伞……。”

“可他身上一个钱没带就走了……”佩内洛普太太哭着说，“谁给他做饭，谁给他铺床睡觉呀？他只拿了把雨伞。拿着它能干什么？上一回他回来的时候裤子上都是大窟窿！”

“别抱怨啦，佩内洛普太太，”克拉索乔治斯太太说，“我的丈夫太胖，我已经对他厌烦起来了。”

大家都不知道怎样安慰佩内洛普太太才是。当她又要开始哭的时候，克拉索乔治斯太太先发制人，送上一碟果仁酥，上面有许多巴旦杏仁。

“邻居，米哈伊队长怎么样啦？”克拉索乔治斯太太问，故意换个话题，“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感谢上帝，他很好，”队长太太答道，“可是他一天亮就走出家门，天黑才回来。你怎么能见得着他呢？”

她悄悄地叹息，然后就不说话了。

米哈伊队长身体确实很好，但就是呆不住，象笼子里的一头狮子。他骑上那匹母马驰骋田野，跨过庞迪威桥，到努里的别墅周围转来转去，又从远处穿过橄榄树和柏树向它眺望。他的心在嘶鸣。

"等一等，等一等……不要着急，要耐心，一定得等他治好……"他喃喃自语，而后回去。

每到天黑的时候，阿里·阿嘎就风尘仆仆，从努里的别墅那里带着消息跑回来。

"今天，他想起来，可是疼得厉害，又躺下了。"——"今天，他起来了。黑人扶着他走到院子里。我躲在喷泉后边的一个旮旯里看见他……，我向你发誓，队长，我真认不出来是他了。他变得那么瘦，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他那脸蛋、双下巴颏儿和染的黑黑的小胡子哪儿去了？他整个人都干瘪起皱了。"——"今天，他不用黑人扶就走出院子，他跨门槛的时候，停下来。他看见我，我朝他走去给他行礼，但他挥手叫我走。他不愿意说话。于是，我就走了。"——"今天，黑人搀扶他骑上马，走了一会儿。可是黑人跟在后面跑，怕他万一昏倒摔下来。……哎！队长，你要是瞧见那匹马的话！它走得慢慢的，显出懂得体贴的样子。"

最后一个晚上，阿里·阿嘎喘着大气，走进米哈伊队长的铺子。后者正坐在阴暗处等他。

"他好了。"小老头说，"穆斯塔法·巴巴今天离开了别墅。'你已经不需要我给你治疗了，'他对努里说，'以后的事由安拉来管了！'话说完就走了。傍晚的时候，贝骑马散步。黑人没有跟着。"

"他怎样了？象以前那样红润吗？老了？他恢复了力气没有？"

"他脸色还是不好，队长，黄得象块金币。样子也很凄惨。他不开口，不吃东西，这是老奶妈跟我说的。不喝，不睡，只是叹息。那天，黑女人问他爱米奈是不是就要到别墅来，他差点儿昏过去，他怕自己摔倒，紧紧抓住楼梯栏杆，睁大眼睛看着他的奶

妈，不吭一声。”

“你说得太多了，阿里·阿嘎。走吧，滚开！”

阿里·阿嘎没有走。他还想说。在犹豫。

“你又咳嗽，又挠痒干什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阿里·阿嘎放低嗓门：

“似乎是，队长……”他刚说又停下来。

“说呀，该死的阿里·阿嘎，这我也给你钱。”

“似乎是他已成了残废，真是倒霉……”

“这是什么意思？”

阿里·阿嘎的声音更低了：

“他不是一个男人了……爱米奈·哈嫩恩知道这事……”

“给我滚开！”

小老头赶紧朝大门口跑去，撞到缆绳和白铁皮桶上，最后走出门，溜走了。

米哈伊队长浑身颤抖。

“不，这不可能！”他低声自语，一面在铺子里的阴暗处走来走去。“我不信，这不可能。”

他不能相信一个男人会遭受到这样的不幸。“不，这不可能！”他咬着胡须，再三地说。“假如真的可能，假如这是真事，我怎能找一个有残疾的人报仇？这叫什么报仇？死比起这个来又算得了什么？”他顿时做出决定，“我自己去看看。”

不过，他还是耐心地等了几天。他心想，“复元需要时间，他的伤口要完全愈合，让他恢复过去的气力。”一个礼拜天，他骑上母马朝庞迪威桥的方向跑去。田野已经收割，葡萄树上果实累累。天空炽热如焚。

“收割，葡萄收获，战争……”他低声说，“收割，葡萄收获，战

争；可怜的，可怜的母亲！”他充满了怜悯之心，在思想里紧紧拥抱住克里特。

他爱它就象人们爱生物一样——它温暖，会喊，会哭。对他说来，克里特不是石头、泥土和树根形成的，而是千千万万一直活着的祖先和母亲。他们礼拜天在教堂集会，经常叛乱，展开从坟穴里掘出的一面大旗，进入山里去战斗。在这面旗帜上，没有被死神召唤去的黑头发、灰头发和白头发的母亲们，绣上下列永恒的字样："自由或死亡"。

米哈伊队长热泪盈眶。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想着克里特而痛哭并不感到害羞。"可怜的母亲！"他还是低声说，"可怜的母亲！"

他这时从庞迪威桥下走过。当米哈伊队长望着在橄榄树中间的贝的别墅时，已是煦日高悬。他用马刺刺马。

大门敞开。他走进去，下了马，看看周围。多少年过去了！这里，在这个院子里，这棵空心的橄榄树下，他们两人面对面坐在这里。他们的血在沸腾。自相残杀还是成为兄弟？而现在——上帝对于过去使他们二人结为兄弟是否感到遗憾？经过这么许多年，他们又在同一个院子里相遇，为了相互厮杀。

一个仆人跑过来，认得他。

"欢迎，米哈伊队长！"他说。

"贝在哪儿？"

"在楼上。"

"告诉他我来了，我想见他。"

努里的马嗅到母马。它那高贵的头伸到马厩门外发出一声长嘶。母马转过头来看它，因为怀了胎没作出反应。

仆人回来了。

“贝派我来欢迎你，”他说，“他请你稍候，他正穿衣服，修整一下就出来接待你……我给你的马下鞍子吧，队长？”

“不用。”

他走到喷泉旁，从钩子上取下铜杯喝水。那晚上，他们就是在这个杯子里把两人的血混在一起的。杯子周围刻着土耳其字，当时努里·贝是这样给他翻译的：“过路人，直起脖子喝吧。当鸡喝水的时候，它们也直起脖子，感谢真主。”

仆人又回来了。

“请你进来，队长。贝坐在长沙发上等你。”

队长束紧头巾，把突出腰带外的匕首掩盖一下，捻一捻胡子就走进去。

努里·贝坐在长沙发上的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里。他穿着打扮得象个要去结婚的新郎。他猜出客人来意，不能在对方面前显得苍白憔悴。因此，他把胡子染黑，面颊涂红，眼圈描蓝，好使眼睛显得明亮。他把黑柄刀插在腰带里。

“你好，米哈伊队长！”他向对方伸出手去说道。可是对方的手还是深深的插在腰带里。努里把手收回，尴尬地把背靠在墙上。

米哈伊队长仍然站着，他尽可能看清在阴暗中的努里，估量一下他还剩下多少力气，然后再跟他谈。

“你忙吗，米哈伊队长？你不坐下吗？你到这里来，辛苦了……。”

“你不能站起来吗，努里·贝？”米哈伊队长说，“我为它而来的一件小事不能在沙发上解决呀。”

“我明白。你用不着跟我说了，米哈伊队长！我明白。可事情得一件完了再做一件。咱们先喝杯咖啡，抽支烟，喝一盅。然

后，咱们就办你想要干的事，米哈伊队长，是因为你要这么干。"

"好，努里·贝，你既然一定要这样，那我也不着急。"对方说，一面在主人的对面坐下。他伸出脖子看努里在阴暗处的面孔，但后者越来越躲到更阴暗的地方去。

"你受了伤，努里·贝。听说，十分严重……"

"我挺好，甚至很好，就跟过去一样了。我的力气恢复了，米哈伊队长，不要担心，"贝顽强地回答，"我还可以顶得住。"

"那我很高兴。"米哈伊队长说，接着就沉默无言。

仆人送上咖啡。他们卷了支烟，低下头，不作声。"他是杀我来的，为了给他哥哥报仇。"努里·贝心里揣摩着，"我欢迎他。他穿一身黑，象死神！我欢迎他。我活着干什么呢？现在对我来说，生命和耻辱是相同的了。"

"欢迎你！"他大声说，"多少天来，我一直在等你。"

"我喝了你招待我的咖啡，努里·贝，我抽了一支烟，我们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起来吧！"

"遵命！"贝用了全身力气，站了起来。他感到疼痛，咬住嘴唇，尽量做到不露出自己的真相。

他叉开双腿，走起来有一点摇晃。到了通向院子的门口，他整个人顿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米哈伊队长在阳光下看见他，不禁浑身打颤。过去的努里·贝，身体健壮，面如满月，号称土耳其的狮子。今天哪里去了？他面颊凹陷，两眼无光，嘴角下垂，仿佛他在日夜哭泣……他涂上了脂粉，而在脂粉和色彩后边，米哈伊队长隐约看见一具尸体。他皱起眉头。"我不能同一个残废人搏斗！这不光彩！"他心想。

"努里·贝！"他说，"你大概还没有完全好吧？"

"你觉得我脸色苍白吗？残废了吗？你前面先走。我们走

到场上，你再瞧瞧！”

他朝前走，两腿叉开，有点摇晃。到了院子中央，他转过身来。米哈伊队长没有跟他走，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地看着……

努里·贝打了个寒战：“他明白了，这个异教徒，他明白了，所以放弃了……。”他想尽力加强他的声音，可是没有做到。

“米哈伊队长！”他发出的竟是哀怨的声调，“我等了你很长时间了。在这整个期间，我等的不是世界上的任何别的人，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希腊人，我等的只是你。可是你现在来了，难道又要走吗？”

米哈伊队长默不作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恻隐之心越发强烈。

“你看我干什么？病把我弄瘦了，可是一直都壮实。你别听人们说长论短的，米哈伊队长，我和过去一样有气力。来吧，跟我走！”

然而，米哈伊队长没有动。

“你要看看我骑马吗？你要看看我拿起手枪瞄准吗？给我放好一个戒指，枪弹就可以穿过去。来吧，我跟你说，咱们到场上去。到那儿，我们再看看谁是好汉！”

他把缠头巾斜过来，一只手叉在腰带上，等着。但他的前额已经淌满冷汗，他腰部疼痛。米哈伊队长看着他。

“努里·贝！”他沉静地说，“别喊，你太劳累了。我们回去吧。”

努里的心都要碎了，泪珠夺眶而出。他朝门转过身去，企图掩盖他的伤痛。“他怜悯我！”他心里想，“我现在已到了这般田地，我要人家怜悯了，我，我，努里！”

“回去吧，努里·贝！”米哈伊队长重复说，“改日会吧！”

努里·贝不再掩饰自己了。他把泪水盈眶的眼睛转向那位阴沉的客人。

“米哈伊队长!”他放低声音以免引起仆人们的注意,“你来是为了杀我的,为什么你又不杀了呢?”

“回去吧!”对方还是说,“回去吧,努里·贝!我们会谅解的。”

他走过来,扶着贝的胳膊,感到那整个虚弱的身体在抖颤。贝没有拒绝他搀扶,身子晃晃悠悠地随着他走,向他诉说,抱怨:

“你是我的结义兄弟。你记得吧,就在这所远离一切的房子,我们把血液混合在一起。我只请求你做一件事,把我杀掉,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

“不要激动,努里·贝!改天见吧……”米哈伊队长答道。

“你怜悯我,不是吗?”贝又坐到长沙发上那个最阴暗的角落,“你怜悯我!”他重复说。

可是米哈伊队长不作声。他看见这样的伤痛实在难以忍受,他只是要求离开。在这所土耳其房子里,他已经无所作为。他同这个不幸的人没有帐可算了。死,比起这来真不算什么……。

他站起来,太阳已西斜。

“再见,努里·贝!”他说,“我走啦……”

贝没有回答。他呆在那角落里睡了。霎时,他浑身哆嗦,打寒战。

“努里·贝!”米哈伊队长重复说,“再见,我走啦。”

这回,贝答应了。声音遥远,沙哑,绝望。

“你是对的,米哈伊队长,你是对的。走吧,祝你健康!”

米哈伊站在那里不动,看着房子的主人。他想起贝过去的

俊俏、英勇。想起当他走过时马蹄下迸发出的火花，想到他如何好客和他高贵的灵魂。

“米哈伊队长！”来自另一世界的嘶哑声音又说，“假如说我过去是勇敢的，是个男子汉的话，那么你就伸过手来。要不是的话，那你就走，祝你健康！”

米哈伊队长抓着一只枯槁的手，轻轻地握了一下，生怕把他弄疼了。

“再见，努里·贝！”他说。

“永别了，还不如说！米哈伊队长，谁晓得？永别了！你也许明白了吧？”

“我明白！”对方答道，一面走出门。而这头令人敬畏的猛兽却顿时感到伤痛。

努里·贝蜷缩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还等了片刻。他听到母马走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随后就什么都听不见了。太阳西坠，阳光照进窗里，给墙壁铺上一层金色的挂毯，然后隐退，使房间陷入昏暗。

努里·贝平静地离开长沙发，用麝香肥皂洗澡，更换内衣，把一小瓶香水洒在头上，再慢慢地梳理。然后，他下到马厩，用一只贪馋而缓慢的手去抚摸他那心爱的马，从一双俊美的耳朵直到下面细长的腿。那牲口感到心满意足，用下唇舔他主人的头发和颈项，接着就发出欢悦的嘶鸣。

“永别了，永别了，我的孩子！”贝低声说道，同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他们分别了。努里回到卧室，取出一张纸，在上面写道：“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马在我坟前杀死。”而后，盖上他的图章。

他盘腿坐在房间的中央，就在他父亲过去每天七次跪下来

祈祷的那块古老东方地毯上，他通过敞开的窗户观看星罗棋布的天空。外边刮起狂风，院子里的狗在吠。远处传来一个导游人的歌声。他引吭高歌，颂扬女性。努里想着爱米奈，他闭上眼睛叹息。

"虚伪的世界，"他低声说，"虚伪的世界，永别了！"

他从腰间取出匕首，高高举起，用尽留在身上的全部力量，把它插进自己的心脏。

第 八 章

第二天一大清早，加尼亚门刚开，努里·贝死在他别墅里的消息就传开了。在土耳其咖啡馆里，人们喊叫得嗓子都哑了。有的人说是希腊人把他杀害的；另外的人说他是自杀的。穆安津走上尖塔，他说些什么谁都听不清楚，他气呼呼地喊"杀人，异教徒，穆罕默德……"人们再也听不见什么别的了。基督徒们撇开他们的工作，三三两两小声交谈，在太阳落山之前赶快回家。

空气沉闷，人们的面孔变得凶狠。士兵肩上挎着步枪在街上巡逻。神甫亲自参加努里的葬礼。站在他后边的有伊玛目和穆安津，然后是一群吵吵嚷嚷的武装阿嘎。黑人苏雷曼也跟随着送殡的行列。巴夏对他的叫苦连天听得厌烦了，解除了他的镣铐，把他带在身边。

努里的仆人们抬着主人的尸体从别墅走向坟场。努里的马走在他们后边，情绪激动，发出嘶鸣。它睁大眼睛，嗅着空气，探索事物的究竟。

所有坎迪亚的土耳其人都聚集在棺木的周围。伊玛目用尖细而单调的声音诵读经文，伴同死者直到进入另一世界的大门。穆安津走过来，给死者摘去沾上血迹的头巾，卷起来揣在自己的怀里。大家一一向死者鞠躬告别，然后把棺材下到贝的墓穴里，就在他父亲的墓旁边。这时巴夏命令把马牵来。他手里拿着努里·贝的黑奴给他送来的一张遗嘱。

"阿嘎们!"巴夏说,"我手里这张纸是死者亲笔并签署的遗嘱,这是他最后的意愿。大家听着!"

他把纸拿到光亮处读道:

"我愿在我死后,把我的马在我坟前杀死。"

听到这句话时,阿嘎们都吓坏了。他们看着马。牲口在坟前低下头,边闻地边呜咽,马鬃垂下。它仿佛一个哭丧妇人,披头散发。它用蹄子在坟上敲击,发出凄惨的嘶声,呼喊它已消失的主人。

"这是罪孽!"众人说。

"不管是不是罪孽,"巴夏答道,"这是死者的意愿。真主知道我心里是不是也难受,但这是死者的意愿。他想带着它走。我要是他的话,我也这样做。谁有勇气拔出刀子杀掉它?"

所有在场的人都在发颤。他们痛苦地注视着那在阳光下闪烁的完美的躯体。要杀的不是一个希腊人,更不是一头小牛或一只羊,把它宰了吃。这是大地上的一件光彩夺目的装饰品,是坎迪亚的骄傲。行家们特意从加尼亚,从雷蒂姆诺来看它。有谁敢拿起刀子去割它的脖子呀?

巴夏激动得气呼呼的,象头黄牛似的。

"我问你们当中谁有勇气把它杀掉?"他说,同时眼睛盯着阿嘎们,一个一个地看。

没有人动弹。这时候,马趴在坟上闻地。它嘶叫,声音活似一个人在哀号。这真不是嘶鸣而是哀号。

巴夏转过身子朝他的黑奴。

"黑人,"他说,"你去杀掉它!"

黑人拔刀,朝前迈了一步,但他膝盖发软,不得不靠在一块墓碑上。然后,他再朝前走了一步。马看见他就惊跳起来,接着

抬起头，抬得高高的，一动不动地看着他。黑人缩了回去。

“勇敢些，该死的苏雷曼，闭上眼睛，扑上去！”巴夏吩咐说，可他自己几乎要哭出来。

所有的人全都紧盯着黑人。

“他要是杀它的话，凭着我父亲的骨头发誓，我就把这黑家伙砸成肉酱！”一个男人说，他激动得眼泪盈眶。

黑人手里拿着武器，朝马走近一步。他为了给自己壮胆辱骂了几句，但他手臂颤抖。牲口低下头闻地，又开始嘶叫，悲鸣。黑人的手臂又放下来了。

“巴夏老爷，”他用嘶哑的声音说，“巴夏老爷，我办不到！”

“好样的，苏雷曼！”众人齐声喊叫。

大家的心立时松快了。

“我办不到。”黑人又重复说。

“你把它要了吧，巴夏老爷，”阿嘎们喊道，“你把它要了吧，你要是信仰安拉的话，救救它！”

“我怕死者。”巴夏说，同时以爱惜的目光注视那匹骏马。

他向前走了一步，伸手抚摸牲口，但那马抖动身子做出要向他冲过来的样子。然后，它绕着坟头尥蹶子，谁都不让接近。

“我们走吧，”巴夏说，“让它自己在这里悲伤吧。它也有灵性。而且，你们可以放心，饥饿会使它驯服的。让死者的仆人留下看着它。让他喂它吃喝，等到它平静下来以后就给我牵去。”

这话说完，他就愉快地朝进城的方向走去，阿嘎们跟随在后。“安拉真是伟大、仁慈，他喜爱巴夏”，他心里想。他曾经多少次对这匹马垂涎！“骑上它，用双膝夹着它，就回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如果给我把所有坎迪亚的女人放在一边，把这匹马放在另一边，叫女人们见鬼去，我挑选这匹马！而现在，真主呀，

你是多么慷慨，你让努里·贝死了，你把这匹马给了我！”

他朝坟场看了一下。马仍然伏在坟上啼哭。

他们终于到达坎迪亚的老壕沟，这地方已经变成了甜瓜地和果园。太阳正要下山，阳光照在嵌入威尼斯城墙的石狮上。一大群乌鸦每日出征搜寻食物，它们在饱餐动物尸体之后，正飞往雉堞圮毁的城墙上，回到它们当作巢穴的枪眼里。在不平静的黄昏时刻，坎迪亚在吼叫，嘶鸣，呼喊；在它后边，蓝色的海在咆哮。

巴夏停下来，把阿嘎们叫到周围，对他们说：“你们大大小小的阿嘎们听着。克里特正悬在一根线上，随时都有暴乱的危险。努里是自杀的，我当着真主发誓证明。不要把他作为一面战斗的旗帜，用来煽动土耳其人再起来进行厮杀。只要有一个人鼻子流血，我以穆罕默德的名义发誓，我要在梧桐树上吊死的不只是异教徒，你们听明白，我还要把穆斯林吊死。你们当心，不识相的家伙！”

他转身朝着他的黑奴说：

“苏雷曼，走吧！”他带头走进城，使劲用鼻子吸气。

穆安津摇头。其他人一句话没说，只是彼此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这巴夏多么懦弱，是希腊人养的！他们心里说。他在克里特干什么？他说，不管我们让谁的鼻子流血都不行。可是没有鸡蛋，怎么能够做出炒蛋来呢？

在未到坎迪亚城门之前，穆安津从怀里掏出努里的那条染上血迹的头巾，把它系在手杖的头上作为旗帜。

“朝异教徒冲啊，杀死他们！”他吼道，“冲啊，小伙子们！”

两人举刀向前奔去。

“我给你们祝福！”穆安津朝他们喊道，“前进，小伙子们！”

两个拔出刀子的人走进小道，拨开芦苇、田芥菜，来到井台，抓住两个老头，把他们的脖子按在石井栏上……

“当心，小伙子们，别让他们的鼻子流血！”穆安津向他们喊完这句话就大笑起来。

……于是两颗人头就落到井里。

“前进，兄弟们！”穆安津喊道，“团结起来！”

他把手杖高高举起，努里的血染头巾迎着海风飘扬。暮色降临，守卫兵卒准备关闭城门。穆安津看见他们，于是加快步伐，阿嘎们紧跟在他后边。他们大声嚷叫着走进城。

基督徒们远远听到，赶紧关上店铺和作坊，跑回家去，把街门牢牢闩上。

穆安津站在加尼亚门附近的土耳其咖啡馆前面，举起他的旗子，喊道：

“安拉，安拉，杀死异教徒！”但是，老赛林·阿嘎和其他一些稳健的人们想让他放弃血腥的意图，把他推进咖啡馆里，给他要来咖啡、杏仁酥和水烟筒。然后，他们让人去叫埃方丁来给他讲山鲁佐德① 的故事，因为故事里有女人、美男子、蜂蜜和果仁点心。

两天、三天过去。基督徒们战战兢兢，提防着土耳其人给他们设下陷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坎迪亚的城门关起。城内基督徒少，土耳其人多。基督徒会被杀光。

第三天，传来一个坏消息。土耳其人半夜里闯入安加拉多斯修道院，把善良的阿加坦杰洛斯杀了。善良的僧人原来睡在阳台上。他刚为在特拉普桑诺斯的一座教堂举行了落成仪式。

① 《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都是通过她讲出来的。

他酒足饭饱，正在酣睡，还未醒来，头颅已被人割掉。但事情从来总是无独有偶，星期三在一个富裕的土耳其村庄札罗，一个僧人——阿加坦杰洛斯的表兄弟，从伊达山脚的著名修道院弗隆迪西下来，把一个血腥的阿嘎杀了。这个阿嘎过去曾把两个基督教徒套在水车上，给他浇灌菜园。

凶杀事件相继发生，战斗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战火遍及全克里特。

住在希腊村庄的土耳其人十分惊惶。他们把所有的东西：衣服、和面缸、摇篮、厨房用具、劳动工具、女人、孩子、婴儿、襁褓，都放在驴背上，逃避到坎迪亚去。至于基督徒们，最理智而又最胆小的集合全家，带着大小包袱进到山里。

巴夏不知所措。他第一次看到在克里特出现这样乱哄哄的局面，他不喜欢势态复杂化。这是个单纯的东方人，生长在布尔萨，喜欢舒适、精美食品和睡眠。他们有什么可以互相争吵的，这些克里特人？而且正是在他准备占有一匹名马的时候。为了驯服它而不致骑着它经过三拱门被摔下来，他本来可以喂它糖，用手心捧水饮它。他们现在暴乱不是时候，这些该死的克里特人！巴夏真被弄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跑到大主教那里去哀求："主教大人，"他说，"不管谁要杀土耳其人，你就把他开除出教，让他一辈子倒霉！"有时他到土耳其村庄去，以恳求的声音喊道："不要走，愚蠢的家伙，不要离开你们的家，我发誓不管谁的鼻子都不会流血的！我已经告诉了君士坦丁堡，他们就要派来正规军队，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但形势看来并没有好转。而且这个星期天又传来一个消息。一个叫什么提奥多里斯队长的，中午的时候在拉西提这个土耳其村庄放火。这还了得。

异教徒们干过头了。阿嘎们十分激动，拿着武器去见巴夏。

“巴夏大人，事情很糟啊！异教徒们越来越放肆了，他们现在烧我们的村庄了。你知道在拉西提发生的事吗？”

“这个提奥多里斯队长是谁啊？我第一次听说。”巴夏懒洋洋地拨弄着琥珀念珠问道。

彼特罗凯法洛的一个阿嘎跳起来说：

“队长！让他染上瘟疫死掉吧！这个满嘴奶臭的娃娃！一个肮脏的孬种！他就是把努里·贝弄成残废的马努萨卡斯的儿子，野猪米哈伊队长的侄子。他还向我们宣战，这毛孩子！你要是不抓住他，在三拱门用木桩刑把他处死，我事先告诉你，大家就得把坎迪亚的希腊区烧掉。这就是大家要对你说的。要是苏丹不高兴的话，你活该倒霉！”

“以先知的名义，千万不要这样干，”巴夏大声说，“我的脑袋已经不怎么稳当了，它在肩膀上呆不大住了。你们要这么干的话，他就要给我送来一道敕令。”

“那么，你把提奥多里斯抓来处死，不然的话，大家就把坎迪亚荡平。”

“他在哪儿？”

“在拉西提。派兵去吧。”

他派兵进入附近的山里。提奥多里斯得到消息，发出呼吁，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来到赛莱纳山口加入了他的队伍。

提奥多里斯迅速成长；彼特罗凯法洛的阿嘎们发了誓要为侯赛因报仇，在追踪搜捕，于是他就从一个山跑到另一个山。他独自一个人，或和几个无畏的同伴一起在土耳其人面前进行挑衅；遇到形势危急，他就爬上悬崖陡壁跑掉。他使用马努萨卡斯的步枪，穿着他的靴子和衣服，戴上他的发出汗臭味的头巾，感

觉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同他那出名的父亲结合在一起。父亲的勇气通过衣服传到他身上，充满胸膛，注入双腿和双臂。父亲复活了，他和他儿子二者合为一体。提奥多里斯一天一天地成熟起来，更加勇敢。他说话有份量，他的行动总是经过严肃思考。他所有的同伴，甚至最老的，经过战斗考验的，也都听从他，尊重他。

但自从巴夏派兵追捕他以来，斗争变得更加艰难。二十来个青年响应了提奥多里斯的号召。

“土耳其要喝我们的血！”提奥多里斯喊道，“弟兄们，就是为了这个，我才把你们找来！你们知道现在发生着什么事吗？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一直在打仗。我们村子里的火星已经传到了坎迪亚。从坎迪亚传到了雷西姆农，从雷西姆农再传到加尼亚。整个克里特都要燃烧起来。不要糊涂，不要以为这些土耳其狗只是在追捕一个凶手。就说他们抓到了这个凶手，他们还是不会放下武器。我们的祖父和我们的父亲全都明白，所以他们不放下自由的旗帜。现在轮到我们了。在出发之前，我打开了我父亲的箱子，取出了他的这面旗帜。‘团结万岁’！”他大声喊道，“大家瞧，一齐念这几个字！”他一边说着一边展开这面希腊旗帜。

有人向巴夏报告了这件事。巴夏大发雷霆，要去找大主教。这个异教徒的首领还不知道，他要去向他说明。他亲自到主教府去，黑奴在后面跟随。在路上，他简直气得要死。似乎他在克里特的麻烦事还不够多，就在这个早晨又来了一桩坏消息。他命令留在坟场的努里的仆人跑步来到，报告说：

“巴夏大人，马死了！它就死在坟上！”

“那么你就没有给它吃喝？”

"我给它了，巴夏大人，我给它了，可是它一点也不沾。它想死，它就死了。"

太阳到了天穹正中。穆安津登上尖塔，伸长脖子，唱出具有魅力的经文和对真主的赞颂。大主教坐在长沙发上，手里拨弄念珠同最博学的哈吉扎瓦斯高谈阔论。他回想起他青年时期的幸福岁月。他当时在基辅任修道院长，是各寺院的代表。他心里装满了对俄罗斯的回忆。那个去处是上帝降福之地。小麦、奶油、熏鱼和鱼子酱是多么丰富！还有教堂上的金屋顶、金神像，镶嵌在福音书上的钻石、蓝宝石、红宝石！

"只要俄罗斯存在，哈吉扎瓦斯，我就不害怕。总有一天，它张开口，你瞧着吧，把土耳其吞掉。那时，克里特就自由了。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而哈吉扎瓦斯却心不在焉，望着远处。在坎迪亚的某个时候，靠近圣伊雷娜，有一块原属于他父亲的田野。当时的一种预感还是他根据读过的书想象出来的呢！他一心想着这块土地，因为它覆盖着一座古代名城。前几天，来了一场暴风雨。正当哈吉扎瓦斯在一个被雨水冲成的坑洼地前观看时，一个发亮的东西在湿泥里滚动。他弯下身去，看见了什么呢？一只金戒指！他捡起来，把它擦干净，现在他拿来给大主教看。一个臀部宽阔的女人，手持双面斧，坐在一颗宝石上；一个象现代的克里特人似的瘦长个男人，赤身露体，作着舞蹈的姿态在她面前扭摆。在他们的上方顶端是一个象镰刀似的新月。

哈吉扎瓦斯把戒指放在大主教的手心。

"看在上帝的份上，大主教，"他说，"把它藏起来，别让任何人知道！这地下有多少财宝，多少珍贵文物呀！然而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奴隶。如果我们把这些奇珍异宝挖掘出来，土耳其就

会从我们手里把它夺去。让我们耐心等待吧！一旦克里特获得解放，一个新的希腊将把这座古城从它的坟墓里解救出来，从而得到一切荣誉！”

大主教一面听一面点头。上面的话说得都对，可是他想的是他对其担负着责任的成千上万的生灵。埋在地下千年前的东西对他有什么重大关系呢？他听着，点着头，然后把话题转回到遍体鳞伤而仍然活着的克里特，回到俄罗斯的回忆上来。

哈吉扎瓦斯明白了他的意思而感到有点不自在。

“阁下期待从俄罗斯那里获得自由解放，老百姓要从枪杆子里得到自由，我则寄希望于你所不在意的这个戒指……”

穆尔祖弗洛斯开门进来。

“大主教，巴夏来了。”他说。

哈吉扎瓦斯微笑着站起来。

“克里特人把这个可怜的卡帕多斯人弄得晕头转向了！”

他吻了主教的手后就从一道小旁门走了。

巴夏确实在抱怨这些无法无天的克里特人。

“主教大人，”他一走进来就说，“我真不明白，看来克里特人在造反，要求自由……什么自由？我不明白。当你听从上帝，你信仰他，你遵照他的旨意办事，你做了奴隶又有什么可埋怨的？你造他的反吗？你要求自由吗？不。好啦，对真主在人世间的代表苏丹说来，岂不是一样吗！那么，他们怎么啦，这些克里特人，干什么要给我把事情复杂化？”

“当你服从你所信仰的真主，”大主教回答说，“是这样的。可是当你需要服从你所不信仰的上帝又怎样呢，巴夏大人？克里特人不信仰你们的苏丹。所以他们就是奴隶，他们要求自由。”

巴夏双手捧头。他不能理解，转身走去，把门砰地一声关

上。他回到家里，坐在窗旁，拿起望远镜观看大海，急切希望看见土耳其船只和队伍到来。"他们将会把问题澄清，恢复秩序。"

他拍了拍手，黑奴来了。

"我的心都碎了，该死的苏雷曼。去把巴尔贝扬尼斯找来给我开开心。"

夜幕降临。人们听到店主们关上了店门，母亲呼唤还在外边玩耍的儿童。家主们回到各自的家里，把门上了闩。粗野的土耳其装卸工，袒胸露臂，赤脚，帽子歪戴，穿过基督教徒区，一面咒骂耶稣，一面朝希腊人的门上啐唾沫。每天夜里总有五、六个冒充好汉的人离开咖啡馆，朝米哈伊队长的房子跑去，准备撞开他家的门。就是他杀害了努里，人们看见他骑着马进入贝的别墅；就是在他走了以后，人们发现尸体。就是他杀的！他们喝得醉醺醺的，一齐走去，要把米哈伊队长家的门撞开。可是到了离房子不远的地方，他们酒醒了，心里害怕起来。他们停下来，辱骂一阵，解了气，又回到咖啡馆里。

米哈伊队长拿着两支装上弹药的手枪在门后边守候。他屏息等待。每天夜晚，他都把家人遣散。卡特利娜太太手抱婴儿，特拉萨基和莉尼奥跟在后面，每个晚上换一家邻居过夜。米哈伊队长独自一人留在家里。过了几天以后，他对特拉萨基说：

"你跟我呆在这里，你得锻炼锻炼。"

从此，父子二人肩并肩，在门后守夜。

黑人到巴尔贝扬尼斯家里来找他。这小老头正在院子里点起火来，用小锅烧角豆。

"等一会儿，苏雷曼，我得拿佩刀和别的东西！"

他进到屋里，把白铁皮做的徽章挂到他那布满了皱纹的脖子上，想穿鞋，可是太麻烦，不穿了。他把带子扎上，捻着小胡子

走出来。

“巴夏，他想要我干什么去，该死的苏雷曼？”他问道，“我要不要带一瓶子果子露，谁知道！”

“拿着吧。他要是不喝的话，我喝。”

他又进到屋里，灌一瓶果子露，还加上了许多冰，就跟着黑人走了。

“我说，黑小子，你说我也把脑袋带了去吗？我的心直跳……”

黑人耸了耸肩，他说：

“带着它，走吧！”

巴夏站在窗旁抱怨命运把他抛到这个魔鬼岛上来。你把我放在一个巴夏的宝座上，是被罚入地狱还是受酷刑？正当他怨天尤人的时候，巴尔贝扬尼斯进来了，光着脚，拿着草帽挂着白铁徽章，一再行礼。

“巴夏大人，是我，巴尔贝扬尼斯，”他说着就把那瓶果子露放在这土耳其人的脚下，“凉，凉凉的，这果子露，是冰镇的，喝吧，巴夏大人。”

“可怜的巴尔贝扬尼斯，我心都碎了。给我说个笑话，让我开开心吧。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这个。”

“我的心也碎了，巴夏大人，”小老头儿答道，同时用毒蛇般的小眼睛盯住巴夏。“我所有的笑话都见鬼去了，都变成了满是妖魔、公山羊和刑具的寓言了。当我想笑一笑的时候，我的下颌骨就掉了下来。”

“巴尔贝扬尼斯，请你给我说点什么！就说个寓言也可以，我下颌骨掉下来活该啦。”

"你让我脑袋里想到什么就随便说什么吗，巴夏大人？"

"你愿意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是疯子，不是吗？那么，你就可以自由。"

"那你不砍我的头？"

"你说我要你的头做什么？说吧，别害怕。"

"好，那么你就听吧。魔鬼伏在我身上了，巴夏大人，他缠着我非叫我讲我祖父给我讲的一个寓言不可。这个寓言是我祖父的祖父给他讲的，而这又是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讲的，总之，一连串的祖父，一直往上数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那怎样呢？等一等我把烟斗点起来，不然的话，我就要睡着了。"

"那好吧，在兽能同人和葡萄叶子对话的时代，一只公山羊进到一个葡萄园里吃起叶子来。它吃呀，吃呀，吃个没完，葡萄树遭殃了。葡萄树，它也有灵魂，你知道，巴夏大人。它恼火了，喊道：吃，吃，吃吧，让你长上肥膘，等到你长成一身好肉的时候，我就拿出我的枝子来把你烤熟。你听见啦，巴夏大人？为了把你烤熟，我拿出我的酒来好让人们在你周围歌唱，还有我的巴尔贝扬尼斯在你被处死的地方转动烤肉的铁扦。"

"巴尔贝扬尼斯？哪个巴尔贝扬尼斯？我不懂。"巴夏打着哈欠说。

"有一天，你会懂得，巴夏大人。"

"你懂得吗，该死的巴尔贝扬尼斯？有的时候，疯子……"

巴尔贝扬尼斯的眼睛忽然间恶狠狠的盯住巴夏。

"我？我怎么会懂得？不过有一次，人们杀了一头山羊羔，我祖父跟我说，他喝了一大壶酒，于是得到启发。公山羊，他跟我说，就是苏丹，葡萄叶子就是克里特人，就是克里特…… 巴尔

贝扬尼斯就是我的孙子……”

“给我滚蛋，异教徒！”巴夏一面伸手去拿棍子一面喊。可是巴尔贝扬尼斯已经奔下楼梯，迈开生老茧的脚板往黑暗的街上跑去。有两次，因为佩刀绊腿，摔倒在地上。到了家门前，他停下来划个十字。

“公道的天呀！”他低声说，“该死的巴尔贝扬尼斯，你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和疯劲啊？”

这天夜里，巴夏睡不好觉。他的梦里全是公山羊、葡萄树和烤肉的铁扦。“让这些异教徒入地狱！可是他们把故事编得多么巧妙，怎么毫不露声色就把我们给哄骗了！”他一大清早起来依次地走访各土耳其区。他敲各家的门，进入咖啡馆，还在清真寺停下来。

“要冷静，朋友们，不要造成流血，那怕是一滴血，要不，我们就完了！过去有一回，一头公山羊……”他开始讲寓言并解释寓言的含义以便吓唬阿嘎们。

他还进到一些被房主遗弃了的希腊住宅。从土耳其村庄逃出来的几户避难人家占据了这些房屋，毫不犹豫地拆掉百叶窗，毁掉桌子和衣橱，用来烧火做饭。

“回到你们的村子里去，”他向他们大声说，“你们还发什么疯？不要杀害异教徒！这样做，恶果会落在我们头上的，以穆罕默德的名义，你们瞧着吧，恶果将落在我们头上！有一回，一头公山羊……”他又讲起那个故事。他挨户走访，下意识地感到自己已被穿在铁扦子上转动，在葡萄枝的火上嗥叫。

几天后，土耳其人似乎平静下来，米哈伊队长也在床垫子上睡了。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老百姓在城外田野里，谷场周围集合。乐队在当中，用小号、长鼓和风笛奏国歌。他们在吹奏，一

直吹奏，但谁都听不见声音。一个克里特男子汉端着个大盘子来了，给所有的人送上拉吉酒。大家喝着喝着酒，耳目豁然开朗，国歌的音乐响彻太空。

“这是什么意思呀？我不明白，”米哈伊队长睁开眼睛低声说，“一个人睡觉时，灵魂在飘泊。灵魂本来就是荒诞不经的，入睡之后更是这样。”

直到一些时候以后，进到山里，进攻开始，米哈伊队长才明白这场梦的含义。

这天是星期日，他没有出门。他的妻子、莉尼奥和婴儿还在教堂里。特拉萨基在克拉索乔治斯家里玩耍。米哈伊独自一人在家，这是他所喜欢的。他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查看储备的东西，什么都不缺。他下到地窖里，桶里都有酒，缸里都有油，有橄榄。梁上挂着一串串的石榴、木瓜、葱头。在整洁的房间里放着被子、毯子和地毯。米哈伊队长心里感到满意。他心想：“我进山，土耳其人来抢劫我的家，他们看到一应俱全，那我就不会丢脸。”他听他父亲说过，在一八二一那年，所有村里的基督教徒都发疯似的，在逃难时把一切能带的东西全都带走。可是他祖父呢，却不准许人动他那富裕的家里的一切。“我不愿意丢人。”他说，“我愿意让土耳其人看到我的家里一切都齐全。”一面重复着这些话，米哈伊队长的心绪也平静下来了。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在墙上挂着的武器和圣像下面吸起烟来。他吸着烟，头脑里想着的是人、村庄、山，他还没有完成的业绩，他还没有说的话。坎迪亚展现在他眼前，它的街道、土耳其咖啡店、教堂和清真寺。城市是火焰的猎物，它在燃烧。米哈伊队长心中想着一名和他相象的骑士，蓄着他的胡须，穿着他的靴子，戴着他的头巾，是他放的火。他撞开门，推倒清真寺的尖塔，冲进土耳其房子里……

他经过一道绿色门廊，穿过一个院子、一个花园。那里有一盏红绿玻璃灯，他把它砸碎，顿时变成一片黑暗。他于是登堂入室。他张开鼻孔闻到浓郁的麝香味道，前面是一条芳香小径，他沿着路走去……到了尽头，看见一双小脚在闪耀……

米哈伊队长一声吼叫，抓住挂在圣像旁的小型匕首，把它插进大腿，鲜血涌出。他让鲜血奔流，这使他平静下来。然后，他包扎了伤口，躺在床垫上。他妻子和女儿做弥撒回来了，整个房子又有了生气。他闭上眼睛静听。

"特拉萨基没有回来。"当母亲的一面升火一面说。

"不用为他担心，"莉尼奥笑着说，"他在做弥撒呢！"

确实，每个星期日，特拉萨基和他的朋友们在克拉索乔治斯的马厩里做弥撒，同正式的教堂竞争。一大清早，他们站在圣米纳斯门前和教堂周围。一看到他们班里的一个同学，穿上节日服装，手里拿着一条干净手帕，手帕里包着一个买蜡烛用的钱币，他们就扑上前去，采取温和或强硬方式，有时给他几拳，把他架走，带到马厩里来。"我们有自己的教堂了，"他们对他说，"你还到这个外边的教堂去，你不害臊？"他们把克拉索乔治斯的驴拴在一个角落，以便腾出地方来。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手拿碟子收敛钱币，并给每人一根火柴作为蜡烛。尼古拉块头最大，戴上上次狂欢节留下来的头盔和面具，骑在驴身上，一动不动，不时仿效大主教发出呻吟般的声音。特拉萨基站在马厩中央朗读他们的福音书：《鲁滨逊漂流记》。克拉索乔治斯的儿子安德里科斯充当副祭。他提着从家里取来的吊炉，里边放上红炭和香，在驴槽、驴和低着头的信徒们前面摇晃。最狂热的信徒跪下来，拿驴粪涂抹自己的手和膝盖。弥撒开始时，特拉萨基独自一人朗读，后来其他人被他的豪情所感动，杂乱无章地唱歌

或朗诵，脑子里想到什么唱什么，有的唱阿拉伯歌，有的唱圆舞曲或是在学校里学的象“高山上有一座孤零零的教堂”那样的歌曲。他们的叫喊声响彻整座房屋，驴子也参加了盛会，大叫起来。克拉索乔治斯每逢星期六总要多喝一盅，因此仍在酣睡，这时被弄醒，非常恼火。他抓起一根棍子，跑下楼来。大主教、神甫、副祭和教徒们夺路而逃，乱成一团。有的走门，有的跳窗。他们推开果园的栅栏，还嚷出几声，仿佛他们的奔逃也是仪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似的，各人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去。

“下礼拜天谁不来，我就揍谁！”特拉萨基喊道。

弥撒就以这一警告结束。

米哈伊队长从小窗户听到喊叫声。这个礼拜天，他听出了他儿子说“我揍你们”的声音，不禁笑了。“好样的，特拉萨基，我就愿意你这样，”他低声说，“我愿意你打人，先打你的伙伴，练练手脚，然后打击敌人：土耳其人、基督徒或者法兰克人。最后打你自己，假如成了可耻的懦夫的话。象这样的一个儿子，是的！我将在你身上复活啦！”

他回想起在利比亚海滨的金梯圣母修道院，那里有一个老修道士领他到坟场上去看一孔他自掘的墓穴。在墓碑上镂刻着这样的一行字：“嘿！嘿！死神，我不怕你。”老僧不怕死，因为他信仰上帝。米哈伊队长也不怕死，因为他相信他的儿子。

他想站起来，可是伤口疼痛。他靠在墙上，注视着武器和圣像，又点起烟卷。他从来不打开一本书阅读。他厌恶读书，厌恶读书人。革命叛乱的时候，他把修道院里的旧书撕了做子弹，他感到莫大的愉快。他看见他弟弟“狼屁”、哈吉扎瓦斯或是伊多梅内，总是轻蔑地摇摇头：“这就是教育所造成的，我的儿子！夹鼻子眼镜、窄裤子、罗锅，一听到枪声就害怕……躲开它。这教

育，特拉萨基，它是一种肮脏的病，别染上它！”

正当他反复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敲他院子的门。他听见这人一进门就又喊又哭。他仔细一听，听出老玛丽奥利亚的声音。这是一个亲戚，“狼屁”最近找来帮助妻子收拾房间和做饭的。在家里有一个亲戚对他是一种安慰。老玛丽奥利亚站在院中央嚎叫，发出绝望的声音。

“嘿，玛丽奥利亚，你这样喊叫做什么？上来吧！”他吩咐说。

老玛丽奥利亚气喘吁吁地上了楼，走到米哈伊队长床前停下来。她的嘴唇颤抖。她说呀，说呀，但谁都听不懂她说什么。

“别抖啦！”米哈伊队长大声说，“把话说清楚！你说狄亚芒底斯？什么，狄亚芒底斯？他发生什么事了？”

“他死了！”老太婆叫道，“刚发现他身子僵硬躺在床上！万盖莉奥又喊又叫，捶自己的胸脯，晃摇他，给他捏胳膊，用玫瑰花精擦身，可都没用！他吃了毒药，死了！”

“毒药？你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他全身发青。”

“行啦，你走吧！”

他下地，洗净伤口，包扎好，他不感觉痛了。

“我不愿意听叫喊！”他一面打开院门一面对他妻子说。

他弟弟的房子在街的尽头，靠近伊多梅内水池。门还敞着，他走了进去。他听到万盖莉奥又哭又喊，从楼上的屋子，发出绝望的叫声。“狼屁”在楼上，蜷缩在长沙发上。他在抖颤，牙齿格格作响。

米哈伊队长在他面前停下来。小学教师抬起眼睛看他哥哥，又低下头，更深地钻进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

“教授！”米哈伊队长说，“把眼睛抬起来，看我。”

“狼屁”抬起头，眼睛在镜片后边直眨巴。

“是你把他杀害的！”米哈伊队长小声说，“是你！”

“我？”

“是的。杀害他的人如果是个男子汉，他就用刀子。而你呢，你的作法是可耻的，用毒药。”

“我没有办法了……”

“难道你不害怕上帝？你就不怕我？你应该用刀子把他杀死。”

“我没有办法了……”

“我不责怪你杀他，我责怪你象个女人似的用毒药杀害他。你不要设法溜掉。”

“我没有办法了，”小学教师重复说，“我没有别的法子，他比我力气大。”

“你老婆怀疑了吗？”

“可能……我不知道，可能的……她不跟我说话。我要上楼去，她就从楼梯上面朝我冲下来。那我就呆在这里，我等着。”

“你等什么？”

“没什么，我等着。”

米哈伊队长走到院子里。万盖莉奥的哀号，听起来很单调而又象流水声持续不断。他回到房间里。

“你等什么？”他又问。

“什么都可能发生，我什么都不怕了！”“狼屁”顿时振作起来说道。

“只有你老婆会揭发你。”

“让她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呢，我已经干了我所要干的事。现在该轮到她了！”

"站起来。不要耍聪明也不要装傻子。她要是揭发你的话，你就讲实话，即使要坐一辈子牢也罢。要是她不揭发你，你就别吭声，别吭声。别让死人折磨你。你听见了？一个男子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要杀个干净。站起来，我跟你说，起来！"

他抓着他弟弟，让他站起来。

"我们走吧，"他说，"我们去办安葬的事。"

第二天，起灵的时候，谁都看不见死人的脸。从脚到头，全身盖满了花。万盖莉奥把整个园子的花都采摘了下来，女邻居们送来大捧大捧的迷迭香、罗勒和玫瑰。医生的法国妻子，当这个美男子在窗前走过时，暗地里爱慕他，也把她园子的花全摘光送来。唯独死者的叔叔波里辛吉斯队长拨开玫瑰花看了一下死者肿起来的脸，又立刻把它盖上。他用冷酷的目光盯了一眼站在他前面的"狼屁"。

万盖莉奥一看见神甫进来，就跑下楼来扑到她弟弟的尸体上，并把松开的头发铺盖在上面。她张开双臂，不让任何人接近。她不哭也不哀号，倒在尸体上，不作声，不动弹，仿佛在睡觉。而当四个抬灵的人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不作任何抵抗。她起来，拿起一把剪刀，把头发齐根剪下来，绕成两股，缠在死者的手上。她看着尸体离开家，一声没哭。她站在门槛上，挥了挥手，就转身进去了。接着，她把她弟弟所有的衣服都集中起来，放在院子中央堆成堆，点上火。然后，她整理房间，洗澡，给自己打扮起来，坐在院子里，眼睛愣愣地看着在焚烧着的衣服。

安葬后，她叔叔波里辛吉斯来了，坐在她旁边，握着她手问她知道不知道谁给狄亚芒底斯下的毒药，或者是她怀疑什么人。她眼对眼地看着他而不作答复。她点了点头，执拗地抿紧嘴唇。

这个夜晚，"狼屁"没有在家睡，他害怕。也没有到他哥哥

家，那里他也害怕。他躲到他对门的朋友伊多梅内的家里。他们谈论死、灵魂不灭，谈到疲乏就睡着了。

三天过去。万盖莉奥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狼屁”象个影子似的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她对他并不害怕。她把自己关在她弟弟的房间里，点起原来放在灵前的长明灯，斟满一杯清水，好让狄亚芒底斯的灵魂口渴时喝。她知道死人的阴魂要在自己家的周围游荡四十天。她感觉到他弟弟的阴魂在飞来飞去，象只蝴蝶般停落在她的头发上，脖子上，枯干的手上，嘴唇上……她全身颤抖，再也不向往其他的欢乐了。

连续三天，她沉默不语，两眼发呆，没有泪水，也不穿丧服。

她姑姑克里桑蒂小姐来看她，要把她带到他们在海滨的一所小房子里去住，好让她散散心。但万盖莉奥执意不去，又把自己关到她弟弟的房间里。她甚至不到墓前去祈祷。她冷静、坚决，不停地搜索她那放嫁妆的箱子，上楼，下楼，把房子打点得整整齐齐，仿佛在准备外出旅行。

第三天傍晚，她吩咐老玛丽奥利亚说：

“把桌子摆好，铺上白色绣花台布，放上漂亮的餐具，告诉你的主人，今天晚上我和他一齐吃饭。不要点灯，点上守灵时点的那两根蜡烛。”

小学教师听到这话时，害怕得发抖，他一看见点起灵前的蜡烛就怕得要命。他坐在椅子边上不敢抬头看他妻子。这妇人脸色苍白，一声不响，冷面无情，象个死人，坐在他面前，抿着嘴吃东西。她给自己搽上厚厚的粉，仿佛脸上抹了一层石膏。她穿上白色结婚礼服，把橙花冠戴在头上。

两人长时间面面相觑，没有交谈一句话。有时，“狼屁”想说点什么，可是话卡在嗓子里出不来。汗水从两边太阳穴流下来。

夜晚的风阵阵吹进来，蜡烛上的火焰摇摇晃晃。

忽然，那妇人伸出手臂，把酒一滴一滴斟进两只杯里。这是已故马努萨卡斯作为结婚礼物送来的基萨摩斯红葡萄烈酒。

她举起杯子，猛烈地碰撞“狼屁”的杯子，好象是要把它撞碎：

“我祝你健康，杀人犯！”她说。她的声音深沉、沙哑，象是男人的嗓音。可是她没有把杯子放到嘴边。

她走到院子里，立即又回来，上了楼，把自己关在她弟弟的房间里。夜间什么都听不见，翌日清早，发现万蓋莉奥用晾衣服绳子悬梁自尽了。

波里辛吉斯队长在爱米奈的房间里得到这个消息。他已经不离开这孀妇的房子了。爱米奈准备去洗礼，但她必须耐心等待克里特平静下来，避免惹起阿嘎们的愤怒。她憧憬着成为基督教徒，走在街上不穿罩袍，进到教堂里显示自己，又观看别人，而感到高兴。在阳光下，和风扑面，穿上希腊服装，短上衣，戴上头饰，摘去头巾，把乌黑的头发在众人前展现，那是多么美妙！对她说来，耶稣是一道门。她打开这道门就可以不穿罩袍走到街上。

正当她躺在波里辛吉斯队长身旁，想着这些事情，独自数道未来的欢乐时，她的奶母散乱着头发开门进来了。大清早，她就到“美惠三女神”那里打听消息，现在回来了。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队长，”她哀叹道，“你侄女上吊了！”

波里辛吉斯队长跳起来，放开爱米奈的手。

“她上吊了？什么时候？在哪？谁跟你说的？”

"'美惠三女神'。昨天夜里在她家里。使的是晾衣服绳子。"

这时候，爱米奈从枕头底下拿出她的小圆镜子，看自己的舌头、牙、眉毛……。

"哟！今天我的舌头不红，"她小声说，"玛丽亚，把乳香黄连木树脂给我。"

"她抛弃丈夫，回到她兄弟那里去……"黑女人一面去找树脂一面还叨叨。

"我全家人都在地下面腐烂，我还连个孩子都没有……"波里辛吉斯叹息着想。

他低头看爱米奈无忧无虑地躺在那里欣赏自己映在镜子里的魅力。他弯下身去吻她的腹部。

"我们的儿子将是克里特人又是彻尔加斯人。"他说，"这就意味着永生不灭！"

他第一次说出这个想法，随即挺起胸脯，信心百倍。他起来准备走，但两腿发软，又倒在床上。他想要一个强悍的儿子，身上有彻尔加斯血，还不会说话就会骑马！他的侄子侄女，他早就不指望他们了。他们是毫不中用的。男的爱吹牛皮，游手好闲。他姐姐是个怪僻成性的老处女，肚子和乳房都干瘪了。而波里辛吉斯队长又没有其他继承人。他的家族仿佛风烛上的火焰就要熄灭了。幸亏有这个咀嚼乳香黄连木树脂的彻尔加斯女人；她的嘴散发香气，照镜子自我欣赏；她会给我生个儿子，一个永生不灭的男性。

他忽然想起黑女人给他带来的消息，一时感到惭愧。他低声埋怨着站起来，扎上腰带，戴上帽子。

"爱米奈，我的宝贝，我得走啦。"

爱米奈张开赤裸的双臂，伸了个懒腰，弄得关节咯咯响。

“去吧！”她懒洋洋地说。然后，她打着哈欠，眯缝着眼睛看他。

从狄亚芒底斯中毒身亡到万盖莉奥悬梁自尽的三天当中，克里特的形势恶化了。在村庄里，基督徒公开杀阿嘎，在坎迪亚，土耳其人明火执仗。他们的人在农村被杀一个，他们当天夜里就在城里的小巷杀掉两个。巴夏已经控制不了形势。他坐在他府第的窗前，拿起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天边，希望看到土耳其战舰朝克里特驶来。

第三天正当中午时分，坎迪亚的四道城门忽然关闭，任何人都不能出入。但这老处女又一次遇到好运气。他们终于跑着步把她抬到加尼亚门外的坟场。柯里瓦在那里已经把狄亚芒底斯的坟挖大，让万盖莉奥躺在她弟弟旁边。

同一天，伊斯兰教的斋月开始了。土耳其人守斋。他们整天都不能吃面包，不能喝水，不许可抽烟，等到第一颗星星升起来，他们就可以拚命吃喝了。人们在一些有钱的阿嘎家门前击鼓，节奏缓慢，声音沉闷，犹如在战争时期……。

气氛令人不安。基督徒们聚集在他们的家里，胆战心惊地看见阿嘎们在酒醉之后冲到街上，撞开希腊人的家门。

每天晚上，米哈伊队长的邻居都集中到他家。他们害怕，希望得到这位强悍勇士的庇护。这是夏天，男人躺在院子里和阳台上，妇女睡在房间里的床垫上。米哈伊队长独自一人，呆在寝室，在墙上悬挂着的武器下面守候。

一个夜晚，头面人物和队长们在大主教那里秘密开会。米哈伊队长和斯提凡尼斯船长都在座。船长穿上靴子，仿佛要出海的样子。这使他回忆起过去的光辉岁月。他忘记了自己瘸

腿。他走起来不瘸了。大主教站在房间中央，忧心忡忡，沉默寡言。克里特还要经历着一个不祥的动乱时期，基督徒正面临着危险。

“金龟子”建议说：

“你到雅典去见国王，大主教。要求他给我们运来给养和弹药，不然的话我们就完啦……可是你得亲自去。”

大主教摇头表示不同意：

“我嘛，在狼来的时候，我不能放弃我的羊群。让艾里亚斯队长去吧。”

这时，艾里亚斯队长生气了：

“我的手脚、眼睛还都好着呢，大主教，我不老，能指挥队伍，我不去。让哈吉扎瓦斯去吧。”

在说这话时，他转身朝哈吉扎瓦斯看去，他的一双浓眉还在颤动，余怒未消。

“不要把可怜的希腊掺合到这里来，它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大主教说，“还是依靠一些大国吧，比如说，东正教的俄罗斯。”

“我嘛，我说还是要依靠小国，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米哈伊队长插话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这也是我的意见，”艾里亚斯队长说，“狼，为什么脖子长得这么粗壮？就是因为它独自猎取食物。”

“每人去往苏达湾扔一块石头！”伊多梅内说。可是谁都没理会他。到了子夜，会散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人们就这样在恐怖中度过许多个日日夜夜。白天，被斋戒和穆安津的演说所激动，眼睛呆滞的狂热人群涌出清真寺。夜晚，他们吃饱喝足了，聚集在土耳其咖啡馆，穿过希腊区放空枪，

吓唬躲在家里的异教徒。

每天晚上，天一黑，正当阿嘎们滥吃狂饮的时候，阿里·阿嘎就贴着墙溜到僻静的街上，进入米哈伊队长的家里，向主人及其邻居报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今天在清真寺里，伊玛目说了些什么，在咖啡馆里大家对这讲话的评论，"穆安津主张大屠杀，有一个贝反对。"阿里·阿嘎不愿意杀害他那些善良的女邻居。要是杀了她们，每天黄昏的时候到哪里去聊天，还有谁给他送东西吃？他靠邻居施予生活。总之，他是这一带街坊的一只阉割了的猫，性情恬静，对供给他食物的各家人很有感情。

他敲门，敲了一下又一下，连敲三次。阿里·阿嘎进了门。这天晚上他显得非常忧虑，坐在水池旁的小长凳上。邻居们聚集在他周围。

"该死的电报！"他叹息说，"这是一条狗。它头在克里特，尾巴在君士坦丁堡。它狂吠一小时以后，消息就要传开了。"

"什么坏消息？说清楚点。你是什么意思啊？"克拉索乔治斯急着问。

"巴夏今天接到一封电报。明天，一个队伍就要在坎迪亚登岸！据说带来炮，还有骑兵和先知的绿旗！"

"我的狄米特罗斯！只要他藏起来，不让那些兵找到他。"佩内洛普太太拍着她那肿起来的膝盖大声说。

阿里·阿嘎开始讲起自从电报来到以后出现在各咖啡馆里的一片欢腾。土耳其人决定第二天携带武器下到港口，去向先知的旗帜致敬。他越说越起劲，消除了焦虑不安的神态。他挺直腰板，神气十足，已经不是躲在一个角落，无人理睬的那个低声下气的小老头了。他现在是集会的中心，一切都要从他嘴里吐露出来，消息越是吓人，他就越变得了不起。他盯着大家的眼

睛看他们，尽量提高他的女人嗓子。可是在米哈伊队长面前，他总还是那么胆怯。

“让我们把米哈伊队长找来，看他怎么说，”马斯特拉帕斯一双眼睛显露出惊慌的神情说道，“我嘛，明天我呆在家里，整天不出门一步。”

“我也不出去，”波里辛吉斯队长的姐姐克里桑蒂小姐说，“连晚祷告我也不去。愿上帝饶恕！”

每个夜晚，她也躲到米哈伊队长家里来。自从她弟弟每天都和爱米奈一起过夜以来，就是如此。

“愿上帝饶恕，他没有把她变成基督徒，他自己倒成了土耳其人了。”她心里想，但没有开口把这话说出来。

这个夜晚，邻居们都睁着一只眼睡觉。他们想着会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怎么设法逃出他们被禁锢在里边的这个牢笼。

翌日清晨，港口上响起号声，城墙上覆盖着一片密密麻麻数不尽的红色土耳其帽，一种令人感到陌生的气味使空气变得异常沉闷。特拉萨基从家里跑了出来，爬上进港口处的一座悬岩上，用贪馋的目光观看着。一艘黑船泊岸，吐出心肠肺腑：脸上有麻子、皮肤被太阳晒黑的毛茸茸的东方人，号、鼓、炮、马匹，最后边是身穿绿袍、头戴耀眼的白色高帽、腰佩土耳其弯刀的苦行僧的喧嚣队伍。他们跳上码头，展开先知的旗帜，在港口的门上升起，然后围着它跳起慢舞，众人拍手伴随。

特拉萨基走到近处。土耳其人开始低声唱一种象哭丧似的拖长声调的歌。可是他们逐渐激昂起来，节奏加快，舞蹈变得越来越狂热。他们象陀螺似的转，他们穿的袍子鼓起来象一口口的钟，他们变红了的眼睛作斗眼。他们拔出马刀相互交锋，流出血来，发出嗥叫。狂舞慢慢停下来，僧人把刀放回鞘里，他们疲

乏了，几乎不能动弹，喊叫变成几个音节，慢慢又变成仿佛挽歌般的低沉、柔软的哀怨声。

特拉萨基看了这个场面兴奋不已，近中午时回到家里，讲述他所见到的景象。

“你当时害怕吗？”他父亲皱着眉头问他。

“不怕，那些队伍，我一点儿都不怕。”

“你怕那些苦行僧吗？”

“也不怕。”

“那么你怕什么呢？”

特拉萨基犹豫一下。

“你说啊！”他父亲把儿子耷拉下来的头托起来。

“那绿旗子。”特拉萨基答道。

坎迪亚一片阴郁沉闷。头几天，全城陷入令人不安的沉寂。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都保持缄默。基督教徒中的头面人物川流不息地到主教府来。在巴夏的门前，在喧嚣的兵营里，阿嘎们窃窃私语。每天一小时，朝陆地方面的三座城门敞开，让在恐怖下无法生活下去的土耳其农民带着家属和大小包袱进入城里。清真寺里已住满了人，土耳其人又去撞开希腊人家的门，赶走基督教徒，占据他们的住处。

大主教派哈吉扎瓦斯作为代表带着信到雅典去，信里恳求他的自由兄弟们遣来船只运走基督徒，把他们从准备大肆屠杀的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一个晚上，米哈伊队长的所有左邻右舍很早就全都聚集到他家里。必须作出决定了。波里辛吉斯本人、面包师图卢班纳斯、全身穿着黑衣服的掘墓人柯里瓦、医生卡萨帕基斯和他的法国妻子。大家也请了阿克洪都拉和她的

聋哑兄弟，但她不屑于来。她受到巴夏的庇护，她没有什么可与米哈伊队长打交道的。尤其是最近，她兄弟给巴夏画一幅油画肖像。他把像镶上金镜框，并且特意在他房子的一道墙开了个窗子展览，好让过路人欣赏。那像真是画得逼真，连鼻子上的一颗黑痣，耳朵里面和周围长的猪毛全画出来了。有的人看到了害怕，换另外一条街走。

这天夜晚，邻居们不象往常似的聚集在院子里，而进到屋子里边开会，因为需要进行秘密讨论。他们在一八二一年的战斗英雄的肖像下依次坐下，卡特利娜太太点上大灯；米哈伊队长坐在他那长沙发尽头的位置上，默不作声，以阴郁的神情打量客人。他不大喜欢这种集会，特别是波里辛吉斯队长这个“土耳其彻尔加斯人”在场使他感到厌恶。他朝后者的嘴唇、眼睛、以及发出亮光的肥厚颈项……投以狂怒的目光。这人全身肌肉都显露出性的要求，米哈伊队长看见他又气愤又憎恶。妇女们蜷缩在男人后边，垂下眼睛静听。在楼上的房间里，莉尼奥摇动她小妹妹的摇篮，免得她哭。特拉萨基坐在男人当中。

“呆在这里，学学，”他父亲对他说，“你是个男人。”

沉默已经持续很久，而房主人还不开口。波里辛吉斯队长忍不住了。

“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在这里做什么？”他两眼看着他姐姐克里桑蒂说，是她一定要拉他到这房子里来，说是为了和其他人一起研究避免遭受大屠杀的办法。可他没有爱米奈是不能做出决定的。而这些人准备怎么干，他才不管呢。

听见波里辛吉斯的声音，米哈伊队长抬起头来。他想对他说：“你，波里辛吉斯贝，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住的地方，现在是土耳其区，你的房子是那绿大门。”但他控制着自己。对方来到

他家，向人家挑衅不合适。

“狼屁”起来发言。他开始恢复平静。死人离开了，消失了。中毒身死者，无论白天还是夜里，一次也没有来吓唬过他。他确实是死了，不会再从坟里跑出来。自从谋杀那天起，“狼屁”逐渐恢复了胆量，因为他认识到他是个男子汉，他能够杀人。在学校里，他使人敬服，大声喊叫，打学生，学生们再不敢开他的玩笑了。这天晚上，本来和他哥哥一样沉默着，现在他说话了。

“我们今天晚上聚会……”他说，“为了想出一个躲避土耳其人的办法。我认为有三种办法：抱着不会出现大屠杀的希望安静地呆在家里；设法跑出坎迪亚的城门，躲避到乡村里；或者等待希腊船来把我们接走，因为大主教派哈吉扎瓦斯去雅典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谈谈吧，看看哪个办法最好，愿上帝帮助我们！”

椅子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头都低下来，大家都在思索。而每种办法都有弊病，选择十分困难。

医生卡萨帕基斯，一个麻脸胖子，是个农民的儿子，首先打破了沉默。他在巴黎上学的时候，听了三个月的法学课却以为自己上的是医学课。他把父亲的几个葡萄园吃光了，就戴着一顶宽沿帽，带了他房东的女儿回到克里特来，开了一家药店。他第一个讲话，以一种高傲的神态看着“狼屁”。

“教师，还有第四种办法，”他说，“到大国的大使馆里去躲避！”

“医生，那里住不了所有的人啊，”克拉索乔治斯凭着他农民的良知答道，“你满口的大使馆、大使馆。可是一个大使馆也是一栋房子，有四道墙！能容多少人？一家或两家。那么其他人呢？”

“你到法国领事馆要求保护去吧，医生。你有一个法国老婆，上帝没有赐给你孩子。”柯里瓦说。柯里瓦死了妻子以后单独一人领着一群孩子，不知道把他们弄到哪里去躲避大屠杀……他诅咒那些因屈服于欲念而拥抱妻子的时刻……“多么该死的造人工厂。”他以愤怒的目光打量周围的妇女说。

马斯特拉帕斯，一本正经地刚要开口，又一时胆怯把话收了回去。

“说呀，邻居。”“狼屁”鼓励他说。

“由你们决定吧。”铃铛商答道，他窘得脸都红了。

“听我说吧！”克拉索乔治斯站起来说。这人大肚子，很能吃，但卫生很成问题，因为他心里忐忑不安成天淌汗，身上冒烟，散发出一种呛人的味道。克拉索乔治斯太太以一种钦慕的目光看着他。他丈夫这样兴奋使她十分高兴。

“我们在听，克拉索乔治斯！”“狼屁”说。

“那好吧，按我说，最稳妥的办法是到乡村去。能留在这个陷阱吗？土耳其人杀基督徒，这不是第一次。等船来吗？不知道要有多少水从桥下流过才会来到。我不指望雅典，希腊不愿意帮助我们，它自己也是可怜的，因为它没有能力。它害怕土耳其。它也害怕弗朗克人，这些弗朗克人的狗。它胆小害怕，这不是第一次了！”

“可是怎么走呢，邻居？我就是等你说这个呢！”柯里瓦喘着气说，“因为有一大群孩子！”

“我不指望雅典。”这邻居继续说，“我指望的是克拉索乔治斯。我凭着我吃的这块面包发誓，你们把指挥权交给我，我保证把你们所有的人，你们的老婆、孩子、你们的和面缸、床垫和厨房用具，全都带进山里！”

人们发出一阵窃窃议论的声音，各人把自己的椅子朝克拉索乔治斯处拉近些。他现在不说话了，对于他刚才的发言所产生的影响自鸣得意。但人们一直把他看作是一个笨拙迟钝的人，一个文盲，嗤笑他穿打补丁的靴子，现在他们要看看他拿出什么本领来！

“让我们瞧瞧你的计划，”医生因为没有受到尊重有些恼火，说道，“我不喜欢高调，你知道，邻居。”

“我也不喜欢，医生。二加二等于四。那么，听着。我和拉扎雷门的守卫不错。怎么来的，为什么？就不必多问了。我干点儿走私，为了让他们闭上眼睛，就送他们几瓮子拉吉酒、几包烟、几盒油酥……一句话，我去开路，大家就跟着我全都走出城去！”

“好样儿的，克拉索乔治斯！”柯里瓦喊道，“我把孩子们交给你啦，我相信你！”

“我也这样。”马斯特拉帕斯说，一面转身出去看他妻子是否同意。

就在这时候，有人轻轻地敲了三下门。

“这是阿里·阿嘎。”“狼屁”说着就离开座位去开门。

但米哈伊队长抬起头来。

“把他打发走！”他说。

“狼屁”开了门。

“阿里·阿嘎！”他说，“对不起，今天晚上是希腊人开会。你明天再来吧。”

可是阿里·阿嘎站在门槛上一动不动。

“我是来告诉你们要防备，邻居们。阿嘎们准备大屠杀了。”

“我的上帝，什么时候？”

“马上，拜兰节的时候。”

小老头穿过院子，靠在门框上。

“晚安，邻居们！”他以自信的口气说。他这晚上带来一个可怕的消息，显得神气活现，但忽然看见米哈伊队长在长沙发的一个角上，就克制了自己。

“对不起，今儿晚上我不能呆，”他说，“我还有事。可是我一定得来。看在神的面上，邻居们，真得小心。阿嘎们准备在拜兰节大屠杀。他们已经把各区都划分好了。这里派最强的来，因为米哈伊队长的缘故。”

“好，行啦，走吧！”米哈伊队长挥着手说。

马斯特拉帕斯接着说：

“想法多打听点情况，阿里·阿嘎，明儿晚上再来。去吧，祝你健康！”

小老头穿过院子，出了门，朝土耳其咖啡馆的方向走去。

“刀子已经到了骨头上了！”波里辛吉斯队长说，“对不起，我得走啦，我今天晚上有事。我姐姐把你们决定的事告诉我。我在离开以前只有一句话对你们说：我要上山，这是荣誉的要求。”

“还幸亏你没有把这事忘了。”米哈伊队长嘟哝着说。

波里辛吉斯快步走出门去。他已经迟了。爱米奈该是在床上嚼乳香黄连木树脂，免得在他来到之前睡着。

其他人都转过脸来朝向米哈伊队长，询问他的意见。米哈伊这时感觉舒畅些，空气纯洁了，他已闻不见麝香和土耳其的味道。他抬起头来。

“邻居们，”他说，“在这里的，我们都是勇敢的男子汉。在艰难的时刻放弃克里特是耻辱。让我们把妇女和儿童转移到安全地方，克拉索乔治斯说的好。而我们呢，只有一个办法：拿起武

器进行战斗。小学教师也来，伊多梅内先生也来，所有的男人！”

老图卢班纳斯一直垂下眼睛。他一边拨弄指头，一边想着他那面孔已全都糜烂了的儿子。他儿子的鼻子、嘴唇、耳朵都没有了。叫他上哪儿去呢？谁会接待他？只要看见就能吓死人。而且这病还传染。前两天土耳其宪兵队来，要把他带走送进麻风村，但那可怜的母亲号哭起来。于是，老头就往宪兵手里送银币，他们就走了。

老图卢班纳斯无意地叹了一口气，大家都转过头来看他。

“你怎么啦，邻居，你叹息？”他们可能把他忘了。

“没有什么……你们想我能有什么？没有什么……”他眼泪汪汪地答复说。呆一会儿又说：“我不走，上哪儿去？谁需要我呢？”然后他站起来。

没有人做出留他的表示。他独自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出门去，不见了。

“好，”“狼屁”说，“我们已得出一个结论。你的意见呢，伊多梅内先生？你还没有开口呢？”

“你知道我的想法，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已经说过，再三说过：所有你们说的，所有你们做的都完全是徒劳！只要是苏达湾存在着的话……”

“同意。”医生忍着笑说。他随即拿起帽子要走。时候已经快十二点钟了。

“医生，”米哈伊队长说，“你也跟我们进山……”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你来。你就是为了这才当医生。我们将会有伤员。”

医生看了看他妻子。她坐在长沙发的另一头。她听不太懂

他们说什么，她手拿一条小手帕捂着嘴咳嗽。这个可怜的女人，消瘦，面色苍白。那些"克里特铁路"在她门前经过，弄脏门槛，她真看够了。巴黎对她说来已成了一个遥远的、难以置信的故事……她想"进入一艘船、一条驳船、一个胡桃壳里，离开，离开……"但她什么都不说。她在思想里变成一条水流，投入了大海。

米哈伊队长站起来。

"那么，这就决定了。"他说，随即上楼回到他自己的小房间。他说了许多话，觉得需要单独一个人。

他走了以后，邻居们觉得自在些，都开口说话了，妇女也参加了谈话。莉尼奥走下楼来，端着托盘，送上拉吉酒、果酱和咖啡。

"愿上帝帮助！"克拉索乔治斯举起杯子表示祝愿。"祝你健康，卡特利娜太太，祝你，祝你全家！吃你将来的喜酒，莉尼奥！"

大家碰杯，喝酒。莉尼奥把瓶子拿来，第二次把杯子斟满。众人心满意足。

"到了儿，还是这酒好呀！"克拉索乔治斯咂摸着嘴说，"一小杯拉吉酒，杯子不比顶针大，就能把整个土耳其淹掉！瞧，就在这杯底，我看见了苏丹象个羊皮袋似的在那里泡胀了。"

"这不是拉吉酒，这是我们大家团结起来的力量。""狼屁"说。

"你说得对，教授，"喝了拉吉酒振作起来的马斯特拉帕斯说，"人就好比铃铛，一旦和谐了，就不怕死啦。"

铃铛商人的耳朵是训练有素的，总是听到象海螺般的声音。前一年的夏天，他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听到邻近山上的羊群铃铛没有调配好，就心神不安，一夜没有合上眼。天刚亮，他起

了床，爬上山，找到羊群，把铃铛调好，然后回去再睡。

"人就好比铃铛，"他说，"家畜脖子上的铃铛、项圈上的铃铛，大的或小的，每个铃铛发出不同的声音。幸运的是铃铛调得好的羊群，它不怕狼。"

可是伊多梅内先生在摇头。"我呆在这里干什么？"他心里想道，"这种谈话有什么意义？"

他站起来，向"狼屁"招了一下手。

"我们走吧，朋友，"他说，"来我家过夜吧，你来陪陪我。"

这个晚上他很需要谈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比如说天体和灵魂永生不死。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别的问题。只有这两个。必要时，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苏扎湾。其他一切都是空谈。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会议结束。有的人，喝了拉吉酒振奋起来，勇敢地回家了。其他的人躺在米哈伊队长的院子里和阳台上。这时子夜已过。

整个晚上，特拉萨基在听着，一动不动。但一切全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子里：人们的面貌和讲话，开始时焦虑不安，而后比较平静，最后由于喝了拉吉酒而心情愉快起来。但给他印象更深的是他父亲一直轻蔑地低着头。他有时抬起头来吩咐一件事，话说完又低下头，仿佛是不愿和在他周围嗡嗡响的饶舌不休的人们同流合污。特拉萨基观看着米哈伊队长，他慢慢地变成大人。

学校关门。第二天早晨，这孩子起来，就往他父亲的铺子那里走。他喜欢闻他父亲的气味，他慢慢了解到他父亲为什么那样愤世嫉俗和沉默寡言。等到他蓄了胡须，就会和他似的。他不会象波里辛吉斯队长、克拉索乔治斯，也不会象"狼屁"，而象他父亲。

当这些想法杂乱无章地活跃在他脑子里的时候，他听见从港口那边传来的辱骂和叫喊声。他加快步子走去，看见在帕拉斯凯瓦斯的铺子门前，一帮土耳其人把理发匠围起来，一面破口大骂，一面朝他脸上啐唾沫，同时准备动手行凶。不幸的理发匠，衬衣被撕破，满身鲜血，脸上被臭鸡蛋和烂西红柿弄得一塌糊涂。他惊惶万状，哀求，发誓要回锡罗斯岛去，以后再不到克里特来。可是他有一个到结婚年龄的女儿，他恳求他们发发慈悲。

特拉萨基看见，心里很难过。他跑去找他父亲。米哈伊正坐在桌前，给他那移居国外的侄子柯斯马斯写信。“如果你是个男子汉，”他写道，“如果你知道耻辱，那么就抛开欧洲。我想知道你在那里这么多年干些什么。把欧洲抛弃，我跟你说，劳你大驾回到你的国家来。是时候了，你的国家需要你。你为什么生来是克里特人呢？快来拿起枪杆子，你也要这样做。侄子，你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特拉萨基进来了，神色惊慌。

“父亲，”他喊道，“他们要杀理发匠，那可怜的帕拉斯凯瓦斯。瞧，那边，在他铺子前面。去救救他吧！”

米哈伊队长站起来，走到他铺子的门槛上朝那边望去。一帮狂热的土耳其人围着帕拉斯凯瓦斯。没有一个基督徒敢把鼻子伸出来，希腊商人都关了店铺，消失了。在阳光下，米哈伊队长看见五、六把出鞘的刀在闪烁。

“你去吗，父亲？你去吗？你不怕吗？”

米哈伊队长的脸变得冷酷。土耳其人多，如果同他们拚，就有性命危险，但在儿子面前怎能示弱。假如只有他一个人的话，他就回到里边去了。他没有喝醉，他不喜欢做荒唐事。可是现在，

他儿子看着他。

“你不去吗，父亲？你害怕？”他儿子又说。

“我去！”米哈伊队长答道。他朝那帮土耳其人走去。

他稳着步子，慢慢向前走，面色从容，既不生气也不害怕。

土耳其人看见他走近，就停了下来。这异教徒，他想干什么？他向我们挑战！他把自己看作什么人？

米哈伊队长走到他们前面不动声色地伸手示意叫他们让路。土耳其人十分诧异，站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尔后，他们放下刀，定睛等待。

米哈伊队长一把揪住帕拉斯凯瓦斯的耳朵，顿时怒气冲天，拧他耳朵，把他推走。

“滚回你家去！”他厉声吩咐，“再别让我看见你！”

帕拉斯凯瓦斯把头缩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去。米哈伊队长一直揪着他耳朵跟在后边。土耳其人站在两旁，不作声，让他们过去。

“回你家去！”米哈伊队长又发雷霆说，“快走！”

帕拉斯凯瓦斯听从命令，到第一个拐角就不见了。土耳其人张口结舌，呆若木鸡，看着米哈伊队长用同样的稳健步子慢慢地又朝他的铺子走去。

特拉萨基以钦佩的目光打量他父亲，他差点儿提出了一个问题，但他宁愿保持沉默。米哈伊队长重新坐在桌前，拿起笔来写完那封信。“我刚才有桩小事需要处理，把笔放下了一会儿。侄子，你知道你叔叔马努萨卡斯……”

第 九 章

拜兰节来到。阿嘎们打扮得象新郎似的涌进咖啡馆，坐在垫子上。年轻的土耳其人伸长柔嫩的脖子唱"阿曼内"①。天气很热。巴尔贝扬尼斯从伊达山买来了三骡驮子的冰。他提着铜壶东奔西走，给阿嘎们送冷饮。

在三拱门附近的兵营里，警卫队从拂晓起就吹号和放枪。巴夏由几名彪壮的阿嘎护卫，来到新清真寺匍伏礼拜。各尖塔上的蜡烛圈仍在燃烧。在哈米德·穆拉那里，圣人墓上放满迷迭香和罗勒。埃方丁盘腿坐着，上半身前后摇晃，用唱歌的声音朗读古兰经。坟墓周围，老年的信徒一面眯缝着眼睛抽水烟筒，一面听那象蜜蜂嗡嗡叫声似的经文。

这些老人感到非常幸福，似乎还活着就已经进了天堂，虽然在现实中他们还十分匮乏。城市的嘈杂声从门缝和窗栏传进来。威尼斯城墙后面，浪涛拍岸。老哈米德·穆拉赤着脚，不声不响地走来走去，给他们一时送来杏仁酥，一时给他们的水烟筒里添上炭……水烟筒有了食粮，发出象鸽子叫般的咕咕声。

老人们圣洁的沉思却被一阵尖叫、撞门、妇女号啕哭喊和枪声所惊扰。他们的福绥乐境被破灭，急促起身。

"杀呀！杀呀！"叫喊声从各个院落、各个屋顶上传来。埃方

① 见132页注①。

丁把古兰经扔在一堆堆的迷迭香上，朝门口跑去。一些武装的土耳其人，嘴里叼着一把刀，边跑边喊，手臂和胸脯上已经溅上了希腊人的血。

巴夏的黑人带领着一群赤足、袒胸、肩披黄斗篷的狂徒。他眼珠转动，厚厚的嘴唇冒着唾沫。

“杀呀！杀呀！”他挥舞着弯刀吼叫。

“你们上哪儿去，兄弟们？”埃方丁从微开的门伸出头去惊惶地问道。

“我去杀他，那混蛋，我要喝他的血！”黑人大喊。

“是谁啊，苏雷曼？”

“米哈伊队长！”

埃方丁的脸吓白了。

“你们不怕真主吗？”他喊道。

但他的声音淹没在基督徒们在各个院落和阳台上发出的一片惨叫声中。

土耳其人撞门，妇女爬上阳台乞求上帝，另一些妇女抱着孩子从屋顶上跳下来，有些男人抵抗了一阵，人们听到枪声，殴斗声，而后一声惨叫，接着便寂静无声。

米哈伊队长手持武器在门后等待。他让家人进入房间，把特拉萨基留在身旁。

“跟我来！”他说，“听我说：如果土耳其人撞开门，我就把你们全部杀死，我不能叫你们落在他们手里。要杀的话，你是第一个，特拉萨基。你明白了？”

“我明白了，父亲。”

“同意了？”

“同意。”

"不要对她们说，她们是女人，她们害怕。"

"我什么都不跟她们说。"

父子二人沉默不语。他们站在门后边，听着街上的嘈杂声和行人的脚步声。

前几天，几个邻居——他们都是些"一家之主"，跑出去了。首先是克拉索乔治斯、马斯特拉帕斯、柯里瓦和他们的孩子，接着是佩内洛普太太和克里桑蒂小姐。后两人装扮成土耳其妇女在混乱中溜出城门到乡村去。"狼屁"也出了坎迪亚。他穿上长裤子，扎上红腰带，缠上白头巾打扮成土耳其人。他还把眼镜塞在怀里，摇摇晃晃地走出拉扎雷门。老图卢斑纳斯不肯离开他的儿子。医生在他窗户上升起法国旗。伊多梅内已经宣布不走，他在水池上挂上几个大国的旗子。

他对惊惶失色，不停地划着十字的老朵赞妮亚说："现在，他们要是敢的话，就来碰我的门吧！"

"我们什么时候走呀，父亲？"特拉萨基前一天晚上问道。他也急着要到乡村去跑，爬到山上去。

"我们在街坊里要留到最后才走。"

"为什么？"

"你自己想想就明白了。"父亲答道。

中午将近。坎迪亚在挣扎，在哀鸣，在土耳其人的屠刀下，声音越来越嘶哑。穆安津们登上尖塔宣报祈祷时间，颂扬真主的慈悲。

与此同时，在坎迪亚的另一个尽头，苗圃那边，五、六个土耳其装卸工，手持铁杠，撞开帕拉斯凯瓦斯的门，冲进屋里，夺了他的女儿，弄翻在长沙发上。这时，另外的土耳其人把躲在坛子后面的可怜的理发匠揪出来，在门槛上砍下他的头。然后他们

把血迹斑斑的女孩子抱起来带走了。

米哈伊队长竖起耳朵。他听见街的那头从伊多梅内喷泉那里发出的枪声。

“他们来啦……”他低声说，一面扳上枪机。

他转过头来看他儿子。

“他们来啦！”他说。

“他们来啦！”特拉萨基也举起他的小手枪跟着说。

前些日子，他父亲教他打枪瞄准。

“你不怕吧……”父亲用严厉的目光看他儿子。

“我为什么怕呢？我会打枪！”

他叉开双腿，稳稳地站在院子的石板地上等待着。

远处枪声越来越密。人们听到嘶哑的声音。土耳其人在伊多梅内的房子前停下，用肩膀撞那道古老的贵族式大门，把它撞倒。

从清晨开始，伊多梅内先生就扑在书案上给大国写信：

“啊，世界上的强权！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坎迪亚的基督徒在遭受屠杀。枪声在鸣响，土耳其人在捣毁基督徒的门，强奸妇女，杀害男人，把婴儿的头在门槛上砸碎。

“我高声呼喊，我知道我是一个无足轻重、微不足道的人，远在欧洲的边缘，离开你们很遥远，啊，世界上的强权！

“但上帝却在我身旁，他在发怒。他就在我写信的这个冷落的房间里，在我背后弯腰看我给你们写什么。他沉默，咬着嘴唇，等待你们对我的答复。你们要知道，我不会再给你们写信了，我对发出呼吁无人理睬已经够了。假如这次你们再不答复，我就要向上帝申诉……”

写到这里，伊多梅内先生听见枪声，顿时停下笔来。他从窗

户伸出头去，看见一帮土耳其人在撞毁他的门。

“你们要干什么？”他向他们喊道，“你们瞎了眼啦？你们没有看见喷泉上面的各大国的国旗吗？”

人们听到一阵喊叫和笑声。一颗子弹擦过他的耳朵和面颊。挂在墙上的一面威尼斯镜子被打得粉碎。

伊多梅内先生把头缩了回去。他一摸耳朵，就沾满一手血。他生气了，顿时火冒三丈。这个世界不公平、可耻，强国、大人物他们也是不公平、可耻。他把血涂满巴掌，把手张开，按在他准备寄给各大国的信上，以表示对它们极端蔑视。

“瞧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他喊道，“我这封信就这样结束。克里特的血将落在你们头上，落在你们孩子们的头上，落在你们孙子们的头上，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意志、俄罗斯！”

大门倒塌了。土耳其人嘴里叼着刀，冲进院子。朵赞妮亚在屋门口伸开双臂，阻止他们通过。他们一下子就把她推翻在地，踏着她身子走进屋里，嚎叫着走上楼梯。这座腐朽的贵族式房屋被踩得摇摇欲坠。

伊多梅内在书案前听见嚎叫声和野蛮的踏步声，站了起来。

“你的时刻到了！”他对自己说，“伊多梅内，不要给我丢脸！”

他看了看周围，仿佛在选择一种死的方式。墙上没有武器。何况，他并不需要。他不用刀去战斗，他用思想去战斗，笔就是他的刀。他下了决心：“我的位置就在这里！”他用拳捶桌子，低声说，“我就在这里战斗，死在这里！”他又坐下，拿起笔来。

土耳其人一脚把房门踢倒。当他们看见伊多梅内泰然安坐在染上血迹的一大张纸面前，一时目瞪口呆。

然后他们对他大声说，“异教徒，你把钱藏在哪儿？”

伊多梅内抬起头。

“这里！”他指着自己的前额不动声色地说。

土耳其人当中的一个笑起来说：

“你脑袋是个扑满呀？”

“砸开它，易卜拉欣，瞧瞧里边有什么？”另一个建议。

伊多梅内还来不及回答，土耳其人一刀就把他的头从前额砍到颈项，脑浆和大量鲜血落在那张纸上。

他们分头抢劫，把死者的衣服、毯子、被单、椅子、桌子、床垫全都拿了跑掉。

当他们走到街的拐角时，黑人苏雷曼正带着十来个赤脚的彪形大汉朝米哈伊队长的房子跑去。

“你们从哪儿来的？”他喘着大气停下来问他们。

“从伊多梅内喷水池来。”

“你们不许到米哈伊队长那里去，倒霉的家伙，不然的话我就喝你们的血。他是我的，别忘了！”

他到了喷水池就洗起来，又象头牛犊似的喝水，其他的那些狂徒都仿效他。其中一个看见在一扇被撞倒的门里，一个老妪滚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号啕大哭。

“把她杀掉吧？”他们中间的一个伙伴建议，觉得这事儿有趣。

“算了吧，穆斯塔巴。从今天早起一直干个没停，我手都麻了！”

“干呀！”黑人喊道，“冲上去！”

他们又迈起急促的步伐向前走，一面举起刀来互相碰撞，以显示威风。

米哈伊队长藏在门后边，听见这一帮人朝他家走来，认出黑人的凶恶声音。“这帮人是冲我来的……，”他心想。他跪在蓄水

池旁躲避并把特拉萨基叫到身边来。

“愿上帝帮助！”他划着十字低声说。

他转过头去看他儿子。

“鼓起勇气，我的孩子！”他说。

这是特拉萨基第一次听到他父亲这样亲切地谈话，并且叫他“我的孩子”。他高兴得脸都红了，但没有吭一声。

土耳其人很快来到了。他们喊叫着，为了给自己壮胆。

他们停在门前。黑人集合了伙伴们并命令他们：两个人用手和肩膀帮助爬高，一个人爬上房顶，其他人撞门。

“谁都不许碰米哈伊队长！他是我的。他让我丢尽了脸。我要拖着他后腿一直把他拖到梧桐树那里，我要把他切成块，叫所有坎迪亚的狗来吃他！”

特拉萨基听见了这个恐吓，看看他父亲，可是父亲一声不吭，只是朝墙的方向举起枪管。

“你听见了吗？父亲？”他问道。

“别说话！”米哈伊队长咬着牙说。

外边的声音一时静下来。人们听到有人喘着气在屋顶上爬。米哈伊队长整个人完全藏在蓄水池后边。只有枪管露出来。他左手抓住特拉萨基，把他藏在身后。

米哈伊队长一只眼睛，象红炭火般发出亮光，盯着墙头。

忽然，一个凶恶的毛茸茸的头出现了。它嘴里叼着一把大刀，朝院子扫了一眼，没看见人。然后，一只手扣在墙头上，用力把身子撑起。米哈伊队长开枪，子弹正打在两只眼中间，手立刻不见了，从那边街上传来一个沉重的物体落地的声音。

“安拉！安拉！”有人在外边喊，大门在摇撼。

在楼上房间里，队长太太蹲在窗户后面给孩子喂奶。莉尼奥

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注视着在院子里的父亲和特拉萨基。当她看到一个土耳其人的躯体掉下去时，她发出了一声喊叫。

"好呀，父亲！"她小声赞扬说。

"可怜的莉尼奥，"队长太太说，"我们的生命系在一根头发丝上。你知道你父亲打的主意吗？"

"要是土耳其人进来，他就把我们杀掉。我想他这个做法对。"

"你应该是个男人！"母亲惊愕地看着女儿说，"你不害怕吗？"

"母亲，人只死一次。那么，就让我们光荣地死去。"

她们都不说话了。街上发生了什么事？又有脚步声，外边，人们在争吵。

"好象是埃方丁的声音！"莉尼奥稍微打开一点百叶窗说。

就是埃方丁。他开门要出来，看见发疯似的黑人朝米哈伊队长的房子冲去，心里一阵痛苦。尽管一年两次逼他犯错误，他却很爱米哈伊队长。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爱他的。假如没有这个令人生畏的希腊人，埃方丁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人，在生活里没有别的乐趣，"他思量，"我母亲打我，坎迪亚人、土耳其人、基督教徒朝我扔柠檬皮。我没有钱，也没有妻子，我没有勇气，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一个米哈伊队长。我在这里，数日子，数月份；每六个月，我就有一次极大的欢乐，我也有啊，我犯一次大罪——可谁知道？真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宽厚的，兴许我死后会成个圣人。那时，他们就会把我的坟墓安置在我的祖先坟墓旁边……愿米哈伊队长健康无恙！如果没有他的话，我将没有成圣人的希望。

"不，不，我绝不能让米哈伊队长被人杀害！不管他们怎么

说，这是个很有气派的人物。他地窖里有多少酒，多少香肠，他院子里有多少鸡和乳猪啊！”

埃方丁活跃起来。他卷起袖子，直朝米哈伊队长的房子跑去。他在兴奋中忘记了街道是深深的河流；他轻快地从这边人行道，飞快地跑去救朋友。

在大路上，几个拿着抢来的东西的土耳其人向他喊道：“你上哪儿去，该死的埃方丁？谁在后边追你？”

他们在路上把他拦住，埃方丁停下来，张口结舌，束手无策。黑人这时该到了，要撞开门，杀害米哈伊队长。

“那么说，你们上边没有真主吗？”他急得要哭似的说，“让我过去，我有急事，兄弟们！”

“谁在你后边追你，屎蛋埃方丁？你不说，就不让你走！”

埃方丁急中生智。他朝后边望去，喊道：

“圣米纳斯！”

土耳其人大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混蛋？你们听不见他骑的马蹄声吗？我看见他了，他从教堂出来，我看见他了，他从教堂出来，我看见他了！他跟在我后边。你们听不见吗？那不是！那不是！越走越近了！”

土耳其人骤然觉得毛发全都竖了起来，好象他们当真听见马蹄声。一个骑士走近了！

“那不是吗！”埃方丁瞪大眼睛，带着惊慌的神色说，“那不是！那不是！”

可是土耳其人顾不得回过头去看，赶快跑掉。

埃方丁呆呆地看着他们一哄而散。

“如果说这是真的话……”他颤抖着对自己说，“上次革命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土耳其人要进教堂，他就向他们冲过来！”

他额上沁出汗珠。现在，这很清楚了，马走近了。

“安拉！安拉！”他又卷起袖子喊叫。

然后，他拔腿飞跑。

他惊恐万状，跑呵，跑呵，一直来到伊多梅内喷泉，远远望见黑人及其同伙正在用肩膀撞米哈伊队长的门。他赶紧朝他们那里跑去。

“当心，伙计们！”他喊道，“当心，他朝我们杀来了！他骑着马！”

“谁，你这疯子？”黑人喊道。

“邻居！”

“什么邻居？”

“圣米纳斯！那不是吗！”

他们全都回过头来，眼睛眨巴着，可什么都看不见。

“那不是！那不是！”埃方丁喊道，他欣喜若狂，把鼻子紧靠在米哈伊队长的门上。现在，骑马的人来到伊多梅内喷泉了，埃方丁看得清清楚楚，就象教堂的圣像一模一样，黝黑的脸，环形灰白髭须，骑着一匹佩上黄金鞍辔的枣栗马。

“那不是，那不是，就在那儿！”他低声说，他嘴唇在颤抖。

“哪儿呵？我看不见！”

“你看不见吗？瞧！瞧！全黑色的，灰白胡子，一杆红枪……他看见我们了，朝我们冲来！”

他跳起来，离开了门，朝海的方向奔跑。土耳其人在他后边跑，喘着大气。这时，他们也听到了马在他们后边追赶的声音。黑人回过头来看了一下，看见一匹马在他上边，在空中飘动。

“快，快跑，小伙子们！”他喊道。他的黄呢斗篷掉在地上，可是他顾不得停下来去捡它！他赤身露体向前飞跑。

他们跑到港口，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蹲到阴处，象一群狗似的喘息不停。埃方丁趴下来，手脚在石头地上乱动。有很长一阵子，他们都说不出话来。最后，黑人开了口：

"侥幸脱险了！"他说。

坎迪亚在土耳其的桎梏下呻吟，基督徒们朝天张开双臂，乞求上帝，大主教在划十字。他不能再忍心看着他的羊群遭受屠杀。"我的主，帮助我吧！"他低声说，他站起来，拍了拍手，穆尔祖弗洛斯来了。

"我到巴夏那里去，"他说，"你把我的礼服拿来。"

"大主教，你到街上去？"穆尔祖弗洛斯说，"土耳其人在乱杀人。我跟你去。"

"我一个人去，穆尔祖弗洛斯，帮助我穿衣服吧。"

他穿上主持大典时用的盛装，把主教冠戴在他那高贵的狮子般的头上，拿起顶端有两条银蛇缠绕的权杖……。

穆尔祖弗洛斯以无限赞美的目光看着他。大主教魁梧而庄严，白须宛如冰川，蓝色的眼睛显示出仁爱与智慧。这正是穆尔祖弗洛斯要描画出的在天之父的形象，他披着金色云彩，从天而降，到坎迪亚来制止对基督徒肆行屠杀。

他打开主教府的大门。在大理石的过梁上铭刻着这样的黑字："在此门前，克里特大主教于一八二一年被土耳其人绞死。愿他安息！"

"愿他安息！"大主教跨过门槛时喃喃自语。

穆尔祖弗洛斯热泪盈眶。

"愿上帝和圣米纳斯保佑你！"他声音颤抖着说。

"不必担心，穆尔祖弗洛斯。我既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最

后一个。”大主教指着刻在大理石上的黑字说道。

他走进教堂的院子，经过时向圣米纳斯敬了礼，然后昂首阔步朝巴夏官邸走去。

穆尔祖弗洛斯看着他离开，单枪匹马去同死亡搏斗。“穆尔祖弗洛斯，”他对自己说，“这是看看你究竟有没有灵魂或者只不过是个臭皮囊的时候了。”他划了十字，远远地跟在大主教后边。

坎迪亚喧声四起。基督徒发出尖叫，土耳其人呼喊狂笑，呻吟声掺杂在一片嘲骂声和撞毁门的声音当中。

大主教在行进。他听到这些声音，五内如焚。

“希腊民族还要受难到几时？耶稣，我们只不过是人，我们不是象你这样的神，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让我们复活吧！”

坎迪亚、它的城墙、居住区、居民都已成了他身体的组成部分，每当他听到一道门被撞破，一个妇女捶胸顿足，他都心痛欲绝。

一群沾满鲜血的土耳其人，喝得酩酊大醉，出现在广场上。他们看见大主教衣着富丽，金光闪烁，一时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怪物？他往哪儿去？快跑，倒霉的！他要把我们干掉！”

大主教迎着死亡走去。他的目光显露出无限的伤痛，愤怒和牺牲的意志。他向前走而什么都没有看见，街道、左右的行人、商店、希腊人的住所都没有看见。他只想着一件事：“为拯救自己的人民而死是愉快的。福音书里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可是Ili！Ili！在牺牲者的语言里就意味着：欢乐！欢乐！”大主教低声喊着Ili，Ili，他离得巴夏府邸越近，他的步子就走得越快。而穆尔祖弗洛斯，仿佛一名忠实的卫士，远远跟随在他后边。

他来到大梧桐树的地方。大树茁壮繁茂，树叶飒飒作响，树干宛如披上了豹皮，满身斑斑点点。一时目眩，他仿佛看见数以千计被绞死的基督徒象累累果实悬挂枝头。

巴夏门前，两名守卫放下步枪把他拦住。可是穆尔祖弗洛斯会说土耳其语，赶快跑过来向他们说明缘由。于是守卫又举起步枪，让大主教进去。穆尔祖弗洛斯走在前面给他开门。

巴夏看见大主教来到，露出一副难看的面孔。他坐在窗前，聆听坎迪亚的哀嚎。这个生性懒惰而愚蠢的东方人开始激动起来。土耳其人自远古以来的嗜血成性似乎在身上苏醒，另一方面，他又感到丢脸。他作为巴夏而没有勇气提高嗓门并把刀从阿嘎们的手里夺过去。

大主教走到门口停下来，站在正中。

“巴夏，你不怕天主吗？”他大声说。

“异教徒的伊玛目，你这怪打扮是做什么的？”对方气愤地说，“你想吓唬我吗？”

“你不怕天主吗？”大主教把一只骇人的手指指向上空，再一次大声说。“你看不见外边鲜血在流？血落到你头上了，你知道吗？”

“嗨！大主教，别这么大喊大叫，梧桐树就在你前面哪！”

“天主在我前面，我没有什么可怕的。”

巴夏站起来，来回走动，然后站在大主教面前看他，茫然不知所措。但仿佛看见对方戴着华丽的金玉服饰、十字架、主教冠被吊在梧桐树上，但他没有这样做的勇气。他心里想：“可是，这个出言不逊的家伙，一定要叫他住嘴。我不能再听他胡言乱语！”

“别把我惹火了，”他喊道，“你给我走，这是为你好。我谁都

不怕！”

大主教不再提天主了，他把话转到苏丹身土。

“好吧，你不怕天主，可是你怕苏丹！你知道他对克里特已经厌烦了，他想安静，所以才派你到这里来，而你在干些什么呢？你下命令大屠杀。大屠杀将必然引起革命。而革命又将挑起俄罗斯人干预……对不起，巴夏大人，可是你的头在肩膀上呆得似乎不太牢靠了。”

巴夏的面孔顿时失色。他确实感觉到自己的头不太牢靠。

“你想要我干些什么呢？”他气喘吁吁地说。

“立刻派兵，吹起军号，停止屠杀！下命令，把他们吓住！你是巴夏，摆出你的权威来！”

巴夏双手按头，好象是想把它加固。

“见鬼！我怎么会来到你们这个该死的岛上了！”他终于大声说。

他瞧着大主教，要求他帮忙。

“大主教，”他说，“站在门上干什么？进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怎么了结这件事。”

“当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们的人在杀基督教徒，我不能坐下。叫你的兵来，下命令。在我听到军号响以前，我不坐，也不走。”

“你们这些倒霉的克里特人，真是些魔鬼！全都给我见鬼去，好的坏的有多少算多少！”

他火冒三丈，走出去到楼梯平台。人们听见阿嘎们佩着刀、靴上安着马刺急速跑步和喊叫的声音。

大主教站在门口，叹道：“上帝判决我不佩象我的前任似的在主教府门前被绞死。没有关系了。基督徒们得救，这已经足矣！”

巴夏回来，拭前额上的汗。

“现在，你马上就听到军号，”他说，“你这就可以走了。我够受了，我谁都不想见！我脚下是土地还是火药？”

他一下子坐到长沙发上，拿起他的琥珀念珠，好镇定镇定自己的情绪。他不时斜着眼打量一下大主教。主教还站在门口，华丽的袍服把整道门照得金光闪闪。

“他真有点气派，这该死的老神甫，”他不禁钦慕地对自己说。“要是别的时候，要没有那该死的俄罗斯，我不费事就可以让你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变成了不起的阿拉伯教长。”

这时候，米哈伊队长转过头来看他儿子。特拉萨基跪在他旁边，注意听街上的声音：埃方丁的叫喊、黑人的咒骂、他们逃跑的脚步声逐渐远去，骤然间一切静了下来。只是有时听到从伊多梅内喷泉那边传来的挽歌。

“你饿吗，特拉萨基？”他问道。

“饿，父亲，我饿。”

“去跟你母亲说，下楼做点吃的。我看今天就完事了。”

说完这话，他把枪放在蓄水池的边上，掏出烟盒，卷一支烟。哭灵的声音又高起来。米哈伊队长正在卷烟的指头停住了。他注意听。

“他们准是把可怜的伊多梅内杀了，”他心想，“他的老奶母在哭诉……”

他摇了摇头。“这不是个男子汉，他怎么会反抗呢？他准是哭泣起来，象只复活节的羊羔似的让他们给杀了……”

正当他拿起火绒打火机准备点烟时，军号在整个居住区响起来了。同时传来沉重的跑步声。米哈伊队长站起来，把门稍

微打开。一个大约二十人的警卫小队扛着枪走过。一个大声宣读公告的人走在队伍前面喊:"和平了,和平了! 基督徒们,出来吧,和平了!"

"这时候基督徒都被杀了,巴夏这个伪君子就派警卫出来维持秩序!"米哈伊队长怒火满腔地说。"我真怀疑是不是有个上帝,会不会这个上帝就是阿尔巴尼亚人!"

第二天,巴夏发布命令:"发生的事已经过去。这是天意。现在和平了! 不会再流血牺牲! 打开城门,让到农村避难的基督徒们回到坎迪亚来。让穆斯林农民回到他们家里去。让反叛者放下武器,下山来恢复工作。谁都不准触动他们的一根头发。苏丹是仁慈的,他宽恕他们。穆斯林和基督徒们,为了你们的利益听从巴夏的话吧。不然的话,有巴夏的梧桐树和绞索等待着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

土耳其人揩净他们的刀,又回到咖啡馆里。他们一面抽水烟筒,一面眯缝着眼睛听那些胖乎乎的土耳其青年用女人的嗓子唱阿马内曲。基督徒们走出家们,把尸首集中起来,派人把柯里瓦从村子里找来,拿起铁镐。穆尔祖弗洛斯、卡扬比斯、万徒索斯、米斯提格里和其他一些有力气的好心人,到加尼亚门外,离苗圃不远的圣马蒂厄教堂院子里的坟场,挖掘大坑。

曼诺里神甫气喘吁吁,撩起袍子,把尸体五个一堆集中起来,快快地给他们祝福,送他们到进入天堂的大门。

连续三天,男人在挖坑,妇女在洗刷门槛上和阳台上的血迹,同时轻声哭泣,以避免引起阿嘎们的注意而再惹起祸端。因为这些人的目光和步态还使人感觉到杀气腾腾的味道。

第四天,米哈伊队长把儿子叫到他房间里来。

"特拉萨基,"他说,"现在是走的时候了。不要管巴夏怎么

说。这是个卡帕多斯人，他明白不了。克里特一旦着了火，就不那么容易熄灭。你明白吗？”

“我明白，父亲。它不那么容易熄灭。”

“那么，我们男人就该从明天早晨开始把坎迪亚的妇女和儿童弄出去。我在前面，你在后面，妇女们在我们俩中间……你懂啦？”

“我拿手枪吗？”

“怎么！不拿武器还行？我们到你祖父家去。去告诉你母亲叫她收拾收拾。”

下午，米哈伊队长骑上马，走出拉扎雷门，来到寡妇旅店。他下了马就喊店家。店家一摇一摆地跑出来。

“我把马放在你这里过夜，给喂好啊，我明天早晨来牵走。还想法给我预备三头小毛驴。”

“你走啊，米哈伊队长？”寡妇说着并有意卖弄风情地慢慢扣她那短上衣的扣钮，“大屠杀不是完了吗？”

“现在才刚开始。”米哈伊队长答道。他随即快步走去，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返回。

盛夏的日子，干燥的热风从南方吹来，路上尘土旋转飞扬，弄得行人睁不开眼睛。米哈伊队长在行进，面向大海，以便迎来清风。远处耸立着名叫迪亚的一座荒岛，淡红色，象停在海面上的一只燕子。过去，一个悲伤的日子，他乘一只小船，独自扬帆，驶向这个孤岛。几小时后，他在怪石嶙峋的小港口——圣母港靠岸。停泊后，他沿着小径走去。天气沉闷。石头被太阳晒得炽热，冒出烟来。空气在颤动。两只海鸟在头上飞过，扑下来又飞回去，发出惊愕的尖叫。野兔在崖石间跳跃，又坐下来看

他……米哈伊队长登上岛的制高点，眺望四周——惊涛骇浪在拍击着一片石滩。空气清新异常，完全没有被人的呼吸所污染。

"我就是愿意在这里生活，在这些石头中间。淡水、青枝绿叶，所有人都使我厌烦！"他心里想。

米哈伊队长加快脚步，跨过坎迪亚门，进入小巷。几具尸体，仍未埋掉，发出腐烂的臭味。他来到米斯提格里的小房子前面，推门进去。这是个非常简陋的住处。他瞥了一眼，没有人。

"嘿，老板！"他喊道。

先听到受惊了的像鸟叫般的细小声音，然后在阴暗处出现了贝托尔多的颤抖着的秃头，亮光光的裹在斗篷里。

"是谁啊？是谁啊？"他惊魂未定地问道。

"别害怕，贝托尔多先生，是我。"

他认出了米哈伊队长，他的心平静下来了。

"向最勇敢的人问好！"他说，并抬起一只手像脱帽似的表示敬意。

"你病了吗，贝托尔多先生？你牙齿格格地响，你冷吗？"

"不冷，队长，我害怕。"

"你不害臊？"

"不，队长，我不害臊。"

他用斗篷把自己裹起来，背靠墙坐下来。

"圣德尼！"他低声说，"我陷进狮子坑里了！"

他划了十字。"老天爷，怎么可能，我的脑袋里就没法想象！怎么一个人能拿起刀子杀另一个人？我不能理解！我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我说什么了？一只苍蝇？信不信由你，队长，我切一条黄瓜都不能不抖颤。"

"米斯提格里那里去了？"

“愿上帝保佑他，队长。你说怎的，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大屠杀正厉害的时候，他来找我。我害怕得连路都不能走，于是他搀扶着我离开那小房间，还把吉他琴背在他身上。路上就有些可怕的土耳其人，蓄着小胡子，露出腿肚子！我只跟你说这些。我把头藏在斗篷里，我眼睛看不见，心里就好受些。他把我放在这里，蓄水池上。他老婆冲着我们跑来，她看见了吉他，也看见了我，这可把她气火了。‘他们随时就要杀我们的头啦，你还带上这些吉他？’她把我也当作吉他了，可是上帝怜惜我们，她第二天就到她村子里去，我们把她摆脱开了。”

这时，米斯提格里回来了。

“欢迎你到寒舍来，米哈依队长！”他说，“我知道你要我干什么。我是从你家来的。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你去通知万徒索斯和卡扬比斯。”

“好的，队长。那他呢？”米斯提格里指着贝托尔多说。

那老头睁大眼睛听。他懂得这些克里特人说话之间隐隐约约的意思。他们说步枪、上山、出发……他的牙齿又打战了。

米哈伊队长低头去看这个温厚的小老头——他已把全身裹在斗篷里了。

“我们把他带着，”他说，“多一个，这不算事。他是客人。”

这位伯爵把头从斗篷里伸出来，头上剩下的几根毛都竖了起来。

“上山去？”他尖叫着问，“上山去？带着步枪？”

“不，带着妇女和孩子。你给他们讲故事，给他们散散心，再见！”米哈伊队长说着朝城门的方向走去。

“什么地方汇合，队长？”米斯提格里问。

“赛莱纳山，彼特罗凯法洛上边，在老席发卡斯的羊圈那

里。”

他离开后走进一条小巷。巴尔贝扬尼斯提着空铜壶回家，筋疲力竭，情绪恶劣。他看见米哈伊队长就停了下来。

“到处都流了不少血，队长，等一等，咱们瞧瞧怎么报仇！”

可是米哈伊队长把他推开，他不喜欢白痴。他在斯提凡尼斯船长家门前停下来。性情暴躁的海员坐在小长沙发上缝补衣服。这个老单身汉对妇女干的活样样精通。他做针线，做饭，洗衣，收拾房间。每天洗刷房子里的地板就象洗刷甲板一样，还给圣尼古拉的长明灯添油。他的船遇难那天圣尼古拉斯没有跑来营救，他并无积恨。“你说叫他怎么办呢，每时每刻都有船遇险。我为他花费点油钱还是应该的！”他每天早晨给长明灯灌油一直满到边上时都这样说。

他手里拿着针抬起头来。

“欢迎，米哈伊队长！”他站起来说，“什么狂风把你吹来的？”

米哈伊队长注视着他，没有说话。

“我明白了，”斯提凡尼斯说，“你准备打仗，现在招集队伍……可是你要是已经把我登记上了，那就给我把名字从表上划去。”

“你也要准备打仗，斯提凡尼斯船长，跟我来。”

“把我的名字划掉，我跟你说。在陆地上打仗，我干不了。那得有好腿，可我是个瘸子。我要到锡罗斯岛同克里特委员会联系，还要弄一艘船。”

他转身朝着圣象说：“你听见吗，圣尼古拉斯？你可别象上一次似的耍弄我呀！”

“祝你健康，斯提凡尼斯船长。假如我再见不着你的话，那就原谅我吧，同时愿上帝饶恕你！”

海员笑起来，说道：

“波里辛吉斯前天跟我说同样的话……我不会死的，去吧，不用跟我说永别！”他的眼睛闪着调皮的目光。他望着米哈伊队长朝门走去。

“嘿，米哈伊队长，”他向对方喊着说，“行啦，波里辛吉斯走在你前面了！他已经树起旗子，在卡斯特里那个土耳其大镇子扎营。好象是把他那小哈嫩也带去了。”

米哈伊队长停下来，脸色变得阴沉。他抓住敲门锤，把门上固定着它的钉子都摇晃松了。房子仿佛要倒塌，他往外一跳，跑到街上。

第二天清晨，他们出发了。米哈伊队长走在前头，呢斗篷披在肩上，手枪和刀深深地插在围腰里。队长太太挺着腰板儿，昂着头，手抱婴儿，跟随在后。莉尼奥在她旁边走，身背包袱，包袱里面裹着她母亲最珍贵的首饰和珠宝。特拉萨基走在最后，他把身子挺得直直的，好显得个头高些。阿里·阿嘎早就赶着两头驴驹子先走了。

土耳其兵把守城门，面貌凶恶，肩扛步枪。熙熙攘攘的农民队伍走进城来，响起一片人喊驴叫的声音。米哈伊队长拿出一块大手帕假装擦脸。他混在一群农民中间就过去了。特拉萨基一面眼睛看着他母亲和姐姐，一面嘴里吹着轻松的调子走过去。

黄昏时分，他们来到老祖宗席发卡斯的门前。

院子里热闹非常，满是孙子和孙女。这是葡萄收获的季节，大家忙着把葡萄送到大桶里去。一些壮实小伙子光着上身，在大桶里踩葡萄。他们被葡萄汁的气味弄得醉醺醺的，头发和胡须上沾满葡萄粒和小串葡萄。

米哈伊队长感到内心的喜悦。他的鼻孔微微翕动，葡萄汁

的香味对他说来就象血液那样甜美。

“你们好，侄子们！”他大声喊。队长太太惊讶地转过头来看他。她听到了他欢悦的声音。

他们在院子中央停下来。老祖宗出来欢迎他们。他穿着一件雪白的宽袖衬衣，张开双臂。

“欢迎你们，我的孩子们！”他说，“来吃呀，喝呀，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的！”

“我把你儿媳妇和你的孙子们托付给你。我上山去。”

“一路平安，该死的米哈伊，你自小就总是要充好汉的，你这个性格还没有改。”

“什么时候克里特解放，我就改啦。”

“哦！那么，”老祖宗开玩笑说，“就让它永远得不到解放。人一旦变得缩手缩脚，生活就不值几个钱啦！”

父子之间就是这样开玩笑，互相逗趣儿。这时，妇女们把房子里的大饭桌摆上，老人的儿子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交给他的媳妇和孙子们出出进进，十分热闹。楼房底层、院子、卧房、阳台上，到处都是他的后代子孙。遇到那浩劫的日子，他们从邻近的村庄来这里得到老人的庇护。他们把驴、骡、牛、狗、羊都带了来。这天晚上，米哈伊队长的牝马也加入这个牲口群了。老人一听见路上有声音，就走出去迎接新来的人和兽，同亲人拥抱。

米哈伊队长的到来轰动了邻近的村落。从第二天起，他骑着马到他所管辖的所有村庄一处一处地进行鼓动。

“兄弟们，在坎迪亚流了很多血！”每经过一个村庄，他就下马大声讲：“流了很多血。荣誉要求我们为受害者报仇。起来，拿起武器吧！”

他走遍各村，再登上赛莱纳山。在他父亲的羊圈前升起一面旗子：黑布红字，上面写着“自由或死亡！”然后，他派两名战士跑上山顶，点燃烽火。东西两边的山头得到信号，相继往远处传送。

提奥多里斯从他的哨兵那里知道他叔叔来了。他们见面时，提奥多里斯吻他叔叔的手。

“欢迎，米哈伊队长！”他高兴得脸都变成猩红色，说道，“我把旗子和人都交给你。一切听从你指挥。”

“提奥多里斯，我跟你说过，管你自己的事去！可你，这个没长胡子的娃娃，你不肯等，你跟我犟。马上把你那旗子下了，摺起来，藏在怀里，等我阵亡，你再把它拿出来。”

各路队长看见烽火，接到信号，都从克里特东部赶到老席发卡斯的羊圈来集合。米哈伊队长派了一个小分队去找他父亲，要求允许他杀几头羊慰劳战友们。

“让队长们吃我的羊对我是个极大的荣誉，”老祖宗答道，“但请注意一件事，别动我那头大黑公羊，我留着它给我安葬时用的。”

圣母升天节那天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牧人们杀了羊，当他们转动烤肉铁钎的时候，队长们在大羊圈的院子开会商议。这是个庄严的日子，老祖宗徒步上山出席这个全民性的会议。

他们一共十四人，每人都有他自己的一部历史。不管是写下来的还是没有写下来的，最年长的已经同他们的灯笼裤、手枪和克里特式的缠头巾，进入了传奇故事。他们白发苍苍的头上，颤动着仿佛圣像中殉难诸圣头顶上的光环。

会议中有三位不朽的人物，大家让他们坐在一条铺着羊皮

的长凳上。另外的坐在左右的石头上，他们还不到七十岁，但并不因此而相形逊色。

老祖宗坐在长凳中间，这位上百岁的慓悍老人，美髯卷曲，垂到毛茸茸的胸脯，掩盖着大革命时期留下的伤疤。他浓眉遮目，需要撩开眉毛才看得清楚。尽管年迈，一旦动怒，面颊猩红，鬓角筋络跳动。他仍精力充沛，对世界还充满着热情的希望。他以二十岁的热情去听、闻、抚摸、欣赏这个世界。现在他老了，席发卡斯队长看着后代成长。从把他们抱在膝上时开始，他爱怜他们，把大手按在他们的头上勉励他们。他不愿看见流血，可是一旦战事爆发，他变得分外眼红，忘掉土耳其人也都是人，不知疲倦地杀去。

农民对他就象对一棵根深叶茂的老橡树那样爱戴。每到星期日或是节日，他们来到村子的广场上，坐在他的树荫下。他使人想起古代的一尊不朽的神。当克里特人召开元老会议，议论自由和死亡的问题时，他总被请到中央就坐，各路首领轮流起立发言，只要看到他就不由地振奋起来。

这天，老祖宗主持会议。在他右边是另外一头猛兽，曼达卡斯队长。他蓄着带圈的短胡子，粗颈项，体格壮实，脸上有刀痕。他缺了一只耳朵，是一八二一年被一个土耳其人咬掉的；他左手还缺两个指头，是小时被毒蛇咬伤，自己拿斧子砍掉的。他高兴看到流血。当克里特拿起武器的时候，他把左臂挡在眼前，象个瞎子似的向土耳其军队冲去。他侵袭敌人的村庄，抢劫，放火，而后跑掉。他屠杀土耳其妇女，但从不强奸。他喜爱女人，而在战时绝不触犯她们。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不接近，他远远地看着她送来弹药和食物。“别靠近这里，该死的！”他喊道，“回去吧，别叫我遭罪，把东西都放在石头上，回去！”可是战争一结束，他

就大吃大喝，寻欢作乐。

不过，老年又带来一切麻烦：关节疼痛，老眼昏花；他还是很愿意看女人，但不再接近她们了。

"这些年来，女人怎么都变得这样丑！"他常叹息说。现在他的唯一乐趣就是参加队长会议，在众人面前显示他的银质手枪和布满伤疤的胸脯。

坐在老祖宗左边的是卡吉马斯队长——一名海盗。高个子，象船上的一根桅杆。头剃得光光的，肤色黝黑，斜着眼睛看人。他没有老祖宗那种非凡的高贵气质，也没有曼达卡斯的英雄气派。他从来都不信鬼神，而只相信他自己。他感到自己全身是力量。如今，他老了，体力衰退，再不会有什么作为，不但不能航海和进行袭击，连走出院子都感到腰痛。他厌恶自己，躲藏在家乡的村子里，决心要象一尾章鱼，孤单地在绝望中死去。他说："一个人气力衰竭就失去了生活的权利。生活就是战斗，不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一个人不能使用一柄斧子或是不能指挥使用斧子的人，那就赶快滚蛋。"

其他十一位队长在石头上坐成一圈。这些人还不算年长，有的刚七十岁，还有的不到七十岁。他们的形象各式各样。有的严肃、沉默，有的快活、爱开玩笑。有的象庞然大物，体态笨重，是真正的巨人，而另外有些是小个子，象侏儒一般灵活。他们有的是来自各自村庄的一家之长；有的是散发着汗气、男人味和百里香的牧人。这里还有一个耶稣基督修道院的僧人，蓝眼睛、大胡子；还有一名小学教师，是个跛子，精力不盛，很不起眼。人们见了他不禁思忖：哪里来的这么个发育不全的人？这只可怜的野兔到一个猛兽的集会里来干什么？这还要在战争中见分晓。人们可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遇到节日，他弹里拉琴，感情

如此热烈，甚至石子都要跳起舞来！他一说起话来，听的人就是长十个耳朵都会嫌少，感叹而惊奇。波里辛吉斯队长也来了，喜形于色，围腰上挎着银质手枪，一条香喷喷的丝围巾垂到胸前，这是爱米奈送给他的。他坐在米哈伊队长对面。两人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有人说到“狼屁”态度激昂，已经把书本撇到一边，建议把他请来。他现在遍走各村，星期日到教堂里去鼓舞人心……但老祖宗反对。

“他一辈子除了讲空话以外，什么都没干。当队长的任务是艰巨的。首先，他还太年轻！”

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这位年龄最大的长者。他站起来，举起一双关节凸出的手，发出深沉的声音。

“欢迎你们到这山里来，队长们！对一个克里特人来说，只有两件事最要紧，这两件事就是他生命的一切：上帝和枪。我今天以上帝和枪的名义宣布会议开始。我们又要讨论克里特。每人都起来自由发表个人的想法。但先请耶稣基督修道院院长给我们祝福！”

僧人佩上襟带，走到存着一点雨水的一块空心石头那里，拔了一束百里香做圣水刷，然后开始祷告。

队长们起立，帽子或头巾都拿在手里静听。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懂得教会的语言：上帝，战胜蛮横，正义，慈悲……，可是这无关紧要。他们看见了克里特这位居丧的母亲，赤脚、饥饿、血迹斑斑，双臂伸向天空。

他们划十字，然后坐下。经过很长一阵，谁都说不出话来。他们喉咙梗塞，无法表达内心的痛苦。还是老祖宗第一个站起来。他转身朝坐在他右边的老人说：

“曼达卡斯队长，你吃的火药就象孩子用勺子吃东西似的，你经历了两代多人的战斗。你的头脑初时有点轻率，但岁月使你聪明起来了。那就说说吧，跟我们说说你的意见。”

“让年轻的说吧！”对方答道。

于是，老祖宗又转身朝左边的那位老人说：

“那你说吧，卡吉马斯队长，两代多人的时间，你在海上战斗，你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你的意见是有份量的。说吧。”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卡吉马斯皱着眉头说，“一个没有了力气的人说话是不算数的。让年轻的说吧。”

“好，让年轻的说！”老席发卡斯把手放在手枪上，准备听取发言。

耶稣基督修道院院长站了起来。他身材短小粗壮。全身露出来的地方：面颊、前额、双臂、脖子全是一道道的刀伤和一个个子弹的瘢疤。他转过头来注视米哈伊队长。

“米哈伊队长，”他说，“我觉得你应该第一个发言。是你把我们请来的。你逃脱了大屠杀来到这里，你一来到就开始了战斗。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米哈伊队长站了起来。他的血液在沸腾。他拄着步枪枪管。

“众位队长！”他说，“你们都知道我，我不会演说，请原谅。”随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克里特正在大难临头。绞它的绳索勒得越来越紧。队伍和伊斯兰僧侣下船登陆了。土耳其人气焰嚣张，他们杀了我们在坎迪亚的兄弟。我们不是绵羊，受害者的血要求报仇。起来，队长们，自由或死亡！”

队长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响起一阵窃窃私语的嗡嗡声。年高德重的老者卡班纳罗斯站了起来，大家立刻安静了。这是

位头脑清醒、做事审慎而又寡言少语的老人。每当他要在集会中发言，狂热分子和易于激动的人都等待着一盆冷水，而态度持重的人则感到庆幸。

"假如你不能把国王杀掉，就不要对他进行威胁！"他以严厉的目光看着米哈伊队长大声说，"我的上帝，我们什么时候才有点常识啊？我们威胁了多少次，而从来没有力量把事情进行到底，把苏丹赶出克里特，叫他见鬼去。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祸到临头，我们付出牺牲。树木、葡萄园被烧毁，成千的人由于我们的过错而死亡，队长们！而你到底想干什么，米哈伊队长？你打算再把克里特投到血泊里去吗？你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听你那样讲话，就仿佛你已经调来了满载枪支、弹药、面粉、皮革、马匹的多少艘船只。而且还有轰炸敌人堡垒的多少门大炮。你已经同雅典、莫斯科谈妥，由我们三方面一举而打垮苏丹。跟我们说明事实！不要把我们蒙在鼓里，米哈伊队长；让我们也安心。"

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着米哈伊队长，但他没有站起来回答。他把胡髭塞在嘴里轻轻地嚼。"这唠叨不完的老头子，说什么我把他们蒙在鼓里？有什么秘密？这里同雅典、莫斯科都毫不相干，我是自己来的，是克里特派我来的，克里特在喊叫，在我心里哀号。"

小学教师，蓄着稀疏的小白胡子，身材矮小，面色苍白，体态孱弱，一跳而站到他坐着的那块石头上，就鼓动起唇舌：

"按照老卡班纳罗斯的意见，一定要万事俱备才能开始。大批的粮食和武器；一定要莫斯科派遣军队，希腊的几名可怜的步兵参加！可是，老卡班纳罗斯，我倒想知道，世界上有哪一桩伟大事业是在这样稳妥的条件下实现的。慎重什么时候曾经促使过人们为了争取自由，而放弃自己的房子和舒适生活，进到山里

来战斗呢？没有任何确实保障而奋起前进，这才是真正的勇敢。人的灵魂不是商人，卡班纳罗斯队长，而是战士！我们克里特人，我们是战士，不是开铺子的买卖人。克里特人的心是一只放火的快艇，冲向苏丹的舰队，把它炸掉！因此，我和米哈伊队长齐声高呼：'前进，以上帝的名义，兄弟们，拿起武器！'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各位队长。希望大家都听懂我的意思！"

"让我给你祝福，教师！"修道院院长朝他举起右手低声说，"让我给你祝福！"他又放开嗓门，好叫大家都听见，"人的灵魂拿着的不是一杆秤，不，不是一杆秤。你对，它拿的是一口剑！"

"'自由生活一小时，犹胜过奴役和牢笼四十年'①。"特里亚罗尼斯队长插话说。这人身材异常矮小，上过学，读过圣诗，能背诵里加斯·费雷奥斯的诗和阿加坦热罗斯的寓言。就勇气而言是无与伦比的。据说，他所以成为一名虎胆英雄，敢于向土耳其军队冲杀，是因为他是精灵之子，刀枪不入。还有的人说，他身上带着一块真正是耶稣被钉死在上面的十字架的木头，所以他不怕死。可另有人说，那真的十字架木头，其实就是他的一颗心。

老卡班纳罗斯摇晃他那充满审慎思考的头颅。

"里加斯·费雷奥斯的诗终归要使我们遭殃！"他低声说。

队长们为相继发言所激励，站了起来，三五成群相互议论。态度审慎的智者居少数。多数好汉孤注一掷。卡吉马斯用狡黠的目光斜视着各队长在羊圈大院里象海涛般咆哮。曼达卡斯队长回想起自己的青年时代而叹息："真见鬼，这些人，他们需要纸和铅笔，计算赞成和反对的人数！我们那时候，只要喊一声'自由

① 克里特爱国诗人、革命先驱里加斯·费雷奥斯(约1757—1798)的诗句。

或死亡！'就发动起来了，向坎迪亚冲去，把城墙推倒。现在的人都变了，都变得矮小了，席发卡斯队长！"但老祖宗热情地看着那些在他周围走来走去并朝他微笑的年轻人。"一切都会好的，"他心里想，"我有信心，老人钻进地里，又走上来，重新上阵。克里特是永生不死的……"

他站起来。

"孩子们！"他大声说，"这是会议，一个老人会议，不是集市。大家坐下，该结束了！一方面是卡班纳罗斯；另一方面是小学教师队长。两条道路。我们在这山里聚会做出抉择。挑选吧！"

波里辛吉斯队长站起来，捻他那洒上麝香水的小黄胡子，低下头向三位老人致敬。他的衬衣敞开，露出爱米奈在他白嫩的脖子上咬破的伤口。他冷静地打量各位队长，当他看到脸色阴沉、身子微向前倾的米哈伊队长时，目光停留片刻。

"兄弟们，队长们！"他说，"克里特东部的首领们，在你们面前站起来讲话的人有责任对他说出的每一个字掂量一下份量。我掂量过我的话了，队长们，听我说，假如我们等待，象你所要求的，卡班纳罗斯队长，战舰来到，等待北极熊做出行动的决定，从北方下来支援我们，那么我们就永远自由不了。生活和战斗使我懂得了，自由绝不是送到我们嘴边的一块糕点，而是一座城堡，需要用剑去夺取。从别人那里，而不是从自己手里得到自由的人，他仍然是个奴隶。让我们把村庄烧毁，把树连根拔掉，斩尽杀绝，让人们流血流泪。假如我们倒下了，我们将重新站起来，克里特又重新战斗和哀鸣。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我不知道。但终归有一天，没有别的出路，不要听那些卡班纳罗斯队长们的话。有一天，是的，我凭着在上空照耀着我们的太阳发誓，有一天，我们必将得到自由！"

波里辛吉斯队长摘掉帽子，他金黄色的头发在阳光下冒烟。许多队长，群情振奋，高呼：“自由或死亡！”并站了起来。米哈伊队长走到波里辛吉斯面前，违心地向他伸出手去。

“波里辛吉斯队长！”他说，“我们中间有一个魔鬼把我们隔离开。可是克里特又遇到灾难，握手吧！”

“兄弟！”对方回答说，“握手吧，叫魔鬼见鬼去！”

他笑起来。可是米哈伊队长对自己表示的姿态已经有点后悔。他走开了，脸色又变得阴沉。

会又继续开了一个小时。一切细节都做了安排：需要找什么人，在哪里和怎样去找？怎样把守山上的交叉路口，封锁土耳其村庄，在高处的修道院筑垒坚守阵地。

酒送上来了，他们洒酒盟誓。三位老者离开座位。太阳落山，会议结束。首领们相互拥抱，随即分手。

队长们分别回到各自管辖的地区集合队伍。老人和青年把他们收藏的步枪和卡宾枪从天花板上取下来，或从园子地里挖出来。他们擦去铁锈，在枪托上加固铁丝以防爆裂。穷一点的人就削棍棒，等待着向土耳其人发动进攻时，干掉他们的士兵再夺取武器。

在各修道院的空场上，姑娘和妇女们，为了做枪弹壳，撕毁书和手稿。僧侣们熟练地在研钵里制作治伤用的药膏和香膏。另一些人拆除教堂里的穹顶，利用那里的铅做子弹。克里特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的工厂，日夜开工。八月的夜晚，月光明亮。在晴朗的日子里，变得柔和了的阳光普照大地。岛上生长着的小麦、大麦、玉米、葡萄正等待着雨水来临。天高云淡，朵朵白云被轻风吹散又聚拢，飘浮无定，仿佛时而给克里特覆上一块

薄薄的面纱，时而又把它揭开。

葡萄汁在大木桶里发酵。“将来谁喝这酒？”克里特人在自问，“谁把这新收获的麦子做成面包？谁去庆祝圣诞节？”母亲望着她们健壮的儿子；妇女们注视着她们的丈夫；姐妹们看着她们的哥哥、弟弟。她们注视着他们，看见死神在他们后面跟随。但她们沉默不语。她们明白，他们是克里特人，为克里特而死是他们的天职。

爱米奈也加入了克里特人的行列。她穿着和基督教妇女一样，除掉了面纱。她和其她妇女一起做子弹壳，却心不在焉。她关心的不是克里特，不是波里辛吉斯队长，更不是耶稣和圣徒。她的心不停地在山里游荡，力图找到她向往的那个强悍人物……几个星期后，九月十四日，光荣十字架瞻礼那天，她将接受洗礼。波里辛吉斯的姐姐克里桑蒂小姐，身体肥胖笨重，住进了她弟弟占用了的努里·贝的房子，正忙着张罗，指挥那些为庆祝穆斯林女人皈依基督教的好日子而揉面做糕点的佣人。

一共找到了七个教父，全是队长。每人都将带来他们手下的战士。“狼屁”要来做一篇演说。邻近村庄的农民也都要来亲眼看看努里的妻子受洗礼。他们把这次洗礼看作是一个好的征兆，仿佛有点象土耳其变成希腊的了，而从此将结束克里特的苦难。他们对爱米奈关怀备至，称赞她的美貌，数叨离洗礼的日子还有多少天。彻尔加斯女人对这一切都笑着脸接受下来，但她的心却独自远远地跑到山里去了。只是有时，当克里桑蒂小姐教她学习这个新的宗教的教义时，她感到不耐烦，发脾气，顶撞对方。

一个晚上，老处女坐在长沙发上，又开讲基督圣徒传，他们的斋戒，他们不洗澡，他们宽大忍让。“当别人打他们一耳光，他

们就把另一边面颊伸过去。""可是，克里桑蒂小姐，"这个新信徒反问道，"克里特人是不是基督徒呢？那么为什么苏丹向他打来的时候，他就起来反抗呢？为什么他们朝苏丹扑去，要把他的眼睛挖掉呢？""这，这是另外的问题，我的孩子，"克里桑蒂小姐犹豫着回答说，"这……你说的是祖国的问题。我说的是宗教。你明白吗？"

彻尔加斯女人一点也不明白，但并不为此担忧。"我要去受洗，"她心里说，"这是我决定的，可是我还得继续洗澡。要是一个我不喜欢的男人敢碰我，我就把他眼睛挖掉。等我死了，耶稣把我怎样随他便。可是只要我活着，就得听我的！"

这天晚上，爱米奈坐在窗前，等她的未婚夫回来。她洗好头，梳了发，画了眉，等待着，时而皱起眉头。她是多么想跟他到举行会议的地方去啊，看看那十四名大首领，象雄鹰般栖息在山崖上！还要看米哈伊队长，那暴戾不逊的家伙。一想起他，胸脯就猛烈地膨胀起来。可是天呀，为什么要想他呢？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她呢？这不是个人，是个魔鬼。孤僻、丑陋。她不要他；她讨厌他。唉！要是她能够把他的一双手切下来，让他全身的力量象血般地流掉，消失在地里！她挑选波里辛吉斯队长选对了。他快活，殷勤，有教养。……不过，假如她能在山上看到米哈伊队长，那怕是一秒钟的时间！

这就是爱米奈心里想的。这天傍晚，她站在窗前，一双抹上脂粉的凤眼盯着赛莱纳的粉红色山头。努里·贝已经完全从她心里消失掉，好象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从来没有过那堂堂仪表，从来没有张开双臂把她抱在怀里。她的肌肉犹如海水，一条船驶过，分裂片刻，又会复合，天衣无缝。她还记不记得，从她父亲那里把她买来的老朽昏庸的巴夏？生育漂亮的儿女，把他们喂

好养大，再卖出去……是她父亲的职业。她记不记得那个还没有长胡须的彻尔加斯青年，一个夏天的夜晚，把她弄翻在河岸的甜瓜地上，在芦苇和高大的向日葵中间？她以为他要杀害她，她准备自卫，但那小伙子没有杀害她，而是紧紧拥抱。到了疲乏之后，他变得温柔，笑着问她："你叫什么？我，我叫……"他说了一个名字，但她记不起来了！所有这些人和还有别的在她身上睡过的人都已无影无踪。现在又轮到波里辛吉斯队长了。可是，哎，到了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她就觉得他离开她了，而在水平线上已经出现一艘扬起黑帆的海盗船……。

克里桑蒂小姐料理完家务，到她身旁坐下来。前一天晚上，圣约翰的传记还没有讲完。正讲到圣徒因为祈祷和斋戒弄得精疲力竭，回到离别四十年的老家去敲门……就停了下来。他母亲给他开门，不认识他，给他一块陈面包。他说："大姐，我不是来要面包的。我只不过是想要你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在那里死去……"

爱米奈站了起来。她在屋子里心情急躁，坐立不安。彻尔加斯女人酷爱男人、佳肴美馔和战争。而这老处女的脑子里却渗透了圣徒传……。

"我的老天爷！"爱米奈说，"给我点上灯吧，我闷死了！"

"别着急，孩子，"克里桑蒂小姐说，"不管他在哪儿，他总要来的。他离开你能过得下去吗？啊，我听见马叫！"

克里桑蒂小姐对她弟弟是如此依恋——就象他们在母亲肚子里时就连接在一起似的，她分担他的一切，她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爱米奈，体谅一个恋人的纷乱心绪。当她看见波里辛吉斯搂着爱米奈的腰进入寝室时，她就去躺到自己的床上，感到为他的幸福出了力而心满意足。

爱米奈凭窗眺望，侧耳静听。马嘶声又一次传来，这次离得更近了。村镇上，家家户户点上了灯，呼唤仍在街上玩耍未归的孩子和狗。农民们在进晚餐。长庚星顿时在赛莱纳山上升起，以喜悦而狡黠的目光打量爱米奈。然后又冲向空际。

正当爱米奈凭窗叹息的时刻，米哈伊队长又羞又恼，心强烈跳着跑下山来，朝他父亲的房子走去。“你说为自由而战斗，你这个奴隶?”他心里大声问自己，“你嘴说的是一回事，而手做的是另一回事，连你的心都不同意。米哈伊队长！你所谓的为克里特咆哮、哀叹，究竟是为的什么？一个魔鬼缠住了你，控制了你，你这个无耻之徒！即使你在战争中死亡，即使你夺回了坎迪亚，即使你解放了克里特，你也是个可耻之徒。你心里暗藏着私欲，你的心在别处。”

提奥多里斯，他的第一名战士，已经拿着旗子走在前面了。米哈伊队长独自下山，一面自言自语。他又看见了波里辛吉斯，闻到他身上的麝香——这股土耳其香味，也看到了他脖子上被咬的痕迹。他的血液在沸腾。“这条该死的母狗，”他低声说，“该死的母狗！只要她活着，我就是个可耻之徒！”当未来新郎正在参加会议的队长当中挑选证婚人的时候，他突然来到。他听到前者为光荣十字圣架瞻礼发出邀请。他看见对方为了邀请他朝他走来，而后来大概是被他的目光吓住而退了回去。

“我真受不了啦，”他大声喊道，“这不是人的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他用马刺刺了一下母马，就在夜幕中消失了。

波里辛吉斯队长、爱米奈和克里桑蒂小姐盘着腿，围坐在矮

桌前用晚餐。这时“狼屁”敲门进来，波里辛吉斯队长对此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自从他的侄子和侄女、狄亚芒底斯和万盖莉奥相隔三天相继死去后，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小学教师。最初，他怀疑小学教师出于嫉妒毒死狄亚芒底斯，但很快就从他思想里排除了这个想法。“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人象是上帝的一头羔羊，是不会杀害人的！”随后他把一切都算到命运的帐上——这是注定的——从此就不怨恨小学教师了。现在，“狼屁”挨村宣传，用演讲鼓动人心，波里辛吉斯更是把过去的事全都忘掉了。因此，这天晚上对“狼屁”突然来到他这房子里，他很高兴。

“欢迎，教师！”他让出身旁的位置给客人。

教师神采奕奕，行了礼，盘腿席地而坐。灯光照在他的脸上。

波里辛吉斯队长一看见他就愣住了。这是“狼屁”吗？那个戴着系了一根绳的夹鼻子眼镜，穿窄裤子，驼背的矮小瘦弱男子哪里去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新人。

确实，“狼屁”已变成另外的一个人。自从杀害他那自我炫耀的美男子内弟以来，他就变了。他了解到男子气概并非来自强健的身体，而是要有一个意志力强的灵魂。一只牛虻有意志力就能征服一头优柔寡断的牛。勇敢寓于灵魂之中，而不凭一具强壮的躯体。自从他悟到这个道理，他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了他的灵魂的帮助，他身体逐渐增长了力气。他爬山不喘气了，腰板儿也挺起来了。他食欲大增，喝酒，面颊红润。出乎意料的是，他开始对女人发生爱慕之情，发现她们身上的美。他成了好几个孩子的教父。这样，当他背着褡裢走村串户，晚上就可以有住处。碰巧在卡斯特里遇到他的一个教子的母亲，丈夫外

出，喜欢开玩笑。一天晚上，玩笑开到兴头上，这母亲和教父不知不觉地在床垫上搂抱起来。从这天起，"狼屁"经常路过卡斯特里，住在他教子的母亲那里。他祈求上帝保佑她！

"教师，你也为自由战斗啦，"波里辛吉斯队长给他斟满杯子，"你成一名队长了，大学问家，举起绣上字的旗子。"

"我想，我也很快要拿起枪杆子，"教师笑着答道，"字是很好的，但只能叫人开胃。主菜是土耳其。"

爱米奈一手托腮，打量"狼屁"。"这个教师是米哈伊队长的弟弟……"她思忖着，试图从眼前这个人的脸上找出残酷无情的特征。

克里桑蒂小姐起身走出去。"狼屁"来到使她惊慌失措。两个死人走出了他们的坟墓，站在她面前的桌子上。

"教师，我们请你参加光荣十字圣架瞻礼那天的洗礼。爱米奈受洗，取名埃莱妮。我们当天晚上举行婚礼。"

"我正为了这件事来找你，为了洗礼的事。老马弗罗里亚斯挖他那块在卡斯特里旁边的地，发现一口特大号的缸。他叫人来把我找去，我看见了。他说那是一件古物。那确实是。天晓得这是多少千年以前的，外面的花纹是麦穗，要不就是章鱼的腕，看不太清楚，缸底里面有一撮因年代久远而变黑了的埃及蚕豆……。可以肯定，这准是米诺斯时期的罗！"

"你打算拿它做什么用呢？"波里辛吉斯队长问道，"我不明白。"

"你怎么不明白，队长？洗礼所。村里的神甫正在考虑怎样给这位新教徒洗礼。教堂里的洗礼盆都太小！现在好啦，正在需要的时候，上帝赐给这口特大的缸。这是个好征兆，队长。确实，我相信不久连君士坦丁堡都要回到基督教世界来！"

他说完就起身，急于要走。他教子的母亲等他回去用晚餐。

波里辛吉斯队长笑起来。

“你倒是有创造性呀，该死的教师！”他说，“你说怎么样，爱米奈？”

但她没有说话。她眼睛看着教师，灵魂却离开了肉体，各处游荡，远远离开了耶稣，离开了洗礼所。

“狼屁”的那位大嫂确实给他预备了晚餐，摆好桌子，灌满了一葫芦酒，等待教师回来。这女人，男性的外表，毫无风韵，长着一排白得发亮的大板牙，唇上蓄着毛茸茸的黑胡子。她的大脸庞上有麻子，可是正因为她有这个缺点才征服了小学教师……世界上的事确实奇怪。假如这女人没有麻子的话，“狼屁”还不一定会爱上她，还要犹豫很长时间才敢于扑到她的怀里……

教师向她问了晚安。他的教子在摇篮里，另一个孩子睡在长沙发上。女人的丈夫是个货郎，在外边各村镇流动售货。女人和教父在这家里就尽情享受了。他们慢慢地吃着，把一葫芦酒喝光，做晚祷告，给圣像的脸蒙上布，然后跳上床……“上呀，‘狼屁’！”教师心里说，“倒霉的命运结束了，你过去真是让妖魔整苦了。而现在……我的好女人，愿你活上一千岁！”随后他把床摇晃到几乎散了架子的地步。

第二天清早，他走到院子去洗脸，瞥见情妇的大约三岁的大孩子在一个角落用凶恶的目光看他。“狼屁”一时慌乱。那小家伙可能听见什么了。他要是去告诉他父亲？他朝孩子走去，想哄哄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钱币递给他。可是这孩子气愤地举起手来。

“你整夜咬我妈，你现在给我钱……，”他说着就把钱朝“狼

屁"脸上扔去。

"狼屁"拿起里面已放好面包、橄榄、干酪的褡裢和一壶水。

"再见。"他向正在铺床叠被的女人说。

"再见。"对方回答后，小学教师就上路了。

在村子广场三棵枝繁叶茂的梧桐树下，聚集了许多人。农民们听见喊声，开了门，光着脚从家里出来。一个僧人刚刚来到。他衣冠不整，喘着大气，腿上流血。

"兄弟们！"他说，"耶稣基督修道院的长老们派我来。土耳其司令官哈桑·贝已经带领大批土耳其和当地队伍从坎迪亚出发了。他们包围修道院，来支援我们吧！你们村的队长在哪儿？拿起武器，兄弟们！"

队长还在彻尔加斯女人的怀里。他听见嘈杂声就跳下床。

可是一位队长不能没有裤子就出去。他穿上衣服，穿上靴子，把手枪挎在腰带上，跑到发出喊叫声的地点。他抓住那可怜的僧人的胳膊。

"别喊，别把老百姓吓坏了！"他说。

他把僧人领到家里，关上门，给他吃喝。僧人安静下来了。

"你现在讲吧！"他说道，"别唉声叹气！那是些土耳其人，你这蠢僧，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干掉！"

第 十 章

太阳升起，先照亮山顶，然后高原，再普照平原大地，并使深蓝色的大海银光闪闪。克里特受到灾难的重重的躯体也闪耀着光辉。假如上帝肯俯首顾盼，他总会发出恻隐之心的。他会看到房屋在焚烧，妇女悲痛欲绝，无衣无食的孤儿在山中流浪，男人们举着十字大旗，弹尽粮绝，赤足行进。他们除身上背着一杆旧枪外，一无所有。已经有多少代人举起双手向上帝哀求！他什么时候曾经低下头来听一听下面的哀怨？上天无情，上帝改换了宗教。于是大家只有拿起武器。

晨光熹微。波里辛吉斯队长在院子里作走上征途前的准备。他给母马上鞍。前一天，他派人给米哈伊队长送去消息。“土耳其人包围了耶稣基督修道院。拿着旗子走吧，自由或死亡！演说和会议已经结束，现在轮到克里特的真正的声音——枪来歌唱了。”

“嗨，米哈伊队长！”他写道，“让我们的细小的憎恶、烦恼见鬼去吧！它们把我们两个人吃掉了。一天，有人问狮子说：‘你害怕的是什么？大象，老虎，水牛？’‘不，跳蚤！’一只跳蚤把我们吃掉，米哈伊队长！我们两个人，不管叫它欢乐还是烦恼，这总是一只跳蚤。

“现在时候到了，让它见鬼去。克里特在呼唤，让我们彼此伸出手来，兄弟！”

爱米奈走出来，身子靠在门框上。她眼睛上有黑眼圈，嘴唇有被咬过的红印。波里辛吉斯队长转身看见她。他给米哈伊队长的信中所写的豪言壮语还在激动着他，他的面部表情仍然严肃。

“你在想什么？”彻尔加斯女人气愤地问，“我就在你前面，你不看我！”

他正在把一个绣花褡裢搭在马鞍上，褡裢的一边是子弹、给伤员准备的绷带和药膏；另一边是一个圆形大面包、一块球形的干酪和一壶酒。那女人靠在门上，看着他出发去打仗。该怎样答复她呢？自从前一天他给那强悍的战友写信，他平生第一次了解到在一个男子汉的心中，一个女人应该占什么位置，而克里特又应该占什么位置。

“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彻尔加斯女人一面下台阶朝他走来一面说。她抚摸母马的脖子，她低头，散开的头发仿佛牲口的鬃鬣垂到地上，全院子都闻到她的香味。

“一个秘密？”队长说，他的一双手不由自主地停住了。

“是的，我把事情告诉你，免得你以后埋怨。我时常接到坎迪亚的秘密消息。似乎是努里的亲戚，一些阿嘎们。说不定哪天夜里，要带兵来攻占卡斯特里，把我绑架走。要是我不重新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就杀死我。现在你走吧，到耶稣基督修道院去。可是，也要想着你的妻子。波里辛吉斯队长！”

波里辛吉斯队长一时愕然。外边村里响起一阵嘈杂声。妇女向她们的丈夫告别；老婆子们眼泪纵横。“再见，妇女们！”男人们说着就奔向广场的三棵梧桐树下，在波里辛吉斯的旗帜周围集合。

“也想着你的妻子！”彻尔加斯女人看见她丈夫沉默不语，又

重复了刚才的话。“一个女人就如同一座堡垒是可以攻占的。”

“我想着。”男人终于答复说。

他紧紧拥抱她，感觉着她那坚实的胸脯，顿时神魂颠倒。“世界可以毁灭，只要能永远把这颤动的身体抱在怀里！”女人合上眼睛，踮起脚去亲她男人的嘴。他觉得自己的一双腿软了下来，肠子里有灌满了蜜糖和死亡的感觉。

母马嘶鸣，波里辛吉斯队长清醒过来，靠在墙上。他把女人轻轻地推开，他们的嘴唇互相分离了。然后，他抓住马鬃，一跃而上。

“再见！”他说。他没有回头，走出院门，直向群众已在那里聚集的村子广场奔去。

同一天清晨，在彼特罗凯法洛老祖宗的大院子里，米哈伊队长站在他所带领的战士中间，把他的那面绣着红字的黑旗交给提奥多里斯。他过去的两名食客卡扬比斯和米斯提格里，全副武装，守卫在他身旁。万徒索斯走去安置他的家属。贝托尔多躲在后边的妇女们中间，他害怕早晨的凉气，把自己紧紧地裹在斗篷里，哆嗦，睁大眼睛观看。“这些猛兽是干什么的？早晨这么冷，他们要上哪儿去？”他心里纳闷。

米哈伊队长打量着站在门槛上沉默不语的妻子。

“再见，妻子！”他说。

“上帝保佑你，米哈伊队长！”她平静地回答。“上帝保佑你们，战士们！”她挨个儿看着她丈夫带领的士兵说。

老祖宗出来了，他的胡须被晨曦照成玫瑰色。

“前进，孩子们，我给你们祝福！”他举起手，高声说，“前进，上帝保佑你们！你们为克里特战斗，这可不是个玩笑！为它而

死是幸福的!”

他沉默片刻又说:

“凭着照耀着我们的太阳发誓,我不明白,可是我宁愿为它而死,胜过为它而生!”

“这就是爱。”卡扬比斯说,战士们发出一阵笑声,整个院子都震动了。

特拉萨基听见声音,猜出他父亲要出发去打仗,从床上跳下来,身上裹着带穗的红毯子。米哈伊队长看见他夹在母亲和祖父中间,还没睡醒的样子,笑了。

“再见,特拉萨基!将来就要轮到你啦!”他说着就跳上马。他划了十字。“听从上帝安排……”

旗手走在队伍前头,战士们肩上扛着枪,离开了村子。

著名的耶稣基督修道院建筑在久远的古代,在威尼斯人占领克里特和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前。当时的拜占廷皇帝还统治着东方和西方。

据传说,它是由尼赛弗尔帝兴建的。这位其痛苦难以安慰的伟大人物,因为一个美丽的女人险些儿被投入地狱。幸亏当他处在深渊边缘的最后时刻,上帝听见他的呼声,把他和其他有罪的受难的拜占廷皇帝送上天堂。

尼赛弗尔征服世界之后来到克里特,消灭了撒拉逊人,取缔了新月的徽志,把血染的耶稣的旗帜在被烧毁的乡村和被洗劫的城市树立起来。据说,有一天,夜幕降临,他经过一个深谷,决定停下来休息,以便第二天早晨继续上路,去汉达卡——这是坎迪亚当时的名称。他在一棵柠檬树下昏昏入睡。这是个五月,夜莺唱着悦耳的歌声,他看见耶稣走来,经过长途跋涉,已精疲力

竭，还赤着脚。耶稣没有觉察到尼赛弗尔在那里，停在另一棵柠檬树下，叹了一口气，躺在地上，拿一块石头做枕头，还小声说："我累了……"然后，他把两只手放在一起，合上眼就睡了。

整个夜晚，皇帝沉浸在一种深邃的妙境和说不出的幸福之中。这不是月亮，不是夜莺，不是睡眠的赐予，他进入了天堂。

他拂晓醒来。"这棵耶稣在下面睡过的树应该敬为神圣。"他说，并下了命令在柠檬树周围建立修道院。据说，耶稣基督修道院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拜占廷皇帝死了，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入侵克里特，非基督教徒进攻它……修道院被摧毁，又重建，又被摧毁……而如今又遭到土耳其人围攻，教堂里响起凄厉的钟声，信徒奔走呼救："基督徒们，快来拯救！土耳其人围攻耶稣基督修道院了！"

在教堂里，僧侣们把埋在祭坛下面的枪枝挖出来。修道院长跪在圣像屏右边的耶稣画像前。

"主呀！"他大声喊叫，好让所有人都听见，"饶恕我吧。这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那些狗来报仇了。"

这确实是他的过错。宗教年的开头，九月一日那天，院长从坎迪亚回去。他刚到大主教前跪拜时，就把修道院的古代珍宝放在他脚下，请大主教保护修道院，设法说服巴夏不要让土耳其人侵犯圣地。

"他们已经烧毁得够了！大人，现在，我老了，大主教。我身上的伤还痛着，行动困难，我不能再保卫圣地了！"

"你说上帝不老吗，他还胜过十个圣徒！"大主教笑着回答，"回去吧，我的美好祝愿随伴着你，不要担心！"

修道院长带着大主教的祝福出来，骑着骡子穿过拉扎雷门

出城。他望着落日和山峦上的蓝色光芒，又环顾周围收获后的田野和葡萄园、果实累累的橄榄树、大海，满心喜悦。

“多么美呀，这虚幻的世界，”他喃喃自语，“克里特真美丽，上帝真伟大！”

他沿着海岸行进，穿过红土河床，到寡妇旅店停下来，喝了杯拉吉酒，又继续前进。他上了山，牵着骡子，小心翼翼地在悬崖上的一条小路上走着。

微风扑面，他眺望右边已变得阴沉的大海，划了个十字，心绪平静下来。接着又喃喃自语：“多么美妙，这虚幻的世界。克里特是多么的美啊！”

忽然间，藏在岩石后面的三个土耳其人，举起刀子向他冲来。他们发过誓要杀死他，因此在路上埋伏下来。这位僧侣队长在一八六六年的革命中制造了大量的寡妇，其中有的年纪很大了，仍然活着。这三个孤儿有一天发了誓，一定同杀死他们父亲的凶手算帐。骡子受惊，险些把修道院长抛下悬崖。但他尽管年老和身上有伤，却敏捷地跳下地来。

“以耶稣的名义！”他拔出刀来喊道。

象疯子似的，四条身子在悬崖边上纠缠扭打。修道院长是矮个子，宽肩膀，骨骼粗壮，但非常敏捷。他指东打西，精神振奋，恢复了青春活力。所有为了同土耳其人战斗而死去的先人都在他身上复活了。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在战斗，所有的克里特人全都在场。老僧人感到自己的手臂、大腿和灵魂里有一股潜在的力量，它渊远流长，使之不尽，用之不竭。

他们你抓住我，我搂住你，举刀刺杀，一齐倒在石头上，又站起来，打得难解难分。挪动了地方仍相互扭成一团，艰难地迈出步子，又旋转着仿佛在跳舞。四条身子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八

脚、四头的怪兽。他们都蓄着浓密的胡须和头发，身上流血。他们的呼吸交错，歪斜的嘴巴吐着白沫，叫苦不迭。

“异教徒，混蛋，杀人犯！”三个土耳其人一面要去咬、去吞噬修道院长的肉，一面喊叫。

“以耶稣的名义！”后者喊道，并挥拳打落对方的牙齿。

天黑了，海水阴沉，星光冷酷严峻。栖息在石崖上的一头夜鸟看着四人摇晃跳动，互相厮杀，发出呼叫。

“以耶稣的名义！”修道院长又一次叫喊。他用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挣脱六条胳膊和六条大腿，然后使尽全身力量，用他的头、双手和胸脯把三个神志未清的土耳其人推到峭壁的边缘。这三个人一时立不住脚跟，摇摇晃晃，还力图夺回阵地，但僧人又向他们冲去，这次势头更加猛烈。于是一声惨叫，他们滚了下去，从一块岩石上滚到另一块岩石上，直到掉入大海。

修道院长背靠着山划了十字。他的头和胸部都在流血。他从袍子上撕下布条，包扎伤口，并召唤躲在岩石后边等待着他的那头骡子。

“上帝呀，给我力量让我回到修道院去，”他说，“以后的事，随你愿意怎么都行。”

他咬紧牙关，骑上骡子，一面发出痛苦的呻吟。“上帝是伟大的！”他低声说并朝着修道院走去。

修道院长，这个土耳其人的吞噬者的新战绩，第二天就轰动了坎迪亚。两次遭受死亡灾祸的三个土耳其妇女叫苦连天，由一个土耳其人的队伍伴随，走到荒凉的海滩去收拾儿子的遗骸，把它们埋在沙土地里。男人们在墓穴前凭刀宣誓，要把那座被诅咒的修道院烧成灰烬，并把灰撒在坟上。而后，他们就去执行这个诺言了。于是，一个早晨，在耶稣基督修道院的悬崖上就密

密麻麻地挤满了土耳其红帽子。

早晨的阳光映照在拉扎雷门上。城门大开，新队伍出城，有的朝已经包围起的修道院进发，另外的开往被异教徒占领的土耳其大镇卡斯特里。努里的侄子、姻兄弟和朋友，由凶蛮的穆安津带领，象着了魔似的在前面乱喊乱叫。基督徒们躲在关上的窗户后面，看着他们腰上别着匕首和手枪在街前走过。看着他们边走边骂，凶神恶煞般地用刀捅希腊人的大门。

"美惠三女神"还睡眼朦胧，光着脚板就跑到她们观察世界的三个窟窿那里。她们看到土耳其区的骚乱，努里的人涌出绿色大门，张牙舞爪。心里明白了。

"他们要在她受洗前把爱米奈那条狗绑架走。"阿格莱说。

"他们要把那诱拐女人的家伙——波里辛吉斯队长杀掉！"厄弗罗辛说。

姐妹中的第三人在叹息，没有讲话。她心里想，"唉！我愿意做爱米奈！我愿意做爱米奈，让土耳其人和基督徒对我都着了迷！"可是在楼上寝室的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这时醒了，传来他的咳嗽声。她们撩起睡衣，在房子里忙碌起来，一个去给兄弟烧洗脸水，一个去取换洗衣服，第三个去煮咖啡和邑玫瑰花酱。

这时，在同一个太阳照耀下，海对岸的雅典也醒来了。光线通过巴台农神庙的圆柱，慢慢地倾泻在原野上。以其智慧和美称著的名城就在这里伸展——它尚未走出梦乡，仍然被晨雾所笼罩。

雅典在地上舒展四肢，而那些大理石则懒洋洋地站起来打哈欠。太阳逐渐把它的光线射到它们身上，使它们苏醒。人们

听见它最初发出的声音：送牛奶的、送报的和水果蔬菜商贩的叫卖声。克里特难民被安置在一些偏僻的居民区，他们从被废弃的学校、仓库和低矮的房屋里静悄悄地走出小巷。他们在屋子里无法睡眠，一排排地坐在地上，一声不响。妇女们缠着头巾，拿着白铁盒或平底锅在一个敞开大门的院子前面依次排队，院里放着几口大锅，人们要等上几个钟头才轮到分给她们的两勺子面糊糊。

没有向人伸手的习惯，开始时她们觉得丢脸，但肌肠难忍，也就慢慢地向现实环境低头了。

希腊这位居丧的母亲，节衣缩食，去养活饥饿的克里特。同胞们舍己救人，就连最斤斤计较的人都解囊相助。未婚夫告别他们的未婚妻，神甫向天举起双手，满载武器、弹药、食物和希腊步兵的船只，离开荒凉的海岸向克里特行驶。

较远处，在锡罗斯这个拥有大量船只的岛上，斯提凡尼斯船长一瘸一拐地走遍全城的曲折小巷，伸手乞讨：

“一艘船，基督徒们，请你们捐助一艘船，为了拯救克里特！”

上帝听见了他的声音。正当他的两个朋友出发去保卫修道院的同一天，斯提凡尼斯船长跳上满载锡罗斯的爱国者筹集的面粉、皮革、帆布和武器弹药的船只。一阵轻风鼓起船帆，把船朝克里特推动。斯提凡尼斯船长划了十字，把圣尼古拉斯像放在船首，他低头吻它：“当心，圣尼古拉斯！”他轻声说，“我把你放在这儿，在船首，你得睁开眼睛，别到后来才跟我说你在舱里，没有看见！”这位海员供奉的圣灵，蓄着卷曲的短须，一声不吭地看着他。在他那被海水侵蚀的手里拿着一件玩具——一只里边有人的小船。他瞧着它笑了。

一小块云彩，仿佛一团浓烟，在南面天空出现。它膨胀起来，迅速扩大。其它云团相继奔驰。南来的热风，象个牧羊人，在后边驱赶。中午时分，乌云密布，开始落下初秋温暖的雨点。同时，大海上空，雷声隆隆。

斯提凡尼斯船长一副目光炯炯的眼睛朝南边望去。他笑着说："加劲啊，南风，送水的神仙！把天变成急流，把水泼到海岸上来。遮着太阳，尤其是别让月亮出来，要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好让我能上岸，不慌不忙地把给克里特的嫁妆卸下来！"

万徒索斯正在爬山时听见雷声。他抬起头，看见天全黑了，感到心慌。"天呀，等一会儿，"他迈开大步说，"等我走到乔治阿罗斯家，以后你爱怎么干都行。"

他来到一个叫安诺波里的山村，去恳求他的一个朋友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收留下来，直到战争结束。

他敲门。没有人！再敲。乔治阿罗斯出来了，带着哭红了的眼睛，散乱的头发，苍白的脸。因为在阴暗处，万徒索斯什么都没看清。

"你好！"他说，"今天晚上，我在你这里住下行吗？"

"这里就是你的家！"乔治阿罗斯答道，"欢迎你！"

万徒索斯走进屋内，女主人不在。他听见压抑住的叫喊声和楼上寝室里轻轻的说话声。随后就听不见了。

"你老婆呢？"他问道。

"对不起，万徒索斯，"乔治阿罗斯答道，"她这些日子太累，病了。她向你问好，希望你不要客气，她说。"

乔治阿罗斯摆上桌子，拿来食物和酒，又点了一盏灯。

"对不起，万徒索斯，"他又说，"没有什么东西招待你，我不知道你今晚会光临。可是明天，要是上帝愿意的话，我给你杀一

只公鸡。”

暴风雨来临，雨水敲击屋门和屋顶；在院子里，老无花果树的枝杈疯狂地摇摆着。

“要是上帝愿意的话，明天早晨，我一大早就走。我答应了米哈伊队长，我不能失约。再说，我也害怕。我今晚来是为了求你一件事。”

“我尽我可能办！”乔治阿罗斯低着头说。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一间多余的房间可以让我安置家眷，直到和平恢复……”

乔治阿罗斯喝了一口酒，好象有什么东西堵着嗓子眼似的。

“刚好我有一个房间空着，”他垂下眼睛说，“那屋子空了，万徒索斯，来住吧。”

他站起来，打开门，走出院子，一会儿又回来，全身淋湿了。

“下雨啦，感谢上帝，”他说，“地软了，可以开耕了。”

他收拾了桌子，给万徒索斯铺床。

“睡吧，万徒索斯，”他说，“你远道而来……”

第二天早晨，乔治阿罗斯给他送来一碗奶、一块干大麦饼和一大片干酪。

经过一夜，天空变得晴朗，万里无云。村子里的雄鸡在屋顶上啼鸣。

“再见，乔治阿罗斯，”万徒索斯说，“怎样谢谢你的帮助呢？只有上帝能偿还你了。”

“他会偿还我的，全能的主！不必担心，万徒索斯。去吧，祝你健康！”

太阳升起。被一夜大雨冲洗过的石头发出亮光，留在树上

的雨点也在闪烁。万徒索斯走在山路上，吹着口哨，心情舒畅。他找到了一个安顿家眷的地方。现在心里平静下来，赶紧回去找米哈伊队长、卡扬比斯和米斯提格里。

一座茅屋的门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小老头。万徒索斯认识他，这是扎查里亚斯，是乔治阿罗斯的叔叔。他什么活都干过：他接嫁树木，给人治病，每到礼拜六傍晚，拿着瓦盆、剪刀和剃刀，坐在教堂前的石凳上，谁愿意来就给谁剃头。他带着一条口袋，大家给他往里面放面包、蔬菜、葡萄干。还有两个大瓶子，一瓶装酒，一瓶盛油。当顾客都走了的时候，他就把剪下来的头发和胡须扫成堆，点起火来，臭气冲天，污染全村。

“祝你长寿！扎查里亚斯老爹。”万徒索斯停下来说。

“欢迎，里拉琴手！”老人答道，“外边世界是怎么回事儿啊，小伙子？大家该往哪儿走啊？”

“别问啦，老爹。世界要见鬼去！”

“那你呢？”

“我也跟着一块去。我能怎样呢？我昨晚在乔治阿罗斯家过的夜，聊得不多，现在我该走啦。”

老人双手伸向天空。

“在乔治阿罗斯家！”他低声说，“乔治阿罗斯家！我的天，他就为的这个叫人来说不要让哭丧的去。”

“你说什么，老爹？什么哭丧的？”

“你一点儿都没有看出来吗？”

“你要我看出什么来啊？”

“他儿子昨天早晨死了，被杀害的。他们正在守灵，难道你一点都不晓得？”

万徒索斯一声不吭，用手捂上了脸。

“唉，唉！”老人大声说，“别哭啊，该死的万徒索斯，别难过，我们都得有这么一天。”

在耶稣基督修道院那里，这天夜里也下了雨。僧侣们三天三夜一直跪在枪眼前面战斗，不停地注视着土耳其人。清凉的雨水落在脸上，使他们感到爽快。他们一共三十二人。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二十来个附近村庄的农民。人们不肯离开，不愿放弃这个岌岌可危的修道院。听到了哀鸣的钟声，就把妇女和儿童送到高处，让他们躲在由上帝保护的一个山洞里。自已带着一头绵羊、一头山羊和一口袋大麦饼干，自愿来到修道院向死神挑战。

当波里辛吉斯队长和他率领的战士靠近山坳，看到下边的修道院时，已是中午时分。他们从远处听见枪声，土耳其人的军号声，杀人和被杀者的喊叫声。天空昏暗，云彩向北移动。战士们加快步伐走向山坳，随即以鸣枪为信号宣告他们的到来，以鼓舞兄弟部队的士气。

波里辛吉斯队长第一个到达。

“敬礼，兄弟们！”他放了一枪，高声喊道。并转身向气喘吁吁相继来到的伙伴们说：

“向他们致意，小伙子们，可是不能浪费子弹。每颗子弹都得击中要害！”他一面说，一面指着修道院周围密密麻麻的一片红帽子。五十颗子弹从背后向敌人射击。有的碰在石头上，但其他的比较走运，打中土耳其人的肌肉，活生生的把他们吞掉。二十来个躯体在呻吟中倒下。

喊声从修道院里传来：“干得好，小伙子们！”敲钟的聋子老希拉里雍抓住他那根绳子，兴高采烈地打起钟来。

土耳其人气急败坏，他们看到基督徒队伍正分散开，隐蔽在悬崖后面准备战斗。

“安拉，安拉！另外一帮异教徒们来了！”他们喊道。

第一线的土耳其士兵仍然守在原岗位上，以维持包围圈，其他的人都跑上高处。

大雨自天而降，云雾笼罩着山坳上的基督徒。雨水打在土耳其士兵的脸上，蒙住了他们的眼睛。

“上帝和我们在一起！”波里辛吉斯队长喊道，“瞄准了放！”

又一次，所有的步枪同时射击。人们听见嘶哑的喘气声和辱骂声。但一阵狂风劈头盖脑地向土耳其军队扑去，除了红帽子和闪光的刺刀外，人们再也看不清什么别的了。

跪在枪眼前的修道院长，看见敌军分成两部分，就喊道：

“上啊，弟兄们，他们分开了！我们打开缺口，突围！”

僧侣们和农民一下子全都站起来了。打钟人又抓住他那根绳子，使劲敲起钟来。大家拿着武器在院子里集合。修道院长带头，开了大门，大家在狂暴的喊叫声中一齐涌了出去。

土耳其人腹背受敌，一时不知所措。他们向被围困的人冲去，企图把他们重新逼进修道院里。而正在这时，他们接到撤退到山谷去的命令。于是僧侣们就在他们后面追击。

“基督胜利了！基督胜利了！”修道院长喊道，他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奔跑到峭壁上，跨过藤蔓、夹竹桃和地面上的泥坑，歇息片刻，举枪瞄准射击，又迅速离开。火药的味道使他陶醉。

顿时，军号声响了。土耳其人停止前进。僧侣队伍的后面又传来了另外的军号声。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一个僧人喊道，“我们中计了。向后转吧，院长！”

“他们进到修道院里边去了！”另一个僧人抱怨说。

修道院长把手枪掖在腰带里，拔刀出鞘，一声不吭，原路返回，朝大门敞开的修道院冲去。

波里辛吉斯队长看到眼前的危险，奔向山谷。他的战士们跟在后面。

乌云蔽日，雨下大了，天色昏暗。土耳其人和基督徒混杂在一起，相互拚杀，也分辨不出哪些是被围者，哪些是围攻者。

“跟我来！”修道院长喊道。他挥舞大刀，开辟道路。

“勇敢些，弟兄们！”波里辛吉斯队长喊道。他也带着战士朝大门冲去。

几个土耳其人溜进了大院，朝教堂走去，正在往房上扔点燃的旧麻线团和破布团，企图放火。

“狗！狗！”波里辛吉斯队长和修道院长两人同时用凶恶的嘶哑声音喊叫。他们进了大门，向土耳其人扑去。跟随在他们身后的僧人包围了土耳其士兵，把他们逼上教堂屋顶，再扑上去，把他们消灭。

外面，酣战已经过去。波里辛吉斯队长出去找他的队伍。僧侣们又关闭起那沉重的大门。门上加了双闩。夜幕已降临，天地被包裹在云雨之中。

“回阵地去，小伙子们！”波里辛吉斯队长喊道，“明天是个好天！”

基督徒们自己点了点数。僧侣和农民当中有三人阵亡，数人受伤，一人失踪——那敲钟老人。在波里辛吉斯队长带领的队伍里，阵亡两人，另外有几人受伤。他们在山坳里挖了一个坑，埋葬死者。那两个勇敢的坎迪亚人，是一叔一侄。波里辛吉斯队长用两块木头做了一个十字架，插在坟上。

"又是两人牺牲！什么时候该轮到我们？"他低声说，同时转过身来对同伴们说：

"准备吃饭吧，小伙子们，咱们有什么吃什么。我们还活着，我们饿了。"

他们升火做饭，吃饭。大家谈论死人，活人。哨兵已派好，其他人都安心睡觉。明天一清早，他们还要战斗。

在下边山谷里，小教堂里灯火通明，直到半夜。僧侣们向上帝感恩。是他伸出手来把修道院从火灾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老弗提奥斯配制药膏，洗伤口，医治伤员。

在两支基督徒的队伍中间，土耳其士兵也在掩埋他们同伴的尸体，医治他们的伤员。他们默不作声，看着点燃起的火光，心里想着在小亚细亚那边的妻儿。他们不在，谁去耕种田地，谁去挖掘葡萄藤，谁去给家里送面包？他们也是人，不是狗，象基督徒们所说的那样……。

天刚开始亮，土耳其人和基督徒就起身，准备再战。

一个伊斯兰教苦行僧拿起一面鼓，另一个拿起一支笛。他们走遍土耳其军队的行列，去执行鼓舞士气的职责。修道院的僧侣们各就各位。修道院长的头部被砍伤，做了包扎。他的伤口一直疼痛，血仍未止住。他的白胡须变成了红色。可是，他不等天亮就跪在枪眼前面去了。从那时起，他的一双鹰眼一直没有离开过土耳其人。每当他看见一个头动，就把枪口瞄准这人的前额。"杀人是一桩肮脏活，即使是杀不信基督教的人，"他思量着，"然而，这不是我们的错，我说实在的，这不是我们的过错。上帝啊，给我们自由吧，我们忍受不了啦！"

在上边，山坳那里，波里辛吉斯队长正在向战士们发出命令。他们已经在岩石后面趴下，枪口对准土耳其人的红帽子。但

波里辛吉斯队长不屑于低下身子，他从一个战士走到另一个战士那里。

"低下来，队长，别让子弹打着！"战士们向他喊道。

枪弹已在他们头上呼啸。可是，波里辛吉斯笑了笑。

"我倒愿意，小伙子们，我倒愿意。天知道我是不是也害怕。可是我问心有愧。你不是要当队长吗，波里辛吉斯？那么就要付出代价！"

"别瞎说了。我说你身上带着真正耶稣的十字架的一块木头，所以你不怕。"一个带火气的大个子说。

这回，波里辛吉斯队长火了。他说：

"十字架上的木头，我告诉你，尼古拉斯，这就是勇气。我嘛，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十字架上的木头。"

这时，下边的战斗正打得热火朝天。土耳其人越来越近了。修道院形势危急。

"起来，战士们！基督是胜利者！"波里辛吉斯队长喊道，"向他们冲去！"

战士们从岩石后面一跃而起，蜂拥前进。被他们踩着的石头四下乱滚，山仿佛也跟着他们行动起来。

开始时，他们开枪射击，继而短兵相接，投入肉搏战。修道院那里的枪声忽然停了。人们也分不出土耳其人和基督徒。修道院长一面派最勇敢的人冲上去，一面命令其他人坚守阵地。

但基督徒人数少，而土耳其人挤满一片，一对七的比例。波里辛吉斯队长和修道院长都挂了彩，从上跑到下，鼓舞战士。土耳其人一浪又一浪地连续向他们发起进攻。

将近中午时分，基督徒方面出现寡不敌众的迹象。塔楼终于倒塌。太阳停滞在天空。夜幕姗姗来迟，双方战斗尚酣。而

且这天又没有雨水遮住土耳其人的眼睛。天气温和，白日悠悠。土耳其人正准备侵占修道院，把它化为灰烬。瞬息间，在如火如荼的残杀中，修道院长和波里辛吉斯队长相遇。他们面面相觑，没有对话。但各人都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出修道院已然绝望。

突然，从深谷涉水过河处传来枪声。基督教徒们看见一面黑旗飘扬。后面是英勇无畏的兵士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前面是米哈伊队长，头裹黑巾，面目凶恶，骑在马上。

“你们好，弟兄们！”他一面向敌人开枪，一面大声说。然后，他又转过头来朝着土耳其人说，“见到你们很高兴，你们这些狗！”

当天和第二天，土耳其正规军和本地军队的伤员大批运到坎迪亚。

“修道院那里怎么样啦？他们还在那里抵抗？你们不害臊？”巴夏捋着胡子喊道。

“原来很顺利，巴夏大人。”伤员们回答说，“可是那该死的米哈伊队长来了……”

他们渴得要命，呼喊巴尔贝扬尼斯给他们送果子露来。埃方丁用唱歌的声音给他们念古兰经，为了使他们忘掉身上的痛苦。打钟的聋子——不幸的希拉里雍，前一天晚上被土耳其人俘虏，在大梧桐的一根树枝上悬挂着。他手里还攥着他死不肯放的一段钟绳，于是土耳其人不得不把绳子割断。

在主教府里，大主教白天和夜晚都穿着礼服。他等待着，因为不知道土耳其人何日何时会把他抓去上绞刑，不愿冒光着半个身子到街上去给人看笑话的危险。他从位于利比亚海边荒僻的库都马修道院里，请来苦行者帕乌米奥斯，每天听他忏悔，给他授圣体，使他的灵魂随时都做好准备。穆尔祖弗洛斯和他

外5三

寸步不离，如影随形，夜晚就睡在他寝室门前，惟恐有人把大主教绑架走而不让他知道，从而失去了他的灵魂和大主教同时归天的幸福。

夜幕终于降临。十字架和新月分开了。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都点起营火，前者在山坡上，后者在修道院的周围。两队长会面谈论了战斗和如何布置翌晨拂晓的攻势。他们说完话就分开了，彼此一句友好致意的话都没有说。

波里辛吉斯队长在战斗情绪的激动下，不屑于说出友好的语句。另外，米哈伊队长也不屑于听。

米哈伊队长独自一人呆在营火前，卷了一支烟，沉浸在阴郁的思想之中。不，他的良心并不平静。他战斗，消灭敌人，时刻准备牺牲而毫无怨言。然而，他所想的并不是克里特。当他跃马扬鞭，口喊“前进！”的时候，他心中并无信念。当他夜晚撤回营地，他不象过去似的，想着自由，他的思想跑到别处去了。他心里感到羞愧……。

“羞愧什么，米哈伊队长！”他往火里啐了一口唾沫，喃喃自语。

正当他沉浸在一些阴郁的幻想中时，他听见后面有轻微的脚步声和喘气声。他回头一看，是万徒索斯气喘吁吁地来了。

“有什么事啊，该死的万徒索斯？”米哈伊队长一面站起来一面说。万徒索斯长时间以来就感到有什么郁闷的事藏在他心里，欠身对着他的耳边说：

“队长……队长，爱米奈……”

米哈伊队长浑身颤抖，抓住万徒索斯的手，猛地把他按在地上让他在旁边坐下。

“慢慢说！”

“今天傍晚，一帮土耳其人突然侵入卡斯特里，他们把爱米奈绑架走了。”

米哈伊队长把手伸到火边。他想烧自己，把自己烧疼……两人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米哈伊队长转过头来，

“要把她弄到哪儿？”

“坎迪亚。”

“什么时候？”

“傍晚。”

米哈伊队长站起身来。

“别吭声，跟我来。”

可是万徒索斯忍不住了。

“你放弃岗位？”他喊道，“土耳其人今晚进攻怎么办？”

“住嘴！”

他挑选了十几名干练的战士。

“跟我来，我们去进行一次搜捕！”并转身向其他的战士们说：“我拂晓以前回来，你们提高警惕！”

他带领一队人马朝山坳的路奔驰而去，随即在黑暗中消失。

两个小时过去，然后三个小时，子夜已过。精疲力竭的基督教徒，安排了岗哨以后就睡去了。在小教堂里，年纪最大的僧侣趴在石板上，乞求上帝俯允对修道院予以保护。修道院长包扎了自己的伤口，又返回他的岗位，蜷缩在枪眼后面。他清楚地看到土耳其人在营火前走来走去，听见武器的碰撞声。“他们不睡，这些狗们，他们不睡，”他思量说，“他们在暗中策划什么阴谋……”

头上，天空明净，星光灿烂。一股寒雾从山上袭来，凉彻骨髓。一颗流星划破长空，修道院长划了个十字。

"一场大难就要来临，"他低声说，"上帝啊，可别让这坏事落在修道院身上啊……。"

正当他两眼望天，乞求上帝的时候，忽然听见鼓号齐鸣和人们高喊"安拉！安拉！"的喧嚷声。密密麻麻的黑色人群涌向修道院。杀气腾腾的新队伍向沉睡中的基督徒冲来。

大地震动了。战斗在山坡开始的同时，土耳其士兵运来攀登修道院高墙用的云梯。这时天已亮了。

修道院长召集全体僧侣，对他们大声说：

"兄弟们，修道院要完了。你们听我说：修道院陷落是我的过错，他们是为了报仇来抓我。我去投降。告别啦！"

"院长！"医药僧弗提奥斯说，"他们要杀害你。"

"当然罗！你想他们能不这样处置我吗，弗提奥斯？他们要把我杀掉！可是修道院将可以得救。"

"他们把你杀掉，修道院也保不住，土耳其人奸诈狡猾，院长！"

"我尽我的责任，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让上帝也按照自己的意旨办吧！"

他拿起院长的拐杖，把一块白布扎在上面，站到一堵墙上，边喊边摇晃这面临时制成的旗子。一个土族克里特人吆喝说：

"你要干什么，魔鬼僧？"

"谁是你们的首领？去告诉他，修道院长投降，他要是高兴的话可以把他砸成肉酱。但是，他得许下诺言，绝不触动修道院。"

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战场；肉搏战停了下来，枪声沉默了。在一片寂静中，公鸡在平台上啼鸣，日出东方。

"放下武器，走出来，我不毁修道院！"土耳其人的首领哈桑·

贝回答。

“发誓吧！”修道院长向开始变成粉红色的天空举起一只手大声说。

“我凭穆罕默德发誓！”

修道院长走下来，僧侣们把他围起来，拥抱他，吻他的肩膀。其他战友赶快跑来亲他的手。

“再见，烈士！再见……”他们向他投去最后一吻。

他到小教堂去，趴在地上，嘴唇碰着门槛。

“主啊！”他低声说，“再见……”

他朝院子、小教堂、僧侣宿舍、地窖、马厩……看了一眼，举起手来说：“再见！”

他一迈出大门，土耳其人就把他抓住，然后就消失在人群中。他们大喊大叫，全部冲进了修道院。

“他们放火啦！他们违背了誓言，这些狗！”波里辛吉斯队长喊道。他头上裹着绷带，忍住伤口的剧烈疼痛。

“米哈伊队长哪里去了？”他再次大声问道。他用马刺刺马，朝修道院的方向跑去。

但米哈伊队长仍然没有回来。旗手提奥多里斯领头，去攻击土耳其军队的后尾。修道院在燃烧。山谷里又出现越来越多的土耳其红帽子。

一些年轻的僧侣爬墙跳下来，去参加别的两支往山里撤退的基督教队伍。

“米哈伊队长到哪儿去了呢？提奥多里斯兄弟？”当提奥多里斯到达山坳时，波里辛吉斯问道。他的血流到脸上、胸脯和脖子上。

“我不知道，他夜里去进行搜捕。”

"什么搜捕?"

"我不知道!"

基督徒在山坳里停下来,眺望下面的修道院。这时,烈焰冲天,墙壁倒塌,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波里辛吉斯队长一时陷于绝望,茫然不知所措。他忘记了疼痛,也不去擦拭从伤口流出的热血,泪水夺眶而出。

"走吧,队长!"战士们对他说,"你受伤了,别再留恋修道院了。它完了。这是上帝的意旨,我们已经尽了责任。"

"要是米哈伊队长跟我们在一起的话……"他叹息着低声说。

经过众人再三劝说,他终于决定离开。他们沿着山走,进入山谷。波里辛吉斯队长和他的人马往卡斯特里的方向去。米哈伊队长带领的队伍奔向彼特罗凯法洛。令人痛心的消息走在他们前面。他们在途中就听见嚎啕恸哭的声音。一个留在山坳里侦察土耳其人动静的哨兵,将近中午的时候赶上了波里辛吉斯的队伍。他们啃完了面包就在一条干涸河岸的梧桐树下休息。队长躺在树荫下,老医药僧弗提奥斯给他洗伤口换药。

他看见了哨兵。

"有什么消息,雅库里斯?"他喊着问。

雅库里斯朝他走来。这人个子瘦小,皮肤黝黑,手脚灵活,目光炯炯。他的一双眼睛见过那么多的残杀,欣赏过那么多的欢乐。在他面前世界动荡骚乱了那么多次,他对一切都司空见惯。他常说:"世界是一个轮子,一个转动的轮子。它不会使我有强烈的感受!"

"是谁让这个轮子转动的呢?"别人问他。"有时候是上帝,有时候是魔鬼。他们已经一劳永逸地商量定了。一个毁坏,一

个建设。他们不会没事干的。”

“愿你早日恢复健康，队长，”雅库里斯向他走近时说，“别灰心，现在轮子转到下边，但还要转到上边去，放心吧。轮子在转哪。”

“修道院呢，变成什么样了？”

“你想它能变成什么样？见鬼去了……”

“咬掉你的舌头，亵渎神明的家伙！”医药僧弗提奥斯划了个十字说。

“我的意思是说它又变回它没有被建造起来以前的那个样子了。”

“那些狗呢？”

“他们把修道院长夹在他们队伍当中带走的。你们瞧着吧，他们要用他的皮做烟包啦。唉，那么大的块头，可怜，要拿他做多少个烟包啊。”

正当哨兵这样谈论着的时候，土耳其兵带着修道院长向坎迪亚奔驰。他们用刺棒戳他。并围成一堵人墙把他放在中间，以防急于要报仇的当地人把他们的俘虏杀害。

巴夏确实下了命令要给他把活人带去。

当他们在鼓号声中进入坎迪亚时，太阳还在空中高悬。巴夏容光焕发，步出阳台向他们表示欢迎。

他们把修道院长拖到他面前。

“低下头，该死的异教徒头子，跪下来！”巴夏见修道院长在他前面直挺挺地站着瞪着眼看他，说道。修道院长被折磨的伤口迸裂，深红色的鲜血从胡须上滴下来，但他始终保持着一副明亮的眼睛。

他看看巴夏和向他发出一片嘘声的土耳其人，再仰头望望

上面的天空和将要西落的太阳，他感到异常轻快。背上觉得有点发痒，仿佛他就要长出翅膀来。他踮着脚摇晃，要跳起来，要展翅飞腾。

“你不害怕吗?”巴夏喊道，“怎么你脸上还焕发红光？你知道你在哪儿吗?”

“在天堂!”僧人答道。

巴夏勃然大怒。他碰到克里特人，这种钢刀砍不动的顽石不是第一次了。

“你不是在天堂，魔鬼僧!”他大声吼叫，“你在梧桐树下面!”

“这还不是一样!”修道院长说。

“把这异教徒送到梧桐树那里去!”巴夏口吐白沫下命令说。

黑人和五、六个士兵跑过来抓住修道院长，把他拖到院子里，其他的土耳其人喊叫着走在前面。人群挤得密密麻麻，把邻近的街道全都堵住。梧桐树离巴夏的大门不远，靠近装饰着石狮的威尼斯喷泉。

太阳西落。梧桐树上百鸟归巢，啁啾枝头。

他们让修道院长坐在一张凳子上，叫来一个土耳其理发匠。理发匠带来剃刀、剪子和铜盆，一看见修道院长就笑起来。

“你，你是个勇敢的战士，”他说，“我给你干刮，不使肥皂。”

他抓住对方的头发就刮起胡子来。修道院长咬着嘴唇好不让自己因忍不住疼痛而叫出声来。土耳其人聚集在周围哈哈大笑。苏雷曼把绞索取来了，往上面抹肥皂。几个基督教徒躲在百叶窗后面屏息观看。这时，巴夏出来了，为了看得更清楚，坐在正对着修道院长的一张扶手椅上。

理发匠给修道院长刮完了胡子，砍伤的旧痕呈现在老战士的脸上。他再拿起剪刀，贴着头皮剪头发。颅顶露出来了，光秃

秃的象块卵石。

“我说，异教徒的头目！”巴夏朝他大声说，“绞索预备好了，黑人在等着。要是你改信伊斯兰教，你的性命就可以保全下来。”

修道院长站了起来。剃了头以后，简直认不出他了。他从黑人手里把绞索拿过来，打了个结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你不回答？”巴夏咆哮如雷。

“我回答了！”修道院长指着脖子上的绳结让他看。

“该死的东西！”巴夏气得脸发青，大声吼叫；“该死的，你们这些克里特人。绞死他！”

僧人自己跳上凳子。黑人把绞索拴在梧桐树的一根粗壮的树枝上。

修道院长划了十字，看了看他周围。最老的祖先、死去的战士，他们象耶稣似的头戴荆棘冠，都来了。他们在空中飘动，张开双臂，欢迎他。

修道院长一声欢呼；“我来啦！”随即一脚把凳子踢开。

当米哈伊队长差不多中午回到修道院，准备同他的战友并肩再战的时候，他既不见修道院，也不见他的战友。耶稣基督修道院已化为灰烬。教堂的圆顶倒塌下来。精雕细刻的老圣像屏仍闪耀着光彩。一些装璜、圣诗集和圣像都烧焦了。酒和油在贮藏室里满地流。团团浓烟在山谷上空滚滚升起，仿佛这里没有风能把它吹散。

米哈伊队长愤怒地抓住自己的胡须。他在看。他无法使自己的眼睛离开那吞噬修道院的火焰。

“我不该走开……我不该走开。”他一根根地拔自己的胡须，

低声埋怨说。

昨天夜晚的情景又呈现在他的眼前：拚命的追赶，战友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将近拂晓，在一个干涸的宽阔河床上遇见二十来个土耳其人在一片卵石滩上赶着一匹马。马上是一个裹着衣服的女人。

他们什么时候扑上去，什么时候和对方交手？他们搏斗，刺杀，喊叫！经过多长时间？一小时？两小时？对米哈伊队长说来，只有一秒钟。原野在缩小，变成一块空地，在他周围旋转。在场地中央的一棵角豆树下是那个裹在衣服里的女人。她直着脖子，一动不动地坐在马背上，等待着胜利者来把她带走。她望着天边，没有去看一眼那些男人，她等待着。

忽然间，土耳其人一声大叫，跳出了竞技场。丢掉他们的手枪、刀子，遍体鳞伤，撒腿逃走，朝坎迪亚奔逃。米哈伊队长转过头去，不看那站在他前面的芳香扑鼻的热情女人。他给万徒索斯做了个手势。

"把这女人带走，快把她带走，把她送到科拉吉耶斯我姑母卡莉奥那里去。告诉她给她吃喝，等以后再作安排。"

"我不把她送回卡斯特里去吗？"万徒索斯说，眼中流露出调皮的目光，"那可怜的波里辛吉斯队长，他会疯死的。"

"让他死去吧！"

他勒住缰绳，在犹豫。到哪里去呢？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忽然，他咬了咬牙，主意已定。他用马刺刺马，朝耶稣基督修道院的方向飞奔而去。现在，他瞪着眼睛，呆在这里，看着火焰发愣。

"我不该离开……我不该离开……"他揪着自己的胡须埋怨说。

他下了马，抓起一把热灰。他想用这灰抹自己的脸、胡须、

头发，但他控制住了，张开五指，让灰飞掉，被风吹去。“愿犯错误的人被烧成灰，他的灰也象这样被风吹去！”他低声说完便跳上了马。

他用马刺刺马，马肚出了血。他向山谷奔驰，消失在烟雾中。

克里特四面八方都燃起烽火。高山、深谷、山坳，到处是枪声和野蛮的吼叫。顿时，人变成野兽，咆哮，咬啮，残杀。老战士怀念当年的岁月，也进了山。有些还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年纪最大的，病残不能上战场的，住在新队长们的营地出谋划策。他们参照柯拉卡斯、马斯特拉帕斯、雅那里斯等过去领袖的战术进行思考。他们怎样埋伏，怎样诱骗土耳其人，包围他们，怎样在夜间潜入敌人的村庄。

艾里亚斯队长也骑着他那匹老骡子，从一座山跑到另一座山，住在队长们的营盘里。

“人不光是老而已，孩子们！”他叹息着说，“我不能用我的胳膊去战斗了，那么我就用我的脑袋去战斗。直到它掉下来变成泥土！”

这一天，他来到小桥流水、绿叶成荫的伏里赛斯村，坐在空心的老梧桐树下。妇女、儿童和老人聚集在他周围，张着大嘴听他讲话。

“有多少队长曾经在这梧桐树下坐过，”艾里亚斯队长朝树上的枝叶举起他老的不中用了的胳膊说道，“有多少伟大的首领曾经在它的树荫下歇息过！看见他们的人都说：‘他们是永生不灭的！’可是，他们都死了，完了，他们又变成泥土，人们在上面践踏的泥土……。”

他叹息。这天，他心情抑郁。有关耶稣基督修道院的灾难的消息，就象一只乌鸦，从一村飞到另一村，中午刚过就传到了伏里赛斯。在艾里亚斯队长周围，老人嘟嘟囔囔地摇头咒骂。妇女在低声啜泣。

艾里亚斯队长装作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设法用往日更大的灾难来减轻人们当前的痛苦。他讲起阿尔卡狄修道院的事来。

这座修道院又重新屹立在他们眼前，又象过去似的住上了僧侣，贮备了火药。加布里埃尔院长又在他们头上举起装着耶稣的肉和血的圣餐杯，而同时康斯坦丁·庞布达基在火药库上挥舞着一块点燃起来的木柴……

正当这些克里特人听得入神，跟着火药库爆炸的火焰上天的时候，人们听见路上的马蹄声。所有的人都转过身来，看见橄榄树和梧桐树后边一个戴黑头巾的骑马人，在阳光下时隐时现。

“米哈伊队长！”人们喊道。艾里亚斯队长庄严地低下头，用他的拐棍尖挠地。

“他一个人回来！”一个正在喂奶的妇女喊叫说。她惊惶失色，把短上衣扣上，“我们的人哪儿去了？我的丈夫呢？他对他们的生命负责，这头野猪！”

“听说修道院濒临危险的时候，他跑掉了。该把他活活烧死。”另一个妇女说。她站起来要走，不愿意见他。

“对他不用客气，艾里亚斯队长！”一个老人说，“在战争中不允许擅自离开岗位。你可以给他罪有应得的责备。你年高德劭，我们都是些下级，不便直说。”

艾里亚斯举起他的拐棍。

“够了！”他气愤地说，“我用不着你们来劝告！”

“他来啦！”老人和妇女们低声说，他们从围绕着艾里亚斯队长的人群中疏散开来。

米哈伊队长来到了。他那阴沉的面孔淌着汗，眉毛垂到眼睛。马和骑士都象烈日照射下的湿石头般的冒着烟。

他认出艾里亚斯队长坐在梧桐树下，皱起眉头；他不想跟他说话，但现在已经不能退缩，于是硬着头皮迎上去，下了马。

“你好，艾里亚斯队长！”他说着就把手伸出去。

老队长装做没有看见他伸过来的手。他低下头，又挠起地来。

“你好，要是你一定要我说的话。”他慢条斯理地说。

米哈伊队长觉得身上的血液往头上冲。他抓住马缰绳，真想骑上马就走。他不喜欢这种带刺的话。又看了看他周围的人。“消息已经传到这里了。”他心想。他的一副凶恶面孔显得更加阴森可怕。

他伸手揪了几片梧桐叶子，放在手里揉，然后让它们落在地上。

“这就是战争，你很知道，艾里亚斯队长。在你那时候，基督徒也是多少次遭劫。你记得阿尔卡狄……”

“你不要提阿尔卡狄！”艾里亚斯队长大声喊道。他的眼睛——一只玻璃眼，另一只好眼——都快要冒出火焰来。“在阿尔卡狄，他们没有被焚烧而是变成了神！而在耶稣基督修道院，对不起，不愿意得罪你……”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就转身向老人和妇女们说：

“你们回家吧，让我们单独谈！”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埋怨着。老人们在米

哈伊队长面前走过时都斜着眼睛看他。妇女们低声咒骂。她们扭过头去不看他。可是刚才喂奶的那年轻母亲却不躲开反而停下来。

"我们的男人呢？都哪儿去了？"她说时瞪着眼睛看他，"上帝惩罚你。"

"你们走吧！"艾里亚斯队长喊道，"你们叨唠够了！"

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艾里亚斯队长用拐棍支撑着站起来。

"你刚才朝我伸出手来，"他说，"可是我没有接。因为你玷污了你的名字，米哈伊队长。"

"你白活了这么大年纪，"米哈伊队长回答说，"你白当了一八二一年革命的英雄。我只跟你说一句话，你得记住，我不愿意别人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

"我也只有一句话跟你说，你玷污了你的名字，米哈伊队长。"

米哈伊队长气得说不出话来，可是对方是一位长者，一八二一年革命留下来的老人，阿尔卡狄的幸存者，他不能碰他……。

他在梧桐树下踱来踱去，嘴里嚼着胡子，就象他惯常那样的动作。

"你为什么离开了修道院，昨天夜里？你为什么不回答？上哪儿去了？难道你不知道土耳其人怕你，他们会利用你离开的机会立刻进攻？当然，有人向他们报告了，这些狗。我不知道谁向他们报信的，我只知道修道院完了，完了是由于你的过错。"

米哈伊队长觉得他的太阳穴要爆裂了。他低下头。

"这不是我的过错。"他低声说。

"那是谁的过错呢？"艾里亚斯队长把身子靠在梧桐的空心

树干上说,“是谁的过错?”

米哈伊队长默不作声。

“你上哪儿去了?你为什么离开?这不是你的过错,那么是谁的过错?”老人又重复问。

米哈伊队长暴跳如雷。

“你什么也别问我,艾里亚斯队长!”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这是我的事,与其他任何人无关。”

“这关系到你的祖先,关系到我的祖先,关系到所有重新变成泥土、踩在我们脚下的先人!你是不是克里特人?你属不属于克里特这块土地?那么好啦,你为什么说这与其他任何人无关?你不害臊吗?”

米哈伊队长把手指甲插进梧桐树干里。别人对他这样大胆,以这样轻蔑的态度讲话,还是第一次。他喉咙发紧,无法反驳。老人可能是对的,但米哈伊队长仍不肯退让。

“这与任何人无关,”他执拗地说,“这是我的事。再见,艾里亚斯队长,我想单独一个人去考虑和评判一下!”

“那就根据你的评判看看你还有多少良心,米哈伊队长。去吧,耶稣基督的祝愿和不幸伴随着你。我只对你说一句,尽可能不要忘记,米哈伊队长!克里特还需要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艾里亚斯队长顿时害怕米哈伊队长去寻短见,而使克里特失去一根最坚实有力的顶梁柱。

“我明白。”对方回答说。他不用马镫,跳上了马。

他没有朝右边走,他本来打算去彼特罗凯法洛。他向左边赛莱纳山奔驰。太阳已下山,夜晚和伴随它而来的无数小动物:蟋蟀、老鼠、蜗牛、昼伏夜出的鸟,出现在大地上。一股轻风从山

上吹下来，米哈伊队长敞开炽热的胸脯，好让自己凉快一下。

“这是她的过错……都怪她……那婊子！”他低声说。他取下头巾，拭一拭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思想豁然开朗。他明白了。他知道自己往哪儿去，干什么。为什么他往赛莱纳山走而不回彼特罗凯法洛。老艾里亚斯队长是对的。他真想回到梧桐树下，抓住他的一双勇敢的手来亲吻。一个男子汉对另一个男子汉讲话就应该这样严厉，这样单刀直入。

一个身体还硬朗的老人，背着褡裢，拄着开叉的拐棍经过。他和米哈伊队长碰了个照面，可是天黑，他没有认出来。

“你知道消息吗，朋友？”他大声说，“修道院烧了。”

“是啊，烧了……”米哈伊队长答道，同时用马刺刺马，以免马停下来。

“担负这责任的人应当千刀万剐！”老人挥舞着拐棍说。

“应当千刀万剐！”米哈伊队长在黑暗里重复这话说。

蛾眉新月消失了，北极星、金星赶着她的一群姐妹出来了。

然而米哈伊队长不看天空。他注视着山脚下，那里摇曳着五、六处微弱的灯火。这就是科拉吉耶斯。

卡莉奥姑母的房子座落在村子的进口。这时，老太婆照例是睡了的。她总是公鸡啼鸣就起来，和母鸡同时入睡。她结了婚，生了子女，添了孙子和重孙。如今她已枯萎，驼背、耳聋。但眼睛还炯炯有神，死神似乎把她忘掉了。

米哈伊队长下了马，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两手紧紧地抱着头。艾里亚斯队长的话仿佛象一把匕首插到他的心里。“今天你玷污了你的名字，米哈伊队长！”他的牙齿在黑暗中闪耀。在村子里，一条狗拖着长声地哀叫，好象它觉察到死神在附近游

荡。

“我姑母的院子里没有养狗，没有人会听到我的声音……没有人……没有人……”他喃喃自语，一面心里想着别的东西。

他站起来朝村子的方向望去。灯火一处处相继熄灭，只剩下不多了。房屋和人都入睡了。他跳上了马，划了十字，低声说：“以上帝的名义！”然后走上通向科拉吉耶斯的山坡。

夜已深。他把马拴在那扇很老的大门的环上，进到院子里。他很熟悉这个地方，右边是葡萄压榨机、酿酒桶、酒桶；左边是他死去的姑父饲养骡和驴驹的房子和牛棚。可是现在牲畜都没有了。葡萄园也给他儿子和女儿分了。米哈伊队长在黑暗里只辨认出一些毁坏的残迹。

他朝前走，把手从门上边伸进去慢慢地拉开门闩，开了门。他屏息静听。长沙发上发出平稳的呼吸声和一声轻微的吱嘎响，是有人在睡中翻身。米哈伊队长浑身颤抖。这是谁？

他放轻脚步走近长沙发，把手伸进腰带抓住刀柄。但鼻子闻不见丝毫香味。“这准是老太婆。”他心想，并认为是肯定的了。他低下头，看见散乱在枕头上的白头发和凹陷的、起皱纹的面颊。他退了回来。

“她准是在另一个寝室，镶着圣像屏的那个房间。”他再思量。他的心又猛烈地跳起来。他推开小门，房间里只有圣母像前点燃的长明灯散发出的一点微光。两旁的两个象大天使米哈伊和殉道者卡特琳娜就看不大清楚了。他靠在门框上。对面，在他姑母的旧铁床上，他认辨出毯子下躺着的那个身子。看见散乱在枕头上的乌黑的长发，闻到麝香的味道。

他的视觉模糊不清了，呼吸困难，控制不住自己的心跳。他一个箭步蹿到房间中央，慢慢拔出匕首，屏住气，踮着脚尖，迈着

轻步，走到床前，伸出左手，揭开毯子。这时，女人的胸脯露了出来，发出白光。米哈伊队长的眼睛顿时显得明亮，但思想仍然阴郁。

熟睡中的女人轻轻地叹了口气，动了动。她准是在做着一场美梦，因为她微笑，嘴唇在动，象是悄悄地说几句秘密的话。

米哈伊队长低下头去，在长明灯的微光照耀下，刀刃反射出一道寒光，然后猛一下，利刃插进白色的乳房，一插到底。

爱米奈叫了一声。眼睛睁开了一刹那又合上了。她看见，认出了米哈伊队长，既惊又喜，既是疼痛又是责怪，都在这一短促的最后一瞥中闪现出来。"哎呀！"这男子汉全身被痛苦所撼动，发出一声吼叫。他迅速地拔出武器，一时妄想对方不致丧命，但为时已晚，爱米奈的眼睛已经暗淡无光。

第十一章

老祖宗坐在院子里的老柠檬树下。他的膝盖上放着一块石板，手里拿着一支石笔。通过敞开的大门，他朝山上望去，带着焦虑的神情注视远方。阳光通过雾霭变得柔和。空气潮湿，带着露水，是个有雾的天气。

快要下雨了，气候寒冷。

“冬天了……”老人叹息着低声说。

他想着被土耳其人赶出家园的妇女和儿童——他们现在挤在岩洞里，没有面包，没有衣服，没有男人保护。他想着克里特又一次起义，试图砸碎奴隶的枷锁，可是不知道向何处求援。

“法兰克人，那些法兰克狗没有心肠。希腊没有力量。克里特人数太少，枪枝不足，更缺少面包。在这样的条件下怎么抗战呢？现在老天爷给我们送来了冬天；他也跟我们作对，同土耳其人合在一起……可怜的克里特，你的苦还没有受够。”老人合上眼睛低声说。

整个克里特展现在他的脑际。它的山峦、原野和海岸；它的橄榄树、角豆树和葡萄；它的村庄、儿童和鲜血……。他经历过历次的革命战争，多少次房屋被烧毁，庄稼被蹂躏，妇女被强奸和折磨至死！

多少人牺牲了。然而，上帝不肯把目光转向克里特。他，麿发卡斯队长，在他的一生里就看见了克里特七次起义，全身沾满

了鲜血，又重新回到被奴役的地位。

“公平正义，在这块土地上是没有的。这里，恻隐之心也没有。那么上帝呢？他存在吗？”老人喊道，同时一拳打在石板上。“他听不见我们说话。他是个聋子，我的天，要不，他就根本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但正在这时，他的孙子特拉萨基从房子里出来，老祖宗的面孔骤然平静下来。仿佛上帝在回答他：“一切事情必然会善终的，不要喊叫啦，老头子，这不是你的孙子吗？”

特拉萨基被太阳晒黑了。经过几个月的山里生活，他长高了，壮实了。他越来越象他父亲——眼睛、眉毛、嘴、倔强的性格。他朝祖父走来，把石板从对方手里拿过来，皱起眉头看着爷爷。

“你还没有把字母写下来？”他严肃地说。

自从一个月来，他教祖父学字母。老人对学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年纪这么大，他想至少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他脑袋里另外有一个打算，但还没有告诉他孙子，首先得学字母。老人对字母很难记得住，他的手使惯了斧子和枪，要在石板上按照他孙子的要求用石笔写直划、圆圈，就是不听使唤。要不是石笔断了，就是石板裂了。特拉萨基为此气得直咬牙。老祖宗低下头来。

“我有活儿要干哪，孩子，我没有工夫……”他低声说，“别责怪我啦。”

“什么活儿啊？昨天，一整天，你在大门前面坐着，我看见了，一有人走过，你就跟人家聊天。石板，你有了，可是你在上面什么都没有写。这样你怎么能学会识字？这样下去，你什么都学不会！”

“可是，孩子，别骂我，我跟你说，我很困难。我的手不听使唤，我怎么跟你说呢？我想向右边去，可手偏向左边；我想不要太使劲按，可是石笔还是断了……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再也学不会了。”特拉萨基摇头说，“你把手给我，我手把手地教给你，拿着石笔。”

听见脚步声，老人抬起头，有了逃避写直划和画圈圈的机会，心中暗喜。一个陌生人走过，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穿着过于宽大的欧洲衣服。他拿着一把用绳子马马虎虎修补过的雨伞。

“你好，朋友！”老人向他喊道，“这么匆忙上哪儿去啊？来歇一会儿，喝杯拉吉酒。”

陌生人停下来，拄着雨伞。他什么话都没有说。

“你上哪儿？”老人又问。

“溜达溜达。”对方答道。

“溜达溜达？”老人惊讶地问，“那你没有听见枪声，可怜的小伙子？世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你还去溜达溜达？与其拿把伞，不如拿起枪来。你莫非不是克里特人？”

“不，我是克里特人。”

“那么，你等什么？放下你那把伞吧！”

过路人望着天上的乌云。

“要下雨啦。”他说，同时紧紧抓住伞柄。

在这时候，特拉萨基盯着那个他似乎认识的人看。忽然间，他叫了出来：

“可你不是狄米特罗斯先生吗？狄米特罗斯·皮佐科洛斯先生——我们的邻居？可怜的佩内洛普太太，你把她给急坏了，她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

“她在哪儿？哪儿？”对方惊慌失色地问。

“我，我怎么知道？我想她跑遍各个村子去找你……。”

大雨点开始掉下来。狄米特罗斯撑开雨伞，继续上路。

“等一等，可怜的小伙子，来喝一杯拉吉酒，我跟你说！”老人喊道，“你上哪儿去啊？下雨了！”

“我拿着雨伞哪。”狄米特罗斯没有转身回答说，然后就不见了。

“他怎么了？谁在后边追赶他呀？”特拉萨基问。

“他老婆，”百岁老人说，接着就笑起来。“他受不了啦，这可怜的家伙，他跑进山里躲起来……”

贝托尔多，裹在他的斗篷里，腋下挟着吉他，从屋子里出来。他早晨吃了蘸酸醋沙司的一块大麦面包、一大片干酪，还喝了一大杯酒。他吃饱喝足，神情活跃，走出院子呼吸新鲜空气。

老是和妇女、儿童在一起关在屋子里，他真呆够了。他给她们弹吉他散心，免得她们总想着那些进山和土耳其人打仗的男人。有时，顺风传来清脆的枪声。妇女们爬上阳台去听。当她们寂寞的时候，这个贝托尔多是她们唯一的安慰。他弹吉他，唱他本乡恬静而朴质的民歌，使他们的焦虑心情暂时平息下来。“愿上帝保佑你，亲爱的贝托尔多。”前两天，新婚的克里斯蒂尼奥——神甫的女儿对他说，“歌，就象个男人。它使可怜的女人得到安慰。”

这个善良的老头神气活现。他想，“歌，象个男人，可我这个蠢人怎么还没有发觉？那么我就可以娶老婆，生孩子，也成个象样儿的人罗！”

“怎么？”他问那新嫁娘，心想从对方那里再听到一些悦耳的话。

"嗨嗨，怎么跟你说明白呢，亲爱的贝托尔多？"新娘调皮地笑着答复他说，"这事儿只有妇女才能懂得，我看你还是少打听好！"

他朝老祖宗走来。他那瘦长的小脸微笑着，有点嘲讽的样子。

"学会 alpha ① 了吧，老爷爷？该学 Bèta 啦。哎，够难的！"

"我祷告上帝，特拉萨基。"老人看着他孙子说，"我祷告上帝，不让你受这小子骗。你要是学弹吉他的话，就真成笑话了。那是给女人唱歌伴奏的。"

贝托尔多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前几天，他敢于跟老祖宗顶嘴。老祖宗一只手把他提起来，放到一块比墙还高的石头上，就在那平时摆着一盆罗勒的地方。贝托尔多大叫起来，引得妇女们哄然大笑。结果还是别人给他搬去梯子，他才得下来。所以听了老祖宗的抢白他默不作声，揹着吉他蹲到一边去。

"到这边来，特拉萨基，"老祖宗说，"我教你射击。这至少是个男子汉的玩艺儿。把卡宾枪拿来。"

特拉萨基事先已经把枪拿来，放在门后边。

"瞧，在这儿，"他说，"昨天，我擦了它一整天。在装子弹前，我上了油，把它擦亮。它亮吧！"

"给你祝福。你将来比你父亲还强。你干么瞪眼看我？就是应该这样。儿子要是不比老子强，世界就完了！"

他一只手按在他孙子的头上。

"要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强，特拉萨基，"他说。"我们克里特人，并不象其他人，你要记住。我们担负着双重任务。世界上别

---

① 希腊文第一个字母。

处的人，一个牧人，只要看守好他的羊群就行了；一个庄稼汉只想着他的牛、雨水、耕地就行了；一个商人只顾做买卖。可是一个克里特人，除了他本身的工作以外还得想着克里特。”

“是的，一个克里特人还得想着克里特，”他重复说。“这是一件大事，在它面前，什么羊群、庄稼、生意，全都见鬼去！这是有道理的。凭着我要去见上帝的灵魂发誓，是值得这样的。我说什么了，还不止这些，它还要求我们献出生命。为它献出生命，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这一件大事，我跟你说，千万不能忘记！吉他、贝托尔多、小调、欧式的裤子、时髦的小胡子，全都滚蛋，这就是我的意见！我们在这里就得想着克里特，而不只想着眼前！我想学习，我要学习，我有我的想法！我以后再告诉你。”

他把卡宾枪放在膝盖上抚弄，仿佛是对待一件活生生的他疼爱的东西似的。

“这是我的老搭挡。”他说，并格外精心地给它装上子弹。

装上以后，他朝跪在他身边的孙子转过身去。

“行啦！瞄准吧，”特拉萨基说。“瞧，角豆树顶上一只乌鸦。你看见啦？好啦，把它干掉！”老人把枪托顶在肩上瞄准……贝托尔多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一声沉闷的响声，门框里烟雾腾腾，乌鸦穿过树叶掉了下来。

特拉萨基高兴得跳起来。

“好样的，爷爷！”他喊道。

他跑去拾了死鸟，就朝贝托尔多扔去吓他。

这可怜的伯爵赶快躲开，拿起吉他，哆嗦着回到屋里，和妇女们在一起。

在老祖宗的宽阔的房子里，聚集了他的孙子和儿媳妇，而且在两天前又来了米哈伊队长的两个邻居：铃铛商人马斯特拉帕

斯和大块头克拉索乔治斯的全家。他们的村子被土耳其人侵占了。他们把妇女、儿童和包袱又放在骡子上，沿着大路向前走。上哪儿去呢？哪里去找一个安身的地方？他们想起了米哈伊队长的父亲——席发卡斯队长。“他的房子是一座难以攻占的堡垒。他是位豪爽的庄园主；他不会把我们推出来的。那就是我们的去处。”于是两天前，他们来到这院子的门前。会说恭维话的克拉索乔治斯把一只手放在胸前，向出来迎接他们的老祖宗致敬。

“尊贵的老雄鹰，我和铃铛商人马斯特拉帕斯来到。我们都是你儿子米哈伊队长的邻居。土耳其人在我们后边追赶，我们到你的翅膀下边来躲一躲。老雄鹰，把我们收留下吧！”

老祖宗听到恭维话笑了起来。

“我的翅膀宽，进来吧！”他答复说。

贝托尔多也走出院子向新来的客人规矩地行了个礼。

“祝你健康，席发卡斯队长，”马斯特拉帕斯说，“都说你这房子是一座修道院，这话很对。”

这时老人举起他的一只有力的手。

“欢迎你们！”他用严峻的口气说，“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们两人都适合拿起枪来，那么你们就把自己武装起来，去加入其他人的队伍。我嘛，对逃兵和胆小鬼，我是不管的。至于妇女、儿童，你们放心，我负责。”他笑了笑又说，“你们别瞧着贝托尔多先生。他，就仿佛是个女人或是个孩子。”

大家都笑起来，只有克拉索乔治斯和马斯特拉帕斯噘着嘴。

“我们不会打仗，席发卡斯队长，”克拉索乔治斯鼓起勇气说，“要是去打仗的话，我就完蛋啦。”

“那又怎样？”老祖宗说，“你们就是不去，早晚有一天也得完蛋！”

“越晚越好呗，队长！”

“该让瘟神把你憋死！”

克拉索乔治斯害怕得蜷缩起来。

“好吧，”他说，“别生气，席发卡斯队长。我们走就是了，上帝保佑！”

他们卸下骡子身上的东西，屋里的妇女也出来帮忙。所有的人全都在长走廊那里安顿下来。避难者的厨房设在院子的一个避风角上，一切安排就绪。晚上，大家都坐在大桌子周围吃饭。可是第二天一大早，老祖宗就从房梁后边搜索出两杆步枪，一杆给克拉索乔治斯；另一杆给马斯特拉帕斯，并把他们送到村口，在那里把他们交给他的老羊倌查里迪摩斯。

“走吧，再见！查里迪摩斯，把他们领到山坳——米哈伊队长驻扎的营地。沿小路走，当心，这都是些新手，别把他们带进土耳其村子里去！”

他转过身来，同两个新兵握手告别：

“走吧，上帝保佑你们！”他说，“好好干！你们是男子汉，祝你们运气好！你们的家属，我管了。一路平安！替我给山里人问好！”

特拉萨基现在有了两个好朋友，曼诺里奥和安德里科斯做伴。

“你们知道，伙计们，这里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打交道的不是‘狼屁’，也不是莎米。现在要对付的是土耳其人，是谁把谁吃掉的问题。”

“我们不怕。”安德里科斯说。

“你们会使弹弓吗？你们会给步枪上子弹吗？你们会瞄准吗？”

“我们学啊。”曼诺里奥说。

“我教你们。我收你们到我的队伍里来。我当队长。等你们学会了射击，我叫你们发誓。现在还不行。”

从第二天起，孩子们就进行训练。开始时，特拉萨基给他们每人做了一根棍。

“初步训练就是这个，”他对他们说，“学打，这是个习惯问题。一旦打习惯了，就会打了。所以要养成这个习惯。”

这是他祖父有一天对他讲的，他十分赞赏这番话。现在，他让他的朋友们也从中受到教益。

他们很快通过了初步训练，并开始使用弹弓。特拉萨基感到很自豪。他经常带他们去冲锋。他背着祖父的卡宾枪走在前头。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两名一等战士——用弹弓武装起来的曼诺里奥和安德里科斯。队伍最后是拿着削成军刀模样的棍子的五、六个村里的顽皮孩子。据他们说，是去攻打土耳其人。事实上，他们的土耳其人就是长在田野和山脚下的各种带刺的植物。傍晚，他们每人脖子上挂着一串被他们砍下来的植物头回家。有时，特拉萨基带回来一只乌鸦，是他用卡宾枪打死的，他就说这是巴夏。

老祖宗时常和他孙子一起坐在门槛上。他教他给步枪上子弹，瞄准和射击。这时，他给他讲大革命和祖先们的英雄事迹。

“最大的敌人，”他说，“不是土耳其人，而是害怕。当我第一次去打仗的时候，年轻又没有经验——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呢？我害怕。可是，慢慢地，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爷爷？”特拉萨基问。他把下巴颏儿靠在老人的膝盖上贪婪地听着。

“我明白了。要是你害怕什么东西，不论是一头狮子，一个

人，还是一个幻影，你就先把脑袋豁出去，那么害怕就立刻跑掉了。害怕就离开了你，贴在那东西上。它贴在人身上，贴在猛兽或幻影上，它就跑掉了。秘密就在这里。”

正当祖父和孙子谈天的时候，他们听到碎石动弹声，有十来个骑着骡子的人从山坡上下来。老人站起来，用手遮住阳光。黄昏时分，空气有雾，什么都看不清楚。村子里宣读公告的老马弗卢迪斯路过这里。

“怎么样，叫喊队长？”老祖宗就这样称呼他，“那边什么人下来了？”

“听说斯提凡尼斯船长的船在圣佩拉吉湾靠岸，船上满载弹药和给养……。”

老祖宗划了十字。

“可怜的希腊，”他低声说，“你饿着肚子，可是你把吃的从嘴里掏出来送给我们……那么？”

“那么，你儿子队伍的几名战士带着骡子去运宝贝……瞧，他们已经来了。好好接待他们吧！”

“欢迎他们！”老祖宗一面去打开两扇大门一面说。

骑着牲口的人来到了。万徒索斯神气十足，走在前面。米哈伊队长说过，“你不能打仗，可是你象狐狸那么狡滑，腿又跑得飞快，我任命你为部队信使。”现在，他带领十个人去给斯提凡尼斯船长的船卸货。

“你好，席发卡斯队长，”万徒索斯下了牲口说道，“要是不打扰你的话，我就在你家过夜，明天大清早到海边去。”

“欢迎你们，孩子们，来吃吧，喝吧，你们都是干活的！”老祖宗一面向客人伸出手去，一面说道。

战士们满脸灰尘，饿得面容憔悴，走进了大院。妇女们急于

想知道她们男人的消息，赶快跑出来，有的烧火做饭，有的摆桌子。天黑了，点燃起的灯火照耀着坐在丰盛饭菜周围、粗犷而严肃的战士们。他们食如猛兽，饮如水牛，颌骨格格作响，空气里充满汗臭味。妇女们站在旁边，屏住呼吸，殷勤侍候这些狼吞虎咽的客人。老祖宗一言不发，他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他们。

战士们酒足饭饱，划了十字。

“现在，你们睡去吧，”老人对他们说，“在褥子上躺着去，你们受累啦。唉！我真想回到你们这岁数，能象你们一样去吃苦受累！瞧我成了什么样子了，孩子们！夜里睡在褥子上，早晨、中午、晚上，我吃我喝，象个懒汉，我一枪不放，也没有人伺机杀我。连我最凶恶的敌人也不把我放在心上了，我可不愿意落到这般田地！”

“愿上帝让我们活到你这份儿上，席发卡斯队长！”万徒索斯说。

“你，万徒索斯，你是头儿，就说你眼困，你也得最后一个睡。我要跟你聊聊，我们俩。”

“听从吩咐，席发卡斯队长，”万徒索斯忍住要打的呵欠说，“今晚你给我个头衔，我得付出代价。”

战士们和衣而睡，武器不离身。妇女们还没有把桌子收拾完，已听到他们雷鸣般的鼾声。

这天晚上，天气寒冷。妇女们取来木柴，升起壁炉的火。老祖宗和里拉琴手坐在炉前取暖。

老人注视火焰，一语不发。但他双眉颤动，显示着不平静的思念在心中反复徘徊。最后，他按捺不住了。

“我有一件事情要问你，万徒索斯，”他放低声音说，“一件事情在心里折磨着我。可是你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把你所知道的一

切告诉我，因为我，我已经一百岁了，我听不得撒谎。”

万徒索斯心中忐忑不安，不知老人要问的什么事。

“我跟你说实话，席发卡斯队长，”他终于说，“我知道的全跟你说。”

老人把声音压得更低了，说：

“为什么那天夜里米哈伊队长走掉了？修道院被烧毁，这是他的过错。”

万徒索斯拨弄火，在长凳子上缩成一团。

“把火棍放下！”老祖宗抓住他胳膊说，“他上哪儿去了？”

万徒索斯犹豫。他要是开口的话，就得和盘托出，无所保留。他害怕了。

“席发卡斯队长！”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说！”老人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说。“说，甭转弯抹角。他为什么走掉？上哪儿去了？他玷污了我。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敢正面看我。他害怕我跟他算帐。说实话，我真想开路……爬到他那窝去，把所有他的人都叫出来，当着他们的面控诉他！要是你今天晚上不答复我，万徒索斯，我凭着这火发誓，明天我就去。往后，看他还胆敢在我面前摆出队长的样子不！”

“你别发火，老席发卡斯，”他说，“我全跟你说，你耐心点儿。”

“我有耐心，我听着。”

“你知道努里·贝有一个彻尔加斯女人……。”

“哎！”老人用拳头捶胸，说道，“真是耻辱！这里边还有个女人！”

“是啊！一个女人，”万徒索斯终于下决心和盘托出，“你不是要听实话吗？”

“当然，我要听实话，可是小声说，睡眠也有耳朵，不能让别人听见。那怎样呢？”

“她的名字叫爱米奈。米哈伊队长在努里·贝家里看见她，他就晕头转向了。过了些时候，地震那天，又轮到波里辛吉斯队长看见她了，他也转向了。从此来来去去，他再也不离开努里附近的那个区了；我跟你说，他简直发疯了。由于他一个劲儿地去，一个劲儿地叹息，表示追求，他终于登堂入室，上了爱米奈的床，决定娶她，这疯子。他要让她改信基督教……洗礼和结婚订在同一天，后天，十字圣架瞻礼那天……”

“接着说……接着说……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我儿子在波里辛吉斯的可耻故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不明白。”

“你这就明白了。愿上帝饶恕，我认为彻尔加斯女人的美对米哈伊队长所发生的作用比对波里辛吉斯队长所发生的作用更大。哎，好一头母猪啊！绚烂得象太阳……是的，她真是花容月貌……”

“接着说，快点！把零七八碎的东西放一边去，音乐家！他为什么擅离岗位？我问你的是这个。”

“在修道院激战的那天夜里是我给他送去了消息。‘努里的家族侵占了卡斯特里，绑架了彻尔加斯女人。’我说。于是他就跳上马走了。为了免得只有他一个人去，我们十来个人跟在他后面。拂晓时分，我们在坎迪亚前面的莫威山上遇到了土耳其人。你儿子独自一人，象一头狮子似的吼叫着向他们扑去。席发卡斯队长，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勇猛，你有象他这样的儿子可以感到自豪……土耳其人被打得七零八落；他们把那女人扔下，逃命去了。”

“哎唷！”老人双手捂脸叫苦不迭，“就是为了这个，为了一个

女人放弃了岗位，混蛋！他玷污了自己，玷污了我。他再勇敢也白搭！”

“你儿子连身都没有转……席发卡斯队长，你别发火。是的，我凭着我父亲的骨灰发誓。他连身都没有转过来看一看彻尔加斯女人！他跟我说，‘万徒索斯，领着这女人，把她带到科拉吉耶斯，我姑母家里，请她暂时照顾一下……’”

他沉默了，看着火，然后又说：

“后来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了，老席发卡斯。”

但老人没有答话，他脸变白，象蜡似的。

“一天早晨，人们发现她死了……一把刀插进心脏……”万徒索斯低声说。

老祖宗伸出手去拿桌子上的酒壶，放到嘴唇上喝。他的心脏恢复了力量。

“是谁杀她的？”他小声问道。他的声音仿佛是从一个深深的洞穴里出来的。

万徒索斯低下头去。说呢，还是不说？在这个问题上，他早就有他的想法。

“准是她自杀的，她拿了一把刀子……人家说……”

“让人家说去。你是怎么想的，你？谁杀的？”

万徒索斯抬起头来：

“哎，你把刀子搁在我脖子上了，老席发卡斯！好吧，你听着：是你儿子，”他斩钉截铁地说，“你儿子，席发卡斯队长。”

“为什么？”

一旦把话说出来，万徒索斯就感觉轻松了。现在，他再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

“因为他嫉妒。”他答道。

老人低头，往火里扔了一块木柴，堕入沉思中。

"他干得好！"他最后说。"事情恶始善终。那条虫子一直在侵蚀他，把他折磨苦了。他干得好。"

"你没有想到他犯罪吗，席发卡斯队长？"

"他只犯了一桩罪，只有一桩，就是放弃了他的岗位。不过，他已经付出了代价，他还要继续付。总有一天，他会付清的，我相信我的血液。"

"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那女人的过错！"

"你也想那女人啊？你应该想的是克里特，音乐家。可现在，你睡觉去吧，把嘴闭上，听见了吗？一字别吭！要是把事情声张出去，两个队长火并，那就对克里特不利。晚安！睡去吧，我还在火旁呆呆。"

到了黎明，老祖宗仍坐在壁炉旁边。火熄灭了。老人，头垂在胸前，睡着了。万徒索斯和他的一群狼，吃过几块大麦饼干，喝过几大杯酒，已经出发了。他们赶着去给船卸货。当老祖宗睁开眼睛的时候，人都走了。只有他们留下的烟味和酒气还在空气中飘浮。

将近中午，妇女们把一盘盘食物从烤炉内取出。老祖宗在石板上写成了希腊文的头三个字母后，自豪地递给他孙子看。这时一个年轻的陌生人来到大门口。他穿着希腊男子的短裙，裹着皮绑腿，脚穿尖头鞋，戴着长缨土耳其帽。

他的步枪斜挂在肩上，弹药袋在他的宽胸脯上交叉挎着。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希腊步兵！希腊步兵！"妇女们又惊又喜地喊道。老祖宗抬起头来。

“早安，希腊人！请进，皇家的雄鹰！”

希腊步兵迈开洒脱的长腿，跨过门槛。妇女们大胆地迎上前去，为了更仔细地看看他那强健的体格和优美的姿态。

“他母亲真可以为他感到骄傲！”其中一个妇女说，“他就象是一个克里特人！”

年轻人走到老祖宗面前停下来行礼。

“你是老席发卡斯队长吧？”他问道。

“是的，”老人答道，“我过去有一段时间是队长，现在只是老席发卡斯。那股顺风把你吹到寒舍来了？”

“我从斯提凡尼斯船长的船上来。我的名字叫米特罗斯，是鲁梅利人。我知道克里特在打仗，我来支援。在锡罗斯，有一位穿欧式服装的人，他说是你的孙子，要我带给你一封信，并责成我亲自送来。”

老祖宗接过信，看了看，摸了摸，很高兴。这是他长子科斯塔罗斯的大儿子——他喜爱的孙子。是第一个在他膝上跳跃，也是第一个叫他爷爷的孙子。

“祝你健康，年轻人，你受累了！”他说，并把信揣在怀里。

他微笑着看了看特拉萨基：

“我要让我的另外一个很有学问的孙子念，”他说，“可是等一会儿。现在，妇女们，摆桌子，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一个穿短裙的道地的希腊人。把那雕花的椅子给他搬来。”

靠背上刻着一只双头雄鹰的那张老椅子被抬来了。老祖宗容光焕发，站在院子中央。他兴致勃勃，仿佛在他家里接待一位特别敬爱的客人——希腊。

假如是天黑的话，他一定要叫人把家里所有的灯全都点上，把松枝做的大火把点上，向客人表示欢迎。然而，这是中午，克

里特的太阳在鲁梅利人的头上高悬，俯照着他的金黄色头发、绣花上衣、挎手枪的皮腰带和绷紧的白袜子……鲁梅利人也不愿意坐下，站在那里，赞慕老祖宗矍铄强健的身躯。"我的上帝，他这么大岁数，真象一个不朽的神。"他心里想。

"爷爷，"他握着老人的手说，"我听说你象一棵巨大的橡树似的生活过来，你经历过暴风雨，受过苦，度过欢乐的日子，打过仗，劳累了一百年。爷爷，经过这一百年，你对人生有何看法？"

"如同一杯清水，孩子！"老人答道。

"你还渴吗，爷爷？"

老人把一只手高高举起，衬衣袖子退到臂弯，露出瘦骨嶙峋的胳膊。

"那就该死啦，"他用严肃的语气说，仿佛在诅咒他自己，"一个人不渴，就该死啦！"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年轻人凝视老人，老人打量年轻人。特拉萨基站在他们中间，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妇女双手叉腰，立在周围听。

老祖宗终于发言了。

"你从上边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年轻人？"他朝北指了指说，"你们那里已经没有土耳其人了，你们真幸运！"

他叹了口气，在长凳上坐下。希腊兵在老祖宗旁边的雕花椅子上坐下，不停地看着老人。

"土耳其人是没有了，"米特罗斯回答说，"可是有大官、宪兵、警察和议员们。老人家，咱们不谈这个吧。"

妇女们打开了烤炉。院子里闻到热面包味，鲁梅利人险些昏过去。他从早晨起就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他朝香气扑鼻的大麦面包瞥了一眼。老人心领神会，笑了起来。

“快点儿，妇女们，不然的话，我们都没有力气啦，”他喊道，“给我们拿热面包、干酪和一壶酒来！”

他看了看他周围：谷仓、蓄水池、大门、压榨机，再看看鲁梅利人，又笑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笑吗，年轻人？”他说，“事实上，我觉得人的记忆是个坟场。当人老了的时候，忽然间一块块墓碑都竖了起来，死人出现了……瞧，这时候，你的短裙，在我这院子里，使我想起了一些事……就是一八六六年，在你现在坐着的这把椅子上，同一个地方，坐着已故的里亚皮斯队长。他也穿着短裙。我已故的妻子和我那可怜的岳母马拉莫——一位善良的妇女，从烤炉内取出面包。那一年也是在这个季节，秋天，圣乔治醉汉节。在村子里，人们拔开桶塞，打开酒桶，品尝新酒。这时，已故卡斯塔尼亚斯来了，他象古代希腊男子似的一条汉子，能追赶在奔驰的骏马。同他一起来的是已故的苏梅里——沉没了的曼德里魔鬼号轮船的有名的船长。于是，我对我的大儿子——已故的科斯塔罗斯说：‘为你们青年祝福，科斯塔罗斯，给我搬一小桶酒来，用你的一双大手把它搬到这院子里来。我们要把它喝光。’在我说着的时候，故去的羊倌希罗乔治斯从山上下来了。他背着一头已宰的公羊，跟在他后边走的是他去世了的妻子安热莉卡，手里拿着一块干酪。‘好吃的来啦！’他们所有的人都喊起来，哈哈大笑。已故教师梅内拉斯·凯马里斯，愿他的灵魂平安，在街上走路过这里，听到笑声就敲门进来。‘欢迎，教师！’他们一齐喊，‘你坐下来写你的吧，我们吃喝我们的！’‘让教师的行当见鬼去！’他答复说，‘我也跟你们一齐吃喝，我还要去把诗人老马里亚罗斯找来，给我们即席编歌。’他一个箭步窜出门去，带回来克里雅拉斯和他的里拉琴，安德鲁里斯·斯发吉安基斯和

他的风笛。他还带来了已故的普内拉斯。这人一开口唱，能把石头都震裂了。其他人放开喉咙，摇唇鼓舌，手舞足蹈！”

“我站了起来，把灌桶的橡皮管拿了来，一头安在酒桶的龙头上。‘喂，猛兽们！’我喊道，‘我们用不着杯子了，不是吗？牛犊喝水用杯吗？我们每人轮流用管子喝。里亚皮斯队长，你年纪最大，第一个喝！’我用不着跟他说第二遍，他就抓住管子吸起来。酒桶象水烟筒似的咕嘟咕嘟直响。他喝呀、喝呀，喝……！大家心想：‘照这样喝法，他就要把一桶酒喝光啦。’好不容易才把管子从他嘴里拔出来。接着每人都轮流喝了。后来轮到我了，感谢上帝！唉，我的天，多么快活的日子啊！唉！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吃呀，喝呀，他们满手是新鲜干酪！这时，公羊已经烤熟，里亚皮斯又到酒桶这里喝起来……大家听见门外有人喊‘胃口好，老头们！’原来这是内克塔利斯神甫和爱神木圣母院院长——两人都是两年前死的。所有的人都喝醉了。他们又跳又舞，又唱追思弥撒，在院子里闹得天翻地覆。他们一面唱着‘分别的最后时刻已经来到’，一面向那根橡皮管扑去，而酒桶里又响起咕嘟声，但这回却桶底朝天，只剩下酒渣……啊！可怜的人们，他们欢笑，唱歌，把死神不放在眼里。他们用脚砸地，并喊道：‘砸这地，来呀，砸它，有朝一日它要把我们吃掉！’他们有的抬起光脚、有的用穿靴的大脚掌往地上砸。他们事先把裤脚管卷起来。我的天，看那些是什么样的膝骨、小腿啊！上面还长着猪毛！”

老祖宗说到这里就不言语了。他捋着胡子沉思起来。他的一双眼睛顿时露出忧郁的神情，回顾着往事。希腊兵听着克里特老人讲述的时候，浑身抖颤。他听见那些已消逝的人们的脚砸在地上的声音，他看见那些毛茸茸的小腿，他感到害怕。妇

女们停下来听，特拉萨基兴高采烈，用他的小脚砸地。他也笑着向死神挑战。只有那可怜的贝托尔多，一听到死人出现时就跑回屋里去了。

老祖宗眼睛湿润了，他继续说下去：

"我起初笑，"他说，"后来我想到所有这些已死去的人就难过起来。不，不是难过，是气愤。这不公平。上帝做的事全对，可是在这上，愿他宽恕，不，他做的不对！有些人是永远不应该死的。山岳不死！这是一样的。一些象大柱一样屹立在土地上、支撑着天空的人……瞧，瞧，我也踩你，该死的土地！你可以把白痴、胆小鬼、老糊涂、没有作为的人吞噬掉，让他们喂饱你；可是里亚皮斯队长、卡斯塔尼亚斯、爱神木圣母院院长和我的大儿子科斯塔罗斯……"

老祖宗边说边用脚跺地。两大颗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

"啊，爷爷！"特拉萨基握着他的手说，"饭菜已摆上了，希腊兵饿了……"

老人低头看他孙子，感觉到小嫩手放在他的炽热的皮肤上，心情平静下来了。

"请原谅我，孩子们，"他说，"我想到所有这些死去的人，这叫我心里烦闷……可是我们，我们还活着，不是吗？那么，我们就入席吧！"

他说完后盘腿席地而坐，把矮桌推到他和鲁梅利人之间，并让特拉萨基坐在他旁边。

"欢迎你，同胞，愿我们永远在快乐中彼此相聚！"他说着就给对方的盘子里放满吃的。

万徒索斯和跟去的人离海岸不远了。海风开始吹动他们头

巾上的缨子。他们一想到要去卸船，取下枪枝，把供应革命的弹药给养搬到骡子身上，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这是希腊给他们送来的。但平静的接受礼物并加以公平合理的分配，那有什么趣味呢？正如娶亲似的！如果不经过抢亲会有婚姻的甜蜜吗？双方家庭同意，新娘梳妆打扮，摆设宴席，不是争夺劫取而来的香饵又有什么味道呢？恋人飞奔而至，一下子把半推半就的新娘抢过来，放在骡子鞍上，向空鸣枪，坐骑疾走，带回家去。

斯提凡尼斯船长的船在黑暗中躲过了土耳其的侦察舰艇，冲破包围圈，潜入圣佩拉吉这个荒凉小港的巨大岩石之间。

海面平静。附近村庄的农民还没有发觉一艘满载货物的船只在他们这里靠岸。于是，斯提凡尼斯船长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把他运来的货物全部卸下来，放到悬崖上。

这天，阳光柔和，是秋天了。海鸥在船的上空盘旋，或栖息在石头上观看。斯提凡尼斯船长一瘸一拐地在卵石上走动。他把圣尼古拉像拿出来，放在一块岩石上，脸朝着大海，让他晒太阳，同时又让他看着他的船。

“快点儿，伙计们！”他向水手们喊道，“别让土耳其人看见。也得躲开基督教徒们，否则，他们就抢上来了。对基督教徒更得当心。快，伙计们，米哈伊队长的人马上来了。”

“瞧，他们已经到了！”爬到桅杆顶上的一名小水手一面指着突然出现的十个骑骡子的战士，一面喊道。

斯提凡尼斯船长转过身来，看见万徒索斯走在队伍前面就笑起来。

“你，万徒索斯，你也变成战士了？”他喊道。

“这是命运的安排。”对方说着，从骡子上跳下来同船长拥抱。

“你来得正是时候，兄弟！”他说，“我们弹药已经用完，而且开始挨饿了。一千个欢迎，斯提凡尼斯船长。”

然而，斯提凡尼斯船长十分着急。

“动手啊，伙计们！”他说，“天一黑，我就得开路。我已经被抓住过一回，可够了！来啊，快。你们装作偷我们的东西，那你们的劲头就来啦。”

万徒索斯把一只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把他拉到稍远的地方。

“米哈伊队长向你问好，”他慢慢地说，“他问你有没有信……。”

“什么样的信？”斯提凡尼斯船长搔着头皮问。

“他说，你可以告诉我。我发誓，除了他以外，谁都不会知道。”

斯提凡尼斯船长弯下身，拾起一块大卵石，扔到海里。接着又扔了一块，他沉默着。

“听着，万徒索斯！”他终于说，“你是一名好里拉琴手，我承认。可是你那舌头，对不起，我信不过。什么时候你多喝一杯……。”

万徒索斯叹了一口气。

“你叫我上哪儿多喝一杯去，斯提凡尼斯船长？”他问，“在这荒野的悬崖上，上帝的虔诚信徒在守斋，因为他们什么都没得吃。你就放心吧！”

斯提凡尼斯船长打量一下万徒索斯。他身上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脖子和面颊都瘦了下去，而眼睛里却闪烁着不同于酒醉后出现的新的光辉。

“那么你张开耳朵好好听着，万徒索斯，”他压低声音说，“听

清楚我跟你说的话，回去转告米哈伊队长。可是得原原本本的照我的话说，你明白吗？不能漏掉或增添一个字。”

“你放心，船长，说吧。”

“你告诉他，消息不好。我敲了权贵们的门，我同重要人物谈了话。我恳求他们实话实说。克里特有没有可能重新赢得自由，或者是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呢？答复有的是含糊其词；有的是空话连篇。只有一个人，一个智力最强的人，我认为他把话说清楚了。你猜他是谁？米哈伊队长的侄子。你告诉他，他侄子柯斯马斯前几天在锡罗斯岛上岸了，他从欧洲回来。‘你一定要有勇气，斯提凡尼斯船长。’他对我说，‘这一回还得不到自由！’——‘那么说，血又白流了？’我问他。——‘血是从来不会白流的。’他答复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自由是一粒种子，它需要的不是用水而是用血来浇灌吗？大家正在浇灌这粒种子。它总有一天会发芽，但是这一天还没有来到。’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我说：‘请派一个可靠的人把这封信交给我祖父席发卡斯队长。’同我一齐登陆的一个希腊兵已经带着信走了。米哈伊队长看到这封信就全明白了。”

万徒索斯低着头听。他愤怒地用脚尖踢海滩上的卵石。斯提凡尼斯船长的话音刚落，他就哭叫起来。

“世界上就没有上帝！”他说，同时眼泪夺眶而出，“你，你说呢，斯提凡尼斯船长？”

“我真该死，可是我没有法子答复你啊！我嘛，我连圣尼古拉有没有都不知道，你又问我有没有上帝？圣尼古拉可能存在正如他可能不存在一样；这就是我自从同大海斗争多少时候以来所学到的。别为上帝的问题伤脑筋了，往后再看吧！”

大海变得灰暗了。太阳西落。船上的货物已卸完，所有的

东西都已在骡背上——步枪、弹药、皮革、面粉、鳕鱼干，上帝恩赐的一切。

“好弹药，好吃的，小伙子们，我还给你们运来！”斯提凡尼斯船长向十名战士告别时大声说。可是，当他刚跳上船，又想起了他的圣像。

“哎唷，我把圣尼古拉忘了！”他说，于是回转身去，一瘸一拐地跑到岩石上去取圣尼古拉像，又把它浸在水里让它清凉清凉，再吻吻它水淋淋的一双手。

“来这一程你干得不错，我的尼古拉船长！”他看着圣像说，“回去时你可别叫我丢人！我许下愿，我对海发誓，我要请阿多斯山上的僧人给你全身油漆，给你穿上裤子，戴上小黑帽，手上拿着望远镜，象米欧里斯似的。米欧里斯和圣尼古拉这就变成一个人了。这样，我就安心了。”

他跳上了船。天空乌云密集，大地阴暗。一阵冷风吹来，海上白浪涛天。斯提凡尼斯船长拿起望远镜；辽阔的海面上没有船影。他划了十字。

“以上帝的名义，海员们，起锚！圣尼古拉，我们出发啦！”

希腊兵吃饱喝足，饭桌收拾干净，他靠在门上睡着了。凶险的大海把他的肠胃折腾空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从平都斯山下来踏上一艘船。他变得滑稽可笑，短裙也弄脏了。大地仍然在他脚下晃动，好象在船甲板上。头还晕，太阳穴发紧。而他现在酒足饭饱，又呼吸到来自马厩的粪味，觉得舒适多了，大地也稳固了。希腊兵把头靠在门上就睡过去了。明天，如果一切顺利，老祖宗的老羊倌查里迪摩斯将把他送到米哈伊队长的营地。因此，他毫无牵挂地睡去。

老祖宗一听到希腊兵的鼾声，就招呼了一下特拉萨基，把他领到院子中央的柠檬树下边坐下。妇女们忙完了厨房里的活儿都回到屋子里去休息。她们从凌晨起就不停地跑来跑去，喂牲口、揉面、烘烤、做饭、洗衣服。米哈伊队长的女儿莉尼奥在写长信；克拉索乔治斯太太坐在右边；马斯特拉帕斯太太坐在她左边，她们说，她写。等到希腊兵要走的时候，她们就利用机会提出劝告，并给她们的丈夫下命令。一个责怪，一个恳求，两人都叹息，咒骂苏丹那条狗，不让克里特得到解放，阻碍她们的男人克拉索乔治斯和马斯特拉帕斯回到他们的妻子身边来……。

这时，院子里没有人，正是打开柯斯马斯的信让特拉萨基念的好时候。老祖宗焦急不安，预感到来信的严重性。因为每当形势紧张，他的这个孙子总想到给他写信。他一定有重大事情要对他说才送这封信来的。他从怀里掏出信来拆开。

"为你祝福，特拉萨基，"他说，"来，给我念念这封信，可是得慢慢念，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清楚，好让我听明白。"

书写字体是圆形的，很清楚。特拉萨基读起来没有一点困难。

"非常尊敬的祖父，"信里说，"我已经回到我们的神圣土地上，还可能不久就来到克里特，来吻你的光荣的、令人尊敬的手……"

"这又是个吹牛说大话的人，"老人摇晃着他那庄严的头低声说，"那么，这是封什么样的信啊？开始连问候对方健康的话都没有，也没有说自己怎么样……好啦，接着念吧，特拉萨基……。"

"但在能得如此欢乐之前，我认为有必要给你写这封信。请看完后，找可靠的人送交我叔叔米哈伊队长。我得知他已经发

难，进到山里，再次为反对土耳其人进行战斗。我应该让他了解情况，让他明白他往何处去。然后，他可以按照上帝给与他的启示行事。”

“他说多了，在药丸外面裹的那层太厚了点……念下去，可是请你念慢一点。”

“那么，在希腊方面是毫无希望的。它国弱，没有财力，没有海军，尤其是没有欧洲的支持。克里特是一块肥肉，目前放在苏丹的盘子里对各大国有好处。等到苏丹完蛋，该分肥的时候，它们都有希望吃这块肥肉的。而反过来，假如把克里特归还希腊，那么，不管上帝还是魔鬼，谁都无法再把它分割出来。”

“哟！”老人赞叹地说，“我这孙子很有学问呀……念下去！”

“那么，你明白了，克里特这一次还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只能做一件事：开始同苏丹讨价还价，争取得到一些特权……这将是扔给我们的一块骨头，但骨头周围还有点肉。那么，就让我们舔着这点肉等待解放的时刻到来吧！”

“我们变成狗啦，一群饿狗，人家只扔给我们一些骨头……”老人又叹息着说“念下去！”

“我在欧洲，在希腊都和一些官方人物谈过；明天，我去雅典同要人们接触。必要时，我还到克里特来协助你们，来挽救所有可以挽救的东西。唉！这一回又是笔杆子胜过枪杆子了。拿枪的人尽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开辟了道路，但他们没有能够一直走到底。现在，你不要恼火，祖父，拿笔的人要行动起来了……”

“玩笔杆子的！”老祖宗仿佛感到恶心，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说，“夹鼻眼镜、窄裤子、礼帽、燕尾服！呸！”他气极了，又啐了一口唾沫。

他朝特拉萨基转过身去。

“完了吗？他还写了什么别的没有？”

“还有一行字，爷爷。我向你致敬，吻你的手，祖父，为我祝福吧！你的孙子柯斯马斯。”

老人垂下头，象有什么东西在他胸膛里哀鸣。他闭上眼睛，看见克里特在他面前，穿着黑衣服，灰心失望，浑身是血，站在院子中央。是克里特还是圣母从她儿子受难的十字架那里回来？

他又睁开眼睛。傍晚时分，大颗雨点掉下来。少女们叫喊着，牵着她们的山羊或母牛，赶快从田野里回家。老年人牵着驮柴禾的驴驹，看见席发卡斯的大门敞开，停下来向老人打招呼：“你好啊，席发卡斯队长，你儿子队长有什么消息？”“感谢上帝！”他答道，“一切都好，克里特的灾难要结束了……”

“特拉萨基，”祖父朝孙子转过身子说，“你要保守秘密，不能说出来，你是个男子汉！”

“你放心吧，爷爷，谁都不会知道。只有我们俩和我爸爸，这么三个人。”

“还有上帝，这就是四个了，”老祖宗说，“这就够了。”

正当祖孙二人这样谈着话的时候，“狼屁”拄着棍子，撩着褡裢来到大门口，脸红红的。老祖宗坐在柠檬树下，背靠着树，让雨水浸湿，水珠挂在胡须上。他仿佛一棵老树的躯干，任凭风吹雨打而岿然不动。只有他那被太阳晒黑的粗糙皮肤闪烁着光亮。他一时认不出是他的儿子——看上去比过去胖了，也黑了，罗锅没有了。

“该死的扬纳科斯，是你啊？”老人说，并伸直了脖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可你真变样了，感谢上帝！那么，你不是教师了？进来吧。”

"你不认得我了，爸爸？"教师高兴地说。

"怎么会认得你呢？你得把书本扔掉才能有这样的脖子、这样的肩膀、这样的面庞！我跟你说过，我，那些字母就是一些蚂蟥，二十四条蚂蟥吸一个人的血。现在我老了，我也还要学这些该死的字母。这比山上的悬岩还难对付。我从一个字母走到另一个字母，可费了牛劲了。不过，我心里有我的打算。你怎样？"

"狼屁"笑了。他吻他父亲的手。

"爸爸，"他高兴地说，"要说成了教师的话，那是你的过错。你记得吗？"

"怎么不记得！你以为我变成孩子啦。我记得就象昨天的事似的。你去厨房找吃的东西，被你哥哥范努利奥斯抓住。你把一大块肉塞在嘴里。他朝你背梁上给了一拳，塞进嘴里的肉又蹦了出来，贴在墙上。当我看见这光景，我还记得，我就抓住你的脖子。'去吧，可怜的扬纳科斯，'我说，'带上你的行李到城里去念书，当教师去。你别的什么用都没有。'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是的，这是我的过错。"

老人将"狼屁"朝各个方向摆弄，摸摸他的胳膊，摸摸他的手，拨开他的嘴唇，就象检查牲口似的，看他的牙齿。他满意了。

"我的天！"他说，"你开始让我喜欢了。我不说，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疼爱你，那该怎么说呢？以前我不喜欢你。是你太瘦小，书呆子气，又罗锅。你是我们家里的一块病。看看我们的过去，所有的祖先都穿灯笼裤、靴子，手里拿着枪。可你呢，不，你穿得象欧洲人，你戴夹鼻眼镜，手里拿笔。完啦，我跟自己说，我的血干涸了，要见鬼去了……可是你得救了，你回过头来了，你也走上了大家走的路。感谢上帝！我发誓，要是你不穿上灯笼裤、靴子，拿起枪来走出我这房子的话，我就不叫席发卡斯

了。你听见了吗？你笑什么？”

“你真正是个先知，爸爸！要不就是别人脑门子后边的东西你都能看见。正为了这事我今晚才到你这里来的，我发誓！我想你还留着你自己的或者是你那些死去的儿子的衣服。天花板上的梁后边准还有一杆枪。我就是为了这事儿才来的。我要在这院子里把我的欧式衣服全都烧掉，就象复活节时烧犹大一样。我要穿上克里特服装。我要把枪挎在肩上，进到山里去。我嘛，我也有我的打算。”

老人抓住他儿子的头，紧紧地抱在胸前。

“为你祝福！”他说，“我要为你杀一头羊羔。今晚我们庆祝一下。我原来以为你完蛋了。欢迎你，扬纳科斯！”

老人忘记他孙子的信中给他带来的辛酸。他把旧箱笼打开，找出一件最好的衣服：一件绣花背心、呢灯笼裤、一条麻和丝织的腰带、一顶突尼斯帽。他挑了一双最小号的靴子，从梁后取出一杆枪，并把所有这些东西全都放在箱盖上，好让他的儿子第二天穿起来象个新郎似的。

房子里一片欢乐。外边传说土耳其人把小学教师抓去了，因为他在各村煽动叛乱。据说，他们给他设下陷阱，抓住以后用铁钎把他穿上，就象复活节烤羊羔那样。事实完全否定了这个谣传。教师身体好得很，他正在和他父亲一起吃小羊肉，喝大壶酒，所有的人都在出神地看着他。特拉萨基没有心思吃饭了，他惊奇地看着教师。整个人扑倒在石子路上，把夹鼻眼镜摔碎，看见老鼠都怕得发抖的那个教师同眼前的他是一个人吗？

“去睡觉吧，特拉萨基，”老祖宗对他说，“我在这里跟你叔叔聊一聊。往后不要叫他老师啦，听见了吗？叫他扬纳科斯叔叔。”

“你老婆，她后来怎么了，跟我说说好吗？”两人单独坐到长

沙发上时，他问"狼屁"。"听说她自杀了，是上吊死的，为什么？你能跟我说明白吗？我问过别人，可是他们都含含糊糊地回答我。"

"啊！愿上帝饶恕她。她太神经质了，那可怜的她现在安静了。"

"她干得好，"老祖宗说，"她是个坚强的女人。自杀并不容易，要有勇气。她现在安静了，可是我想你也安静了。你有什么打算吗？准备再娶吗？你不准备给我添个孙子吗？我的小儿子。赶快，我已经一只脚伸进坟墓里了。"

教师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真了不起，爸爸！"他说，"你年纪越老，越显得不朽。瞧，你又猜出我今晚来的第二个原因了。"

"那就说吧，该死的扬纳科斯，是不是有哪个姑娘让你看中了？"

"确实有一个。一个女孩子让我看中了，我来请求你许可。"

"是谁呀，该死的？她怎么样？身体结实吗？骨盆大小？是纯种的吗？是不是个殷实人家？有多少棵葡萄？长满了三十二颗牙了吗？"

"她长得不错。"未来的新郎答道，"她长了三十二颗牙，也许还多。"

"不，不能再多啦！为了你好，不能叫她占上风。上帝不喜欢事情颠倒过来。三十二颗，这就够了。可是说呀，是谁？哪家的？"

"就是艾里亚斯队长的孙女。她的名字叫佩拉吉娅，我来求你许可。"

"啊！好，扬纳科斯，我给你祝福！这种子壮实。他们家有那么多儿子、孙子和葡萄园。她愿意吗？"

"她说愿意，也跟她父亲说了。她父亲回答说'得跟老头说，

他是一家之主。'于是，他们跟老头说了。开始的时候，艾里亚斯队长撇嘴。他说：'是个教师！我认识他，人太瘦，是个学究。不过是个好人家，他父亲有那么多儿子、孙子和葡萄园。'就是你说他们家的那些话，爸爸。他说：'等我想一想再决定。'可是姑娘着急了，老缠着他，哄他，结果老头答应了。'好吧。'他说，'我给你祝福，但是有个条件，叫他把欧洲衣服脱掉，穿得象个男子汉……。'"

老席发卡斯拍手称快。

"愿上帝保佑你，老艾里亚斯队长！"他说。"我也一样，我对这事儿心里一直不好受。扬纳科斯，就是没有跟你说！扔到火堆里去，欧洲衣裳！把那些裤子烧掉！明天大清早，我们在院子中央烧！"

小学教师在放在新郎服装的箱子旁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他在梦里看见佩拉吉娅，再也不想醒过来了。老祖宗不能入睡。他看着长明灯，急着等待天亮起来。上帝可怜他，黑公鸡开始打鸣，白公鸡也跟着叫了。晨光熹微，老人一跃而起，用脚触动"狼屁"。

"醒醒吧，"他说，"衣服在箱子上哪。把那些欧洲旧衣服拿到院子里来，我点火去。"

他素来厌恶欧洲人。可是他孙子柯斯马斯那封信简直把他气坏了。他下了楼。妇女们还没有醒。他点起火来，然后去推醒特拉萨基。孩子睡在那个象摇篮似的大和面缸里，被推醒了。

"起来，特拉萨基，"他说，"跟我一起到院子去烧犹大！"

教师来了，从头到脚穿上了克里特的服装。他把脱下来的裤子、背心、上衣、帽子、漆皮鞋都堆在院子中央，并且为了叫它们见鬼去，一个钟头前就在上面浇了煤油。然后老祖宗把一个

火把递给了特拉萨基。

“来，孩子！”他说，“去点火！欧洲让我们烧起来，让我们也烧它。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特拉萨基拿起火把，把它扔进浸透煤油的衣服堆里。

火立刻冒起来，欧洲在燃烧。三张面孔喜笑颜开。老祖宗腿上感到刺痒，恨不得跳起舞来。三人注视火焰，他们的脸庞被照红了。等到火熄灭的时候，老人抓起了一把灰，打开大门，走到路上，举起手来，让灰随风四散。

“法兰克人！”他说，口气中充满着痛苦和愤怒，“法兰克人，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的孩子，看到你们的房子，你们的工厂和你们国王的宫殿都象这样烧成灰烬。正象你们烧我们，法兰克人，你们自己也要烧起来！”

希腊兵米特罗斯攀登得全身发热，大约中午时分来到米哈伊队长的营地。那是一片高原，有十来座石头房子，一百多人；下边是群山环绕的一块平地，有村庄，其中几处在焚烧。因为没有风，烟聚集在上空久久不散，仿佛静止的云雾。

米哈伊队长手持双筒望远镜，站在观察哨所里。这是一个亲希腊的法国人送给他的。前者是上月到营地来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来了就不想走了。“上哪儿去啊？”他对米哈伊队长说，“为什么又到城里去呢？我在这里很好嘛。我哪里都吃不到这么好的面包，哪里也喝不到这么清凉的水。我没有见过同古代希腊人这么相象的希腊人！我不叫你米哈伊队长，我叫你阿希尔队长。我叫埃里科[①]。他戴一顶象古代头盔似的圆顶帽

① 阿希尔，特洛伊战争中最伟大的英雄；埃里科，希腊语中的“亨利”。

子。他口袋里总是装满纸头和铅笔。他能说几句蹩脚的希腊语。当他和克里特人交谈时，老是不停地写，把克里特人都逗笑了。一个说，“他有精神病。”另一个说，“他给报纸写文章。”有人问他：“我说，朋友！你怎么到这儿来不带枪呢？”法国人拿出他的铅笔给对方看，答复说，“你用枪，我用这个。”

他蓄着一小撮带尖的黄胡须，脸色红红的，两颗金门牙。一绺头发总是在头顶上飘扬。克里特人根据他名字的读音，就给他起个绰号：科科里科，正是因为他那冠子。

有一天米哈伊队长的战士攻打土耳其军队，法国人跟着他们向平地进发。他虽然没有枪，嘴里还是喊着：“前进啊，阿希尔队长！”他不时取出铅笔来写。天黑了，土耳其人撤退，基督徒们带着胜利品回到驻地。一个粗野的克里特人对善良的科科里科发生了好感，抓住他，要把一个刚从土耳其人身上割下来的人头送给他。这人拎着死人的头发，血溅到法国人的鞋上。法国人一看到这个胜利品，叫了一声，立刻昏倒。克里特人哈哈大笑。“这胆小鬼！”他们说着就朝他身上泼了一桶水，使他苏醒。

就在这时候，米哈伊队长走过来责备他们。

“你们以为所有的人都是克里特人吗？以后再不能开这种玩笑！”他又转过身子朝米斯提格里说：“扶着他，帮助他爬上去。”

“要怕树叶就别进树林！这是件好事！我想送他一件礼物，可是他不能欣赏！”那粗野的克里特人说。他提着人头，笑着向前走去。

从那天起，科科里科开始发烧，脸色变得苍白，不肯吃肉，做恶梦。同古代希腊人一起，看来越来越难以继续下去。他不得不决心离开。一天早晨，天气很坏，下着雨，他来向米哈伊队长

告别。

“阿希尔队长，我羡慕古代希腊人，”他说，“不过，他们太粗鲁了。我是教师，学校的老师，你这样叫也可以。我是善良的人，不过是纸做的。你们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坚持不下去了。再见吧！收下这个礼物作为纪念。”

他把用皮带挂在脖子上的望远镜摘下来，挂到米哈伊队长的脖子上。

“你是首领，应该能够比战士们看得远些！”

这时候，米哈伊队长就是拿着这副望远镜，观察脚下的那一片平地。在烟雾腾腾的被烧毁的村庄后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些活动的红帽子，从坎迪亚开来的新队伍到了。他们重新聚集，准备进犯山区。“他们还没个完，这些狗！”他喃喃自语说，“处境困难，我们人太少。波里辛吉斯队长还没来，……得再派一个人去……。”

正当他放下望远镜，准备去看看他的信使万徒索斯回来没有的时候，希腊兵米特罗斯出现在他前面。

“敬礼，队长！我从斯提凡尼斯船长的船上来！”他说完就递给他那封信。

“欢迎你，同胞！”米哈伊队长握着希腊兵的手说，“你到其他战士们那里歇歇去吧，我看这封信。”

他急急忙忙地撕开信封，看到除信外还有一张纸条。他认出是他儿子写的。他那副阴沉的面孔刹那间露出喜色。纸条上写着：“我，特拉萨基，我向你致敬。我把爷爷的话给你写下来。他说：‘读了这封信，你就按照上帝给你的启示去做吧。希望是没有了，这回仍然是白白战斗一场。问问你的心该怎样才是，然后做出决定。’”

他皱了皱眉，上唇翻起，露出他那颗叛逆的牙齿。

"灾祸，"他咆哮着说，"要问我的心，那就是灾祸。世界就要爆炸。"

他打开他侄子的信，一字一句地念着。从一个字跳到另一个字，仿佛从一个山头跳到另一个山头。有时，他停一下，发出怨声。然后再念下去。刚念完，就把信揉成团，划根火柴把它烧了。

"只能我一个人知道，我一个人！"他说着就用脚踩落在地上的灰。

他抠下一块岩石，手上淌满血。"没有一点希望！"他说，"母亲太弱，法兰克人是一群小丑，克里特人数太少……那么好啦，我就呆在这里不动，我不放弃我这个山头，就说母亲太弱，法兰克人是小丑，克里特人数太少吧，但就是上帝下来对我说：'投降吧。'我也不投降！"

他又拿起望远镜，朝下面望去。平原变得越来越红了，从山谷里出来的队伍越来越多。巴夏发誓要把死守鹰巢不肯投降的米哈伊队长及其战士们的据点拔掉。克里特已弄得精疲力竭，遍体鳞伤。现在逐渐平息下来，枪声稀少了。只有不肯低头的少数倔强硬汉仍守在高地的防御工事里。苏丹暴跳如雷。他斥责巴夏，并运去一整船的镣铐，勒令巴夏捉拿叛逆，给他们戴上枷锁，送到君士坦丁堡来。如若不然，巴夏只得自己戴上镣铐前去请罪！

巴夏惊恐万状。他感到自己的头颅不稳，决心放弃安逸生活，亲自带领军队，向那异教徒米哈伊队长盘踞的荒山野岭进发。大主教得到这个消息后，派密使告诉米哈伊队长说："赶快走，乘轻便船，快走。巴夏发誓要把你干掉。"但米哈伊队长执意

不动。"不，我不走。我犯了大罪。日日夜夜，修道院在我心里焚烧。我有罪，我要偿还。即使他们都要走了，我也留在这里，独自一人在这悬崖上。我往自己的衣服和头发上浇上煤油，自己点上火，让我就象耶稣基督修道院那样烧起来。"

他拿起望远镜观察被土耳其红帽子染红了的一片平原。在山坡上又有一些希腊村庄在燃烧。他竖起耳朵，顺风传来鼓号的回声。

"他还不来，波里辛吉斯队长，"他低声自语，一面仔细地打量山上的一个个在行进的队伍。"可是，他该来了，他答应我的。这是战时，在战时，我是相信他的。"

自从他把匕首插入彻尔加斯女人的心脏那个可怕的时刻以来，他感到逐渐恢复了对波里辛吉斯队长的旧日情义。思念他时，心底平静，毫无憎恶，而且对他深感同情。长时间，各村听到这个不幸的未婚夫发出的哀号。他的朋友们留意看守，以防他自寻短见。他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黑色的。遇到土耳其人就猛冲猛打，不顾一切，企图杀身成仁。土耳其人为了阻止爱米奈皈依基督教把她杀害，这是肯定无疑的。他发誓要在她的坟上堆满土耳其人的尸体。

米哈伊队长听到欢呼声和马蹄敲击石头的声音。他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走下山去。同时，万徒索斯和十名战士带着他们的胜利品来到了。营地所有的人都跑去给骡子卸货。有几个人赶快烧火做饭。他们好长时间以来靠啃干面包充饥，渴望吃到一顿真正的饭菜。另一些人搬运给养，把它们搬到队长的小屋里。

"向我们的母亲致敬吧！"万徒索斯朝空中放了一枪喊道，"我们的母亲自己挨饿，还给我们送来吃的，向我们的母亲致

敬！”

“万徒索斯！”队长命令说，“不要浪费子弹。到这边来，我有事找你。”

里拉琴手走过去，队长低下头去同他讲话。他竖起耳朵听，踮起脚，准备出发。

“你听明白了，万徒索斯？这事至关紧要。当心别在到达之前被杀死。要是在回来的时候关系还不大。”

“你放心，队长，我不会碰上这种倒霉事的，”万徒索斯笑着说，“再说回来的时候，我对着葡萄圣母发誓，我还有不少的酒桶要喝干呢。我得把它们都喝干。”

他转身朝平原走去。可是米斯提格里在他经过的路上等他，一把抓住他的灯笼裤，说：

“万徒索斯兄弟，你见到我的朋友贝托尔多吗？他现在怎么样，那可怜的？信不信由你，我可真想他，想得比想我老婆还厉害。怪事儿！”

“他好得很，不用为他担心。我在老席发卡斯家看见他了。他很好，老是跟妇女们在一起，就差没有穿裙子啦。”

“唉，那好日子哪儿去了，该死的万徒索斯？当我们在米哈伊队长的地窖里大吃大喝的时候。这已成了一个梦了！”

然而，万徒索斯疾走如飞，已经走远了，没有听见他说什么。

老席发卡斯趴在石板上，很费劲地写字母。他尽量把手放轻，免得弄断石笔。几天以来，他感到异常虚弱，仿佛全身力量正在回到土里去。他脸色苍白，不能入睡，两腿发软。

“我一定得快些，”他心想，“一定得快些达到我的目的。”

由于趴在石板上，经过勤奋努力，他终于能驾驭那不听使唤

的手，写出漂亮、整洁的大字母。

“小字母，我用不着，”他对他的教师特拉萨基说（小孙子想引领他再克服一些新的困难），“我需要的是大字母。”

老祖宗有他的打算。这天，他等着特拉萨基，准备向孙子透露他藏在内心的想法。

中午已过，妇女们做好了饭，摆好了桌子，可是找不到特拉萨基。卡特利娜不时悄悄地出去，走到房子外边，不安地朝山上望去。他上哪儿去了呢？为什么到这时候还不回来？他带着卡宾枪，大清早就跟他的朋友曼诺里奥、安德里科斯、查里托斯和他招集来的十来个村里的孩子，到山里玩打猎。有的拿着镰刀、弹弓，有的拿着带叉的棍子，安德里科斯把他祖父的一顶脱了毛的旧土耳其帽顶在杆上当旗子。

到了山脚下，特拉萨基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一吹哨，全体孩子都在他周围集合。

“小伙子们！”他说，“我昨天跟你们说了我们的计划，我今天告诉你们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是男子汉，老是和妇女们呆在一起是可耻的。这是革命，不是开玩笑。所有的男人都进山同土耳其人打仗，我们也要打仗！”

“去打仗？真的打仗？”查里托斯吓得叫了起来。他以为和往常似的到山里去玩，他们中间有一半人扮演土耳其人，另一半是在后边追赶的基督徒。

“你把这当作游戏？现在玩笑结束了，”特拉萨基说。“我们直到如今所干的都是让我们习惯于杀伤敌人的训练。”

“你跟我说，”查里托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要跟土耳其人打仗？我昨天看了一整天羊，不明白你说的意思。你再说说！”

“听着，你要是害怕的话，那你就回到你母亲身边去。在山

的那一边，有一条叫博霍斯的土耳其村子，我们到那儿去。我们一到，就派一个人先冲进去，向土耳其孩子们挑衅，引他们出来跟我们干架。你明白了吗？”

“要是他们的父亲也出来呢？”

“那就让他们来吧。我拿着我爷爷的卡宾枪哪。”

“土耳其的大人全都打仗去了，”曼诺里奥说，“你别害怕。”

“村子里只有妇女和孩子，”安德里科斯证实说，“我们，对妇女，我们是不碰的。我们向土耳其孩子们挑战，跟他们打仗。”

查里托斯对自己的胆怯感到丢脸。

“好吧，”他说，“我们去。可是得先划十字，这样保点儿险。”

“你要是愿意的话，”特拉萨基说，“我父亲在出发去打仗前也划十字的。”

孩子们全都划了十字，然后开始爬山。

这是个冬天，刮着寒风。在赛莱纳山顶上，白雪皑皑。两只乌鸦在孩子们的头顶上飞过，叫了几声又飞回来。

“我们应该把贝托尔多带来，”安德里科斯说，“我们没有军号，他可以给我们弹吉他。”

“嗨！”特拉萨基喊道，“别说话啦，排着队走，成双行。我们是一支部队。我们去打仗。”

“我饿！”曼诺里奥捂着肚子说。

“哎呀！咱们忘带吃的了！”大家张口结舌，忽然全都觉得肚子饿得难受。

“那水呢？我渴，咱们忘带水了。”另一个说。

“咱们回家拿去吧！”有的人眼睛望着他们的村子提议说。

“谁都不许回去！”特拉萨基喊道。“这是打仗。打仗总得要忍饥挨饿的。可是咱们就得象已经吃饱喝足的样子。战士们就

是这样儿的。”

“兴许土耳其孩子们那里有面包和水，”旗手说，“土耳其人他们喜欢的干酪饼。咱们把他们杀了把东西拿来。走吧，小伙子们！”他手拿顶着他祖父帽子的杆子，开始沿着小道向上爬。有些孩子很想溜回家去，但是特拉萨基站在一块岩石上看着，谁都无法逃掉。他们又两个一排向前走。

“要是我看见一只野兔，”他仿佛是要安慰一下大家似的说，“我就用卡宾枪打死它，用铁钎烤……谁有火柴？”

大家面面相觑，同时各人掏自己的口袋。谁都没有火柴。

“哦！这没有关系，”安德里科斯又说，“土耳其人有。走吧！”

他们轻轻地踩着石头，怕发出声音来。又悄悄地讲话，他们以为已进了土耳其人的境界，必须谨慎。云雾降下来，掩盖了山顶，使白雪无光。大家听见远处有隆隆的声音，空气使人感到风雨即将来临。

“咱们忘了带风雨衣！”查里托斯说。

“这没关系，”农村里的孩子们笑着说，“这没有关系。我们根本就没有。”

“我有一把伞，可没带，真蠢。”曼诺里奥说。

“该死的马斯特拉帕斯，算了吧！你拿雨伞去打仗吗？”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

“小声点儿，小伙子们，别吵，土耳其人会听见的！”查里托斯把镰刀举到头上挡雨，说道。雨点开始掉下来了。

他们勇敢地攀登。很长一段时间，谁都没说一句话。他们离开了小路，快速爬上山坡，爬了一阵，全都气喘吁吁。

“咱们停一停吧，小伙子们，得休息一下，咱们这个样儿怎能打仗？不行呀。”

“那么咱们就停一停！”一个面貌丑陋、唇上已长出细软胡子的孩子查拉朗比斯发出嘶哑的声音说。在这之前，他从未开过口。他在行进，但心里焦急不安。

“咱们停一停，”他再一次喊道，“我有话要跟你们说。停一停！”

“你要干什么？”特拉萨基走上前去说。他的嘴唇颤抖。“你有话要说吗？”

“是的。”

“说吧！”

“在宣战以前，得选个头儿。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当然罗，得选个头儿。”

“我就是头儿。”特拉萨基举起他的卡宾枪说。

“谁选你啦？凭你脑袋里想的，就一个人决定了？你今年多大了？”

“年岁没有关系。我是米哈伊队长的儿子，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队长的职务不是世袭的。在这里，我的年龄最大。”

“你最大又怎么样？我的力气最大。”

“你，你？”查拉朗比斯不服气地说，“来吧，咱们较量较量看！”

“来吧！”特拉萨基说着就把卡宾枪交给安德里科斯。“你也把镰刀放下，不许耍花招，得老老实实！”

孩子们分成两个阵营，都兴高采烈，仿佛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人数较多的孩子站在特拉萨基一边，其他人站在查拉朗比斯一边。

“咱们所有的人都参加战斗吧！”旗手见自己方面的人多提

议说。

“不！”特拉萨基高傲地答道，“只有我们两个人。你们在远处歇着，别掺和到这里来。谁把对方打翻在地，谁就当头儿。同意了？”

“同意。”两个阵营齐声喊道。

他们找到一小块平地，清除了那里的碎石，然后走开。有的人站着，有的人坐在岩石上。特拉萨基勒紧裤带，走到格斗场地中央。查拉朗比斯朝手心啐了口唾沫，大吼一声，跳到敌手面前，双方的鼻子几乎相碰。他们压抑着的炽热的呼吸交织在一起，眼睛里都冒着火星。

“上呀，查拉朗比斯，把这城里人吃掉。”一方面喊道。

“上啦，特拉萨基，祝你胜利，小队长！”另一方面在助威。双方都给各自的头儿加油打气。

两人仿佛两只公鸡，面对面注视着。踮起脚，准备向前扑去。但双方愤怒的火候还不够。于是互相辱骂起来。查拉朗比斯是辱骂的能手，说出的每个字都尖刻入骨。特拉萨基对答不上。他越是思想混乱，越是气愤，越想动手。他顿时暴跳如雷。上唇翻起，露出牙齿。查拉朗比斯弯下身子，把头缩在肩膀里，准备顶撞过去。两人都低下头，互相绕着旋转，好象两头公羊似的跳动，双腿猛劲拨开绊脚的石头。他们翻着白眼斜视。查拉朗比斯又喊又骂，对方一言不发。前者窥伺到敌手一个不注意猛地用头把他撞倒。

天下着细雨，但谁都没有注意。水从头发上流下来。查拉朗比斯赤着脚踩在水里，而特拉萨基穿着靴子。当他后退以便再向前扑来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这时查拉朗比斯赶快上去给他一个绊，幸亏特拉萨基及时抓住一块岩石，不然就要摔个狗

吃屎。

"坏蛋，坏蛋！"旗手使劲摇晃着他祖父的那顶帽子喊。

"好样儿的，查拉朗比斯！"另一边拍着手喊。

特拉萨基气极了，抓起一块石头。这时查拉朗比斯也赶快抓起他的镰刀。

"我砍你的脖子，肮脏的坎迪亚人，"他吼叫着说，"你把石头放下！"

"我的卡宾枪！"特拉萨基一面从安德里科斯手里拿过枪来，一面喊，"现在不是什么玩笑了，要么有你没我，要么有我没你。"

"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打啦！"曼诺里奥喊道，"咱们把土耳其人给忘了。"

"咱们抓阄儿就行啦，谁赢谁当队长。"

"抓阄是靠不住的！"查拉朗比斯大声说，"只有看谁能把谁吃掉！"

他弯下身，耍弄镰刀，拿着这武器在空中转了两三下，然后向前砍去。可是特拉萨基闪开了，躲在一块岩石后边，他用肩顶着枪托瞄准。子弹在查拉朗比斯的头上飞过，整个山发出回响。

"那里边是空的，你那废铁，"查拉朗比斯嘲笑说，"现在你要干吗？你完蛋了！"

特拉萨基扔掉卡宾枪，走回来，安德里科斯把自己的镰刀递给他。他接过镰刀，于是两把镰刀在他们头上交锋。

"坏蛋，坏蛋！"这回是查拉朗比斯的朋友向旗手扑去，喊叫起来。安德里科斯手里的杆子摇晃，杆顶上的帽子掉在地上滚动。两边的人拿着镰刀、棍子，冲向对方，乱成一团。几个人倒下了，受了伤。其他人躲在大岩石后边，打弹弓。他们的腿、胳

膊和头淌着血。特拉萨基膝盖上挨了一镰刀，他瘸着腿，拄着卡宾枪。

“丢人的破铁家伙，你有能耐就开枪呀！”查拉朗比斯向他喊道。

特拉萨基不作声，又给枪装上子弹，顶在肩上。

查里托斯担心发生事故。他站在他朋友后边，等到特拉萨基扳动枪机的时候，他就用胳臂肘猛撞一下特拉萨基，使子弹偏离目标。众人中响起一片讥笑声。特拉萨基气得发疯，转过身来打查里托斯。

“你，别管我的事。我是头儿，我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要把查拉朗比斯打死！”

他说完又给枪装上子弹。

这时，查拉朗比斯和他的一帮人带着大块石头悄悄地爬过来，企图给对方来个突然袭击。

然而，正当他们刚要动手进行屠杀的时候，从远处传来人声，一个强壮的男子汉挥舞带威胁性的棍棒从山上走下来。

“一个土耳其人！”曼诺里奥大声说，“一个土耳其人！快走吧！”

正当他要走的时候，特拉萨基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你不害臊吗？那又怎么样？就说是个土耳其人，那就朝他冲上去，小伙子们，拿起你们的武器，前进！”

两个阵营又联合起来，向前进发。特拉萨基和查拉朗比斯肩并肩地带头走，每人都想在他们的伙伴面前显示出自己最勇敢。弹弓手上了峭壁，给大弹弓装上石子。

“嗨，你们别扔石头，捣蛋的家伙！”来人说，“我不是土耳其人，我是查里劳斯一老席发卡斯的羊倌！”

整个队伍立即全部停了下来，垂头丧气。真可惜不是一个土耳其人，要不就可以杀掉一个。跟在牧人后边的是一片叮叮当当的铃铛声。老祖宗的母羊和公羊出现在岩石中间。

查里劳斯来到这群激动的、弄得象半死似的孩子们这里，好奇地打量着他们。他大笑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上哪儿去？”

“我们要去打土耳其人！”特拉萨基答道，“我拿了我的卡宾枪。”

牧人拍着自己的大腿。

“发抖吧，土耳其人！”他说，“特拉萨基来消灭你们啦！”

“你别笑，老查里劳斯，”孩子气愤地回答说，“你别笑，因为我发誓……”他手紧握着枪说。

“向后转，你们统统回家去，捣蛋的家伙！”羊倌十分严厉地大声说。“瞧瞧你们一个个的样子，还要去打仗！”

羊群里的狗也都来了，在羊倌周围跳跃。它们不时看看这帮孩子，随即吠叫。

“向后转！要是不听的话，我就把狗放开，把你们撕成碎块！”

孩子们在他们的头儿周围集合了。必须做出决定。大家意见分歧。有的要继续前进；有的比较理智，主张回去，以后准备好，带着面包、水和火柴，再到土耳其村子去。

牧人微笑着，以赏识的目光看着他们。“这些家伙，真有趣儿！”他低声说，“人们说得对，克里特人生下来手里就拿着枪。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抓母亲的乳房。瞧，他们不是象老战士似的在商议应该怎样回答苏丹吗？”

“嘿，特拉萨基，你多大了？告诉我。”

“一百岁。”对方气愤地答道，“一百岁，一千岁，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牧人内心喜悦。他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偷了他父亲的卡宾枪，为了去杀土耳其人。另外一次，他跟他母亲去斯品纳隆瓜港买角豆，他看见一艘船，就蹲在码头上呼唤船长。

“你要干什么，毛孩子？”船长问他。

“你把我带走吧，船长！”

“你想上哪儿去啊？”

“上君士坦丁堡！”

“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要去杀苏丹！”

船长哈哈大笑。水手们从舱里出来听见这对话也都笑了。可怜的小查里劳斯害怕了，赶快跑掉。

牧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激起了他对孩子们的无限同情。

“来吧，孩子们，我的小战士们，”他说，“我跟狗和羊群先走，你们跟在我后边。我就说咱们一块放羊，免得你们挨骂。来吧，我的小狮子们，为了叫我高兴！”

他用这样温和的语言使他们平静下来。然后，他从褡裢里取出一块面包，一大块干酪给他们分。他们都饿了，狼吞虎咽地把东西吃掉。

“要是有水就好啦！真渴！”

牧人取出酒壶。

“我没有水，可怜的孩子们。可是酒也很好呀！祝你们健康！”

他仰起头来喝了一口，把酒壶传下去。酒壶发出咕嘟咕嘟

声，然后就空了。

“开路！”牧人说，“咱们杀了土耳其人，烧了村子，抓了俘虏。这不是吗！”他指着带着铃铛下山的母羊和公羊说。

这时候，老祖宗忐忑不安，沿着进山的路走去。他手里拿着石板呼唤特拉萨基。当他远远望见孙子走在羊群后边，就张开双臂。

“该死的特拉萨基！”他说，“你怎么啦？今天我正需要你，你就把我撇掉！来吧，我有一件事求你。”

“我想先吃了再说，爷爷！”特拉萨基说着就照直朝厨房走去。他膝盖疼，但为了不示弱，他迈着稳健的步子，没有一瘸一拐。

天还有一点儿亮，雨停了。一团团金红色的云彩遮盖着落日。

祖孙两人坐在大门的门槛上。

“今天，特拉萨基，你别责备我啦。我把课学好了。你瞧！”他拿出写满大字母的石板，并说道，“全部字母，从第一个到最末一个。”

“好样儿的，爷爷！今天你得十分！你怎么一下子就学会了？”

“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的特拉萨基！我老想着做成一件事情。现在到时候了，我告诉你我的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习字母，我这年纪？你以为我为了要看书吗？才不是呢！一百岁了，我什么都知道，我又什么都不知道。我想的是另外一件事。”

“另外的事。是什么，爷爷？”

"你教我写一个东西，只有一个，特拉萨基！我在死亡之前学会写它。"

"什么东西？"

"一句克里特话。好，你用你的小手把着我的手，教我写这几个字。"然后老祖宗放低声音说："自由或死亡！"

"啊，就是为了这个！"特拉萨基大声说，"现在我明白了。"

"不，你还不明白，特拉萨基！别着急，你瞧着吧，把着我的手。"

特拉萨基用双手抓着他祖父起老茧的硬手，慢慢地耐心地带动它在石板上划出用大字母书写的几个字："**自由或死亡！**"

第十二章

冬天来到，寒风从白雪覆盖的山顶吹下来，克里特在颤抖。在赛莱纳山坡上，离米哈伊队长的宿营地不远，有一个大岩洞，里边挤满了妇女和儿童。这本来是个干涸了的古老河床。每次动乱，妇女儿童都躲到这里来逃避屠杀。在大革命期间，撒拉逊人① 往穴里投入火把，把人都活活烧死。在潮湿、冰凉、半明半暗的地方还闪现着白骨。现在，又是另外的妇女和儿童在忍受饥寒，躺在死人的床上和白骨堆上。

白天，他们出去捡一捧野菜或树根，象牲畜似的把它吃下去。他们抬头向远处米哈伊队长坚守的悬崖望去。这给他们勇气，只要他们的领头人在抵抗，他们就不害怕……那天，土耳其人几乎上到岩洞。在一片哭嚎声中，米哈伊队长忽然从他的鹰巢跳出来。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短兵相接，肉搏拚杀，山在颤栗。入夜停战，双方各自回营。白天再战，山又复呻吟。妇女们跪在洞里，有的哭泣，有的乞求上帝，最勇敢的拿起刀和棍去助男人们一臂之力。

基督徒人少，饥饿困乏，而土耳其军队从平地不断涌来。巴夏气急败坏，发了誓要把米哈伊队长的头用防腐剂保存下来放在袋子里，送去给苏丹作为礼物。过午两小时，基督徒们开始支

---

① 指穆斯林。

持不住。悬崖间响起土耳其士兵的欢呼和吼叫，山洞里充满妇女的哀号。

但上帝顿时对基督徒大发恻隐之心，波里辛吉斯队长的队伍出现在土耳其人背后的一条隘路上。后者腹背受敌，红帽子散开了，有的躺在地上，另一些在场地上倒下。两个队长跃马奔驰，追击土耳其人。两人全受了伤，但在火热的激战中都没有感觉到。晚上，他们回到宿营地，包扎了伤口，幸亏是轻伤：米哈伊队长的肩膀和波里辛吉斯的大腿受伤。他们饿了，波里辛吉斯的战士们打开褡裢，取出上天的恩赐：面包、橄榄、葱头和酒。

在顶上飘扬着米哈伊队长红字黑旗的一间石头房子里，两个队长面对面盘腿坐着，没有睡。寒风穿过石缝呼啸而入，室外飞雪旋转而下。提奥多里斯抱着枯树枝进来。他怜惜两位伤员受冻，来给他们升火。可是一看到两人对话语气严肃就立刻转身出去。

"欢迎你，波里辛吉斯队长！"米哈伊队长说，"是上帝把你派遣来的。他们正要从侧翼干掉我们，这些狗们！"

他一面说着，一面满怀深情地打量他的战友。波里辛吉斯队长全身穿着都是黑色，头缠黑巾，面色苍白，突然显得老了，心不在焉地吃着。

他的嘴原来那么喜欢打趣和嘻笑，现在苦涩地紧闭着，红润的面颊变得枯瘦。过去笑逐颜开的面孔，现在覆盖着未加修整的胡须。

"祝你健康，波里辛吉斯队长！"米哈伊队长说着就把酒壶拿到唇边。

"还是祝你健康吧，米哈伊队长。我已经完了。"

米哈伊队长心里一阵难过。不，这不是对他杀害了的女人

的怜惜，因为她妨碍了男人们的生活，她应该死。自从行凶那天起，他感觉比较轻松了。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对自己不再感到耻辱了，他的思想明朗了，现在他毫无保留地全心全意为克里特而战斗。可是在他面前的这位勇士却为失去一个折磨他的女人而痛苦。

“波里辛吉斯队长，”他说，“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可是你不要生我的气。正当克里特流血牺牲的时候，老想着一个女人，这在我们看来是可耻的。我向你发誓，要是一个女人在我生活中占了一个妨碍我执行职责的地位，我就把她杀掉。”

他一面说着一面高举起那只杀害了彻尔加斯女人的手。

“米哈伊队长，你是一头猛兽，而我只不过是个人。”波里辛吉斯队长感觉咽喉发紧，放下他正吃着的一块面包答道。他朝火的方向转过身去，忽然浑身打颤。

米哈伊队长也靠近火这边来。两人都看着火焰，长时间沉默不语。提奥多里斯又进来添柴禾，看见两个队长都在沉思，踮着脚走出去。

突然，仿佛从远处传来米哈伊队长的沉闷声音：“你知道她是谁杀的吗？”

他忽然想要孤注一掷，和盘托出。

波里辛吉斯队长惊跳起来抓住米哈伊队长的手：“谁？”

“别激动，耐心点，你损害不了他一根头发。他已经把死置之度外了。”

“谁？”

“耐心点，我跟你说，我另外有一件秘密要对你说，还更令人痛心。坐下，听我说。听完以后，你就会感到羞耻。是的，我发誓，你一定感到羞耻，你就再不会想到那个女人，也不会想杀她

的凶手，也不会想你自己的生命。”

“谁？”对方眼睛冒着火光再次问。

“我接到我侄子柯斯马斯的一封信，我把它烧了。波里辛吉斯队长，我们的血白流了，白流了。这一回，克里特仍然得不到自由。希腊，欧洲人没有信义，苏丹很强。”

然而，波里辛吉斯队长听不进这番话。他站起来时，头碰在一块石头上，发出鸣响。

“她是谁杀的？”他又大喊，“谁？其余的话你留着以后再说！”

“我，”米哈伊队长答道，并盯着对方的眼睛，平静、庄严地站起来。“我，波里辛吉斯队长。”

波里辛吉斯队长把身子靠在岩石上。他周围变成一片昏暗。

“不，不！”他终于说出，“这不可能……你？你？”

“我要杀的是你或是她。我想到克里特，你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我们需要你，于是我就把她杀了。这就减轻了我的负担，也将减轻你的负担，你瞧着吧。不要摆弄你的刀子！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关起门来，把灯熄灭，在这里搏斗，两个人都死在这小屋子里。不过，想想在岩洞里的妇女和儿童；他们的荣誉和生命都在我们手里。想想我们的祖先。想想克里特。那么你决定吧……”

波里辛吉斯队长倒在地上，双手捂着脸。他的胸脯起伏，他按捺不住呜咽。

“读了这封信，看到再没有一点希望，”米哈伊队长没有理会对方的哭泣，继续说，“我不知道怎么了，老波里辛吉斯，是什么妖魔在我身上作怪，可是我没有失去冷静，我觉得自己更凶狠，

更强悍。哦！就是这样，这些大国，你们就不肯来解救克里特！呸，他妈的！我用不着你们，我，米哈伊队长，一只克里特小刺猬，不，我用不着你们！即使上帝把克里特抛弃掉，我决不抛弃她！”

他弯下身轻轻地摸了一下波里辛吉斯队长的肩膀。

“队长！”他温柔地说，“队长，你不害臊吗？”

对方终于停止了哭泣。他眼泪干了，凶手的每一句话都刺到他的心里……

“自从我失去一切希望的那天起，波里辛吉斯队长，”米哈伊队长接着说，“就仿佛发了狂似的，我好象，站在这块土地上，变成永生不灭了。现在谁都不能伤害我！死能对我怎么样？即使整个土耳其向我围攻，我也不害怕。我就是一座阿尔卡狄修道院，我的衣服、我的头发、我的肠子里装满了火药。等到我看见没有出路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炸毁。你明白了吗？”

确实如此。自从米哈伊队长杀了介入他与克里特之间的那个女人，尤其是自从他读了那封信，知道他从事一场绝望的战斗，一个妖魔就在他身上作怪。这妖魔非常固执，非常傲慢……这是鬼，还是神，或者是一个古代的蛮悍的祖先？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无论发生什么事，他绝不会去咒骂，不会去哀号。他也不会去同魔鬼，同上帝或者是苏丹妥协。他把自己炸掉，就象阿尔卡狄修道院一样。

波里辛吉斯站起来，用黑巾紧紧地把头缠上。

“我不能和你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米哈伊队长，”他眼睛看着另外一边说。“只要祖国还在战争，我就不愿意我们彼此厮杀。也不愿意在战斗中抛弃你。但是，等到克里特恢复和平以后，我们要一起认真地算清这笔帐。因为你撕碎了我的心，米哈伊队

长。”

随后，他没有朝凶手回过头来就走了出去，踉跄地在雪中消失。

“在上边的那些基督教徒怎么样了呢？”

妇女们登上屋顶扫雪，雪积得那么厚，几乎要压断房梁。她们叹息着遥望远山。我的上帝，在上边的那些基督教徒怎样了呢？卡特利娜太太凝视着白色山峰，想着她那令人生畏的丈夫……

这天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寒风凛冽。两三只麻雀飞到老祖宗的院子里，在那里抓挠和啄雪。特拉萨基拿了块面包出来，顿时饥饿的麻雀布满全院。

“爷爷！爷爷！”孩子指着麻雀喊叫。

可是老祖宗蜷缩在升起火的壁炉旁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响，注视着火焰舔吻，吞噬，把木柴化为灰烬。若干时候以来，他脸色越来越苍白，沉默寡言，陷入幽思。他仿佛有件重大的心事。

特拉萨基把面包捏成碎屑喂麻雀，然后回到房子里。这时，老祖宗站起来了。他从卡斯特里订购了一桶油漆和一把刷子，有人刚刚给他把东西捎来。他招呼特拉萨基说：

“你拿油漆，特拉萨基，走吧。喏，在那儿，那个角落里。我拿刷子。”

“上哪儿去，爷爷？”

“你这就知道。不过，咱们得快，赶在再下雪以前。”

祖孙二人在大门前停了下来，眺望下边被大雪覆盖寂静无声的村庄。是一幅多么魅人的幻景！房屋、石头、道路，银装素

裹。白雪轻盈洁净，奇迹般地美化了枯树、乱石和废墟！特拉萨基面对村庄这一夜之间的变化赞赏不已。

老祖宗从腰围里取出一条多色的大手帕，拂去大门上的雪。

“去找块抹布，特拉萨基，来帮我忙。”

门楣的木头出现了，洁白光亮。老祖宗弯下腰去，打开油漆桶的盖子，把刷子浸入油漆里。

“以圣父的名义！”他低声说。

“你要干什么，爷爷？”

“你马上就知道了！”

他拿起刷子慢慢地用心在门上书写第一个红色字母，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字母……

“啊！我明白了。”特拉萨基喊道。

老祖宗微笑。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异想天开要学写字了？”他说。“我有个想法。我要在全村到处都写上这几个字。我不放过一堵墙，我甚至要爬上钟楼，到清真寺去，在我死以前到处我都要写上自由或死亡！自由或死亡！”

他边说边挥动刷子写这几个有魔力的字，身子不时往后退，欣赏自己的作品。那么，真的把几个道道和几个圈圈整整齐齐地写上，这些字就会象人的嘴和喉咙似的喊叫起来。这个奥秘使他感到惊奇。

“告诉我，特拉萨基，”他有时问他孙子，“这些字当真是会说话的活生生的动物吗？它们怎么会说话呢？哦，老天爷，你真是个魔术师！”

这时，他的门在呼喊……他出神地看了这门很久。这已经不是门，而是席发卡斯队长本人！他的心在呼喊。

“我写对了吗，特拉萨基？”他担心地问，“没有错吗？”

“我给你判十分，爷爷，评语是优！”孙子笑着答道。

“现在我们走吧，稍远点儿！”

在路的拐角处有一堵墙，上面没有雪。老祖宗又拿刷子蘸油漆，写起来。他写啊，写啊，在村里越走越远，还继续写，油漆溅到胡子上，流在靴子上，弄脏了绣花背心，但他全不在意。一股强烈的火焰在驱使着他。只要看到一堵干净的墙，一扇足够宽阔的大门，他就停下来写那几个有魔力的字。原来缄默不语、无所作为的墙壁顿时高昂地呼喊，歌唱出它的激情。门原来是一些沉寂的木板，突然间有了灵魂。它们说话，仿佛真正是耶稣被钉在上面的十字架的木头似的创造了奇迹。

他的手这时已习惯于写字了，写得飞快。他来到村子的广场，小学校、教堂、清真寺和咖啡馆都设在这里。他拿刷子蘸油漆，在小学校大门上书写：“自由或死亡”。两个老人从咖啡馆出来。

“啊，啊！席发卡斯队长，你现在会写字了？什么时候学会的？你写的是什么呀？你怎么了？”

“我向你们告别，”老祖宗没有停下来就回答说，“我给你们留下这句最后的话，好让你们以后想着我。”

“什么话？”

“自由或死亡！”特拉萨基喊道。

两个老人摇着头回到咖啡馆里去。

“完了，他已经见到死神，老席发卡斯！”

老祖宗在清真寺前停下来。墙上新刷了白灰，显得非常干净，大门是嫩黄色的。

“拿根木头把油漆和弄和弄，特拉萨基！”老人说，“在这里，

我得特别下功夫。每个字母上给它加个小尾巴。你瞧着吧!”然后,他就熟练地拿着刷子在那黄门上划起来。

最后,他感到疲乏了。

“现在我们回家去吧,”他说,“我累了,教堂,改日再干。我带一把梯子来。我想爬上钟楼,所以一定得存力气。”

“可得当心别摔下来,爷爷。我跟你一块上去。”

“不,不,我一个人上,”老人坚持说,“我一个人上。现在我们回去吧。”

他们回到家里看见满屋子都是妇女:家里的,还有村子里的妇女。所有街坊都在这里听诗人老克里雅拉斯说唱。他刚来席发卡斯队长这里。他到这家,吃的供应最好,最丰富,而且随时可以住宿。这老人蓄着分成两叉的长胡须,食量非凡,嗜酒,年轻时是个有名的登徒子。在一次叛乱中,他当时在离卡斯特里不远的山上看牲口,还是个未长胡须的青年,他拿起枪来,并把牛群从他主人那里转移到叛乱者手中作为礼物。当克里特又重新落到土耳其统治者手中的时候,克里雅拉斯就不能再到卡斯特里来了。他在雷蒂姆诺周围游荡,当过向导、货郎、里拉琴手。他为调戏妇女而受到惩罚。有一天,伊达山牧人的头头科斯汤达拉斯差点儿用刀子把他象阉割公牛似的阉割了,原因是他向前者的女儿求爱。他很有可能被阉了,因为自从那天起,克里雅拉斯就显得安静、温和;他开始发胖,这是他从事说唱诗人职业的起源。他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唱他自己编的诗,把褡裢装满。

村妇们站在他周围,惊叹不已,奇怪他怎么能找到这些话语,并编纂起来使听者感动涕零。大革命复活了,传奇英雄人物从坟墓里走出来,阿尔卡狄修道院在爆炸,老人们取出手帕拭眼

泪。“阿尔卡狄还在抵抗和斗争。”他们心想，“它还一直在燃烧，它将和这些诗句一起永存不灭。”

听他歌唱，人们发生变化，变得善良了；守财奴们解开钱包，打开橱柜，给克里雅拉斯的褡裢装满蚕豆、云豆、鹰嘴豆、栗子、西葫芦、面包和各式各样的东西。而克里雅拉斯看见他的褡裢越是膨胀起来，他那张晒黑的宽脸庞就越是喜笑颜开。

这天，乡村的妇女们远远地看见他。他一生跑遍平原、山岭，一定能够告诉她们关于她们丈夫的消息。她们追赶他，追上他，向他提问，可是这说唱诗人十分急迫，径直朝老席发卡斯队长的房子走去，他饿了。

当老祖宗和特拉萨基回到家的时候，老克里雅拉斯正坐在一把雕刻的木椅子上，在炉火前取暖。

“你好，说唱队长！”老祖宗向客人表示欢迎。

诗人站起来。席发卡斯队长比他年纪大，又是慷慨的主人、有名的战士。因此他敬重他。

“你好，席发卡斯队长，克里特的老狮子！这些时候，我在给你编歌谣，席发卡斯大人，我想叫你永生。”

“那么就让我先死去吧。”老祖宗说，他脸色变得阴沉。

“有什么消息，老克里雅拉斯？”马斯特拉帕斯太太急着想知道他丈夫的消息，突然问道：“我那男人，在那悬崖上，怎么样了，他没有打过仗？我是铃铛商马斯特拉帕斯的妻子。”

“我想先得吃饭，然后再喝一杯，才能记得起来。”说唱诗人答道，“我的头就象一窝蜂，嗡嗡响，我真饿了。”

“给他拿吃的来，”老祖宗吩咐说，“给他灌上一大壶酒。诗人的肚子没有底，不管你怎么往里边塞东西，总有空地方，就象是死人的王国。”

诗人笑起来。大家给他搬来一张矮桌子，他在炉火前盘腿席地而坐，张开象个瓶口似的大嘴。

妇女们站在旁边，以惊奇的目光看着他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把桌子清扫干净。老祖宗带着溅上红油漆的胡须坐在他对面，也注视着他。很长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人们只听见老克里雅拉斯咂嘴的声音以及每当他拿起壶来往喉咙里灌酒时的咕嘟声。

他终于吃完，擦了擦胡须，再喝一口酒。看见老席发卡斯坐在他前面，妇女们都心情激动地站在他周围。

"现在来吧，有什么要问的就说吧。"他说，同时把大腿在炉火前面伸直。

妇女们涌上前来，每人都向他述说自己的心事。我的丈夫，我的兄弟，我的儿子，你看见了吗？受了伤没有？活着吗？她们一字不漏地听他讲话。其实他谁都没有看见。下这么大的雪怎么爬上山呢？他同寒冷、饥饿和枪杀毫不相干。作诗需要安全和舒适。他谁都没见到，不论是兄弟、丈夫还是儿子，不过他现在酒足饭饱，对这些妇女们起了恻隐之心，对每个妇女都讲些劝慰的话。一个妇女心绪平静下来走开后，另一个来……等到她们都得到安慰，房子空了，他看着老祖宗微笑。

"预言幸福，幸福就来！"他说，"我尽我的责任，说人家爱听的话。老天爷不叫我撒谎，他也尽他的责任。"

"那么你是拿撒谎安慰人家的罗！"老祖宗严肃地说。

"我是说唱的，"老克里雅拉斯答道，"也就是说专给人家带来好消息的。这是我的工作。"

"现在我们说正经的，这里只有我们俩和我的孙子，说实话吧！你跑遍城市、村庄，你搜集到很多流传的消息，你听见些什

么了？你的眼睛很灵，什么都注意到，你看见些什么有意思的事？克里特有没有恢复自由的可能？人家说你们这些说唱诗人，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就跟老天爷对话，他到底打算不打算解放我们克里特？”

克里雅拉斯低下他的大头，心中思绪纷乱如麻，不知从何说起。他思忖了一会儿。

“老席发卡斯！”他说，“这里没有别人，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跟谁都不要说。你一百岁了，你不害怕听实话。”

“我不怕听实话。”老祖宗说。

“那好啦，你听我说：当基督诞生时，所有的国家——白种人、黑种人和黄种人的国家都去朝拜他。当他死的时候，这些国家又都来向他告别。克里特也去了，它戴着它儿女的孝，头戴黑巾。它站在一边，躲在最后。怎么能和一些大国——英国、俄国、美国同时朝拜呢？它等到它们全都离开了才走向前去，也扑在基督血淋淋的脚下。黑夜终于来临。整个白天，太阳把石头晒得火烫。傍晚，乌云密集，天空昏暗，大颗雨点开始落下。这不是雨点而是泪珠。

“耶稣睁开眼睛。在微光和雨水中，他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他以为看见了圣母就喊叫：‘母亲！’这时克里特抬起头，闪电划过长空，它脸上发出光芒。‘基督！’它张开双臂喊道，‘我不是圣母，我是克里特！’

“耶稣的声音说：‘来吧！’克里特颤抖着走上前去，它搂住十字架，吻一双被钉子穿过的脚，它嘴上满是血。它低声说：‘基督……为什么把我抛弃？’

“十字架又发出声音：‘不要哭。举起你的右手看一看。’

“克里特举起右手，猜想着它在闪电中看见的是什么，在它

的最宝贵的手指上，无名指上，一只戒指在闪耀。

"'一只订婚戒指，基督！'它喊道，心跳得厉害。'一只订婚戒指还是锁链上的一个环？'

"耶稣微笑，低下头，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了些什么。什么？克里特没有听见。

"'一只订婚戒指还是锁链上的一个环？'克里特再一次喊道。但没有人答复。她再喊。还是没有人答复！

"它还呆在那里，在阴暗处，在日光下，在雨中，可怜的克里特，穿着黑衣服，象个寡妇，它喊叫。它还在喊叫，老席发卡斯！"

老克里雅拉斯叹息。酒壶底剩下一口酒，他把它喝了润润嗓子。"不幸的克里特……，"他一面站起来，一面低声说。

老祖宗也站了起来，招呼他的儿媳卡特利娜太太。

"把壶再给灌上，孩子，"他说，"他今天辛苦了。"

他转过身子朝着老克里雅拉斯。

"你的牙还好啊？"他问道。

"只缺一颗。"说唱诗人笑道，"只缺一颗，是我自己用钳子拔掉的。就是一颗智慧牙。"

"给他拿两把核桃和巴旦杏仁来。"老祖宗接着说。

他象个大庄园主似的把说唱诗人送到大门。

"去吧，祝你身体健康！"他一面向对方伸出手，一面说，"你如果再讲你那故事的话，就叫耶稣答复说：是订婚戒指。你不会吃亏的。正象你自己说的，预言幸福，幸福就来！"

"你放心吧，老席发卡斯，"说唱诗人狡黠地说，"放心吧！另外，我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讲同样故事，我懂得我干的这一行。看是什么人就讲什么故事。"

老祖宗站在大门口，看着说唱诗人爬山，在雪中跋涉。特拉

萨基拉着祖父的手，也在看着这个不寻常的客人走去。等到老克里雅拉斯终于消失，老祖宗和孙子才转过身来。

“你明白吗？”老人问孙子，“他说的耶稣，克里特，订婚戒指……”

“我不喜欢神话故事。”孩子说，“我现在大了。”

“等你再大一些，你就会喜欢了。”老祖宗说完就沉默不语了。

当说唱诗人讲述克里特和耶稣的故事时，巴夏忐忑不安，在他的官邸不停地吸着长管烟袋。君士坦丁堡方面传来的信息不佳，赛莱纳山的消息也不如人意。就整个克里特来说，各路首领变得不那么强硬了，他们相互磋商；希腊、欧洲、俄国都不介入而使他们感到渺茫；有些首领仍犹豫未决。但他们也都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

“我制服了克里特，”苏丹宣布说，“那岛上已经听不到枪声；我好意赐给克里特人的优惠权利，他们背信造反，我就收回。”

可是在赛莱纳山顶，枪声仍然不断，并且传到君士坦丁堡。米哈伊队长不投降，苏丹大发雷霆。他给克里特的巴夏送去一条口袋并说：“把米哈伊队长的头放在里面给我送来。不然的话就把你的头送来。”

巴夏惊恐万状，把袋子挂在脖子上发誓说：“是的，我以穆罕默德的名义，我要把这个异教徒剁成肉酱。叫我的厨子把他的肉酱做成丸子给基督教徒们吃，首先给他们那该死的头目大主教吃。”

他佩上剑，走到窗前，眺望远山。“这异教徒真厉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从四面八方包围，断了水源，堵塞了供应给养弹药的

通道……他啃干面包，忍受饥寒。”巴夏知道他和他的战士们的处境，派了信使去对他说，“走吧，米哈伊队长，带着你的人、武器和旗子走吧，我以穆罕默德的名义发誓，我不动你一根头发！”而米哈伊队长通过同一个信使作了答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不走。即使整个克里特都投降了，我也不投降。我在你那先知的胡子上拉屎！”

“该死的克里特，该死的克里特人，该死的巴夏的命运！”这个土耳其胖子一面解开腰带上的搭扣，摘下佩剑，一面嘟囔。“这大冷天，我不能为了追那个魔鬼自己去爬山！我再派兵去。”

他走到点燃起来的铜火盆旁边，拍了拍手。黑人进来。

“给我拿栗子和拉吉酒，苏雷曼，今晚我心烦，你知道苏丹派人来跟我说什么吗！”

黑人一声不吭，送来一杯拉吉酒，跪在地上把一串栗子插进火盆的炭灰里烤。

巴夏解开衣服扣子，躺在长沙发上。

“跟我说点儿开心的事，该死的苏雷曼，你会跟别人说谎话，你跟我说点有趣的事，说谎也不要紧。以穆罕默德的名义，这对我来说都一样！”

黑人的大白牙闪闪发光。

“正好，巴夏大人，我正要跟你说个好消息。你听了，心就会变成花园。”

“说吧，该死的苏雷曼，大滑头，真主保佑你！怎么，米哈伊队长放下武器了吗？”

“不，没有，另外的消息，巴夏大人！更好的消息。你认识哈米德·穆拉那个驱邪的女人，在她那院子里有个圣人墓……今晚我刚请她给你掷豆子算卦。她坐在院子中央，摆弄她的筛子

和一小袋蚕豆，里边也搀着各种贝壳、小卵石和蝙蝠骨头。她弯下身在上面吹了口气，然后念起咒来，忽然她叫了一声，把面纱抛到空中就开始舞蹈。

“‘你看见什么了，哈米德·穆拉？’我大声问她，‘那些蚕豆说什么了？好事儿吗？’

“接着，她安静下来，又坐在地上，用手指一颗颗地摸豆子。

“‘我看见一顶土耳其红帽子扣上了整个克里特，从格拉布萨直到托普鲁修道院！我看见了巴夏，瞧，这只死蜗牛，接过来一张从君士坦丁堡来的盖着金印的圣旨，上面还有金字和金带子。苏丹给他送来金币或金肩章，要不就是把女儿送来嫁给他。凭着圣人发誓，我真看不太清楚了。’

“‘慢慢说，哈米德·穆拉。’我跟她说，‘什么时候这些美事才能来呢？我得去告诉巴夏，好得到赏钱，也有你的份儿，可怜的！’她弯下身去，和弄豆子，掷了又掷。她答复我说，‘从现在起过三星期。回去告诉巴夏叫他不用发愁了……’

“就正在这时候，你拍手，巴夏大人，我刚从哈米德·穆拉那里回来向你报告这好消息。”

巴夏不停地拨弄一串琥珀念珠，张着大嘴听。他的面部表情平静下来，合上眼睛休息，憧憬着苏丹的使臣在坎迪亚登陆，跟随在后面的是他岳父给他送礼品来的一个骆驼队——满载大小袋子金币、翡翠、宝石、肉豆蔻、肉桂。一个美女——苏丹的女儿，丝绸穿着，苗条身材，下了白色骆驼，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上后宫的台阶。

苏雷曼不作声了，巴夏仿佛突然一惊，醒了过来。

他打了个哈欠。

“已经讲完了，老苏雷曼？”

“完了，巴夏大人。”

“好啦，你把壶放在火上，给我煮杯咖啡，多加奶油，好提提神。栗子烤好了吗？”

“不给哈米德·穆拉送点儿赏钱吗？”

巴夏笑着说：

“我想了想，老苏雷曼，我们不能让一点事就冲昏头脑！先过头两星期再说！”

“我说，他可真有心眼啊……”黑人恼火，小声说，然后把壶放在火上。

一日将尽，大主教坐在宝座上，手里还拿着望远镜，焦虑不安地观察浪涛翻滚的克里特海。这天，他等待着希腊密使乘坐每周一次的船到达坎迪亚。密使应带来指示，说明在这个严重时刻所宜于采取的措施。在山上，最后的几名队长不肯屈服。

“看在上帝的份上，”最理智的战士们喊道，“横下一条心，放下武器吧。容许我们，我们和我们可怜的母亲一些时间恢复力量，然后重新战斗，上帝是伟大的！我还可以再起来反抗！”“装出样子去吻那只我们砍不下来的手吗？不！”那些最狂热的人们答道，“自由或死亡！”希腊是颤抖着恐吓土耳其还是向欧洲屈膝求援。大主教胸中无数，犹豫在两种可能性之间。他的理智告诉他要冷静，忍耐，匍伏下来！可是他的心在喊叫：“自由或死亡！”这一天，希腊的密使应该来到。他要告诉他应该采取什么立场。

大主教一整天都拿着望远镜探索海面。可是天暗下来，暴风雨来临，船没有来。

“耐心吧，明天天亮，消息会来的。今天没有希望了……”他

说完就下到教堂去祈求上帝平息风暴。

黑夜过去，大海恢复平静。从船上可以望见克里特。太阳升起，一股轻微的牛至香味从山上吹来，老席发卡斯的长孙柯斯马斯站在船头深深地呼吸着祖国的空气。悬崖峭壁和稀落的树影形成一块黑色的整体，山顶上呈现玫瑰红色。这是在隆冬季节中的一个春日。上帝怜悯飞鸟和人群，赐给他们和暖的阳光。柯斯马斯伸直脖子，仰慕着祖国的体态。他离开时才二十岁，年纪还小，毛茸茸的面颊，思想模糊，而今天又回到了祖国！在他身旁是一位少妇，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睁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也凝视着克里特。

“这就是克里特！”年轻人对她说。他微笑着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

少妇抖颤，只说出“是啊”两个字。

“你将要在这里生下我们的儿子，”年轻人还低声说，“这里是你的国家。把另一个忘掉吧……”他温柔地又加上一句。

“是的，柯斯马斯……，”少妇说完就沉默了。忽然，她抓住她丈夫的手臂，十分不安地紧紧抓住他，仿佛要使自己相信他确实在这里。她似乎平静了些。

克里特越来越靠近，山峦、橄榄园、葡萄园映入眼帘。坎迪亚方面晨光辉映，牛至香气更加浓郁。从山顶照射下来的阳光这时已到了山脚，逐渐向平原铺开。在水平线上，一株株的树木已可分辨出来，公鸡在晨曦中啼鸣已可听到，大地在苏醒。

男子朝少妇低下头去，低声说：

“我求你，你现在进到我父亲的家里，要坚强，不要怕。想着我总是在你身旁。想着你怀着我们的儿子，你绝不能怕……我母亲是位圣洁的女人，她会喜爱你的。我的姐姐，我得告诉

你……”

“什么?”少妇说,不安地看着她的丈夫。

“当她十二岁的时候,老头子把她叫来对她说:‘你往后不许出大门。你也不能叫我看见你,走吧!’自从这一天起,这可怜的人就被关在家里,整天坐着织布,刺绣,准备嫁妆。晚上老头子一回家,她就跑进屋里躲起来。大约二十岁那一年,有一天,她看见一个青年在她窗下走来走去看她。第二天又是这样;再过一天还是这样。一天晚上,一位女邻居给她送来年轻人的一封信。接着又是一封,再一封。他爱她,看来是,他请她夜晚下来一趟谈谈,认识认识,准备以后结婚。姑娘慢慢受到感动,叫女邻居传话说:‘夜里十二点我到大门口。’”

柯斯马斯沉默了。他额角的血管涨起来,血液在里边隐约跳动。他往日对老头子的憎恨、惧怕和钦慕复苏了。克里特在广阔的空间消失,死者可怕的阴影高悬空中向他招手。

“别说啦,”少妇低声说,“别说啦,这就够了!”她伸出一只手捂住他的嘴。

“不,你一定得知道,”柯斯马斯说,“你一定得知道。夜里十二点,按照约定的时间,我姐姐光着脚下来了,她轻轻地走,怕踩在楼梯上有声音。可是老头儿醒了。他听见动静,偷偷起来象一头猛兽似的跟在后面。姐姐走出院子,当她伸手要开门的时候,老头子冲过去,揪住她的头发。一双魔爪揪着她的头发,把已经吓昏过去的女儿拖回屋里,双锁禁闭,钥匙收在腰带里。这件事,他对谁都没有说,但从那天起,我姐姐就再也不到大门或是窗前去了,一直多少年……我父亲在阿尔卡狄战斗中牺牲,可是从那天夜晚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姐姐一直神志不清。白天,她操劳,洗衣、做饭、织布,还继续准备嫁妆。夜里,她睡不

着，等到快十二点，她起来打开窗户，弯身去看是不是偶然有个夜晚的行人。她焦急地大声问道：‘快十二点了吗？快十二点了吗？’”

柯斯马斯不作声了。她又看见了她姐姐儿童时期的金黄头发、蓝眼睛、亲切的表情和她的笑容……他的目光投入在他脚下展开的深沉的大海。

他在甲板上走了几步，弯身看见底舱里挤满了土耳其兵。他们的臭气升上来直到他那里，他掉过头去。“可怜的克里特……”他用手摸着他藏着密信的上衣说。

他朝他的妻子转过身去。

“我求你，”他向她重复说，“你要进到我父亲的家里，可是你不要怕。”

克里特离得越来越近，仿佛一条危险的海兽在船前移动。柯斯马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在坎迪亚后边朝南是著名的人形山——友希达斯山，在山的高处，一个脸朝天的巨大人头，由岩石和峭壁形成粗糙的前额、突出的鼻子、大嘴和胡须。它仰面卧着，只有蓝和黑两种颜色，仿佛一个无情的僵死的神，稍微抬起脖子，还在监视着克里特。

“他没有死，这个巨人，”柯斯马斯凝视着这座令人怀念的山，心里忽然出现这样一个念头。“只要他活着，他就激励着我，他不会死；只要我活着，我就想着他，他是不会熄灭的。别人会把他忘掉，他的生命取决于我。他依靠我，我也依靠他……”

对他父亲的记忆在他的心里发芽、生根，不肯离开。在远居异国的时候，他一想起他就惊恐万状。可是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死者在他身上反映得象现在这样强烈。他心里想：“他感觉到我为什么回到克里特来，我带来什么秘密的信。他感到了，想朝我

扑过来，阻止我说话，这个高傲的战士！"柯斯马斯十分激动。他转过身来看他妻子，使自己心绪稍微平静一下。她坐在船头的一堆缆绳上。她的一双眼睛注视着那座越来越靠近的城市，那里的威尼斯城墙、矮房屋和白色尖塔……柯斯马斯抱着她的腰，把手放在她肚子上，感觉到她身上的热和呼吸的味道，顿时产生想把他心爱的人弄翻在缆绳上热吻的强烈欲望。两年来，他享受着这种幸福，他仍然贪恋着这个来自远方国度、祖先受难的异族女儿的纤细而炽热的身体。他感觉着他父亲附在他身上，以憎恨的目光盯着这个移民。而年轻人对妻子的爱与日俱增，变成向老头子的一种挑衅；他紧抱着她，保护她，拒绝把她交给死者。

"诺爱米！"他在她耳边轻轻地说，"诺爱米，我感激你的存在。"

少妇低下头，蜷缩在丈夫的怀抱里，仿佛要进入他的胸膛，永远消失在里边。

光线变了，从早晨浅淡的玫瑰色变得光辉灿烂。海上轻波白浪在日光下翩翩起舞。晨雾消散，举目仰望，但见一片蔚蓝色的晴空。

少妇叹息着说："每天早晨，我那当犹太教教士的父亲，一打开窗户就感动得流泪说：'多么美啊，多么奇妙！'

"可是他看见的只是一些黑烟囱、一长条灰色的天空和一些衣衫褴褛、哆哆嗦嗦、面貌丑陋的人。我的上帝！要是他看见克里特的话，他会怎么说呢，他会怎么说呢？"

"可怜的克里特！"一个紧靠船首穿着长裤的老人划着十字说，"可怜的克里特！如果你是个女人的话，你一定会上天堂。可是你是个岛，不幸的！"

他说完就朝那些边扣裤钮边整理身上武器、从底舱走上来的土耳其兵投去憎恨的目光。

“你们不知道钻到什么地方来，狗！数一数，朋友，这能有多少具尸首？”他转身对柯斯马斯说，“感谢上帝，今年大麦该丰收了！”

穿长裤的人发出咯咯的笑声。

“这是上等肥料，土耳其尸首，你知道吗？”他补充一句。

“这些克里特人的灵魂阴森，执拗顽固。我在进入一个丛林。”少妇看着他丈夫低声说，她微笑了一下以减轻这话的份量。“我想我不会活着出来。”她还说，但说得那么轻，旁边的人几乎听不见。

船进入港口。右边，在岩石上镶嵌着一头威尼斯狮子，它用爪子捧着一本打开的福音书，闪烁发光。港口上熙熙攘攘，散发着烂柠檬、油和角豆的气味。后边大海浪涛翻滚。柯斯马斯跳上码头，伸手去扶他妻子。

“先迈右脚，”他轻轻地说，“我的上帝，你说得对，你在进入一个丛林。”

诺爱米的右脚首先踏上克里特的土地。她感到精疲力竭，紧紧抓住她丈夫的手臂。

“我累了。”她说，鬓角上冒着冷汗。

“我家的房子不远，鼓起勇气，很快就到啦。”

他们向前走。柯斯马斯以贪婪的目光看这些房屋、人、街道。全都老了。黑头发变白，双颊陷了下去。颜色褪了，墙被剥蚀，其中有许多已坍塌。他抓住他年轻妻子的手，紧紧握住。

“这就是我的祖国。是的，我就是从我们踩着的这块土地上生出来的。”

少妇弯下身子，拾起一小块土，把它捏碎了。

“这土热乎，我喜欢它。”她说。她想到她自己的祖国，在寒冷的远方。

他们走进小巷。柯斯马斯放下他妻子的手，快步走在前面。他的心激烈地跳动。他向右转进一条小街，从远处就望见家门。大门关着，楼上的窗户也关着。他走到上面有一个笨重的敲门锤的不同一般的旧大门前，感觉两膝发软。他控制住自己。

他敲门。听见院里有人走动和叹息。脚步声停下来。他再敲，门开了。一个小老太婆走出来，她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穿着一身黑衣服。她一看见来客就喊了一声：

“我的孩子！”她怕自己摔倒，把身子靠在门框上。

姐姐走出来，她干瘦，憔悴，头发花白，目光惨淡而阴森。她的胸脯隆起若干年，不能再等待，塌了下去。

母亲淌着欢乐的眼泪，双手抓住她心爱的身躯。当她把归来游子紧抱在怀里，并把对方看作婴儿与之对话时，忽然看见一位少妇站在门口。

“这是……？”她轻声问道。

“这是我妻子。”

姐姐听见这话就转过头去。母亲看着他儿子：

“你为什么要娶她？你要玷污我们的血。她是犹太人。”

“母亲！”他吻着一只枯槁的手，轻轻地说，“我求你开恩……”

“你是我的心肝，你求我开恩？我全指望着你，你吩咐吧。”

“我把我妻子托付给你，母亲……爱她吧……还有我的儿子呢。”他把声音放得更低，说出后面一句。

母亲吓了一跳。她看着儿子，用目光提问，恳求。

“是的，”他答道，“她肚子里怀着你的孙子。”

一股暖流从老妇人的胸脯冲向喉咙，上到面颊。从她心的深处发出一阵强烈的颤抖。顿时，她又感到惊恐万分。

“他呢，你请求过他准许了吗？”她放低声音说，“他知道了吗？是他说了算，你应该求他开恩。我怕他！”她的声音很小，仿佛怕死人听见。

“他能怎样呢？”儿子蓦地怕起来问道。

“我怎么知道呢，孩子？他连个显形的身体都没有。这时候，他有可能在这院子里，阻止她进门……”

儿子笑了：

“他不能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啦！”他说，“这里已经不是他说了算啦。我去叫她！”

他穿过院子，心里怦怦的跳着，既气愤又害怕。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嘶哑。

“克利苏拉，你来。”他说。

他拉着她的手，领到母亲面前：

“母亲，你的媳妇……”他说。

少妇弯下身去吻老妇人的手。然后站在那里听候。

老妇人打量诺爱米的鹰嘴鼻、厚嘴唇、颜色稍红的金黄发、惊惶的大眼睛和脖子上的一条细金链。

“你洗礼了吗？”她问道而没有伸出手去。

“她洗过礼了，”儿子答道，“瞧，这不是她的十字架吗？她取了你的名字。她原来叫诺爱米，现在她叫克利苏拉。”

他揪他妻子脖子上的一条细项链，带出吊在她胸前的小金十字架。

“欢迎你。”那婆婆说，她犹豫了一下才摸了摸儿媳妇的头。

他们进到屋里。

柯斯马斯带着沉重的心情，在房子里到处去看看。他上楼，下楼，默默地抚摸着门、古老的家俱、墙上的大钟、挂在圣像旁的祖传银质手枪。

“爷爷呢？”他问道。

“他在那儿，村子里。今年一百岁，可是还很健壮。死神不答理他。他老打听你。”

婆媳两人坐在陈旧的长沙发上。母亲看着儿子。他长这么高了！现在是大人了，活象他祖父席发卡斯队长，碰到什么都爱慕地盯着看，长着同样的很会讲话的嘴巴……老太婆不时偷偷看一眼年轻的媳妇。“跟她说什么呢？”她心里想，“她是另外的一个种族，是别的神造的，我可不愿意要她！”少妇打量铺着碎石的院子，一盆盆的罗勒，在蓄水池上边和院子那头落了叶的葡萄树，葡萄树后边白雪覆盖的一望无际的平原。她不禁想到寒冷的树林，阴郁的市镇，哥萨克人手持刀剑砸开大门，屠杀犹太人……白雪在热血下融化，变成鲜红色的泥浆，男人、女人和小孩成群地奔走呼号……

她回过头来，看见婆母在看她。她想朝对方微笑，但没有做到。她的泪水模糊了眼睛。婆母对她发生了怜悯之心。

“你想什么哪？”婆母问道，“想你的祖国？你在哪儿出生的？”

“很远，很远……在一个到处都是工厂的黑色城市。”

“什么工厂？那里制造什么？”

“大炮、步枪、机器……可是我的父亲……”

她想说：我父亲没有参加制造杀人武器来玷污自己的手，他是犹太教教士……可是她把话收了回去。

“什么，你父亲？”婆母问道。

"他是个好人。"媳妇叹息着答道。

婆母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割下一枝罗勒给她媳妇。

"你们国里有罗勒吗？"她问。

"没有。"

"这是从耶稣的坟上折来的。"老太婆说完就不作声了。

好消息传遍街坊。女邻居们吵吵嚷嚷，高高兴兴地来到，房子挤满了人。她们观看这个瘦弱的犹太女人就象看一只奇异的动物似的从头看到脚。她们盯着她，嗡动着鼻孔，走到她跟前。

"你闻见她的味儿了吗？"一个女邻居小声问另一个。

"一股犹太味儿。"另一个抿着嘴说，"她们都有这股味儿。"

柯斯马斯以爱怜的目光看着他妻子。后者就象一只受伤的天鹅，在一群鸭、鹅和伯劳中间——它们伸长脖子仔细打量她，发出粗野的叫声，然后就不作声了。

玛丽亚送来一托盘果酱和咖啡。她老了，脖子上扎了一条宽黑丝带掩盖皱纹。她用恶狠狠的目光看着克利苏拉，仿佛看一个仇人似的。这个女人比她年轻，比她长得好看，把她兄弟从她那里夺走了。

柯斯马斯站起来，他不能再耽搁了。

"我得出去转一趟看看人……"他说完就快步朝大主教府走去。

大主教坐在宝座上等着他。大清早，他听见船进入港口鸣笛的声音，他划着十字说：

"上帝啊，让他给基督教徒们带来好消息吧！"

柯斯马斯迈着急促的步伐，亲切地观看周围。它老了，这座可爱的城市，它在风化，开始逐渐化为尘埃，被风吹散。必然有

一天，另外一个城市将在它的基础上建筑起来，但那就不是他的那个城市了。街上又重新布满青年，但不是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了。“亲爱的坎迪亚！”他心里想，“亲爱的坎迪亚，我们变老了……”

他来到圣米纳斯教堂，穿过院子，向老柠檬树致敬——每年复活节，大主教就站在这棵花朵盛开的树下，这时神复活了……他激动地打量四周，但他不能耽搁，两阶两阶地走上大主教府。

大主教心绪不宁，迫不及待地站起来。

“你好，柯斯马斯！”他说，“是上帝在这个艰难时刻把你派来了。你带什么来了？”

柯斯马斯吻大主教的手。

“这封信，大主教，”他从胸口掏出密件递给大主教。

大主教接过信来，靠着窗台撕开信封，他的手很烫。

他先把信急忙浏览一遍，再慢慢地读。他那严肃、高贵的头长时间地低下来。最后，他离开窗户，带着绝望的神情坐到长沙发上，用双手把脸捂起来。

“不幸的克里特……”他低声说，“不幸的克里特……”

“没有任何希望，”信里说，“欧洲人不愿意惹恼苏丹。苏丹自己觉得很强，打算把本来不情愿给予克里特的特权收回。此外，他派去一名拥有杀戮和毁灭基督教徒的全权的将军。这次还得放下武器，得忍耐，不要把希腊投入血泊。它想帮助你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它想帮助，但不能够。”

大主教抬起头。

“你知道信里说什么吗，柯斯马斯？”他问道。

“我知道，大主教。”

“我写一封长信给所有的首领，让他们放下武器。对领导施

加影响不成问题。我只担心一个人，就是你的叔叔米哈伊。他是不好商量的，性情古怪，不肯妥协。我早就派人去对他说，劝他带领队伍和旗帜离开山头，巴夏就不会碰他一根头发。你知道他怎么答复我吗？'你做弥撒我管了没有，大主教？那么，你也别管我的事！我决不向土耳其人让步。我宁可粉身碎骨！'你得去找他，亲自跟他谈。"

"我去，大主教，但是没有希望。这真是一头猛兽，和我父亲一样。"

他们听到军号、沉重的脚步和马嘶声。

大主教以不安的神态看着柯斯马斯。

"这是土耳其队伍。"柯斯马斯说，"我们一同乘船来的。他们在加尼亚登岸。他们接到要他们杀光烧光的命令。""不幸的克里特……"大主教接着又说。他朝天伸开双臂："直到什么时候啊？"他喊道，"直到什么时候？"

他们沉默下来。两人绝望地想着克里特。

"你在欧洲呆了很长时间，那边怎么样，你看见些什么？我们这里，我们活在沙漠里。"大主教终于说，以便换一换脑筋。

"看到的东西很多，有好的有坏的，乱七八糟。从哪儿说起呢？"

"他们信上帝吗？这是我想知道的。"

"他们信一个新的神，他残酷、强大，可能有一天成为全能的力量。"

"哪个神？"

"科学。"

"没有灵魂的智力，也就是说，魔鬼。"

"我们进入了可怕的天蝎星座，换句话说，魔鬼星座，大主

教。”

“别的人，这有可能，但克里特人是不会的。我们有一个理想，一个高于我们的、同我们的利益相违背的信仰，一个要求我们流泪流血，做出牺牲的理想。我们还没有离开上帝的星座。”

柯斯马斯没有回答。有什么可答复的呢？说什么呢？大主教年老而笃信上帝。他没有其他的精神支柱。

“克里特人和俄罗斯人，”大主教接着说，“俄罗斯人，他们也没有离开上帝的星座。就是在基辅，我当修道院院长的时候，我明白了什么是信仰，什么是上帝，他怎么下到地面上来，他怎么走路，怎么和人们说话。只要俄罗斯存在，我么，我就不怕。”

柯斯马斯站起来。

“我向你告辞，大主教，”他说，“我等你写好给队长们的信再来。我得抓紧时间。”

“去吧，我给你祝福，明天再来。我要召集头面人物，对他们讲话，你也来。”

回到他父亲的房子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他走上他青年时期的老寝室，看见他妻子靠在床上哭泣。他搂她的腰，抚摸她的头发，托起她那愁苦的脸，看着她。年轻的妻子露出微笑。

“你怎么啦？他们怎么你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累了。”

她把脸贴到他腋下，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说：

“她们都瞧着我，用鼻子闻我，然后转过身去，彼此交头接耳。你母亲看见我可怜，她站起来说：‘朋友们，你们回去吧。大家都累了，我们明天再见吧。’她拉着我的手，把我领上楼到这里，你的房间里来。一霎间，她弯下身子，仿佛想亲我，但又停了

下来。她对我说：'躺下吧，别听她们的，睡吧。'我就在这儿，一直等你。"

柯斯马斯弯下身，把他妻子颈背上的头发卷撩开，吻她。她闭上眼睛微笑。这时，月亮出来，照着她的脸。她面色苍白使他惊恐。他抱起她来，把她放在床上。

"睡吧，"他在她耳边小声说，"睡吧，你累了。"她握着他的手。

"我一个人睡不着，躺在我旁边吧。"

她抓着她丈夫，紧抱住他，贴着他的胸脯，用她的母语低声说了几句话，就入睡了。

一轮满月，寂静无声，缓慢地在空中升起。这月亮和往日的一样。柯斯马斯想着他少年时期的夜晚，是多么甜蜜，和他的朋友就一些无法解答的大问题展开争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往哪里去，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一系列纠缠着大地上所有青少年的问题。

明月的光辉洒在洁白被褥上。诺爱米的金发，仿佛磷光闪烁的细草，在枕上散开，宁静而柔和。她的面孔发出大理石的光泽。柯斯马斯伸出手来，想抚摸她，但又怕把她惊醒，就止住了。

"我爱她，远远超出一切可能做出的表示，"他心想，"她给我这么多的好处……她启发了我的思想，揭开了我的心灵，她使我懂得了爱我原来憎恨的外族人，明白了我原来反对的思想，感觉到所有的人都有着同一个根源。那个晚上，是一位仙人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到我这里来的。"他摇了摇头笑了；他说，"仙人是没有的。是我牵着她的手，不是别人！"

他回想起在一个遥远的北方城市的图书馆，他到那里去借阅一种他心爱的书，中国的宋词。他没有借到，闷闷不乐地望着

大街，目光落在一个过路的姑娘身上。她穿着一件他最喜爱的那种颜色——橙色的短绸上衣。她在光亮处闪耀一下就不见了，给他留下一个神秘、美和忧伤的印象。

一个念头象闪电般穿过他的脑海："我要愿意的话，我就追上她，使她成为我的伴侣；我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就呆在这里，让她走掉。我是绝对自由的。可是，我想要的是什么呢？"这时他立刻想起那个克里特牧羊人的故事。牧羊人从来没有到过坎迪亚，想象着它是个很大的城市。他听说过那里是个天堂，什么都有，什么世界上最贵重的东西都有：双层底白皮靴、枪、剑、一袋袋的蚕豆、鳕鱼。还有身上带香皂味的女人。

多少年来，牧羊人一直憧憬着这个天堂，渴望着它。有一日终于按捺不住，把一双旧靴子挂在脖子上，免得踩上石头把它们碰坏，朝着坎迪亚的方向快步跑下山去。他连续跑了七个小时，黄昏时分，他来到城门口。忽然间，他似乎为自己经受不住诱惑而感到羞惭。于是，他抡起铲头牧棒敲击着大门喊道："我要是愿意的话，我就进去；我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就不进去！"然后，他就回到山上去了。"我嘛，我要进去！"这天，柯斯马斯低声说着就朝这个姑娘追去。橙色的短上衣又出现在黑鸦鸦的一片人群当中，他跟踪赶上。姑娘转过头来用惊慌的目光看他。他对她说："当我看见你走过的时候，我心想：我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截着这姑娘，和她成为朋友；我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就由她去，让她走掉。可我决定了，我愿意。"姑娘惊慌地答道："你要不是个疯子，就是个诗人。我没有时间……"对方又说："跟我来吧，我们谈一会，然后你再决定……"姑娘一再说，"我没有时间，我走了。"她再一次说，声音颤抖着。柯斯马斯不安地抓住她的胳膊："别走，跟我来。"他热情而恳切地说。这声调使她害怕起来。她

说："我要走。"仿佛是在喊救命似的。姑娘看着他。她眉心紧皱，显露出内心的慌乱。后来，她感觉到她的一生就决定于这一刹那。"我愿意。""我不愿意。"她的整个命运就包含在语言中的这几个字里。"来吧！"柯斯马斯坚持说。"哪儿？""不上哪儿。""哪儿？"她象个可怜的孩子再一次问道。"我们一块走一走，然后你再走你的路……生命是短促的，让我们彼此说出我们还来得及说的话吧……"姑娘晃了一晃她那金黄色的头发。"让我们彼此说出我们还来得及说的话吧。生命是短促的，来吧！"

他们走进一个公园。傍晚，开始是绿色和金黄色的世界，慢慢变成淡紫色，又慢慢变成深蓝色。他们说话很快，气喘吁吁。柯斯马斯给她讲克里特——一个跌宕不羁而又那么可爱的岛屿，他那凶恶可怕的父亲，他那圣洁而受尽折磨的母亲……姑娘大惊失色。"你怎么把这些心里的话都跟我说了？"她不安地问道。"因为我要走，因为你也要走，我们没有时间了……过去，人们要经过多少年才走到这一步，今天我们一下子就走到这里了……"

他们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你叫什么名字？"——"诺爱米。"——"说吧，诺爱米，你的生活中大概有悲伤的事。相信我吧，我是克里特人。"——"克里特人是什么意思？"——"一个热情的人，诺爱米。"

当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的时候，天色已昏黑。柯斯马斯满腔愤怒和伤痛。人间的苦楚都落在这个姑娘身上了。她一句句的话都在揭露世界上的丑恶、卑鄙和残暴。他双手捂脸，听着，想象着。哥萨克人骑着马进城，在犹太区横冲直闯，破门，杀人，把老人、妇女、儿童集合起来。诺爱米的父亲——白胡子老犹太教教士排在这队伍的最前头，朝雪地走去……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在雪地里……他们人数逐渐减少，总是不时有人倒下，躺在左边或右边冰冻的地上；妇女和儿童……诺爱米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于是柯斯马斯搂住她的腰。“你怎么得救的呢？”——“我不知道。就象个梦……别问我了！”她忽然叫起来，“别问我！”柯斯马斯抚摸着她的头发。“我不问，别说话啦！”他们两人都不作声，呆了一会儿，柯斯马斯问她：“那么现在，你今天晚上要到哪儿去呢，这么匆忙？”诺爱米抬起头来，她说：“我下了个决心……一位女朋友给了我这件橙色短上衣，我洗了头，梳妆好了，我要去……”她说到这里停下来，然后，平静地说：“去自杀，结束自己。”

柯斯马斯弯下身去吻她的双手。“我们走吧！”——“去哪里？”——“跟我来，诺爱米。”——“哪里？”——“你为什么要问？你不信任我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你，但我永远不会抛弃你。所有的人都把你抛弃了，可是我决不会抛弃你。”

姑娘垂下头。在公园里的黑暗处，柯斯马斯看清她的脸。他静静地等待着。他感觉到这个可怜的孤儿在请示她的祖先，希伯来的神灵，她在做出决定。突然间，她抬起头，露出平静而坚定的神情：“走吧！”她说着并向他伸出手去。

月影西斜，床上昏暗无光。楼下，母亲和姐姐未睡，仍在轻声细语。柯斯马斯听到母亲单调而恬静的声音，宛如小溪流水。一条狗哀声嚎叫，继而沉默。熟悉的罗勒花香飘入室内，还是在他青少年时喷芳吐妍的那棵老罗勒。罗勒、莱乔栾那、艾菊、茉莉，多少过去的亲切伴侣！柯斯马斯深深地呼吸着，他的心田就象这座祖屋的院落，摆满盆盆香花，但它中央有一眼清凉的水井。

“这就是我的祖国，这里是我出生的房子，这是我的妻

子……"

正当柯斯马斯浮想联翩，祖国的芬芳渗透肺腑的时候，隔壁他姐姐房间的窗户开了。这大概是子夜将近。柯斯马斯注意听了很久。没有动静。随后，他听见街上的脚步声。这是个夜晚的行人。突然，他又听到喘息和绝望的声音："十二点过了？十二点过了？"脚步声停止，窗户猛地关上，又是一片寂静。柯斯马斯打了一个寒战。

"我的上帝，"他小声说，"我的上帝，多么悲惨！"

他双手捧着面颊，眼泪流了下来。

他无法入睡，睁大双眼，等待天明。当天空开始发白，他为了不惊动妻子，悄悄地下了床，穿上衣服，走下楼，在长沙发上原来他父亲的位置坐下。他似乎想要向死者挑衅，把他从他习惯坐的地方，从他睡觉的床，从这个院子，从这所房子赶走。他想把门闩上，阻止他进来，他为妻子担心。

昔日的恐惧，他本来以为到了欧洲就摆脱掉了，岂料现又复苏。他的心仍然是个充满幻影的黑暗洞穴。

姐姐来了，面色焦黄，神情呆滞。她看见兄弟坐在老头的位置上，吓了一跳，后退几步；仿佛见到她父亲回来，又成为一家之主。自从父亲揪住她头发不准许她接触男人的那个夜晚起，仇恨就在她心中不断滋长。她要活下去，活着为了仇恨他，诅咒他。每天夜晚，她打开箱子，翻看她亲手绣成的嫁妆——镶宽花边的睡衣、绣花被、亚麻和丝绸的床单——她的心碎了。"该死的！"她喊道。有时她狂怒起来，恨不得把所有这些全部堆在院子中燃烧，希望连同她父亲也一齐烧掉。"我这些裹尸布……"她看着这些箱子里的东西说，"该死的！"她打开柜子，一见到她父亲的衣服就象一只狗看见一张狼皮似的颤抖起来。她甚至不

敢去摸，这些衣服使她感到又恶心又害怕。她想象着假如她碰上去，它们就会冒出火星来烧她。她和母亲争吵，就是因为母亲一辈子在丈夫面前百依百顺，从来不会顶撞。她爱她弟弟，但直到前一天他回到家为止。她一见他结了婚，就对他厌恶起来。他的妻子使她恶心，正如她父亲的衣服使她恶心一样。“玛丽亚，要耐心……”她母亲对她说。——“见鬼去，耐心！”对方答道，“还不如叫我拿把刀子把她宰了，免得再见到她！”

这天早晨，当她弟弟祝她早安时，她再也忍不住，哭起来了。柯斯马斯扶着她胳膊说：

“别哭啦，生活会变的，你也会幸福的，姐姐……”

她摇着她那灰白了的头说：

“我得嫁给死神才会幸福。”她把弟弟推开说，然后走出这房间。

柯斯马斯走到院子里，他需要松口气。但突然间他感到不安。

有人在上边屋子里叹息。他回到房子里，赶快爬上楼梯去看他妻子。

她仍睡着。她的一只细长的小脚露在被外边；他弯下腰去吻它，又轻轻地抚弄她在枕上散开的头发。从她微张的嘴里冒出一股带石竹花香的热气。

正当他朝她弯身，嘴唇刚要碰到那张半开的嘴时，突然间，他似乎听到有人上楼梯的声音。沉重而缓慢的步子在攀登。他认出是死者的脚步。他惊跳起来，坐在床上，屏住呼吸谛听。楼梯又响了，沉重的步子走近了，到了最后一级，现在踏在平台上了……

“老头！”柯斯马斯惊慌失色，低声说，“老头！”他伸出手去护

卫他妻子。

步子在门外停了下来。儿子的心在强烈跳动，仿佛觉得整个房子都在摇晃。“是谁？”他想喊，但喊不出声音。

这时，诺爱米喊叫了一声就醒了。她眼睛看着门，汗从脸上流下来。柯斯马斯拥抱她。

“你怎么了？”他轻轻地问她，“你看见什么了吗？”“是的，是的……”

“别害怕，没有事……”

“有人上楼……有人在门后边！”

“嘘！别害怕。你刚才做梦哪。你睡，没有事。”

他跳起来。他也害怕，但心里又觉得难为情。他朝门伸出手去，突然地把它打开。没有人。他勉强笑了笑，使妻子放心。然后，他又回到妻子身旁，掀开她的被子，吻她那颤抖着的双膝。

“别害怕，”他对她说，“这是你的家，这里，诺爱米……”

年轻的妻子环顾四周，桌子、柜子，圣像壁有三个旧的圣像：耶稣诞生图、耶稣受难像和米哈伊大天使像。

“是的，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在这里住下去。”她说时含着满眶泪水。

柯斯马斯看着她哭泣，忽然升起一阵强烈的欲火。他即使在远居他乡的残酷岁月，也从未象此刻对她渴求得如此热切。他让房门敞开，以表示他不害怕死人，慢慢地从头到脚抚摸她。

一天过去，接着两天、三天。柯斯马斯和母亲、姐姐在一起。他们谈论房子、家庭、邻居、死人——他在各房间里游荡并且继续折磨她们……还有克里特。他们彼此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们之间剩下的唯一联系是只有通过沉默表示深切的爱。柯斯马斯走遍儿时熟悉的街巷和田间小径。三拱门广场是他情窦初

开的地方。那姑娘在傍晚的金黄色云彩中出现；她拿着一朵玫瑰，他手里是一捧茉莉。空气里弥漫着多么令人陶醉的芬芳！一个夏季的黄昏，该出嫁的姑娘，穿着红的、绿的、蓝的，她们胸脯隆起，迈着急促的步伐，松开的头发和上面的丝带在脑后飘扬，一切都仿佛在召唤……

她们是一些双桅纵帆帆船、轻巡航舰，启程去征服世界……而青年人们气急败坏地在她们后边追赶，但还假装着开玩笑。实际上，他们的心在颤抖。柯斯马斯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才十六岁。

他穿过广场，低下头，免得碰上一个认得出来的又老又胖的女人——谁晓得不会是当年夏日黄昏那些花枝招展的少女中的一个。他记得希腊族的一位很老的前辈，他远游回到岛上来，走遍各处而怒火满腔。房屋看起来矮了，大街窄了，老朋友见了面三言两语就再没有话说了。当年，那些青少年，仿佛征服者似的，在月下的街巷中行进，高谈阔论上帝、祖国、世界命运；而今，却纠缠在老婆、孩子、柴米油盐之中。青少年的舰队已沉没在一小木桶的水里。

在彼特罗凯法洛，这个礼拜天，老祖宗站在升起火的壁炉前。他感觉冷。他面颊凹陷，两膝发软。他眼睛看着火，心里想着自己过去的一生，听到仿佛无尽头的海浪在他脑海中奔腾和冷笑。

一个向导路过。

“祝贺你，老席发卡斯，”他快活地说：“你孙子柯斯马斯从欧洲回来了，他现在坎迪亚。听说有一管笔和一些纸，他在写哪！”

老祖宗惊跳起来。

“他写什么，跟我说？”他一面举起手杖一面说。可是向导已经走远了。

老祖宗沉默不语。他长孙的归来似乎是死亡的预兆。“我的时辰已到！”他心想，并站了起来。

“把大梯子揹上，查里迪摩斯，跟我来。”他说。

“去哪儿呢，老席发卡斯？”

“我跟你说过一千遍，不要向我提问题。快走！”

查里迪摩斯揹着大梯子，老祖宗走在前头。他带着一桶油漆和一把刷子。他加快步伐，有时踩在石头上跌跌撞撞。两人来到村镇的广场，老人指着那个刷上白灰浆的小钟楼，吩咐说：

“把梯子靠在墙上！放稳当，别叫我摔下来。特拉萨基上哪儿去了？”

“他带着他的队伍和卡宾枪走了。”

“我给他祝福。他是好样的！”

牧羊人把梯子靠在钟楼下面，放上两块石头顶住，再用双手抓紧。老人把脚放在第一级，开始气喘吁吁地攀登。查里迪摩斯惊慌地看着他。“公正的天呀！”他划着十字低声说。

老人爬到梯子的最高一级，面对钟楼的一个石头墙角。他拿起蘸上油漆的刷子，甩开手臂，用特大的大写字母书写“自由或死亡”这几个字。他的心高兴地跳动着。“谁会想到我的生命会是这样结束的呢？”他心里想，“拿着一桶油漆、一把刷子，在墙上写字！”一个个大字母都写完了。可是忘记了站在梯子上，他想往后退一退身子，好好看看自己的工作成果。他一挪动就失去了平衡，摔在教堂脚下。

查里迪摩斯大声嗥叫，邻居们跑来，把老人抱起。头上淌血，颅骨破裂，然而他的嘴一直闭着，他不吭一声。

“他孙子回来了。”查里迪摩斯对邻居们说，“是高兴得把他给弄糊涂了……”

整个村庄就象遇到一场地震似的震动起来。支撑住它的一根顶梁柱倒下了。土医生给老人头上涂抹药膏，同时一名信使骑上骡子到坎迪亚去请穆斯塔法·巴巴。他识百草，懂得药性，而且是个好人。不论是土耳其人、希腊人还是犹太人他都给医治。他常说，“全都是病人，可怜的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

第二天清早，穆斯塔法·巴巴骑着骡子来了。他取出他的一些小包包，打开一些小瓶子，用他的一双柔和、轻巧的手医治老人头上的创伤……

第三天，老祖宗睁开眼睛了。他看了看周围，看见他儿媳妇卡特利娜，向她点了点头。

“山里人怎样？”他问道，“你丈夫有消息吗？”

“他不肯投降。”他儿媳答道。

“他做得对！”老人说。“给我背上垫个枕头，扶我坐起来。我躺够了。把羊圈的科斯汤迪斯给我叫来，我有事找他。”说完话，他疲乏了，闭上眼睛。

一小时后，一个象人又象公山羊的巨人来了。他站在老人躺着的长沙发前，用铲头牧棒顶着下巴颏儿等待。老祖宗闭着眼睛，耳朵嗡嗡作响。他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有人来。科斯汤迪斯静静地等着。“这不可能。”他对自己说，“他总有一天会睁开眼睛，我会知道他的想法。”

儿媳妇和孙子们都站在周围；特拉萨基也揹着卡宾枪来了。他从山上回来，他每天到那里去和朋友们玩打仗。他来看看他祖父就带领伙伴去打土耳其人的村子。因为这一回，什么都准

备好了。

“把他叫醒吧，特拉萨基，你不怕他。”科斯汤迪斯说。

“不，我不怕他，可是我可怜他。”特拉萨基回答说。

老祖宗听见人们窃窃私语，睁开眼睛。科斯汤迪斯挪动他的一双大脚，走到跟前。老人瞥了一眼，看见他周围站着那么多人，生气了。

“我还不死，亲爱的继承人们！”他大声说，“我还不死。给我走开！科斯汤迪斯，你过来，低下头来！”

巨人把蓄着长发的大头低下去聆听老席发卡斯的吩咐。老人呼吸短促，语言缓慢。他因为疼痛不时停下来，再鼓起力量，继续说下去。他说完了还问道：

“你听明白了，科斯汤迪斯？”

“我明白了，老席发卡斯！”牧羊人答复说。

“你到各村去喊完了以后，再去一趟坎迪亚，到我大儿子家里，你认识那地方，我儿媳妇克利苏拉太太那里。带着两坨子干酪和一只羔羊，说是我送给他们的礼物。听说我孙子柯斯马斯到了。你用眼睛好好看看他，用手摸摸他，你听见了？告诉他说：得来，你祖父快死了。他想给你祝福……你听明白了，该死的科斯汤迪斯？”

“我明白了，老席发卡斯。”

“好啦，那你走吧！”

老人转过头来，看见他已离去。人们只听到他的一双钉了大鞋钉的皮靴在石头上吱嘎作响，声音逐渐远了。

第二天早晨，老克里苏拉家的门大开；一个蓄长发的巨人，背着放在背包里的两坨子干酪，一只胳膊夹着一头杀了的羔羊，走进门，站在院子中央。他的毛茸茸的胸脯袒露着，散发出鼠尾

草和公山羊的气味。他把礼物放在地上，拄着他那根铲头牧棒。三位妇女坐在长沙发上，正喝着咖啡。柯斯马斯准备去见大主教。他终于把信写好并派了信使进山。各路首领低下头来叹息。“既然这是‘母亲’的意愿，就听从吩咐吧！”可是，他们还在等待米哈伊队长的答复。米哈伊队长接到大主教的信就把赛莱纳山上的另一个队长波里辛吉斯找来，两人关在小石头房子里商议。

“我不投降！”米哈伊队长宣称。

“母亲在恳求，”波里辛吉斯队长反驳说，“别把她拖到灾难里去。”

“哪个母亲？支配她的那些人的思想不叫我信任。”

“那你还是相信支配着你自己的思想罗？”

“这有什么可开玩笑的？不是我的思想，而是我的心……我的心跟我说不要投降，我就不投降。在你这方面，你的心跟你怎么说，你就怎么干吧。”

“我认为怎么对，就怎么干。我服从。”

“你可以走啦，祝你好。你也把我甩掉，你不是第一个。我不需要任何人。祝你平安，再见吧，我的朋友！”

波里辛吉斯队长停下来，他不忍心走，让对方单独一人去面对死亡。

“你就这样白白地死去，米哈伊队长？”他说。

“在战争中谁从来都不会白白死去，”米哈伊队长喊道，“希望你不要为我叫冤。”

“世界上我唯一钟爱的人，你把她杀了。我并不珍惜你，米哈伊队长，可我也不愿意看着你死。真见鬼，克里特还需要你！”

“而我，我已不需要它了！”对方吼叫，“走，我跟你说！”

“那你的老婆？还有特拉萨基？”

这个战士身上的血液涌上头部，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起。

“如果你要活着，那就走！”他吼着说。

他一脚踢开堵屋子门的干草团和树枝，把波里辛吉斯队长推了出去。他站在门口喊万徒索斯。

“万徒索斯，赶快跑，下山去坎迪亚主教府，替我向大主教致敬并对他说：米哈伊队长收到他的信；他把信烧了，派你回来表明他拒绝投降。”

“听从你吩咐，米哈伊队长。”万徒索斯说道。

“快走，你要想活的话，万徒索斯，别再回到这里来啦，回来就是送死。”

“我有家小，米哈伊队长，”万徒索斯叹息着说，“我有一个该出嫁的女儿、一个老婆、一个酒店……”

“那就别回来了！你是万徒索斯，我不能要求你不是万徒索斯！把卡扬比斯和米斯提格里带走，回去还找贝托尔多和埃方丁！”米哈伊队长转着身嗥叫说。

万徒索斯走了。他穿过隐蔽的小路朝平原走去。他边跑边叹息和诅咒。

“你是万徒索斯，我不要求你不是万徒索斯！”这话刺到他的痛处。当他走上主教府的台阶时，科斯汤迪斯进了柯斯马斯家的房子。

他停在院子当中，把一只大手放在淌汗的胸脯：

“祝你们长寿！”他喊道。他在公羊中长大，他的说话也带着咩咩的颤声。“祝你们长寿！你们好，女士们！你们吃饭哪，祝你们胃口好！”

“欢迎，科斯汤迪斯！”老太婆说，“进来，坐下，喝杯酒……村里有什么消息？”

“你公公，席发卡斯队长就要过去了，克利苏拉太太，没有希望啦！魔鬼也救不了他！”科斯汤迪斯说，“他送给你们这些礼物，他说。”

他蹲在地上，把铲头牧棒靠在积满污垢的膝盖上。

“感谢上帝，他一辈子活的不错。他吃，喝，杀土耳其人，他院子里添了这么多孩子、驴、母马和牛，他在山上开荒，种庄稼，种葡萄和橄榄树，他为了拯救灵魂还建造了一座教堂，这方面，他心里也是安稳的。现在，他还要用些什么呢？只剩下把船帆张起来动身远航吧。”

柯斯马斯听见声音，从房间走下来。科斯汤迪斯转过身来从头到脚对他仔细打量。

“少爷，你是老席发卡斯的长孙吧，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他说，同时直起脖子把他好好看看。然后，他伸出一只大手，按照老祖宗的吩咐去摸他。

“就是我。”柯斯马斯答道。

“好啦，你祖父叫给你传话，叫你去看看他，可是得快。为的是给他合上眼睛。得快，我跟你说，要是你想趁他还活着见他。凭着永恒的太阳发誓，我相信他这么多年来就是等少爷，等你回来他的灵魂才归天。‘带着一头骡子。’他跟我说，‘让他骑上。’他还说，‘我过去使的是一把斧子，我儿子拿一杆枪，现在我知道我孙子拿的是一枝笔。所以，他不能走着来了。带着骡子去，让他骑上。’骡子在旅店，在那里等。我们走吧！”

他转过身子朝着主妇说：

“这就是消息了，克利苏拉太太。你刚才给我的酒，我把它喝了，为的是不辜负你的好意。”

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并用他的一只大手从桌上拿了一块

面包，他吃完咂咂嘴，笑起来。

"要不是亲眼看见，真没法相信！"他说，"席发卡斯队长，他还照规矩请客。我的天，他真好象是要去做蜜月旅行似的。二十四小时前，他把我叫去；我给他放羊，从生下来就是他的仆人，你们知道。

"'去吧，科斯汤迪斯。'他跟我说，'拿着你的拐棍，爬上高山，召唤所有的老战士。你每到一个村子中央就喊：'朋友们，席发卡斯队长要过去了！所有当年和他在一起打过仗的、今天还活着的，席发卡斯队长请他们全都到他家里来！他不接受礼物，大家放心！有膳食供应，你们来就是了。你们来吃饭喝酒，然后他要和你们谈。他有重要事情要跟你们说，拿起你们的拐棍来吧！'"

"他要跟他们说什么呢？"柯斯马斯热切地听着并问道。"只有圣经旧约里的族长为了死时庄严伟大才这样。"他心里想，同时又感到作为这样一个人的后代而自豪。

"他要跟他们说什么？我，我不知道！我本来很想问问他，可是我不敢。他很可能拿起棍子一下子把我的头砸碎。于是我就没有问，赶快出发，爬了一个山又一个山，我进到村里就喊。只有三个老头从三个村子走出来：曼达卡斯队长、卡吉马斯队长和瘸子艾巴罗小学校长。他们对我说，'叫他坚持，别马上就让灵魂归天。我们就到了！'他们戴上有流苏的帽子，取出腰带……"

科斯汤迪斯又笑起来。

"这些可怜的糟老头子，"他说。"他们三个都衰老不堪了，全身满是子弹窟窿，象个筛子；他们几乎连脚都拖不动了，三个人一共三百岁。他们流口水，没有睫毛，还带着银手枪，仿佛去打仗似的，走出来时你扶我我扶你，生怕跌跤……你也许不信我说

的，可是到了村子里，你就看见他们啦。”

他站起来。

“嗨，东家，”他对柯斯马斯说，“你也把帽子戴上。你祖父就要过去了，我跟你说，你听见了？他要你亲自给他合上眼睛！”

老太婆划了个十字。

“他要上天堂，”她用肯定的语气说。“他是个好人。”

“父亲也上天堂，”柯斯马斯说，“我们全都要进天堂，因为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

他姐姐摇头，恶意冷笑：

“上帝公道。”她说。

“上帝是仁慈的。”她母亲说，然后站起来去取香炉焚香。

柯斯马斯转身去看那蜷缩在长沙发的一个角落、默不作声的妻子。

“你跟我去，克利苏拉。”他说。

这时，科斯汤迪斯用铲头牧棒敲地。

“我的天！你带女人去那是累赘。”他喊道。“你叫她们往前走，她们就叫你等一会儿！然后一下子，她们又装出振作的样子跑起来。可是没跑几步就喘不过气来，那你必然怜悯她们。让她们歇下来吗？不行。带着她们走？又是累赘。可你是东家，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该说的说了……”

“科斯汤迪斯说得对，”老母亲拿着香炉回来说道，“别带她去了，孩子，会把她累着。”

“带她去！带她去！”姐姐恶意地说，“她身体够壮实的。”

诺爱米害怕呆在这所得不到保护的房子里。空气使她发闷。她真想把自己的体形变得很小，躲藏起来，谁都看不见。

“我去！”她说，“我去，我想看看克里特……”

"走，走了别回来！"大姑子嘟囔着说，她一看见诺爱米就无法忍受。当诺爱米靠近，她就屏住呼吸。她认为外族人玷污了房子，把诺爱米用的杯、碟等餐具另放一处。前一天晚上，她饭后吐了，大姑子就觉得空气里布满了犹太人的气味。

"我挺结实，"诺爱米低声说，"我挺结实……"她站起来要去做准备。

但当她站起来的时候，她突然感到一阵难过，整个房子在旋转。她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几天来，她觉得身体沉重，仿佛要发生什么大变化，很不寻常，血液在沸腾。

有人轻轻地按她肩膀。她看见是他丈夫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一杯水。她露出微笑，想把水杯接过来，但她身体支持不住，倒了下来，昏迷过去。婆母赶快跑去取来玫瑰花精，给她揉鼻孔、太阳穴、脖子。

"她劳累了。"婆母同情说。

"没事儿，"大姑子恶狠狠地说，"她晕过去了。我也有时候晕过去。"

柯斯马斯把她抱上楼放在床上。当诺爱米睁开眼睛的时候，婆母正在床前看她。

"对不起，妈，"她说，"我疲乏了。"

"睡吧！"婆母对她说，而且第一次伸出手去抚摸她的头发。

柯斯马斯吻他妻子的脖颈：

"睡吧，克利苏拉，"他也说，"别跟我去了。要耐心，我很快就回来。"

诺爱米点了点头，闭上眼睛。

"走吧！"她说。

柯斯马斯来到主教府，看见大主教脸色惊惶。

“我刚接到你叔叔的答复，”他说，“他说他不投降，叫我们不要管他的事……看在基督的份上，你得找他一趟。跟他说克里特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叫他不要使势态恶化。想法感动这个顽固不化的脑袋。尽你的可能去做吧，孩子，你一定要去。”

“我尽力而为，大主教。我马上走。”

诺爱米坐在床上等他。她穿着一件黄色睡衣，散乱鬈曲的金发落在肩上。她把下巴颏儿顶在膝盖上沉思着……爱情的力量是无边的！它把她——一个犹太教士的女儿捉住，抛到这里——世界的另一头，这个用圣像装饰的房间里。“唉！假如我没有见到我所看到的一切，”她叹息着想，“假如我的灵魂能够象一张白纸，那多么幸福呀！”她回想起前一个夜晚，当她躺在老铁床上，在入睡前不久的时候。窗户敞开，夜晚的气息，茉乔栾那和罗勒的芬芳飘入室内。听不见脚步声或狗吠声。街道在睡眠，它因为没有人而轻快，月亮的柔光普照大地……只有从远处传来轻微、有节奏、连续不断的声音。那是海，在城墙的另一边，它也不能安睡……

“在这个世界的尽头，夜晚是多么甜蜜；躺在我旁边的这个我所钟爱的人是多么放心安睡！而且把心放在我身上！”

柯斯马斯进来，关上门，在床上靠着她坐下。他以一种无法形容的亲切表情，一种恳求、深邃的目光注视她，仿佛对她说“永别了”。

“你走了？”诺爱米抓住他的手说。她的手很烫。

“诺爱米！”对方焦虑地说，“你发烧。”

“不，我没有烧。我想我们这个种族的温度就是这样，”她笑着说。呆了一会儿又说：“你看我的样子好象是你要离开我……”她还想说：“永远离开”这几个字，可是害怕了。她几乎要喊出：

“别把我留在这房子里！”但她控制住了自己。

“我很快就回来，亲爱的。我去给我祖父把眼睛合上……”

他还攥着他妻子的手，觉得她心情平静下来，生活变得简单了。过去的多少世纪都聚集凝结在这一刹那，握着心爱的人的炽热、活生生、颤动的手的一刹那。这一刹那是永恒的。

诺爱米长时间地看着她丈夫，没有说一句话。

“别这样看我！”柯斯马斯忍不住喊道，“你这样看我好象我永远离开你了似的。”

他吻诺爱米的眼睛，他的嘴被泪水沾湿了。

“可是……你的眼睛也特别啊！”诺爱米说，并把脸藏在枕头里。

科斯汤迪斯从下面发出气愤的声音：

“嗨，东家，你祖父就要过去了。我们走吧！你母亲把水壶灌上了。我们在路上尽量吃喝吧！不过，你快点儿，太阳开始朝下走了。”

柯斯马斯弯身亲了一下他妻子的胸脯，就仿佛亲吻圣像一样。

“再见！”他说。

“一路平安！”他妻子用手臂抱住他的头低声说。

她搂了他很长时间。她的目光显示出柔情、牺牲和恐惧。“一路平安……”她又说一次。

柯斯马斯要吻她，可是她把手放在嘴唇上：“不，”她说，“不。再见！”

第十三章

克里特神态庄严而焦虑。她仿佛是被死神夺去生命的英雄的母亲，身上带着那种非常古老、神圣的痛苦和自豪。

柯斯马斯骑着骡子走在前边，科斯汤迪斯揹着铲头牧棒在后边步行；当他们出了坎迪亚，来到种植橄榄和葡萄的农村时，天快黑了。景物在眼前摆动，黄棕两色，好象一张虎皮。前面是狄克特山，在秋日的柔光下显得十分宁静。后面屹立着伊达山，太阳映照山顶白雪，它恬静、坚毅、善良，宛如一位百岁老人。到处是新翻耕了的田野，土色黑油油的。这里和那里，可以看见一些张着银白色枝子的橄榄树和大柏树，伸展着弯曲枝条的葡萄丛，上边没有叶子，两三粒没有摘下来的葡萄挂在枝上。

柯斯马斯如饥似渴地观看周围。"这就是克里特，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土地，这就是我的母亲……"他对自己说，这时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在国外时，他想念克里特，从内心发出严厉无情的声音。"你直到现在，做了些什么呢？"他自问，"你不害臊吗？这么长时间，你一直在空谈，纠缠在言谈里，你不顾现实而沉浸在梦想中。我不要你这样的人！"这是附在他身上的克里特发出的叫喊。于是，他低下头来，默不作声。

这时候，他踏在自己的国土上。他呼吸着百里香和风轮菜的芬芳。他不能逃避这个声音。他必须作出答复。什么答复呢？他什么都没有干，他不值一文。他的手、腿、胸脯只是些没

有用的肉。他成了他的那个强悍不驯的种族的耻辱。

他现在到哪里去呢？去掩埋他家族中的一头狮子，再去迫使另一头狮子投降。他竟落到这步田地！他朝科斯汤迪斯转过身去，想听听人的声音。

“跟我讲讲我祖父席发卡斯队长的事，科斯汤迪斯。走到前边来好让我听得见。”

他递给科斯汤迪斯一支烟卷，牧人把它接过来夹在耳朵上。

“你想我跟你说些什么，东家？”他说，“我们活着，可他快死了。他吃、喝，杀土耳其人，都干得够痛快的了，愿上帝饶恕他！他这辈子过得不错，真不错，他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当他盖羊圈的时候，一篮屉鲜奶酪，他两口就吃完。然后一条棍子扔出去就打死一只野兔。他对我说，‘科斯汤迪斯，给我把它烤熟！’我把野兔烤了给他，他吃得连一根骨头都没有剩！他能吃，能喝，我听说他入洞房那夜晚压塌了三张床。你别笑，东家，我跟你说的是真事！”他停下来，摘了头巾，拭他那黝黑脸上的汗，自己也笑了起来。

“你知道你祖母，她怎么结的婚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跟我说吧，科斯汤迪斯！”

“她父母不愿意把她给你祖父。听说，你祖父那时候穷，可他们是有钱的头面人物。另外，你祖父有股疯劲，老鼓动叛乱，动不动为了一点事就跑去参加游击队，而他们是些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总之，他们不是同类。你祖父请人去说亲，还请了耶稣基督修道院院长去。可是女方父母答复是：‘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不愿意！’‘啊！是这样，’你祖父说，‘你们瞧着吧，戴绿帽子的东西！’有一个夜，他骑上马来到女孩子的村庄。他带着一桶汽油一盒火柴。他缠头巾的角上系着一只订婚戒指。他一

进到村里就开始把所有的房子都浇上汽油。‘嗨，老乡们！’他喊道，‘嗨，老乡们！我要在你们这儿放火啦！’老乡们都认得他的声音，赶紧跳下床。女孩子的父母也都惊醒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席发卡斯队长，你别跟我们过不去呀！’

“‘把蕾妮奥给我！’他喊道。

“‘你不怕上帝吗？’

“‘别把上帝和我的事掺合在一起，把蕾妮奥给我！订婚戒指在这里！’

“他摘下头巾，解开扣子，大声喊道：‘你们挑吧，要火还是要戒指？’

“‘愿上帝惩罚你，无法无天的家伙。’女孩子的父亲说。

“‘要火还是要戒指？’你祖父又大声喊。

“‘可怜可怜这个村子吧！’

“‘要火还是要戒指？’

“老乡们恼火了。‘怎么？让这混蛋在我们村里发号施令？小伙子们，起来抵抗！’这时神甫出来说话了！

“‘兄弟们，要敬畏上帝，让一让这个着了魔的人吧！’

“他转身朝女孩子的父亲说：‘行啦，老米诺提斯，这个求婚的年轻人挺不错，把女儿给他吧！’

“一些明智的人也表示赞同。

“‘我把她给你，无法无天的家伙。’女孩子的父亲喊道，‘可你就走！’

“‘我现在就立刻要她，去给我把她找来！’

“这父亲一面咒骂，一面去找女儿。女孩子的母亲叫苦连天走出来。

“你祖父弯下身去把女孩子抱起来放在马屁股上。他用马

刺刺了一下马，扬起大片尘埃。老乡们和神甫气喘吁吁，在他后边跑。拂晓时候，他们来到彼得罗凯法洛，就在这里给两个年轻人办婚事。'现在你们回去，赶快！'你祖父喊道，'礼拜天请大家吃酒席。那时候，欢迎你们来。现在我有活儿干……'"

科斯汤迪斯把夹在耳朵上的那支烟卷取了下来。

"男子汉娶老婆就应该是这个样娶法。"他说。他拿起药线、火绒点火。

他们穿过两山之间的小谷。一条溪水在白石头上流。

"你渴吗？"科斯汤迪斯问道。

"不渴，快点吧，科斯汤迪斯，我们要晚了。"

"我渴呀，等会儿！"

他趴在石头上，把嘴巴上下的胡子都浸到水里，象只老虎似的舔着喝水。

"他要把溪水喝干了，"柯斯马斯打量着这个山中巨人，一边心里想。他凝视着对方的一双坚实的小腿、细长的身材、鬈曲的头发而对自己的种族感到自豪。

科斯汤迪斯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弄干胡子上的水，又揹上铲头牧棒。

"就在我趴在上面喝水的这块石头上，"他说，"我把基督徒的死敌阿尔巴尼亚人侯赛因杀死。我发过誓每次经过小谷必定喝这溪水。不论渴还是不渴，我都喝！"

"是你杀的，科斯汤迪斯，就一个人杀的？"柯斯马斯问道。大主教前一天才对他讲了这一骇人的事迹。这似乎就是引起坎迪亚大屠杀的原因之一。

"当然是一个人，"科斯汤迪斯答道。"你以为怎着？他一个人，我也得是一个人。我知道这条狗，他从这里过。他烧了一个

村子。呆会儿走过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把所有的男人都杀了。于是我发誓也把他杀死。他要从这小谷穿过，我就潜伏下来。”

“可是你怎么杀的他？”

“怎么！怎么杀一个人？我拿起刀子割他脖子。随后就参加了游击队。”

“你也参加了游击队，科斯汤迪斯？”

“我是个男子汉，对不对？所以我就去见老席发卡斯，我跟他说：‘把羊群交给查里迪摩斯，他老了，打不了仗，我可以拿起枪来。’——拿枪去吧，你祖父立刻答复我说，拿起枪来，该死的科斯汤迪斯，你能杀多少土耳其人就杀多少。尽量别给我丢脸。——你不用担心，老席发卡斯，我回答他说，可是我不加入你儿子的队伍，我得跟你说清楚！他总是要包打天下，什么都不给别人留下。一旦有件危险的活儿，他就跑上去。于是我就加入了伏拉贺斯的队伍。我能杀多少土耳其人就杀多少，直到上礼拜天，队长把我叫去说：‘回家去，科斯汤迪斯！战争结束了，大主教给我送来一封信。他说我们得放下武器。走吧，回去，祝你健康……科斯汤迪斯队长！’‘科斯汤迪斯队长！’我对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嘛，’他答道。‘你干得很好，甚至立了大功，你杀了阿尔巴尼亚人侯赛因。我要给你一张纸，队长证书，你可以把它镶在镜框子里，留给子孙看。’——纸上写些什么？我问他。‘你英勇作战，等到克里特解放了的时候，你有权领取退休金。’‘拿来吧！’我说。他把他的秘书叫来，给他一张纸，那人就写起来，写个不停。接着，队长在上面盖上戳。”

“现在你的这张纸呢，科斯汤迪斯队长？”

“我把它撕了，东家。难道我干活是为了这张破纸吗？我是

为克里特呀！”

科斯汤迪斯离开远些，吹起口哨来。他们到了第一个村子。除了两三幢房子外什么都没有了。几个衣衫褴褛的妇女从废墟走出来。一个少女折下种在仍然完整的花盆里的一枝罗勒，朝柯斯马斯扔去。

“欢迎你们！”她喊道。

“这就是被那条狗、阿尔巴尼亚人烧的。他是和他的一群狗来的，他知道最强的男子汉在山里战斗。‘所有六十岁以下的男人都到教堂院子集合，我要对他们讲话！’这个混蛋命令说。他事先派人把村子包围了，谁都逃不出去。所有的年轻人和一些中年人，总共大约四十人在教堂集合了。在场的一个小驼子走到前面来对侯赛因说：‘要是把这些小伙子们全都杀了，我也没脸活着。你就把我杀了，救出一个来，随便你挑……’阿尔巴尼亚人笑起来。他抓住驼子，把他和其它四十人放在一起。他转过身来向跟随他的狗兄弟们发出命令：‘向异教徒开枪！’”

“别说啦，”柯斯马斯说，“别说啦，科斯汤迪斯，够了！”

可是科斯汤迪斯停不下来，他眼前还是这一片鲜血。

“他们连续射击。有几个直挺挺地向前倒下，但另一些蜷曲在地上呻吟，半死半活。这时他们挖个坑，把那些人都扔下去。但坑不够深，到现在还发出臭味。来，你去看看！”

“我不想去看，这就够了。”柯斯马斯颤抖着说。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骡子。

他们到了村庄的广场。老乡们都聚拢来了。只有老人和站在后边的几个妇女。村长是个瘦骨嶙峋的老头，摘了帽子走向前来。

“我们连把让你们坐的椅子都没有，”他说。“我们没有让你

们渴了喝水的杯子。你们饿了也没有面包。那些狗把什么都给我们烧光了。愿上帝也把他们烧光！”

“连个能跟你说说话的男子汉都没有。”一个老婆子说着连声哀叹，她周围的妇女也跟着悲伤起来。

“振作起来，妇女们！”老人说。“一八六六年起义的时候，情况不也是一样的吗？当时只剩下两三个婴儿，就从他们那里产生了一个村子。只要还留下一男一女，克里特就不会灭亡！”

一位妇女用贝壳装着清水递给柯斯马斯。他低下头去喝水，可是他的心却无法感觉轻松。

老人朝科斯汤迪斯转过身去。

“愿上帝给你的手降福，年轻人，”他说，“让你带着那把杀狗的刀子一起进入天堂。愿上帝也给你的刀子降福！”

“走吧！”柯斯马斯再也按捺不住他的激动心情，他说：“再见！”

老人们拄着拐杖，默默地看着他们离开。老妪们拭着眼泪。一个少女站在家宅的废墟上望着科斯汤迪斯矫健地走下山坡，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去。

太阳下山。他们这时到了一块空旷的盆地，那里耸立着几棵橡树，在阴暗中变成了黑影。

“快走，”科斯汤迪斯用棍敲打着骡子说，“快走，得在天黑以前到村子。我们住到老库贝林娜家去。她是我姨，我母亲的妹妹。她没有房子，可是有一副好心肠；她会安置我们的。这个村也不比别的村强，连一幢立着的房子都没有了。该杀的那群狗也经过这里了！”

一个小老太婆，光脚，半瞎眼，背着柴禾走过。

“你好，老奶奶。”柯斯马斯问道，“生活得怎样？”

“过的是狗的生活，孩子，”她答复说，“嗨！上帝别再叫我们遭灾啦！”

“土耳其人也让你受害了？”

科斯汤迪斯迅速地向他做了个叫他不要说话的手势。

“你说什么，孩子？我听不清楚。”

“再见，老奶奶，我们走啦。”

“你是克里特人吗？”

“是的。”

“给你祝福！生孩子，克里特没有人了；生孩子，别让克里特人从地面上消失。克里特还有用。”

“走吧，”科斯汤迪斯说，“我们晚了。”他用牧棒戳骡子。他们离开了。“总算有运气，她没有用石头子接待我们。我们侥幸脱险了。这是老科斯唐迪尼娅，人们叫她哈吉娜。这可怜的老婆子，她一看见男人就失去理智，扔石头赶他。她把所有男人都当做土耳其人。”

他弯身去拾地上的几个橡栗似的东西，拭一拭就吃了。他看见柯斯马斯用惊奇的目光打量他，他就笑起来。

“这不是橡栗，”他说，“是栗子。至少当人们饿了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天黑了，看不清楚。关于刚才那个哈吉娜，听我说说，你会惊叹的。这可怜的老婆子，她原来有四个儿子，都是漂亮小伙子，身材细长，长得象柏树似的。他们四个人都进了山，在伏拉贺斯队长领导下战斗。一个夜晚，他们下到村子里来看他们病重的母亲。拂晓时候，土耳其兵来了，闯进他家里。四个小伙子都还睡着。他们赤手空拳被土耳其人抓住，捆绑起来，让他们靠在墙上。这位母亲倒在军官脚下啼哭。军官嬉笑。‘你在

四个当中挑一个吧，’他说，‘我不杀他。’母亲颤抖着注视儿子。挑哪一个呢？

“‘母亲，’三个没有结婚的儿子说，‘挑尼古里斯，他结婚了，有老婆孩子。’这时尼古里斯发火了。‘我？我有孩子，’他说，‘已经留下种籽了。应该是你们中间留下一个，好要老婆生孩子。’于是这三个人互相推让吵了起来。结果，土耳其人不耐烦，一脚把老婆子踢开，举起一只手。四棵柏树一齐倒下，占了整个院子。”

“该死的科斯汤迪斯，你怎么能够讲这事也讲得这么活龙活现？”柯斯马斯大声说，“你怎么能忍受得了？”

“人是有抵抗力的，东家！”对方笑着答道。“石头、钢抵抗不了，可是人能抵抗得了……我们说够了，走吧，天黑了！”

他们离开了平地，山耸立在前面。

“村子到了！”科斯汤迪斯用手指着什么东西说。柯斯马斯朝那里望去，只见山坡上的一堆石头。

“哪里？”他问道，“我看不见。”

“你前面，就是那些石头，”科斯汤迪斯说。“现在你就要看见人了。那不是，狗已经闻出我们的味儿了。”

两三只狗吠着从废墟中冒出来，饿得两肋凹陷。这时天全黑了。

“我看不见亮光。”柯斯马斯说。

“东家，你想他们哪里来的油或是煤油呢？太阳下山，就躲到废墟里，象猫头鹰似的。”

“欢迎你们！”石头堆上露出四五个头，发出声音说。“你们上哪儿？”

“到库贝林娜家，”科斯汤迪斯说，“我们在她那里过夜。”

五六张嘴哈哈大笑。

“你们有点什么吃的吗？”其中一个问。

“有啊。”

“那好啦，老库贝林娜也有吃的了。你们有盖的毯子吗？”

“有啊。”

“那好啦，老库贝林娜也有盖的了！”这里的声音又说。这时石头堆后边发出一阵哄笑。

“这里人们都笑，”柯斯马斯惊奇地说，“他们没有受苦吗？要不就是他们克服了灾难？”

“最初，他们很痛苦。你想他们能怎样呢？他们都是人嘛，”科斯汤迪斯解释说，“后来，他们知道难过也没用，就让伤心难过见鬼去。甚至还有一个里拉琴手弹唱起来。这些可怜的人，不喝酒也陶醉起来，象蝎子似的，在石头上男女相爱……人的灵魂会遗忘，你知道，她会忘掉，可怜的。所以人们说灵魂是永存不灭的！”

他停下来，数倒塌了的房屋，也就是他面前的一堆堆石头。

“四、五、六，这就是我姨的房子！”他说。“我们用不着敲门，没有门了。嗨，库贝林娜太太，”他喊道，“走到阳台上来！”

一个穿得破破烂烂、身体虚弱的老婆子，拄着多节的木棍，出现在瓦砾堆上。

“是你吗，科斯汤迪斯？”她问道。“你永远都没个正经的？谁跟你一块来的？”

“开门，我跟你说，我们要进来！”科斯汤迪斯答道。杀两只母鸡，叫你的仆人做来吃，一只炖，一只烤，外加土豆。开柜子把亚麻的和丝绸的被单取出来，给我们把床铺上。姨，很高兴又见到你。愿你的王国给你幸福和欢乐！”

“照你的命令办，冒失鬼，”老婆子答道。“欢迎，老爷！”她对柯斯马斯说，一面摸索着朝前走。柯斯马斯已经下了坐骑，在废墟上踉跄而行。“欢迎你，孩子。别听科斯汤迪斯这个神经病的。这里的一个角落，有个小芦苇顶棚，就是客房。进来吧。”

他们蹲在石头上。科斯汤迪斯拾了一些小树枝生火。柯斯马斯打开褡裢，取出他母亲给他准备的丰富饭餐。库贝林娜太太在他旁边坐下。他们互相寒暄，老婆子划了个十字，三个人都吃起来。

“你们应该每天晚上都来，孩子们，每天晚上。这样，我也就有吃的了……你们有酒吗？”

科斯汤迪斯的酒壶，他们传着对口喝。老婆子的眼睛闪烁着亮光。这位库贝林娜妈妈当年准是挺漂亮的。现在只剩下一双大眼睛，深黑的眼珠子在闪动。

“嗨，姨，”科斯汤迪斯说，“这酒喝了高兴，嗨，姨，你允许的话，我就要唱啦。”

“随你愿意，”这个不幸的女人回答说。“你不是活着吗？那么就唱吧，该死的科斯汤迪斯！”

这个精力充沛的巨人唱起来了。老婆子听着，张开缺齿的嘴傻笑。“我和我姨泰奥多拉——我们一块进城去——路上我和她说话，她和我说话——我摸她，她摸我——上帝的旨意要我姨——仰面朝天倒在我面前——啊！我的姨，你多么美！——啊！我的姨，你要是别人的话！——小伙子，干你的——以后我还是你的姨。”

小老太婆重新活跃起来，鼓掌，面颊通红。柯斯马斯睁大眼睛看着她。他心想，“多么了不起的精神力量啊，而这就是克里特。”

“贫穷需要快活，孩子，”老婆子笑着说。“痛苦需要娱乐，不然的话它就把你吞吃掉。我们为什么要让这婊子吞吃掉呢？还不如我们自己把它吞吃掉！”

“我这时就在消遣，”她一面说，一面用拳头敲打石头。“我经受过死神的考验。我怎么向这个恶棍报复呢？我现在七十岁了。我已经不能再生孩子，不然的话，不然的话，她会得到我的消息的！”

“给我们讲讲你的不幸遭遇吧，姨，这会让你舒畅舒畅。”科斯汤迪斯说。

“你想要我讲什么呢，可怜的科斯汤迪斯？我现在嗓子都干了。在那里，离这儿很近的一个山洞里，我藏过一个土耳其军队追捕的希腊步兵。我的孩子没有东西吃，可是我得养活他。我的孩子没有被子盖，可是我给了他一条被子。有一天，一个土耳其军官带着队伍进到我家来。他对我说：‘要是你不把希腊步兵交出来的话，该死的库贝林娜，我就枪毙你的独生子。’——我不交，我答复他说，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你得知道，是我，老库贝林娜跟你说的，以后还要再说。克里特的苦难必将击败土耳其。是的，它必定战胜土耳其，我用我的头作赌注。你拿什么打赌？我拿我的头！那条狗大发雷霆。就在这个被诅咒的时刻，我的儿子回到家里。土耳其兵抓住他，把他靠在墙上。他们举起枪来。这时土耳其军官看着我。‘不要出卖他，母亲！’我儿子喊。‘我决不出卖他，放心吧，孩子，永别了！’他们把他枪毙了，并且烧掉我的房子就走了。”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老奶奶？”柯斯马斯站起来大声说。

“我这样做，”老婆子平静地答道，“因为在那边，在鲁梅利的一个村里，希腊步兵有一个母亲，我知道，我还知道什么是一个

母亲的苦难。”

柯斯马斯整夜合不上眼睛。他在想着老库贝林娜。“多么高贵的情操啊！”他冥想着。“好象有一股神圣的火焰在激励着克里特，一股可以叫做‘灵魂’的火焰，它是超越了生与死的。自尊、顽强、勇敢？或是三者合在一起，再加上一些无法描述、难以衡量的做人的自豪感……”

第二天，他们临行前向老妪告别；她弯身在院子里挖出一块血迹斑斑的石头，递给柯斯马斯。

“我没有别的礼物送给你，”她说，“噢，拿着这块石头作纪念吧。为了叫你想着克里特。”然后，指着石头上深红色斑点：“这是我儿子的血……，”她说。

两人重新上路。科斯汤迪斯走在前面，铲头牧棒扛在肩上。他唱着歌。柯斯马斯沉默着环视左右。这天，他第一次感觉到祖国深沉严肃的召唤。这块不屈服的严峻的土地，不给归来游子以片刻的安适、平静与休息，克里特有些不近人情。无法知道他对自己儿女是爱还是憎。肯定的是她要把他们锤炼成铁骨钢筋。

他回头盼顾村庄和那里一堆堆的石头。他看见废墟中的妇女和儿童，听见叫喊和笑声。“这些人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他思忖着，“多么了不起的灵魂！几千年来，他们与峥岩峭壁斗，与人间纷扰斗，与饥渴斗，与死亡斗。而且他们从不退让。他们甚至不埋怨一声。到了绝望的边缘，克里特人还找到了解脱。”

当他们来到老祖宗的村庄时已是中午时分。来自非洲的南风吹拂大地；山峦后面的海，翻起白浪。

老席发卡斯的房子建造在村子的高处，十分宽敞，有榨油

间、酿酒房、马厩、仓库、一排排的酒桶和酒缸，宽大的走廊，高屋顶的房间——夏天在那里堆放的毯子、被子和绣花单子高到房梁。门都敞开，人们都来打听多少天来与死亡作斗争的老队长的消息。在房子里，老人的儿媳妇和孩子们走来走去，数着有多少缸橄榄和油，多少桶酒，房顶上挂着多少块羊皮，板架上放着多少熟干酪和鲜干酪，大声计算着每份该多少。老人还活着他们就分家了。

老祖宗生气了：

“把我弄到院子里睡，我不愿意听你们的！”

大家把他连床垫一起搬到院子里。

“让我躺到柠檬树下边的地上。把我的拐杖拿来。我想在这里归天，紧贴着地，我靠着它，它靠着我。把我稍微抬高点，我要看看周围。”

大家把他抬高，背上放了个靠枕，并把他的拐杖和一大杯喝的水放在他旁边。

“现在你们走吧，让我一个人呆在这里！”他吩咐说。“叫特拉萨基来坐在旁边，只叫他一个人来。”

他环顾左右，看看院子、马厩、酒房、井、水池、以及大门左右竖立着的两棵柏树，闻着柠檬叶的香气。他非常喜爱这种香味，他满意地抚摸在他胸前散开的大胡须。他感觉到有人在他后边呼吸，转头看见一个胖胖的、蓄着浓密头发的年轻人在打量他。

“我说，你是谁？”老人问道。

“科斯汤迪斯。”

“是谁的儿子？”

“你的儿子尼古里的。”

“你想干什么？”

“你精神还好，爷爷，我急着去看牲口。那么，我走了。”

“走吧，别在这儿白白地等着，我一时还死不了。把牲口看好。”

青年牧人拿起老人的手去吻。

“你给我祝了福才走，我等了一个早晨就是为的这事。”

“那么我给你祝福，你现在可以走了。还有，你听着，到房子里去叫他们把餐桌搬到院子里来。请那几位队长到我这里来吃，我想看他们。他们还在吃吗？”

“还吃着呢……我的天，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爷爷，他们一直没有停地吃。有时他们头倒在旁边人的肩膀上睡着了，一醒过来就接着再吃。教师也在这里，他带着里拉琴来弹。而且他还戏弄女人。”

“你忘乎所以了，冒失鬼。住嘴。按我吩咐的去做。告诉他们把桌子搬到这里来，好让我看得见队长们吃。要是他们走不动的话，你就扶着他们，科斯汤迪斯！别笑。他们是队长，你知道吗，要尊重他们！去吧！”

查里迪摩斯气喘嘘嘘地来了。老祖宗派他去通知米哈伊队长自己病危，在等待与这个小子告别。

“他是怎么答复你的？”他见到他的羊倌就问，“他来吗？”

“他嘱咐我对你说：‘我不能放弃我的岗位，父亲。宽恕我，我不能啊，从远处给我祝福吧，再见了！希望我们很快重逢！’这就是他托我向你说的话，我跟你说了。”

“他的主意不错。他干过一次蠢事，吸取了教训。我从远处为他祝福。”老人说。他举起一只手划了个十字。

他转身对特拉萨基说：

“特拉萨基，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吗？”

“我明白，爷爷，我全都明白。”

“睁开眼睛，特拉萨基，注意你周围。张开耳朵听，什么都不要忽略。现在你看三位大队长，三座山来了。”

正当老祖宗说话的时候，村里的青年木匠斯塔伏鲁浏斯来到大门口。是老人的孙子们把他找来为做棺材量尺寸的。他象个小偷似的进来，畏畏缩缩地走到老人跟前。老祖宗眯缝着眼睛，装作没有看见他。他弯下身子，小心翼翼地伸张双臂去量身体长度，一面又向前问话，想不让老人觉察出来。

“你好，席发卡斯队长！你今天看起来好些了，感谢上帝。啊！你，连死神都要被你战败了！”

老人眯缝着眼看斯塔伏鲁浏斯哆哆嗦嗦地偷着量，他垂下来的浓髭掩盖着的嘴微笑着，对木匠说：

“别害怕，好斯塔伏鲁浏斯，你干脆把米尺拿出来量吧！”

木匠霎时愣住了：

“你说的是哪里的话，队长？”

“我跟你说，把你那米尺拿出来量！”

木匠看见老人伸手去拿拐杖，害怕了，赶快从腰带里掏出米尺，沿着这个令人生畏的身体拉开米尺。

“多长？”老人问。

“一米八五，队长。”

“我抽缩了，”他叹道。“我老了嘛！再量身宽！”斯塔伏鲁浏斯量完身宽就停下来一会儿。

“去吧，仔细做，小子，我要个好木头的。你有胡桃木吗？”

“有，队长。”

“我要个胡桃木的。”

他转过脸来向特拉萨基：

“你认识胡桃木吗，特拉萨基？”

“我认识，爷爷。”

“那好，看着点，别让他把我们骗了！”

这时，妇女们在院子里支起桌子，送来烤肉、冷盆、大壶酒和铜杯子。老人靠在枕头上看着。两只蜜蜂在他蓬乱的头上嗡嗡作响，蚂蚁爬上他那多毛的小腿。他仰望挂在枝头的柠檬，感觉着蚂蚁爬上了大腿并钻进厚厚的毛里，心里十分舒坦。

“队长们哪去了？”他问道。

“他们来了，爷爷，那不是吗！”

他吃力地把沉重的头转过去看。三位队长手挽手，踉踉跄跄地慢慢向前走，帽子歪戴，胡髭垂下，红宽腰带松开，穿着灯笼长裤、旧靴子，耳朵眼长出毛。

“走起来象个样，兄弟，”他们彼此间小声说，“别出洋相！”

“好好扶着我，要不我就倒下了。”教师结结巴巴地说。他喝得醉醺醺的，瘸腿，身体瘦小，他那老里拉琴象一条子弹袋似的挂在胸前。

他左边和右边立着其它两个身材高大的队长。一个是曼达卡斯队长，体格壮实、被切掉一只耳朵、蓄着鬈曲胡须、颈背粗厚、银手枪托露在腰带外边闪闪发亮。另一个是卡吉马斯队长，一个皮肤晒得黑黑的海盗，他干瘦、斜眼、面貌凶恶古怪。

他们刚走出院子，一见到老席发卡斯在柠檬树下躺着就停下脚步。

“你还活着，席发卡斯老哥？”曼达卡斯队长喊道，一面哈哈大笑。

“我们吃着喝着的时候就已经说：愿上帝让你的灵魂归天！”

“你们吃喝还没有完哪，队长们？听说昨晚起你们的上下颌

胃一直没有停止工作。是不是你们很快把肠子填满就可以忘掉肚子，坐下来象个人似的聊一聊？”

教师想说话，可是他思想混乱，语句象小石子般在他嘴里上下滚动。

“别说了，教师，”卡吉马斯把一只大手贴在他脸上并说。“别说了，教师，别给我们现眼！”他朝老席发卡斯转过身去。

“祝你长寿，席发卡斯队长！”他一只手放在胸上说。“我来到府上很高兴，我们又吃又喝，我们还要为你的健康吃和喝。然后，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们坐到你旁边来，象人似的和你聊一聊。可是别急。”

“我不急，”老人说，“是她急。”

“谁？”

老人指了一指身后边的什么东西说：

“死神。”

“我们三个队长，”曼达卡斯捋着胡子说，“三个加上你四个。让她等去吧！”

象一只喝醉了的怪物，三个头、六只脚，三个队长又重新向前迈步。教师踉踉跄跄，险些儿跌倒。但其它两人及时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提起来。在他们后面响起一阵哈哈大笑。这是院里的媳妇和孙子们看着这三个醉鬼放声欢笑。老席发卡斯生气了。

“你们有什么可笑的？”他喊道。“他们是队长，大人物，扶着他们，别让他们摔倒！”

“谁第一个靠近我，我就揍谁！”卡吉马斯吼叫着说，“我能够自己走。”

他说着就甩开伙伴，向前迈了一大步，稳坐在餐桌旁。

三个人都坐了下来，端起酒壶，斟满酒杯。教师把里拉琴放在膝上，伸手去抓一块肉吃，好在演奏之前给自己滋补一下。

正当他拿起琴弓的时候，柯斯马斯走到大门口。他看见老祖宗躺在柠檬树下，三位队长手里拿着肉吃，他们后面是一大群孙子、重孙和媳妇。他停下来。老祖宗望见他，皱起双眉以便看清来人。

“站在我大门口的人是谁呀？”

“你的孙子，爷爷！”柯斯马斯答道，并朝老祖宗走去。

“是哪一个？”

“科斯塔罗斯队长，你的长子的儿子。”

“哦！欢迎你，”祖父说并向他伸出手来，“我为你祝福……这么长久的时间你游荡到哪儿去了？在法兰克人那里搞些什么？唉！要是我有时间问你和让你答复我的话……可是我这盏老灯已经没有油了。”

柯斯马斯走向前来，弯下身去接受老祖宗祝福。老人不愿意再把他的头放开。

“听说你写东西。你能写些什么？故事？诗？你不感到羞愧吗？难道你将来也落到搞克里雅拉斯那个说唱的行当上去，揹着背包在各村流浪靠讨饭生活？”

柯斯马斯满脸通红。毕竟他写了些什么呢？他为什么写？他不害羞吗？所有世界上的克里雅拉斯突然间在他心目中仿佛都是些只会空谈的可怜虫。

老祖宗用灵活的小眼睛打量他，想对他做出判断。他这个孙子是哪种人？究竟有什么价值？怎么会在他的后嗣中出这么个拿笔杆子的？

“你结婚了吗？”他问。“听说你娶了个犹太女人。”

"是的。"柯斯马斯用神情恍惚的眼睛看着他祖父说。

"这没有关系，孩子，他们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是一个上帝造的。你干得好。你喜欢她，你有勇气。只要她忠实、会管家、温顺、长得好看、能给你添儿子就行了。我们对一个女人的要求就是这些。"

"已给她洗礼了，爷爷，她的灵魂高贵。你会喜欢她的。"

"她的身体怎样？这比什么都要紧。一个女人要灵魂有什么用？种子需要肉体使它发芽生长。你结婚多少时候了？"

"两年，爷爷。"

"有孩子吗？"

"还没有……"

"迟了，迟了，你们每天晚上都干什么了，笨蛋！我要的是钢铁造成的壮实的重孙子。跟她说，把他们培养成克里特人而不是犹太人。还有听我说：别念太多书！"

"她的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爷爷……"

"我为孩子祝福。给他起名字叫席发卡斯，你听见了？这样死人就复活了！现在你走开吧！"

他向手里拿着一个十字架，站在他后边的儿媳妇卡特利娜太太做了个手势。

"再给我垫上个靠枕，"他说，"我想坐起来说话。给我切一个柠檬，切成两瓣。我想闻闻它的香味……我们这些队长说话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吭声。"

他伸出手去。

"你们走开，"他说，"让开地方，我要跟老人们讲话。"

但老人们又吃喝起来。教师把醉醺醺的沉重的头靠在柏树干上，边弹里拉琴边唱他的老调。他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我最后的子弹，喔，我的山鹑，

我为了打云雀把子弹浪费，

如今，我只好望着你，

心酸痛。”

老祖宗鼓掌。

“嗨，队长们，”他喊道，“你们的胃还没填满吗？我的印象是你们的肠子已经涨起来了。行了，够了！揩净你们的胡子，洗洗手，勒勒腰带，走过来。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把你们请来就是为的这事。

“你，教师，你把里拉琴放下，那些云雀和子弹都放一边去，我们听够了！”他转过头来朝媳妇和孙子孙女们说，“嗨，你们，给他们打洗脸水。还拿点橙花精来，好给他们散散臭味。给他们擦擦，洗洗，扶他们过来！”

姑娘给老人洒上香水，让他们闻玫瑰花精醒酒。然后，大家扶着他们胳膊走到柠檬树下，让他们盘腿坐下，两个队长坐在老祖宗的左边和右边，教师坐在老人对面。

老席发卡斯张开双臂，仿佛初次看到队长们似的，向他们表示欢迎。

“陆地战斗的著名领袖曼达卡斯队长，”他说，“冷酷无情的海盗卡吉马斯队长，和你，教师队长，你在我们中间战斗，写起义文件和给土耳其人、法兰克人的信函，非常欢迎你们到寒舍来！”

“向你敬礼，席发卡斯队长！”三位老人把手放在胸前答道。

老席发卡斯疲乏了。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

“兄弟们，你们记得，每次起义，我们都在一棵橡树下或是在一所修道院里集合。我们讨论，发誓，在去迎接死亡之前，互相拥抱……象那时似的，我们今天在老席发卡斯的柠檬树下聚会！

多少天以来，我要向生命告别，但我没有走。我忏悔了，领圣体了，可是队长们，在我和你们未谈过话之前，我一直在这里没走。兄弟们，这回又是一次起义；那么就要注意我们采取什么决定？你们听见我说什么了吗？你们脑袋清醒些了吗？你们酒醒了没有？你们是不是听得懂而且能够回答我的话？还是我在白费唇舌？”

“听得懂，”三位队长仿佛宣誓似的把手放在胸前说道。

“那么听着！我一百周岁了。你们知道我一生的经过，我无需再讲……我打仗，劳动，我有过欢乐，也经历过苦难，我尽了我作为男子的职责，你们可以作证。我的时刻到了。地张开口了，要把我吞进去。让它吞吧！可是它不能把我全吞掉！看看我留下来的！”

他停下来，指着他的媳妇、孙子和重孙。

“我留下一大群人！我不怕死神。她见鬼去了。可是我心里还有别的事。”

他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又叹一口气。

“一些时候以来，我睡不着觉了，”他初次发出颤抖声音说，“我睡不着觉了，队长们，我心里有件事总是放不下。”

他一个个地打量三个老人，摇了摇头，大声说：“你们听见我说话吗？你注意我说的话没有？你睡着了，教师！”

“我们听着哪！”教师仿佛被触到痛处，立即回答说。“你说的是什么事放不下？”

“一件事总是折磨着我，兄弟们！我朝后看，我看到我的一生；我朝前看就是等着我的死神。我就揣摩：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往哪儿去？这就是缠着我不放的问题。”

他嘴唇颤抖，沉默下来。三位队长动弹起来。教师挠他的

秃头，张开口要说，但又立即合上，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你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吗？”老祖宗问。“这问题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吗？”

“从来没有。”三个老人答道。

“对我来说，这也不过是最近的事，上帝给我作证！可是，几天以来，我睡不着觉了，我跟你们说。仿佛一条虫子从地里出来，爬到我身上啃我。我没有人去诉说我的痛苦。我的儿子还都太年轻，五十岁，六十岁，都没有足够的经验，他们不能了解！我大儿子科斯塔罗斯，活着的话有七十多岁，该能懂得一些，可是他在阿尔卡狄修道院被活活烧死了……于是我决定把我的老战友们请来谈谈。你们的头脑是满载颗粒的成熟麦穗，队长们。你们必然对一些事情感受很深，说说吧！跟我把你们的心里话说出来，你们喝了酒，可以助兴，说吧，兄弟们！我不愿意瞎着眼睛死去！你先说说，曼达卡斯队长！除我以外，数你年纪最大。一八二一那年你多少岁？”

“二十二岁，席发卡斯老哥，你不记得吗？”

“我那年三十周岁过了。我比你大八岁。你先说。你那么长时间以来，你经历过战争，打过仗。你了解了些什么？”

曼达卡斯队长把手放在嘴上，又慢慢放下来，捋他那浓密的胡须，想了很久。

“你就是为这个把我们找来的，老席发卡斯？”他最后说。“你叫我们实在为难。你要我们付给你的酒和肉的价钱太高了。你说呢，教师？”

“别管教师，”老人大声说，“你应该把话跟我说！你活到这么大的年纪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能不能跟我说说生活给你带来了些什么？我问你，答复我吧。不要逃避。诚诚恳恳地说说，象

个男子汉！”

曼达卡斯队长掏出烟盒，带着忧虑的神情慢慢地卷了一支烟。

“你给我来个突然袭击，老席发卡斯，”他过了一会儿说。“你要我跟你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一辈子就是瞎着眼睛过来的，就象你刚才说的，可是我并不后悔。我瞎着眼睛投到战争中去。我用头巾把脑袋扎得紧紧的，为了防止脑浆迸裂，然后就向土耳其人冲去。我盲目结婚，盲目生孩子，盲目进教堂点燃蜡烛在圣像前跪拜。我盲目播种、收割、打麦子，吃面包也是盲目的。我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吃，我为什么祷告，我为什么杀人。等一会儿，看在上帝的份上，席发卡斯队长，等一等我挖一挖脑汁，看挖出点什么来……你急吗？”

“好啦，我耐心等着。挖你的脑汁吧，曼达卡斯队长！”老祖宗说，他两手交叉放在胸前。

曼达卡斯队长转身朝着站在他后边的义子说：

“我说，扬纳科斯，你把我的背包拿来！”

大家都默默地等待着。老祖宗招呼柯斯马斯。

“搬个凳子来，”他说，“站着累，坐下来听吧。你懂得我们说什么吗？”

“我懂得，爷爷。”柯斯马斯回答说，并盘腿坐在地上。

扬纳科斯拿着背包回来，把它放在他父亲脚下。老曼达卡斯解开背包，取出一个用皮塞密封的宽口大瓶子。

“那里面是些什么？”老祖宗伸直脖子看去并问道。

曼达卡斯队长笑了。

“这就是你的答复吗？”他气愤地说。“这瓶子是什么东西？”

“当人们外出的时候，有人把面包、酒和肉放在背包里。可

我呢，我带的是面包、酒、肉和你看见的这个瓶子。……”

“里面是些什么?”老祖宗又问。“我看不清楚。”

曼达卡斯队长把瓶子拿到老祖宗眼跟前。太阳最后的绯红光线穿过瓶子。

“你还看不见吗?”曼达卡斯拿着瓶子转来转去。

“我看见一块块的肉，”老祖宗答道。“一块块肉泡在水里。”

“这不是肉，老席发卡斯，这是些耳朵。这不是水，是酒精。一八二一年，一个土耳其人把我打翻在地咬掉我一只耳朵那天，我发誓要把我杀掉的每个土耳其人的耳朵割下来放在这瓶子里。为了跟你说我的历史，老席发卡斯，我只要看看泡在酒精里的一只只耳朵就能说了。每只耳朵我都知道是谁的。瞧，在瓶底的那只毛茸茸的，是基督徒的死敌阿里·贝的。他杀了我兄弟班内伊斯，然后他到雷蒂姆诺郊外的别墅去，在女人当中寻欢作乐。他甚至还在塔楼上点起灯来以炫耀在他那里举行的盛宴。这天晚上，我在雷蒂姆诺进口处的一家土耳其咖啡馆里抽水烟筒。我跟店家说：‘给我拿块红炭来，我的水烟筒要灭了。’我不声不响地把水烟筒的皮管子卷起来，走了出去。一出门，我就飞跑过田野，来到阿里·贝的别墅，我进去走到寝室，看见他正和他女人睡在床上，我扑上去，把他的头割下来，取下他的一只耳朵，包在我手帕里，立即转回到咖啡馆。没有人理会我曾出去过。第二天，凶杀案的消息传开，巴夏叫着说：‘这就是曼达卡斯干的，就是他行的凶！’但是和我一起在咖啡馆的土耳其人都发誓说曼达卡斯队长整个晚上都在哈桑家抽水烟！”

他拿起瓶子，指给卡吉马斯队长看。

“你看见吗？这只就是阿里·贝的耳朵。”

他指另一只耳朵：

“那只大的，全黑，还戴着耳环，是一个黑人的。他的名字叫拉马坦。这该死的东西是基督徒的又一个敌人。他让妇女们跪在一个敞开的箱子前面，把乳房放在箱子边上，再把箱子合上，他坐在箱盖子上……有一个夜晚，我碰上他。他单独一个人在坎迪亚城外的特里皮蒂海滨。我对他说，‘我说，拉马坦，你不怕神吗？’这条狗，他回答我说，‘还是叫他怕我吧！我是拉马坦！’我拔出刀子来对他说，‘我是曼达卡斯。你也把刀子拔出来吧！’——‘我没带刀子，你走运了，异教徒，正碰上我没有武器！’——‘我有两把，你挑一把吧！’我给他扔过去一把刀子，决斗就在海边的卵石滩展开。我们打了好多个钟头。天黑了。我们身上淌着血和汗。热得厉害，不时下海凉快一下，海水变成红色。大家都一言不发，但痛得直哼哼。黑人的一个朋友，是个的黎波利人，经过这里，冲上来拔刀相助。黑人对他说，‘我要把你象条沙丁鱼似的撕碎。走开，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滚！’‘我说，拉马坦，’我对他说，‘你是个好样儿的！’‘你也是好样儿的，曼达卡斯队长。’他回答我说，‘我们是两头猛兽。那么我们就得拚个你死我活！’

“我利用他一时的弱点，朝他脖子扑去，象杀猪一般把刀子插进喉结。接着，我割下他那只戴环的大耳朵，就是这只！”

他又指另一只耳朵。他的话匣子打开了；对他当年壮举的回忆使他兴奋起来。

“这只耳朵已经开始变绿，是嗜杀成性的屠夫穆斯塔法亚的。那只在瓶子当中的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的。再过去有点斜着的是一个伊玛目的。这个该死的声音真象洪钟似的。可惜我当时没有想到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放进酒精里。现在就晚了。那只象贝壳似的小耳朵是佩泰夫老爷的。这混蛋长得漂亮，象画

里画的似的。可以说就象圣乔治。这事怨他！他骑着马经过基督教区逗弄女人。谁能抵挡得住这条狗呀？我可怜她们。于是一个夜晚，我走进佩泰夫老爷的宅院，在他屋子里打起来，但他是比较娇嫩柔弱的，并没有怎么抵抗。我砍了他的脖子，带走了这只卷边小耳朵，真是件宝贝！每只耳朵都有个故事。在这瓶子里，记载着克里特的历次起义，我在打仗时杀的人，他们的耳朵都不算，不然就算不过来了！历次起义：一八二一、一八三四、一八四一、一八五四、一八七八……可是现在我老了，这一回就说不上什么耳朵了……”

他说着，克里特激励着他，头变得炽热。

“我是一头凶残的猛兽，是的，愿上帝饶恕我。一旦发生起义，我就抛弃家室、儿童、未修剪的葡萄、荒芜的田地，跨上我的马，跑去找我的首领科拉卡斯队长。”

他想到这位声名卓著的队长，并叹息说：

“象他这样的人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比起他来我们算个什么？无能之辈！”

“柯斯卡斯队长，他的话不多，可都是合乎情理的；谁都没有听见过他开玩笑。他长着一双鹰眼，一双深沉、凶狠的圆眼睛。他没有缺点。不喝酒，不骂人，不接触女人。打仗的时候，他用马刺刺马，向土耳其人冲去，从不回过头来去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跟随。他也不去数他前面有多少红帽子。子弹总是碰不着他。他不是个凡人，啊，不，他不是个凡人，是一位大天使。”

他又叹息并加上一句：

“他只缺翅膀了！”

老席发卡斯一面听，一面在靠枕上烦躁地动弹着。不过，他捺着性子，用手指甲抓柠檬，把它拿起来闻。最后，他还是忍不

住了。

“把瓶子放回你的背包里，曼达卡斯队长，”他气愤地说。“人类暴行没有止境。把瓶子放回你的背包里，我跟你说。现在答复我的问题：你割下的这些耳朵，它们没有教给你什么吗？你从这瓶子里看到你的一生，那么，告诉我：你走的路是对的罗？你所做过的一切，有没有使你感到后悔的？”

“后悔？”曼达卡斯队长气愤地大声说。“要是让我重头做起的话，席发卡斯队长，我就还要同样的这个老婆，杀同样的土耳其人，也许还有，我穿同样的长灯笼裤和靴子，系同样的腰带！对我的一生，我丝毫不改！不久后，我去见上帝的时候，我就夹着这个瓶子去，我对他说：‘要不你让我带着我这瓶子进天堂，要不我就索性不进去！’”

“那么说，你生出来只是为了杀人，老曼达卡斯！上帝把你派到地上来，难道就是为了杀人？”

“不，我并不喜欢杀人，老席发卡斯，你想在这里找什么碴儿？我并不是嗜血成性的，不，我不是为了杀人而杀人。可是……”他一边挠他那秃头，一边思索起来；接着突然间说道：

“可是我为了自由而战斗！”

曼达卡斯队长把这话一说出来，思想就变得明朗。他开始清楚了。

“啊！对了，”他说，“你问我，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我刚才不知道怎么答复。可是说着说着，我脑袋就清楚了。我们从奴隶地位走出来，席发卡斯队长，朝自由走去。我生下来是奴隶，我们斗争一辈子，为了变成自由人。而对我们克里特人来说，得到自由只有一条路，就是杀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杀土耳其人。你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我回答了。现在我老了，我把刀子拭

干净，袖手旁观。死神就来把我带走吧！”

他转身看他的义子。

“扬纳科斯，把背包放回去，”他说。“很对。”老祖宗大声说，“你说得对，为你的手和舌头祝福，曼达卡斯队长。你的话说得很长，但结果明白了。这是你走过的路。你一直走到底，你尽了你的职责。可是，你认为只有这一条路吗？还有其它的路，你现在听一听吧。卡吉马斯队长，老海盗，轮到你说了！”

老水手攥起拳头。他的斜眼变成红色。

“我不喜欢这种办法，老席发卡斯，”他说。“你把我们找到你这院子里来，说辞是你比我们大两三岁，你当头儿，给我们来一番审讯。不，我不说！”

“别发火，精神病！”老祖宗大声说。“并不是因为我年纪最大就要当头儿，是因为我第一个先走，我时间紧急。我不愿意死……怎么跟你说呢？我不愿意瞎着眼死。我请你们帮助我，兄弟们，开导我。你明白吗，卡吉马斯队长？”

“我明白了，”对方说，“别喊了。要是你是一艘遇难的船，我就起锚来救你。我跟海斗了一辈子。我只知道海。帮别的忙，我可不会。那么你问我什么，要我帮助你什么？”

“我要淹死了，该死的海盗，”老祖宗哀叹说，“一个紧揪住自己头发的快要淹死的人。”

“揪住你自己的头发吧，老席发卡斯，可是别揪我们的。你快要死了，你怕——你把这叫做一条虫，我叫做怕——你喊你的老伙伴：‘我怎么了，伙计们，要把我弄到哪儿去啊？’我们知道的不比你多，席发卡斯队长，我们说不出什么安慰你的话。我们瞎着眼活，瞎着眼死，没有方向舵，全凭外边的帆。风愿意把我吹到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船进了水，我们就白天黑夜抽水，可是水

不停地上涨，水泵生锈，失灵，我们沉没。这就是人生，你可以喊个够。我们的职责吗？就是白天黑夜抽水，一刻不停，不抗议，不叫苦，保持庄严，老席发卡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不停地抽水，这就是生活教给我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事情就是这样。”

他怒气冲冲地朝曼达卡斯队长转过身去。

“我跟你不一样，曼达卡斯队长，你钉在陆地，就看见眼前这一点儿了，只看见土耳其人，把他们的耳朵放在瓶子里给这个看给那个看；这个瓶子就是你的一生！

“曼达卡斯队长，我航海，走遍全世界，跟各种各样的女人都睡过，我到过非洲的心脏，那里的太阳可以烤熟面包。我靠过岸的港口数不清有多少，见过百万，千万的黑种人、黄种人。我眼睛里满是这些人……起初，除了克里特人，还有基督徒，所有的人都不顺我眼。可是我慢慢习惯了，我认识到人都是一样的，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我干上了海盗这行当。我了解到世界上就是一些铜壶和瓦壶互相推撞。‘得做个铜的，卡吉马斯，’我对自己说，‘别撞碎了！要是你被撞碎，那就完了，再也粘补不上了。’于是我跟一些阿尔及利亚人交朋友，我们竖起黑旗子，攻击船只，杀人，抢劫……然后到荒岛去，把抢来的财物藏好。有一回，你们记得吗，我把一整船的桂皮、丁子香和肉豆蔻卸在葛拉布萨。全克里特都香了。你记得吗，老席发卡斯，我给你送去了一满驴驮子作为礼物。”

“接着说吧，”老人说，“快说到点子上。你叨唠这些干什么？”

“你就知道干什么，你会明白的！我们什么都不怕，不怕神，不怕人。我是基督徒，他们是穆斯林，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放过

一艘开往麦加或者耶路撒冷的船，而不猛扑上去，劫掠香客，杀人越货的。我是猛兽中的一头猛兽。我跟阿尔及利亚人一样，把头刮光，后边只留一条小辫子。我收集了多少罐银币、金币。我从每艘船上挑选两三个女人，跟她们欢乐之后，就把她们扔到海里。我是一头凶恶的猛兽，我跟你说，比你还凶，曼达卡斯队长！你问后悔不后悔，席发卡斯队长，我回答你说：我一辈子过得惬意，勇敢而且公道。我不后悔。上帝把我造成一头猛兽，我就作为猛兽去生活。他把我造成一只狼，我就吃羔羊。要是他把我造成羔羊，我就被狼吃掉，该当如此。这是规律。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制造狼和羔羊的造物者的过错。”

他停了一会儿，用他的斜眼看他的同伴。他仿佛在等他们说话，反驳他，可是没有动静。他接着说下去。

“而现在，队长们，我老了，我的舷缘破裂，龙骨开口，进水了，水泵不能正常工作。我于是退到陆地上来，装出个人的样子。为什么？因为我精疲力尽了。我的毛发和牙齿都脱落了，一只满身疥疮，肮脏，缺齿的狼。我装出个人的样子。落到什么田地！我不能杀不能贼，我象羊似的咩咩叫。我坐在村上的喷水池旁洗眼睛，看着姑娘们来打水。有时，我痴呆呆地哭起来。‘你干么哭呀，老爷爷？’姑娘们哈哈大笑问。‘因为有一天我要死去，而在我死后，你们那些好看的身材还继续生存。’他妈的，我要是国王或者是阿里·巴夏的话，我就挑几个最漂亮的姑娘，命令把她们在我坟上杀掉，让她们跟我走。”

“你是一头凶恶的野兽，卡吉马斯队长！”老席发卡斯大声说，“一头嗜血成性的野兽，住嘴！”

“你给我提出一个问题，我答复了；你叫我打开密室，我打开了。你害怕了吗，老席发卡斯？”他把带讥讽的斜视眼睛盯着老

祖宗问道。

"我打开了密室，"他继续大声说，"魔鬼跑出来，你全都看见了！你考问我，我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问我从哪儿来？从地里来，席发卡斯队长！到哪儿去？到地里去，席发卡斯队长！我们的职责吗？我简单地跟你说：如果你是狼，那么就吞吃。如果你是羔羊，你就由人家去吞吃掉！大狼，你要想知道的话，就是上帝！他呀！什么都吃，羔羊、狼，连同它们的骨头！"

"你不要说亵渎神的话，老海盗！"曼达卡斯队长举起手臂大声说。"你喝醉了，胡言乱语，你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大狼是死神，不是上帝！"

卡吉马斯队长笑起来，"上帝和死神是一个人，朋友！你只不过是重复一下人云亦云的话罢了。"他朝席发卡斯队长转过身去。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老席发卡斯，这就是我的答复。你不必再考问我了。现在你叫人把我的杯子斟满吧。"

"给他把杯子斟满，"老人朝他的孙子孙女们转过头去说，"他忏悔了。让他领圣体吧。"

他随即沉默，低下头，思考起来。

"我不需要对他做出判断，我不是审判员。上帝听见他说的话了，让上帝评判他吧！"

他朝一直在晃着尖秃脑袋听别人说话的教师看去。

"该轮到你了，教师。抬起头来说吧。"

教师把背在肩上的里拉琴拿下来。

"我说了一辈子的话了，"他说，"我说够了。你出的是难题，席发卡斯队长。谁把这想法装在你脑袋里的？这东西不能用话

表达呀。”

“那么说我们应该变成哑巴罗？”老人气愤地大声说。“哑巴、瞎子、太监，那就全清静了！这样你愿意吗？可是，朋友，人就是个提出问题的动物！”

“提问题，席发卡斯队长，那是用语言的，当然。你别生气。就提问吧！你既然愿意问就问。问题是用话说出来的，可是答复就不一定了。你要的不是个答复吗！”

“是个答复，”老人点着头说，“一个答复！”

教师把里拉琴竖放在膝上。

“你要一个答复，席发卡斯队长，好的，我给你答复。我用里拉琴回答。它是我真正的嘴。要是你了解它所说的，那就好极了；要是你不懂，那你叫我怎么办呢，老席发卡斯？你瞎着眼睛生下来，也瞎着眼睛死去吧！”

“弹里拉，教师，感谢上帝！”老祖宗说；他合上了眼睛。

天黑下来。大滴雨点开始降落。柠檬树上的叶子被触动而强烈抖颤。清凉的大雨点打在老祖宗的面颊、合上的眼皮和浓髭上。他用舌尖舔去润湿他嘴唇的雨水。他口渴。

教师欠身，胸脯贴着里拉琴，环抱着它，仿佛与乐器合为一体，琴弓拉起几声开场。

起初，琴弓在三根弦上跳跃，带动弓上银铃作响，在阴暗的院落里掀起一阵笑声。人们当真会以为是在学校里课间自由活动，孩子们在跑、玩、笑……或者还有栖息在一棵茂密白杨树中的鸟，犹如被晨曦唤醒和陶醉，在枝头啁啾鸣叫。

琴弓在跳，笑，舞，老队长们忘却一切，他们的心变得轻松，宛如儿童、飞鸟、喷涌的泉水……孙辈和儿媳们慢慢走过来；伙

计和女佣人从房子里走出来，不顾下雨席地而坐，伸直脖子静听。

老祖宗也在听。他觉得他那沉重的身体变得很轻，缓缓升起，象一片浮云，飞越过柠檬树和柏树。除了在梦中和或许某一天外，他记不得有过这样的欢乐，这样轻快的感觉。这一天，他从战场回来；他洗了头，把玷污他的血迹拭净，穿上整洁的衣裳，去教堂领圣体……那时，他身体感觉轻快，仿佛一片薄云那么轻盈。回家时，走起来轻飘飘的，他的脚都不沾地。

里拉的琴声逐渐变了。琴弓上的铃铛如同捕猎的隼身上的铃铛般鸣响，它在空中猛向猎物冲去。琴弓奔跑，向左跳，向右跳，琴弦发出象人声一样的刺耳叫声。老人们感到惊讶，抬起头来；他们回想起青年时代、战争、伤员叫喊、妇女嚎哭、战马嘶鸣，马没有人骑，身上沾染鲜血，用后腿站立起来。

“还我青年时代，要不就别响了，教师！”曼达卡斯队长正想这样喊出来的时候，里拉的主题已经变了。它凑出一支平静、柔和的曲子，声音甜蜜。队长们竖起毛茸茸的耳朵，喜笑颜开。这是在傍晚的湿润空气里仿佛听到吃饱了的蜜蜂嗡嗡作响，又象地下小河的潺潺流水，或是隔山的海岸边上一个多情妇女在呜咽。也兴许是波浪拍击海岸而发出哀叹的声音。还可能是从人生的彼岸发出的更神秘、更有诱惑力的声音，它柔软、凄切、深情，在夺取躯体的灵魂。兴许是上帝自己，躲在夜晚潮湿的阴影里，召唤，邀请他永远心爱的——人的灵魂离去。

教师象是鬼怪附身，面对里拉，挥动琴弓，来来去去，犹如舞剑，刺伤乐器的胸膛使它发出最充满情感、最悲痛的人声。天开始黑了。教师消失在阴暗里，大家看不见他了。里拉象个幽灵，独自站在柠檬树下哀鸣，或者倒不如说是在呼唤和哀求。

老祖宗的嘴上含着满意而深邃的微笑。突然间，他感觉自己的轻盈躯体高悬在柠檬树上，犹如青云穿过空间，继续上升。他慢慢升起，没有阻拦，逐渐分解，准备化为雨水，渗入土地，培育种子，使之成长。

"这就是死，"老祖宗忖度，"这就是天堂，我进入天堂，我已经进去了。上帝，早安！"

他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黑夜。在这黑夜里，有一个声音轻轻地柔和地喊着他的名字："来……来……来……"

"我来了。"老祖宗答道。他合上了眼睛。

大家让他整夜躺在院子里，在柠檬树下象一株被雨淋湿的大树干。

柯斯马斯跪下来，把还温暖柔顺的眼皮合上。特拉萨基蹲在尸体旁看着。这是他第一次离得这么近看死人。他打量这位钟爱过他的祖父，禁不住颤抖。这不仅是由于害怕；老祖宗在死时似乎增添了一股新的阴森而且险恶的力量。他一动不动，仿佛在窥伺活着的人，要把他抓住带进地里去。慈祥的祖父突然变得凶恶，就象童话里的吃人巨妖。特拉萨基想离开，但又不敢动。于是就呆在那里，惊恐地凝视着。

死者的家人在周围守夜。大门一直敞着。听到老席发卡斯的噩耗，全村震惊，列队向亡者告别。肃静无声，每人弯下身子，吻一只放在石头上的手。两个妇女用酒给死者擦身，再用他已故妻子蕾妮奥亲手以麻和丝织成的裹尸布把他缠上。他的两个儿媳在他头前和脚下各放一盏大灯。油灯的微光照在死者身上，使他的容貌变得温和。

"把他搬进屋里吧！"卡特利娜太太建议说。"不该让他在地

上淋雨。”

但科斯马斯不同意。

“他愿意呆在这里，”他说。“他愿意呆在这里湿润。”

夜晚天色昏暗。空中没有星斗，只见乌云。南风徐来。孙辈在院子里点燃木柴取暖。在火光照耀下，人们看见一头骡子、两只驴驹子、一匹母马和两头黄牛，它们从马厩、牛棚走出来。它们也不能入睡，打量四周，试图弄清为何今夜满院灯火、人声不息。三位队长饱餐之后，靠在柠檬树干上打鼾。

“再见，老席发卡斯，替我们向死去的人们问好！”一些妇女一面解下头巾，一面嚎叫。

“回头见，席发卡斯队长！”老人们握住死者的手喊道。“回头见！”

每一个妇女都向死者投去一束罗勒，作为让他带往死人王国去的人世间芬芳的纪念。一位不幸的年轻母亲把她死去儿子的一块还写满道道的石板和一只石笔放在死者身旁。“把这交给我的儿子，老头！”她嚎叫着说。“谢谢你了！他名字叫狄米特拉基，是你的小邻居，你认识他。他戴一顶上边有个绒球的红绒帽子，光着脚。”

卡特利娜太太给老队长们盖上一条厚毯子，然后走到特拉萨基跟前，拉他的手。

“快睡觉去，孩子。快十二点了。”

可是特拉萨基不肯走。

“我要守着爷爷，”他说。“我爸爸没有来，我得替他。”

火忽然更旺起来，照出他那象他父亲一样严酷、坚定的目光。母亲不作声走开了。雨没有停。莉尼奥和其它孙女端着托盘走来走去给守灵的家里人或外边来的人送咖啡。有时，院子

里十分安静，人们只听见夜晚深沉的声音，小虫和鸟禽声、不眠的犬声、牛叫……而忽然，公鸡啼鸣，东方既白。

太阳升起到一竿子高，三位队长眼睛微微睁开，看见死者直着身子躺在院子的石头上。可是他们没有丝毫动作反应，又重新入睡。

接近中午，斯塔伏鲁浏斯把棺材扛来。特拉萨基检验木料。木匠没有弄虚作假，这确实是胡桃木的。

下午二时，孙辈抬起老祖宗的遗体，穿过街坊，并绕村一周，每到路口都停了下来。姑娘们探身窗外，就象耶稣受难日仪式队伍经过似的，向死者投掷花束。

村里人脱了帽，庄严地伴随行进，仿佛真的是他们的上帝刚刚死去。他们走得很慢，好让老祖宗有足够的时间向全村告别。但当他们正走出彼特罗凯法洛，朝坟场走去的时候，突然暴雨来临，一时风驰电掣，大雨倾盆。

老乡们发出一片欢呼声。他们几个月来一直盼望下雨，犁沟里的种子都快要枯死。感谢上帝，现在雨下了！妇女们抬起她们晒黑了的象地一样干涸的脸，仰望天空。

“老祖宗化成了雨，他又回到地里。”一个老人小声说。

“他很知道我们惦记的事，”另一个说，“他变成水，给我们浇灌。”

他们从容不迫地走着，最后来到坟场时，都已全身湿透。两个壮实的孙子卷起袖子挖坑。泥土红色，柔软，但满是树根和贝壳，仿佛这个山区过去曾被大海覆盖。雨不停地下……

老祖宗慢慢地下到墓穴里躺下。活着的人们每人向他扔一把土，然后在雨中走回去。

他们现在跑起来，急着坐到丧宴的席上喝酒和吃那头老祖

宗许下愿死后请他们享用的黑公羊。

柯斯马斯坐在旁边的大长沙发上。他心情忧郁，身体疲乏。他要进山，在出发前合上眼睛稍事休息。查里迪摩斯已被吩咐带上马灯和准备上路。他们必须在拂晓前达到米哈伊队长的宿营地。柯斯马斯只睡了几秒钟，但他心室的活门已打开了足够的时间让他死去的父亲进来。柯斯马斯清清楚楚地看见死者。父亲站在他房子的楼梯前面，准备走上他的房间，一只脚已经踏上第一级。柯斯马斯害怕了。他妻子在上边睡觉，老头子要把她吓坏……他冲上去。“你上哪儿，父亲？”他喊道。死者转过身来，目光凶狠，胡须下垂，右腮上一颗黑痣，头缠黑巾，头巾穗子滴着血。他的嘴是个伤口，堵住一块棉花。

他皱着眉看他儿子。显然是十分气愤，他咬牙切齿，从他鼻孔冒出一股红火焰，照亮他的面孔。忽然间，他把嘴张开，棉花掉下来，出现了伤口。他发出一声狂叫，把脚沉重地踩在楼梯上，开始上楼。

“父亲，”柯斯马斯喊叫，“你不许碰她，她是我的妻子。”

儿子果敢地朝死者走去。

“不许碰她，”他再一次喊叫，“她是我的妻子。”他伸手去抓他父亲，阻止他上楼，但死者不见了，变成烟雾。柯斯马斯什么都看不见了，他只听见楼梯上沉重的脚步声。

他叫了一声就醒了。然后，他睁开眼睛，看见客人们围坐在丧宴的席上。公羊四脚朝天躺在一个大金属盘子上，刚刚出烤炉，冒着热气，它有头有角，仿佛还活着。如饥似渴的农民扑了上去，分享佳肴。孙辈送来几壶酒，丧宴变成节日盛餐。酒喝过一轮再一轮，激起客人们的欢乐情绪。这不仅仅是因为有酒，更是因为久旱逢甘雨的缘故，而且死神就在他们跟前走过而没有

触动他们，却只满足于带走一位老人，让他灵魂安息！于是他们不停地喝酒。他们喝、吃，尽情欢乐。他们的脚发起痒来，想要跳舞。孙女和儿媳妇们身体左右摇摆，轻快地跑来跑去。酒不会使人沉默。全村最佳歌手——木匠斯塔伏鲁浏斯忘乎所以，差一点唱起小调来。幸亏坐在他旁边的人及时堵上他的嘴。神甫为了避免发生丑闻，喝了一口酒就用哀怨的声音唱小天使颂歌。

柯斯马斯站起来，把他的卡特利娜婶婶拉到一旁。

“卡特利娜婶婶，”他说，“我今晚进山去找我叔叔。你有什么话要我跟他说的吗？”对方叹息说：

“他会听别人的话？他的主意一定，就说天塌下来，他也得照他主意办。愿上帝帮助！”

“他不心疼他的儿子吗，卡特利娜婶婶？”

“他心疼他儿子，世界上他只爱这么一个人，可是他不会让步。他还是得照他决定了的办。孩子，从一个对自己都残酷无情的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

她拭去眼睛里淌出的泪水，不再说什么了。

柯斯马斯走到查里迪摩斯那里。老人也正兴致勃勃地嚼着一块公羊肉，肉油流在他的山羊胡子上。

“查里迪摩斯，”柯斯马斯对他说，“你吃饱喝足了，老祖宗的丧宴吃过了，起来吧，我们现在该走了。”

老仆人垂下头。

“下着雨哪，”他说，“雨这么大，外边连自己的鼻子都看不见。”

“走吧！”柯斯马斯用权威的口吻说，“一定得走。”

“那就走吧，”查里迪摩斯叹息说，一面埋怨自己的运气，从

来不让他痛快玩乐一番。正开始高兴的时候，就给打断了。

“开路，”柯斯马斯说。“你把马灯带上了吗？”

赞美歌慢慢地变成了欢乐的曲调。斯塔伏鲁浏斯请示神甫：

“你准许我唱一首绿林之歌吧，神甫？”

甚至还没有听到答复，他已开口唱起来，歌声响彻整幢房子。

“什么时候天气晴朗，什么时候二月才回来？我们好拿起枪杆……”

第十四章

老查里迪摩斯手里拿着马灯，照亮蜿蜒的山间羊肠小道。他酒醉未醒，踉踉跄跄，滑了一下，整个人扑跌在地上。他感到难为情，赶快爬起来重新上路。

“该死的酒，”他嘟哝说，“这是妖魔汤！”

他真想说说话。他全身被雨水淋透，停下脚步。

“东家，你一声不吭？我憋坏了。就因为这我才摔了跤。”

“别瞎说乱讲，查里迪摩斯。下着大雨哪，快点儿走吧。”

他要赶在天亮以前到达米哈伊队长的宿营地，以免被土耳其人发觉。大雨滂沱，地脉隆起，水流滚滚，惊涛拍岸。不时蓝色电光划破长空，雷声隔谷相传，溪水奔腾，汇流平川。

“看在上帝的份上，东家，开开口吧，跟我说说话！”老向导再次恳求说。“你到过那边的世界，它是什么样儿的？法兰克人也是象我们一样的人吗？还是一些魔鬼？”

可是柯斯马斯无心闲谈。他沉默不语，在黑暗中冒雨行进，不肯让这个珍贵时刻在空谈中浪费。一种独特的、意味清新的喜悦渗透他的身体和灵魂。他仿佛是一块岩石，一块克里特的岩石，平静地接受雨水的浇淋；他越是被浸湿越是感觉到石头和土地被浇淋时的愉快直至骨髓。

这是冬天了。克里特伸直身子躺着，让雨水倾注下来。雨是有情的，它扑灭了土耳其人烧毁希腊村落和寺院的火焰；它同

时也扑灭了基督教徒焚烧土耳其村庄的火焰。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返回废墟，难以找到一个屋顶；他们将一块块石头搬起来重建家园。克里特遍体鳞伤，气得发抖，又重新戴上镣铐。在这时候，首领们在岩洞和修道院里集会决定何去何从。他们反复阅读大主教的信件，探索其中涵义，听取希腊的声音；他们愤怒，诅咒，用凶恶的目光仰望天空，紧攥双拳，然而终归屈服了。他们刀剑入鞘，又一次把武器埋藏，重操旧业。

坎迪亚人沉着脸，默不作声，重开店铺；农民在田里俯身耕翻、播种。日常生活的沉重车轮又转动起来。波里辛吉斯队长也从山上下来了。他帽子上盖着一块黑纱，他给本城的守护神圣米纳斯点上一支大蜡烛，在像前呆了一会儿，向他抱怨一番，然后回去开店。他呆在铺子的最里边，为的是看不见人，人家也看不见他，抽着水烟筒，眼神呆滞。他望着大街，但看不见过路的人，也看不见运载着柠檬、柑桔、枸橼、酒和油，从加尼亚门进来的劫后幸存的农民。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嘴角上添了两道苦涩的皱痕，他再也不笑了。他已后悔不该放弃山里，显得自己不中用。

“我既不该听从希腊，也不该听从大主教，”他思忖说。“米哈伊队长是好样的。我应该留在上边，在那里死去。我这一生没有作为了！有时，我真想回去！”

他卷起了水烟筒的皮管，站在门口叹息。这时，曼诺里神甫从门前走过。他那沾满油迹的长袍鼓了起来并在风中摆动。他没有离开坎迪亚。他掩埋尸首，给人洗礼，祝福，把敛来的东西放进衣袋，又长出个双下巴颏。这天，他拿着一个圣餐杯；穆尔祖弗洛斯脸色苍白，流着泪，大白天拿着一盏点燃起来的灯，走在他前面。波里辛吉斯队长划了个十字。他听到了噩耗。神甫

去给斯提凡尼斯船长做最后的圣礼。船长乘船回坎迪亚，被一艘土耳其护卫舰的炮弹炸掉了双腿。

"愿上帝给他的灵魂降福，"他低声说。"他是个好样的。"

他摇了摇头，正当他准备回到他铺子里边阴暗处时，看见万徒索斯裹在一条毯子里，哆哆嗦嗦，自言自语并且做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动作。两天来，这个里拉琴手愁容满面，在街上游荡；他还不能决定：是重开酒店，把在他朋友乔治阿罗斯的村子里避难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接回来，恢复往常的生活，还是不顾一切回到山里，让米哈伊队长看看他也是个好样的，而不是一条狗。"祝你健康，万徒索斯，"米哈伊队长派他给大主教送信那天对他说。"再见了，万徒索斯，你不必再回来了。我对你不抱幻想。你是万徒索斯，你不能不是万徒索斯！"

万徒索斯揣摩米哈伊队长的话，十分恼火，一种复杂的心情折磨着他。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决心回到山里让"野猪"承认错看了他，但过后不久想到妻子、女儿和酒店，又改变了主意。

他看见波里辛吉斯队长站在铺子门口，就停了下来。"瞧，"他心里思量，"这不是一位最有名的队长吗？可是，他也夹着尾巴回来了。他屈服了。为什么？为了克里特的利益。而你，一个可怜的万徒索斯，你还想走在头里吗？上去，老家伙，别难为情。去打仗不容易，可是在头头的命令下放下武器更不容易！"所以万徒索斯看到波里辛吉斯队长心里很高兴。"去跟他聊聊，"他思量着，"这会给我点勇气。我有家小，我，一个可怜的人，我不该去送死。"他走向前去。

"早安，队长，"他说，"我从山里回来。你跟他们告别了……"

"滚开！"波里辛吉斯队长举起手吼叫。他一看见万徒索斯更使他老羞成怒。

见对方出言不逊，万徒索斯气愤不过。这个漂亮小伙子也把他看死了！让他等着瞧！

“我要回到山里去，我不能放弃我的岗位。你有什么事吗？”

他并没有做任何决定，说这话不过是想气一气对方。

“你回到山里去，你，万徒索斯？”波里辛吉斯队长讥讽地笑着说。“那要有勇气呀！”

“是的，那要有勇气，队长，我知道。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自尊心在作怪。”他说，并且不等波里辛吉斯队长反驳就走掉了。

顿时，他下了决心；他不屈服，他要叫米哈伊和波里辛吉斯队长难堪，而且要是上帝存在的话，上帝就会照料他的家室和替他嫁女儿。

他不是走路，而是飞跑。他走进圣米纳斯教堂，点燃一支大蜡烛。教堂里没有人，空气温暖，有一股香味。圣米纳斯从头到脚全身银色穿戴，褐色面孔微笑着，骑在马上。守护神好象是在为他祝福，对他说：“祝你幸运，万徒索斯，你选择了一条正路，放心吧，我会照管你的妻子和女儿的，我将给她找到好女婿。祝你幸运，万徒索斯队长！”

他划了十字，满意地走出教堂。有人在什么地方说话。他抬头看见主教府的窗子里出现矮子查里劳斯的一张毛茸茸的大脸。这个高利贷者，吃穷人肉的家伙到主教府去干什么呢？万徒索斯猜不出大主教的意图。

主教邀请矮子到主教府去吃午饭，两人这时正在房间里喝咖啡。老人有他的打算。原来逃往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避难的基督教徒回到坎迪亚，他们的房屋变成了废墟。土耳其人把箱笼、柜子、椅子劈了烧火，连窗户也烧了，只留下空空的几堵熏黑了的墙。于是大主教把银行老板查里劳斯先生请来，奉承奉承他，

希望他肯答应给予基督徒们低息贷款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矮子在历次叛乱中发了财。他得到巴夏们的许可，向危难中的基督徒收买耳环、戒指、宝石、古钱项链，而把他的箱笼都装满金银珠宝。

在喝咖啡的时候，大主教谈到这个问题，但从远处谈起，委婉地提出他的要求。他首先讲上帝，一个人如果贪得无厌就要丧失灵魂，接着他把话逐渐引到"祖国"这个现实问题上来。许多公民永垂不朽，他们为祖国牺牲而受到世界的颂扬。不要忘记，牺牲不仅仅指为祖国捐躯，尽其所能帮助国家，比如说在艰难时刻捐助金钱，也是牺牲。这种牺牲也使完成这一功绩的人成为永生不灭。上帝会打开他的帐簿，把行善者的姓名用金字写上，并注明捐助基督徒的款额。

诡计多端的矮子慢慢地喝着咖啡，抽着烟卷，眼睛望着窗外坍塌了的房屋和泛起浪花的大海。大主教的讲话从他的一只耳朵进去，又从另一只耳朵出来。"他想用花言巧语哄我，这老家伙。"他一面思忖，一面用鼻孔喷烟，"他想打动我的自尊心把我弄到手，把我的箱笼倒空。唉，倒霉的，我看出你这一着了。"

等到大主教说教结束，他把烟卷在铜烟盘里弄灭，恭恭敬敬地朝大主教转过身去。他的声音庄严而充满伤感。

"你说的都是圣洁的语言，大主教，"他叹息说，"我想过多少次，每次都感到悲痛，我心里思量：'啊！如果你和别人一样，如果你能拿起枪杆为祖国献身！或者是因为上帝惩罚而只给你造了半个身体，如果你还有钱就拿出来救济你的兄弟！'愿上帝在最后审判的日子可怜我！但是，我也破产了，大主教，我完了，我的生意亏本了，不管人家说我些什么，叫我高利贷者……说真话，大主教，每当一个寡妇或一个孤儿给我送来一只小戒指，尽

管还不值一个银币，我也给他两个，因为一看见这些可怜的人，我心里就难过……我就给两个，我知道我亏了，可是我是个人呀，我心里难过！我原来有一个葡萄园，我把它卖了；我的一个橄榄树园也没有了。我住的房子抵压出去了。大主教，上帝给我作证，我要落到什么田地？对我周围做的好事把我弄得破产了，当你请我到主教府来的时候，我的心在胸膛里直跳。'上帝是仁慈的、公道的，'我心想，'他对行善的人会给予补偿的。大主教是知道的，他知道我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上帝给他启示，他请我去是为了向我提出大主教府的援助……'我知道市政府的钱柜满着哪。"

一席话把大主教弄得目瞪口呆。"该入地狱的家伙，"他思忖，"这个半拉子，这个吝啬鬼。"他再也容忍不了这个矮子呆在他眼前。他一口把杯里的咖啡喝完，遏制不住愤怒，使劲拨弄他的一串念珠。查里劳斯盘坐在长沙发上的一双小脚下了地，他还搓了搓双手。

"天冷了，"他说，"冬天到了。没有煤炭，没有厚衣服，粮食不够，怎么办呢？大主教？我不能不把我的母鸡全都卖掉。我本来每天早晨都吞一只还热着的生鸡蛋；这也完了！上帝可怜可怜我们吧！"

他站起来吻大主教的手。

"为我们祷告吧，大主教，"他说。"请允许我告辞了。我觉得不大舒服，得回去躺躺。"

◆

孩子们从学校出来，又是喊叫，又是吹口哨，乱成一片。"狼屁"把他们留在课堂里的时间比平常长了些。圣诞节的假期从下星期一开始，他要在这最后一天给学生讲话。教师长胖了，也

壮实了。他妻子是个农村妇女，快要生产，这事使他心情十分愉快。过去，他被人看作是个无足轻重的人，而如今却占了上风，学生们再不敢开他的玩笑了！

所以，在这个庄严的日子，他把他们留下来，向他们解说耶稣怎样和为什么降生，而一个外貌很象驻坎迪亚的巴夏的罪魁赫洛德要杀害基督。“上帝从来不许可不公正的行为得逞，干预了这件事，并救了他的儿子。”他给他们讲耶稣的故事，耶稣的童年，一个敬爱师长、父母，从不说谎的好学生。他怎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赫洛德完全象巴夏一个样；胡子、帽子和鼻子上的瘊子，“你们可别跟人说。”他说犹大就象黑人苏雷曼一样，象锅底那么黑，也挎着弯刀、戴着头巾，“你们可别跟人说。”他说耶稣受尽了苦难；被人侮辱，鞭打，撕破衣服，戴上荆冠，而最残酷的是把他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克里特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不过，你们放心，我向你们保证，终归有一天，克里特必将复活，就象耶稣复活一样。假如我们老一辈人看不到它的解放的话，你们这一代儿童一定看到，这是肯定的。可是有一件事要注意，千万不要在假期里干蠢事，好好把学过的功课温习温习，背两首歌词：‘在那边山上……，我的剑既锋利又灵活！’和国歌。”

万徒索斯停下来让小学生们走过。“狼屁”走在他们后边。万徒索斯两个月没有见到他，初看上去，简直认不得了。

“教授，”他对“狼屁”说，“你吃了狮子肉了？你变成个巨人了！”他又神气十足地补充说，“我回到山里去。你有什么要我给你哥哥米哈伊队长捎去的吗？”

“狼屁”非常感动，握着他的手。

“万徒索斯，”他说，“你是个好样儿的。请原谅我，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我一直没有发觉你有这么高贵的品质……”

“我从来不是个好样儿的，教授，可是怎么说呢？我变了。老和瞎子在一起就会变成斜眼……这得感谢米哈伊队长。”

“告诉他，我也在尽我的职责。我对一群小克里特人承担着义务。我要使克里特在他们身上苏醒，造成一个强悍的克里特。跟他说，我离开了山里是因为我坚信克里特必将取得胜利。叫他也回来。”

“你放心，我一定跟他说，可是你要知道，我们是要留在上边的。再见吧，教授！”

“祝你幸运，万徒索斯！”“狼屁”回答说，然后沉默片刻，看着万徒索斯队长气昂昂地迈着轻快的步伐朝拉扎雷门走去。

查里劳斯走后，大主教站起来，呼唤他的副祭。

“我累了，副祭，”他说，“我累了。不过，我还得到阿克洪都拉那里去同巴夏会见。几个月来这是第一次。我不愿意在主教府见他，他也不愿意在他的官邸见我，于是我们决定在阿克洪都拉那里会面。”

“你累的话，我给驴上上鞍好吗，大主教？”副祭问道。这是个棕色头发、又高又大的庄稼汉；他声如洪钟，膂力过人；每当他陪伴大主教外出，就仿佛一头狮子在后边跟随。他毛发旺盛，胡髭、头发和颈背上的卷毛假如剃下来可以装满一个靠枕。

“要是你愿意的话，我的孩子。你的想法对，给它上鞍吧。那个吝啬鬼真把我弄得筋疲力尽。”

副祭给矮壮的驴子上了鞍，把一条绣着小十字和小柏树的毯子铺在驴背上，再把牲口牵到院子里。他扶着大主教沉重的身体坐到鞍上，然后拉着缰绳上路。

在这时候，巴夏吃完了一整只鸡并喝了一大壶酒。他招呼

苏雷曼。

“我得去见异教徒的大头目，苏雷曼，”他说。“必须向基督徒和土耳其人说明战争已经结束，狼和羔羊讲和了。给我把马牵出来。我不能步行，那不象样子。你陪我走。我吃得太多了，我困了。在路上好好扶住我，别让我摔下来。”

可是正当他走下台阶到院子里去的时候，坎迪亚的两个精神病——巴尔贝扬尼斯和埃方丁手挽着手出现在他面前。两人仿佛进入了七重天，搂在一起，踉踉跄跄，边走边笑。巴尔贝扬尼斯这天有件喜庆事，他的一个孙女生了儿子，这是他的第一个重孙。他为这事喝醉了，在酒醉中把埃方丁找来对他说：“你坐下，埃方丁，吃，喝。”

“你发誓不要叫我犯罪呀！”埃方丁提心吊胆又贪馋地闻着摆在桌上的菜肴说。

“我发誓，该死的埃方丁，别害怕。我不给你猪肉吃，也不给你酒喝。我一个人全喝了。”

“酒么，关系倒是不太大，”埃方丁说，“我可以喝。所有人都喝酒。”

“我不愿意叫你良心过不去，埃方丁。”巴尔贝扬尼斯强调说。“为了保险，我给你喝大补汤。”

“不，不，大补汤我喝了恶心，亲爱的巴尔贝扬尼斯，我还是喝酒。这没有关系，就是猪肉……”

他们把一壶酒全喝光了，两人都高兴起来。

“埃方丁，”巴尔贝扬尼斯忽然说，“我们要是去干一件小事儿的话，你说怎么样？”

“你愿意干什么都行，巴尔贝扬尼斯，只要不过马路！”

“我揹着你过去，别担心。那你听着：你是土耳其人，我是基

督徒。你想杀我吗？来，拿刀子把我杀掉！”

“不，我的真主！”埃方丁喊道，“放下刀子，巴尔贝扬尼斯，你要叫我发病了。”

“好了，那我也不愿意杀你。所有的土耳其人和所有的基督徒不应该跟我们一样吗？成为兄弟？你一定见过一只母狗同时奶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好了，克里特也应该是这样。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两个人手挽手去见巴夏，跟他说：‘瞧，巴夏大人，土耳其人和基督徒都变成朋友了！埃方丁是土耳其；我，巴尔贝扬尼斯，我是基督徒。我们成了兄弟，给我们酒喝吧！’那巴夏，是个痛快人，那该死的，他就会哈哈大笑：‘给他们酒喝，’他就对苏雷曼说，‘给他们酒喝，降福于他们！’然后，他就从他的柜里取出两枚勋章，我们一人一个。我们就给他行礼，再行礼！你是土耳其，我是基督教，两人手挽手走出去，穿过大路，进到教堂祷告……再去清真寺，还到侯赛因·阿嘎的大咖啡馆。土耳其青年在那里唱得那么优美，使人们听了都要昏倒。我们要求团结！好了，巴尔贝扬尼斯万岁！埃方丁万岁！你明白了吗，埃方丁？同意了？”

“那马路呢？”埃方丁淌着冷汗说。

“甭害怕，我跟你说，我背着你过去。我连游泳都会。不过你等一等，我去取剑和戴上我的勋章！”

他从墙上取下剑来，佩在腰上，打开厨房的柜取出白铁做的勋章戴在胸前。

“走吧！”他说。“以耶稣和穆罕默德的名义！你也这么说，埃方丁，我求你！”

“好的，可是我把穆罕默德放在前面，不然的话，这不行！”

“好吧，随你愿意。怎么样？”

“以穆罕默德和耶稣的名义！”埃方丁说。他们一起迈出右脚跨过门槛。

到了街上，埃方丁看着他的伙伴：

“你说怎样，巴尔贝扬尼斯，我们把阿里·阿嘎也带去，那可怜的！他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希腊人，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两样都兼着！我们找他去。这么一来，到了巴夏那里，各族人全都代表了。”

“为什么不呢？”巴尔贝扬尼斯说。他在愉快的情绪中想拥抱全世界。“为什么不，该死的埃方丁？他是个人，即便性别不清楚。这可怜的家伙，他也有权得到一枚勋章。”

他们顺着坡路走到米哈伊队长的居住区。他们敲阿里·阿嘎的小门，听见院里有木鞋响声。

“是谁啊？”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问道。

“两个朋友，阿里·阿嘎，”埃方丁喊着回答。“我，屎蛋埃方丁。”

门开了。小老头的脸变得又黄又皱。自从他的基督徒邻居走了以后，这个可怜人就什么都不敢见。基督徒不相信他，土耳其人赶他走。每天早晨，他到田野去捡野菜，没有油就这样吃。他织袜子卖，好歹将就活着，等待人们恢复理智和邻居们回来。那时候，就又有好日子过了，傍晚串门，小盘子里好吃的东西使他恢复精神。

巴尔贝扬尼斯看见他那凄惨的样子，立刻对这个土耳其老头发出恻隐之心。看到这破落情景更使他不寒而慄。

“你怎么了，老阿里·阿嘎？”他双手抱住他问道。

“我病了，病得很厉害，亲爱的巴尔贝扬尼斯。瞧，我弯不下身了，全身疼……哪里都疼，真倒霉……”

“你到巴夏那里去吗？”埃方丁说。

“巴夏那里？”小老头惊慌失措地喊道，“干什么去？我哪里都不去！”

“这是为了你好，”巴尔贝扬尼斯说，“给你去领一枚勋章。”

“看在真主的份上，干你们的事去吧，别管我了！”小老头喊着就关上了门。

“由他去吧，埃方丁，”巴尔贝扬尼斯说，“这是个死人。我们走吧！”

他们重新走在路上，到了广场，停在巴夏门前。正在这时候，巴夏走下台阶到院子里去，看见这两个白痴出现在眼前。

“巴夏大人，等一等，我们来了。”两个伙伴说。

“你们有什么事啊，老傻瓜？”巴夏哈哈大笑说。“你们要出什么洋相？”

埃方丁用手提着带子又断了的黄麻布裤子；巴尔贝扬尼斯佩带的剑吊在两腿中间，总是有把他绊倒的危险。两个人跌跌撞撞地走着。希腊代表首先发言。

“巴夏大人，”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不是卖大补汤的巴尔贝扬尼斯，别这样看我，我是基督教会。他呢，他不是你所认识的屎蛋埃方丁，他是土耳其。我们都吃过闹纠纷的草，彼此成了仇人。后来我们吃了蜂蜜，我们讲和了。我们和好了，成了兄弟，你明白吗？巴夏大人？你一定看见过一条母狗同时奶小狗和小猫。好了，我们彼此说，克里特也一样。为什么打架呢？克里特有许多乳房，有许多奶，大家一定够吃的，你明白吗？那么就让我们团结起来，彼此相爱，过好日子，大家高高兴兴！今天我当了曾祖父。团结万岁！”

“苏雷曼，”巴夏哈哈大笑着喊叫说，“他一点儿都不疯，这家

伙，人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我的天，他比大主教，比我都聪明。给他们一杯拉吉酒，再给他们每人一个角豆果子。”

“没有勋章吗？”巴尔贝扬尼斯感到失望地问道，“没有勋章吗，巴夏大人？”

“你有一个了吗，这就够了！”

“那么埃方丁呢？”巴尔贝扬尼斯指着他那裤子掉下来的伙伴说。

“苏雷曼，给他一条腰带拴裤子，”巴夏说，“没有别的勋章了。你们走吧，我有事要办。”

当巴夏来到阿克洪都拉那里的时候，他看见大主教的驴拴在大门环上，满怀喜悦。

“瞧，神甫先来了，”他说，“看来他屈服了。”

苏雷曼扶他下马。他进入铺盖石板、摆设花盆的大院子；房主人老处女穿着紧身胸衣，瘦高挑儿象一把长柄铲，脸上扑了一层厚厚的粉，出来迎接。巴夏是个矮胖子，满面春风，大鼻子，耷拉眼皮，走进来。大主教站起，巴夏鞠了个大躬，坐在扶手椅上，拿出他的琥珀念珠。老处女走进里屋不见了，让坎迪亚的两位大人物不拘形式地商谈国事。

两人长时间相对无言。大主教在通红的火盆前烤手。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打寒战。巴夏瞌睡，打呵欠。大主教看见他打呵欠，自己也打起呵欠来。

“今天天气冷，巴夏大人。”为了给谈话开个头，大主教终于说道。

“现在是冬天呀，主教大人。”巴夏回答说，又打起呵欠来。

两人沉默下来。一只麻雀在窗台上落脚，望见室内的巴夏

和大主教，一声鸣叫而后飞去。巴夏相继靠近火盆。他再次开口，但十分艰难。

“炭火仿佛会叫人头晕。我就头晕。”

“我想这是因为炭没有烧红，”大主教打着呵欠说。巴夏看见他打呵欠，自己也打呵欠。

两人再次沉默。巴夏把手放在火盆上好久，收回来放在膝盖上，环顾左右。他看见墙上的大钟；摆在雕花柜子上的一个插着红绒玫瑰花的绿瓶子；旁边，头部空心盛火柴的石膏黑人。他欣赏挂在门上边他的一幅画像，由红、金和黑色笔触构成，神态生动，连每根毛发都显露出来。但他突然一阵战栗。画里他那顶帽上的缨子仿佛在动。他害怕了。

“主教大人，”他不安地说，“画里我帽上的缨子在动。这有可能吗？你说？”

大主教感觉疲乏，忧心忡忡；他没有睡通常的午觉。他集中力量，转过身去看那幅画，可是忘了为什么要看，于是什么都没有说。

“这有可能吗？”巴夏又问。“有可能吗，主教大人？”

“什么，巴夏大人？”

“画里我的帽缨动弹。”

“不，这不可能，巴夏大人，”大主教把他那沉重的头靠在椅背上说。巴夏也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大主教看见他这样，自己也照办。

布谷鸟从大自鸣钟出来报时。室外，北风呼啸，落叶在院中旋舞。麻雀飞来，既饥且寒，在窗上剥剥啄啄，却被鼾声惊散。一只身长、髭挺的克里特种猫登堂入室，跳到大主教膝上，蜷缩在他肚子旁，在幸福的呼噜声中入睡。布谷鸟又出来报时。

阿克洪都拉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不见谈话的声音，只有两种安谧的鼾声，一种仿佛大鼓发出的沉闷声，一种象是喇叭尖声欢叫。

"给他们烧杯咖啡提提神吧。"于是走进厨房把壶放在火上。

片刻后，门吱嘎作响。巴夏睁开眼睛，看见老处女送进来一个托盘。

"他睡着了……"他嘲笑地指着大主教说，"他吃不消了，这可怜的，他老了。"

咖啡的气味触及大主教的鼻孔，他也醒了。

"感谢你，阿克洪都拉，"他拿起一只杯子说道。"我真需要。我差点儿睡着了。"

两人呷咖啡，发出快意的响声。大主教感到益发烦躁，朝巴夏转过身去。

"今年小麦会有个好年成，巴夏大人。"他说。

"大麦也不错，主教大人。"巴夏答道并站了起来。"这是一次愉快的叙会。我们还要见面再谈一谈，主教大人。"

"很高兴，巴夏大人。"大主教双手支撑着椅扶手也站了起来。

两位首领多少个月以来今天第一次在这座房子里会见，商讨并缔结和平协议的消息，吸引了好奇的群众来到阿克洪都拉宅前。人们在凛冽寒风中等待，为了看见巴夏和大主教手拉手一齐走出来。

卡萨帕基斯医生路过，也停了下来。他看见药剂师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在人群中间。

"什么事情，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他问道。"死了人吗？"

"别提丧气事，医生。"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答道。"巴夏和大

主教在这房子里商议恢复和平的事，有人从窗户看见他们在里边。大概是他们还得搞一堆废纸；大主教写，巴夏说和指手划脚；等一会儿，他们盖戳。玛赛尔太太怎样了？”

医生耸了一耸肩。

“老样子。我把她送到我弟弟那里去换换空气。”

他滔滔不绝地说，他能把妻子摆脱掉，和女佣人单独呆在一起感到称心如意。

正当他们交谈的时候，狄米特罗斯·皮佐科洛斯先生拖着一条腿正从巷尾走来。他离开了好几个月，带着雨伞在山里跑遍各村——他说是为了治心病——现在回到坎迪亚。他很少开口说话。老乡们说，“妖婆对他施了魔法，他变成了哑巴。”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有宗教幻象的人，有时扔给他一块面包；他就把面包接过来嚼，继续朝另一个村子走去，手里攥着一把撑开的雨伞。

只要克里特在为自由而战斗，皮佐科洛斯队长的儿子狄米特罗斯先生就忧伤不已，跑去翻山越岭。而如今克里特平静下来，他也沉静了，回到他妻子佩内洛普太太这里来……他的鞋磨破了，衣服开裂，穿着一条象女裙似的宽大裤子在风中飘动。拄着他的那把伞，光着头，他一瘸一拐地走在路上。

“他瘦成这个样子！”胖医生笑着说。“他的裤子是空的。”

“别担心，他很快会把它填满的。”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摇晃着他那过早变得衰老的头答道，仿佛在说：“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比起我自己的无可救药的处境……”他惦记着他的药房，设于大道的中心，有这样好的一个铺子而没有儿子，死后无人继承！他想到他的枯槁了的姐姐们和门上的三个窟窿……“这是她们的唯一乐趣，她们没有别的安慰了……她们

只有通过这些窟窿看世界……”

“欢迎你，狄米特罗斯先生，”当他走近时，医生对他说。“你好吗？”

“感谢上帝，我把腿摔了。”狄米特罗斯先生答道并继续向前走。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是幸福的，”药剂师看着狄米特罗斯先生一瘸一拐地走去说道。“头脑清醒的人就倒霉。”

“哎呀，我忘了，”医生说，“再见！”

“走运的人！有病人吗？”

“米哈伊队长的侄子带回来的那个犹太女人流产了。据说是因为受惊。是个金发的娇小可爱的女人。你见过她吗？”

“宁可不结婚也不娶犹太女人。”药剂师一面恶毒地说，一面踮着脚朝阿克洪都拉的院里望去。因为观看的人群顿时骚动起来，阿利斯托特里斯先生也在睁大眼睛注视，不肯放过这个场面里的任何细节，以便向他的姐姐们讲述。以下就是他所看见的：大主教身体魁梧而笨重，蓄着雪白大胡子，和身材矮胖、蓄着刷子状胡须的巴夏，手挽着手走到摆满花盆的院子，又庄严地慢步走出街门。土耳其人和基督徒站到两旁，让互相拥抱的克里特和土耳其走过。扶着大主教手臂的巴夏终于完全醒过来，微笑着向左右人群招手。而大主教却皱着眉头，拄着权杖，急于要甩开那个土耳其人。副祭解开驴缰绳，苏雷曼牵过马来……这时，阿克洪都拉的聋哑兄弟画家露面了。一脸麻子、无须、咧着大嘴，一副傻相。他向两位尊贵客人行礼，不知嗥叫些什么，把唾沫溅到巴夏的胡子上。

这时候，诺爱米在她婆家的房子里心烦意乱。她一夜没有合眼，思忖她丈夫正在翻山越岭；想着在她体内成长的儿子——他正在踢腿。一种神秘的恐惧，使她无法入睡。在空中荡漾着黑暗的威胁……一个看不见的人体、一个缄默的声音、一个幽灵……就是那个死者吗？当她这样想的时候，已经是拂晓，冷汗从她头发根上冒出来。她跳下床，感觉气闷，打开窗户，冰冷的雾扑到她身上。东方发白，诺爱米走下楼，看见婆母正在壁炉前弯着身子点火。

“妈，”她说，“我觉得不舒服。我出去走一走……”

婆母抬起头来一看。不禁吃惊。少妇的脸消瘦，露出骨头，有黑眼圈。

“你要去哪儿，孩子，这么早，这么冷？”她关心地问。“别累着。”

诺爱米犹豫。她不好意思说出她凌晨时的惊怕和她准备到哪里去驱邪。

“怎么，你不知道你要上哪儿？”婆母又问。

“我知道，妈，我知道；我去教堂里点一支蜡烛。”

婆母叫了一声。

“你睡觉时看见他了，你看见他了，孩子？”

“是的。”

婆母两眼发呆，下巴抖颤。他还没有完全死，她知道，他没有死，他在空中弥漫，在房子周围，从缝隙或从门窗进来……他还要干坏事……

“孩子，”她终于放低声音说，仿佛怕死者听见似的，“孩子，去点一支蜡烛，求求他可怜可怜你……可是，我的上帝，你可别跟他说你肚子里……”

"不，妈，我不会说的……"

"拿着，把我的披肩拿去披上，别着凉……"

教堂里空无一人，从彩色窗户透入的微光照在圣像屏、吊灯、大铜烛台、右边的唱诗台、骑士圣米纳斯的圣像上。诺爱米从本堂区财管委席取了一支蜡烛，朝圣像屏中的大圣母像径直走去。她不敢直接对死者讲话，她希望圣母代她求情。

银质长明灯的柔光照耀着圣母那顽强坚定的下巴、忧郁的杏眼和绣着金星的紫头巾。诺爱米跪下来，长时间默默地注视她。她越看越觉着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圣母紧紧抱住儿子，好象怕有人把他夺走，面颊温柔地贴着孩子的脸，递给他一个仿佛玩具似的小十字架……

诺爱米站起来，点着她插在吊灯上的蜡烛，用嘴去吻圣像。她还不会祈祷；她仿佛在困难的时刻对一个好邻居倾诉心里的话。

"圣母，"她说，"我是犹太人诺爱米，从世界的另一头来，我背离了我父亲的宗教而成为基督教徒。我非常需要你，圣母，求你帮助我；请告诉他夜里不要再来折磨我，告诉他不要伤害我，我只是希望他的家庭幸福，我爱他的儿子，这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安慰……圣母，我还对你说，但你不要告诉他；三个月后，我将要有一个孩子，我和你一样，我怕他动我的儿子。阻止他呀！我跪在你脚下。世界上所有母亲的母亲呀，可怜可怜我！"

她抬起头来，看见圣母以忧郁、失望、仿佛蒙上泪水的眼睛看她，诺爱米忽然感到害怕；她摘下柯斯马斯给她的一对金耳环挂在圣像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圣母，"她低声说，"留下这对耳环作为我的纪念吧！"

她回到家里。玛丽亚一看见她就转过头去。婆母朝她走

来。

“你给他点了蜡烛了，孩子？”她问道。“你听见他的声音了吗？他说些什么了吗？”

“妈，我躺躺去，我累了……”诺爱米答复说；接着她慢慢走上楼梯，感觉气短。她躺在死者和他妻子睡了一生的大铁床上。

天气沉闷；诺爱米叹息，焦虑不安，睁着眼睛。她感到害怕，一闭眼就看见死者站在黑暗处……楼下的自鸣钟在报时，穆安津在城内清真寺尖塔上发出柔和、感人的声音。中午时候，诺爱米嘴里发苦，没有下楼吃饭。她凝视那边在阿克洪都拉院子里高出屋顶的一棵大棕榈树。一阵狂风刮起，百叶窗格格作响，棕榈树的剑形长叶交错飞舞。圣像屏前的长明灯发出轻微的爆裂声，火焰仿佛即将熄灭。但诺爱米已无力起身去给微弱的火焰补添养料。

看得疲乏了，她合上眼睛……睡着了没有？她记不得了。可是在眼皮垂下来以后，她十分肯定地感觉到有人没有开门就进到屋里。诺爱米蜷缩到床边上，用力睁开眼睛。没有人！然而，她感觉着有什么东西在她前面，在床的两条柱子中间浮动。

“是他，是他！”诺爱米吓得全身抖颤，睁开眼睛小声说。长明灯熄灭，圣像消失……

她睁开眼看，越看越觉得两根床柱之间的空气变得浓密，变成有形……首先出现两根银手枪在黑暗中闪耀，然后是粗壮的脖子、黑胡髭，浓眉下的一双警觉的眼睛……一个人在两根床柱当中，在空间浮荡……

“圣母，”诺爱米叫喊，“救救我！把他打发走！把他打发走！”可是那人越走越近，眼睛变得更大更凶恶；这时已听到他咬牙的声音……终于来到诺爱米的头上边停下来。

“圣母，”诺爱米又喊，“救救我！把他打发走，把他打发走！”

但那人蓦地伸出手来，扯去床上的被子，一个拳头打在诺爱米的肚子上。

可怜的人发出凄厉的叫声，滚到床脚下。

婆母听见叫声，赶快上楼，发现儿媳躺在血泊中。

“玛丽亚！”她喊道，“去请医生，快！”

她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胎儿，用玫瑰香精搓揉诺爱米的太阳穴，重新点燃长明灯，等候医生到来。在等待时，她痛惜生下来就死去的孙儿，暗暗地呜咽……她的儿媳终于睁开眼睛，面色苍白，环顾左右，神态迷茫。她在哪里？这血？谁打她这么狠？使她肚子疼得难以忍受？她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喊叫出来。她看见婆母在床前给她太阳穴上洒玫瑰香精，向对方伸出双手。

“妈，”她小声说，“妈，我疼……”然后，她合上眼睛。

婆母坐在儿媳身旁。她思忖她的儿子。他还不知道他的这场不幸，亲爱的孩子。他此刻在什么地方，他在老祖宗的院子里做什么？

但柯斯马斯已经不在老祖宗的院子里了。他在黑暗中和暴雨下沿着山上的崎岖小道行进……

他跟随老查里迪摩斯的瘦长驼背身影，沉默不语，以敬畏的心情回忆祖父临终前的时刻。老人躺在果实满枝的柠檬树下，到了死神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往哪里去？”这些永恒的问题使他苦恼万分。三名队长，酒醉、衣冠不整、跌跌撞撞，在垂危的老人前恢复镇静，各人坦白地说出自己的一生；对那些充满了鲜血、土耳其人、欢宴和女人的故事，他们自己都感到惊骇。他们讲，讲，但语言不足以表达他们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他

们生气了，向教师求援。教师拿起他那带响铃的琴弓回答，开始用克里特真正的嘴——里拉琴讲话、歌唱、啼哭。于是，老祖宗合上沉重的眼皮；脸上从耳朵到下巴闪耀着微笑；心灵受到里拉琴的启示，仿佛地旱逢甘雨，而幸福地徐徐离开人世，宛如进入梦乡。

"我的家族勇敢、坚强，"柯斯马斯思量，"它的根深源远。要当心！不要使它玷污。上帝不许诺爱米的血玷污克里特的血！我的儿子出生后将完全是克里特人。这样的一个家族应当不断繁衍生息。不然就太遗憾了！"

查里迪摩斯忽然停下来。沉默使他感到压抑得难以忍受。

在山区长途跋涉，不闲谈、不开个玩笑、中间从不歇一歇，吃一口，喝一口，润润嗓子，恢复力气，这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这个穿欧式服装的家伙不吭一声，马不停蹄。而且，他还跑。

"你干什么这样跑法儿，东家？为的是去见米哈伊队长吗？这该死的！你最好压根儿不见他。可要是你命中注定非见他不可，那就越晚见越好，越少见越好。前天，老祖宗派我去找他，因为老头快死了，叫他回来告别。可是当我看见'野猪'朝我瞪着凶恶的眼睛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抓紧下巴颏，生怕它掉下来。"

"别担心，查里迪摩斯，我不一样，他是我叔叔。我和他的血是一样的，我不怕他。"柯斯马斯回答说，但仍然没有停下来。

"你敢反驳他吗？我打赌你不敢！"

"我敢。可是现在别说话了，朝前走吧！"

柯斯马斯不愿意让话语破坏这个沉思的宁静时刻。因为他只想着老祖宗，这个家族的深远根源。从这棵大树还长出粗犷多节的一枝——米哈伊队长，谁晓得，兴许就是他左右着克里特

的未来呢！怎样和他说？从哪里说起？对他说什么？各首领中只有他一个不肯放下武器，在屈服文件上签字……他着了什么魔？大主教对他说，耶稣基督修道院被烧毁是由于他的过失，现在他要雪洗他的耻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不肯投降。兴许他要以死来惩罚自己。

"是的，然而这样是否对克里特有好处？"柯斯马斯反问。

大主教沉默良久，掂量他要说出的话语。

"愿上帝饶恕我，但在我看来，"他终归说，"你叔叔被妖魔附身，而这个妖魔不是克里特。"

柯斯马斯的另一个叔叔"狼屁"对他说过："他的生活中有一桩秘密。一桩在他与波里辛吉斯队长之间有关一个土耳其女人的秘密。人们有许多议论。他变得乖戾，他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

矮子查里劳斯恶毒地对他说："他妒忌阿尔卡狄的牺牲。他妒忌，我跟你说，他一心想着让自己象修道院似的爆炸牺牲，好叫人家歌唱他的事迹！"

"也许他们说的都对，"柯斯马斯在雨中沿着小道走，一面思忖。同他从何谈起呢？巴夏答应只要他带着武器和旗帜离开山里就不触动他，怎样说服他接受这个建议呢？对他说大主教坚持，希腊国王恳求他接受吗？他会轻蔑地耸一耸肩，因为他根本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对他说已处于绝境吗？那么他就自杀。说不管是土耳其人、希腊人，还是欧洲人，没有人愿意支援他吗？白费唇舌！这个人，他不怕寂寞，不怕死。甚至有可能他希望死。

柯斯马斯反复寻思，琢磨用什么语言去打动这头猛兽，使他恢复理智。许多严重问题使柯斯马斯忧心如焚：他把家族的种

子托付给诺爱米脆弱有病的身体，她会生出一个什么样的儿子，真不敢想象！他想到他在欧洲所目睹的一切，不公平、放荡、饥饿……他也在思索自己应遵循的道路，他在斗争中的地位，老祖宗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父亲也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他叔叔米哈伊……他自己呢？他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才能最后说："这是我的岗位，我要维护它，任何人都不许侵犯它。"这天晚上，他第一次痛苦地感到自己无用。

雨平息下来，仿佛天上的水全都倾泻到山上来了，一股强劲的冷风把阴云吹散，几个星座出现，查里迪摩斯停下来观看星星。

"十二点过了，"他说，"我们真走了不少的路。"他气闷，想说说话。

"看在上帝的份上，东家，我们在这块岩石下边歇一会儿，卷一支烟吧……"

"你累了，查里迪摩斯？"

"说真的，我是累了。我老了，我。我的腿拖着沉了。"

他一点儿都不累，这老家伙，可是他就是想说说话。他们在岩石下面停下来，柯斯马斯给了他一支烟卷。查里迪摩斯思量着怎样起个话头。他看看天空；这上面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他想到他的村子、坎迪亚、克里特。可是这个"外国人"对这些事了如指掌，也没有什么可提的。突然间，他想起了他的一个叔叔，早产儿安德鲁浏斯。比起他这叔叔，这个自以为了不起、不屑于开口同他说句话的学究的叔叔简直不算回事儿。米哈伊队长嘛，拿他跟安德鲁浏斯比？一只蚊子，现在就说给他听听。

他使劲吸了两三口烟，接着把烟卷吸到头；烟卷头烧了他手指，但他没有察觉。他朝柯斯马斯转过身去。

"东家，你知道世界上最厉害的猛兽是什么吗？你会跟我说是狮子。不对！不对！是人。为什么呢？你还会对我说。因为他能打仗，杀土耳其人，象你叔叔似的；或者是因为人在魔鬼的帮助下发明了武器，用来杀狮子。不对！这也不对！我跟你说为什么。我有一个叔叔，愿他安息，他的名字叫安德鲁浏斯，是个半拉子人。他的外号叫'小妖精'，因为他个儿小，不丁点儿，这个可怜的。他不会走路，他要走就是一跳一跳的，象只蚱蜢，还直叫唤，因为他疼，这可怜的。医生说他腰子里有块石头，活不长。可是他呢，老兄——什么样的人啊！——他拿起一把镐，跪在现在他那个村子威内拉托那 里的山前，动手挖掘。经过一年、两年、三年，老乡们看见他就哈哈大笑。'你跟谁过不去呀，该死的安德鲁浏斯？'——'对了，就是跟山干。我就要治服它！'他答道。他连头都不抬，继续挖。到了第三年，他开始在山脚下盖房子。'别盖房子了，该死的安德鲁浏斯，跟你说这话是替你想。娶媳妇才盖房子哪。'——'我就是要娶媳妇，笨蛋，'我叔叔回答说。'我要娶媳妇，生孩子，让他们将来帮助我掘山。'老乡们笑着说，'谁肯嫁你这样半拉子人？''人总能穿上合脚的鞋，'他回答说，'我终归有一天找到一个。'在他造房子的时候，一个邻村的妇女路过，是个扭着腰走路的丑寡妇，不过挺年轻。她进来看看院子、贮藏室、厨房、卧房……她喜欢这房子。'你说怎样？'她眨巴着眼睛对他说。我叔叔立刻就全明白了。结果没两句话，他们结婚了。他和她同床，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确实不假。第二天一大清早，他又拿着镐到山那里去。经过挖凿，每天攫取一点儿，他积累了好一大堆石头，给房子添了侧翼，加上一个房间，扩大了院子，还盖了马厩。老乡们对他说，'该死的安德鲁浏斯，你要建造一座城啊？'——'对了，一座城。我老婆怀孕

了，我得让孩子们住上房子！'——'那你腰不疼了？'——'我没有工夫疼，懒骨头！'时间过去，他老婆生孩子，两个两个地生，他呢，还是挖山。那山满是洞和窟窿，他就是一点儿一点儿地啃！起初，山不好挖，他骂街，可后来他知道山听他的了。于是他就爱起山来，住处也不能离山远了。我叔叔头发白了，身体越来越消瘦，成了个影子，但两只胳膊特别发达，手又大又长，垂到膝盖。他已经站不直，驼背，两只粗壮的胳膊耷拉地上。人们看见他不能不笑。真有个看头！活象巴夏养的那只猴子在笼子里做怪模样逗人笑……人们一看见他就笑了，那是当然罗，可是也怕他。老乡们站在远处看他，不愿意靠近他！尤其是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开他玩笑，他抓住小伙子的踝骨，使劲一捏，对方骨头折断了，从那时起，就瘸了腿。我叔叔的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也挖山，一块一块地啃，接着盖房子。他们结了婚，生了孩子，可是安德鲁洌斯叔叔不年轻了，挖不动了。一天晚上，他从山上回来，觉得自己要死了。他躺在床上，把儿子和孙子们叫来，嘱咐他们把他和他的镐埋在山里，两只大手交叉放在胸前，离开了人世。

"要是你什么时候经过威内拉托，东家，你一问安德鲁洌斯的产业，人家就会指给你看。我叔叔的房子已经变成一个大村子……"

他说完就不作声了，满意地讲了这段故事并且向这个"外国人"巧妙地指出了人生真谛。他感到自豪和带有讥讽的目光在黑暗中闪烁。

"我呢，查里迪摩斯，我知道另外一种猛兽，比狮子，比你叔叔安德鲁洌斯更厉害。"

"什么？"

"蚯蚓。"

“上帝保佑，可别提这个，我的天！”查里迪摩斯划了个十字，低声说。

他啐了一口唾沫，拿起棍子来。

“走吧，东家。”他不耐烦地说。

当柯斯马斯来到赛莱纳山口，米哈伊队长的宿营地的时候，天开始亮了。查里迪摩斯呆在后边。

“你自己一个人去吧，东家，”他说，“等办完了事再来找我，我们一块回去。对不起，你那叔叔，我不想见他！”

米哈伊队长整夜没有睡。熹微的晨光刚出现，他就在观察所，拿起望远镜，探索敌人的阵地。土耳其队伍缓慢前进。他们每天推进几步，修筑工事，步步为营。他们不急不忙，根据基督教徒方面枪声稀落推测到敌人接近弹尽粮绝。他们也知道除了一块大麦面包外，希腊人就没有任何东西可拿来充饥的了。他们把对方完全包围，切断一切人和兽的通道。只有熟谙本地区的人才能在夜间钻进一条秘密小道到达基督教徒的据点。

巴夏向米哈伊队长这最后的一个抵抗首领接连一再发出通牒，勒令投降。君士坦丁堡致巴夏的信中说：“土耳其着意使叛逆投诚而不是歼灭他们。这样，克里特就是自愿屈服而使西方失去进行干预的借口。”前一天，巴夏还给米哈伊队长送来一封通牒：“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从现在起到明天中午，你投降并体面地离开，我将不触动你。不然的话，我派人运来了一船刑具，把你们全都用木桩刑处死，以穆罕默德的名义！而你，米哈伊队长将是最后一个处死！”

整个夜晚，米哈伊队长在寻思应采取什么决定。这并不是为他自己——他自己已经决定了——是为了他的伙伴。已经到了

绝望的境地，但他不愿意伙伴们因为他而死。那么就各人选择自己的道路吧。前一天晚上，他把巴夏的最后通牒告诉了伙伴们，让他们夜里考虑后，天亮答复。

没有一个人合上眼睛。等到太阳出山，他们一个一个都走到米哈伊队长的前哨阵地。肮脏、长头发、穿着扯破的带血的衣服，他们在首领的周围蹲下来等着。他应该首先讲话，可是他的眼睛看着石头，竭力控制自己心脏的跳动。他开口发出的应该是男子汉的声音而不是呻吟。克里特、特拉萨基、彻尔加斯女人、被烧毁的修道院，仿佛一道道电光穿过心脏……他诅咒，把拿在手里的一块石头攥得那么使劲，弄得手心出血。霎时间，他的嘴唇、眉毛、眼睛活跃起来。他看看周围的伙伴，下边的土耳其兵，上边无云的天空……"自由或死亡！自由或死亡！这就是我应该写在我的旗帜上的。这是一个战士的一面真正的旗帜！自由或死亡！自由或死亡！"

他感觉舒畅了。经过这么多年，他才刚明白。他的心更加坚定了。他朝战士们转过身去，目光宁静，向他们讲话：

"你们都知道狗发出的通牒。你们都是男子汉，都有胡子，你们为自由而战斗；那么就坦率地谈吧！我们已经没有子弹，没有面包，没有希望。土耳其人是完整的队伍，我们只有一小撮人；凭着我这柄只能交给上帝的剑发誓，谁愿意走就走，这里绝没有羞愧的问题！我绝不责怪他。我呢，我留下！我的话完了。"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谁都没有动弹。太阳在空中升起，土耳其兵击鼓，准备前进。

"坦白地讲吧，快点！"米哈伊队长又说。

一个人长得象只枯干的棕褐色公鸡，手拿一杆修补过的旧

枪，开口了。

“我是个男子汉，这你们全都知道，”他说，“在土耳其人面前我从来没有退却过，这你们更清楚。所以我不怕人家说我是胆小鬼，我坦白地说说我的想法。队长们，我们白白送死啊。这就让基督教会比我们自己遭受的损失更大。克里特还要重新起来反抗。我们要是不活着，下次起义怎样帮得上手呢……在眼前这样的情况；活着比让人家杀掉对克里特的好处要多。羞愧不羞愧我不在乎。怎样对克里特有利？这才是最紧要的。”

米哈伊队长低下头听，等着这人沉默下来。

“你说完了，扬纳洛斯？”他问道。

“说完了。”

米哈伊队长朝他旁边的人转过头去。

“大家轮着说。该你了，米斯提格里。”

后者捻着他浓厚的唇髭，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仿佛不愿意面对面地看着米哈伊队长。

“我整夜跟两个魔鬼打架，”他说，“一个说：走吧，没救了。另一个说：留下，正是因为没救了。整整一夜，两边打架，直到天亮，一个打败了另一个。”

“哪一个？”米哈伊队长紧张地看着米斯提格里问道。

“你，米哈伊队长；我诅咒我认识你的那天。”

“那么？”

“我不走！”

米哈伊队长朝另一边转身。

“你呢，卡扬比斯？”

“我，”后者叹了一口气说，“我是新婚，我有妻子，我还没有享受到我应得到的全部幸福！真为难呀！”

“那怎样呢？”队长急着问。“不要管你妻子。我问的是你。”

“我也诅咒我认识你的那个时刻，米哈伊队长！我跟米斯提格里说的一样。我想走，可是由于你我感到羞愧。于是我留下。”

“你呢，提奥多里斯？”队长问他那在别人讲话时擦枪的侄子。“你呢？毛孩子，你怎么决定的？”

提奥多里斯脸色变得灰白。他以骄傲、愤怒、钦佩和妒忌的复杂神态看着他叔叔。

“你以为只有你才有主心骨，长胡子的？我不走。”

“我也不走！”

“我也不走！”鬓发斑白、性情爽朗的两个彪形大汉大声说。

其他二十来个人垂下头不吭声。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太阳长高了，”米哈伊队长说。“说吧。你们愿意走吗？你们自由决定！祝你们幸运！”

克拉索乔治斯低头对他旁边的人小声说话，然后站起来，把一只手放在胸前。

“原谅我们，兄弟们，”他用哽咽的声音说，“可是我有妹妹要出嫁，未成年的儿子，女人，而且我们死对谁都没有好处。我准备走。”

“原谅我们，兄弟们，”马斯特拉帕斯也说。“我准备走！”

“祝你们幸运！祝你们幸运，兄弟们！”米哈伊队长站起来说。“上帝作证，我不责怪你们！我向生活致敬礼！可是你们得快走，单个走，匍匐前进，别叫敌人发现。快，赶在太阳走到正中以前。”

“原谅我们，愿上帝饶恕你们！”二十个人齐声说。

“愿上帝饶恕你们！”米哈伊队长回答说。“谁要是说你们的坏话将被诅咒！一路平安！”

剩下来的只有六个人。米哈伊队长对他们一一仔细端详。

“我们一共七个，”他说，“这就够了。甚至还太多！理智叫我们走，我们都走，但是我们的心不让我们走。那就不走。我们要死去，为克里特自我牺牲。随他们怎么说去。我们死比他们活对克里特更有意义。克里特需要的不是好当家人，而是象我们这样的疯子。是一些疯子使得克里特永生不灭。”他仰望天空，太阳继续升高。

“拿起你们的枪。别呆在一处，经常更换位置。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只剩下七个人。以耶稣的名义！”

正当米哈伊队长的战士们分散开来，留下他们的首领跪在防御工事后面时，他们听见有人踩在石子上的脚步声；柯斯马斯来了。米哈伊队长转过头去看他。

“谁在那儿走？”他喊道。“低下身子，注意子弹。我跟你说低下身子！你是谁？”

“你的侄子，米哈伊队长，你的侄子柯斯马斯。”

队长皱起双眉；他猜测这一来访的目的。

“欢迎你，”他讽刺地说。“你来这里干什么？狐狸上市没有生意。”

柯斯马斯咬着嘴唇，免得自已再出言不逊。

“我不是狐狸，”他苦笑着说，“而且这里也不是市。我也是个男子汉，米哈伊队长。”

“男子汉打仗，只有打仗的才是男子汉。在我旁边趴下说。你来这里打算干什么？话说简单点。我正忙着。”

他又看了一下太阳，向他的伙伴们喊：

“准备好了，孩子们！装上子弹。等我的信号。”在下边山坡上响起一阵狂叫。柯斯马斯趴在他叔叔旁边，他从岩石的一个

缝隙看见队伍并排前进。山上被土耳其帽染红了。

“说吧，”米哈伊队长眼睛盯着土耳其军队，不看他侄子，又说。“说吧，谁派你来的？”

“克里特。”柯斯马斯答道。

米哈伊队长生气了。

“别用这些夸大的字眼，教授！”他吼叫着说，“把话说清楚。别跟我说是克里特派你来的，你听见了吗？克里特是我！”

柯斯马斯看着他，没有说话。他立即了解到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是怎么的一个不妥协的人。同他谈有什么用？为什么要低声下气去求他？他叔叔已下了决心，连上帝都无法改变他的主意。柯斯马斯的一颗骄傲的心在胸膛里跳动。用花言巧语，故作姿态去求他吗？不能这么厚颜无耻。

“好了，你想干什么？”米哈伊队长没有转身又吼着说。

“没有什么！”柯斯马斯执拗地回答说。他不愿再把他仔细准备好了的话端出来。

“你是来看你叔叔的罗！”对方用讽刺的口吻说。“祝贺你！”

“是的，我就是来看你的，还告诉你老席发卡斯去世了。”

米哈伊队长把枪放在地上，划了个十字。

“愿他安息，”他说，“他是一名诚实的工人。他一生勤奋，也得到了补偿，现在他长眠了……你走吧，祝你幸福！这里，我们在打仗！”

“你有什么事吗？”

“你走吧！”

“为了你的妻子，为了你的儿子呢？”

米哈伊队长的血管膨胀，视觉模糊。他伸出一只沾上火药和血迹的大手捂着他侄子的嘴，把柯斯马斯的嘴唇和面颊都弄

上了火药和血。

他大声喊叫：

“以上帝的名义，兄弟们！ 自由或死亡！”

他瞄准，射击，山上发出回响。

突然间，土耳其子弹嗖嗖作响。一门小炮轰鸣，炮弹落在米哈伊队长后边，在地上挖了一个洞，土石飞溅。

一声凄厉的叫喊，卡扬比斯从他所在的岩石高处滚到米哈伊队长脚下。他张开口一、两次想说话，但涌出来的血堵住了他的嗓子。

下边吹起军号，土耳其兵大声喊叫，苦行僧举起先知的绿旗走在前头。

“对准了打，小伙子们！”提奥多里斯喊道。“对着那些狗瞄！”

队伍行进的声音越来越近。

米哈伊队长赶快去把卡扬比斯抱起来，碰着了一直趴在他旁边的柯斯马斯。

“你还在这里，教授？”他喊道。“快走，别掺和到男子汉的事情里来！”

可是柯斯马斯没有动弹。脸上沾着火药和血，他听着自己的心脏在强烈跳动。他父亲、伟大的首领、他的祖先、克里特在他身上复甦了。这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战斗已持续几千年，他死而复活了几千次……

米哈伊队长迅速探查卡扬比斯身体上的伤势，但生命垂危，目光闪耀瞬息，随即呆滞无神，睁大的眼睛静止不动了。队长把尸体放在地上。

“想着阿尔卡狄，兄弟们，”他喊道。“让我们做男子汉一直做到底！”

土耳其兵的喘息声越来越近了。

“我们完蛋了！”米斯提格里喊道。他的胸脯和肚子都颤抖起来。

“住嘴！”提奥多里斯对他大声说。鲜血从提奥多里斯的前额流下，盖着了他的眼睛。他用袖子拭掉鲜血，看见土耳其人已来到面前，于是把步枪扔掉。

“小伙子们，”他大声喊，“枪没用了。把刀拔出来！”

他拔出他父亲的刀，朝一个被战斗冲昏头脑离开队伍要大刀的苦行僧扑去。在提奥多里斯差一点就碰到苦行僧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心脏，他翻身倒下。

“好样儿的，小伙子们！”有人在他们后边高声喊道。“敬礼，米哈伊队长！”

米哈伊队长熟悉这声音，转过头来。

“是你，万徒索斯，”他喊道，目光炯炯。“那么你回来了？”

“我是万徒索斯，我只能是个万徒索斯。收回你说过的话，队长！”

“我收回我说过的话。请原谅我，兄弟，到我这里来！”

万徒索斯还没有来得及跳到米哈伊队长身旁，一颗子弹击中他头部，倒了下来。

米哈伊队长热泪盈眶，抱住死者吻他的前额。鲜血和脑浆沾满米哈伊队长的嘴和唇髭。

土耳其兵的喘息声更近了。米哈伊队长转身看见柯斯马斯，他挥起拳头：

“快走，”他大声喊，“你来得及！走！”

“不！我不走了！”

柯斯马斯一跳就站了起来，拾起卡扬比斯的步枪和子弹袋，

从死者腰带那里取出刀子。米哈伊惊愕地看着他。

“你不想走？”

“对，我不想走。”

顿时，米哈伊队长脸上容光焕发。他双手抱住他侄子的头。

“向你致敬，侄子！”他喊道。“那么说，你也要自我牺牲了？啊，永生不灭的克里特！”

雷声轰鸣，起风了，天空从早晨开始一直阴郁，浅黄褐色。几只饥饿的小嘴乌鸦在远处鸣叫。

米斯提格里又站起来了，他后悔他方才一时的怯懦。现在，死神在他看来是仁慈的；她洗涤一切羞辱。他划了个十字。

“自由或死亡！”他喊道。他跳出工事，朝正在坡上爬的敌人队伍冲去。五、六个土耳其人把他围住。他向他们扑去，厮杀开始。但很快其他人上来，把他打翻在地，使他动弹不得，一个苦行僧一个膝盖压住他胸脯，把他象个公羊似的杀死。

米哈伊队长目睹现场经过，气得发抖。

“谁都不准从掩体走出来！对准目标射击，”他发布命令说。

但他的伙伴中只剩下两个人，两个鬓发斑白的彪形大汉。他们躲在岩石后边，保持不动，对准目标射击，每枪必中，弹无虚发。

跪在石头掩体后边，米哈伊队长沉着，坚定，瞄准每一个露出头来的土耳其兵的前额。一颗子弹扯破他的面颊，另一颗穿过他的右腿。鲜血在流，但他感觉不到疼痛。他不时看一眼在他身旁战斗的侄子。

“好样儿的，侄子！”他大声说，“你父亲在你身上复活了。欢迎你，科斯塔罗斯哥哥。”

“向你致敬，叔叔！”对方回答说，他立时感到一种异乎寻常

的兴奋和陶醉。他变了另外一个人，心中充满一种说不出的欢乐。他感觉轻快，得到了拯救，就在这一瞬间，仅仅这一瞬间，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什么都不想了。所有他的欧化思想所给予他的一切烦恼全都消失了。他母亲、妻子、儿子消失了，在他面前只剩下这个唯一的、非常古老的职责。

“自由或死亡！”他眼睛盯着土耳其人吼叫。“自由或死亡！”再没有别的欢乐，别的痛苦，别的欲望。

骤然，天地昏暗。无声的鹅毛大雪开始降落。绛红云彩后面的太阳也正在消失。

“真是巧遇，米哈伊队长！”有人喊道，坎迪亚的那个凶恶的穆安津戴着绿头巾，忽然出现在旁边的一块岩石后边。

“这话不假，敬礼，经师！”米哈伊队长回答说并对准他的喉结射击。

鲜血喷出很高，穆安津仿佛是一个盛酒的皮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土耳其兵大喊大叫，跑到鬓发斑白的两名彪形大汉用作掩体的岩石后边把他们粉碎，然后攀登山峰，因为最后的两名叛逆者仍在那里坚守。

“向他们冲呀，把他们干掉！”一个大个子土耳其军官喊叫。他手里拿着一根棍，是专门用来打士兵的脊梁的。所有队伍都冲上了山顶。

“别害怕，侄子，”米哈伊队长对柯斯马斯说。“这里没有救了。克里特万岁！”

“是的，没有救了，叔叔，没有救了。克里特万岁！”

他们手里拿刀，冲了出去。

大雪这时覆盖上倒下的尸体。红帽子变成白色。两只秃鹫

出现在天空一角，直朝互相残杀的人们飞来。它们在空中盘旋，伸长脖子，嗅闻死尸的味道。

在战斗正酣的时候，叔侄两人分开了。土耳其兵把柯斯马斯团团围住。两方短兵相接。白刃四方齐进。看见侄子危急，米哈伊队长打翻包围圈的土耳其兵，冲进去营救。

“顶住，侄子！”他喊道，“我来了！”

“是他来了，米哈伊队长！”一个本地的土耳其兵冷笑说，并把割下来的柯斯马斯的头朝他扔去。

米哈伊队长伸手接过头来，抓着上面的头发，把它仿佛一面旗帜似的举起来。他脸上放出一道凶光。这是无情的欢乐、非凡的执拗、对死的蔑视吗？或者是对克里特的难以估量的爱？米哈伊队长把割下来的头高高举起，呼喊着：“自由或死亡！”

他来不及说完，一颗子弹打进他的嘴里，另一颗钻进太阳穴，穿过颅骨。米哈伊队长仰面倒下，鲜血溅到石头上。

译 后 记

尼科斯·卡赞扎基是新希腊文学缔造者之一，生于一八八三年，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写作。他抱着拯救民族危难、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最初在雅典攻读法律，又曾潜心研究过基督教义，继而赴法国巴黎就学于哲学家柏格森门下，并研究了尼采，而且接触过佛学。一九二三年，卡赞扎基在柏林遇到一个共产党人小组，十月革命的烈火在他胸中点燃，为此，他写了一部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书名为《苦行》。自那时起，他逐渐明确了，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世界。他先后三次访问苏联，写过几部作品。他足迹遍及欧亚，倾听各国人民的心声。一九三八年完成巨著——《33333诗句》又名《奥德赛》，这是继古代诗人荷马的《奥德赛》之后的一部现代英雄史诗。在当时，他一反用古典希腊文写作的传统，敢于用现代希腊文创作，这在希腊文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

卡赞扎基也经历过一段政治生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软禁隔离；一九四五年德军溃败，希腊解放，他为团结希腊社会党人积极工作，被推选为社会党高级会议主席，并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由于不能容忍英国凌驾于政府之上，使希腊无法摆脱受屈辱地位，他断然辞去公职。从此离开祖国，定居法国，继续为自由、和平事业而奋斗。

五十年代前后，他以其出生地克里特岛为背景创作的几部

小说相继问世，在北欧、法、英、美等国翻译出版，轰动了西方文坛。其中《自由或死亡》是他的一部代表作。《自由或死亡》意味着“不自由毋宁死”，是希腊克里特岛人民反对外国入侵和压迫的一个战斗口号。克里特岛拥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作者就是在那里成长，与被压迫者同呼吸共命运。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绝大部分是作者亲身经历和看到过的。主人公米哈伊队长就是依据他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努里·贝亦实有其人。作者拜访过百岁队长席法卡斯，并询问了老人对人生的看法。他通过席法卡斯三代人的经历，生动地反映出克里特人民，在几百年土耳其殖民统治期间，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武装起义。小说中人物很多，处于不同阶层和阵营，个个生动自然，有血有肉。作品表现了克里特人民的世态风俗，而且充满了哲理。

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把卡赞扎基与古希腊伟大诗人并列，认为荷马的精神在他的著作中复活了。

一九五五年丹麦报纸的评语有：

“当人们读到卡赞扎基的作品时就想到荷马。他是当代具有伟大英雄史诗气概的稀有的小说家之一。如果这位伟大希腊作家明年接受诺贝尔奖金的话，没有人能够说不是理所当然的。”

一九五六年法国《知识生活》的评语是：

“小说气势磅礴而又充满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理所当然地置身于世界文学巨著之林。”

一九五六年六月瑞士洛桑报认为“卡赞扎基是近十年来在文学上的一个最美妙的发现。”

一九五六年尼科斯·卡赞扎基获得世界和平奖金，一九五

七年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率领希腊作家四人代表团前来我国参观访问，于六月底到达首都。代表团游览北京并与周总理以及郭沫若、沈雁冰等同志会见，而后赴武汉，沿江逆流而上，在重庆稍憩，畅游昆明、广州、饱览中国山河大地，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热情。卡赞扎基曾于一九三五年到过中国和日本并著《中日纪游》一书，这次旧地重游，今昔对比，感慨万千，称誉此行为一次“至高的收获”。为了表达他对中国人民的谢意和热爱，他将《自由或死亡》、《被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和《亚历克西·佐尔巴》等名著的版权赠送给中国作家协会。

不幸的是，卡赞扎基患白血症，于同年十月在西德弗赖堡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卡赞扎基夫人秉承乃夫遗志，若干年来为在国际上传播进步思想并为宣传新中国不遗余力，做了大量工作，曾先后四次来我国访问。最近，她得知《自由或死亡》一书中文译本即将出版，亲自立即为本书撰写前言，向我国读者阐明卡赞扎基著作的主旨并及时从瑞士寄来。

此书按照作者生前称许的法译本译出，得以完成还应感谢许多同志的热心帮助和鼓励，尤其是卡赞扎基夫人的多方协助。但限于译者水平，译本中错漏或不当之处必不可免，尚祈读者斧正。

译　　者

1981年12月15日于北京